目录

[《長生劍》古龍 5](#_Toc69997928)

[第一章 風雲客棧 5](#_Toc69997929)

[第二章 天上白玉京 14](#_Toc69997930)

[第三章 長夜未盡 25](#_Toc69997931)

[第四章 僵 屍 36](#_Toc69997932)

[第五章 好亮的刀 52](#_Toc69997933)

[第六章 衛天鷹的陰影 58](#_Toc69997934)

[第七章 第一種武器 67](#_Toc69997935)

[《七種武器之孔雀翎》古龍 74](#_Toc69997936)

[第一回 五刺客 75](#_Toc69997937)

[第二回 浪子淚 81](#_Toc69997938)

[第三回 雙雙 94](#_Toc69997939)

[第四回 命運 114](#_Toc69997940)

[第五回 故人情重 132](#_Toc69997941)

[第六回 不是結局 147](#_Toc69997942)

[《碧玉刀》古龍 163](#_Toc69997943)

[江湖少年春衫薄 163](#_Toc69997944)

[（一） 163](#_Toc69997945)

[（二） 167](#_Toc69997946)

[（三） 171](#_Toc69997947)

[（四） 171](#_Toc69997948)

[（五） 178](#_Toc69997949)

[顧道人 181](#_Toc69997950)

[（一） 181](#_Toc69997951)

[（二） 189](#_Toc69997952)

[（三） 199](#_Toc69997953)

[（四） 201](#_Toc69997954)

[血 酒 202](#_Toc69997955)

[（一） 202](#_Toc69997956)

[（二） 205](#_Toc69997957)

[（三） 209](#_Toc69997958)

[（四） 211](#_Toc69997959)

[月夜釣青龍 222](#_Toc69997960)

[（一） 222](#_Toc69997961)

[（二） 224](#_Toc69997962)

[（三） 235](#_Toc69997963)

[（四） 238](#_Toc69997964)

[（五） 249](#_Toc69997965)

[天公作美 250](#_Toc69997966)

[（一） 250](#_Toc69997967)

[（二） 253](#_Toc69997968)

[（三） 254](#_Toc69997969)

[（四） 257](#_Toc69997970)

[誠實 260](#_Toc69997971)

[（一） 260](#_Toc69997972)

[（二） 261](#_Toc69997973)

[（三） 265](#_Toc69997974)

[（四） 266](#_Toc69997975)

[《七種武器之多情環》古龍 267](#_Toc69997976)

[第一回 多情自古空餘恨 267](#_Toc69997977)

[第二回 暴雨荒塚 273](#_Toc69997978)

[第三回 殺人的人 285](#_Toc69997979)

[第四回 盤問 298](#_Toc69997980)

[第五回 密謀 308](#_Toc69997981)

[第六回 秘密室談 319](#_Toc69997982)

[第七回 暗殺 330](#_Toc69997983)

[第八回 廝殺 342](#_Toc69997984)

[第九回 仇恨 351](#_Toc69997985)

[第十回 透骨針的秘密 361](#_Toc69997986)

[《霸王槍》古龍 364](#_Toc69997987)

[第一章 落日照大旗 364](#_Toc69997988)

[第二章 拳頭對拳頭 368](#_Toc69997989)

[第三章 餓虎崗 376](#_Toc69997990)

[第四章 王大小姐 396](#_Toc69997991)

[第五章 奇變 405](#_Toc69997992)

[第六章 六封信的秘密 416](#_Toc69997993)

[第七章 這一條路 424](#_Toc69997994)

[第八章 天才兇手 442](#_Toc69997995)

[第九章 百里長青 459](#_Toc69997996)

[第十章 解不開的結 466](#_Toc69997997)

[第十一章 魔索 477](#_Toc69997998)

[第十二章 大寶塔 487](#_Toc69997999)

[第十三章 斷塔斷魂 496](#_Toc69998000)

[第十四章 魂飛天外 505](#_Toc69998001)

[《離別鉤》古龍 516](#_Toc69998002)

[前言 516](#_Toc69998003)

[第一部 離別 517](#_Toc69998004)

[（一） 517](#_Toc69998005)

[（二） 518](#_Toc69998006)

[（三） 520](#_Toc69998007)

[（四） 521](#_Toc69998008)

[（五） 523](#_Toc69998009)

[（六） 525](#_Toc69998010)

[一身是膽 527](#_Toc69998011)

[（一） 527](#_Toc69998012)

[（二） 530](#_Toc69998013)

[（三） 535](#_Toc69998014)

[（四） 535](#_Toc69998015)

[（五） 537](#_Toc69998016)

[暴風雨的前夕 538](#_Toc69998017)

[（一） 538](#_Toc69998018)

[（二） 541](#_Toc69998019)

[（三） 543](#_Toc69998020)

[（四） 544](#_Toc69998021)

[（五） 546](#_Toc69998022)

[（六） 548](#_Toc69998023)

[鮮紅的指甲 548](#_Toc69998024)

[（一） 548](#_Toc69998025)

[（二） 550](#_Toc69998026)

[（三） 550](#_Toc69998027)

[（四） 551](#_Toc69998028)

[（五） 552](#_Toc69998029)

[（六） 553](#_Toc69998030)

[（七） 555](#_Toc69998031)

[（八） 558](#_Toc69998032)

[九百石大米 558](#_Toc69998033)

[（一） 558](#_Toc69998034)

[（二） 561](#_Toc69998035)

[（三） 563](#_Toc69998036)

[（四） 565](#_Toc69998037)

[（五） 567](#_Toc69998038)

[黯然銷魂處 567](#_Toc69998039)

[（一） 567](#_Toc69998040)

[（二） 570](#_Toc69998041)

[（二） 570](#_Toc69998042)

[（三） 572](#_Toc69998043)

[（四） 573](#_Toc69998044)

[第二部 鉤 575](#_Toc69998045)

[（一） 575](#_Toc69998046)

[（二） 576](#_Toc69998047)

[（三） 578](#_Toc69998048)

[天意如刀 582](#_Toc69998049)

[（一） 582](#_Toc69998050)

[（二） 585](#_Toc69998051)

[（三） 589](#_Toc69998052)

[侯門深似海 590](#_Toc69998053)

[（一） 590](#_Toc69998054)

[（二） 594](#_Toc69998055)

[（三） 595](#_Toc69998056)

[（四） 595](#_Toc69998057)

[（五） 596](#_Toc69998058)

[（六） 598](#_Toc69998059)

[《憤怒的小馬》古龍 599](#_Toc69998060)

[第一回 青春的魅力 599](#_Toc69998061)

[第二回 溫柔 606](#_Toc69998062)

[第三回 千金一諾 611](#_Toc69998063)

[第四回 常剝皮 617](#_Toc69998064)

[第五回 狼人 624](#_Toc69998065)

[第六回 十八柄刀 629](#_Toc69998066)

[第七回 轎中的人 635](#_Toc69998067)

[第八回 美腿 643](#_Toc69998068)

[第九回 邪惡的慾望 649](#_Toc69998069)

[第十回 魔女 658](#_Toc69998070)

[第十一回 狼君子 664](#_Toc69998071)

[第十二回 法師 670](#_Toc69998072)

[第十三回 太陽湖之祭 677](#_Toc69998073)

[第十四回 夢中的女人 685](#_Toc69998074)

[第十五回 狼山之王 690](#_Toc69998075)

[第十六回 朱五太爺 696](#_Toc69998076)

[第十七回 燃燒 703](#_Toc69998077)

[第十八回 殺人者死 708](#_Toc69998078)

[第十九回 圖窮匕現 715](#_Toc69998079)

[第二十回 真相 723](#_Toc69998080)

# 《長生劍》古龍

《二○一七年八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第一章 風雲客棧

天上白玉京 五樓十二城 仙人撫我頂 結髮授長生

黃昏。石板大街忽然出現了九個怪人，黃麻短衫，多耳麻鞋，左耳上懸著個碗大的金環，滿頭亂髮竟都是赤紅色的，火焰般披散在肩上。

這九個人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容貌雖然不同，臉上卻全都死人般木無表情，走起路來肩不動、膝不彎，也像是殭屍一樣。

他們慢慢地走過長街，只要他們經過之處，所有的聲音立刻全都停止，連孩子的哭聲都被嚇得突然停頓。

大街盡頭，一根三丈高的旗桿上，挑起了四盞斗大的燈籠。

朱紅的燈籠，漆黑的字。

「風雲客棧」。

九個赤髮黃衫的怪人，走到客棧門前，停下腳步，當先一人摘下了耳上金環，一揮手，「奪」的，釘在黑漆大門旁的石牆上。

火星四濺，金環竟嵌入石頭裡。

第二人左手扯起肩上一束赤髮，右掌輕輕一削，宛如刀鋒。

他將這束用掌緣割下來的赤髮，繫在金環上，九個人就又繼續往前走。

赤髮火焰般在風中飛捲，這九個人卻已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裡。

就在這時，暮色中卻又馳來八匹健馬，馬蹄踏在石板大街上，如密雨敲窗，戰鼓雷鳴。

馬上人一色青布箭衣，青帕包頭，腳上搬尖灑鞋，繫著倒趕千層浪的綁腿，一個個全都是神情剽悍，身手矯捷。

八匹馬在風雲客棧門前飛馳而過，八個人同時一揮手。

刀光如閃電一般一亮，又是「奪」的一聲響，海碗般粗的旗桿上，已多了八柄雪亮的鋼刀。

刀柄猶在不停地顫動，柄上的紅綢刀衣「呼」的一聲捲起。

八匹馬卻已看不見了。

暮色更濃，大街上突又響起了一陣蹄聲，彷彿比那八騎馳來時更急更密。

但來的卻只有一匹馬。

一匹白馬，從頭到尾，看不到絲毫雜色，到了客棧門前，突然一聲長嘶，人立而起。

大家這才看清馬上的人，是個精赤著上身的虯髯大漢，一身黑肉就像是鐵打的。

這大漢收韁勒馬，看見了門側的金環赤髮，也看見了旗桿上的八把刀，突然冷笑了一聲，自馬鞍上一躍而下，左右雙手握住了兩條馬腿。

只聽他吐氣開聲，霹靂般一聲大吼，竟將這匹馬高高地舉了起來，送到門簷上。

白馬又一聲長嘶，馬鬃飛舞，四條腿卻似已釘在門簷上，動也不動。

虯髯大漢仰天一聲長笑，撒開大步，轉瞬間也已走得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匹白馬孤伶伶地站在暮雲西風裡，更顯得說不出的詭異。

長街上已看不見人影，家家戶戶都閉上了門。

風雲客棧中也寂無人聲，本來住店的客人，看到這一枚金環、八柄鋼刀時就早已從後門溜了。那匹白馬卻還是動也不動地站在西風裡，就像是石頭雕成的。

這時靜寂的長街上，忽然又有個藍衫白襪，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士施施然走了過來，神情彷彿很悠閒，但一雙眸子裡卻閃著精光。

他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到客棧門前，抬頭看了一眼，長歎道：「好馬！端的是好馬！只可惜主人無情，委屈你了。」他背負著的手突然一揚，長袖飛捲，帶起了一陣急風。

白馬受驚，又是一聲長嘶，從門簷上躍下。

這中年文士雙手一托，竟托住了馬腹，將這匹馬輕輕放在地上，拍了拍馬腹，道：「回去載你的主人來，就說這裡有好朋友在等著他。」

白馬竟似也懂得人意，立刻展開四蹄，飛馳而去。

中年文士隨手拔下了門側的金環，走入客棧，在旗桿上一敲。

八柄鋼刀立刻同時落了下來。

中年文士長袖又捲，已將這八柄刀卷在袖裡，沉聲道：「掌旗何在？」

客棧中突然掠出一條瘦小的人影，猿猴般爬上旗桿，一眨眼間人已在桿頭。

桿頭上立刻有一面大旗飛捲而出。

雪白的旗幟上，繡著條張牙舞爪的烏黑長龍，彷彿也將破雲飛去。

夜。

無星無月，雲暗風高。

院子裡卻是燈火通明，還擺著一桌酒。

中年文士正在曼聲低吟，自斟自飲，忽然舉起酒杯，對著院外一株大榕樹笑了笑，道：「久聞苗幫主有江海之量，既已來了，為何還不下來共飲一杯？」

榕樹濃蔭中，立刻也響起了一陣夜梟般的怪笑聲，一條人影箭一般射下來，落在地上，卻輕得像是四兩棉花。

這人獅鼻闊口，滿頭赤髮，耳垂卻戴著三枚金環，人已落下，金環還在不停地「叮噹」作響，正是赤髮幫的總瓢把子，「火焰神」苗燒天。

他的一雙眼睛裡，也彷彿有火焰在燃燒著，盯著這中年文士，沉聲道：「閣下可是青龍會中的公孫堂主？」

中年文士長身抱拳，道：「正是公孫靜。」

苗燒天夜梟般的笑聲又響了起來，大笑道：「果然不愧是青龍會的第一號人物，好亮的一雙招子。」

突聽馬蹄響，如密雨連珠般急馳而來。

苗燒天兩道火焰般的濃眉皺了皺，道：「小張三也來了，來得倒真不慢。」

馬蹄聲突然停頓，一人朗聲笑道：「青龍老大的約會，江湖中有誰敢來慢了的？」

朗笑聲中，一個人已越牆而入，一身雪白的急服勁裝，特地將衣襟敞開，露出堅實強壯的胸膛，卻比衣裳更白。

苗燒天一挑大拇指，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白馬小張三，幾年不見，你怎麼反倒越長越年輕，越長越漂亮了！老苗若有女兒，一定挑你做女婿。」

白馬張三淡淡道：「你就算有女兒，也沒有人敢要的。」

苗燒天瞪眼道：「為什麼？」

白馬張三道：「像閣下這副尊容，生出來的女兒也一定好不到哪兒去。」

苗燒天瞪著他，瞪了半天，道：「今天我們是專做買賣的，要打架也不必著急。」

白馬張三道：「要喝酒呢？」

苗燒天大笑道：「那就越急越好了。來，咱們哥兒倆先來敬公孫堂主三杯。」

公孫靜笑了笑，道：「在下酒量不好，不如還是讓在下先敬三位一杯。」

苗燒天又皺了皺眉，道：「三位？」

只聽對面屋脊上一人笑道：「河東赤髮、河西白馬既然都已來了，趙某怎敢來遲？」

苗燒天道：「太行趙一刀？」

他已用不著再等人回答。

他已看見了一柄雪亮的刀，快刀！

沒有刀鞘。

雪亮的刀就插在他的紅腰帶上。

青布箭衣，青帕包頭，一條腰帶布比苗燒天的頭髮還紅，恰巧和他血紅的刀衣相配。

公孫靜目光卻像是他的刀，刀一般從他們臉上刮過，緩緩道：「青龍會發出了十二張請帖，今夜卻只到了三位，還有九位莫非已不會來了？」

趙一刀道：「好，問得乾脆。」

公孫靜道：「三位不遠千里而來，當然不是來聽廢話的。」

趙一刀道：「的確不是。」

苗燒天獰笑道：「還有那九位客人，至少已有三位不會來了。」

趙一刀道：「是六位。」

苗燒天道：「青竹幫、鐵環門和太原李家來的人是我做了的。」

趙一刀道：「十二連環塢、長江水路，和辰州言家拳的三位朋友，半路上忽然得了怪病，頭痛如裂，所以……」

苗燒天道：「所以怎麼樣？」

趙一刀道：「他們的頭現在已不疼了。」

苗燒天道：「誰替他們治好了的？」

趙一刀道：「我。」

苗燒天道：「怎麼治的？」

趙一刀道：「我砍下了他們的腦袋。」

他淡淡地笑著道：「無論誰的頭被砍下來後，都不會再疼的。」

苗燒天大笑，道：「好法子，真痛快。」

白馬張三忽然道：「萬竹山莊和飛魚塘來的兩位前輩，只怕也不能來了。」

苗燒天道：「哦？」

白馬張三道：「他們都已睡著，而且睡得很深很沉。」

苗燒天道：「睡在哪裡？」

白馬張三道：「洞庭湖底。」

苗燒天大笑道：「妙極，那裡睡覺不但涼快，而且絕不會被人吵醒。」

白馬張三淡淡道：「我對武林前輩們，一向照顧得很周到的。」

趙一刀道：「該來的人，想必都已來了，卻不知青龍會的貨在哪裡？」

公孫靜微笑道：「好，問得乾脆。」

趙一刀道：「堂主專程請我們來，當然也不是為了要聽廢話的。」

公孫靜慢慢地點了點頭，道：「的確不是。」

趙一刀道：「堂主是不是想先聽聽我們的價錢？」

公孫靜道：「現在還不急。」

趙一刀道：「還等什麼？」

公孫靜道：「這批貨我們得來不易，總希望出價的人多些，出的價才會高些。」

苗燒天瞪眼道：「堂主還要等人？」

公孫靜道：「莫忘記本堂還有九位客人要來，幾位閣下卻只做掉了八位。」

苗燒天道：「還有一個人是誰？」

公孫靜笑了笑，道：「是個頭既不疼，也不會睡著的人。」

苗燒天冷笑道：「老實說，這批貨赤髮幫已勢在必得，無論再有什麼人來，也一樣沒用。」

白馬張三冷冷道：「青龍會做生意一向公道，只要赤髮幫的價錢高，這批貨自然歸赤髮幫。」

苗燒天厲聲道：「莫非你還想搶著出價？」

白馬張三道：「否則我為何要來？」

苗燒天霍然長身而起，瞪著他，耳上的金環又在叮叮作響。

突聽車轔馬嘶，一輛六匹馬拉的華麗大車，停在門外。

四個挺胸凸肚的彪形大漢，跨過車轅，一躍而下，躬身拉開了車門。

過了半晌，才有個面白無鬚、癡肥臃腫的白胖子，喘著氣從車廂裡出來，還沒有走到三步路，已累得氣喘如牛。

他身後還有個又高又瘦的黑衣人，像影子般緊緊跟著他，一張焦黃的臉，兩隻眼睛凹了下去，像是個癆病鬼，但腳步卻極輕健，腰上掛著對鐵光閃閃的東西，仔細一看，竟是對弧形劍。

這種外門兵刃不但難練，而且打造也不容易。江湖中使這種兵刃的人一向不多，能使這種兵刃的，十個人中就有九個是高手。

苗燒天、趙一刀、白馬張三，三雙銳利的眼睛立刻盯在這對弧形劍上。

白馬張三皺了皺眉，沉聲道：「這人是誰？」

公孫靜道：「蘇州萬金堂的朱大少。」

白馬張三道：「他的保鏢呢？」

公孫靜微笑道：「恐怕他只是個保鏢的。」

白馬張三沉吟著，霍然轉向趙一刀，道：「他是不是從你那條路上來的？」

趙一刀道：「好像是。」

白馬張三道：「他的頭怎麼不疼？」

趙一刀道：「他就算頭疼，我也治不了。」

白馬張三道：「為什麼？」

趙一刀淡淡道：「他的頭太大了。」

朱大少已經坐下來，卻還是在不停地擦著汗，喘著氣。

他一共也只不過走了二三十步路，看來卻像是剛爬過七八座山似的。

那黑衣人也還是影子般貼在他身後，寸步不離。一雙鷹爪般乾枯瘦削的手，也始終未離開過腰邊的那對奇門弧形劍。

他深凹的漆黑眼睛裡，帶著種奇特的嘲弄之意，彷彿正在嘲笑著眼前這些人，為什麼要來白跑這麼一趟。

風雲客棧的燈籠在風中搖蕩，苗燒天耳上的金環猶在叮噹發響。

白馬張三似乎覺得有些寒意，悄悄地將自己敞開的衣襟拉緊了些。

趙一刀卻在看著面前的酒杯沉思，心裡彷彿有個很大的難題要他來下決定。

沒有人說話，因為彼此之間都充滿敵意。

公孫靜卻顯然很欣賞他們這種敵意，長長地鬆了口氣，微笑著道：「四位縱不相識，想必也已彼此聞名，用不著我再引見了。」

苗燒天道：「的確用不著。」

白馬張三道：「我們本就不是來交朋友的。」

苗燒天斜眼盯著他，道：「就算本來是朋友，為了這批貨，也不是朋友了。」

白馬張三冷笑一聲道：「苗幫主一向是個明白人。」

苗燒天也冷笑了兩聲，道：「現在人既已到齊，貨呢？」

公孫靜道：「當然有貨的，只不過……」

苗燒天道：「只不過怎麼樣？」

公孫靜道：「青龍會做生意，一向規規矩矩，講究的是童叟無欺，現金交易。」

苗燒天道：「好！」

他一拍手，那九個麻衣赤髮的怪人，就已忽然自黑暗中出現，每個人手裡都提著個麻布包袱，份量顯然不輕。

這時門口已又響起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那虯髯大漢雙手高舉著個大鐵箱，一步步走了進來，黑鐵般的肌肉一塊塊凸起，每一步踩下去，地上就立刻多出個很深的腳印。

公孫靜微笑道：「金環入牆，白馬嘯風，在下一見，就知道赤髮九傑和金剛力士都已來了。」

白馬張三道：「莫忘了還有急風八刀。」

趙一刀終於抬起頭笑了笑，道：「河東赤髮，河西白馬，全部財雄勢大，太行快刀怎麼敢來爭鋒，這批貨，咱們兄弟就算放棄了。」

苗燒天仰面狂笑道：「好，趙老大才真的是明白人。」

他笑聲忽然停頓，目光火焰般盯著朱大少，沉聲道：「卻不知萬金堂的少主人意下如何？」

朱大少的喘息總算已停止，正在凝視著自己的手，就好像一個少年在看著他的初戀情人的手兒一樣。

可是他還是回答了苗燒天問他的話，他反問道：「你在問我有什麼意見？」

苗燒天道：「哼。」

朱大少道：「我沒有意見，我一向很懶得動腦筋。」

苗燒天面上已現出怒容，道：「沒有意見？有沒有金子？」

朱大少道：「有。」

苗燒天道：「帶來了多少？」

朱大少道：「你想看看？」

苗燒天道：「這裡一向講究的是現金交易。」

朱大少道：「你已經看過了。」

苗燒天道：「在哪裡？」

朱大少道：「我說出來的話就是現金。」

苗燒天的臉沉了下來，道：「所以你說多少，就算多少？」

朱大少道：「不錯。」

苗燒天道：「我若出價十萬，你就說十萬零一百兩？」

朱大少道：「你果然是個明白人。」

苗燒天的目光，忽然移向那對弧形劍。

那九個麻衣赤髮的怪人，已悄悄展動身形，將朱大少包圍。

朱大少卻還是在凝視著自己的一雙手，好像世上除了這雙手外，已沒有任何值得他看的東西。

突聽「叮」的一聲，金環相擊，苗燒天的手已向弧形劍抓了過去。

他出手快而準。

他從未想到還有一雙手比他更快──一雙肥胖而保養得極好的手。

他的手還未搭上弧形劍，這雙手已忽然間將耳上的金環解下來。

金環相擊，又是「叮」的一響。

苗燒天凌空翻身，退出兩丈。

黑衣人還是影子般貼在朱大少身後，一動也不動。

朱大少還是凝視著自己的手，只不過手裡卻已赫然多了對金環。

白馬張三的臉色也變了。

趙一刀看著面前的酒杯，忽然輕輕歎了口氣，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白馬張三道：「什麼意思？」

趙一刀道：「他就算頭疼，我也治不好的。」

白馬張三也不禁輕輕歎了口氣，喃喃道：「不錯，他的頭實在太大了。」

公孫靜面上又露出微笑，緩緩道：「既然大家都已帶來了現金，現在先不妨去看貨了。」

苗燒天眼睛裡佈滿紅絲，瞪著朱大少。

朱大少卻悠然道：「不錯，還是先看貨的好，也許我還未必肯出價哩。」

他將手裡的金環放在桌面上，掏出雪白的絲巾，仔細地擦了擦手，才慢慢地站起來，道：「請，請帶路。」

公孫靜道：「請，請隨我來。」

他第一個走向客棧，朱大少慢慢地跟在身後，彷彿又開始在喘氣。

黑衣人還是寸步不離地跟著他，現在，白馬張三總算已明白他眼睛裡，為什麼會有那種奇特的嘲弄之色了。

他嘲笑的並不是別人，是他自己。

因為只有自己明白，他在保護著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他來保護。

苗燒天走在最後，手裡緊緊地抓著那對金環，手背上青筋凸起。

他本是不該來的，卻非來不可。

那批貨就像是有種奇怪的吸力，將他的腳步一步步吸了過去。

不到最後關頭，他絕不肯放棄任何機會的。

石階本來向上，但這時卻忽然向下沉落，露出了條陰暗的地道。

地道的入口，石像般站著兩個人，以後每隔十幾步，都有這麼樣兩個人站著，臉色陰沉得就像是牆上的青石一樣。

石牆上刻著一條張牙舞爪的青龍。

青龍會據說有三百六十五處秘密的分壇，這地方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地道的盡頭處，還有道很粗的鐵柵。

公孫靜從貼身的腰帶裡，拿出一大串鎖匙，用其中三根，打開了門上的三道鎖，防守在鐵柵後的兩個人才將這道門拉開。

但這門卻還不是最後的一道門。

公孫靜面帶著微笑，道：「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能到得了這裡，這裡的守衛並不是很難對付的人，但無論誰到了這裡，再想往前走，就很難了。」

朱大少道：「為什麼？」

公孫靜道：「從這裡開始，到前面的那扇門之間，一共有十三道機關埋伏，我可以保證，世上能闖過這十三道埋伏的人，絕不會超過七個。」

朱大少歎了口氣，道：「幸好我絕不會是這七個人之一。」

公孫靜笑得更溫和有禮，道：「你為什麼不試試？」

朱大少道：「以後我說不定會來試試的，但現在還不行。」

公孫靜道：「為什麼？」

朱大少道：「因為我現在活得還很有趣。」

從鐵柵到石門其實並不遠，但聽過公孫靜說的話之後，這段路就好像立刻遠了十倍。

石門更沉重。

公孫靜又用三把鎖匙開了門。兩尺厚的石門裡，是一間九尺寬的石屋子；屋裡陰森而寒冷，彷彿已到了古代帝王陵墓的中心。本來應該停放棺材的地方，現在卻擺著個巨大的鐵箱。打開這鐵箱，當然至少還需要三把鎖匙，但這三把鎖匙還不是最後的三把，因為大鐵箱中還有個小鐵箱。

朱大少又歎了口氣，道：「就憑這種防守之嚴密，我們也該多出些價錢才是。」

公孫靜微笑道：「朱大少的確是個明白人。」

他捧出那小鐵箱，打開。

他溫和動人的微笑突然不見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嘴裡被人塞入了個爛柿子。

鐵箱竟是空的，裡面只有一張紙，紙上只有九個字：「謝謝你，你真是個好人。」

石室中陰森而寒冷，公孫靜卻已開始在流汗，黃豆般大的冷汗，一粒一粒從他蒼白的臉上流下來。

朱大少看著他，目光溫柔得就像是在看著自己的手時一樣，柔聲道：「你一定知道的。」

公孫靜道：「知……知道什麼？」

朱大少道：「知道是誰在謝你。」

公孫靜雙拳緊握，突然轉身衝了出去。

朱大少歎了口氣，喃喃道：「看來他的確是個好人，只可惜好人據說都活不長的……」

「假如世上真的只有七個人能闖過這十三道埋伏，是哪七個人呢？」

「其中至少有一個人是絕無疑問的，無論你怎麼算，他都必定是這七個人之一。」

「這人是誰？」

「白玉京！」

## 第二章 天上白玉京

白玉京並不在天上，在馬上。

他的馬鞍已經很陳舊，他的靴子和劍鞘同樣陳舊，但他的衣服卻是嶄新的。

劍鞘輕敲著馬鞍，春風吹在他臉上。

他覺得很愉快，很舒服。

舊馬鞍坐著舒服，舊靴子穿著舒服，舊劍鞘絕不會損傷他的劍鋒，新衣服也總是令他覺得精神抖擻，活力充沛。

但最令他愉快的，卻還不是這些，而是那雙眼睛。

前面一輛大車裡，有雙很迷人的眼睛，總是在偷偷地瞟著他。

他已不是第一次看到這雙眼睛。

他記得第一次看見這雙眼睛，是在一個小鎮上的客棧裡。

他走進客棧，她剛走出去。

她撞上了他。

她的笑容中充滿了羞澀和歉意，臉紅得就像是雨天的晚霞。

他卻希望再撞見她一次，因為她實在是個很迷人的美女。他卻並不是個道貌岸然的君子。

第二次看見她，是在一家飯館裡。

他喝到第三杯酒的時候，她就進來了。看見他，她垂下頭嫣然一笑。

笑容中還是充滿了羞澀和歉意。

這次他也笑了。

因為他知道，他若撞到別的人，就絕不會一笑再笑的。

他也知道自己並不是個很討厭的男人，對這點他一向很有信心。

所以他雖然先走，卻並沒有急著趕路。

現在她的馬車果然已趕上了他，卻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

有意也好，無意豈非更有趣。

他本是個浪子，本就喜歡流浪。在路上，他曾結識過各式各樣的人。

那其中有叱吒關外的紅鬍子，也有馳騁在大沙漠上的鐵騎兵，有瞪眼殺人的綠林好漢，也有意氣風發的江湖俠少。

在流浪中，他的馬鞍和劍鞘漸漸陳舊，鬍子也漸漸粗硬。

但他的生活，卻永遠是新鮮而生動的。

他從來預料不到在下一段旅途中，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會遇到些什麼樣的人。

風漸冷。

纏綿的春雨，忽然從春雲中灑了下來，打濕了他的春衫。

前面的馬車停下來了。

他走過去，就發現車簾已捲起，那雙迷人的眼睛正在凝視著他。

迷人的眼睛，羞澀的笑容，瓜子臉上不施脂粉，一身衣裳卻艷如紫霞。

她指了指纖秀的兩腳，又指了指他身上剛被打濕的衣衫。

她的纖手如春蔥。

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車廂。

她點點頭，嫣然一笑，車門已開了。

車廂裡舒服而乾燥，車墊上的緞子光滑得像是她的皮膚一樣。

他下了馬，跨入了車廂。

雨下得纏綿而綿密，而且下得正是時候。

在春天裡，老天彷彿總是喜歡安排一些奇妙的事，讓一些奇妙的人在偶然中相聚。

既沒有絲毫勉強，也沒有多餘的言語。

他彷彿天生就應該認得這個人，彷彿天生就應該坐在這車廂裡。

寂寞的旅途，寂寞的人，有誰能說他們不應該相遇相聚。

他正想用衣袖擦乾臉上的雨水，她卻遞給他一塊軟紅絲巾。

他凝視著她，她卻垂下頭去弄衣角。

「謝謝你。」

「不客氣。」

「我姓白，叫白玉京。」

她盈盈一笑，道：「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他也笑了，道：「你也喜歡李白？」

她將衣角纏在纖纖的手指上，曼聲低吟：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

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

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

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

願隨夫子天壇上，

閒與仙人掃落花。」

念到勞山那一句，她聲音似乎停了停。

白玉京道：「勞姑娘？」

她的頭垂得更低，輕輕道：「袁紫霞。」

突然間，馬蹄急響，三匹馬從馬車旁飛馳而過，三雙銳利的眼睛，同時向車廂裡盯了一眼。

馬已馳過，最後一個人突然自鞍上騰空掠起，倒縱兩丈，卻落在白玉京的馬鞍上，腳尖一點，已將掛在鞍上的劍勾起。

馳過去的三匹馬突又折回。

這人一翻身，已輕飄飄的落在自己馬鞍上。

三匹馬眨眼間就沒入濛濛雨絲中，看不見了。

袁紫霞美麗的眼睛睜得更大，失聲道：「他們偷走了你的劍。」

白玉京笑笑。

袁紫霞道：「你看著別人拿走了你的東西，你也不管？」

白玉京又笑笑。

袁紫霞咬著嘴唇，道：「據說江湖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劍看得就像是生命一樣。」

白玉京道：「我不是那種人。」

袁紫霞輕輕歎息了一聲，彷彿覺得有些失望。

有幾個少女崇拜的不是英雄呢？

你若為了一把劍就跟別人拚命，她們也許會認為你是個英雄，也許會為你流淚。

但你若眼看別人拿走你的劍，她們就一定會覺得很失望。

白玉京看著她，忽又笑了笑，道：「江湖中的事，你知道得很多？」

袁紫霞道：「不多，可是……我喜歡聽，也喜歡看。」

白玉京道：「所以你才一個人出來？」

袁紫霞點點頭，又去弄她的衣角。

白玉京道：「幸好你看得還不多，看多了你一定會失望的。」

袁紫霞道：「為什麼？」

白玉京道：「看到的事，永遠不會像你聽到的那麼美。」

袁紫霞還想再問，卻又忍住。

就在這時，忽然又有一陣蹄聲急響，剛才飛馳而過的三匹馬，又轉了回來。

最先一匹馬上的騎士，忽然倒扯順風旗，一伸手，又將那柄劍輕輕地掛在馬鞍上。

三個人同時在鞍上抱拳欠身，然後才又消失在細雨中。

袁紫霞睜大了眼睛，覺得又是驚奇，又是興奮，道：「他們又將你的劍送回來了。」

白玉京笑笑。

袁紫霞眨著眼，道：「你早就知道他們會將劍送回來的？」

白玉京又笑笑。

袁紫霞看著他，眼睛裡發著光，道：「他們好像很怕你。」

白玉京道：「怕我？」

袁紫霞道：「你……你這把劍一定曾殺過很多人！」

她似已興奮得連聲音都在顫抖。

白玉京道：「你看我像殺過人的樣子？」

袁紫霞道：「不像。」

她只有承認。

白玉京道：「我自己看也不像。」

袁紫霞道：「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怕你？」

白玉京道：「也許他們怕的是你，不是我。」

袁紫霞笑了，道：「怕我？為什麼要怕我？」

白玉京歎道：「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再鋒利的劍，只怕也比不上美人的一笑。」

袁紫霞笑得更甜了，眨著眼，道：「你……你怕不怕我？」

她眼睛裡彷彿帶著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彷彿是在向他挑戰。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我想不怕都不行。」

袁紫霞咬著嘴唇，道：「你怕我，是不是就應該聽我的話？」

白玉京道：「當然。」

袁紫霞嫣然道：「好，那麼我就要你先陪我喝杯酒去。」

白玉京很吃驚，道：「你也能喝酒？」

袁紫霞道：「你看我像不像能喝酒的樣子？」

白玉京又歎了口氣，道：「像。」

他只有承認。

因為他知道，殺人和喝酒這種事，你看樣子是一定看不出來的。

白玉京醉過，時常醉，但卻從來沒有醉成這樣子。

他很小的時候，就聽過一個教訓。

江湖中最難惹的有三種人──乞丐、和尚、女人。

你若想日子過得太平些，就最好莫要去惹他們，無論是想打架，還是想喝酒，都最好莫要去惹他們。

只可惜他已漸漸將這教訓忘了，這也許只因為他根本不想過太平日子。

所以他現在才會頭疼如裂。

他只記得最後連輸了三拳，連喝了三大碗酒，喝得很快，很威風。

然後他的腦子就好像忽然變成空的，若不是有冰冰冷冷的東西，忽然放在他臉上，他也許直到現在還不會醒。

這樣冰冰涼涼的東西，是小方的手。

沒有任何人的手會這麼冷，只不過小方已沒有右手。

他的右手是個鐵鉤子。

小方叫方龍香，其實已不小。

但聽到這名字，若認為他是個女人，就更錯了。世上也許很少有比他更男人的男人。

他眼角雖已有了皺紋，但眼睛卻還是雪亮，總是能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事。

現在他正在看著白玉京。

白玉京也看見他了，立刻用兩隻手抱著頭，道：「老天，是你，你怎麼來了？」

方龍香道：「就因為你祖上積了德，所以我才會來了。」

他用鐵鉤輕輕地磨擦著白玉京的脖子，淡淡地道：「來的若是『雙鉤』韋昌，你腦袋只恐怕早已搬了家。」

白玉京歎了口氣，喃喃道：「那豈非倒也落得個痛快。」

方龍香也歎了口氣，道：「你這人的毛病，就是一直都太痛快了。」

白玉京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方龍香道：「你知不知道你怎麼會在這裡？」

這裡是間很乾淨的屋子，窗外有一棵大白果樹的樹蔭。

白玉京四面看了看，苦笑道：「難道是你送我到這裡來的？」

方龍香道：「你以為是誰？」

白玉京道：「那位袁姑娘呢？」

方龍香道：「也已經跟你醉得差不多了。」

白玉京笑了，道：「我早就知道，她一定喝不過我。」

方龍香道：「她喝不過你？你為什麼會比她先醉？」

白玉京道：「我喝得本就比她多。」

方龍香道：「哦。」

白玉京道：「喝酒的時候，我當然不好意思跟她太較量，划拳的時候，也不好意思太認真，你說我怎麼會不比她喝得多？」

方龍香道：「你若跟她打起來，當然也不好意思太認真了。」

白玉京道：「當然。」

方龍香歎道：「老江湖說的話果然是絕不會錯的。」

白玉京道：「什麼話？」

方龍香道：「就因為男人大多都有你這種毛病，所以老江湖才懂得，打架跟喝酒，都千萬不能找上女人。」

白玉京道：「你是老江湖？」

方龍香道：「但我卻還是想不到，你現在的派頭居然有這麼大了。」

白玉京道：「什麼派頭？」

方龍香道：「你一個人在屋裡睡覺，外面至少有十個人在替你站崗。」

白玉京怔了怔，道：「十個什麼樣的人？」

方龍香道：「當然是來頭都不小的人。」

白玉京道：「究竟是誰？」

方龍香道：「只要你還能站得起來，就可以看見他們了。」

這裡是小樓上最右面的一間房，後窗下是條很窄的街道。

一個頭上戴著頂破氈帽，身上還穿著破棉袍的駝子，正坐在春日的陽光下打瞌睡。

方龍香用鐵鉤挑起了窗戶，道：「你看不看得出這駝子是什麼人？」

白玉京道：「我只看得出他是個駝子。」

方龍香道：「但他若摘下頭上那頂破氈帽，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白玉京道：「為什麼？」

方龍香道：「因為他頭髮的顏色跟別人不同。」

白玉京皺了皺眉，道：「河東赤髮？」

方龍香點點頭，道：「看他的樣子，不是赤髮九怪中的老三，就是老七。」

白玉京不再問下去，他一向信任小方的眼睛。

方龍香道：「你再看看巷口樹下的那個人。」

巷口也有棵大白果樹，樹下有個推著車子賣藕粉的小販，正將一壺滾水沖在碗中的藕粉裡。

壺很大，很重，他用一隻手提著，卻好像並不十分費力。

白玉京道：「這人的腕力倒還不錯。」

方龍香道：「當然不錯，否則他怎麼能使得了二十七斤重的大刀？」

白玉京道：「二十七斤重的刀？莫非是從太行山來的？」

方龍香道：「這次你總算說對了，他的刀就藏在車子裡。」

白玉京道：「那個吃藕粉的人呢？」

一個人捧著剛沖好的藕粉，蹲在樹下面，慢慢地啜著，眼睛卻好像正在往這樓上瞟。

方龍香道：「車子裡有兩把刀。」

白玉京道：「兩個人都是趙一刀的兄弟？」

方龍香道：「他就是趙一刀。」

他拍了拍白玉京的肩，道：「你能叫趙一刀在外面替你守夜，派頭是不是不能算小了？」

白玉京笑了笑，道：「我派頭本來就不小。」

一個戴著紅纓帽，穿著青皂衣的捕快，正從巷子的另一頭慢慢地走過來，走到樹下，居然也買了碗藕粉吃。

白玉京笑道：「看來趙一刀真應該改行賣藕粉才對，他的生意倒真不錯，而且絕沒有風險。」

方龍香道：「沒有風險？」

白玉京道：「有？」

方龍香道：「這戴著紅纓帽的，說不定隨時都會給他一刀。」

白玉京笑道：「官差什麼時候也會在小巷子裡殺人了？」

方龍香笑道：「他戴的雖然是紅纓帽，卻是騎著匹白馬來的。」

白玉京道：「白馬張三？」

方龍香道：「你想不到？」

白玉京道：「白馬張三一向獨來獨往，怎麼會跟他們走上一條路的？」

方龍香道：「我也正想問你。」

白玉京道：「會不會是湊巧？」

方龍香道：「天下哪有這麼巧的事？」

白玉京倒了盞冷茶，一口喝下去，才又問道：「除了他們四個外，這地方還來了些什麼人？」

方龍香道：「你想不想出去看看？」

白玉京道：「這些人很好看？」

方龍香道：「好看，一個比一個好看，一個比一個精采。」

白玉京道：「你怎麼知道這些人來了？」

方龍香笑了笑道：「你莫忘了這地方是誰的地盤。」

白玉京也笑了笑，道：「我若忘了，怎麼會在這裡喝得爛醉如泥？」

方龍香瞪眼道：「原來你早就算計好了，要我來做你的保鏢的。」

白玉京笑道：「保鏢的是你，付帳的也是你。我既已到了這裡，什麼事就全歸你一手包辦。」

方龍香道：「你管什麼呢？」

白玉京道：「我只管大吃大喝，吃到你叫救命時為止。」

方龍香歎了口氣，苦笑道：「看來這個人倒很少會走錯地方的。」

前面的窗口下，是個不大不小的院子。

院子裡一棚紫翅花下，養著缸金魚。

一個年輕的胖子，正背負著雙手，在看金魚；一個又瘦又高的黑衣人，影子般貼在他身後。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扶著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蹣跚地穿過院子。

三個青衣勁裝的彪形大漢，一排站在西廂房前，正目光灼灼的盯著大門，彷彿在等著什麼人從門外進來。

白玉京道：「這三個人我昨天見過。」

方龍香道：「在哪裡？」

白玉京道：「路上。」

方龍香道：「他們找過你？」

白玉京道：「只不過借了我的劍去看了看。」

方龍香道：「然後呢？」

白玉京淡淡道：「然後當然就送回來了。就算青龍老大借了我的劍去，也一樣會送回來的。」

方龍香皺皺眉，道：「你知道他們是青龍會的人？」

白玉京道：「若不是青龍會裡的，別人只怕還沒那麼大的膽子。」

方龍香用眼角瞟著他，搖著頭歎道：「你以為你自己是什麼人？」

白玉京道：「是白玉京。」

方龍香眨了眨眼睛，道：「白玉京又是個什麼人？」

白玉京笑道：「是個死不了的人。」

突聽「叮」的一聲響，那金魚缸也不知被什麼打碎，缸裡的水飛濺而出，眼見水花就要濺得那胖子一身。

誰知他百把斤重的身子，忽然就輕飄飄飛了起來，用一根手指勾住了花棚，整個人吊在上面，居然輕得就像是個紙人。

那黑衣人的褲子反而被打濕了。

白玉京道：「想不到這小胖子輕身功夫倒還不弱。」

方龍香道：「你看不出他是誰？」

白玉京道：「看他的身法，好像是峨嵋一路的。但近三十年來，峨嵋門下已全剩了尼姑，而且終年吃素，怎麼會突然多了個這樣的小胖子？」

方龍香道：「你難道忘了峨嵋的掌門大師，未出家前是哪一家的人？」

白玉京道：「蘇州朱家。」

方龍香道：「對了，這小胖子就是朱家的大少爺，也就是素因大師的親侄兒。」

白玉京道：「他那保鏢呢？」

方龍香道：「不知道。看他的武功，最多也只不過是江湖中的三流角色。」

白玉京道：「他自己明明有第一流的武功，為什麼要請個三流角色的保鏢？」

方龍香道：「因為他高興。」

缸裡的金魚隨著水流出來，在地上跳個不停。

那黑衣人卻還是站在水裡，動也不動，一雙深凹的眼睛裡，卻帶著七分憂鬱，三分悲痛。

方龍香忽然長長歎息了一聲，道：「這人倒是個可憐人。」

白玉京道：「你同情他？」

方龍香道：「一個人若不是被逼得沒法子，誰願意做這種事？何況，看他用的兵刃，在江湖中本來也該小有名氣，但現在……」

他忽然改變話題，道：「你看不看得出是誰打破水缸的？」

白玉京道：「司馬光。」

方龍香瞪了他一眼，冷冷道：「滑稽，簡直滑稽得要命。」

白玉京笑了，道：「打破水缸的人若不是司馬光，就是躲在東邊第三間屋裡的人。」

朱大少已從花棚上落下，正好對著那間屋子冷笑。

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卻捧著個臉盆走出來，彷彿想將地上的金魚撿到盆裡，一不小心，腳下一個踉蹌，臉盆裡的水又潑了一地。

白玉京道：「這位老太太又是誰？」

方龍香道：「是個老太太。」

白玉京道：「老太太怎麼也會到這裡來了？」

方龍香道：「這裡本來就是個客棧，任誰都能來。」

白玉京道：「她總不是為我來的吧？」

方龍香道：「你還不夠老。」

白玉京道：「青龍、快刀、赤髮、白馬，這些人難道就是為我來的？」

方龍香道：「你看呢？」

白玉京道：「我看不出。」

方龍香道：「你沒有得罪他們？」

白玉京道：「沒有。」

方龍香道：「也沒有搶他們的財路？」

白玉京道：「我難道是強盜？」

方龍香道：「就算不是，也差不多了。」

白玉京忽然笑了笑，淡淡道：「他們若真是為我而來的，為什麼還不來找我？」

方龍香道：「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怕你，也許是因為他們還在等人。」

白玉京道：「等什麼人？」

方龍香道：「青龍會有三百六十五處分壇，無論哪一壇的堂主，都不是好對付的。」

白玉京又笑了笑，淡淡道：「我好像也不是很好對付的。」

方龍香道：「可是她呢？」

白玉京道：「她？」

方龍香道：「你那位女醉俠。」

白玉京道：「她怎麼樣？」

方龍香道：「她既然是跟你來的，你難道還能不管她？別人既知道她是跟你來的，難道還會輕易放過她？」

白玉京皺了皺眉，不說話了。

方龍香歎道：「你明明是在天上的，為什麼偏偏放著好日子不過，要到這裡來受罪？」

白玉京冷笑道：「我還沒有受罪。」

方龍香笑道：「就算現在還沒有受，只怕也快了。」

他的話剛說完，就聽到隔壁有人在用力敲打著牆壁。

白玉京道：「她在隔壁？」

方龍香點點頭，拍了拍他的肩，道：「現在你只怕就要受罪了。」

白玉京道：「受什麼罪？」

方龍香道：「有時候受罪就是享福，享福也就是受罪。究竟是享福還是受罪，恐怕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袁紫霞枕著一頭亂髮，臉色蒼白得就像是剛生過一場大病。

門是虛掩著的，也不知是她剛才將門閂拔開的，還是根本沒有閂門。

她手裡還提著隻鞋子，粉牆上還留著鞋印。

白玉京悄悄地走進來，看著她。

他忽然發現一個喝醉了的女人，在第二天早上看來，反而有種說不出的魅力。

他的心在跳。

一個喝醉了的男人，第二天早上若看見女人，反而特別容易心跳。

袁紫霞也在看著他，輕輕地咬著嘴唇，道：「人家的頭已經疼得快裂開，你還在笑。」

白玉京道：「我沒有笑。」

袁紫霞道：「你臉上雖然沒有笑，可是你的心裡卻在笑。」

白玉京笑了，道：「你能看到我心裡去？」

袁紫霞道：「嗯。」

她這聲音彷彿是從鼻子裡發出來的。

女人從鼻子發出來的聲音，通常都比從嘴裡說出來的迷人得多。

白玉京忍不住道：「你可看得出我心裡在想什麼？」

袁紫霞道：「嗯。」

白玉京道：「你說。」

袁紫霞道：「我不能說。」

白玉京道：「為什麼？」

袁紫霞道：「因為……因為……」她的臉突然紅了，拉起被單蓋住了臉，才吃吃的笑著道：「因為你心裡想的不是好事。」

白玉京的心跳得更厲害。

他心裡的確沒有在想什麼好事。

一個喝醉了的男人，在第二天早上，總算會變得軟弱些，總是禁不起誘惑的。

喝醉了的女人呢？

白玉京幾乎已忍不住要走過去了。

袁紫霞的眼睛，正藏在被裡偷偷地看他，好像也希望他走過去。

他並不是君子，但想到外面那些替他「站崗」的人，他的心就沉了下去。

袁紫霞臉上帶著紅霞，咬著嘴唇道：「我看見你昨天晚上拚命想灌醉我的樣子，就知道你原來不是個好人。」

白玉京歎了口氣，苦笑道：「我想灌醉你？」

袁紫霞道：「你不想？你為什麼要用大碗跟我喝酒？你幾時看見過女人用大碗喝酒的？」

白玉京說不出話來了。

女人若要跟你講歪理的時候，你就算有話說，也是閉著嘴的好。

這道理他也明白。

只可惜袁紫霞還是不肯放過他，緊跟著又道：「現在我的頭疼得要命，你怎麼賠我？」

白玉京苦笑道：「你說。」

袁紫霞道：「你……你至少應該先把我的頭疼治好。」

突聽一人道：「那容易得很，你只要一刀砍下她的頭就好了。」

聲音是從門外的走廊上傳來的。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白玉京已竄出了門。

小樓上的走廊很狹，白果樹的葉子正在風中搖曳。

沒有人，連個人影都看不見。方龍香剛才就已溜之大吉了。

他不喜歡夾在別人中間做蘿蔔乾。

說話的人是誰呢？

院子裡又平靜下來。

地上的金魚已不知被誰收走，朱大少和他的保鏢想必已回到屋裡。

只剩下青龍會的那條大漢，還站在那裡盯著大門，卻也不知道是在等誰。

白玉京只好回去。

袁紫霞已坐了起來，臉色又發白，道：「外面是什麼人？」

白玉京道：「沒有人。」

袁紫霞瞪大了眼睛，道：「沒有人？那麼是誰在說話？」

白玉京苦笑，他只能苦笑。

袁紫霞眼睛充滿了恐懼，道：「他……他叫你砍下我的頭來，你會不會？」

白玉京歎了口氣，他只有歎氣。

袁紫霞忽然從床上跳起來，撲到他懷裡，顫聲道：「我怕得很。這地方好像有點奇怪，你千萬不能把我一個人甩在這裡。」

她一雙手緊緊勾著他的脖子，衣袖已滑下，手臂光滑如玉。

她身上只穿著件很單薄的衣裳，她的胸膛溫暖而堅挺。

白玉京既不是木頭，也不是聖人。

袁紫霞道：「我要你留在屋裡陪著我！你……你為什麼不關起門？」

她溫軟香甜的嘴唇就在他耳邊。

就在這時，院子裡突又傳來一陣哭聲，哭得好傷心。

是誰在哭？哭得真要命。

袁紫霞的手鬆開了。無論誰聽到這種哭聲，心都會沉下去的。

她赤著足站在地上，眼睛裡又充滿驚懼，看來就像是個突然發現自己迷了路的孩子。

哭聲也像是孩子發出來的。

白玉京走到窗口，就看見一口棺材，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和那十三四歲的小男孩，正伏在棺材上痛哭，已哭得聲嘶力竭。

棺材也不知是誰抬來的，就擺在剛才放魚缸的地方。

這地方來的活人已夠多了，想不到現在居然又來了個死人。

白玉京歎了口氣，喃喃道：「至少這死人總不會是為我來的吧……」

袁紫霞閂上了門，搬了把椅子，坐在窗口。院子裡有兩個剛請來的和尚，正在唸經。

從小樓看下去，和尚的光頭顯得很可笑，但他們的誦經聲卻是莊嚴而哀痛的，再加上單調的木魚聲，老太婆和孩子的哭聲，更使人聽了覺得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悲傷和空虛。

袁紫霞歎了口氣，仰頭看了看天色。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起來，但現在卻似已將近黃昏。

天色陰暝，彷彿又有雨意。

青龍會的那三條大漢，也全都搬了把椅子，坐在廊下，看著，等著，臉上的表情也已顯得有些焦急不耐。

白玉京和方龍香正從她面前走了過去，慢慢地走出了門。

他們並沒有看見別人，卻感覺到有很多雙眼睛都在後面盯著他們。

但等到他們一回頭，這些人的目光立刻就全都避開了。

袁紫霞當然是例外。

她眼睛裡帶著種無法描敘的情意，就像是千萬根柔絲，纏住了白玉京的腳跟。

## 第三章 長夜未盡

門外風景如畫。

暗褐色的道路，從這裡開始蜿蜒伸展，穿過翠綠的樹林，沿著湛藍的湖水，伸展向鬧市。

遠山在陰暝的天色中看來，彷彿在霧中，顯得更美麗神秘。

這裡距離市鎮並不遠，但這一泓湖水，一帶綠林，卻似已將紅塵隔絕在遠山外。

白玉京長長的呼吸著，空氣潮濕而甜潤，他忍不住歎了口氣，道：「我喜歡這地方。」

方龍香道：「有很多人都喜歡這地方。」

白玉京道：「有活人，也有死人。」

方龍香道：「這裡通常都不歡迎死人的。」

白玉京道：「今天為什麼例外？」

方龍香道：「無論誰，只要是住進了這裡的客人，客人無論要做什麼，都不能反對的。」

白玉京道：「若要殺人呢？」

方龍香笑了笑，道：「那就得看是誰要殺人，殺的是誰了。」

白玉京冷冷地道：「這倒真是標準生意人說的話。」

方龍香道：「我本來就是個生意人。」

白玉京往前面走了幾步，又走了回來，道：「我看他們好像並沒有不讓我走的意思。我走出來，也沒有人想攔住我。」

方龍香道：「嗯。」

白玉京又道：「也許，他們並不是為了我而來的。」

方龍香道：「也許。」

白玉京忽然拍了拍他的肩，笑道：「這次算你運氣。」

方龍香道：「什麼運氣？」

白玉京道：「這次你不必怕被我吃窮，明天我一早就走。」

方龍香道：「今天晚上你……」

白玉京道：「今天晚上我還想喝你櫃子裡藏著的女兒紅。」

方龍香的臉色忽然變得有些憂鬱，遙視著陰暝的遠山，緩緩道：「今天晚上一定很長。」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這麼長的一個晚上，已足夠發生很多事了。」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也已足夠殺死很多人。」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忽然轉過頭，凝視著他，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等那個人來了才肯走？」

白玉京道：「那個人是誰？」

方龍香道：「青龍會也在等的人。」

白玉京微笑著，眼睛裡卻帶著種很奇特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老實說，我的確已漸漸覺得這個人很有趣了。」

方龍香道：「但你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都還不知道。」

白玉京道：「就因為不知道，所以才更覺得有趣。」

方龍香道：「只要是有趣的事，你就一定要去做？」

白玉京道：「通常都是的。」

方龍香道：「有沒有人使你改變過主意？」

白玉京道：「沒有。」

方龍香歎了口氣，道：「好，我去拿酒，帶你的女醉俠下來喝吧。」

白玉京道：「我還要去換套新衣服。」

方龍香道：「現在？」

白玉京道：「喝好酒的時候，我總喜歡穿新衣服。」

方龍香目光閃動，道：「殺人的時候你是不是也喜歡換上套新衣服？」

白玉京笑了笑，淡淡道：「那就得看我要殺的是誰了。」

袁紫霞坐在床上，抱著棉被，道：「我們為什麼不把酒拿上來，就在這屋裡喝？」

白玉京微笑道：「喝酒有喝酒的地方。地方若不對，好酒也會變淡的。」

袁紫霞道：「這地方有什麼不對？」

白玉京道：「這是睡覺的地方。」

袁紫霞道：「可是……樓下一定有很多人，我又沒新衣服換，怎麼下樓？」

白玉京道：「我就是你的新衣服。」

袁紫霞道：「你？」

白玉京道：「跟我在一起，你用不著穿新衣服，別人也一樣會看你。」

袁紫霞笑了，嫣然道：「你是不是一向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白玉京道：「通常都是的。」

袁紫霞道：「你有沒有臉紅過？」

白玉京道：「沒有。」

他忽然轉身，道：「我在樓下等你。」

袁紫霞道：「為什麼？」

白玉京道：「因為我現在已經臉紅了，我臉紅的時候，一向不願被人看見的。」

袁紫霞打開隨身帶著的箱子，拿出套衣服。

衣服雖不是全新的，但卻艷麗如彩霞。她喜歡色彩鮮艷的衣服，喜歡色彩鮮艷的人。

白玉京好像就是這種人。

他驕傲，任性，有時衝動得像是個孩子，有時卻又深沉得像是條狐狸。

她知道這種男人不是好對付的，女人想要俘虜他，實在不容易。

可是她決心要試一試。

這裡吃飯的地方並不大，但卻很精緻。

桌子是紅木的，還鑲著白雲石。牆上掛著適當的書畫，架上擺著剛開的花，讓人一走進來，就會覺得自己能在這種地方吃飯是種榮幸，所以價錢就算比別的地方貴，也沒有人在乎了。

青龍會的三個人，佔據了靠門最近的一張桌子，眼睛還是在盯著門。

他們顯然還在等人。

朱大少的桌子靠近窗戶，他已經開始大吃大喝，那黑衣人卻還是影子般站在他身後。

「這位客官不用飯？」

「他可以等我吃完了再吃。」

讓人走在前面，等人吃完了再吃，這就是某種人自己選擇的命運。

法事已做完了，那兩個和尚居然也在這裡吃飯，燈光照著他們的頭，亮得就像是葫蘆。

他們好像剛刮了頭。

風中隱隱還可以聽到那位老太太的哭聲。究竟是誰死了？她為什麼哭得如此傷心？

打破金魚缸的人還沒有露面。他為什麼一直躲在屋子裡不敢見人？

茶不錯，酒也是好酒。

白玉京換上件寶藍色的新衣服，喝了幾杯酒，似已將所有不愉快的事全都忘了。

方龍香卻顯得有些沒精打采的樣子，酒喝得很少，菜也吃得不多。

袁紫霞嫣然道：「你吃起東西來，怎麼比小姑娘還秀氣？」

方龍香苦笑道：「因為我是自己吃自己的，總難免有些心疼。」

白玉京道：「我不心疼。」

他忽然招手叫了個夥計過來，道：「替我送幾樣最好的酒菜到後面巷子裡去，送給一個戴紅纓帽的官差，和一個賣藕粉的。」

方龍香冷冷道：「還有個戴氈帽的呢？」

白玉京道：「據說他們自己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得到東西吃。譬如蜈蚣、壁虎、小蛇。」

袁紫霞臉色忽然蒼白，像是已忍不住要嘔吐。

屋子裡每個人好像都在偷偷地看著她，甚至連那兩個和尚都不例外。

他們的嘴吃素，眼睛並不吃素。

突聽蹄聲急響，健馬長嘶，就停在門外。

青龍會的三個人立刻霍然飛身而起，臉上露出了喜色。

他們等的人終於來了。

方龍香看了白玉京一眼，舉起酒杯，道：「我敬你一杯。」

白玉京道：「為什麼忽然敬我？」

方龍香歎了口氣，道：「我只怕再不敬你以後就沒機會了。」

白玉京笑了笑，道：「你不妨先看看來的是誰，再敬我也不遲。」

用不著他說，每個人的眼睛都在盯著門口。

健馬長嘶不絕，已有個人匆匆趕了進來。

一個青衣勁裝的壯漢，滿頭大汗，大步而入。

青龍會的三個人看見他，面上卻又露出失望之色，有兩個人已坐了下來。

來的顯然並不是他們等的人。

只見一個人迎了上去，皺眉道：「為什麼……」

別人能聽見的只有這三個字，他的聲音忽然變得低如耳語。

剛進來的那個人聲音更低，只說了幾句話，就又匆匆而去。

青龍會的三個人對望了一眼，又坐下開始喝酒，臉上的焦躁不安之色卻已看不見了。

他們等的人雖然沒有來，卻顯然已有了消息。

是什麼消息？

朱大少皺起了眉。別人的焦躁不安，現在似已到了他臉上。

兩個和尚同時站起，合什道：「貧僧的帳，請記在郭老太太帳上。」

出家人專吃四方，當然是一毛不拔的。

但也不知為了什麼，白玉京總覺得這兩個和尚看著不像是出家人。

他眼睛帶著深思的表情，看著他們走出去，忽然笑道：「聽說你天生有雙比狐狸還厲害的眼睛，我想考考你。」

方龍香道：「考什麼？」

白玉京道：「兩件事。」

方龍香歎了口氣，道：「考吧。」

白玉京道：「你看剛才那兩個和尚，身上少了樣什麼？」

袁紫霞正覺得奇怪：這兩個和尚五官俱全，又不是殘廢，怎麼會少了樣東西？

方龍香卻連想都沒有想，就已脫口道：「戒疤。」

袁紫霞忍不住歎道：「你的眼睛果然厲害，他們頭上好像真的沒有戒疤。」

白玉京道：「連一個都沒有。」

袁紫霞道：「他們……他們難道不是真的和尚？」

白玉京笑了笑，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真真假假，何必認真？」

袁紫霞抿嘴一笑，道：「你幾時也變成和尚？怎麼打起機鋒來了？」

方龍香道：「他不但跟和尚一樣會打機鋒，而且也會白吃。」

他不讓白玉京開口，又道：「你已考過了一樣，還有一樣呢？」

白玉京壓低聲音，道：「你知不知道青龍會的人究竟在等誰？」

方龍香搖搖頭。

白玉京道：「他們在等衛天鷹！」

方龍香立刻皺起了眉，道：「衛天鷹？『魔刀』衛天鷹？」

白玉京點點頭。

方龍香動容道：「這人豈非已經被仇家逼到東瀛扶桑去了？」

白玉京道：「扶桑不是地獄，去了還可以再回來的。」

方龍香眉皺得更緊，道：「據說這人不但刀法可怕，而且還學會了扶桑的『忍術』。他既已入了青龍會，想必就是傳說中的『青龍十二煞』之一。」

白玉京淡淡道：「想必是的。」

袁紫霞瞪著眼，道：「什麼叫忍術？」

白玉京道：「忍術就是種專門教你怎麼去偷偷摸摸害人的武功，你最好還是不要聽的好。」

袁紫霞道：「可是我想聽。」

白玉京道：「想聽我也不能說。」

袁紫霞道：「為什麼？」

白玉京道：「因為我也不懂。」

其實他當然並不是真的不懂。

忍術傳自久米仙人，到了德川幕府時，又經當代的名人「猿飛佐助」和「霧隱才藏」發揚光大，而雄霸扶桑武林。

這種武功傳說雖神秘，其實也不過是輕功、易容、氣功、潛水──這些武功的變形而已。比較特別的是他們能利用天上地下的各種禽獸器物，來躲避敵人的追蹤，其中又分為七派。

伊賀、甲賀、芥川、根來、那黑、武田、秋葉。

甲賀善於用貓，伊賀善於用鼠。

這些事白玉京雖然懂，卻懶得說，因為說起來實在太麻煩了。

你若想跟女人解釋一件很麻煩的事，那麼不是太有耐性，就是太笨。

方龍香沉思著，忽又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們等的是衛天鷹？」

白玉京道：「剛才他們自己說的。」

方龍香道：「他們說的話你能聽見？」

白玉京道：「聽不見，卻看得見。」

袁紫霞又不懂了，忍不住問道：「說話也能看見？怎麼看？」

白玉京道：「看他們的嘴唇。」

袁紫霞歎了口氣，道：「你真是個可怕的人，好像什麼事都瞞不過你。」

白玉京道：「你怕我？」

袁紫霞道：「嗯。」

白玉京道：「你怕我，是不是就應該聽我的話？」

袁紫霞笑了，這句話正是她問過白玉京的。她輕輕笑著道：「你真不是個好人。」

朱大少已大搖大擺地走了。

「你在這裡吃，吃完了立刻就回去。」

黑衣人匆匆扒了碗飯，就真的要匆匆趕回去。

白玉京忽然道：「朋友等一等！」

黑衣人停下腳步，卻沒有回頭。

白玉京笑道：「這裡的酒不錯，為何不過來共飲三杯？」

黑衣人終於慢慢地轉過身，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但目中的悲哀之色卻更深沉。

他的雙拳已握緊，一字字道：「我也很想喝酒，只可惜我家裡還有八個人要吃飯。」

這雖然是很簡單的一句話，但其中卻帶著種說不出的沉痛之意。

白玉京道：「你怕朱大少叫你走？」

黑衣人的回答更簡單：「我怕。」

白玉京道：「你不想做別的事？」

黑衣人道：「我只會武功。我本來也是在江湖中混的，但現在……」

他垂下頭，黯然道：「我雖已老了，但卻還不想死，也不能死。」

白玉京道：「所以你才跟著朱大少？」

黑衣人道：「是的。」

白玉京道：「你跟著他，並不是為了保護他，而是為了要他保護你！」

他說的話就和他的目光同樣尖銳。

黑衣人彷彿突然被人迎面摑了一掌，踉蹌後退，轉身衝了出去。

袁紫霞咬著嘴唇，道：「你……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傷人的心？」

白玉京目中也露出了哀痛之色，過了很久，才長長歎息了一聲，道：「因為我本就不是個好人……」

沒有人能聽清他說的這句話，因為就在這時，靜夜中忽然發出一聲慘呼。

一種令人血液凝結的慘呼。

呼聲好像是從大門外傳來的。方龍香一個箭步竄出，鐵鉤急揮，「砰」的，擊碎了窗戶。

大門上的燈光，冷清清照著空曠的院落，棺材已被抬進屋裡。

院子裡本來沒有人，但這時卻忽然有個人瘋狂般自大門外奔入。

一個和尚。

冷清清的燈光，照在他沒有戒疤的光頭上。

沒有戒疤，卻有血！

血還在不停地往外流，流過他的額角，流過他的眼睛，流入他眼角的皺紋。在夜色燈光下看來，這張臉真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他衝入院子，看到了窗口的方龍香，踉蹌奔過來，指著大門外，像是想說什麼。

他眼睛裡充滿了驚懼悲憤之色，嘴角不停地抽動，又像是有隻看不見的手，用力扯住了他的嘴角。

方龍香一掠出窗，沉聲道：「是誰？誰下的毒手？」

這和尚喉嚨裡格格的響，嘶聲道：「青──青──青──」

方龍香道：「青什麼？」

這和尚第二個字還未說出，四肢突然一陣痙攣，跳起半尺，撲地倒下。

方龍香皺著眉，喃喃道：「青什麼？……青龍？」

他慢慢地轉過頭，青龍會的三個人一排站在簷下，神色看來也很吃驚。

鮮血慢慢地從頭頂流下，漸漸凝固，露出了一點金光閃動。

方龍香立刻蹲下去，將他的頭擺到燈光照來的一邊。

他立刻看到了一枚金環。

直徑七寸的金環，竟已完全嵌在頭殼裡，只留一點邊。

方龍香終於明白這和尚剛才為何那麼瘋狂，那麼恐懼。

一枚直徑七寸的金環，無論嵌入任何人的頭殼裡，這人都立刻會變得瘋狂的。

白玉京皺著眉，道：「赤髮幫的金環？」

方龍香點點頭，站起來，眼睛盯著對面的第三個門，喃喃自語：「他為什麼要殺這和尚？」

「你為什麼不問他去？」

說話的人是朱大少。

他顯然也被慘呼聲驚動，匆匆趕出，正背負著雙手，站在燈下。

那黑衣人又影子般貼在他身後。

方龍香看著他，淡淡道：「萬金堂是幾時和赤髮幫結下深仇的？」

朱大少道：「深仇？誰說萬金堂跟他們那些紅頭髮的怪物有仇？」

方龍香道：「金魚缸是怎麼破的？」

朱大少笑了笑，道：「也許他們跟金魚有仇……你為什麼不問他去？」

方龍香道：「你想要我去問他？」

朱大少道：「隨便你。」

方龍香忽然冷笑著，突然走過去。

第三個門一直是關著的，但卻不知在什麼時候亮起了燈光。

方龍香沒有敲門，門就開了。

一個人站在門口，耳上的兩枚金環在風中「叮叮」的響，眼睛裡彷彿有火焰在燃燒著。

方龍香看著他耳上的金環，道：「苗幫主？」

苗燒天沉著臉，道：「方老闆果然好眼力。」

方龍香道：「剛才……」

苗燒天道：「剛才我在吃飯。我吃飯的時候從不殺人的。」

桌上果然擺著個金盤，盤子裡還有半條褪了皮的蛇。

苗燒天的嘴角彷彿還留著血跡。

方龍香忽然覺得胃部一陣收縮，就好像被條毒蛇纏住。

苗燒天用眼角瞟著院子裡的朱大少，冷冷道：「莫忘記只要是有金子的人，就可以打金環；只要有手的人，就可以用金環殺人。」

方龍香點點頭，他已不能開口。

他生怕會嘔吐。

隔壁的屋子裡，又有那老太太淒慘的哭聲隱隱傳了出來。

苗燒天「砰」的關上門，又去繼續享用他那頓豐富的晚餐。

青龍會的三個人已退了回去。

袁紫霞緊緊拉住白玉京的手，好像生怕他會忽然溜走。

和尚的屍體己僵硬。

方龍香皺著眉走過來，道：「是誰殺了他？為什麼要殺他？」

白玉京道：「因為他是個假和尚。」

方龍香道：「假和尚？……為什麼有人要殺假和尚？」

沒有人能回答這句話。

方龍香歎了口氣，苦笑道：「若是我算得不錯，外面一定還有個死和尚。」

白玉京道：「死的假和尚。」

袁紫霞緊緊拉住白玉京的手，走上小樓。

她的手冰涼。

白玉京道：「你冷？」

袁紫霞道：「不是冷，是怕。這地方怎會忽然來了這麼多可怕的人？」

白玉京笑了笑，道：「也許他們都是為了你而來的。」

袁紫霞臉色更蒼白，道：「為了我？」

白玉京道：「越可怕的人，越喜歡好看的女人。」

袁紫霞笑了，展顏道：「你呢？你豈非也是個很可怕的人？」

白玉京道：「我……」

他忽然發現袁紫霞的房門是開著的。他記得他們下樓時曾經關上門，而且還留著一盞燈。

現在燈猶未熄，屋裡卻已亂得好像剛有七八個頑童在這裡打過架一樣。

袁紫霞隨手帶的箱子，也被翻得亂七八糟。一些女人不該讓男人看到的東西，散落一地。

袁紫霞又羞，又急，又害怕，失聲道：「有──有賊。」

白玉京的手推開隔壁的窗子，他的屋裡更亂。

袁紫霞不讓他再看，已拉著他奔入自己的屋裡，先將一些最不能讓男人看的東西藏在被裡，連耳根都紅了。

白玉京道：「有沒有什麼東西不見？」

袁紫霞紅著臉，道：「我……我根本就沒什麼東西好讓賊偷的。」

白玉京冷笑道：「來的也許不是賊。」

袁紫霞道：「不是賊為什麼要闖進別人屋裡來亂翻東西？」

白玉京道：「看來他們果然是來找我的。」

袁紫霞道：「找你？誰？為什麼要找你？」

白玉京沒有回答，走過去推開後窗。

陰沉沉的小巷子裡，已沒有人。

要飯的、賣藕粉的、戴紅纓帽的官差，已全部不知到哪裡去了。

白玉京道：「我出去看看。」

他剛轉身，袁紫霞已衝過來拉住他的手，道：「你……你千萬不能走，我……我……我死也不敢一個人留在這屋子裡。」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可是我……」

袁紫霞道：「求求你，求求你，現在我真的怕得要命。」

她的臉蒼白如紙，豐滿堅實的胸膛起伏不停。

白玉京看著她，目光漸漸柔和，道：「現在你真的怕得要命？」

袁紫霞道：「嗯。」

白玉京道：「剛才呢？」

袁紫霞垂下頭，道：「剛才……剛才我還有點假裝的。」

白玉京道：「為什麼要假裝？」

袁紫霞道：「因為我……」

她蒼白的臉又紅了，忽然用力捶他的胸，道：「你為什麼一定要逼著人家說出來？你真不是好人。」

白玉京道：「我既然不是好人，你還敢讓我留在屋子裡？」

袁紫霞的臉更紅，道：「我……我可以把床讓給你睡，我睡在地上。」

白玉京道：「我怎麼忍心讓你睡在地上？」

袁紫霞咬著嘴唇，道：「沒關係，只要你肯留下來，什麼都沒關係。」

白玉京道：「還是你睡床。」

袁紫霞道：「不──」

袁紫霞睡在床上。

白玉京也睡在床上。

他們都脫了鞋子躺在床上──只脫了鞋子，其餘的衣服卻還穿得整整齊齊的。

兩個人都睜大了眼睛，看著屋頂。

過了很久，袁紫霞才輕輕歎息了一聲，道：「我真沒有想到你是個這樣的人。」

白玉京道：「我也沒有想到。」

袁紫霞道：「你……是不是怕有人闖進來？」

白玉京道：「不完全是。」

袁紫霞道：「不完全是？」

白玉京道：「我雖然不是君子，卻也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他伸出手，輕撫著她的手，柔聲道：「也許就因為我喜歡你，所以才不願意趁你害怕的時候欺負你，何況，這種情況本就是我造成的。」

袁紫霞瞪著眼道：「你難道故意叫那些人來嚇我？」

白玉京苦笑道：「那倒不是，但他們卻的確是來找我的。」

袁紫霞道：「為什麼來找你？」

白玉京道：「因為我身上有樣東西，是他們很想要的東西。」

袁紫霞眼波流動，道：「你會不會認為我也是為了想要你那樣東西，才來找你的？」

白玉京道：「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袁紫霞道：「假如我也是呢？」

白玉京道：「那麼我就給你。」

袁紫霞道：「把那樣東西給我？」

白玉京道：「嗯。」

袁紫霞道：「那樣東西既然如此珍貴，你為什麼隨隨便便就肯給我呢？」

白玉京道：「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你開口，我立刻就給你。」

袁紫霞道：「真的？」

白玉京道：「我現在就給你。」

他真的已伸手到懷裡。

袁紫霞卻忽然翻過身，緊緊地抱住了他。

她全身都充滿了感情，柔聲道：「我什麼都不要，我只要你陪著我……」

她聲音哽咽，眼淚忽然流了下來。

白玉京道：「你在哭？」

袁紫霞點點頭，道：「因為我太高興了。」

她在白玉京臉上，擦乾了她自己臉上的眼淚，道：「可是我也有些話要先告訴你。」

白玉京道：「你說，我聽。」

袁紫霞道：「我是從家裡偷偷跑出來的，因為我母親要逼我嫁給個有錢的老頭子。」

這是個很平凡，也很俗的故事。

可是在這一類的故事裡，卻不知包含著多少人的辛酸眼淚。

只要這世上還有貪財的母親，好色的老頭子，這一類的故事就永遠都會繼續發生。

袁紫霞道：「我跑出來的時候，身上只帶了一點點首飾，現在卻已經快全賣光了。」

白玉京在聽著。

袁紫霞道：「我自己又沒有賺錢的本事，所以……所以就想找個男人。」

女人在活不下去的時候，通常都一定會想去找個男人。

這種事也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袁紫霞道：「我找到你的時候，並不是因為我喜歡你，只不過因為我覺得你好像很能幹，一定可以養得活我。」

白玉京在笑，苦笑。

袁紫霞輕輕歎息了一聲，道：「可是現在不同了。」

白玉京道：「有什麼不同？」

他的聲音還是有點發苦。

袁紫霞柔聲道：「現在我才知道，我永遠再也不會找到比你更好的男人。我能找到你，實在是我的運氣。我……我實在太高興。」

她的淚又流下，緊擁著他，道：「只要你肯要我，我什麼都給你，一輩子不離開你……」

白玉京情不自禁，也緊緊地抱住了她，柔聲道：「我要你。我怎麼會不要你？」

袁紫霞破涕為笑，道：「你肯帶我走？」

白玉京道：「從今後，無論我到哪裡，都一定帶你去。」

袁紫霞道：「真的？」

她不讓白玉京開口，又掩住他的嘴，道：「我知道你是真的。我只求你不要再去跟那些人嘔氣。我們可以不理他們，可以偷偷地走。」

白玉京輕吻著她臉上的淚痕，道：「我答應你，我絕不再去跟他們嘔氣。」

袁紫霞道：「我們現在就走？」

白玉京歎道：「現在他們只怕還不肯就這樣讓我們走。只要等到明天早上，我一定有法子帶你走的。以後誰也不會再來麻煩我們。」

袁紫霞嫣然一笑，目光中充滿了喜悅，也充滿了對未來幸福的憧憬。

她終於已得到她所要的。

美麗的女人，豈非總是常常能得到她們所要的東西。

## 第四章 僵 屍

長夜未盡。

剛剛有星升起，又落了下去。大地寂靜，靜得甚至可以聽見湖水流動的聲音。

大門上的燈籠，輕輕地在微風中搖曳，燈光也更暗了。

袁紫霞蜷伏在白玉京懷裡，已漸漸睡著。

她實在太疲倦，疲倦得就像是一隻迷失了方向的鴿子，現在終於找到了她可以安全棲息之處。

也許她本來不想睡的，但眼簾卻漸漸沉重，溫柔而甜蜜的黑暗終於將她擁抱。

白玉京看著她，看著她挺直的鼻子，長長的睫毛。他的手正輕撫著她的腰。

然後他的手突然停下，停在她的睡穴上。

他沒有用力，只輕輕一按，卻已足夠讓她甜睡至黎明了。

於是他悄悄地下了床，提起了他的靴子，悄悄地走了出去。

他怎麼能放心留下她一個人在屋裡呢？難道他不怕那些人來傷害她？

他不怕。因為他已決心要先去找那些人。他決心要將這件事在黎明前解決。

那時他就可以帶著她走了。

他答應過她的。

他不是鴿，是鷹。但他也已飛得太疲倦，也想找個可以讓他安全棲息之處。

燈光冷清清地照著院子裡的一棚紫翅花，花也在風中搖曳。

白玉京穿上靴子，靴子陳舊而舒服。

他心裡也覺得很舒服，因為他知道他已作了最困難的決定，他今後一生都將從此改變。

奇怪的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大的改變，卻往往是在一剎那間決定的。

是不是因為這種情感太強烈，所以才來得如此快？

──愛情本就是突發的，只有友情才會因累積而深厚。

方龍香住的地方，就在小樓後。

白玉京剛走過去，就發現方龍香已推開門，站在門口看著他。

他看來完全清醒，顯然根本沒有睡過。

白玉京道：「你屋裡有女人？」

方龍香道：「今天的日子不好，所以這地方連女人都忽然缺貨。」

白玉京道：「你為什麼不娶個老婆，也免得在這種時候睡不著。」

方龍香道：「我還沒有瘋。」

白玉京道：「我卻瘋了。」

方龍香道：「每個男人都難免偶爾發一兩次瘋的，只要能及時清醒就好。」

白玉京笑了笑，只笑了笑。

他知道自己現在的感情，絕不是小方這種人能瞭解的。

方龍香也笑了笑，道：「但我倒沒想到你這麼夠朋友，今天晚上居然還有空來找我。」

白玉京道：「我不是來找你的；我要你去找人。」

方龍香道：「找誰？」

白玉京道：「你知不知道那戴紅纓帽的官差，和那賣藕粉的到哪裡去了？」

方龍香皺了皺眉，道：「他們沒有去找你，你反倒要找他們？」

白玉京道：「你難道不懂得先發制人？」

方龍香想了想，道：「也許我可以找到他們。」

白玉京道：「好，你去找他們來，我在吃飯的餐廳等。」

方龍香看著他，有些猶疑，又有些懷疑，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想幹什麼？」

白玉京道：「只不過想送點東西給他們。」

方龍香道：「什麼東西？」

白玉京道：「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方龍香歎了口氣，道：「好吧，我去找，只希望你不要在那裡殺人，也不要被人殺，免得我以後吃不下飯去。」

朱大少似也睡著了。

突然間，窗子「砰」的被震開，一個人站在窗口，在一瞬間，這人已到了他床前，手裡的劍鞘已抵住了他的咽喉。

「跟我走。」

朱大少只有跟著走。

他從未想到世上竟有這麼快的身手。他走出門時，那黑衣人又影子般跟在了他身後──不是為了保護他，是為了要他保護。

他走出門，就發現苗燒天和青龍會的那三個人已站在院子裡，臉色也並不比他好看多少。

燈已燃起，十盞燈。

燈光雖明亮，但每個人的臉色卻還是全都難看得很。

白玉京卻是例外，他臉上甚至還帶著微笑。

只可惜沒有人去看他的臉，每個人眼睛都盯在他的劍上。

陳舊的劍鞘，纏在劍柄上的緞子也同樣陳舊，已看不出本來是什麼顏色。

「這把劍一定殺過很多人的。」

在這陳舊劍鞘中的劍，一定鋒利得可怕，因為這本就是江湖中最可怕的一把劍。

長生劍！

他只有殺人，從沒有人能殺死他。

朱大少忽然懊悔，不該得罪苗燒天，否則他們兩人若是聯手，說不定還有希望，但現在……

現在他忽然看到白馬張三和趙一刀走了進來，這兩人無疑也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朱大少眼睛裡立刻又充滿希望……

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現在自己只有兩種選擇。

殺人！或者被殺！

每個人都想錯了。

白玉京也知道他們想錯了，卻故意沉下了臉，道：「各位為什麼到這裡來，原因我已知道。」

沒有人答話。在這屋裡的人，簡直沒有一個不是老江湖。老江湖不到必要時，是絕不肯開口說話的。

白玉京說完了這句話也停下來，目光盯著朱大少，然後一個個看過去，直看到趙一刀，才緩緩道：「我是誰，各位想必也知道。」

每個人都點了點頭，眼睛不由自主又往那柄劍上瞟了過去。

白玉京忽然笑了笑，道：「各位想要的東西，就在我身上。」

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大了，眼睛裡全都充滿了渴望、企求、貪婪之色。

白馬張三本來是個很英俊的男人，但現在卻忽然變得說不出的可憎。

只有那黑衣人，臉上還是全無表情，因為他心裡沒有慾望。

他平常本是個很醜陋的人，但在這群人中，看來卻忽然變得可愛起來。

白玉京道：「各位若想要這樣東西，也簡單得很，只要各位答應我一件事。」

朱大少忍不住道：「什麼事？」

白玉京道：「拿了這樣東西，立刻就走，從此莫要再來找我。」

大家的眼睛睜得更大了，顯得又驚奇，又歡喜。誰也想不到他的條件竟是如此簡單容易。

朱大少輕咳了兩聲，勉強笑道：「我們和白公子本來沒有過節，白公子的俠名，我們更早已久仰，只要能拿到這樣東西，我們當然立刻就走，而且，我想以後也絕不會有人敢再來打擾白公子。」

趙一刀立刻點頭表示同意；白馬張三和青龍會的三個人當然也沒什麼話可說；苗燒天卻有話說。

他忽然問道：「卻不知白公子打算將這樣東西給誰？」

白玉京道：「這就是你們自己的事了。你們最好自己先商量好。」

白馬張三看了看苗燒天，又看了看朱大少，皺眉不語。

青龍會的三個人好像要站起來說話，但眼珠子一轉，卻又忍住。

朱大少忽然道：「這東西本是從青龍會出來的，自然應該交還給青龍會的大哥們。」

趙一刀拊掌道：「不錯！有道理。」

青龍會的三個人也立刻站起來，向他們兩人躬身一揖。

其中一人道：「兩位仗義執言，青龍會絕不敢忘記兩位的好處。」

趙一刀欠身道：「不敢。」

朱大少微笑道：「萬金堂日後要仰仗青龍會之處還有很多，三位大哥又何必客氣！」

這人看來雖然像是個飽食終日的大少爺，但說話做事，卻全都精明老練得很，正是個標準的生意人。

見風轉舵，投機取巧，這些事他好像天生就懂得的。

苗燒天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裡雖然不服，卻也無可奈何。

白玉京道：「這件事是不是就如此決定了？」

苗燒天道：「哼。」

白玉京長長吐出口氣，從懷裡拿出個織金的錦囊，隨手拋在桌上。不管囊中裝的是什麼，這錦囊看來已經是價值不菲之物，但他卻隨手一拋，就好像拋垃圾一樣。

大家眼睛盯著這錦囊，面面相覷，卻沒有一個人說得出話來。

白玉京冷冷道：「東西已經在桌上，你們為什麼還不拿去？」

青龍會的三個人對望了一眼，其中一人走過來，解開錦囊一抖，幾十樣彩色繽紛的東西，就立刻滾落在桌上，有波斯貓眼石、天竺的寶石、和闐的美玉、龍眼般大的明珠，連燈光都彷彿亮了起來。

白玉京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看著這堆珠寶，眼睛裡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這些東西得來並不容易，他也曾花過代價。

他很瞭解它所代表的是什麼東西──好的酒、華麗的衣服、乾淨舒服的床、溫柔美麗的女人，和男人們的羨慕尊敬。

這些都是一個像他這樣的男人不可缺少的，但現在，他捨棄了它們，心裡卻絲毫沒有後悔惋惜之意。

因為他知道他已得到更好的；因為世上所有的財富，也不能填滿他心裡的寂寞空虛。

而現在他卻已不再寂寞空虛。

財富就擺在桌上，奇怪的是，到現在還沒有人伸手來拿。

更奇怪的是，這些人眼睛裡非但沒有歡喜之色，反而顯得很失望。

白玉京抬起頭，看著他們，皺眉道：「你們還想要什麼？」

朱大少搖搖頭，青龍會的三個人也搖了搖頭。

朱大少忽然道：「白公子在這裡稍候，我們出去一趟，馬上就回來。」

白玉京道：「你們還要商量什麼？」

朱大少勉強笑道：「一點點小事。」

白玉京看著他，遲疑著，終於讓他走了出去。

所有的人全都走了出去。

白玉京冷笑著。對這些人，他根本全無畏懼，也不怕他們有什麼陰謀詭計。

他甘心付出這些，只因為他要好好地帶著她走，不願她再受到任何驚嚇傷害。

他自己也不願再流血了。為了這些東西流血，實在是件愚蠢可笑的事。

但他們現在還想要什麼呢？他猜不透。

窗戶是開著的，他可以看見他們的行動。沒有一個人到小樓那邊去，小樓上還是很平靜。

她一定還睡得很甜。

睡著了時，她看來就像是個嬰兒，那麼純真，那麼甜蜜。

白玉京嘴角不禁露出一絲笑意……

忽然間，所有的人居然真的全回來了，每個人手裡都提著個包袱，放在桌上，解開。

白馬張三帶來的是一斛明珠。

苗燒天是一疊金葉子。

青龍會是一箱白銀。

朱大少是一張嶄新的銀票。

這些東西無論對誰說來，都已是一筆財富，價值絕不在白玉京的珠寶之下。

白玉京忍不住問道：「各位這是做什麼？」

朱大少站起來，道：「這是我們對白公子的一點敬意，請白公子收下。」

白玉京本是很難被感動的人，但現在卻也不禁怔住。

他們不要他的珠寶，反而將財富送來給他。

這是為了什麼？

他也想不通。

朱大少輕輕地咳嗽著，又道：「我們……我們也想請白公子答應一件事。」

白玉京道：「什麼事？」

朱大少道：「白公子在這裡不知道還打算逗留多久？」

白玉京道：「我天亮就要走的。」

朱大少展顏笑道：「那就好極了。」

白玉京道：「你說是什麼事？」

朱大少笑道：「白公子既要走了，還有什麼別的事！」

白玉京又怔住。

他本來以為他們不讓他走的，誰知他們卻只希望他快走，而且還情願送他一筆財富。

這又是為了什麼？

他更想不通。

朱大少遲疑著，又道：「只不過，不知道白公子是不是一個人走？」

白玉京忽然明白了。

原來他們要找的並不是他，而是袁紫霞，只不過因為顧忌他的長生劍，所以才一直都不敢下手。

他們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也要得到她，對她究竟有什麼目的？

她若真的只不過是個逃婚出走的女孩子，又怎麼會引動這麼多威鎮一方的武林高手？

難道她說的全是謊話？

難道她這麼樣說，只不過是為了要打動他，要他保護她？

是不是就因為這緣故，所以她才求他不要再理這些人，求他帶著她悄悄地走？

白玉京的心沉了下去。

每個人都在看著他，等著他回答。

桌上的珠寶黃金，在燈下閃著令人眩目的光，但卻沒有人去看一眼。

他們所要的，價值當然更大。

那是什麼呢？

是袁紫霞這個人，還是她身上帶的東西？

朱大少看著他臉上的表情，試探著道：「我們也已知道，白公子和那位袁姑娘，只不過是萍水相逢而已，白公子當然不會為了她而得罪朋友。」

白玉京冷冷道：「你們不是我的朋友。」

朱大少賠笑道：「我們也不敢高攀。只不過，像袁姑娘那樣的女人，白公子以後一定還會遇見很多，又何必……」

白玉京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們要的不是她這個人？」

朱大少笑了，道：「當然不是。」

白玉京道：「你們究竟要的是什麼？」

朱大少目光閃動，道：「白公子不知道？」

白玉京搖搖頭。

朱大少臉上露出了詭譎的笑容，緩緩道：「也許白公子還是不知道的好。」

他顯然生怕白玉京也想來分他們一杯羹，所以還是不肯說出那樣東西是什麼。

那東西的價值，無疑比這裡所有的黃金珠寶更大。

白玉京卻更想不通了。

袁紫霞身上哪有什麼珍貴之物？她整個房子豈非已全都被他們翻過。

朱大少道：「依我看，這件事白公子根本就不必考慮。有了這麼多金銀珠寶，還怕找不著美如天仙的女人？」

白玉京慢慢地將自己的珠寶，一粒粒拾起來，放回錦囊裡。

然後他就走了出去。

他連一句話都不再說，就走了出去。

每個人都在瞪著他，目中都帶著懷恨之色，但卻沒有人出手。

因為他們還要等一個人，一個能對付長生劍的人。

他們對這個人有信心。

長夜猶未盡。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但空氣卻是寒冷清新的。

白玉京抬起頭，長長地呼吸……

他忽然發現小樓上的窗戶裡，被燈光映出了兩條人影。

一個人的影子苗條纖秀，是袁紫霞；還有一個人呢？

兩個人的影子距離彷彿很近。

他們是不是正在悄悄地商議著什麼？

朱大少、趙一刀、苗燒天、白馬張三和青龍會的三個全都在樓下。

樓上這個人是誰呢？

白玉京手裡緊握著劍鞘，他的手比劍鞘更冷。

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應該上樓去。

長夜未盡，風中卻似已帶來黎明的消息，變得更清新，更冷。

白玉京靜靜地站在冷風裡。

他希望風越冷越好，好讓他清醒些。

從十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在江湖中流浪，到現在已十四年。

這十四年來，他一直都很清醒，所以他直到現在還活著。

無論誰若經歷過他遭遇到的那些折磨、打擊和危險，要想活著都不太容易。

「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他心裡在冷笑。

江湖中對他的傳說，他當然也聽說過。只有他自己心裡知道，他能活到現在，只不過因為他頭腦一直都能保持冷靜。

現在他更需要冷靜。

窗上的人影，彷彿又靠近了些。

他盡量避免去猜這個人是誰，因為他不願猜疑自己的朋友。

小方是他的朋友。

既然別的人都在樓下，樓上這人不是方龍香是誰？

小方無疑也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人，也許比他更有力量保護她。

她就算投向小方的懷抱，也並不能算是很對不起他，因為他們之間本就沒有任何約束。

「這樣也許反倒好些，反倒沒有煩惱。」

白玉京長長吐出口氣，盡力使自己不要再去想這件事。

但也不知為什麼，他心裡卻還是好像有根針在刺著，刺得很深。

他決心要走了。就這樣悄悄地走了也好，世上本沒有什麼值得太認真的事。

他慢慢地轉過身。

但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袁紫霞的一聲驚呼。

呼聲中充滿驚懼之意，就像一個人看見毒蛇時發出的呼聲一樣。

白玉京已箭一般竄上了小樓。「砰」的，撞入了窗戶。

屋裡當然有兩個人。

袁紫霞臉上全無血色，甚至比看見毒蛇時還要驚慌恐懼。

她正在看著對面的一個人，這人的確比毒蛇可怕。

他長髮披肩，身子僵硬，一張臉上血跡淋漓，看來就像是個殭屍。

這人不是小方。

在這一剎那，白玉京心裡不禁掠過一絲歉疚之意。一個人實在不該懷疑朋友的。

但現在已沒有時間來讓他再想下去。

他剛撞進窗戶，這殭屍已反手向他抽出了一鞭子。

鞭子如靈蛇，快而準。

這殭屍的武功竟然也是江湖中的絕頂高手。

白玉京身子凌空，既不能退，也無力再變招閃避，眼見長鞭已將捲上他的咽喉。

但世上還沒有任何人的鞭子能捲住他咽喉。

他的手一抬，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間，用劍鞘纏住了長鞭，扯緊。

他另一隻手已閃電般拔出了劍。

劍光是銀色的，流動閃亮，亮得令人幾乎睜不開眼睛。

他腳尖在窗櫺上一點，水銀般的劍光已向這殭屍削了過去。

這殭屍長鞭撒手，凌空翻身。

猝然間，滿天寒星，暴雨般向白玉京撒下。

白玉京劍光一卷，滿天寒星忽然間就已全部沒有了蹤影。

但這時殭屍卻已「砰」的撞出了後面的窗戶。

白玉京怎麼能讓他走！

他身形掠起，眼角卻瞥見袁紫霞竟似已嚇得暈了過去。

那些人就在樓下，他也不忍將她一個人留在這裡。

是追？還是不追呢？

在這一瞬間，他實在很難下決定。幸好這時他已聽見了小方的聲音：「什麼事？」

「我把她交給你……」

一句話未說完，他已如急箭般竄出窗子。

誰知這個殭屍看來雖僵硬如木，身法卻快如流星。

就在白玉京微一遲疑間，他已掠出了七八丈外，人影在屋脊上一閃。

白玉京追過去時，他已不見了。

遠處忽然響起雞啼。

難道他真的是殭屍，只要一聽見雞啼聲，就會神秘地消失？

東方已露出淡青，視界已較開闊。

附近是空曠的田野，空曠的院子，那樹林還遠在三十丈外。

無論誰也不可能在這一瞬間，掠出三四十丈的，就連昔日輕功天下無雙的楚香帥，也絕不可能有這種能力！

風更冷。

白玉京站在屋脊上，冷靜地想了想，忽然跳了下去。

下面是一排四間廂房。第三間本是苗燒天住的地方，現在屋裡靜悄悄，連燈光都已熄滅。

第二間屋裡，卻還留著盞孤燈。

慘淡的燈光，將一個人的影子照在窗上，佝僂的身形，微駝的背，正是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

他顯然還在為了自己親人的死而悲傷，如此深夜，還不能入睡。

也許她並不完全是在哀悼別人的死，而是在為自己的生命悲傷。

一個人到了老年時，往往就會對死亡特別敏感恐懼。

白玉京站在窗外，靜靜地看著她，忍不住輕輕歎息了一聲。

奇怪的是，人在悲傷時，有些感覺反而會變得特別敏銳。

屋子裡立刻有人在問：「誰？」

「我。」

「你是誰？」

白玉京還沒有回答，門已開了。

這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手扶著門，駝著背站在門口，用懷疑而敵視的目光打量著他，又問了一句：「你是誰？來幹什麼？」

白玉京沉吟著，道：「剛才好像有個人逃到這裡來了，不知道有沒有驚動你老人家？」

老太婆怒道：「人？三更半夜的哪有什麼人？你是不是活見鬼了。」

白玉京知道她心情不好，火氣難免大些，只好笑了笑，道：「也許是我看錯了，抱歉。」

他居然什麼都不再說了，抱了抱拳，就轉過身，走下院子，長長地伸了個懶腰，彷彿覺得非常疲倦。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咕咚」一聲。

那老太婆竟倒了下去，疲倦、悲哀，和蒼老，就像是一包看不見的火藥，忽然在她身體裡爆炸，將她擊倒。

白玉京一個箭步竄過去，抱起了她。

她的脈搏還在跳動，還有呼吸，只不過都已很微弱。

白玉京鬆了口氣，用兩根手指捏住她鼻下人中，過了很久，她蒼白的臉上才漸漸有了血色，脈搏也漸漸恢復正常。

但她的眼睛和嘴卻都還是緊緊閉著，嘴角不停地流著口水。

白玉京輕聲道：「老太太，你醒醒……」

老太婆忽然長長吐出口氣，眼睛也睜開了一線，彷彿在看著白玉京，又彷彿什麼都沒有看到。

白玉京道：「你不要緊的，我扶你進去躺一躺就沒事了。」

老太婆掙扎著，喘息著，道：「你走，我用不著你管。」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白玉京又怎麼能拋下她不管。

他用不著費力，就將她抱起來。

這也許還是他第一次抱著個超過三十歲的女人進房門。

棺材就停在屋裡，一張方桌權充靈案，點著兩支白燭，三根線香。

香煙繚繞，燭光暗淡，屋子裡充滿了陰森淒涼之意。那小男孩躺在床上，也像是個死人般睡著了。

小孩子只要一睡著，就算天塌下來，也很難驚醒的。

白玉京遲疑著，還不知道該將這老太婆放在哪裡。

忽然間，老太婆在他懷裡一翻，兩隻鳥爪般的手已扼住了他的咽喉。

她出手不但快，而且有力。

白玉京呼吸立刻停止，一雙眼珠子就像是要在眼睛中迸裂。

他的劍剛才已插入腰帶，此刻就算還能抓住劍柄，也已沒力氣拔出來。

老太婆臉上露出獰笑，一張悲傷、蒼老的臉，忽然變得像是條惡狼。

她手指漸漸用力，獰笑著道：「長生劍，你去死吧！──」

這句話還未說完，突然覺得有件冰冷的東西刺入了自己的肋骨。

是柄劍。

再看白玉京的臉，非但沒有扭曲變形，反而好像在微笑。

她忽然覺得自己扼住的，絕不像是人的脖子，卻像是一條又滑又軟的蛇。

然後又是一陣尖錐般的刺痛，使得她十根手指漸漸鬆開。

劍已在白玉京手上。

劍尖已刺入她的肋骨，鮮血已滲出，染上她剛換上的麻衣。

白玉京看著她，微笑道：「你的戲演得實在不錯，只可惜還是瞞不過我。」

老太婆目中充滿驚慌恐懼，顫聲道：「你……你早已看出來了。」

白玉京笑道：「真正的老太婆，醒得絕沒有那麼快，也絕沒有這麼重。」

劍光一閃，削去了她頭上一片頭髮。

她蒼蒼的白髮下，頭髮竟烏黑光亮如綢緞。

老太婆歎了口氣，道：「你怎麼知道老太婆應該有多重？」

白玉京道：「我就是知道。」

他當然知道。他抱過的女人也不知有多少，很少有人經驗能比他更豐富。

老太婆筋肉已鬆，骨頭也輕了。他一抱起她，就知道她絕不會超過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的女人，若是保養得好，胴體仍然是堅鋌而有彈性的。

老太婆道：「現在你想怎麼樣？」

白玉京道：「這就得看你了。」

老太婆道：「看我？」

白玉京道：「看你是不是肯聽話。」

老太婆道：「我一向聽話。」

她的眼睛忽然露出一種甜蜜迷人的笑意，用力在臉上搓了搓，就有層粉末細雨般掉了下來。

一張成熟、美麗、極有風韻的臉出現了。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你果然不是老太婆。」

這女人媚笑道：「誰說我老？」

她的手還在解著衣鈕，慢慢地拉開了身上的白麻衣服。

衣服裡沒有別的，只有一個豐滿、堅挺、成熟而誘人的胴體，甚至連胸膛都沒有下墜。

白玉京看著她胸膛時，她胸膛上頂尖的兩點就漸漸挺硬了起來。

她用自己的指尖輕撫著，一雙眼睛漸漸變成了一條線，一根絲。

她輕咬著嘴唇，柔聲道：「現在你總該已看出，我是多麼聽話了。」

白玉京只有承認。

她媚笑道：「我看得出你是個有經驗的男子，現在為什麼卻像個孩子般站看？」

白玉京道：「你難道要我就在這裡？」

她笑得更媚更蕩，道：「這裡為什麼不行？老鬼已死了，小鬼也已睡得跟死人差不多，你只要關上房門……」

門是開著的，白玉京不由自主，去看了一眼，忽然間，床上死人般睡著的孩子鯉魚打挺，一個翻身，十餘點寒星暴射而出。這孩子的出手竟也又快又毒，更可怕的是，絕沒有人能想到這麼樣一個孩子出手也會如此狠毒，何況白玉京面前是站著個赤裸裸的女人。世上還有什麼能比一個赤裸著的美麗女人更令男人變得軟弱迷糊？

這暗器幾乎已無疑必可致命。

但白玉京卻似早已算準這一著，劍光一圈，這些致命暗器已全沒了影。

女人咬了咬牙，厲聲道：「好小子，老娘跟你拼了。」

那孩子身子躍起，竟從枕頭下拔了兩柄尖刀出來，拋了柄給女人。

兩柄尖刀立刻閃電般向白玉京劈下。

就在這時，棺材的蓋子突然掀起，一根鞭子毒蛇般捲出，捲住了白玉京的腰。

這一鞭才是真正致命的。

白玉京的腰已被鞭子捲住，兩柄尖刀閃電般向他刺了過來，他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他沒有閃避，反而向尖刀上迎了過去。棺材裡的人只覺得一股極大的力量將他一拉，已將他從棺材裡拉出。這人正是剛才突然在曙色中消失了的殭屍。

他眼看著兩柄刀已刺在白玉京身上，誰知突然又奇蹟的跌下，「噹」的，跌在地上。女人和孩子的手腕已多了一條血口。

白玉京的劍本身就像是奇蹟，劍光一閃，削破了兩人的手腕，再一閃，就削斷了長鞭。

殭屍本來正用力收鞭，鞭子一斷，他整個人就立刻失去重心，「砰」的一聲撞在後面的窗戶上。

孩子和女人的驚呼還沒有出聲，白玉京已反手一個肘拳，打中孩子的胃。他只覺眼前一陣黑暗，連痛苦都沒有感覺到，就已暈了過去。那女人的臉已因驚懼而扭曲，轉身想逃。她上身剛轉過去，白玉京的劍柄已敲在她後腦上──她暈得比孩子還快。

殭屍背貼著窗戶，看著白玉京，眼睛裡也充滿了恐懼之色。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現在看著的是一個人。人怎會有這麼快的出手？

白玉京也在看著他，冷冷道：「這次你為什麼不逃了？」

殭屍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我本就沒有得罪你，為什麼要逃。」

白玉京道：「你的確沒有得罪我，只不過想要我的命而已。」

殭屍道：「那也是你逼著我們的。」

白玉京道：「哦。」

殭屍道：「我想要的，只不過是那女人從我這裡騙走的東西。」

白玉京皺了皺眉，道：「她騙走了你什麼？」

殭屍道：「一張秘圖。」

白玉京道：「秘圖！什麼秘圖？藏寶的秘圖？」

殭屍道：「不是。」

白玉京道：「不是？」

殭屍道：「這張圖的本身就是寶藏。無論誰有了這張圖，不但可以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也可以成為世上最有權力的人。」

白玉京道：「為什麼？」

殭屍道：「你不必問我為什麼，但只要你答應放過我，我就可以幫你找到這張圖。」

白玉京道：「哦。」

殭屍道：「只有我知道，這張圖一定在她身上。」

白玉京沉吟著，忽然笑了笑，道：「既然一定在她身上，又何必要你幫我去找？」

殭屍道：「因為她絕不會對你說實話的，她絕不會對任何人說實話的。可是我不但知道她的秘密，還知道……」

他的聲音突然停頓、斷絕，一隻鐵鉤從窗外伸進來，一下子就鉤住了他的咽喉，他沒有再說一個字，眼睛已凸出，鮮血已從迸裂的眼角流下來。

然後他整個人就像是突然被抽乾，突然萎縮。若不是親眼看見的人，絕對想不到這種情況有多麼可怕。看見過的人，這一生就永遠不會忘卻。

白玉京只覺得自己的胃也在收縮，幾乎已忍不住開始要嘔吐。

他看著方龍香慢慢地走進來，用一塊雪白的絲巾，擦著鐵鉤上的血。

白玉京沉著臉，道：「你不該殺他的。」

方龍香笑了笑，道：「你為什麼不看看他的手？」

殭屍已倒下，兩隻手卻還是握得很緊。

方龍香淡淡道：「你以為他真的在跟你聊天？我若不殺了他，你現在只怕已變成了蜂窩。」

他用鐵鉤挑斷了殭屍手上筋絡，手鬆開，滿把暗器散落了下來。一隻手裡，就握著四種形狀不同的暗器。

方龍香道：「我知道你的長生劍是暗器的剋星，但我還是不放心。」

白玉京道：「為什麼？」

方龍香道：「因為我也知道這人的暗器一向很少失手的。」

白玉京道：「他是誰？」

方龍香道：「長江以南，用暗器的第一高手公孫靜。」

白玉京道：「青龍會的公孫靜？」

方龍香道：「不錯。」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但你還是不該這麼快就殺了他的。」

方龍香道：「為什麼？」

白玉京道：「我還有很多話要問他。」

方龍香道：「你可以問我。」

他走過去，帶著欣賞的眼光，看著地上的女人，歎息著道：「想不到公孫靜不但懂得暗器，也很懂得選女人。」

白玉京道：「這是他的女人？」

方龍香道：「是他的老婆。」

白玉京道：「這小孩是他的兒子？」

方龍香又笑了，道：「小孩子？……你以為這真是個小孩？」

白玉京道：「不是。」

方龍香道：「這小孩子的年紀至少比你大十歲。」

他用腳踢這孩子的臉，臉上也有粉末落了下來。

這孩子的臉上竟已有了皺紋。

方龍香道：「這人叫毒釘子，是個天生的侏儒，也是公孫靜的死黨。」

白玉京忍不住歎了口氣，苦笑道：「死人不是死人，孩子不是孩子，老太婆不是老太婆……這倒真妙得很。」

方龍香淡淡道：「只要再妙一點點，你就已經是個死人了。」

白玉京道：「青龍會的勢力遍佈天下，他們既然是青龍會的人，行蹤為什麼要如此詭秘？」

方龍香道：「因為最想要他們的命的，就是青龍會。」

白玉京道：「為什麼？」

方龍香道：「因為公孫靜做了件讓青龍會丟人的事。」

白玉京道：「什麼事？」

方龍香道：「一樣關係很重大的東西，在他的手裡被人騙走了。當然他知道青龍會的規矩。」

白玉京道：「所以他才帶著他的老婆和死黨，易容改扮到這裡，為的就是想追回那樣東西？」

方龍香道：「不錯。」

白玉京道：「這些事你怎麼會知道的？」

方龍香笑了笑，道：「你難道忘了我是幹什麼的？」

白玉京道：「那樣東西真的在袁紫霞身上？」

方龍香道：「這你就該問她自己了。」

白玉京道：「她人呢？」

方龍香道：「就在外面。」

白玉京立刻走出去，方龍香就讓路給他出去。突然間，一把鐵鉤劃破他手腕，長生劍「叮」的跌落在地，接著，一個比鐵鉤還硬的拳頭，已打在他腰下京門穴上，他也倒了下去。

燭光在搖動，整個屋子都像是在不停地搖動著。白玉京還沒有睜開眼睛，就已感覺到有個冰冷的鐵鉤在磨擦著他的咽喉。

他終於醒了。也許他永遠不醒反倒好些。他實在不願再看到方龍香的臉，那本是張非常英俊的臉，現在卻似也變得說不出的醜陋。

這張臉正在微笑著，面對著他的臉，道：「你想不到吧！」

白玉京道：「我的確想不到，因為我一直認為你是我的朋友。」

他盡力使自己保持平靜──既然已輸了，為什麼不輸得漂亮些？

方龍香微笑道：「誰說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一直都是你的朋友。」

白玉京道：「現在呢？」

方龍香道：「現在就得看你了。」

白玉京道：「看我是不是肯聽話？」

方龍香道：「一點也不錯。」

白玉京道：「我若不肯聽話呢？」

方龍香忽然長長歎了口氣，看著自己手上的鐵鉤，慢慢道：「我是個殘廢。一個殘廢了的人，要在江湖上混，並不是件容易事，若沒有硬的後台支持我，我就算死不了，也絕不會活得這麼舒服。」

白玉京道：「誰在支持你？」

方龍香道：「你想不出？」

白玉京終於明白，苦笑道：「原來你也是青龍會的人。」

方龍香道：「青龍會的壇主。」

白玉京道：「這地方也是青龍會的三百六十五處分壇之一？」

方龍香歎道：「我知道你遲早總會完全明白的。你一向是個聰明人。」

白玉京只覺滿嘴苦水，吐也吐不出。

方龍香道：「三年前，我也跟你現在一樣，躺在地上，也有人用刀在磨擦我咽喉。」

白玉京道：「所以你非入青龍會不可？」

方龍香道：「那人倒也沒有一定要逼我入青龍會，他給了我兩條路走。」

白玉京道：「哪兩條路？」

方龍香道：「一條是進棺材的路，一條是進青龍會的路。」

白玉京道：「你當然選了後面的一條。」

方龍香笑了笑道：「我想很多人都會跟我同樣選這條路的。」

白玉京道：「不錯，誰也不能說你選錯了。」

方龍香道：「我們既然一向是好朋友，我當然至少也得給你兩條路走！」

白玉京道：「謝謝你，你真是個好朋友。」

方龍香道：「第一條路近得很，現在棺材就在你旁邊。」

白玉京道：「這口棺材太薄了。像我這樣有名氣的人，你至少也得給我口比較像樣的棺材。」

方龍香道：「那倒用不著，我可以保證你躺進去的時候，已分不出棺材是厚是薄了。」他手上的鐵鉤又開始在動，微笑著說：「但無論如何，睡在床上總比睡在棺材裡舒服些，尤其是在床上還有個女人的時候。」

白玉京點點頭，道：「那倒一點都不假，只不過還得看床上睡的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方龍香道：「哦！」

白玉京道：「裡邊床上睡的若是條母豬，我則情願睡在棺材裡了。」

方龍香道：「你當然不會認為那位袁姑娘是母豬。」

白玉京道：「她的確不是；她是母狗。」

方龍香又笑了，道：「憑良心講，說她是母狗的人，你已不是第一個。」

白玉京道：「第一個是公孫靜？」

方龍香笑道：「你又說對了。誰能想到像公孫靜這樣的老狐狸，也會栽在母狗手裡呢。」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憑良心講，我倒真有點同情他。」

方龍香道：「我也同情他。」

白玉京道：「所以你殺了他。」

方龍香歎道：「我若不殺他，他死得也許還要更慘十倍。」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青龍會對付像他這樣的人，至少有一百三十種法子，每一種都可以讓他後悔自己為什麼要生到這世上來。」

白玉京道：「他究竟做了什麼丟人的事？」

方龍香沉吟著，道：「你聽說過『孔雀翎』這三個字沒有？」

白玉京動容道：「孔雀山莊的孔雀翎？」

方龍香道：「你果然聽說過。」

白玉京歎道：「江湖中沒有聽說過這三個字的人，也許比沒有聽過長生劍的還少。」

方龍香笑道：「你倒真謙虛得很。」

白玉京也微笑著道：「謙虛本就是我這人的美德之一。」

方龍香道：「哦？你還有些什麼美德？」

白玉京道：「我不賭錢，不喝酒，不好色。我只有一種毛病。」

方龍香道：「什麼毛病？」

白玉京道：「我說謊，只不過每天只說一次而已。」

方龍香道：「今天你說過沒有？」

白玉京道：「還沒有，所以我現在就要趕快說一次，免得以後沒機會了。」

他笑了笑，又道：「所以現在我無論說什麼，你最好都不要相信。」

方龍香笑道：「多謝你提醒，我一定不會相信的。」

白玉京道：「我若說剛被你殺了的公孫靜又復活了，你當然不相信。」

方龍香道：「當然！」

白玉京微笑道：「我說她的老婆已醒了過來，正準備暗算你，你還是不信。」

方龍香道：「還是不信。」

他嘴裡雖然說不信，還是忍不住回過頭去，他的手也跟著動了動，手上的鐵鉤，距離白玉京的咽喉也就遠了些。

## 第五章 好亮的刀

白玉京的肘、背、股，突然同時用力，向右翻出，彈起。

長生劍就落在公孫靜的屍體上。

他人一翻出去，手已握住了劍柄。

但就在這時，他剛提起的力氣，突然又莫名其妙地消失。

他剛躍起三尺，又重重地跌了下去。

然後他就聽到了方龍香得意而愉快的笑聲，他的心也沉了下去。

因為他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機會，現在機會已錯過，就永遠不會再來。

地上冷而潮濕。

白玉京伏在地上，連動都不願再動，但鐵鉤卻又鉤住了他的腰帶，將他的身子翻過來。

方龍香正在看著他微笑，笑得就像是條正在看著他爪下老鼠的貓。

貓抓到一隻老鼠時，通常都會給老鼠一兩次機會逃走的，因為它知道這老鼠一定逃不了。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想不到你點穴的手法又進步了些，可喜可賀。」

方龍香道：「其實你根本用不著騙我回頭，我也會讓你試一次的。」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你以為你剛才真的騙過了我？」

白玉京道：「若換了是我，也忍不住要回頭去看看的。」

方龍香道：「但我卻不必。」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笑得更愉快，道：「因為我知道公孫靜的老婆已死了。」

白玉京道：「你……你剛才已經殺了她？」

方龍香道：「我不喜歡讓活人留在我背後，雖然現在女人缺貨，我也只好忍痛犧牲了。」

白玉京歎道：「我記得你以前好像是個很憐香惜玉的人。」

方龍香目中露出一絲怨毒之色，冷冷道：「以前我也是個有兩隻手的人。」

白玉京道：「自從你只剩下一隻手後，就不再信任女人？」

方龍香道：「只信任一種，死的。」他臉上忽又露出愉快的微笑，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接著繼續談下去了？」

白玉京道：「談什麼？孔雀翎？」

方龍香點點頭，道：「據說天下的暗器一共有三百六十幾種，但自從世上有暗器以來，孔雀翎無疑是其中最成功、最可怕的一種。」

白玉京道：「我承認。」

這一點幾乎沒有人會不承認。

據說這種暗器發出來時，美麗得就像孔雀翎開屏一樣，不但美麗，而且輝煌燦爛，世上絕沒有任何事能比擬。

但就在你被這種驚人的神靈感動得目瞪神迷時，它已經要了你的命。

方龍香道：「最可怕的是，除了孔雀山莊的嫡系子孫外，世上從沒有任何人能知道這種暗器的秘密，更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打造的。」

白玉京道：「的確沒有。」

方龍香道：「但現在卻有了。」他眼睛裡發著光，道：「公孫靜被人騙去的那張秘圖，就是打造孔雀翎的圖形，和使用孔雀翎的方法。」

白玉京也不禁動容道：「這張圖怎麼會落在他手上的呢？」

方龍香微笑道：「青龍會若想得到一樣東西，通常都有很多種法子的。」

白玉京道：「難道是從孔雀山莊盜出來的？」

方龍香道：「也許。」他不讓白玉京再問，接著又道：「孔雀山莊因為有這樣暗器，所以才能雄踞江湖數十年，從沒有任何人敢去打他們的主意，甚至連青龍會都不願去惹這種麻煩。」

白玉京道：「我知道青龍會一向對孔雀山莊很不滿意。」

方龍香道：「但別人若也能打造孔雀翎，孔雀山莊的威風還能剩下來的就不多了。這些年來，他們傳下來的仇怨卻不少。」

白玉京沉思著，道：「白馬、赤髮、快刀、萬金堂，這些人好像都跟他們有很大的仇恨。」

方龍香道：「所以他們才會不惜傾家蕩產，來搶購這張秘圖。何況，他們若能將孔雀翎打造成功，非但立刻可以報仇出氣，而且很快就會將本錢收回來的。」

白玉京道：「不錯，江湖中肯不惜重價來買孔雀翎的人，一定還有很多。」

方龍香道：「也許比想買你的長生劍的人還多。」

白玉京道：「但青龍會為什麼不自己打造這孔雀翎？為什麼要賣給別人？」

方龍香道：「因為青龍會老大只對一樣東西有興趣。」

白玉京道：「黃金。」

方龍香道：「白銀、珠寶也行。」他笑得很神秘，又道：「青龍會能得到這樣東西，當然也花了本錢。青龍會開支可大得嚇人，所以青龍老大才急著要將這東西脫手。」

白玉京也笑了笑，道：「而且這東西本就燙手得很，能早點甩出去，麻煩豈非就是別人的了。」

方龍香道：「對極了。」

白玉京道：「何況，江湖中擁有孔雀翎的人若是多了起來，死的人也就多了。你若用孔雀翎殺了他，他的家人想必免不了要弄個孔雀翎來復仇。」

方龍香目中露出讚賞之意，道：「那想必是一定免不了的。」

白玉京道：「這種事若是一天天多了起來，江湖中就難免要一天比一天亂。江湖越亂，青龍會混水摸魚的機會就越多。」

他歎了口氣，接著道：「你們的青龍會老大真是個天才，連我都不能不佩服。」

方龍香大笑，道：「想不到你居然是他的知己，我也佩服你。」

白玉京淡淡道：「我手裡若有了這麼樣一件東西，至少是絕不會被人騙走的。」

方龍香道：「公孫靜機智深沉，辦事老練，本也是青龍會裡的第一流好手，只可惜他也犯了個和你一樣的毛病。」

白玉京道：「他也說謊？」

方龍香笑了一笑，道：「他好色，比你還好色。更不幸的是，他也跟你一樣，他也是看上了那位袁姑娘。」他歎息了一聲，道：「她實在是我見到的女人中，最懂得騙男人的。男人遇見她，不上吊只怕也要跳河。」

白玉京目中已露出痛苦之色，卻還是微笑著道：「幸好我現在已用不著上吊，也用不著跳河了。我有個好朋友照顧我。」

方龍香居然沒有臉紅，微笑著道：「所以我說你運氣一向不錯。」他接著又道：「袁姑娘究竟是怎麼樣將這東西盜走的，現在我倒還是不大清楚。據我所猜想，她一定是趁著公孫靜累極了的時候，將他的鑰匙打成模子，另外做了一副，再買通了看守地道的人盜走的。」

白玉京道：「你們想得很合理。」

方龍香道：「她算準事發之後，公孫靜一定也會趕快逃走；被她買通了的守衛，自己也脫不了罪，當然也不會將這件事洩露出來。」他接著道：「這位袁姑娘的確算得很精，只可惜還是忘了一件事。」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她忘了青龍會若要人說話，只怕連死人都會開口的。」

白玉京道：「是不是那守衛說出了她的行蹤？」

方龍香點點頭，道：「她買通了兩個守衛，乘著換班的時候，混入秘道，用她自己複製的鑰匙，盜走了孔雀圖，再乘著換班時溜了出來。」

白玉京淡淡道：「她為什麼不將這兩個守衛殺了滅口？」

方龍香道：「因為她怕驚動別人，因為她武功不高明，何況那時她剩下的時間已不多。」他又笑了笑，接著道：「所以你若認為她的心還不夠狠，你就錯了。」

白玉京道：「我看人總是常常看錯的，否則我怎會交到你這樣的好朋友。」

方龍香也不睬他，道：「青龍會耳目遍佈天下，既然已知道她是這麼樣的一個人，當然就不會查不出她的行蹤下落。」

白玉京道：「當然。」

方龍香道：「公孫靜當然也不甘心，也想將這東西要回來。但青龍會處置叛徒的法子，他也一向清楚得很。」

白玉京道：「所以他才假裝死人，躲在棺材裡。」

方龍香冷笑道：「他以為這法子已經高明極了，安全極了，但他只怕永遠也不會想到，他買棺材那家店，也是青龍會開的。」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青龍會對自己兄弟照顧得倒真周到。你只要一進了青龍會，它就已將後事替你準備好了。」

方龍香淡淡道：「那至少總比死了被人拋去餵狗好。」

白玉京道：「那兩個和尚呢？已經餵了狗？」

方龍香道：「那兩人當然也是他的同黨，臨時扮成和尚混到這裡來。」

白玉京道：「只可惜他們的頭太光，衣服太新，而且眼睛太喜歡看大姑娘。」

方龍香道：「就因為他們的行跡被看破，所以毒釘子才會將他們殺了滅口，卻想嫁禍在苗燒天身上。」

白玉京道：「去翻箱子的人是誰呢？是不是你？」

方龍香笑道：「這種事又何必我自己動手？別人把東西搜出來，豈非也一樣是我的。」

白玉京點點頭，道：「若不是你，就一定是張三或趙一刀，那時只有他們有機會。」

方龍香道：「我只可惜你送去的那些好菜好酒。」

白玉京道：「公孫靜雖然沉得住氣，但也怕夜長夢多，所以發現我們都在樓下時，就急著去找袁紫霞了。」

方龍香笑道：「我看著他上去的。他本來還想跟袁紫霞好好商量，誰知道這位小姐竟是軟硬不吃，因為她知道只要一叫起來，你就會趕上去英雄救美的。」

白玉京苦笑道：「最好笑的是，我居然還將她交給了你，居然還要你去保護她。」

方龍香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一定會將她保護得很好的。」

白玉京道：「現在你總已大功告成了，你還要什麼？」

方龍香道：「大功還沒有告成，還差一點。」

白玉京道：「哪一點？」

方龍香道：「孔雀圖還在別人手裡。」

白玉京道：「在誰手裡？」

方龍香道：「你。」

白玉京道：「在我手裡？」

方龍香沉下臉道：「你不承認？」

白玉京歎了口氣，喃喃道：「女人……唉，她自己明明叫我死也不要說出這秘密，誰知道她自己反而先說了出來。」

方龍香面上又露出得意的微笑，道：「我早已告訴過你，青龍會若要人說話，連死人都要開口，何況女人？」

白玉京歎道：「你若要女人保守秘密，只怕比要死人開口還困難些。」

方龍香悠然道：「我也告訴過你，你還有兩條路可走，第二條路保證比第一條路愉快多了。」

白玉京道：「第二條路怎麼走？」

方龍香道：「帶著你的孔雀圖入青龍會，公孫靜那一壇就讓給你做壇主。」

白玉京忽然笑了。方龍香道：「你笑什麼？」

白玉京道：「我笑我自己。」

方龍香道：「笑你自己？為什麼？」

白玉京道：「因為我幾乎又要相信你的話了。」

方龍香道：「你不信？」

白玉京道：「其實你顯然已知道孔雀圖在我這裡。既然有法子能要我開口，又何必說這種好聽的話來騙我高興？」

方龍香道：「因為你是個人才，青龍會需要各種人才。」

白玉京沉吟著，道：「但我還是不相信。」

方龍香道：「要怎麼樣你才相信？」

白玉京道：「你先放了我，我就將孔雀圖交出來。絕不騙你。」

方龍香也笑了，道：「幸好你剛才提醒過我，否則幾乎又要相信你的話了。」

白玉京歎道：「我也知道這交易是談不成功的，但我也有件事要告訴你。」

方龍香道：「你說。」

白玉京道：「我若不想說話的時候，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要我開口。我若不說出孔雀圖在哪裡，世上絕沒有任何人找得到。」

方龍香目光閃動，微笑道：「這一日一夜裡，你根本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我最多將這地方每一寸都翻過來，還怕找不到？」

方龍香接著沉下了臉，道：「要找，自然要從你身上找起。」

白玉京道：「歡迎得很。」

方龍香盯著他，目光就像是正在追狐狸的獵狗。

白玉京一雙眼睛卻在東張西望，絕不去接觸他的目光，彷彿生怕被他從自己眼睛裡看出什麼秘密來。

屋子裡的東西很多，他一樣樣的看過去，從牆上掛著的畫，看到桌上的白燭，看到棺材，從棺材看到地上的死人。他並沒有去看自己的那柄劍，連一眼都沒有看。

方龍香的眼睛突然亮了，忽然道：「我若是你，我會將那孔雀圖藏在什麼地方呢？」

白玉京道：「你不是我。」

方龍香笑道：「不錯，我不是你，我也沒有你的長生劍。」

白玉京的臉色似乎變了，變得全無血色。方龍香已大笑著從他身上掠過，「叮」的，用鐵鉤抓起了地上的長生劍。劍光燦爛如銀，劍柄上纏著的緞子卻已變成紫黑色。

方龍香輕撫著劍脊，用眼角瞟著白玉京，喃喃道：「好劍，果然是好劍！可惜劍柄做得太壞了些。」

白玉京勉強笑道：「以後有機會，我一定會去換一個。」

方龍香忽然笑道：「用不著，我現在就可以替你換。」

白玉京笑得更勉強，道：「不必費神了，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就是。」

方龍香道：「大家既然是好朋友，又何必客氣。」

他慢慢地倒轉劍鋒，「哧」的，插入地裡，劍柄猶在不停地搖曳。

他用兩根手指一彈，聽見了聲音，道：「咦，這裡面怎麼好像是空的。」

他用舌頭舐了舐發乾的嘴唇，連舌頭都乾得像是條鹹魚。

方龍香慢慢地點一點頭，道：「嗯，果然是空的，……裡面好像有卷紙。」

白玉京長長歎息了一聲，閉上眼睛。方龍香大笑，用三根手指夾劍柄上的鍔一轉──劍柄果然是空的，一轉就開了，但藏在劍中的卻不是一卷紙，而是一篷針，牛芒般的毒針。

「叮」的一響，幾十根牛芒般的毒針，已全部打在方龍香臉上，打在他眼睛裡。

他以手掩面，狂吼著，撲到白玉京身上，彷彿還想跟白玉京拚命，可是他身子一跌，就不會動了。

他身上的鐵鉤已鉤入了自己的臉，將半邊臉都扯了下來。

他雖然只有一隻手，卻是個兩面人，就正像他現在的樣子──一邊臉蒼白，一邊臉血紅。

地上冷而潮濕，但曙色卻已從窗外淡淡地照了進來。長夜總算真的已將過去。

白玉京躺在地上，甚至還可以感覺到方龍香臉上的血在流，血已浸透了他的衣裳。他心裡忽然覺得一陣說不出的傷痛。無論如何，這人總曾經是他的朋友。假如還有選擇的餘地，他實在不願這麼做。可是他知道沒有，他就算交出孔雀圖，小方還是不會放過他的，何況他根本連看都沒有看見過那見鬼的孔雀圖。

小方當然絕不會放過他的，因為他們曾經是朋友。

你若出賣過你的朋友一次，以後就絕不會放過他，因為你已無顏再見他。

門窗都已關緊，閂上。遠處的雞啼聲此起彼落，曙色已漸漸染白窗紙。

門外忽然響起了很多人的腳步聲。

白玉京在心裡歎息著：「終於來了。」他知道小方剛才的那聲大吼，必定會將這地方所有的人全都引來的。

「方店主，你在哪裡？」

「出了什麼事？」

「你能斷定剛才是方老闆的聲音？」

「絕不會錯。」

「但這間房卻是那老太婆住的。」

「我早就覺得那老太婆有點鬼鬼祟祟的樣子。」

朱大少、苗燒天、趙一刀、白馬張三，和青龍會的三人果然全都來了。

白玉京只希望他們能在外面多商議一陣子，等他以真氣將穴道撞開後再進來，但這時窗口已發出一聲輕呼，剛才小方用鐵鉤穿過的破洞裡，已露出一個人的眼睛──滿佈血絲像火焰般燃燒著的眼睛。

白馬張三道：「你看見了什麼？」

苗燒天道：「死人，一屋子死人。」

這句話剛說完，門已「砰」的被撞開，青龍會的三個人當先衝進來，只看了一眼，立刻又退了回去。

這屋子裡的情況實在太悲慘，太可怕。

又過了半晌，趙一刀和白馬張三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了進來，兩個人同時輕呼一聲。

白馬張三道：「果然全都死了。」

趙一刀道：「方店主怎麼會跟這老……」他忽然發現老太婆並不老，瞪大了眼睛，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來。

白馬張三道：「這人又是誰？……公孫靜？怎麼會是公孫靜？」

突聽朱大少冷笑道：「各位難道未看出這裡還有個活的！」

趙一刀道：「誰？」

朱大少道：「當然是位死不了的人。」

白玉京本來的確是想暫時裝死的，但朱大少卻已走到他面前，蹲下來，看著他，帶著微笑道：「白公子睡著了麼？」那個黑衣人當然還是影子般貼在他身後。

白馬張三失聲道：「白玉京也在這裡，他果然還沒有死。」

朱大少悠然道：「莫忘記白公子是長生的。」

白馬張三用眼角瞟著趙一刀，冷冷道：「卻不知他的頭疼不疼？」

趙一刀道：「想必是疼的。我試試。」

白玉京剛睜開眼睛，就看到一柄雪亮的鋼刀已向他咽喉砍了下來……

好亮的刀！

## 第六章 衛天鷹的陰影

好亮的刀！

冰冷的刀鋒，一下子就已砍在白玉京咽喉上，他卻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這一刀並沒有砍下去，刀鋒到了他咽喉上，就突然停頓。

趙一刀盯著他的眼睛，忽然笑著道：「白公子莫非不知道這一刀砍在脖子上，頭就會掉的？」

白玉京道：「我知道。」

趙一刀道：「可是你不怕。」

白玉京道：「我知道這一刀絕不會砍下來。」

趙一刀道：「哦！」

白玉京道：「因為我脖子上有樣東西撐著。」

趙一刀道：「什麼東西？」

白玉京道：「孔雀圖。」

趙一刀動容道：「你已知道孔雀圖？」

白馬張三搶著道：「你知道孔雀圖在哪裡？」

白玉京卻閉起了嘴。

趙一刀沉下了臉，道：「你為什麼不開口？」

朱大少淡淡道：「我脖子上若有柄刀，也一樣說不出話的。」

趙一刀哈哈一笑，「嗆」的，刀已入鞘。

朱大少又蹲了下來，微笑道：「我們剛才答應白公子的話，現在還是一樣算數。只要白公子幫我們找到孔雀圖，我們立刻就恭送白公子上路──帶著終身享受不盡的黃金珠寶上路。」

白玉京笑了笑，道：「果然還是萬金堂的少東講理些。」

朱大少道：「我是個生意人，當然懂得只有公道的交易，才能談得成。」

白玉京道：「這交易我們一定談得成。」

朱大少道：「我早就看出白公子是個明白人。」

白玉京道：「孔雀圖當然還在那位袁姑娘手裡，只要你解開我穴道，我就帶你去找她。」

白玉京這句話說出，心裡已後悔。

他本不該讓別人知道他穴道已被點住的。現在別人顯然已看出，也未必能確定。

一個人心裡只是太急切地想去做一件事，就難免會做錯。

誰知朱大少卻答應得很快，立刻道：「好。」

好字一出口，他的手已拍下──並沒有拍開白玉京的穴道，反而又點了他左右雙膝上的環跳穴。

白玉京胃裡在流著苦水，面上卻不動聲色，淡淡道：「你莫非不想要孔雀圖了？」

朱大少微微一笑，道：「當然還想要，只不過若是勞動白公子的大駕，也是萬萬不敢當的。」

白玉京道：「朱大少真客氣。」

朱大少道：「只要白公子說出那位袁姑娘在哪裡，只要我們能找到她，立刻就回來送白公子上路，這樣豈非就不要勞動白公子的大駕了？」

白玉京道：「好，這法子好極了。」

趙一刀忍不住插嘴道：「你既然也覺得好，為什麼還不說？」

白玉京道：「只可惜我雖然知道她在哪裡，卻說不出來。」

趙一刀道：「怎麼會說不出來？」

白玉京道：「我忘記那地方的名字了。」

朱大少歎了口氣，道：「各位有誰能令白公子想起那名字來？」

苗燒天冷冷道：「我。」

他忽然走過來，一隻手從腰邊的麻布袋伸出，手裡竟赫然盤著條毒蛇。赤練蛇。

連趙一刀都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

苗燒天冷笑道：「蛇肉最是滋補，白公子若是吞下了這條蛇，記性想必就會變得好些的。」

他的手忽然向白玉京伸出，蛇的紅信幾乎已舔上了白玉京的鼻子。

白玉京只覺面上的肌肉漸漸僵硬，冷汗已漸漸自掌心沁出。

突然院子裡有個非常迷人的聲音，帶著笑道：「各位可是在找我嗎？」

晨霧剛升起，煙雲般繚繞在院子裡，紫翅花上彷彿蒙上層輕紗，看起來更美了。

袁紫霞就站在紫翅花下，就站在這輕紗般的迷霧裡，手裡還舉著根蠟燭。

她看起來也更美了。一種神秘而朦朧的美，使得她身旁的紫翅花都似已失去顏色。

苗燒天與白馬張三已想衝出去。

袁紫霞道：「站住。」她忽然將另一隻手也舉起，道：「兩位若真的過來，我就將這樣東西燒了。」

燭光閃動，她晶瑩如玉的纖手裡，高舉著一卷素紙，距離燭光才半尺。

苗燒天和白馬張三果然立刻站住，眼睛裡已不禁露出貪婪之色。

白馬張三勉強笑了一笑，道：「姑娘想必也知道這樣東西就等於是座金山，當然捨不得真燒了的。」

袁紫霞道：「我當然明白。可是我若死了，要金山又有什麼用？」苗燒天和白馬張三對望了一眼，慢慢地退了回去。

朱大少卻走了出來，長長一揖，微笑道：「姑娘芳蹤忽然不見，在下正著急得很，想不到姑娘竟又翩然歸來了。」

袁紫霞嫣然道：「多蒙關心，真是不敢當。」

朱大少道：「好說好說。」

袁紫霞道：「久聞朱大少不但年少多金，而且溫柔有禮，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下無虛。」

朱大少道：「像姑娘這樣仙子般的佳人，在下今日有緣得見，更是三生有幸。」

苗燒天忍不住冷笑道：「這裡又不是萬金堂的客廳，哪裡來的這麼多廢話。」

袁紫霞笑道：「苗幫主這你就不懂了。女人最愛聽的，就是廢話。各位若想要我心裡歡喜，就應該多說幾句廢話才是。」

苗燒天瞪眼道：「我為什麼要你心裡歡喜？」

袁紫霞悠然道：「因為我心裡一歡喜，說不定就會將這東西送給各位了。」

朱大少忽然大聲道：「不行不行，萬萬不行！這東西姑娘得來不易，怎麼能隨隨便便就送給我們？」

袁紫霞笑得更甜了，道：「我本來也在這麼想，可是現在卻不同了。」

朱大少道：「哦！」

袁紫霞道：「我只不過是個孤苦伶仃的女人，若是身上帶著這樣東西，遲早總有一天，難免會死在別人手裡的。」

朱大少歎息了一聲，顯得無限同情，道：「江湖中步步都是凶險，姑娘的確還是小心些好。」

袁紫霞道：「但我若將這東西送了出去，豈非就沒有人會來找我了？」

朱大少勉強掩飾住面上的喜色，道：「這倒也有道理。只不過，姑娘就算要將這東西送出去，也得多少收回些代價才行。」

袁紫霞眨著眼，道：「那麼，朱大少你看，我應該收回多少呢？」

朱大少正色道：「至少也得要一筆足夠姑娘終身享受不盡的財富，而且絕不能收別的，一定要珠寶、黃金。」

袁紫霞歎了口氣，道：「我也這麼想。可是……這麼大一筆財富，又有誰肯給我呢？」

苗燒天忍不住大聲道：「只要你肯要，這裡每個人都肯給的。」

袁紫霞大喜道：「那就太好了，只不過……」

苗燒天搶著問道：「只不過怎樣？」

袁紫霞道：「裡面還有個人是我的朋友，你們能不能讓我看看他？」

忽然間沒有人說話了，誰也不肯負這責任。

袁紫霞歎道：「我的手已舉酸了，若是一不小心，把這東西燒了，怎麼辦呢？……只要燒掉一個角，也是麻煩的。」

她手裡的紙卷距離燭光似已越來越近。

朱大少忽又笑了，道：「白公子既然是姑娘的朋友，姑娘要看他，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姑娘就請過來吧。」

袁紫霞用力搖著頭，道：「不行，我不敢過去。」

朱大少道：「為什麼？」

袁紫霞道：「你們這麼多大男人站在那裡，我怕得很。」

朱大少道：「姑娘要我們走？」

袁紫霞道：「你們若是能退到走廊那邊去，我才敢進去。」

朱大少道：「然後呢？」

袁紫霞抿嘴笑道：「有這麼多人在外面，我難道還會跟他做什麼事？只不過說兩句話，我就會出來，然後就可以將這東西交給各位了，各位也正好乘此機會，先商量好是誰來拿這東西。」

朱大少看了看趙一刀，趙一刀看了看白馬張三。

白馬張三忽然道：「我先進去問問他，看他肯不肯見你。」

他不等別人開口，已竄進屋子，閃電般出手，又點了白玉京五處穴道，然後才轉身推開窗戶。

點穴道的道理雖然相同，但每個人的手法卻並不一定相同。

無論誰若被三種不同的手法點住了穴道，要想解開就很難了。

他們若發現袁紫霞有替他解開穴道的意思，再出手也還來得及。

朱大少微微一笑，道：「白公子想必是一定很想見姑娘的，我們為什麼不識相些呢？」

白玉京躺在地上，看著袁紫霞走進來，卻像是在看著個陌生人似的，臉上全無表情。

袁紫霞也在凝視著他，臉上的表情卻複雜得很，也不知是歉疚，是埋怨，是悲傷，還是歡喜。

白玉京冷冷道：「你來幹什麼？」

袁紫霞淒然一笑，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來幹什麼？」

白玉京冷笑道：「你當然是來救我的，因為你又善良又好心，而且跟方龍香一樣，都是我的朋友。」

袁紫霞垂下頭，道：「我本可以溜走的，但若不是為了關心你，為什麼要來？」

她眼眶已紅了，眼淚似已將流下。

突然青龍會的一個人在外面大聲道：「這東西本是青龍會的，自然該交還給青龍會。朱大少和趙幫主剛才豈非也已同意？」

袁紫霞眼睛裡雖然已有淚盈眶，但嘴角卻似乎露出了一絲笑意。

一陣風吹過；苗燒天耳上的金環叮噹作響，一雙火焰般燃燒著的眼睛，蹬著青龍會的三個人。

趙一刀倚著欄杆，對這件事彷彿漠不關心，但目光卻在不停地閃動著。

白馬張三用手指輕敲著柱子，好像受不了這種難堪的靜寂，似是故意弄出點聲音來。

黑衣人動也不動地貼在朱大少身後，臉上還是無表情。

這件事本就和他無關係，他關心的好像只是家裡等著他拿錢回去吃飯的那八個人。

青龍會的三個人緊握著雙拳，其中一人突又忍不住道：「朱大少說的話，素來最有信用，這次想必也不會食言反悔的。」

朱大少終於笑了笑，道：「當然不會，當然不會，只不過……」

「只不過怎麼樣？」

這人身材魁偉，滿臉大鬍子，一看就知道是個脾氣很急的人。

朱大少道：「我雖然答應了三位，可是別人……」

虯髯大漢立刻搶著道：「朱大少一言九鼎，只有朱大少答應，兄弟我就放心了。」

朱大少又笑了笑，道：「只要我答應，三位就真的能放心了？」

虯髯大漢道：「正是！」

朱大少歎了口氣，道：「好，我就答應你。」

虯髯大漢喜動顏色，展顏道，「這次的事，青龍會決不會忘了朱大少──」

突然「叮」的一聲，他聲音突然斷絕。

接著又是一聲慘呼。

慘呼聲是別人發出來的，一枚金環忽然嵌入了他的咽喉。

沒有看見血，也沒有再聽見慘呼，他的人已撲面倒了下去。

然後，鮮血才慢慢地從他脖子裡流出來……

他站在左邊，慘呼聲卻是右邊一個人發出來的。

就在苗燒天出手的一瞬間，白馬張三也突然出手，反身一掌，打在他鼻梁上。

鮮血狂濺而出，他慘呼著捧著臉，白馬張三的膝蓋已撞上他的小腹。

他彎下腰，突然像爛泥般倒下，身子已縮成一團，眼淚、鼻涕隨著鮮血一起流出，然後突又一陣痙攣，就不再動了。

中間的一個人本來正在滿心歡喜，這次他們若能將孔雀圖要回無疑是大功一件。青龍會一向有功必賞，而且絕不吝嗇。

他心裡正幻想著即將到手的黃金、美女和榮耀，忽然間，他左右兩個的夥伴全都倒下。

趙一刀正站在他對面，冷冷地看著他。

他只覺得胃在收縮，恐懼就像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在用力拉；著他的胃。

他勉強忍住嘔吐，哽聲道：「趙……趙幫主剛才豈非也同意……」

趙一刀冷冷的道：「剛才誰都不知道孔雀圖是否能夠到手，也沒有人真的看見過孔雀圖，但現在……」

他向那邊開著的窗戶看了看，微笑道：「現在孔雀圖等於已在我們手上，我們為何要送給青龍會？」

這人道：「青龍會一向恩怨分明，趙幫主今日殺了我們，難道未曾想到青龍會的報復之殘？」

趙一刀淡淡道：「你們明明是被公孫靜殺了的，青龍會為什麼要找我們報復？」

這人終於明白了，青龍會豈非也時常嫁禍給別人呢？

他全身都已在發抖，用力咬著牙，道：「青龍會的人縱然已死光，趙幫主也未必能得到孔雀圖。何況，青龍會的衛天鷹說不定馬上就要來了……」

說到「衛天鷹」三個字，他彷彿突然有了勇氣，大聲道：「現在他說不定已到了門外，我們三個人雖然死在你們手裡，你們三個人也休想能活著。」

聽到「衛天鷹」三個字，苗燒天、趙一刀、白馬張三的臉果然變了，情不自禁，同時往大門外看了一眼。

門上的燈籠已熄滅，聽不見人聲，也看不見人影。

趙一刀冷笑道：「不管我們是死是活，你總還要先走一步的。」

白馬張三道：「現在他的頭一定很痛。」

趙一刀道：「我來替他治。」刀光一閃，鋼刀忽然已出鞘，一刀往這人脖子上砍了下去。

趙一刀號稱一刀，這一刀之迫急沉猛，當然可想而知。

這人的手也已握住刀柄，但還未及拔出刀來，只好翻身先閃避。

誰知趙一刀的招式竟在這一剎那間突然改變，橫著一刀，砍在他胸膛上。

鮮血亂箭般射出。

這人慘呼一聲，嘶聲道：「衛天鷹，衛堂主，你一定要……要替我們報仇！」

慘厲的呼聲突然斷絕，他的人也已倒在血泊中。

靜，靜得可怕。

雖然還沒有人看見衛天鷹，但每個人心裡卻似已多了一個龐大、神秘、可怕的影子。

趙一刀在靴底上擦乾了刀鋒上的鮮血，苗燒天也取下了那人咽喉上的金環。

白馬張三輕撫自己的拳頭，雙眉皺得很緊。

朱大少忽然長長地歎息了一聲，道：「他們三個人現在總算已真的放心了，但下一個要輪到誰呢？」

白馬張三臉色變了變，盯著苗燒天。

苗燒天冷笑道：「小張三，你放心，下一個絕不是我。」

趙一刀突然大聲咳嗽，道：「好教各位得知，快刀幫已和赤髮幫結為兄弟，從此以後，苗幫主的事，就是我趙一刀的事。」

苗燒天哈哈大笑，道：「飯鍋裡的茄子，先撿軟的挑。這句話你懂不懂？」

趙一刀道：「懂。」

苗燒天大笑道：「白馬小張三，下一個是誰，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

白馬張三臉如死灰，道：「好，你們好，我也未必就怕了你們。」

苗燒天道：「你試試。」

他手中金環一振，突然撲了上去。

趙一刀道：「苗幫主只管放心，我在後面替你掠陣。」

苗燒天獰笑道：「小張三，你來吧。」

白馬張三怒吼一聲，突然搶攻三拳，竟已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苗燒天已是十拿九穩，勝券在握，當然不會跟他拚命，身形半轉，後退了三步，大笑道：「你拚命也沒有用──」

笑聲突然變為怒吼慘叫。

趙一刀已一刀砍在他背脊上，刀鋒砍入骨頭的聲音連慘呼都能蓋住，苗燒天身子往前一撲，白馬張三的鐵拳已痛擊在他的臉上，又是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

苗燒天倒在欄杆上，手裡金環「叮」的嵌入了欄杆。

他身子用金環支持著，還未倒下，一張臉已流血變形，火焰般燃燒的眼睛也凸出，充滿了驚懼與憤怒，嗄聲道：「趙一刀，你……你這畜生，我死也不會饒了你！」

趙一刀又在靴底擦著刀鋒上的血，長歎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快刀幫早已和白馬幫結為兄弟，誰叫你看不出呢？」

白馬張三哈哈大笑，道：「別人結誓喝血酒，我們喝的卻是藕粉。」

苗燒天咬著牙，一隻手插入腰邊的麻袋。

趙一刀和白馬張三都不禁後退三步，並肩而立，盯著他的手。

苗燒天現在雖已不行了，但赤髮幫驅使五毒的本事，別人還是畏懼三分。

誰知他的手剛伸進去，整個人突然躍起，「砰」的撞上了廊簷，又重重的摔下來，不會動了。

他的手已伸出，一條毒蛇咬在他流血的手背上，彷彿還在欣賞著苗燒天鮮血的美味，正如苗燒天欣賞蛇血的美味一樣。

朱大少長長歎了口氣，搖著頭道：「主人流血，毒蛇反噬──蛇就是蛇，誰若認為它們也會像人一樣講交情，誰就要倒霉了。」

白馬張三冷冷道：「人也未必講交情的。」

趙一刀道：「不錯。」

兩人同時轉身，面對著朱大少。

朱大少仰頭道：「苗燒天雖然已死了，莫忘記還有赤髮九怪。」

趙一刀冷笑道：「赤髮九怪早已在地下等著他了，你用不著替他們擔心。」

他的手又握住了刀柄，目光灼灼，瞪著朱大少，突然一個肘拳，打在白馬張三肋骨上，打得真重。

白馬張三整個人竟被打得陀螺般轉了出去，「砰」的，也撞上了欄杆。

他還未及轉身，趙一刀又是一刀！

好快的刀。

血又濺出，他的血更新鮮。苗燒天手背上的蛇，嗅到了血腥，就忽然滑了過來，滑入他的刀口裡。

趙一刀在靴底擦去了刀上的血，冷笑道：「你自己說過，人也不講交情的。與其等你不講交情，倒不如我先不講交情了。」

朱大少點著頭道：「有理有理，對不講交情的人，這法子正是再好也沒有。」

趙一刀轉身笑道：「但我們卻都是講交情的呀！」

朱大少道：「那當然。」

趙一刀哈哈大笑，道：「只可笑萬金堂和快刀幫已結盟了三年，他們竟一點也不知道。」

朱大少道：「我是個守口如瓶的人。」

趙一刀道：「我也是。」

朱大少微笑道：「所以這件事以後還是一樣沒有人知道。」

門外的慘呼，就像是遠處的雞啼一樣，一聲接著一聲。

白玉京臉色蒼白，嘴角帶著冷笑，但目中卻又不禁露出悲傷之色。

他悲傷的並不是這些人，他悲傷的是整個人類──人類的貪婪和殘暴。

袁紫霞的臉色也是蒼白的，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你猜最後留下的一個是誰？」

白玉京道：「反正不會是你。」

袁紫霞咬起嘴唇，道：「你……你以為我欺騙了你，所以希望看著我死在你面前。」

白玉京閤起眼，嘴角的冷笑已變得很淒涼，深歎道：「這並不是你的錯。」

袁紫霞道：「不是？」

白玉京又歎息了一聲，道：「在江湖中混的人，本就要互相欺騙，才能生存。我讓你欺騙了我，就是我的錯，我並不怨你。」

袁紫霞垂下頭，目中也露出痛苦之色，黯然道：「可是我……」

白玉京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可是你也錯了一次。」

袁紫霞道：「哦！」

白玉京道：「你若以為你可以用手裡的孔雀圖要挾他們，你就錯了。」

袁紫霞道：「為什麼？」

白玉京道：「孔雀圖雖然在你手裡，就等於在他們手裡一樣，只要他們高興，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拿走的。」

袁紫霞道：「你難道以為我不敢燒了它？」

白玉京道：「你不敢，因為你若燒了它，也是一樣要死，死得更快。而且，以他們的武功，要打滅你手裡的蠟燭，也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袁紫霞道：「可是他們剛才……」

白玉京又打斷了她的話，道：「他們剛才故意那樣做，只不過是為了要先找個機會殺人，等到沒有人搶奪時，再來拿你的孔雀圖。」他悻悻地接著道：「朱大少做事，一向仔細得很。為了這孔雀圖，他付出的代價已不少，當然絕不肯冒險的。」

袁紫霞霍然回頭，因為這時她已聽到朱大少的笑聲，然後她就看見那黑衣人和朱大少。

朱大少背負著雙手，站在門口，微笑道：「想不到白公子居然也是我的知己。」

袁紫霞失聲道：「你出去，否則我就──」

「燒」字還沒有說出口，突然刀光一閃，她手裡的蠟燭已被削斷。

但燭光並沒有熄滅。

削下的半截蠟燭，還留在刀鋒上。

刀在趙一刀手裡。

他平舉著手裡的刀，冷冷地看著袁紫霞。

袁紫霞面無血色，忽然咬了咬牙，用力將手裡的孔雀圖向朱大少拋出，大聲道：「拿去！」

趙一刀道：「多謝。」

這兩個字出口，他人已竄出，反手一刀，挑起了孔雀圖，一腳踏滅了自刀上落下去的蠟燭，乘勢將孔雀圖抄在手裡。

他的手抓得好緊。

袁紫霞突又大聲道：「朱大少，這東西我是給你的，你難道就眼看著它被人搶去？」

趙一刀面上狂喜之色似又變了。

朱大少卻微笑著道：「我們是自己兄弟，這東西無論誰拿著都一樣。」

袁紫霞道：「你不怕他獨吞？」

朱大少道：「我們是講交情的。」

趙一刀展顏大笑道：「不錯，我們才是真正講交情的，無論誰想來挑撥離間，我就先要他的性命！」

朱大少悠悠然道：「既然如此，你還等什麼？這位袁姑娘現在想必也已頭痛得很了。」

趙一刀獰笑道：「治頭痛我最拿手。」

朱大少道：「我看你最好還是先治白公子，他是個憐香惜玉的人，絕不忍看著袁姑娘的頭先不痛。」

趙一刀道：「誰先誰後都無所謂，有時我一刀就可以治好兩個人的頭痛。」

朱大少笑道：「這一刀想必好看得很。」

趙一刀大笑道：「保證好看。」

袁紫霞垂下頭，凝視著白玉京，赧然道：「是我害了你……」

白玉京道：「沒關係。」

袁紫霞道：「我只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白玉京道：「你說。」

袁紫霞道：「有些話我並沒有說謊。無論我做了什麼事，但我對你……」

## 第七章 第一種武器

朱大少微笑道：「我知道你對他是真心的，所以我才成全你，讓你陪著他一起死。你們無論有什麼話要說，都可以等到黃泉路上……」

這句話還沒說完，他身子突然僵硬，眼角突然迸裂，就像是突然有柄看不見的鐵器自半空中擊下，打在他頭上。

接著，他的臉也扭曲變形，突然噴出一口鮮血，身子向前衝出，帶了一股血箭。

這次黑衣人並沒有跟著他，還是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臉上還是全無表情，只不過手裡多了一柄刀，刀尖還在滴著血……

最後留下的一個人並不是朱大少，這只怕連他自己都想不到。

天亮了。

雞啼已住，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朱大少的喘息聲。

他伏在地上，牛一般喘息著，鮮血還不停地從他腰上的傷口往外流。

黑衣人冷冷地看著他，眼睛裡還是帶著那種奇特的嘲弄之色。

他嘲弄的並不是自己，是別人。

趙一刀張大了嘴，瞪大了眼睛。

他親眼看到了這件事，卻還是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突然間，連喘息聲也停止。

朱大少人已變成了一灘泥，血中的泥。

黑衣人看著刀鋒上最後一滴鮮血滴下去，才抬起頭，道：「你看，我殺人只要一刀就夠了。」

趙一刀一步步向後退，道：「但是他……他並沒有馬上死。」

黑衣人道：「那只因我不想讓他死得太快，還要他多受點罪。」

趙一刀道：「你究竟是誰？」

黑衣人道：「你還猜不出？」

趙一刀看看他全無表情的臉，目中的恐懼之色更深，歎息道：「衛天鷹……你就是衛天鷹。」

黑衣人笑了，他眼睛裡露出一絲尖刀般的笑意，臉上卻還是全無表情。

趙一刀道：「原來你早就來了，原來你一直都在跟著我們。」

衛天鷹道：「現在你是不是也覺得很好笑？」

趙一刀突然大喝道：「袁姑娘，快解開白玉京的穴道，我先擋他一陣。」

袁紫霞歎了口氣，道：「你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肯讓我解開他的穴道呢？現在豈非已太遲了。」她轉過頭，向衛天鷹嫣然一笑，道：「二哥，你說現在是不是已太遲了？」

「二哥」這兩個字喚出來，趙一刀整個人就像是已自半空中落入冰窟裡。

二哥，衛天鷹竟是她的二哥，他們竟是串通的。

趙一刀簡直連死都不能相信，這種事實在太荒謬，太離奇。

袁紫霞明明偷了青龍會的「孔雀圖」，青龍會明明想殺了她。

衛天鷹明明就是青龍會派出來追殺她的人。

他們兩人怎麼可能是同黨呢？這種事有誰能解釋？

趙一刀垂著頭，看著手裡的刀和孔雀圖，就像是一個母親在看著自己垂死的獨生子一樣。

他沒再說一句話。他拋下刀，用兩隻手將孔雀圖捧過去給衛天鷹。

若是換了別的時候，他也許還會拚一拚，但現在，所有不可能發生的事都已發生，他忽然發現自己已落入一個極複雜、極巧妙、極可怕的圈套裡。

最可怕的是，到現在為止，他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掉下來的。就只這一點，已使他完全喪失了鬥志。

衛天鷹看著他手裡的孔雀圖，眼睛裡的嘲弄之色更明顯，淡淡道：「你不想留著它？」

趙一刀道：「不想。」

衛天鷹道：「我也不想。」

他接過孔雀圖，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撕得粉碎，拋了出去。

一陣風吹過，吹起了片片粉碎的孔雀圖，就像是一隻隻蝴蝶。

趙一刀又怔住。

為了這卷孔雀圖，有人出賣了自己，有人出賣了朋友；為了這卷孔雀圖，所流的血，已可將外面的湖水染紅。但現在衛天鷹卻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隨手撕得粉碎，這又是為了什麼？

趙一刀只覺得滿嘴都是苦水，忍不住轉過頭，瞪著袁紫霞，道：「這是假的？」

袁紫霞道：「不錯，這是假的。」

趙一刀道：「真的呢？」

袁紫霞道：「沒有真的，真的還在孔雀山莊呢。」

趙一刀道：「你……你從公孫靜手裡盜出的那一卷呢？」

袁紫霞道：「我盜出的就是這一卷。」

趙一刀道：「但這一卷是假的。」

袁紫霞道：「我知道。」

趙一刀道：「你明知是假的，為什麼還要冒險將它盜出來？」

袁紫霞微笑著，道：「因為這件事本來就是個圈套。」她笑得又甜蜜、又嫵媚，慢慢地接著道：「這圈套最巧妙的一點，就是我們早已知道孔雀圖是假的。這一點我們若不說出來，你們只怕永遠也想不到。」

趙一刀簡直要暈過去了。他們為了這卷圖，不惜拚命、流血，甚至不惜像野狗互相亂咬，但這卷圖卻是一張一文不值的假貨！想到那些為這卷圖慘死的人，看到地上還未乾透的鮮血，他非但笑不出，連哭都哭不出。他還是想不出衛天鷹和袁紫霞葫蘆裡賣的究竟是什麼藥。

袁紫霞道：「孔雀圖本是衛二哥經手買的，花的錢也不少。」

趙一刀舐了舐發乾的嘴唇，道：「但買回來後，你們就發現買的是假貨。」

袁紫霞道：「不錯。」

趙一刀道：「你們吃了個啞巴虧，還不敢張揚出去，因為無論誰若花了青龍會的銀子買張假貨回去，青龍會都不會饒了他的。」

袁紫霞歎了口氣，道：「何況衛二哥也丟不起這個臉，所以我只好替他出了個主意。」

趙一刀道：「什麼主意？」

袁紫霞道：「我要衛二哥將這卷圖給公孫靜，叫他經手賣出去。衛二哥本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當然不敢對衛二哥懷疑。」

趙一刀道：「這一來燙山芋豈非就已到了公孫靜手裡？」

袁紫霞道：「他本不該接下來的，只可惜他又不能不接下來。」

趙一刀道：「可是……你為什麼又要從他手裡將這燙山芋盜走呢？」

袁紫霞道：「因為我一定要你們相信這卷圖是真的。」

趙一刀道：「我還是不懂。」

袁紫霞道：「你們都是很精明的人，當然不會做吃虧的生意。」

趙一刀道：「的確不會。」

袁紫霞道：「你總該也知道青龍會的規矩，是一向不肯得罪江湖朋友的。」

趙一刀歎了口氣，苦笑道：「我的確知道。」

袁紫霞道：「所以你們出價之前，一定要先看看這張圖的真假；按照青龍會以前的規矩，也一定不會拒絕……」她嫣然笑道：「這一看，豈非就要看出毛病來了嗎？」

趙一刀道：「所以你就索性將圖盜走，叫我們根本看不見。」

袁紫霞道：「何況你們若發現這卷圖被人盜走，就一定不會再懷疑它是假的。」

這本就是人類心理的弱點之一，她不但很瞭解，而且利用得很好。

趙一刀歎道：「再加上公孫靜一畏罪逃走，我們當然就更不會懷疑了。」

袁紫霞道：「所以你們就一定會急著來追。」

趙一刀道：「不錯。」

袁紫霞道：「但我若很容易就被你們追到，你們說不定又會開始懷疑的。」

趙一刀苦笑道：「不錯，越不容易到手的東西，總是越珍貴。」

袁紫霞道：「可是我非要被你們追到不可。」

趙一刀又不懂了，忍不住問：「為什麼？」

袁紫霞道：「因為這圈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你們相信這卷圖是真的，要你們看到這卷圖，要你們為了這卷圖自相殘殺，然後……」

趙一刀道：「然後怎麼樣？」

袁紫霞悠然笑道：「等你們死光了之後，我們才能將你們的黃金珠寶拿回去──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回去，而且不必擔心有人會來找我們麻煩，因為你們本就是互相殺死的，本就和我們完全沒有關係。」

趙一刀道：「原來你們這樣做，為的就是要掠走我們帶來的黃金珠寶。」

袁紫霞道：「財帛動人心，這句話你總該也明白的。」

趙一刀道：「你們拉白玉京下水，為的也是要他身上的東西。」

袁紫霞道：「還有他身上的那柄劍。」她突然歎息了一聲，道：「但我還是很感激他。若不是他在保護我，這計劃也許就不會完全成功了。」

趙一刀道：「為什麼？」

袁紫霞道：「因為若是要計劃完全成功，公孫靜就一定要先死，方龍香也非死不可。」

趙一刀道：「為什麼？」

袁紫霞道：「因為他們若不死，這卷圖你們就未必有把握能到手，也未必肯拚命了。」

趙一刀想了想，苦笑道：「不錯，就因為我們已有把握拿到這卷孔雀圖，所以剛剛才會殺了苗燒天和白馬張三。」

袁紫霞又歎了一口氣，道：「但若不是白公子的長生劍，公孫靜和方龍香又怎會死得那麼容易呢？」

趙一刀道：「難道公孫靜也和我們一樣被蒙在鼓裡？」

袁紫霞道：「當然。」

趙一刀道：「他難道不認得你？不知道你也是青龍會的人？」

袁紫霞淡淡道：「他只不過是個小小的分壇堂主而已。青龍會裡的人，十個中他只怕有九個是不認得的。」

趙一刀道：「你怎麼能要他上當的？」

袁紫霞笑了笑，道：「我就算要他的命，也容易得很，何況要他上當。」

趙一刀看著她臉上又甜蜜、又嫵媚的笑容，忍不住又長長歎了口氣，道：「我若是他，只怕也一樣會被騙的。」

袁紫霞嫣然道：「只怕你被騙得還要慘些。」

趙一刀道：「但方龍香既然也是青龍會的人，你們為什麼要殺他？」

袁紫霞道：「因為他若不死，你們的黃金珠寶，就要變成青龍會的了。」

趙一刀愕然道：「現在難道不是？」

袁紫霞道：「當然不是。」

她笑得更甜，接著道：「現在這裡每分銀子，都是我跟衛二哥兩個人的。」

趙一刀怔住半晌，苦笑道：「我也算是個老江湖了，也曾看過不少陰險毒辣的人，聽過不少巧妙狡猾的詭計，但若和你一比，那些人簡直就像是還在吃奶的小孩子。」

袁紫霞笑道：「謝謝你的誇獎，我一定永遠不會忘記的。」

衛天鷹忽然道：「你的話問完了嗎？」

趙一刀道：「問完了。」

衛天鷹道：「現在你是不是也已有些頭疼？」

趙一刀道：「的確疼得很。」

衛天鷹道：「你自己會不會治你自己的頭疼呢？」

趙一刀歎了口氣，道：「幸好我還會治，否則只怕就要疼得更厲害了。」

他果然治好了他自己的頭疼。──一個人的頭若被砍了下來，就絕不會再疼了！

白玉京一直在看著，聽著，臉上彷彿也跟衛天鷹一樣，戴上了層人皮面具。

易容本就是忍術中的一種。

但朱大少始終未認出他，倒並不是因為他的忍術高明。那只不過因為朱大少從未關心過他扮成的這個人──一個老實聽話的保鏢，在朱大少眼睛裡，並不比一條狗重要多少。他若肯對別人多關心些，自己也許就不會死得這麼慘了。

衛天鷹看著自己手裡的刀，冷冷道：「趙一刀是個聰明人，所以他的頭很快就不疼了。」

袁紫霞道：「聰明人做事，總是用不著麻煩別人的。」

衛天鷹道：「白玉京呢？」

袁紫霞眨了眨眼，道：「好像不如趙一刀那麼聰明。」

衛天鷹道：「所以他只好麻煩你了。」

他忽然伸出手，將刀送到袁紫霞面前。

袁紫霞道：「你知道我不喜歡拿刀。」

衛天鷹道：「你殺人不用刀？」

袁紫霞嫣然道：「而且不見血。」

衛天鷹道：「能不能破例一次？」

袁紫霞歎了口氣，道：「你要我做的事，我怎麼會不答應？」她接過刀，轉過身，看著白玉京，幽然道：「我實在不忍殺你的。但我若不殺你，衛二哥一定會生氣，所以我只好對不起你了。」

白玉京道：「不必客氣。」

袁紫霞道：「我很少用刀。若是一刀殺不死你，也許會疼的。」

白玉京道：「沒關係。」

袁紫霞道：「好，那麼我就真的不客氣了。」

她忽然轉身，一刀向衛天鷹砍了過去。

好快的刀。除了她自己之外，絕沒有別人能說她不會用刀。

衛天鷹眼睛裡還是帶著那種嘲弄的笑意，看著這一刀砍來，突然雙手一拍，已將刀鋒夾住。

袁紫霞臉色終於變了，真的變了。

衛天鷹冷笑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將這柄刀給你？」

袁紫霞咬著嘴唇，搖了搖頭。

衛天鷹道：「我就是要你來殺我。」

袁紫霞道：「為什麼？」

衛天鷹道：「因為我也跟你一樣，我也想獨吞這批貨。」

袁紫霞歎了口氣，道：「難道你一定要我先殺你，你才能下得了手殺我？」

衛天鷹道：「不錯，否則我真有點不忍下手呢。」

袁紫霞歎道：「看來我畢竟還是做錯了一次。」

衛天鷹道：「每個人都難免有做錯事的時候。」

袁紫霞道：「但你也想錯了。」

衛天鷹道：「哦。」

袁紫霞道：「我要殺你，並不是為了想獨吞。」

衛天鷹冷笑道：「你難道是為了救他？」

袁紫霞淒然笑道：「像我這種人，若非已動了真情，怎麼會做錯事？」

衛天鷹冷冷道：「只可惜他已無法來救你。」

白玉京忽然也歎了口氣道：「你又想錯了。」

這五個字出口，袁紫霞已後退了七尺，腳尖一挑，挑起了地上的長生劍。

白玉京已動身躍起，抄著了這柄劍。等到這五個字說完，他已刺出了三劍，劍光如星雨銀河。

衛天鷹的刀若在手，也許可以架開這三劍，只可惜他的刀鋒已被他自己夾住。

他的手若是空著的，也許還可以變招閃避，只可惜他的手已夾住了自己的刀。

他反手、退步，回轉刀鋒，變招已不能算不快，只可惜，白玉京的長生劍更快。

水銀般的白劍光一閃，兩隻血淋淋的手，已跟著手裡的刀一起落下──

不知何時，陽光已升起，照著窗戶。窗戶上畫著一點點楊花，用鮮血畫成的楊花。

白玉京靜靜地站著，面對著窗戶，也不知過了多久才緩緩道：「你是不是知道我穴道已開了，所以才沒有下手殺我？」

袁紫霞垂著頭，不說話。

白玉京道：「你不知道？」

袁紫霞還是不說話。

白玉京霍然回頭，對著她：「你究竟是為了什麼？」

袁紫霞忽然展顏一笑，嫣然道：「你猜呢？」她笑得真甜，真美。

白玉京歎了口氣，道：「我只怕永遠猜不著的。」

袁紫霞眨著眼，忽又搔了搔頭，柔聲道：「你總有一天一定會知道的。」

白玉京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好，現在我們走吧。」

袁紫霞道：「去哪裡？」

白玉京道：「當然是青龍會。」

袁紫霞皺眉道：「到青龍會幹什麼？」

白玉京沉下了臉，道：「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袁紫霞道：「你是誰？」

白玉京冷冷道：「我就是青龍十二煞的紅旗老么。像你這種人，當然不會認識我。」

袁紫霞臉色又變了，真的變了。

白玉京沉著臉道：「你們自己以為這件事偽裝得神不知，鬼不覺，其實青龍老大早已看出來了，所以才要我在暗中調查。」

袁紫霞道：「你……你真的要送我回去？」

白玉京道：「當然。」

袁紫霞道：「你真的這麼狠心？」

白玉京冷笑道：「對付狠心的人，我一向不客氣。」

袁紫霞看著他，突然彎下腰去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白玉京反而怔住，吃驚地看著她，忍不住問道：「你笑什麼？」

袁紫霞道：「笑你。」

白玉京道：「笑我？我有什麼好笑？」

袁紫霞勉強忍住笑，道：「你實在很會演戲，只不過，你若是紅旗老么，我是誰呢？」

白玉京又怔住。

袁紫霞道：「老實告訴你，我才是青龍十二煞中的紅旗老么。」

白玉京道：「你……你是？」

袁紫霞微笑著道：「衛天鷹嗜賭，輸了三十萬兩，卻故意說買了幅假的孔雀圖；公孫好色，玷污了不少良家女子；方龍香貪財，吞沒了十七萬兩公帳。這些事情青龍老大都已知道，所以才特地叫我來清理門戶的。」

白玉京道：「只有你一個人？」

袁紫霞道：「我做事素來只有一個人。」

白玉京道：「你一個人就想清理門戶？」

袁紫霞道：「一個人就已夠了。」

白玉京道：「可是你的武功……」

袁紫霞淡淡道：「一個人只要懂得利用自己的長處，根本不必用武功也一樣能夠將人擊倒。」

白玉京道：「你的長處是什麼？」

袁紫霞嫣然一笑，不說話了。

她笑得真甜、真美，美極了……

「你騙了我那麼多次，我本來也想騙你一次，讓你著急的，想不到還是被你揭穿了。」

「我幾時騙過你？」

「你沒有？」

「我若是騙你，現在又何必跟你逃走，連青龍會的紅旗老么都不做了？」

「也許你根本也不是真的紅旗老么。」

「……」

「你究竟是不是？」

「你猜呢？」

白玉京知道他自己永遠猜不出的，但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就在他身旁，而且永遠不會再離開他，這就已足夠了。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故事，第一種武器。

這故事給我們的教訓是──無論多鋒利的劍，也比不上那動人的一笑。

所以我說的第一種武器，並不是劍，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

所以當你懂得這道理，就應該收起你的劍來多笑一笑！

# 《七種武器之孔雀翎》古龍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第一回 五刺客

黃昏。

高立站在夕陽下，後面「狀元茶樓」金字招牌的陰影，恰巧遮住了他的臉。

他的臉彷彿永遠都隱藏在陰影裡。

他身上穿著件寬大的藍布道袍，非常寬大，因為他必須在道袍下藏著他那對沉重而又鋒利的銀槍。

鋒利的槍尖正頂著他的肋骨，那件白府綢的內衣早已被冷汗濕透。

每次要殺人前，他總是覺得很緊張。

這條街本是城裡最繁榮熱鬧的地方，現在也正是最熱鬧的時候。

他的目光從熙來攘往的人群中穿過去，就看到了對面一個賣菱角的小販。

這小販叫丁幹。

丁幹是個很高大的人，甚至已有些臃腫，但卻長著雙很靈巧的手。

現在他正蹲在路旁，用一把小小的彎刀，將籃子裡的菱角一個個剖開。

他的手法看來並不十分靈巧。

因為他通常只會用這種彎刀殺人，據說他殺的人已比籃子裡的菱角還要多些。

狀元茶樓的斜對面，有個很簡陋的酒鋪，只賣酒，不賣菜。

大酒缸上鋪著木板，酒客就坐在旁邊的小竹凳上，用自己帶來的小菜下酒。

這酒鋪裡只有一個人沒有喝酒。

這人叫湯野。

湯野很壯、很矮，亂蓬蓬的頭髮總喜歡用一根白布帶綁著。

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誰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只知道他嘴裡總是不停地在咀嚼著一種叫「檳榔」的硬果。

有人說那本是東瀛海盜和浪人的習慣，但卻從來沒有人敢問他。

據說曾經有兩個問過他的人，都已在半夜被人割下舌頭。

他旁邊擺著根扁擔，看來正是個苦力挑夫。

但他當然並不是真的挑夫，就正如高立也不是真的道士。

他這根扁擔裡，藏著四尺三寸長的斬馬刀。

還有個人也是苦力的打扮，正坐在湯野對面喝酒。

這人很年輕，別人都叫他小武。

小武當然是湯野的朋友，但看來卻一點不像是湯野的朋友。

他們根本是兩種完全不同類的人。

小武看來彷彿是個很隨便，很懶散的人，很喜歡笑，很喜歡喝酒。

沒有人能想像到他殺人時的動作是多麼迅速，多麼準確。

他若要刺瞎你的左眼，他的劍就決不會刺在你別的地方。

他的劍也藏在他身旁的扁擔中。

從高立站著的地方往右面走十來步，樹蔭下停著輛很寬敞的黑漆馬車。

趕車的正在打瞌睡，長長的烏梢馬鞭就掛在他手邊的車座上。

他就叫馬鞭。

他的人就是條馬鞭，鞭子就是他的生命。

若沒有這條鞭子，他這人已不知死了多少次。

但鞭子一直總在他手裡，所以他沒有死。

所以死的是別人！

他們五個人是一起來的。

高立、丁幹、湯野、小武、馬鞭。

就在這裡，就這五個人，立刻就要做出一件驚人的事。

他們做的事總是要流血的！

七月十五是中元，也是鬼節。

「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間善惡，道士於是日誦經，餓鬼囚徒，亦得解脫。」

這是《修行記》上對這個日子的解釋。

但我們要說的「七月十五」，並不是一個日子，而是一種秘密的組織。

一種秘密的殺人組織。

他們自己決定別人的善惡，然後就自己去替別人解脫。

──死豈非也是種解脫。

高立、丁幹、湯野、小武、馬鞭，就正是這組織中，五個最可怕的劊子手。

他們今天要殺的人是百里長青。

「遼東大俠」百里長青！

百里長青也許並不是當今江湖中武功最高、聲名最顯赫的人，但由他直接統轄的「長青鏢局」，卻無疑是所有鏢局中最成功的。

長青鏢局在遼東每一處城鎮都有分局，長青鏢旗無論走到哪裡都有照應。

因為百里長青不但善於用人，而且做事更極有系統，極有效率。

他這次入關，是被中原四大鏢局聯合請來的。

江湖傳言，都說這四大鏢局想和「長青」合併，組織成一個空前未有的聯營鏢局。

從此以後，從北六省到遼東一帶的鏢貨，都由他們聯合運送。

從此以後，黑道上想要劫鏢的朋友，日子當然會一天比一天難過了。

這的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這種事也只有百里長青這種人才能主持。

所以有很多人都覺得他決不能死，也有很多人認為他非死不可！

暮色漸濃。

百里長青已隨時都可能在這條街上出現。

他是個忙人，所以他的行程一向安排得很緊湊。預計中他在戌時到達這裡，在狀元茶樓略進飲食，就立刻要趕到下一站去。

可是在「七月十五」的預計中，他卻永遠再也休想到達下一站了。

他的扈從除了長青鏢局中四名鏢師之外，還有中原「鎮遠鏢局」的主人和「振威鏢局」

的總鏢頭。

這一行七個人當然也全都是高手。

但「七月十五」卻早已有了對付他們的法子，這法子當然極周密、極有效。

他們殺人是從不會失手的。

六天前他們已開始練習，到現在已練習過六十次以上。

他們對那其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動作，都已像對自己的手掌同樣熟悉。

現在他們唯一還要做的，就是等百里長青來。

他一來，就得死！

「百里長青決不能死！」

高立握著雙拳，風從長街盡頭處吹來，吹著他濕透了的衣服。

他全身冰冷，他的心更冷。

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步驟，早已經全都安排好了。

百里長青一行人只要一走上這條街，馬鞭的大車就已準備開始行動。

六步行動。

丁幹用暗器驚動百里長青的馬。

這匹馬受驚後開始往前竄，馬鞭的大車就從中間將他和扈從的人隔斷。

湯野用斬馬刀斬斷這匹馬的前蹄。

高立和小武左右夾攻。

丁幹再以獨門彎刀從後面暗算。

他們已計算過，這六步行動若能達到最快的速度，在眨眼四次間，已可全部完成。

他們在練習了四十次後，已能達到這種速度。但為了要更可靠，還是再練習了二十次。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他們的行動從未失敗，沒有人能在這種速度下避開這一擊。

決沒有！

「鎮遠鏢局」的主人鄧定侯，可以說是中原四大鏢局主人中，思想最開明，做事最有魄力的一個人。

這次的計劃，就是他發起的，所以他自己遠赴遼東，親迎百里長青入關。

鄧定侯人稱「神拳小諸葛」，本是少林俗家弟子中的佼佼者。

他的百步神拳已練到八九分火候，據說已不在少林本寺的四大護法長老之下。

但中原四大鏢局的第一高手並不是他，而是「振威」的總鏢頭「乾坤筆」西門勝。

他的點穴、打穴和內家綿掌的功夫，在中原已不作第二人想。

再加上「長青」旗下的遼東四龍，一個個都是天生神力，一身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據說已能赤手生裂虎豹。

「七月十五」的五刺客一擊得手，是不是也能全身而退？

能！

他們撤退的計劃，幾乎也和進攻同樣周密。

馬鞭的大車裡，裝滿了他們重金從關西霹靂堂購來的火藥。

他們先用大車將百里長青和扈從的人隔斷，一擊得手後，就立刻引發火藥。

然後他們就向西撤退。

這時道路當然已完全被隔斷，鄧定侯他們座下的馬當然也已被火藥的爆炸所驚，五刺客乘亂而退，別的人根本無法追蹤。

這一次行動的代號就叫做「天衣」。

因為這計劃實在本就已可算是天衣無縫。

現在百里長青唯一的機會，就是改變行程，不走這條路。

「噗、噗、噗。」

一個賣卜的瞎子，突然從街角轉了出來，左手敲著竹板，右手高舉著面白布招：

「天衣神算，萬無一失。」

馬鞭的手立刻握起了他的鞭子，湯野挑起了扁擔，小武放下了酒碗，丁幹剖菱角的動作也立刻停止。

天衣行動已即將開始。

因為這瞎子的布招，就是他們約定的訊號。

這布招一舉起，就表示百里長青已按照預定的行程來了。

他既然來，就非死不可。

高立的心沉了下去──百里長青決不能死！

現在能救百里長青的，也只有他一個人。

「七月十五」這組織的嚴密，他當然很瞭解。背叛組織的人，非但休想再活下去，連想死都很困難。

但他還是非救百里長青不可，因為百里長青也救過他。他掌心淌著汗，慢慢地伸手入懷，握住了他的銀槍。他已看見七騎馬正慢慢地從街角後轉入了這條大街──

第一匹馬上的人，鳳眼長眉，鬚髮花白，天青色的長衫，繫著條深藍色的絲帶，綠鯊魚皮的劍鞘，輕敲著馬鞍。

他端坐在馬鞍上，腰桿還是挺得筆直，眼睛還是炯炯有光，看來簡直就和十一年前完全一樣。

有些人就像是永遠也不會老的，百里長青無疑就是這種人。

何況，他就算已改變了很多，高立還是一眼就能認出他來。

有些人本就能令你永生難以忘懷。

高立只覺得胸中一陣熱血上湧，連咽喉都似已被堵塞，連聲音都已幾乎發不出。他一定要盡力控制住自己，他一定要大聲高呼，告訴百里長青這裡有危險，有刺客。

七匹馬都已轉入大街。

清臞瘦削、冰冰有威的「乾坤筆」西門勝，和面白微鬚、氣度從容的鄧定侯，緊跟在百里長青馬後。

最後面是四條年輕而剽悍的大漢，褐黃短衫，上繡著虎紋，衣襟敞開。

他們的胸膛看來就像是鋼鐵。

路上的人似也被這一行人馬的氣勢所懾，情不自禁，紛紛走避，讓開了道路。

現在百里長青的馬，距離天衣行動開始的那條線，已不及兩尺。

高立握緊了他的槍，正準備衝出去，一面高呼示警，一面向馬鞭攻擊。

但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一樣冰冷堅硬的東西，抵住了他的背脊。

一柄刀，尖刀！

一個比刀還尖銳的聲音，貼著他的脖子，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們已查出百里長青對你有恩，你的位置已有人接替，免得你為難不忍下手，這次行動你已可退出。」

高立全身都已冰冷僵硬。

尖刀已從後面移過來，刀尖就在他心口上的肋骨之間。

刀若從這裡刺下去，被刺的人是絕對發不出一點聲音來的。

只有經過嚴密訓練的人，才懂得用這種方法殺人。

他當然懂得，他已經完全不能動。

就在這時，百里長青坐下的馬已發出一聲驚嘶，向前竄出。

馬鞭的大車也已向街心衝出。

百里長青已必死無疑。

天衣行動，萬無一失。

每一種意外，每一種可能發生的變化，都已在他們計算之中。

來的刺客竟不止五個。

那賣卜的瞎子不知何時已走到狀元茶樓的招牌下，突然自撐著布招的竹竿中，拔出了一柄長劍，向百里長青飛身撲出。

他也不是真的瞎子。

那邊的湯野和小武當然也開始行動。

健馬驚嘶，人群驚呼。

大車已將鄧定侯一行人馬隔斷。

湯野四尺三寸長的斬馬刀，刀光如雪，長虹般劈下。

小武緊跟著他身後，手中劍輕巧而鋒利。

馬上的百里長青已變了顏色，提韁帶馬，但長刀已斬斷馬蹄。

小武的劍也跟著刺出。

血光飛濺中，突然發出一聲慘呼！

驚呼聲赫然竟是湯野發出來的，小武的劍竟已刺入他背脊。

瞎子一驚，劍勢一緩。

身經百戰的百里長青當然決不會放過這機會，清嘯一聲，人已自馬鞍上衝天飛起。

只聽風聲急響，光芒閃動，七柄彎刀恰巧擦著他足底飛過。

站在高立身後的人，顯然也沒有想到這完全意外的變化。

他們已將這五個人全都詳細調查過，小武非但和百里長青絕無關係，和中原的四大鏢局也絕對沒有往來，他生平也未曾出關一步，他為什麼要背叛組織？為什麼要救百里長青？

這人又驚又怒，正不知該如何應變，突然已聽到自己骨頭碎斷的聲音。

高立的肘拳已打在他肋骨上。

高立反手一個肘拳，猛擊這人的肋骨，這人倒下時，他的人已竄起。

馬鞭還未及點燃火藥，變化已發生。

他驚怒之下，揮鞭去纏百里長青的腿。

百里長青身子凌空，已無法變勢閃避，眼見著長鞭毒蛇般捲來，突然又有銀光一閃──

一柄銀槍迎上了鞭梢，另一柄銀槍反刺馬鞭。

馬已倒下，恰巧壓住了百里長青的劍。

突聽一聲霹靂般的大喝，寬大堅實的馬車，突然被打得粉碎。

四條虎紋黃衣大漢，猛虎般衝過來，兩人一揮手，已將地上的死馬抬起，反手一掄，挾著風聲，向丁幹砸了過去。

丁幹第二次飛刀剛發出，死馬已帶著點點飛濺的鮮血撞來。

七柄彎刀竟都打在馬屍上。

他還未及後退，一雙黑鐵判官筆已在等著他。

乾坤筆打穴的功夫，天下皆知。

小武已接了瞎子三招。

兩柄劍都快，小武的劍更快，劍光一閃，瞎子前胸衣襟已被割破。

小武並沒有追擊，因為這時百里長青的劍也已出手。

百里長青揮劍而上，百忙中還向他說了聲：「多謝。」

小武笑了笑。

百里長青劍光閃動，刺出三劍，又道：「足下高姓，大恩……」

小武又笑了笑，不等他的話說完，人已飛身而起，竄上了屋脊。他知道這地方已用不著他。

高立用的是雙槍，但這時他雙槍都已收起，因為鄧定侯的百步神拳已逼住了馬鞭，馬鞭已無法盡量施展，人已被逼至死角。

少林的百步神拳，果然有它不容忽視的威力。

百里長青的劍法獨霸遼東，本就是當世的七大劍客之一。

高立知道這地方已用不著他，他決心去追小武。他已對這神秘的少年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

百里長青好像正在喊：「高立，高老弟，等一等……」

高立沒有等，他的人也已掠上屋脊。

百里長青的恩情，他總算已報答，他已不願再連累別人。因為他知道「七月十五」是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叛徒的。他現在就要開始逃亡，逃亡，不停地逃亡，直到死為止。這本就是他這種亡命之徒的命運。

但他總算已不再欠別人的，對他說來，這就已足夠。

## 第二回 浪子淚

夜，月夜。

月色朦朧，高立依稀還可以看到小武的影子。

他一向對自己的輕功很有自信，現在才發覺這少年的輕功竟也不在他之下。

一重重屋脊在月色下看來，就像是排排野獸的肋骨。

上弦的新月在屋脊上看來，近得就像是一伸手就可摘下。

每個人豈非都有過要去摘星摘月的幻想，但每個人心裡的月亮卻都不同。

高立心裡的月亮是什麼呢？只不過是平靜的生活，只不過是一個溫暖的家。

但這在他說來，甚至比天上的月亮還遙遠。

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孤獨的可怕。

他決心要追上朋友。

他實在太需要一個朋友──一個和他命運相同的朋友。

一重重屋脊在他足下飛一般倒退，突然退盡。

前面已是荒郊。

荒郊的月夜更冷，小武的身形忽然慢了下來，像是在等他。

他的身形也慢了下來，他並不急著追上去。

兩個人一前一後，慢慢地走著，越走越慢，天地間忽然已經沒有別的聲音，只剩下他們的腳步聲。

遠方有星升起，冷月不再寂寞。

但人呢？

前面有疏落的樹枝。

小武找了棵枝葉並不十分濃密的大樹，躍上去，在枝椏間坐下。

高立也掠上一棵樹，坐下來。

天地靜寂，風吹過木葉，月光自樹梢漏下，靜靜地灑在他們身上。

沉靜並不是寂寞，因為現在已有人跟他一起分享這沉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高立忽然笑了笑，道：「我本來以為百里長青已必定要死了。」

小武道：「哦。」

高立道：「我加入『七月十五』已三年，到今天才知道他們根本從未信任過我。」

小武道：「他們根本從未信任過任何人。」

高立道：「我也從未想到過，你居然也會出手救他。」

小武笑了笑，道：「也許連我自己都從未想到過。」

高立道：「你認得他？」

小武道：「不認得。你呢？」

高立道：「他……他救過我。」

小武道：「你去過遼東？」

高立道：「嗯。」

小武道：「去幹什麼？」

高立道：「去挖參，野山參。」

他眼睛忽然亮了起來，充滿了往事的回憶和懷念，慢慢地接著道：「那也許就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自由自在，無憂無慮，雖然很冒險，但卻是絕對值得的。」

小武道：「值得？」

高立微笑著，道：「你只要找到過一支成形的野參，就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一年。」

小武道：「你找到過？」

高立道：「就因為我找到過，所以才險些死在那裡。」

小武道：「為什麼？」

高立道：「野參本是無主的，誰第一個發現它，就是它的主人，就可在那裡留下你的標記。」

小武道：「為什麼要在那裡留下標記？為什麼不挖走？」

高立道：「挖參也和殺人一樣，要等待時機，因為成形的野參有時已幾乎比人還有靈性，你若太急、太魯莽，它就會走的。」

小武道：「你說它會走？」

高立笑了笑，道：「這種事你聽起來也許會覺得太神秘，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

小武的確覺得很神秘，所以他在聽。

高立繼續道：「我找到了一支成形的老山野參，留下了標記，但等我再來時，才發現標記已換了別人的。」

小武道：「你為什麼要走？」

高立道：「去找幫手。在山上挖參的人，也有很多幫派，我們去的一共有九個人。」

小武道：「對方呢？」

高立苦笑道：「他們既然敢做這種強橫無恥的事，人手當然比我們多，其中還有五個人，本就是遼東黑道上的高手，為了避仇才入山的。」

小武道：「你那時武功當然不如現在。」

高立道：「所以我受了傷，而且傷得很重。」

小武道：「百里長青恰巧趕來救了你？」

高立道：「不錯。」

小武道：「他怎會來得這麼巧？」

高立道：「只因他本就一直在追蹤那五個黑道的高手。」

天下本就沒有僥倖湊巧的事。

無論什麼事，必定先有因，才有果。

小武沉默著，忽又笑了笑，道：「你發現對方有五人是黑道高手時，一定覺得很倒楣。」

高立點點頭。

小武道：「但若不是他們五人，百里長青也不會來救你了。」

高立又點點頭。

小武也不再說什麼，他相信他的意思高立必定已明白。

世上本就沒有真正幸運的事，也決沒有真正的不幸。

幸與不幸之間的距離，本就很微妙。

所以你若遇見一件不幸的事，千萬不要埋怨，更不要氣餒。

就算你已被擊倒也無妨，因為你只要還活著，就一定還有站起來的時候：

夜更靜。

又過了很久，高立才問道：「他當然沒有救過你。」

小武道：「沒有。」

高立道：「你為什麼要救他？」

小武道：「他救你的時候，你豈非也沒有救過他。」

高立道：「我沒有。」

小武道：「你若覺得應該去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做，根本不必問別人曾經為你做過什麼。」

他目光凝視著遠方，慢慢地接著道：「湯野就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我還是會殺他；百里長青就算是我的仇人，今天我也一樣會救他。因為我覺得非這麼做不可。」

他臉上彷彿在發光，也不知是月光，還是他自己心裡發出來的光。

高立已感覺到這種光輝。

他忽然發現這少年並不是他想像中那種淺薄懶散的人。

小武又道：「中原的四大鏢局若真的能夠與長青聯手，江湖中因此而受益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我救他，為的是這些人。這件事，並不是為了自己。」

高立凝視著他，忍不住輕輕嘆息，道：「你懂的事好像不少。」

小武道：「也不太多。」

高立道：「你劍法好像也並不比百里長青差多少。」

小武道：「哦。」

高立道：「百里長青多年前已是名滿天下的七大劍客之一。」

小武道：「他排名好像第六。」

高立道：「你呢？」

小武笑了笑，答道：「我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

高立道：「但劍法並不是天生就會的。」

小武道：「當然不是。」

高立道：「是誰教你的劍法？」

小武道：「你在盤問我的來歷？」

高立道：「我的確對你這個人覺得很好奇。」

小武淡淡地說道：「我想不到你居然還有好奇心。」

他的確想不到。

這組織中的人，非但已全無好奇心，也已完全沒有感情。

他們幾乎每天相處在一起，但彼此間卻從未問過對方的來歷。他們也曾並肩作戰，出生入死，但彼此間卻從來不是朋友，因為友情可以軟化人心，他們的心卻要硬，越硬越好。

高立道：「我對你好奇，也許只因為我們現在已是朋友。」

小武道：「有朋友的人死得早。」

高立道：「沒有朋友的人，活著豈非也和死了差不多。」

小武又笑了，道：「像你這樣的人，你不該在組織裡的。」

高立道：「你覺得很奇怪？」

小武道：「很奇怪。」

高立也笑了笑，道：「我也正想問你，像你這樣的人，怎麼會加入這組織的？」

小武沉默著，似在沉思。

高立目中也帶著沉思的表情，忽又道：「我們住的地方並不好。」

小武點點頭。

他們住的屋子簡陋而冷清，除了一床一几外，幾乎再也沒有別的。

因為任何一種物質上的享受，也都可能令人心軟化。

高立道：「但那地方至少是我們的，你無論在那裡做什麼，都沒有人干涉你。」

他嘴角露出一絲淒涼的笑意，接著又道：「那至少可以讓你感覺到，你總算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回去睡覺。」

小武當然能瞭解他這種感覺。

只有像他們這種沒有根的浪子，才能瞭解到這種感覺是多麼淒涼酸楚。

高立道：「我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小武又點點頭。

那本是種看不見陽光的日子，沒有歡笑，沒有溫暖，甚至沒有享受。

他們隨時隨刻都在等待中，等待下一個命令。

他們的精神永遠無法鬆弛。

小武記得他每次看見湯野的時候，湯野都在擦他的刀。

高立黯然道：「但那種日子至少很安定，那至少可以讓你感覺到，你每天都可以吃飽，每天都可以睡在不漏雨的床上。」

小武道：「你加入他們，難道只因為你那時已無處可去？」

高立笑得更淒涼，緩緩道：「我現在還是一樣無處可去。」

小武道：「你殺人難道只為了要找個可以棲身之地？」

高立搖搖頭。

他說不出，也許只因為他自己也不忍說出來：他殺人只為了要使自己有種安全的感覺，只為了要保護自己；他殺人只因為他覺得世上大多數的人都虧負了他。

小武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幸好我總算還有個地方可去。」

高立道：「什麼地方？」

小武道：「有酒的地方。」

你若認為酒只不過是種可以令人快樂的液體，你就錯了。你若問我，酒是什麼呢？

那麼我告訴你：酒是種殼子，就像是蝸牛背上的殼子，可以讓你逃避進去。

那麼，就算有別人要一腳踩下來，你也看不見了。

這地方不但有酒，還有女人。

酒是好酒，女人也相當漂亮，至少在燈光下看來相當漂亮。

「這地方你來過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

他們彼此問清楚了才進去，因為只有在他們都沒有來過的地方才是比較安全的。

「既然我們都沒有來過，他們總不會很快找到這裡來。」

「但這些女人卻好像認得你。」

小武笑了，道：「她們認得的不是我，是我的銀子。」

他一走進來，就將一大錠銀子放到桌上。

女人們已去張羅酒菜，重添脂粉：「今天不醉的是烏龜。」

高立遲疑著，終於忍不住問道：「這裡的酒貴不貴？」

小武突然怔住。

他實在覺得很吃驚，這種話本不是高立這種人應該問出來的。

像他們這種流浪在天涯，隨時以生命作賭注的浪子，幾乎每個人都將錢財看得比糞土還輕。

「七月十五」的管理雖嚴，但殺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代價的，而且代價通常都很高。

所以他們每次行動後，都可以盡情去發洩兩三天──花錢的本身就是種發洩。

這也是組織允許的。

但小武忽然想起，高立幾乎從沒有出去痛醉狂歡過一次。

難道他竟是個視錢如命的人？

高立當然已看出他在想什麼，忽然笑了笑，道：「這地方的酒若太貴，就只有讓你請我，你若不願請我，我也可以在旁邊看你一個人喝。」

小武道：「你沒有銀子？」

高立道：「我有。」

小武道：「既然有，為什麼不花？」

高立道：「因為我是個小氣鬼。」

小武忍不住笑了，道：「但你卻跟別的小氣鬼不同。」

高立道：「有什麼不同？」

小武笑道：「你至少肯承認自己小氣，就憑這一點，我就該請你。」

高立也笑了，道：「我跟別的小氣鬼還有點不同。」

小武道：「哦？」

高立道：「我還是個酒鬼。」

這世上小氣的酒鬼的確很少見，但高立卻的確是個酒鬼，他喝起酒來簡直就像是一匹馬。

「不花錢的酒，喝起來總是特別痛快的。」

「花錢的酒呢？」

「我很少喝。」

「我忽然發覺你這人很坦白。」

「除此之外，我別的好處並不多。」

小武大笑，高立也大笑，因為兩個人這時都已有些醉了。

這是不是因為他們的臉上雖在笑，但心裡卻笑不出來。

剛才本來有五六個女人在陪他們，現在卻已只剩下兩個。

最老最醜的兩個。

喝醉酒的男人，本就不太受女人歡迎的，何況她們已漸漸發現，這兩人中一個很小氣，另一個也並不太闊。

「冰冰呢？剛才有個叫冰冰的呢？」

「她出去了，有位老客人來找她。」

老客人的意思通常就是好客人，好客人的意思通常就是闊客人。

「還有個香娃呢？」

「也在陪客。」

「啪」的一拍桌子，桌上的酒壺也翻了。

「陪客？我們難道不是客人？」

「啵」的，酒杯也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忽然間，門口出現了三四個歪戴著帽子、半敞著衣襟的彪形大漢，瞪著他們。

他們一個穿著道士的藍袍，一個穿著苦力的破衣，當然不是好客人，也不是闊客人。

這種客人多一個不算多，少一個不算少。

大漢們冷笑：「兩位是來喝酒的，還是來打架的？」

小武看看高立，高立看看小武。

兩個突又大笑。

大笑聲中，「嘩啦啦」一陣響，桌子已翻了。

女人們驚呼著逃出去，大漢們怒喝著衝進來──當然很快就倒下。

他們雖然沒練過少林的百步神拳，但拳頭還是比這些歪戴帽子的仁兄硬得多。

兩個人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得這地方雞飛蛋破，一塌糊塗。

然後他們就落荒而逃。

其實後面根本就沒有人追他們，但他們卻還是逃得很快。

他們覺得跑起來也很過癮。

逃著逃著，忽然逃入了一條死巷，兩個人就停下來，開始笑，笑出了眼淚，笑得彎下了腰。

誰也說不出他們為什麼如此好笑，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也不知笑了多久，突然間就不笑了。

小武看看高立，高立看看小武。

兩個人忽然覺得想哭。

你們這些沒有根的浪子，有誰能瞭解你們的情感？有誰能知道你們的痛苦？

除了偶然在窯子裡痛醉一場，你們還有什麼別的發洩？

幸好你們想笑的時候還能笑，想哭的時候還能哭。

所以你們還活著。

夜已很深。

高立已躺了下去，就在死巷中的陰溝旁躺了下去。

天上繁星燦爛。

星光映在他眼睛裡，他眼睛好黑、好深。

小武倚著牆，看著他，臉上的表情也不知是同情，還是憐憫。

也不知是在憐憫別人，還是憐憫自己。

他忽然笑了笑，道：「我有個秘密告訴你，你想不想聽？」

高立道：「想。」

小武目光移向遠方，緩緩道：「現在我也沒地方可去了。」

他還在笑，但笑得就像是這冷巷中的夜色一樣淒涼。

也許不笑反而好些。

看見這種笑，高立只覺得彷彿有雙看不見的手，在用力擰絞著他的心、他的眼睛，想將他的眼淚和苦水一起擰出來。

無家可歸，無處可去。

對他說來，這也不是秘密。

他忽然也笑了笑，道：「你說的這秘密一點也不好聽。」

小武道：「你難道有比較好聽的秘密？」

高立笑道：「只有一個。」

他笑得也有些淒涼，卻又有些神秘。

小武立刻追問道：「你為什麼不說？」

高立道：「我說出來怕你嚇一跳。」

小武道：「你放心，我膽子一向不小。」

高立道：「你真想聽？」

小武道：「真想。」

高立道：「好，我告訴你，我有個女人。」

小武好像真的吃了一驚，道：「你有個女人？什麼樣的女人？」

高立道：「當然是個好女人。」

好女人的意思，通常就是不要錢的女人。

小武忍不住笑道：「她長得怎麼樣？」

高立凝視著天上的繁星，目光忽然變得說不出的溫柔，就彷彿已經將天上的星光，當做她的眼睛。

小武看著他臉上的表情，又忍不住問道：「她是不是很美？」

高立終於點了點頭，柔聲道：「我保證你決沒有看過像她那麼美的女人。」

小武故意搖了搖頭，道：「我不信。」

高立又笑了，道：「你當然不信，因為你想激我帶你去看她。」

小武也笑了，道：「原來你也很聰明。」

高立忽然跳起來，一把揪住他的衣襟，道：「可是我警告你，你對她只要有一點點無禮，我就跟你拚命。」

他們的精神突然振奮起來，因為他們總算又找到一個地方可去。

一個奇妙的地方，一個奇妙的人。

清泉。

清泉在四面青山合抱中。

綠水從青山上倒掛下來，在這裡彙集成一個水晶般的水池。

天是藍的，雲是白的，蒼白的臉上卻似已泛出了紅光。

小武深深吸著木葉的芬芳，清水的清香，不知不覺間似已有些癡了。

高立看著他的臉，忽然道：「跳下去。」

小武笑了，道：「我還不想自殺，跳下去幹什麼？」

高立道：「洗洗你的衣裳，也洗洗你自己。我不想讓她嗅到你身上的酒臭和血腥。」

他自己先伸開雙臂跳了下去。

小武看著他擱在池邊的銀槍，心裡嘆息：酒臭可以洗清，血腥卻是永遠也洗不掉的。

他忍不住道：「你為何不洗洗這柄槍？」

高立道：「槍比人乾淨。」

小武道：「槍上沒有血腥？」

高立道：「沒有。是人在殺人，不是槍。」

他忽然一頭鑽入水底。

小武也慢慢地解下劍，擱在山石上，只覺得嘴裡又酸又苦。

是人在殺人，不是劍，也不是槍。

人為什麼總是要殺人呢？

他也一頭跳入水裡。

魚的世界，也比人的世界乾淨。

泉水清澈冰冷。

高立抱著塊大石頭，坐在水底，小武也學他抱起塊石頭坐在水底。

他們雖然也知道在這裡無論誰都坐不長，但只要能逃避片刻，也是好的。

這裡實在很美、很靜。

看著各式各樣的魚蝦在自己面前悠閒地游過去，看著水草在砂石間嬝娜起舞，這種感覺決不是未曾經歷此境的人，所能領略得到的。只可惜他們不能像魚一樣在水中呼吸。

兩個人對望了一眼，知道彼此都已支持不住了，正想一起鑽上去。

就在這時，他們看見水裡垂下了兩根釣絲。

釣鉤上沒有魚餌，但卻繫著一柄劍鞘，一縷紅纓。

小武劍上的鞘，高立槍上的紅纓。

這就是他們的餌。

難道他們要釣的魚，就是小武和高立？

兩個人的腳一蹬，已同時向後面竄出兩丈，小武指指自己的腳。

高立就游過來，托住他的腳，用力向上一托。

小武就旗花火箭般竄了出去。

水花四濺。

小武已經竄出水面一丈，長長呼吸，突然伸手抄住了一根橫出水面的樹枝，將整個人吊在樹枝上。

池邊竟沒有人。

兩根釣竿用石頭壓在池邊。

大石頭上還有塊小石頭，小石頭上壓著有一張紙。

本來在石頭上的槍和劍卻已赫然不見了！

小武的臉又變得蒼白如紙。

這時高立的頭已悄悄在岸邊伸出來，四下看了一眼，也不禁變色。

「沒有人？」

「沒有。」

紙上寫著什麼？

兩人又對望了一眼，一左一右，包抄過去。

四下靜靜的全無動靜，風中還是流動著木葉的芬芳，水的清香。

天地間還是如此美麗幽靜。

只有像他們這種隨時都在以生命冒險的人，才能感覺那種潛伏在安詳平靜中的殺機。

只有看不見的危險，才是真正的危險。

他們終於走到那塊石頭旁，小武將石塊彈出，高立拈起了那張紙。

紙也是濕的，上面的字跡也已模糊不清，彷彿寫的是：

「小心……」

他們只看出了這兩個字，山壁上就有塊巨石炮彈般向他們打下來，他們當然可以向旁邊閃避，但他們沒有。

多年來，他們已玩慣了多種危險的把戲，但這種把戲並不危險。

只要是個反應比較快的人，就可以把這塊石塊閃避開。

「七月十五」當然不會真的認為這種把戲就可以殺得了他們。

多年來出生入死的經驗，已使他們感覺到這把戲後面，必定還藏著更危險可怕的陰謀。

所以巨石打下來，他們非但沒有向兩旁閃避，反而迎了上去，在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從迎面落下的巨石旁邊竄了上去，竄上了三丈。

他們的手立刻抓住了山壁上的樹枝。

然後他們就立刻聽到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大震。

「七月十五」想必已將從「霹靂堂」買來的那批火藥，全都綁在這塊巨石上。

他們若是向兩旁閃避，此刻縱然還沒有被炸成碎片，也得被爆炸出的碎石打得稀爛。

但他們現在還是完整的，這並不是僥倖，也不是運氣。

震聲中，他們非但沒有扭頭向下，甚至連身子都沒有停頓，抓住樹枝的手一用力，腳尖向山壁上一蹬，人又接著向上竄出。

山壁峭立，高十餘丈。

他們接連三個起落，已竄了上去。爆炸的聲音還在山谷中迴響，碎石也剛剛像雨點般落入池水裡。

山壁上是個平台般的斜坡，三個人正探著頭向下看，其中一個人正是丁幹。

他發現小武和高立忽然出現在山壁上時，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忽然被人摑了一巴掌。

高立冷冷地看著他。

小武卻笑了笑，說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沒有死。」

丁幹深深呼吸一次，神色也恢復冷靜，冷冷道：「想不到你們居然也沒有死。」

小武道：「就憑你們三個人，要殺我們只怕還不容易。」

丁幹鐵青著臉，不能不承認。

小武道：「但我們若要殺你呢？你看容易不容易？」

丁幹道：「你們為什麼要殺我？」

小武道：「因為你要殺我們。」

丁幹道：「你們自己知道，要殺你們的並不是我。」

小武點點頭，也不能不承認。

丁幹道：「殺人既然是我們的職業，我們就不能無緣無故殺人。」

小武道：「的確不能。」

他轉臉去看丁幹旁邊的兩個人。

這兩人臉色蠟黃，滿面病容，一雙手卻黝黑如鐵。

小武道：「想不到鷹爪隊下的殺手，居然也加入了七月十五。」

這人冷笑道：「閣下好眼力。」

小武道：「這一次想必是兩位第一次出手，當然不肯空手而回了。」

丁幹道：「他們本就不會空手而回的。」

他一雙手本來抱在胸前，現在還是沒有動。

但忽然間，兩柄彎刀已割入了那兩人的咽喉，割得很深。

沒有驚呼，也沒有掙扎，兩個人忽然像是兩塊木頭似的跌下山壁。

丁幹這才拍了拍手，淡淡道：「因為他們根本就回不去。」

高立看著他，臉上全無表情。

小武道：「他們一死，你就可以回去了。」

丁幹道：「殺了你們，我也可以回去；但殺他們比殺你們容易。」

小武道：「他們至少不會防備你。」

丁幹道：「所以我選對了。」

小武道：「他們卻選錯了。」

丁幹道：「哦。」

小武道：「他們本來不該跟你來的。」

丁幹道：「我還要活下去。」

小武道：「你能活得下去。」

丁幹道：「他們既已死了，就沒有人知道在這裡發生過什麼事。」

小武道：「所以你回去之後，隨便怎麼說都已沒關係。」

丁幹道：「不錯，我早已說過，決不會無緣無故殺人的。」

小武道：「你怎知我們會放你走？」

丁幹道：「因為你們殺了我，也沒好處。」

小武道：「哦？」

丁幹道：「我既已殺了他們兩個，當然我決不會再洩露你們的行蹤，否則『七月十五』也一樣饒不了我。」

小武道：「不殺你又有什麼好處？」

丁幹道：「我可以替你們將這兩人毀屍滅跡，也可以回去說，你們根本沒走這條路。」

小武道：「你想得倒很周到。」

丁幹道：「幹這行我已幹了十年，若是想得不周到，怎麼還能活著。」

他死灰色的眼睛裡，竟似也露出一絲淒涼悲痛之色。

世上有很多人都在活著，但大多數人都不滿足。有些人想要更多的財富，有些人想要更多的權力。

可是在他們這些人說來，只要能活著，就已不容易。

小武嘆息了一聲，道：「只為了要活著，你什麼事都肯做。」

丁幹驚慌地點了點頭，道：「是的，我什麼都肯做。」

小武道：「好，我放你走。」

丁幹一句話都不再說，掉頭就走。

小武笑笑道：「等一等。」

丁幹就等。

小武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讓你走？」

丁幹搖搖頭。

小武道：「只因為你現在已不是個活人，你已經早就死了。」

丁幹已走了，高立像石頭般站著，動也不動。

然後他突然彎下腰來嘔吐。

小武看著他，等他吐完了，才嘆了口氣，道：「你是不是怕自己以後也會變得跟他一樣？」

高立臉上還帶著痛苦之色，道：「也許我現在已經跟他一樣。」

小武道：「你不同。」

高立道：「但我若在這種情況下，說不定也會這麼樣做。」

他用力握緊雙拳，一字字道：「因為我也要活下去，非活下去不可。」

小武道：「你怕死？」

高立道：「我不怕死，可是我要活著。」

小武道：「為了你那個女人活著？」

高立突然轉過頭，去看天上的白雲。

小武看不見他的臉，但卻可以看見他的手在發抖。

過了很久之後，高立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想不到他們居然會追到這裡來，而且這麼快就追來了。」

小武道：「你以前沒有到這裡來過？」

高立道：「我來過，雙雙就住在這附近。」

小武道：「雙雙？」

高立道：「雙雙就是我的女人。」

小武道：「你既已來過，這次就不該來的。」

高立道：「我非來不可。」

小武道：「他們說不定也已知道雙雙的家在什麼地方。」

高立道：「也許。」

小武道：「他們說不定已在那裡佈下了陷阱，正在等著你去。」

高立道：「也許。」

小武道：「可是你還是要去？」

高立道：「一定要去。」

小武道：「明知是陷阱也要跳下去？」

高立道：「更要跳下去。」

小武道：「為什麼？」

高立道：「因為我不能讓雙雙一個人留在陷阱裡。」

小武不說話了，已不能再說。

他忽然發覺這冷漠無情的劊子手，對雙雙竟有種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感情。

她當然是個值得他這麼做的女人。

高立忽然轉過頭，凝視著他，道：「我去，你可以不必去。」

小武點點頭，道：「我的確可以不必去。」

高立拍了拍他的肩，也不再說什麼──也不能再說什麼。

可是他走的時候，小武卻在後面跟著。

他眼睛亮了，卻故意板著臉，道：「你不必去，為什麼又要去？」

小武笑了笑，道：「我雖然不喜歡一個人往陷阱裡跳，但若有朋友陪著，隨便往哪裡跳就都沒關係了。」

## 第三回 雙雙

又是黃昏。

遠山在夕陽中由翠綠變為青灰，泉水流到這裡，也漸漸慢了。

風的氣息卻更芬芳，因為鮮花就開在山坡上，五色繽紛的鮮花，靜悄悄地擁抱著一戶人家。

小橋、流水，這小小的人家就在流水前，山坡下。

院子裡也種著花。

一個白髮蒼蒼，身材魁偉高大的老人，正在院子裡劈柴。

他只有一隻手。

但是他這隻手卻十分靈敏、十分有力。

他用腳尖踢過木頭，一揮手，巨斧輕輕落下，「喀嚓」一響，木頭就分成兩半。

他的眸子就像是遠山一樣，是青灰色的，遙遠、冷淡。

也許只有經歷過無數年豐富生活的人，眼睛才會如此遙遠，如此冷淡。

小武和高立走了進來。

他們的腳步很輕，但老人還是立刻回頭。

他看見了高立。

但是他眸子裡還是全無表情，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直到高立走過去，他才慢慢地放下斧頭。

然後他突然跪下去，向高立跪下去，就像奴才看見了主人那麼樣跪下去。

但是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也沒有說一個字。

高立也沒有說一個字，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兩個人就像是在扮演一齣無聲的啞劇，只可惜誰也不知道劇中的含意。

小武也只有木頭人般站在那裡，幸好就在這時，屋子裡傳出了聲音。

是溫柔而嫵媚的聲音，是少女的聲音。

雙雙。

她在屋子裡柔聲輕哼：「我知道一定是你回來，我知道。」

聲音裡充滿了一種無法描敘的歡喜和柔情。

高立聽到了這聲音，眼睛裡也立刻露出一種無法描敘的柔情和歡喜。

小武幾乎看得癡了。

他忽然發覺自己也說不出有多麼想看看這個女人。

「她當然是值得男人為她做任何事的。」

老人又回過頭，開始劈柴，「喀嚓」一聲，一塊柴又被劈成兩半。

她並沒有出來。

小武已跟著高立走進了屋子。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心跳得好像比平時快。

「她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女人？究竟有多美？」

客廳裡打掃得很乾淨，明窗淨几，一塵不染。

旁邊有扇小門，門上垂著竹簾。

她的聲音又從門裡傳出來。

「你帶了客人回來？」

她居然能聽出他們的腳步聲。

高立的聲音也變得非常溫柔：「不是客人，是個好朋友。」

「那麼你為什麼不請他進來？」

高立拍了拍小武的肩，微笑著道：「她要我們進去，我們就進去。」

小武道：「是，我們進去。」

這句話說得毫無意義，因為他心裡正在想著別的事。

然後他就跟著高立走了進去。

然後他們所有的思想立刻全都停止，甚至連心跳都已停止。

他終於看見了雙雙──這第一眼的印象，他確信，自己永生都難以忘記。

雙雙斜倚在床上，一雙手拉著薄薄的被單，比被單還白，白得似已接近透明。

她的手臂細而纖弱，就像是個孩子，甚至比孩子還要瘦小。

她的眼睛很大，但卻灰濛濛的全無光彩。

她的臉更奇怪。

沒有人能形容出她的臉是什麼模樣，甚至沒有人能想像。

那並不是醜陋，也沒有殘缺，卻像是一個拙劣工匠所製造出的美人面具，一個做得扭曲變了形的美人面具。

這個可以令高立不惜為她犧牲一切的美人，不但是個發育不全的畸形兒，而且還是個瞎子。

屋子裡擺滿了鮮花，堆滿了各式各樣製作精巧的木偶和玩具。

精巧的東西，當然都是昂貴的。

花剛摘下，鮮艷而芬芳，更襯得這屋子的主人可憐而又可笑。

但是她自己的臉上，卻完全沒有自憐自卑的神色，反而充滿了歡樂和自信。

這種表情竟正和一個真正的美人完全一樣，因為她知道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偷偷地仰慕她。

小武完全怔住。

高立卻已伸起雙臂，迎了上去，輕輕摟住了她，柔聲道：「我的美人，我的公主，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已經想得快瘋了？」

這種話簡直說得肉麻已極，幾乎肉麻得令人要作嘔。

但雙雙臉上的光輝卻更明亮了，抬起小手，輕輕拍著他的臉。

看她對他的態度，就好像拿他當做個孩子。

高立也好像真的變成了個孩子，好像這世上再也沒有比挨她打更愉快的事。

雙雙吃吃笑道：「你這個小扯謊精，你若真想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

高立故意嘆了口氣，道：「我當然也想早點回來，可惜我還想多賺點錢，回來給我的小公主買好東西吃，好東西玩呀。」

雙雙道：「真的？」

高立道：「當然是真的！你要不要我把心挖出來給你？」

雙雙又笑了，道：「我還以為你被外面的野女人迷暈了頭哩。」

高立叫了起來，道：「我會在外面找野女人？世上還有哪個女人能比得上我的小公主？」

雙雙笑得更愉快，卻故意搖著頭，道：「我不信，外面一定還有比我更漂亮的女人。」

高立斷然道：「沒有，絕對沒有。」

他眨了眨眼，忽又接著道：「我本來聽說皇城裡也有個公主很美，但後來我自己一看，才知道她連你一半都比不上。」

雙雙靜靜地聽著，甜甜地笑著，忽然在他臉上親了親。

高立立刻就好像開心得要暈倒。

一個昂藏七尺的男子漢，一個畸形的小瞎子，兩個人居然在一起打情罵俏，肉麻當有趣。

這種情況非但可笑，簡直滑稽。

但小武心裡卻連一點可笑的意思都沒有，反而覺得心裡又酸又苦。

他只覺得想哭。

高立已從身上解下一條陳舊的皮褡褳，倒出了二三十錠金子，倒在床上。

他拉著雙雙的小手，輕撫著這些金子，臉上的表情又得意、又驕傲，道：「這都是我這幾個月賺的，又可以替我們的小公主買好多好東西了。」

雙雙道：「真是你賺來的？」

高立大聲道：「當然！為了你，我決不會去偷，更不會去搶。」

雙雙的神色更溫柔，抬起手，輕撫著他的臉，柔聲道：「我有了你這麼樣一個男人，我真高興，我真為你而驕傲。」

高立凝視著她，蒼白、憔悴、冷漠的臉上，忽然也露出種說不出的歡愉幸福之色，在外面所受的委屈和打擊，現在早已全都忘得乾乾淨淨了。

小武從未看過他這種表情，也從未想到會在他臉上看見這種表情。

到了這裡，他就好像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雙雙雖然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但顯然也已感覺得到。

所以她自己也是完全幸福而滿足的。

你能說他們不配麼？

小武忽然也覺得她很美了。

一個女人只要能使她的男人幸福歡愉，其他縱然有些缺陷，又能算得了什麼？

也不知過了多久，雙雙突然紅起臉一笑，道：「你不是說你帶了個朋友回來嗎？」

高立也笑了，道：「你看，我一看見你，立刻就暈了頭，連朋友都忘了。」

他拉過小武，道：「我來替你們引見。這是我朋友小武，這就是我的公主。」

雙雙抿著嘴笑道：「你在別人面前也這麼說，不怕別人笑話。」

高立道：「他怎麼會笑話我們？這小子現在一定嫉妒我嫉妒得要命。」

他看著小武，目中充滿了祈求之色。

小武嘆了口氣，道：「你總是在我面前說，你的小公主是世上第一的美人，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騙人精。」

高立臉色立刻變了，拚命擠眼睛，道：「我哪點騙了你？」

小武道：「世上哪有像她這樣的美人？她簡直是天上的仙子。」

高立笑了。

雙雙也笑了。

小武用拳頭輕打高立的肩，笑道：「老實說，我真羨慕你這混小子！你哪點配得上她？」

高立故意嘆了口氣，道：「老實說，我實在配不上她，只可惜她偏偏要喜歡我。」

雙雙吃吃笑道：「你們看這個人，臉皮怎麼越來越厚了。」

高立道：「我是跟這小子學的。」

三個人同時大笑，小武忽然也發覺，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樣開心過。

雙雙睡得很早，吃完了飯，是高立扶她上床的，還替她蓋好了被。

她就像是個被寵壞了的孩子，樣樣事都需要別人照顧。

可是她卻能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快樂。

現在星已升起。

高立和小武鋪了張草墊在花叢間，靜靜地躺在星空下。

夜涼如水。

星空遙遠而輝煌。

小武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說得不錯，她的確是個奇妙的女人。」

高立沒有說話。

小武道：「她的外貌也許並不美，可是她的心卻很美，也許比世上大多數美人都美麗得多。」

高立還是沒有說話。

小武道：「我本來一直在奇怪，像你這樣的人，為什麼會是個小氣鬼，現在我才明白了。」

他嘆息著，接著道：「為了她這樣的女人，你無論怎麼做都是值得的。」

高立忽然道：「也許我並不是為了她。」

小武道：「你不是？」

高立也嘆了口氣，道：「我若說得光明堂皇些，當然可以說是為了她；可是我自己心裡明白，我這樣為的是自己。」

小武道：「哦！」

高立道：「因為我只有在這裡的時候，心裡才會覺得平靜快樂，所以……」

他慢慢地接著道：「我每隔一段時候，都一定要回來一次，住幾天，否則我只怕早已倒了下去，早已發了瘋。」

──人也像機械一樣，每隔一段時候，都要回廠去保養保養，加加油的。

小武當然懂得這意思。

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又問道：「你怎麼遇見她的？」

高立道：「她是個孤兒。」

小武道：「她的父母呢？」

高立道：「已經死了，在她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他面上露出痛苦之色，接著道：「他們只有她一個女兒，為了怕她傷心，從小就說她是世上最美的女孩子，她……她自己當然也看不見自己。」

看不見自己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也看不見別人。

就因為她看不見別人，所以才不能將自己跟別人比較。

小武長長嘆息著，黯然道：「她生來是個瞎子，這本是她的不幸，但從這一點看，這反而是她的運氣了。」

幸與不幸之間的距離，豈不本來就很微妙。

高立道：「有一次我受了很重的傷，無意間來到這裡，那時她父母還沒有死，他們為我療傷，日日夜夜地照顧我，從沒有盤問過我的來歷，也從沒有將我當做歹徒。」

小武道：「所以你以後就常常來？」

高立道：「那時開始我就已將這裡當做我自己的家，到了年節時，無論我在哪裡，總要想法子趕著回來的。」

小武道：「我瞭解你這種心情。」

他的臉上也露出了很奇怪的痛苦之色，這看來很開朗的少年，心裡也有很多不可與外人道的痛苦和秘密。

高立道：「後來……後來他的父母死了，臨終以前，將他們唯一的女兒交託給我。他們並不希望我娶她，只不過希望我能像待妹妹般待她。」

小武道：「可是你娶了她？」

高立道：「現在還沒有，但以後──以後我一定會娶她的。」

小武道：「為了報恩？」

高立道：「不是。」

小武道：「你真的愛她？」

高立遲疑著，緩緩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歡她，我只知道……只知道她可以使我快樂，可以使我覺得自己還是個人。」

小武道：「那麼你為什麼還不趕快娶她？」

高立又沉默很久，忽然笑了笑，道：「你想不想喝我們的喜酒？」

小武道：「當然想！」

高立坐了起來，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道：「你肯不肯在這裡多留幾天？」

小武道：「反正我也已無處可去。」

高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道：「好，我一定請你喝喜酒。」

小武也跳了起來，用力拍他的肩，道：「我一定等著喝你的喜酒。」

高立道：「我明天就跟大象去準備。」

小武道：「大象？」

高立道：「大象就是剛才替我們燒飯的那個獨臂老人。」

小武道：「他──他又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高立笑得很神秘，道：「你看呢？」

小武道：「我看他一定是個怪人，而且一定有段很不平凡的歷史。」

高立道：「你看過他用斧頭沒有？」

小武道：「看過。」

高立道：「你覺得他手上的功夫如何？」

小武道：「好像並不在你我之下。」

高立道：「你眼光果然不錯。」

小武道：「他究竟是誰？怎麼會到這裡來的？為什麼對你特別尊敬？」

高立又笑了笑，道：「這些事你以後也許會慢慢知道的。」

小武道：「你現在為什麼不告訴我？」

高立道：「因為我答應他，決不將他的事告訴任何人。」

小武道：「可是我……」

這句話沒有說完，他身子突然騰空而起，箭一般向山坡的一叢月季花裡竄了過去。

他的身法輕巧而優美，而且非常特殊。

花叢中彷彿有人低聲道：「好輕功，果然不愧為名門之子。」

小武的臉色變了變，低叱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喝聲中，他已竄入花叢，正是剛才那人聲發出來的地方。

他沒有看見任何人。

花叢裡根本連個人影都沒有！

星月在天，夜色深沉。

高立也趕了過來，皺眉道：「是不是七月十五的人又追到這裡來了？」

小武道：「只怕不是。」

高立道：「你怎麼知道不是？」

小武沒有回答。

他臉上的表情很奇怪，彷彿有些驚訝，又彷彿有些恐懼。

既然他算準不是那組織中的人追來，又為什麼要恐懼？

高立雖然想不通，也沒有再問。

他知道小武若是不願說出一件事，無論誰也問不出的。

小武沉默了很久，忽又問道：「大象呢？」

高立道：「只怕已睡了。」

小武道：「睡在哪裡？」

高立道：「你想找他？」

小武勉強笑了笑，道：「我……我能不能去找他聊聊？」

高立也笑了笑，道：「你難道看不出他是個很不喜歡聊天的人。」

小武目光閃動著，目中的神色更奇特，緩緩道：「也許他喜歡跟我聊天呢。」

高立凝視著他，過了很久，終於點點頭，道：「也許這世上奇怪的事本就多得很。」

大象並沒有睡。

他開門的時候，腳上還穿著鞋子，眼睛裡也絲毫沒有睡意。

沒有睡意，也沒有表情。

他無論看著什麼人，都好像在看著一塊木頭。

高立笑了笑，道：「你還沒有睡？」

大象道：「睡著的人不會開門。」

他說話很慢，很生硬，彷彿已很久沒有說過話，已不習慣說話。

高立卻顯得很驚訝，彷彿也已有很久沒有聽到過他說話。

屋子裡很簡陋，除了生活上必需之物外，什麼別的東西都沒有。

他過的簡直是種苦行僧的生活。

小武只覺得這裡恰巧和雙雙的屋裡成了極鮮明的對比，就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魁偉、健壯、堅強、冷酷的獨臂老人，也和雙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若沒有非常特別的原因，這麼樣兩個人是決不會生活在一起的。

大象已經拉開用木板釘成的凳子，說道：「坐。」。

屋裡一共只有這麼一個凳子，所以小武和高立都沒有坐。

小武站在門口，眼睛直勾勾地看著這老人，忽然道：「你以前見過我？」

大象搖搖頭。

小武道：「可是你認得我。」

大象又搖搖頭。

高立看著他，又看看小武，笑道：「他既未見過你，怎麼會認得你。」

小武道：「因為他認得我的輕功身法。」

高立道：「你的輕功身法難道和別人有什麼不同？」

小武道：「有。」

高立道：「我怎麼看不出？」

小武道：「因為你年紀太輕。」

高立道：「你難道已經很老了？」

小武笑了笑，只笑了笑。

高立又問道：「就算你輕功身法和別人不同，他也沒看過。」

小武道：「他看過。」

高立道：「幾時看過的？」

小武道：「剛才。」

高立道：「剛才？」

小武又笑了笑，什麼話都沒有說，眼睛卻在看著大象腳上的鞋子。

鞋子上的泥還沒有乾透。

最近的天氣一直很好，只有花畦中的泥是濕的，因為每天黃昏後，大象都去澆花。

但若是黃昏時踩到的泥，現在就應該早已乾透了。

高立並不是反應遲鈍的人，立刻明白剛才躲在月季花叢中的人就是他。

「是你？」

大象並沒有否認。

高立道：「你真的認得他？」

大象也沒有否認。

高立道：「他是誰？你怎麼認得他的。」

大象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卻轉過頭，冷冷地看著小武，道：「你為什麼還不回去？」

小武臉色彷彿又變了變，道：「回去？回到哪裡去？」

大象道：「回你的家。」

小武並沒有問：「你怎麼知道我家在哪裡？」他反而問：「我為什麼要回去？」

大象道：「因為你非回去不可。」

小武又問了一句：「為什麼？」

大象道：「因為你的父親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小武身子突然僵硬，就像是突然被一根釘子釘在地上。

他眼睛盯著這老人，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不是大象。」

高立悠然說道：「他當然不是大象，他是一個人。」

小武不理他，還是盯著這老人，道：「你是邯鄲金開甲。」

老人面上還是全無表情。

高立卻已忍不住失聲道：「金開甲？『大雷神』金開甲？」

小武道：「不錯！」

他淡淡地笑了笑，接著道：「你剛才不肯告訴我他的來歷，只因為你根本也不知道他是誰。」

高立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的確不知道他就是大雷神。」

小武道：「除了金老前輩外，普天之下，還有誰能將斧頭運用得那麼巧妙？」

金開甲突然冷冷地說道：「只可惜你年紀也太輕了，還沒有見過二十年前的『風雷神斧』是個什麼樣子。」

小武道：「可是我聽說過。」

金開甲道：「你當然聽說過，有耳朵的人都聽說過。」

他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言詞間卻已顯露出一種懾人的霸氣。

小武淡淡道：「但是我卻沒有想到過，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大雷神，竟會躲在這裡替人家劈柴。」

這句話裡彷彿也有刺。

金開甲臉上突然起了種奇異的變化，也像是突然被根釘子釘住。

過了很久，他才一字字緩緩道：「那當然要多謝你們家的人。」

這句話裡彷彿有刺。

小武道：「你只怕也從來沒有想到，居然會在這裡看見我。」

金開甲道：「的確沒有。」

小武冷笑道：「就在十年前，大雷神還號稱天下武功第一，今天見了我，為什麼不殺了我？」

金開甲道：「我不殺你。」

小武道：「為什麼？」

金開甲道：「因為你是我救命恩人的朋友。」

小武道：「誰是你的救命恩人？」

高立突然道：「我。」

小武很驚奇，道：「你？你救了大雷神？」

高立苦笑道：「我並沒有想到我救的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

金開甲冷冷道：「那時我已不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否則又怎會被那幾個豎子所欺。」

他冷漠的眼睛裡突又露出一絲憤怒之色，過了很久，才接著道：「自從泰山一役，傷在你父親手裡之後，我就已不再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

小武道：「他破了你的『重樓飛血』？」

金開甲道：「沒有，沒有人能夠破得了重樓飛血。」

小武道：「他雖然斷了你一隻手，但你還剩下一隻右手。」

金開甲冷笑道：「你畢竟年紀太輕，竟不知大雷神用的是左手斧。」

小武怔住。

過了很久，他突又問道：「你在這裡天天劈柴，為的就是要練右手斧？」

金開甲道：「你不笨。」

小武道：「你已練了多久？」

金開甲道：「五年。」

小武道：「現在你右手是否已能和左手同樣靈巧？」

金開甲閉上嘴，拒絕回答。

沒人會將自己武功的虛實，告訴自己仇家的。

高立嘆了口氣，道：「難怪你冬天劈柴，夏天也劈柴，現在我總算明白了！」

他轉向小武，笑了笑，道：「現在我總算也知道你是誰。」

小武道：「哦！」

高立道：「你不姓武，你姓秋，叫做秋鳳梧。」

小武也笑了笑，道：「想不到你居然知道我名字。」

高立道：「昔年『孔雀山莊』秋老莊主，在泰山絕頂決戰天下第一高手大雷神，這一戰連沒有耳朵的人只怕都聽說過。」

秋鳳梧也不禁嘆息，道：「那一戰當真可算是驚天地而泣鬼神。」

高立微笑道：「所以孔雀山莊主的名字，我當然也聽說過。」

秋鳳梧凝視著他，道：「秋鳳梧也好，小武也好，反正都是你的朋友。」

高立道：「當然是。」

秋鳳梧道：「而且永遠都是。」他忽然轉向金開甲，道：「但我們並不是朋友，現在不是，以後也不是。」

金開甲道：「當然不是。」

秋鳳梧道：「所以你若要找孔雀山莊復仇，隨時都可以向我出手。」

金開甲冷冷地道：「我為什麼要找孔雀山莊復仇？」

秋鳳梧道：「你不想報復？」

金開甲道：「不想。」

秋鳳梧道：「為什麼？」

金開甲道：「那一戰本是公平決戰，生死俱無怨言，何況我不過斷了一隻手。」

他忽然長嘆了一聲，慢慢地接著道：「秋老頭本可要我命的，但他卻只要了我一隻手。

我若一定要報復，是報恩，不是報仇。」

秋鳳梧看著他，彷彿很驚訝，又彷彿很佩服，終於長嘆了一聲，道：「難怪家父常說，大雷神是條了不起的男子漢，勝就是勝，敗就是敗，就憑這一點，江湖中已沒有幾個人能比得上。」

金開甲冷冷地道：「的確沒有幾個人能夠比得上。」

秋鳳梧道：「家父雖然勝了前輩，但大雷神卻還是天下第一高手。」

金開甲道：「不是。」

秋鳳梧道：「是！因為家父並不是以武功勝了前輩，而是用暗器。」

金開甲沉下了臉，厲聲道：「暗器難道不是武功？──你難道看不起暗器？」

秋鳳梧道：「我……」

金開甲道：「刀劍是武器，暗器也是武器。我用風雷斧，他用孔雀翎。他能避開我的風雷斧，我避不開他的孔雀翎，就是他勝了，無論誰也不能說他勝得不公平，你更不能。」

秋鳳梧垂下頭，臉上卻反而現出神采，道：「是，是我錯了。」

金開甲道：「你知道錯了，就該快回去。」

秋鳳梧道：「我現在還不能回去。」

金開甲道：「為什麼？」

秋鳳梧笑了笑道：「因為我還等著要喝高立的喜酒。」

酒在桌上。

每個人在心情激動之後，好像都喜歡找杯酒喝喝。

秋鳳梧舉杯歎道：「英雄畢竟是英雄，好像永遠都不會老的。我實在想不到大雷神直到今日還有那種頂天立地的豪氣。」

高立歎道：「但這些年來，他日子的確過得太苦，我幾乎從未看見他笑過。」

秋鳳梧笑道：「但他想到你要請我們喝喜酒時，他卻笑了。」

高立道：「所以這喜酒我更非請不可。」

秋鳳梧道：「我也非喝不可。」

高立笑道：「世上可有幾個人能請到大雷神和孔雀山莊的少莊主來喝他的喜酒？」

秋鳳梧舉杯一飲而盡，突然重重地放下酒杯，道：「我不是孔雀山莊的少莊主。」

高立愕然道：「你不是？」

秋鳳梧道：「我不是，因為我不配。」

他又滿傾一杯，長嘆道：「我只配做殺人組織中的劊子手。」

高立嘆了口氣，道：「我實在也想不通，你怎麼會入『七月十五』的？」

秋鳳梧凝視著手裡的酒杯，緩緩道：「因為我看不起孔雀翎，看不起以暗器博來的名聲。

我不願一輩子活在孔雀翎的陰影裡，就像是個躲在母親裙下的小孩子，沒出息的小孩子。」

高立道：「所以你想要憑你自己的本事，博你自己的名聲。」

秋鳳梧點點頭，苦笑道：「因為我發現江湖中尊敬孔雀山莊，並不是尊敬我們的人，而是尊敬我們的暗器，若沒有孔雀翎，我們秋家的人好像就不值一文。」

高立道：「沒有人這麼想。」

秋鳳梧道：「但我卻不能不這樣想，我加入『七月十五』，本是為了要徹底瓦解這組織，我一直在等機會。」

他又嘆息一聲，道：「但我後來才發現，縱然能瓦解『七月十五』也沒有用。」

高立道：「為什麼？」

秋鳳梧道：「因為『七月十五』這組織本身，也只不過是個傀儡而已，幕後顯然還有股神秘而強大的力量在支持它、指揮它。」

高立慢慢地點了點頭，臉色也變得很沉重，道：「你猜不出是誰在指揮它？」

秋鳳梧目光閃動，道：「你已猜出了？」

高立道：「至少已猜中七成。」

秋鳳梧道：「是誰？」

高立遲疑著，終於慢慢地說出了三個字：「青龍會。」

秋鳳梧立刻用力拍桌子，道：「不錯，我猜也一定是青龍會。」

高立道：「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秋鳳梧道：「從正月初一到除夕，恰巧是三百六十五天。」

高立道：「七月十五只不過是他們其中一個分舵而已。」

兩人突然不說話了，臉色卻更沉重。

「七月十五」組織之嚴密，手段之毒辣，力量之可怕，他們當然清楚得很。

但「七月十五」卻只不過是青龍會三百六十五處分舵之一。

青龍會組織之強大可怕，也就可想而知。

秋鳳梧終於長嘆道：「據說青龍老大曾經向人誇口，只要陽光能照得到的地方，就有青龍會的力量存在。」

高立道：「他還說只要海未枯，石未爛，青龍會也不會毀滅。」

秋鳳梧握緊雙拳，道：「只可惜我們連青龍老大是誰都不知道。」

高立道：「沒有人知道！」

雙雙起來得很早。

是高立扶她起床的。現在他們已到後面的山坡上摘花去了。

他們當然有很多話要說。昨天晚上，他們說話的機會並不多。

秋鳳梧站在院子裡，享受著這深山清晨中新鮮的風和陽光。

他本來很想去幫金開甲做早飯的，但卻被趕了出來。

「出去，當我做事的時候，不喜歡有人在旁邊看。」

看著這位叱吒一時的絕代高手拿著鍋鏟炒蛋，實在也並不是件愉快的事，那實在令人心裡很不舒服。

但金開甲自己卻絲毫沒有這種感覺。

「我做這些事，只因為我喜歡做，做事可以使我的手靈巧。」

「武功本就是入世的，只要你肯用心，無論做什麼事的時候，都一樣可以鍛煉你的武功。」

現在秋鳳梧反覆咀嚼著這幾句話，就好像在嚼著枚橄欖，回味無窮。

他現在才明白金開甲為什麼能成為天下武林第一高手。

早飯已經擺在桌上，他們正在等高立和雙雙回來。

金開甲又開始劈柴。

秋鳳梧靜靜地在旁邊看著，只覺他劈柴的動作說不出的純熟優美。

武學的精義是什麼？

只有四個字──專心、苦練。

其實這四個字也同樣適於世上的每一件事。

無論你做什麼，若要想出人頭地，就只有專心、苦練。

「你可知道誰是自古以來，使用斧頭的第一高手？」

「不知道。」

「魯班。」

「他只不過是個巧手的工匠而已。」

「可是他每天都在用斧頭，對於斧的性能和特質，沒有人能比他知道得更多。斧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他用斧就好像運用手指一樣靈活。」

熟，就能生巧。

這豈非也正是武學的精義。

秋鳳梧長長嘆息，只覺得金開甲說的這些話，甚至比一部武功秘笈還有價值。

這些話也決不是那些終日坐在廟堂上的宗主大師，所能說得出的。

陽光遍地，遠山青翠。

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婆，左手拄著根枴杖，右手提著個青布包袱，沿著小溪踽踽獨行，腰彎得就像是個蝦米。

秋鳳梧道：「這附近還有別的人家？」

金開甲道：「最近的也在三五里外。」

秋鳳梧不再問了，老太婆卻已經走到院子外，喘息著，賠著笑臉，道：「兩位大爺要不要買幾個雞蛋？」

秋鳳梧道：「雞蛋新鮮不新鮮？」

老太婆笑道：「當然新鮮，不信大爺你摸摸，還是熱的哩。」

她走進來，蹲在地上，解開青布包袱。

包袱裡的雞蛋果然又大又圓。

老太婆拾起了一枚，道：「新鮮的蛋生吃最滋補，用開水沖著吃也……」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突聽「颼」的一聲，一根弩箭已穿入了老太婆的背。

老太婆的臉驟然扭曲，抬起來，似乎想將手裡的蛋擲出，但人已倒了下去。

接著，就有條黑衣人影從山坳後竄出，三五個起落，已掠入院子，什麼話都不說，一把抄起了老太婆的雞蛋，遠遠擲出，落入小溪。

只聽「轟」的一聲，溪水四濺。

黑衣人這才長長吐出口氣，道：「好險。」

秋鳳梧臉色已變了，似已連話都說不出。

黑衣人轉過臉向他勉強一笑，道：「閣下已看出這老太婆是什麼人了嗎？」

秋鳳梧搖搖頭。

黑衣人壓低聲音，道：「她就是『七月十五』派來行刺的。」

秋鳳梧變色道：「七月十五？閣下你……」

黑衣人道：「我……」

他一個字剛說出，身子突也一陣扭曲，臉已變形，嘴角也流出鮮血。

血一流出來，就變成黑的。

金開甲臉色也變了，拋下斧頭趕來。

黑衣人已倒下，兩隻手捧著肚子，掙扎著道：「快……快，我身上的木瓶中有解藥……」

金開甲正想過去拿，秋鳳梧卻一把拉住了他。

黑衣人的神情更痛苦，哽聲道：「求求你……快，快……再遲就來不及了。」

秋鳳梧冷冷地看著他，冷冷道：「解藥在你身上，你自己為何不拿？」

金開甲怒道：「你難道看不出他已不能動了？我們怎能見死不救！」

秋鳳梧冷笑道：「他死不了的。」

黑衣人的臉又一陣扭曲，突然箭一般從地上竄起，揚手打出了七點烏星。

那老太婆竟也從地上跳了起來，一揮手，擲出了兩枚雞蛋。

秋鳳梧沒有閃避，反而迎了上去，兩枚蛋忽然已到了他手裡，滑入他衣袖。

老太婆凌空翻身，倒竄而出，忽然發現秋鳳梧已到了她面前。

她雙拳齊出，雙鋒貫耳。

但秋鳳梧的手掌卻已自她雙拳中穿過，她的拳頭還未到，秋鳳梧的手掌已拍在她胸膛上。

輕輕一拍。

老太婆的人就像是被這隻手掌黏住，雙臂剛剛垂下，人也不能動了。

然後她就聽到一陣骨頭斷裂的聲音。

金開甲用一條手臂夾住了那黑衣人，夾緊，放鬆，黑衣人忽然間就像是一堆泥般倒了下去，斷裂的肋骨斜斜刺出，穿破了衣裳。

鮮血慢慢地在地上散開，慢慢地滲入地中。

金開甲凝視著，目光帶著種深思之色，就彷彿這一生從未見人流血一樣。

老太婆不停地顫抖。

也不知是因為秋鳳梧這種奇特的掌力，還是因為那骨頭碎裂的聲音，她忽然恐懼得像是個剛從噩夢中驚醒的孩子。

秋鳳梧一把揪住她蒼蒼白髮，用力拉下來，帶著她的臉皮一起拉了下來，就露出了另一張臉。

一張瘦小、蠟黃、畏怯，但卻十分年輕的臉。

秋鳳梧冷冷地看著他，道：「你是新來的？」

這人點點頭。

秋鳳梧道：「你知道我是誰？」

這人舔了舔發乾的嘴唇，道：「我……我聽說過。」

秋鳳梧道：「那麼你就該知道，我至少有三十種法子可以讓你後悔為什麼要生下來。」

這人勉強點了點頭，臉上已無人色。

秋鳳梧道：「所以你最好還是說實話。」

這人道：「我說……我說。」

秋鳳梧道：「你們來了幾個人？」

這人道：「六個。」

秋鳳梧道：「都是些什麼人？」

這人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秋鳳梧道：「他們人在哪裡？」

這人道：「就在山那邊，等著我們……」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又聽見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

他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

秋鳳梧已轉過身，沒有再看一眼。

他殺人從不再多看一眼。

金開甲卻還在凝視著地上的鮮血，突然道：「我已有六年未曾殺過人。」

秋鳳梧道：「六年的確已不算短。」

金開甲道：「我十三歲時開始殺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殺人是件令人作嘔的事。」

秋鳳梧嘆了口氣，道：「只不過那還是比被殺好些。」

金開甲霍然抬起頭，盯著他，道：「你怎知他們是來殺你的？」

秋鳳梧苦笑道：「只因為我以前也做過跟他們一樣的事。」

金開甲還想再問，已聽到雙雙的聲音：「你以前做過什麼事？」

雙雙倚著高立的肩，站在陽光下。

高立的臉色蒼白而緊張，但雙雙臉上卻帶著比陽光還燦爛的笑容。

秋鳳梧從未想到她看來也會變得如此美麗。

世上又還有什麼比歡愉和自信更能使一個女人變得美麗呢？

秋鳳梧正不知怎麼回答她的話，雙雙卻又在問：「我剛才好像聽見你們在說殺人？」

秋鳳梧終於勉強笑了笑，道：「我們剛才在說故事。」

雙雙嫣然問道：「什麼故事？我最喜歡聽故事了。」

秋鳳梧道：「但這故事卻不好聽。」

雙雙道：「為什麼？」

秋鳳梧道：「因為這故事中，有人在殺人。」

雙雙臉上似也有了陣陰影，淒然道：「為什麼有些人總是要殺人呢？」

秋鳳梧緩緩道：「這也許只因為他們若不殺人，別人就要殺他們。」

雙雙慢慢地點了點頭，神色更淒涼，忽又皺眉道：「這裡怎麼有血腥氣？」

金開甲道：「我剛才殺了一隻雞。」

住在山林中的人，家家都養雞。

最愚蠢的人，也不會長途跋涉，拿雞蛋到這種地方來賣的。

無論中了什麼樣的毒，從嘴角流出來的血也不可能立刻變成黑的，更不可能在毒發倒地時，還能將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

這並不是因為「七月十五」殺人的計劃有欠周密。

這只因定計的人，從未到過這偏僻的山林，只因來的這兩個人，還是第一次參加殺人行動。

而他們遇著的，偏偏是經驗豐富的老手。

何況這次行動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失敗。

後面還有四個人。

真正可怕的是這四個人。

飯總要吃的，秋鳳梧反而吃得特別多。

這一頓吃過後，下一頓就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吃了。

他希望高立也多吃些。

但高立卻一直在看著雙雙，目中充滿了憂慮之色。

他顯然有很多話要問秋鳳梧，卻又不能在雙雙面前問出來。

飯桌上只有雙雙是愉快的。

知道得越少，煩惱憂慮就越少，所以有時無知反而是幸福的。

雙雙忽然道：「今天你們怎麼不喝酒？」

秋鳳梧勉強笑道：「只有真正的酒鬼，白天才喝酒。」

雙雙道：「你們還不是真正的酒鬼？」

秋鳳梧道：「幸好還不是。」

雙雙垂下頭，忽又輕輕道：「若是喜酒呢？」

秋鳳梧心裡好像突然被刺了一針。

喜酒，他們豈非本在等著喝高立的喜酒？

他抬起頭，就發現高立的手在顫抖，一張臉已蒼白如紙。

沒有喜酒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血！也許是別人的血，也許是自己的血，流不盡的血。

你手上只要沾著一點血腥，這一生就永遠要在血腥中打滾。

秋鳳梧正在喝湯，只覺得這湯也又酸又腥，就好像血一樣。

雙雙的臉上，卻已泛起了紅暈，幸福而羞澀的紅暈。

她垂著頭，輕輕道：「剛才……剛才他已跟我說了，他說你們也都已知道。」

秋鳳梧茫然道：「我們都已知道。」

雙雙紅著臉，嫣然道：「我以為你們──定會恭喜我們的。」

秋鳳梧道：「恭喜恭喜。」

他只覺得嘴裡滿是苦水，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

他知道高立心裡一定比他更苦。

雙雙道：「既然有事值得恭喜，你們為什麼不喝杯酒呢？」

高立忽然站起來，道：「誰說我們不喝酒，我去拿酒去。」

雙雙嫣然道：「今天我也想喝一點，我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高立道：「我也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他雖已站起來，但身子卻似已僵硬。

院子裡的屍身還沒有埋葬，正在陽光下逐漸乾癟萎縮。

追殺他們的人已經在路上，隨時隨刻都可能出現。

她平靜幸福的生活，眼見就要毀滅，連生命都可能毀滅，可是她這一生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高立只覺得面頰冰冷，眼淚已沿著面頰，慢慢地流了下來……

秋鳳梧實在不忍再看高立面上的表情，也不忍再看雙雙。

他生怕看了之後，自己也會哭。

金開甲一直扒著飯，一口一口嚥下去，忽然放下筷子站起來道：「我出去一趟。」

秋鳳梧道：「到哪裡去？」其實他根本不必問的。

他當然知道金開甲是要去為他們擋住那些人。

金開甲道：「我出去走走。」

秋鳳梧道：「我們一起去。」

雙雙道：「你們要出去？酒還沒有喝哩。」

秋鳳梧勉強笑道：「酒可以等我們回來再喝，我們去找些新鮮的竹筍來燒雞。」

高立忽然笑了笑，淡淡道：「你們不必去了，竹筍已在院子裡。」

他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出奇，平靜得可怕。

秋鳳梧回過頭，一顆心也立刻沉了下去。

四個人已慢慢地走入了院子。

陽光燦爛，百花齊放。

多麼好的天氣。

第一個人慢慢地走進來，四面看了一眼，喃喃道：「好地方，真是好地方。」

這人的臉很長，就像馬的臉，臉上長滿了一粒粒豌豆般的疙瘩，眼睛裡佈滿血絲。

有些人天生就帶著種凶相，他就是這種人。

院子裡有個樹樁。

他慢慢地坐下來，「鏘」的，拔出了一柄沉重的鬼頭刀。

他就用這把刀開始修他的指甲。

三十七斤重的鬼頭刀，在他手裡輕得就像是柳葉一樣。

高立認得他，他叫毛戰。

「七月十五」這組織中，殺人最多的就是他。

他每次殺人時都已接近瘋狂，一看到血，就完全瘋狂。

若不是因為他已到滇境去殺人，上次刺殺百里長青的行動，一定也有他。

第二個慢慢地走進來，也四面看了一眼，道：「好地方，能死在這地方真不錯。」

這人的臉是慘青色的，看不見肉，鼻如鷹鉤，眼睛也好像專吃死屍的兀鷹一樣。

他手裡提著柄喪門劍，劍光也像他的臉一樣，閃著慘青色的光。

他看來並沒有毛戰兇惡，但卻更陰沉──陰沉有時比兇惡更可怕。

院子裡有棵榕樹。

他一走進來，就在樹蔭下躺了下去，因為他一向最憎惡陽光。

高立不認得他，卻認得他的劍。

「陰魂劍」麻鋒。

「七月十五」早已在吸收這個人，而且花了不少代價，他當然是值得的。

他從不輕易殺人，甚至很少出手。

可是他要殺的人，都已進了棺材。

他殺人時從不願有人在旁邊看著，因為有時連他自己都覺得他用的法子太殘酷。

「你若要殺一個人，就得要他變做鬼之後，都不敢找你報復。」

第三個人高大得已有些臃腫，但腳步很輕，比貓還輕。

高立當然也認得他，這人竟是丁幹。

他慢慢地走了進來，四面看了一眼，悠然道：「好地方，真是個好地方，能在這地方等死，福氣真不錯。」

他也坐下來，用手裡彎刀修鬍子。

他跟毛戰本是死黨，一舉一動都在有意無意間模仿著毛戰。

若說他這人還有個朋友，就是毛戰。

第四個看來很斯文，很和氣，白白淨淨的臉，鬍子修飾得乾淨而整齊。

他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了進來，不但臉上帶著微笑，眼睛也是笑瞇瞇的。他沒有說話，身上也沒有兵器。他看來就像是個特地來拜訪朋友的秀才。

但高立和秋鳳梧看見這個人，卻忽然覺得有陣寒意自足底升起，好像這人遠比毛戰、麻鋒、丁幹加起來還要可怕很多。

因為他們認得他，他就是「七月十五」這組織的首領，「幽冥才子」西門玉。

高立在這組織已逾三年，但卻從未見過西門玉親自出手。

據說他殺人很慢，非常慢。據說他有一次殺一個人竟殺了兩天。據說兩天後這人斷氣時，誰也認不出他曾經是個人了。

但這些當然只不過是傳說，相信的人並不多。

因為他實在太斯文，太秀氣，而且文質彬彬，溫柔有禮。

像這麼樣一個斯文人，怎麼會殺人呢？

現在他還笑瞇瞇的站在院子裡等，既不著急，也沒有發脾氣，好像就算要他再等三天三夜也沒關係。

但高立和秋鳳梧卻知道現在他們已到了非出去不可的時候。

他們對望了一眼。

秋鳳梧悄悄地從牆上摘下了他的劍。

高立慢慢地從牆角抄起他的槍。

雙雙忽然道：「外面又有人來了，是不是你請來喝喜酒的朋友？」

高立咬了咬牙，道：「他們不是朋友。」

雙雙道：「不是朋友，是什麼人？」

高立道：「是強盜。」

雙雙臉色變了，彷彿立刻就要暈倒。

高立心裡又是一陣酸楚，柔聲道：「我叫大象扶你回房去歇一歇，我很快就會將強盜趕跑的。」

雙雙道：「真的很快？」

高立道：「真的。」

他勉強忍耐著，不讓淚流下。

他希望這是自己最後一次騙她。

也許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毛戰還在修指甲，丁幹還在修鬍子，麻鋒躺在樹蔭下，更連頭都沒有抬起。

在他們眼中，小武和高立已只不過是兩個死人。

但西門玉卻迎了上去，笑容溫柔而親切，微笑著道：「你們這兩天辛苦了？」

秋鳳梧居然也笑了笑，道：「還好。」

西門玉道：「昨天睡得好不好？」

秋鳳梧道：「我們倒還睡得著，吃得飽。」

西門玉又笑了，道：「能吃能睡就是福氣。上次我給你們的銀子，你們花光了嗎？」

秋鳳梧道：「還有一點。」

西門玉笑道：「當然還有，我早就聽說百里長青是個很大方的人。」

秋鳳梧道：「不錯，他給了我們每個人五萬兩。想不到救人比殺人賺的錢還多。」

西門玉點點頭，道：「這倒提醒了我，我以後只怕也要改行了。」

秋鳳梧道：「現在呢。」

西門玉微笑著說道：「現在我還想免費殺幾個人。」

秋鳳梧嘆了口氣，道：「我本該也免費殺個人的，只可惜他的皮太厚了，我也懶得費力氣。」

西門玉道：「你是說丁幹？」

秋鳳梧道：「我只奇怪皮這麼厚的人，鬍子是怎麼長出來的。」

西門玉道：「他的確厚顏、無恥，而且還殺了兩個夥伴。你猜我要怎麼樣對付他？」

秋鳳梧道：「猜不出。」

西門玉道：「我準備賞給他五百兩銀子，因為他總算活著回去將你們的行蹤告訴了我。」

他笑了笑，悠然道：「你看，我賞罰是不是一向公平得很？」

秋鳳梧道：「的確公平得很。」

西門玉忽然又嘆了口氣，說道：「我知道你現在陪我聊天，不過是在等機會殺我。我始終認為你是最懂得怎麼樣殺人的一個人，所以我實在替你惋惜。」

秋鳳梧道：「你還知道什麼？」

西門玉道：「我也知道你們一定會在這裡等著我的。」

秋鳳梧道：「為什麼？」

西門玉道：「因為帶著個女人走路，總是不太方便，這女人偏偏又是丟不下的。」

他忽然向高立笑了笑，道：「你說對不對？」

高立冷冷道：「對極了。」

西門玉微笑道：「久聞嫂夫人是位天仙般的美人，你為什麼不請出來讓我們見見？」

高立道：「她只見人，不見你們這種……」

他身子突然僵硬，聲音立刻嘶啞。

因為他已聽到了雙雙的腳步聲。

雙雙已掙扎著，走了出來，正在不停地喘息。

每個人的眼睛都突然睜大了，就像是突然看見一個有三條腿的人。

毛戰突然大笑，道：「你們看見了沒有，這就是高立的女人。」

丁幹大笑道：「這是個女人麼？這簡直是個妖怪，不折不扣的妖怪。」

毛戰道：「如果誰要我娶這種妖怪，我情願去做和尚，情願一頭撞死。」

高立的臉已因痛苦而扭曲變形。

他不敢再回頭去看雙雙。

他突然像一條負傷的野獸般衝了出去──

他寧可死，寧可死一千次，一萬次，也不願讓雙雙受到這種打擊。

## 第四回 命運

刀法、劍法的名家，常常會認為用雙刀雙劍是件很愚蠢，甚至很可笑的事。

在槍法的名家眼中看來，雙槍簡直就不能算是一種槍。

因為武功也正如世上很多別的事一樣，多，並不一定就是好。

一個手上長著七根指頭的人，並不見得能比只有五根指頭的人更精於點穴。

真正精於點穴的人，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已足夠了。

可是用雙刀雙劍的人，也有他們的道理。

「人明明有兩隻手，為什麼只用一件武器？」

無論哪種道理比較正確，現在卻決不會有人認為高立是可笑的。

他的雙槍就像是毒龍的角，飛鷹的翼。

他從西門玉面前衝了過去，他的槍已飛出，這一槍飛出，就表示血戰已開始。

，

但秋鳳梧還是沒有動，因為西門玉也沒有動，甚至連看都沒有去看高立一眼。

他眼睛一直在盯著秋鳳梧的手，握劍的手。

秋鳳梧已可感覺到自己的手上沁著冷汗。

西門玉忽然笑了笑，道：「我若是你，現在就已將這柄劍放下來。」

秋鳳梧道：「哦！」

西門玉道：「因為你若放了這柄劍，也許還有活下去的機會。」

秋鳳梧道：「有多少機會？」

西門玉道：「並不多，但至少總比完全沒有機會好些。」

秋鳳梧道：「高立已完全沒有機會。」

西門玉道：「他槍法不錯。在用槍的高手中，他幾乎已可算是最好的一個。」

秋鳳梧道：「你說得很公平。」

西門玉道：「我看過他的槍法，也看過他殺人。世上決沒有人能比我更瞭解他的武功。」

秋鳳梧道：「我知道你一定很注意他。」

西門玉道：「我也很瞭解毛戰和丁幹。」

秋鳳梧道：「你認為他們已足夠對付高立？」

西門玉道：「至少已差不多。」

秋鳳梧道：「我呢？」

西門玉道：「我當然也很瞭解你。」

秋鳳梧道：「你和麻鋒已足夠對付我。」

西門玉微笑道：「已嫌多了。」

秋鳳梧道：「你算準了才來的？」

西門玉道：「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若沒有十拿九穩的把握，我怎麼會來？」

秋鳳梧突然長長吐出口氣，就好像一個漂流在大海上，已經快要淹死的人，突然發現了陸地一樣。

「十拿九穩的西門玉畢竟還是算錯了一次。」

他沒有將金開甲算進去。

他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昔年威鎮天下的大雷神也在這裡。

「無論是多與少的錯誤，都可能會是致命的錯誤。」

他這次犯的錯誤可真是大得要命。

秋鳳梧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你的確算得很準，你們四個人的確已足夠對付我們兩個。」

現在他雖然沒有看見金開甲，但他卻知道金開甲一定會在最適當的時候出現的。

他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

雙槍飛舞，閃動的銀光，映在他臉上，他看來從未如此輕鬆過。

西門玉盯著他的臉，忽又笑了笑，道：「我知道這裡還有一個人。」

秋鳳梧道：「你知道？」

西門玉淡淡地道：「所以我們來的人也不止四個。」

秋鳳梧嘆了口氣，道：「我雖然沒有看見，但總算早已想到了。」

西門玉道：「哦！」

飛舞的刀和槍就在他的身後，距離他還不及兩尺。

刀槍相擊，不時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音，凜冽的刀風，已使他的髮髻散亂。

但是他臉上卻連一絲肌肉都沒有顫動。

秋鳳梧也不能不佩服，他也從未見到過如此鎮靜的人。

他也笑了笑，道：「還有別的人呢？是不是在後面準備放火？」

西門玉道：「是。」

秋鳳梧道：「先放火隔斷我的退路，再繞到前面來和你前後夾擊。」

西門玉道：「你好像也很瞭解我。」

秋鳳梧道：「我學得快。」

西門玉歎道：「你本來的確可以做我的好幫手的。」

他目光忽然從秋鳳梧的身上移開，移到雙雙身上。

雙雙還站在門口，站在陽光下。

她纖細瘦弱的手扶著門，彷彿隨時都可能倒下去。

可是她沒有倒下去。

她身子似已完全僵硬，臉上也帶著種無法形容的表情。

她雖然沒有倒下去，但她整個人卻似已完全崩潰。

你永遠無法想像那是種多麼令人悲痛的姿勢和表情。

秋鳳梧不忍回頭去看她，忽又笑了笑，道：「火起了麼？」

西門玉道：「還沒有。」

秋鳳梧道：「為什麼還沒有？」

西門玉道：「你在替我著急？」

秋鳳梧道：「我只怕他們不會放火。」

西門玉道：「誰都會放火。」

秋鳳梧道：「只有一種人不會。」

西門玉道：「死人。」

秋鳳梧笑了。

就在這時，西門玉已從他身旁衝過去，衝向雙雙。一直躺在樹蔭下的麻鋒，也突然掠起，慘碧色的劍光一閃，急刺秋鳳梧的脖子。

但也就在這時，屋背後突然飛過來兩條人影，「砰」的，跌在地上。

西門玉沒有看這兩個人，因為他早已算準他們已經是死人──他已看出自己算錯了一著。

現在他的目標是雙雙。

他也看得出高立對雙雙的感情。

只要能將雙雙挾持，這一戰縱不能勝，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雙雙沒有動，沒有閃避。

但她身後卻已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天神般的巨人。

金開甲就這樣隨隨便便地站在門口，彷彿完全沒有絲毫戒備。

但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要擊倒他決不是件容易事。

他臉上也沒什麼表情，一雙死灰色的眸子，冷冷地看著西門玉。他並沒有出手攔阻，但西門玉的身法卻突然停頓，就像是突然撞到一面看不見的石牆上。

這既無表情，也沒有戒備的獨臂人，身上竟似帶著種說不出的殺氣。

西門玉眼角的肌肉似已抽緊，盯著他，一字字道：「足下尊姓？」

金開甲道：「金！」

西門玉道：「金？黃金的金？」

他忽然發現這獨臂人手裡的鐵斧，他整個人似也已僵硬。

「大雷神！」

金開甲道：「你想不到？」

西門玉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算錯了，我本不該來的。」

金開甲道：「你已來了。」

西門玉道：「現在我還能不能走？」

金開甲道：「不能。」

西門玉道：「我可以留一隻手。」

金開甲道：「一隻手不夠。」

西門玉道：「你還要什麼？」

金開甲道：「要你的命。」

西門玉道：「沒有交易？」

金開甲道：「沒有。」

西門玉長長嘆出口氣，道：「好。」

他突然出手，他的目標還是雙雙。

因為他知道金開甲一定要保護雙雙的。

保護別人，總比保護自己困難，也許雙雙才是金開甲唯一的弱點，唯一的空門。

金開甲沒有保護雙雙。

他知道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他的手一揮，鐵斧劈下。

這一斧簡單、單純，沒有變化，沒有後著──這一斧已用不著任何變化後著。

鐵斧直劈，本是武功中最簡單的一種招式。

但這一招卻是經過了千百次變化之後，再變回來的。

這一斧已返璞歸真，已接近完全。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斧那種奇異微妙的威力，也沒有人能瞭解。

甚至連西門玉自己都不能。

他看見鐵斧劈下時，已可感覺到冰冷銳利的斧頭砍在自己身上。

他聽見鐵斧風聲時，同時也已聽見了自己骨頭斷裂的聲音。

他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死，怎麼會是這麼樣一件虛幻的事？既沒有痛苦，也沒有恐懼。

他還沒有認真想到死這件事的時候，突然間，死亡已將他的生命攫取：

然後就是一陣永無止境的黑暗。

雙雙還是沒有動，但淚珠已慢慢地從臉上流了下來……

突然間，又是一陣慘呼。

秋鳳梧正覺麻鋒是個很可怕的對手時，麻鋒就犯了個致命的錯誤。

他揮劍太高，下腹露出了空門。

秋鳳梧連想都沒有去想，劍鋒已刺穿了他的肚子。

麻鋒的人在劍上一跳，就像是釣鉤上的魚。

他身子跌下時，鮮血才流出，恰巧就落在他自己身上。

他死得也很快。

毛戰似已完全瘋狂。

因為他已嗅到了血腥氣，他瘋狂得就像是一隻嗅到血腥的飢餓野獸。

這種瘋狂本已接近死亡。

他已看不見別的人，只看見高立手裡飛舞著的槍。

丁幹已在一步步向後退，突然轉身，又怔住。

秋鳳梧正等在那裡，冷冷地看著他，冷冷道：「你又想走？」

丁幹舔了舔發乾的嘴唇，道：「我說過，我還想活下去。」

秋鳳梧道：「你也說過，為了活下去，你什麼事都肯做。」

丁幹道：「我說過。」

秋鳳梧道：「現在你可以為我做一件事。」

丁幹目中又露出盼望之色，立刻問道：「什麼事？」

秋鳳梧道：「毛戰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丁幹道：「我沒有朋友。」

秋鳳梧道：「好，你殺了他，我就不殺你。」

丁幹什麼話都沒有說，他的手已揚起。

三柄彎刀閃電般飛出，三柄彎刀全都釘入了毛戰的左胸。

毛戰狂吼一聲，霍然回頭。

他已看不見高立，看不見那飛舞的銀槍。

銀槍已頓住。

他盯著丁幹，一步步往前走，胸膛上的鮮血不停地往下流。

丁幹面上已經全無血色，一步步往後退，嗄聲道：「你不能怪我，我就算陪你死，也沒什麼好處。」

毛戰咬著牙，嘴角也已有鮮血沁出。

丁幹突然冷笑，道：「但你也莫要以為我怕你，現在我要殺你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他的手又揚起。

然後他臉色突然慘變，因為他發現自己雙臂都已被人握住。

毛戰還是在一步步地往前走。

丁幹卻已無法再動，無法再退。

秋鳳梧的手就像是兩道鐵箍，緊緊地握住了他的臂。

丁幹面無人色，顫聲道：「放過我，你答應過我，放我走的。」

秋鳳梧淡淡道：「我決不殺你。」

丁幹道：「可是他……」

秋鳳梧淡淡道：「他若要殺你，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丁幹突然放聲慘呼，就像是一隻落入陷阱的野獸。

然後他連呼吸聲也停頓了。

毛戰已到了他面前，慢慢地拔出了一柄彎刀，慢慢地刺入了他胸膛──

三柄彎刀全都刺入他胸膛後，他還在慘呼，慘呼著倒了下去。毛戰看著他倒了下去，突然轉身，向秋鳳梧深深一揖。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用自己手裡的刀，割斷了自己的咽喉。

沒有人動，沒有聲音。

鮮血慢慢地滲入陽光普照的大地，死人的屍體似已開始乾癟。

雙雙終於倒了下去。

秋鳳梧看著她，就像是在看著一朵鮮花漸漸枯萎……

陽光普照大地。

金開甲揮起鐵斧，重重地砍了下去，彷彿想將心裡的悲憤，發洩在大地裡。

大地無語。

它不但能孕育生命，也同樣能接受死亡。

鮮花在地上開放時，說不定也正是屍體在地下腐爛的時候。

墳已挖好。

金開甲提起西門玉的屍體，拋了下去。

一個人的快樂和希望是不是也同樣如此容易埋葬呢？

他只知道雙雙的快樂和希望已被埋葬了，現在他只有眼見著它在地下腐爛。

你奪去一個人的生命，有時反而比奪去他的希望仁慈些。

他實在不敢想像，一個已完全沒有希望的人，怎麼還能活得下去。他自己還活著，就因為他雖然沒有快樂，卻還有希望。雙雙呢？他從未流淚，決不流淚。

但只要一想起雙雙那本來充滿了歡愉和自信的臉，他心裡就像是有針在刺著。

現在他只希望那兩個年輕人能安慰她，能讓她活下去；他自己已老了。

安慰女人，是年輕人的事，老人已只能為死人挖掘墳墓。

他走過去，彎腰提起了麻鋒的屍體。

麻鋒的屍體竟突然復活。

麻鋒並沒有死。

腹部並不是人的要害，大多數人的腹部被刺穿，卻還可以活下去。

認為腹部是要害的人，只不過是種錯覺。

麻鋒就利用了這種錯覺，故意挨了秋鳳梧的一劍。

金開甲剛提起了他，他的劍已刺入了金開甲的腰，直沒至劍柄。

劍還在金開甲身上，麻鋒卻已逃了。

他把握住最好的機會逃了。

因為他知道高立和秋鳳梧一定會先想法子救人，再去追他的。

所以他並沒有要金開甲立刻死。

高立和秋鳳梧趕出來時，金開甲已倒了下去。

現在他仰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著，嗄聲問道：「雙雙呢？」

現在他關心的還是別人。

高立勉強忍耐著心裡的悲痛，道：「她身子太弱，還沒有醒。」

金開甲道：「你應該讓她多睡些時候，等她醒來時，就說我已走了。」

他劇烈地咳嗽著，又道：「你千萬不要告訴她我已經死了，千萬不要……」

高立道：「你還沒有死，你決不會死的。」

金開甲勉強笑了笑，說道：「死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你們何必作出這種樣子來，讓我看了實在難受。」

秋鳳梧也勉強笑了笑，想說幾句開心些的話，卻又偏偏說不出來。

金開甲道：「現在這地方你們已決不能再留下去，越快走越好。」

秋鳳梧道：「是。」

金開甲道：「高立一定要帶著雙雙走。」

秋鳳梧道：「你放心好了，他決不會拋下雙雙的。」

金開甲道：「我也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秋鳳梧道：「什麼事？」

金開甲道：「回去，我要你回去。」

秋鳳梧咬了咬牙，道：「為什麼要我回去？」

金開甲喘息道：「你回去了，他們就決不會再找到你，因為誰也想不到你會是孔雀山莊的少主人。」

秋鳳梧道：「可是……」

金開甲道：「他們找不到你，也就找不到高立，所以為了高立，你也該回去。」

秋鳳梧沉默了半晌，忽然道：「我可以帶他們一起回去。」

金開甲道：「不可以。」

秋鳳梧道：「為什麼？」

金開甲道：「孔雀山莊的人很多，嘴也多，看到你帶著這樣兩個人回去，消息遲早一定會走漏出來的。」

秋鳳梧道：「我不信他們真敢找上孔雀山莊去。」

金開甲道：「我知道你不怕麻煩，但我也知道高立的脾氣。」

他又咳嗽了好一陣子，才接著道：「他一向是個不願為朋友惹麻煩的人。你若真是他的朋友，就應該讓他帶著雙雙，平平靜靜地去過他們的下半輩子。」

秋鳳梧道：「可是他……」

金開甲道：「他若真的到了孔雀山莊，你們一定全都會後悔。」

秋鳳梧道：「為什麼？」

金開甲道：「你不必問我為什麼，你一定要相信我……」

他掙扎著，連喘息都似已無法喘息。

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若不肯答應我，我死也不會瞑目的。」

秋鳳梧握緊雙拳，道：「好，我答應你。但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金開甲勉強點了點頭。

秋鳳梧道：「你不能死，決不能死！只有你活著，我們才能對付青龍會。」

他咬著牙，接著道：「只有等到青龍會瓦解的那一天，我們大家才能過好日子。」

金開甲道：「你們會有好日子過，但卻用不著我。」

他又勉強笑了笑，接著道：「你最好記住，要打倒青龍會，決不是任何人能做到的事，就連孔雀翎的主人都不行。」

秋鳳梧道：「你……」

金開甲道：「我更不行。要打倒青龍會，只有記住四個字。」

秋鳳梧道：「哪四個字？」

金開甲道：「同心合力。」

「同心合力！」

這四個字就是這縱橫一世的武林巨人，最後留下的教訓。

他自己獨來獨往，縱橫天下，但他到了臨死時，所留下的卻是這四個字。

因為這時他才真正瞭解，世上決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比得上「同心合力」的。

現在他已說出了他要說的話。

他知道他的死已有價值。

要活得有價值固然困難，要死得有價值更不容易。

黃昏。

夕陽從窗外照進來，照在屋角。

兩隻老鼠從屋角鑽出來，大搖大擺，因為它們以為屋裡已沒有人。

屋裡有人，有三個人。

高立和秋鳳梧筆直地站在床前，看著猶在沉睡的雙雙。

老鼠從他們腳下竄過，又竄回。

他們沒有動，也沒有坐下，他們彷彿在懲罰自己。

所有的不幸，豈非全都是他們兩個人造成的？

看著泥土覆蓋到金開甲身上時，他們並沒有流淚，因為他們已記住金開甲的話。

「死，並不是件了不起的事。」

的確不是。

因為有些人雖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卻還是永遠活著的。

活在人心裡。

所以死，並不痛苦，痛苦的是一定要活下去的人。

現在他們看著雙雙，眼淚反而忍不住要流下來。

雙雙已醒了。

她一醒過來，就立刻呼喚高立的名字。

高立立刻拉住了她的手，柔聲道：「我在這裡，我一直都在這裡。」

雙雙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決不會留下我一個人走的。」

高立道：「我……我還要你明白一件事。」

雙雙道：「我已經明白了。」

她臉上忽然又露出鮮花般的微笑，接著道：「我知道你要告訴我，我是天下最美的女人，那些人說的話，全是故意氣我的。」

高立道：「他們根本不能算是人，說的也完全不是人話。」

雙雙道：「我明白。」

她抬起手，輕撫著高立的臉，她自己臉上充滿了溫柔與憐惜，輕輕接著道：「我也知道你怕我傷心，其實我早已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了，根本就用不著他們來告訴我。」

高立的心突然抽緊，勉強笑道：「但他們說的話，沒有一個字是真的。」

雙雙柔聲道：「你以為我真的還是個孩子？你以為我連別人說的話是真是假都分不出？」

高立只覺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幾乎已沉到足底。

雙雙道：「可是你也用不著怕我傷心，更用不著為我傷心，因為很多年以前，我已經知道我是個又醜又怪的小瞎子。」

她的聲音還是很平靜，臉上也絲毫沒有悲傷自憐的神色。她輕輕地接著說下去：「開始的時候，我當然也很難受，很傷心，但後來我也想開了。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命運，所以每個人也都應該接受他自己的命運，好好地活下去。」

她輕撫著高立的臉，聲音更溫柔。

「我雖然長得比別人醜些，可是我並不怨天尤人，因為我還是比很多人幸運。我不但有仁慈的父母，而且還有你。」

秋鳳梧在旁邊聽著，喉頭也似已哽咽。

他看著雙雙的時候，目中已不再有憐憫同情之色，反而充滿了欽佩和尊敬。

他實在想不到，在這樣一個纖弱畸形的軀殼裡，竟會有這樣一顆堅強偉大的心。

高立赧然道：「你既然早已知道，為什麼不說出來？」

雙雙道：「我是為了你。」

高立道：「為我？」

雙雙道：「我知道你對我好，我希望你在我這裡，能得到快樂。但我若說了出來，你就會為我傷心難受了。」

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你這麼對我，我怎麼能讓你難受呢？」

高立看著她，淚已流下。

他忽然發現他自己才是他們之間比較懦弱、比較自私的一個人。他照顧她，保護她，也許只不過是為了自己快樂，為了要使自己有個贖罪的機會，為了要使自己的心靈平靜。他一直希望能在她的笑容中，清除自己手上的血腥。他一直都在逃避，逃避別人，逃避自己，逃避那種負罪的感覺，只有在她這兒，他才能獲得片刻休息。

雙雙柔聲道：「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為我傷心，因為我自己從來就沒有為自己傷心過。只要我們在一起時真的很快樂，無論我長得是什麼樣子都沒關係。」

這些話本該是他說的，她自己反而說了出來。

他忽然發覺這些年來，都是她在照顧著他，保護著他。若沒有她，他也許早已發瘋，早已崩潰。

雙雙繼續道：「現在你是不是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高立沒有再說什麼。

他跪了下去，誠心誠意地跪了下去。

秋鳳梧看著他們，熱淚也已忍不住奪眶而出。

他忽然也發現了一件事。

上天永遠是公平的。

它雖然沒有給雙雙一個美麗的軀殼，卻給了她一顆美麗的心。

新墳。

事實上，根本沒有墳。

泥土已拍緊，而且還從遠處移來一片長草，鋪在上面。

現在誰也看不出這塊土地下曾經埋葬過一位絕代奇俠的屍體。

這是高立和秋鳳梧共同的意思，他們不願再有任何人來打擾他地下的英魂。

也沒有墓碑，墓碑在他們心裡：「他不是神，是人，一個偉大的人，一個偉大的朋友。」

他那一身驚天動地的武功，也許會被人忘懷，但是他為他們所做的那些事，卻一定永遠留在他們心裡。

黃昏時他們又帶著酒到這裡來，整整一大罈酒。

他們輪流喝著這罈酒，然後就將剩下來的，全都灑在這塊土地上。

高立和雙雙併肩跪了下去：「這是我們的喜酒。」

「我知道你一直想喝我們的喜酒。」

「我一定會帶著她走，好好照顧她，無論到哪裡，都決不再離開她。」

「我一定會要他好好地活著。」

他們知道他一定希望他們好好活著。世上已沒有任何事能比這件事更能表示出他們對死者的誠意和尊敬。

然後雙雙就悄悄地退到一旁，讓這兩個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互道珍重。

暮色更濃，歸鴉在風林中哀鳴，似乎也在悲傷著人間的離別。

秋鳳梧看著高立。

高立看著秋鳳梧。世上又有什麼樣的言詞，能敘述出離別的情緒？

也不知過了多久，秋鳳梧終於勉強笑了笑，道：「你知不知道你是個多麼有福氣的人？」

高立也勉強笑了笑，道：「我知道。」

秋鳳梧道：「現在你已用不著我來陪你。」

高立道：「你要回去了？」

秋鳳梧道：「我答應過，我一定要回去。」

高立道：「我明白。」

秋鳳梧道：「你們呢？」

高立道：「我也答應過，我們一定會好好地活下去。」

秋鳳梧道：「你們準備去哪裡？」

高立道：「天下這麼大，我們總有地方可以去的。」

秋鳳梧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但無論你們在哪裡，以後一定要去找我。」

高立道：「一定。」

秋鳳梧道：「帶著她一起來。」

高立道：「當然。」

秋鳳梧忽然伸出手，緊緊握住了高立的手，道：「我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高立道：「你說。」

秋鳳梧道：「以後無論你們有了什麼困難，你一定要去找我。」

夜色已臨。

秋鳳梧孤獨瘦削的人影，已消失在夜色裡。

高立輕輕擁住雙雙，只覺得心裡又是幸福，又是酸楚。

雙雙柔聲道：「你真是個有福氣的人。」

高立點點頭。

雙雙道：「很少有人能交到他這樣的朋友。」

高立俯下頭，輕吻她的髮梢，柔聲道：「很少有人能娶到你這樣的妻子。」

他的確很幸福，他有個好朋友，也有個好妻子。

無論對什麼樣的人說來，這都已足夠。

但也不知為了什麼，他心裡竟充滿了悲傷和恐懼，一種對未來的悲傷和恐懼。

因為他實在沒有把握，是不是真能好好地活下去。

雙雙抬起頭，忽又道：「你是不是在害怕？」

高立勉強笑道：「我害怕？怕什麼？」

雙雙道：「怕我們沒法子好好地活下去，怕那些人再來找你，怕我們沒有謀生之道。」

高立沉默。

他一向很瞭解，生活是副多麼沉重的擔子。

雙雙道：「其實你不該害怕的。一個人只要有決心，總有法子能活下去。」

高立道：「可是……」

雙雙打斷了他的話，道：「我不怕吃苦。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吃些苦，也是快樂的。」

高立道：「可是我要好好照顧你，我要你過好日子。」

雙雙道：「過什麼樣的日子，才能算是好日子呢？」

高立沒有回答。

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回答。

雙雙道：「能吃得好，穿得好，並不能算是個好日子。最重要的是，要看你心裡是不是快樂。只要能心裡快樂，別的事我全不在乎。」

她溫柔的臉上，帶著一種無法描述的勇氣和決心。

高立慢慢地挺起了胸，拉起了她的手。

他心裡忽然也充滿了決心和勇氣，他知道現在世上已決沒有任何事，能令他悲傷畏懼了。

因他已不再孤獨。

不再孤獨──只有曾經真正孤獨過的人，才知道這是種多麼奇妙的感覺。

他們並沒有到深山中去，也沒有到邊荒野外去；他們找了個安靜和平的村莊住下來，鎮上的人善良而淳樸。

一個辛勤的佃戶，和一個病弱的妻子。這裡是決不會引起別人閒話的。

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過的日子平靜而甜蜜。

只可惜這並不是我們這故事的結束。

高立回來了。

帶著一身泥土和疲勞回來了。

雙雙已用她纖弱柔和的手，為他炒好了兩樣菜，溫熱了一壺酒。這屋裡的每樣東西她都已熟悉，她漸漸已可用她的手代替眼睛。

現在她已遠比以前健康得多。

甜蜜快樂的生活，無論對什麼樣的病人說來，都無疑是一帖良藥。

高立看著桌上的酒菜，笑得就像是個孩子：「今天晚上居然有酒。」

雙雙甜甜地笑著，道：「這幾天你實在太累，我應該好好地犒賞犒賞你。」

高立坐下來，先喝了口酒，才笑道：「我只希望今年交過租後，能多剩下幾擔穀子，去替你換些好玩的東西來。」

雙雙就像是被寵壞了的孩子，坐到他膝上，眨著眼道：「我只想要一樣東西。」

高立道：「你要什麼？」

雙雙道：「你。」

她用她纖弱的小手，捏住了他的鼻子。

他張大嘴，假裝喘不過氣來。

她吃吃地笑著，將一杯酒倒下去。他拿起筷子，夾了塊排骨，要塞進她的嘴。

突然，他的筷子掉了下來。

他的手已冰冷。

筷子挾的不是排骨，是條蜈蚣，七寸長的死蜈蚣。

雙雙道：「什麼事？」

高立臉色也變了，還是勉強笑道：「沒什麼，只不過菜裡有條蜈蚣，一定是剛從頂上掉下來的。看樣子今天晚上這糖醋排骨我吃不到嘴了。」

雙雙沉默了很久，終於也勉強笑了笑，道：「幸好廚房裡還有蛋，我們煎蛋吃。」

她一站起來，高立也立刻站起來，道：「我陪你去。」

雙雙道：「我去，你坐在這裡喝酒。」

高立道：「我要陪你去。我喜歡看你煎蛋的樣子。」

雙雙笑道：「煎蛋的樣子有什麼好看？」

高立道：「我偏偏就是喜歡看。」

兩個人雖然還是在笑著，但心裡卻已突然蒙上了一層陰影。

廚房裡很乾淨。

你絕對想不到像雙雙這麼樣一個女人，也能將廚房收拾得這麼乾淨。

愛的力量實在奇妙得很，它幾乎可以做得出任何事，幾乎可以造成任何奇蹟。

雙雙走進來，高立也走進來；雙雙去拿蛋，高立也跟著去拿蛋。

他跟著她，簡直已寸步不離。

雙雙開了爐門，高立煽了煽火；雙雙拿起鍋擺上去，高立掀起了鍋蓋。

突然，鍋蓋從他的手裡掉了下去。

他的手更冷，心也更冷。

鍋並不是空的，鍋裡有兩個紙人。

用白紙剪成的人，沒有頭的人。

頭已被撕斷，脖子上已被鮮血染紅。

爐火很旺，紙人被烤熱，突然開始扭曲變形，看來更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雙雙的臉色蒼白，似乎已將暈過去。她有種奇妙的第六感，可以感覺到高立的恐懼。

她沒有暈過去，因為她知道這時候他們已一定要想法子堅強起來。她忽然柔聲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說老實話了？」

高立握緊雙拳，道：「是。」

雙雙道：「蜈蚣不是從屋頂上掉下來的，這裡決不會有蜈蚣。」

高立點點頭，面上充滿了痛苦之色。

因為他知道他們平靜甜蜜的生活，現在已結束了。

要承認這件事，的確實在太痛苦。

但雙雙卻反而很鎮靜，握緊了他的手，道：「我們早已知道他們遲早總會找來的，是不是？」

高立道：「是。」

雙雙道：「所以你用不著為我擔心，因為我早已有了準備。」她的聲音更溫柔，接著道：

「我們總算已過了兩年好日子，就算現在死了，也沒什麼遺憾，何況，我們還未必會死。」

高立挺起胸，大聲道：「你以為我怕他們？」

雙雙道：「你當然不怕。你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怎麼會怕那些鬼鬼祟祟的小人？」

她臉上發出了光，因為她本就一直在為他驕傲，高立忽然又有了勇氣。

你若也愛過人，你才會知道這種勇氣來得多麼奇妙。

雙雙道：「現在你老實告訴我，鍋裡究竟有什麼東西？」

高立訥訥道：「只不過……只不過是兩個紙人而已。」

雙雙道：「紙人？」

高立冷笑道：「他們想嚇我們，卻不知我們是永遠嚇不倒的。」

死蜈蚣和紙人當然要不了任何人的命。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這只不過是種威脅，是種警告。

他們顯然並不想要他死得太快。

雙雙咬著嘴唇，沉默了很久，忽然道：「你洗洗鍋，我替你煮蛋吃。煮六個蛋，你吃四個大的，我吃兩個。」

高立道：「你……你還吃得下？」

雙雙道：「為什麼吃不下？吃不下就表示怕了他們。我們非但要吃，而且還要吃多些。」

高立大笑道：「對，我吃四個，你吃兩個。」

也只有連殼煮的蛋，才是最安全的。

於是他們開始吃蛋。

雙雙道：「這蛋真好吃。」

高立道：「嗯，比排骨好吃多了。」

雙雙道：「他們若敢像個男人般堂堂正正走進來，我也可以請他們吃兩個蛋的。」

高立冷笑道：「只可惜他們不敢！那種人只敢鬼鬼祟祟地做些見不得人的事。」

突然間，窗外也有人在冷笑。

高立霍然長身而立，道：「什麼人？」

沒有回應，當然沒有回應。

高立想追出去，卻又慢慢地坐了下來，淡淡道：「果然又是個見不得人的。」

雙雙道：「你知不知道用什麼法子對付他們這種人最好？」

高立道：「你說什麼法子？」

雙雙道：「就是不理他們。」

高立大笑，道：「對，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的確是個好法子。」

他笑的聲音很大，可是他真的在笑麼？

窗外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

黑暗中也不知隱藏著多少可怕的事，多少可怕的人。

屋子裡卻只有他們兩個。

小小的一間屋子，小小的兩個人，外面那無邊無際的黑暗和恐懼，已完全包圍住他們。

他真的能不怕？

銀槍已從床下取出來。

槍上積滿了灰塵，但卻沒有生銹。

有些事是永遠不會生銹的，有些回憶也一樣。

高立想到了秋鳳梧。

「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找著了他？」

他希望沒有。這件事，他希望就在這裡結束，就在他身上結束。他唯一放不下的，只有雙雙。如果他不在了，雙雙會怎樣？他連想都不想。雙雙好像也沒有想，似已睡著。她實在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堅強得多，勇敢得多。但在睡著的時候，她看來還是個孩子，他怎麼能忍心拋下她？他怎麼能死？窗外風在呼嘯，夜更黑暗，他緊緊握著他的槍，他用盡所有的一切力量，不讓眼淚流下來，但他淚已流下。

雙雙翻了一個身，忽然問道：「你為什麼還不睡？」

原來她也沒有睡著。

高立道：「我……我還不想睡。」

雙雙道：「莫忘了你明天還要早起下田去。」

高立勉強笑了笑，道：「明天我可不可以偷一次懶？」

雙雙道：「當然可以。只不過，後天呢？……大後天呢？」

她嘆息了一聲，接著道：「他們若一直不出現，難道你就一直在這裡陪著我？……難道你能在這小屋裡陪我一輩子？」

高立道：「為什麼不能？」

雙雙道：「就算你能，這樣子我們又能維持到幾時？」

高立道：「維持到他們出現的時候，等著他們來找我，總比我去找他們好。」

雙雙道：「但他們幾時才來找你呢？」

高立肯定道：「他們既已來了，就決不會等太久的。」

雙雙道：「他們這樣做，也許就是要將你困死在這屋子裡，要等你精疲力竭的時候才出現。」

高立苦笑道：「可是他們不必等，他們根本沒有這種必要。」

雙雙道：「為什麼？」

高立黯然道：「現在是不是已到了應該說老實話的時候？」

雙雙道：「是。」

高立接著道：「那麼我只希望你能為我做一件事。」

雙雙道：「什麼事？」

高立輕撫著她的臉，柔聲道：「我要你答應，無論我出了什麼事，你都要好好活下去。」

雙雙道：「你……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高立赧然道：「我的意思你應該明白。」

雙雙道：「你怕他們？」

高立道：「我不能不怕。」

雙雙道：「為什麼？」

高立的臉已因痛苦而扭曲，道：「你永遠想不到他們有多麼的可怕。這次他們既然又找來了，就一定已經有十分的把握。」

雙雙沉默著。

她彷彿忽然變得很冷靜，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他們若真的已經有十分的把握，為什麼不立刻下手呢？」

高立道：「因為他們故意要讓我痛苦。」

雙雙道：「但他們下手捉住你之後，豈非還是一樣可以令你痛苦？」

高立怔住。

然後他眼睛漸漸發亮，突然跳起來，道：「我想通了。」

雙雙道：「你想通了什麼？」

高立道：「青龍會的人並沒有來。」

雙雙道：「來的是什麼人？」

高立道：「來的只有一個人，所以他才要這樣做，要逼得我精疲力竭，逼得我發瘋，然後他才好慢慢地收拾我。」

雙雙道：「你知道這人是誰？」

高立道：「麻鋒，一定是麻鋒。」

麻鋒很少殺人，但他若要殺人，就從不失手；他殺人很慢，慢得可怕。

「你若要殺一個人，就得要他變做鬼之後，都不敢找你報復。」

高立的臉因興奮而發紅，道：「我知道他遲早一定會來的，我知道。」

雙雙道：「為什麼？」

高立道：「他要來報復。」

雙雙道：「報復？」

高立道：「有些人自己可以做一萬件對不起別人的事，但別人卻不能做一件對不起他的事，否則他就一定要親手來報復。」

他咬著牙，一字字道：「但他卻忘了，我也正要找他。」他當然永遠忘不了是誰殺了金開甲。

雙雙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帶青龍會的人來？」

高立道：「他決不會。」

雙雙道：「為什麼？」

高立道：「因為報復是種享受，殺人也是，決絕不會要別人來分享的。」

雙雙緊握住他的手，道：「他……他一定是個很可怕的人。」

高立冷笑著說道：「他的確是，但我並不怕他。」

他聲音突然停頓，外面竟有人在敲門，敲門的聲音很輕、很慢，每一下都彷彿敲在他們心上。

高立幾乎連呼吸都已停止。

他忽然發現自己並不如他自己想像中那麼有把握。

這兩年來，他拿的是鋤頭，不是槍。敲門聲還在繼續著，輕輕的，慢慢的，一聲又一聲……

雙雙的手好冷。

他忽然發現她也並不如他自己想像中膽子那麼大。

雙雙終於忍不住說道：「外面好像有人在敲門。」

高立道：「我聽見了。」

雙雙道：「你不去開門？」

高立冷笑道：「他若要進來，用不著我去開門，他也一樣能進來。」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這只不過是種藉口。

他的確是在畏懼。

因為他不能死，所以他怕死。

怕死並不是件可恥的事，決不是。

你若是個真正的男子漢，有雙雙這麼樣一個愛你的女人需要你照顧，你也會怕死的。

雙雙的心彷彿在被針刺著。

她當然瞭解他。沒有人比她更瞭解他。她空洞灰黯的眼睛裡，忽然泉水般湧出了一連串晶瑩的淚珠。

高立道：「你……你在哭？」

雙雙點點頭，道：「你知道我一直在為你而驕傲的。」

高立道：「我知道。」

雙雙道：「但現在……現在我卻沒有這種感覺了。」

高立垂下頭。

他當然也瞭解雙雙的心情。

沒有一個女人願意自己的男人是懦夫，更沒有女人願意自己的男人在面對困難和危險的時候畏懼逃避。

雙雙赧然道：「我知道你是為了我才這樣做的，但我卻不願你為了我這樣做，因為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痛苦，因為你本不是懦夫。」

高立道：「可是你……」

雙雙道：「你用不著為我擔心。無論我怎麼樣，只要是你應該去做的事，你還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則我也許會比你更痛苦。」

高立看著她。只有真正的女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他忽然發現自己在為她而驕傲。他俯下身，輕吻她面頰上的淚珠，然後就轉身走了出去。

她伏在枕上，數著他的腳步聲。每天早上，她都要數他的腳步聲，從床邊只要走十三步，就可以走到外面的門。

一步、兩步……四步、五步……

這一去他是不是還能回來呢？她不知道，也不敢想。就算她明知他這一去永不復返，也同樣不會攔阻他，因為這件事是他非解決不可的，他已不能逃避。

## 第五回 故人情重

夜色淒迷。

冷霧也不知是在什麼時候升起的，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霧裡。

一個陰沉沉的人，一張陰沉沉的臉，眼睛卻銳利得好像專吃死屍的兀鷹。

高立一開門，就看見了他。

他幾乎和兩年前一樣完全沒有改變。

高立從未想到他居然會真的站在門外等著，就好像是一個專誠來拜訪的朋友，等著主人來開門一樣。

可是他眼睛看著高立，卻像是兀鷹在看著一具死屍。

他嘴角帶著種殘暴而冷酷的笑意，忽然道：「你想不到我會來。」

高立道：「你已來了。」

麻鋒道：「不錯，我來了。我遲早總要來的。無論誰在我肚子上刺了一劍後，都休想還能太太平平地活下去。」

高立冷笑道：「你還能活到現在，總算已不容易。」

麻鋒道：「的確不易。你永遠想不到我這條命是花了多少代價才換回來的，所以我現在更不能死，也決不會死。」

他的瞳孔在收縮，眼睛裡充滿了怨毒，忽又問道：「小武呢？」

高立道：「你想找他？」

麻鋒道：「很想。」

高立嘴角似也露出一絲奇特的笑意，淡淡道：「只可惜你已永遠找不到他了。」

麻鋒道：「為什麼？」

高立道：「你想不出是為了什麼？」

麻鋒動容道：「難道他已死了？」

高立冷笑道：「他若不死，現在怎麼還會放過你？」

麻鋒的臉突然扭曲，就好像又被人在肚子上刺了一劍。

高立道：「他雖然死了，但我卻沒有死。」

麻鋒長長吐出一口氣，道：「不錯，你沒有死。幸好你還沒有死！這兩年來，我日日夜夜都在求老天保佑你們活得長些。」

他每個字裡都充滿了惡毒的怨恨，令人不寒而慄。

高立發覺自己的掌心在流汗，所以立刻大聲道：「你本該求我快死的，因為我若不死，你就得死。現在你已非死不可。」

麻鋒冷笑。

高立也冷笑道：「幹我們這一行的，做錯一件事，就已非死不可，你卻已做錯了三件事。」

麻鋒淡淡道：「我在聽著。」

高立道：「第一，你不該一個人來的；第二，你本該用雙雙要挾我，現在卻已錯過機會；第三，你更不該這樣子來敲我的門。」

麻鋒點點頭，道：「有道理。」

高立道：「你本來也許有機會暗算我的……」

麻鋒突然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我根本不必暗算你，也不必用你那寶貝老婆要挾你，因為我隨時都可以殺了你。」

高立大笑。

麻鋒道：「這兩年來，我每天都苦練六個時辰，你呢？」

高立的笑突然停頓。

麻鋒冷冷地看著他，道：「你現在還活著，只因為我現在還不想殺你。」

高立沒有說話，也沒有動。

他忽然覺得很不舒服。麻鋒的態度越鎮定，他越不舒服。

麻鋒逼人的目光已離開了他，正在仰視著淒迷黑暗的夜空，過了很久，才慢慢地接著道：

「你還有七天可活。」

他聲音中帶著奇異而可怕的自信，就像是法官在對犯人下判決。

高立又笑了，費了很大的力氣才使自己笑出聲來。

麻鋒卻連看都沒有看一眼，悠然道：「再過七天，就是月圓了。我殺人通常都喜歡等到月圓的時候。」

高立冷笑道：「你也許等不了那麼久。」

麻鋒淡淡道：「也許。但我想你也不必急著要死，你一定還有很多後事要料理，你老婆一定也不願意你現在就死。」

最後這句話就像是一根針，一下子就刺入高立胃裡。

他只覺自己的胃在收縮，似已將嘔吐。

麻鋒道：「我可以留在這裡等七天，這地方至少還很乾淨。」

高立道：「你說什麼？」

麻鋒道：「我說的是無論如何能再活七天總是好的。」

高立看著他。

其實他根本沒有笑，但臉上卻總像是帶著種陰險、惡毒，卻又充滿自信的笑意。

正是這種奇異的自信，使他整個人變得更危險可怕。

麻鋒緩緩道：「七天，整整七天七夜，已經可以做很多事了。你若安排得很好，那麼就算你死了，你老婆還是可以活下去。」

高立垂下頭，看著自己的槍。

槍上的灰塵已拭淨，但卻連那閃動的光芒看來都是虛弱的。

他抬起頭，冷汗立刻沿著面頰留下。他的聲音乾澀而嘶啞，終於忍不住道：「你能等七天，我為什麼不能？」

麻鋒笑了。

這次他真的笑了，微笑著道：「很好。我明天早上再來，早上我喜歡吃麵。」

他不讓高立再說話，忽然轉身，一眨眼就消失在冷霧裡。

高立也沒有再看他，剛轉過身，已忍不住彎下腰來嘔吐。

他不停地嘔吐，連膽汁都似已吐出。

然後他就感覺到有一雙冰涼但卻溫柔的小手，捧住了他的臉。

臉也是濕的，卻不知是淚，還是冷汗。

又過了很久，雙雙才笑道：「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做錯了？」

高立搖搖頭。

他沒有錯。七天的確已不算短，已長得足夠發生很多事。他必須忍耐。他本有很多優越的條件可以擊敗別人，但現在卻已只剩下忍耐。

雙雙也沒有再問。

只要他認為是對的，她就可以接受。

她輕輕道：「現在你一定要去睡了，明天早上我們吃麵。」

第二天早上。

麵已涼了。

高立凝視著在桌上的麵，臉上連一丁點表情都沒有。

然後他就看到麻鋒施施然走進來。

雙雙道：「是麻大爺？」

麻鋒道：「是我。」

雙雙道：「麵涼了，要不要去熱熱？」

麻鋒道：「不必。」

雙雙道：「麵若不夠鹹，這裡還有佐料。」

她的聲音溫柔而親切，就像是個慇勤的妻子，正在招待著她丈夫的朋友。

麻鋒看著她，看了很久，忽然嘆了口氣，道：「幸好我要殺的人不是你，你實在比你的丈夫要鎮定得多。」

雙雙笑了笑，淡淡道：「你看我這樣的女人，會不會在麵裡下毒呢？」

麻鋒剛拿起筷子，又放下。

他兀鷹般的眼睛又瞪了她很久，才沉聲道：「你不會。」

雙雙點點頭，道：「我當然不會。」

麻鋒什麼話都不再說，忽然站了起來，走入廚房。

雙雙微笑道：「你到廚房去幹什麼？」

麻鋒頭也不回，冷冷道：「我殺人喜歡自己殺，吃麵也喜歡自己煮。」

客房裡傳出了一陣陣鼾聲，麻鋒竟似已睡著。

高立睡不著。

他臉上充滿了痛苦之色，因為他心裡很矛盾，想去做一件事，又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去做。

他忽然發現自己對自己竟已全無信心。

這才是真正可怕的。

麻鋒這麼樣做，也許正為的要徹底摧毀他的信心。

雙雙柔聲道：「你在想什麼？」

高立道：「沒什麼。」

雙雙道：「我卻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高立道：「哦？」

雙雙道：「他要等七天，也許只不過是因為他比你更沒有把握。」

高立道：「也許。」

他承認，只因他不願辯駁。

現在麻鋒一定比他堅強。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裡的負擔多麼沉重。

高手相爭，死的那一個人通常總是不想死的那一個。

雙雙道：「我知道他住到這裡來，為的只不過是想折磨你，但我也不會讓他有好日子過。」

高立勉強笑了笑，道：「你剛才的確替我出了一口氣。」

雙雙道：「現在無論我怎麼樣對他，他都決不會報復的，因為……」

她聲音似也有些變了，喘了一口大氣，才接著道：「因為你若沒有我，就根本不會怕他，是不是？」

高立凝視著她，忽然一把握住她的肩，顫聲道：「你……你在想什麼？」

他問這句話，只因他自己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雙雙笑了笑，笑得彷彿很淒涼，垂下頭道：「我什麼都沒有想。」

高立道：「我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他聲音漸漸急促，接著道：「你若以為你死了後，我就可以放開手對付他，就可以殺了他，你就完全錯了，而且錯得可怕。」

雙雙道：「我……」

高立打斷了她的話，道：「你若死了，我一定也不想再活下去。我發誓，只要你一死，我就立刻陪你死。」

雙雙咬著嘴唇，忽然撲到他懷裡，再也忍不住，失聲痛哭了起來。

她畢竟是個人，是個女人。她表面看來雖然堅強，但她自己卻知道自己心裡是多麼悲傷，多麼恐懼。她本已打算為他死的，她希望他能將悲憤化做力量。

到現在她還沒有這麼樣做，只因為她實在太愛他，實在不忍離開他。

沒有人能瞭解他們的感情是多麼深厚。

高立輕撫著她的秀髮，喃喃道：「為了我，你一定要活下去；為了你，我也一定要活下去……我們一定有法子活下去的。」

他聲音說得很輕，因為這些話他本就是說給自己聽的。

雙雙的哭聲忽然停止，她已猜出他在想的是什麼。

然後她就抬起頭，附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三個字：「你去吧。」

高立握緊了她的手，一個字都沒有再說。

現在無論多麼可怕的痛苦和折磨，他們已都可忍受，共同忍受。

因為他們心裡已有了希望。

一個美麗的希望。

孔雀翎。

世上決沒有任何一種暗器比孔雀翎更可怕，也決沒有任何一種暗器能比孔雀翎更美麗。

沒有人能形容它的美麗，也沒有人能避開它、招架它。

就連金開甲都不能。

他至死也忘不了這暗器發射的那一瞬間，那種神秘的輝煌和美麗。

在那一瞬間，他竟似已完全暈眩。

然後他就倒了下去。

孔雀山莊也是美麗的，美麗得就像是神話中的仙家城堡一樣。

碧綠色的瓦，在秋陽下閃動著翡翠般的光，白石長階從黃金高牆間穿過去，整個城堡就像是完全用珠寶黃金砌成的。

園中的櫻桃樹下，有幾隻孔雀徜徉，水池中浮著鴛鴦。

花是紅的、白的、紫的，將這七彩繽紛的庭園，點綴得更美如夢境。

幾個穿著綵衣的垂髫少女，靜悄悄地踏過柔軟的草地，消失在花林裡。

遠處的菊花將開，風中帶著醉人的清香。

小樓上不知是誰在吹笛，惟有這悠揚的笛聲，劃破了四下的靜寂。

大門也是開著的，看不見防守的門丁。

高立奔上那門前的白玉長階，然後他就倒了下去。

爐裡燃著香，香氣清雅。

窗外暮色已很深了。

高立睜開眼，目光從桌上一盆雛菊前移過去，就看見一個人正在對他微笑。

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人。

好像是個年輕人，但嘴唇上卻已留著修飾得很整齊、很光亮的小鬍子，頭髮也和鬍子同樣光亮整齊，髮髻上綴著一粒拇指般大的明珠。

他衣裳很隨便，質料卻很高貴，紫緞輕袍上，繫著根白玉帶。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一定是個很有地位，很有權威的人。

這種人和高立本是活在兩個世界裡的，只有他的一雙銳利的眼睛……

高立忽然想起了這雙眼睛，他幾乎忍不住立刻就要叫出來。

秋鳳梧。

他實在不能相信面前這氣派極大的壯年紳士，就是昔日曾經跟他出生入死過的落魄少年，但他卻不能不信。

因為這人已走過來，用力握住了他的手，明亮的眼睛裡似已有熱淚盈眶。

高立長長吐出口氣，道：「是你！我總算找到你了！」

秋鳳梧的手握得更緊，道：「你總算來了，總算沒有忘記我。」

高立掙扎著，想坐起來。

秋鳳梧卻按住了他的肩，道：「你沒有病，可是你太累，還是多躺躺的好。」

高立的確太累。

這兩天來，他幾乎沒有片刻停下來過。

他必須要在月圓之前趕回去。

看到窗外的天色，他又想跳起來，失聲道：「我已睡了多久？」

秋鳳梧道：「不久，現在剛過戌時。」

他看著高立額上的冷汗，不禁皺了皺眉，道：「你好像有急事？」

高立握緊雙拳，黯然道：「我本不想來的，可是我……我……」

秋鳳梧道：「你總該記得我說過，無論你們有了什麼困難，都一定要先來找我。」

高立慢慢地點了點頭，熱淚幾乎已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一個人在危急時知道自己還有個可以患難相共的朋友，那種感覺世上決沒有任何事能代替。

秋鳳梧凝視著他，一字字道：「是不是他們已找到你？」

高立又點了點頭。

秋鳳梧的臉似已突然僵硬，慢慢地後退了幾步，慢慢地坐了下去。

高立終於坐起來，道：「來的只有一個人。」

秋鳳梧道：「誰？」

高立道：「麻鋒！」

秋鳳梧鬆了口氣，道：「你已殺了他？」

高立垂下頭，道：「這兩年來，我拿的是鋤頭，我已漸漸覺得耕耘比殺人快樂得多。」

秋鳳梧道：「所以你已不願殺人？」

高立苦笑道：「地是死的，我只怕我的槍法也死了。」

秋鳳梧道：「你只怕自己已不是他的對手？」

高立道：「我的確沒有把握。」

秋鳳梧道：「所以他還活著。」

高立道：「還活著。」

秋鳳梧道：「現在他人呢？」

高立道：「在我家。」

秋鳳梧怔住，他實在不懂，過了很久，才忍不住問道：「雙雙呢？」

高立道：「也在。」

秋鳳梧臉色變了變，道：「你將雙雙留在那裡，自己一個人來的？」

高立臉上露出痛苦之色，道：「就因為他想不到我會這麼樣做，所以我才能來。」

秋鳳梧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也想不到。」

高立道：「只要我能在月圓之前回去，雙雙是決不會有危險的。」

秋鳳梧道：「為什麼？」

高立道：「因為我們約定了是在月圓之夕交手的。」

秋鳳梧沉思著，又過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我明白了。」

高立道：「明白了什麼？」

秋鳳梧道：「他是一個人去的？」

高立道：「是。」

秋鳳梧道：「他一個人沒有殺你的把握，所以才故意多等幾天，因為他已看出你更沒有把握，他要在這幾天盡量折磨你，使你整個人崩潰。」

高立苦笑道：「也許他只不過是要我慢慢地死。他殺人一向不喜歡太快的。」

秋鳳梧看著他，忽然發現這個人也已變了，變得很多。

他本是組織中最冷酷、最堅強的一個人，現在竟似已完全沒有自信。

這是不是因為他已動了真情？

幹這一行的人，本就不能動情的。越冷酷的人，活得越長。

因為情感本就能令人軟弱。

高立忽然又道：「但他畢竟還是算錯了一件事。」

秋鳳梧道：「哦。」

高立道：「他以為小武已死了，他想不到我還有個朋友。」

幹過這一行的人，本不該有朋友，不能有朋友，也不會有朋友。

秋鳳梧又沉思了很久，才緩緩道：「你也做錯了一件事。」

高立道：「我？……」

秋鳳梧道：「你不該將雙雙留在那裡，你本該叫雙雙來找我。」

高立道：「就因為有雙雙，所以我才有顧忌，他怎麼敢對雙雙怎麼樣呢？」

秋鳳梧道：「他也許不敢，但他卻可以用雙雙來要挾你。」

高立道：「他以前有過機會的，但卻並沒有這樣做。」

秋鳳梧道：「這也許只不過因為那時他還沒有看出你對雙雙的感情。」

他再次凝視高立，一字字道：「我問你，你回去的時候，他若將劍架在雙雙的脖子上，要用雙雙的一條命，來換你的一條命，你怎麼辦？」

高立忽然全身冰冷。

秋鳳梧冷然道：「你就算明知你死了之後，雙雙也活不成，也必定不忍看著雙雙死在你面前的，是不是？」

高立倒了下去，倒在床上，冷汗如雨。

他忽然發覺這兩年來秋鳳梧不但更加成熟老練，思慮也更周密，已隱隱有一代宗主的氣度和威儀。可是他無疑也變得冷酷了些。他所得到的，豈非也正是高立失去了的？但他們兩人中，究竟是誰更幸福呢？

「幸與不幸，本就不是絕對的。」

你若想在這方面得到一些，就得在另一方面放棄一些。人生本就不必太認真的。

想到這裡，高立忽然道：「我若不讓他有機會將劍架在雙雙的脖子上呢？」

秋鳳梧笑了，微笑著道：「這句話才漸漸有些像是你自己說的話了。」

高立道：「我知道你現在已經是孔雀山莊的主人。」

秋鳳梧道：「家父已仙去。」

高立道：「所以我來求你一件事。」

秋鳳梧道：「你說。」

高立道：「你可以拒絕我，我決不會怪你。」

秋鳳梧在聽著，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彷彿已猜出高立要說的是什麼。

高立道：「我要借你的孔雀翎。」

秋鳳梧沒有再說話，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只是看著自己的手。

高立也沒有再開口，也在看著秋鳳梧的手。

這雙手修飾得很乾淨，保養得很好。這雙手已不再是昔日那雙沾了泥污和血腥的手了。

這個人呢？還是不是昔日那個可以將性命交給朋友的人？

窗外夜色漸濃。

屋裡還沒有燃燈，秋鳳梧靜靜地坐在黑暗裡，連指尖都沒有動。

高立已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

風吹過，院子裡已有落葉的聲音。

秋已漸深，斜月已掛上樹梢。

秋鳳梧還是沒有說話，沒有動。

高立也不再說什麼，慢慢地坐起來，找到了床下的鞋子。

秋鳳梧沒有抬頭。

高立穿上鞋，慢慢地從他身旁走過去，悄悄地推開了門。門外夜涼如水，他的心很冷，但他並不怪秋鳳梧。

他知道自己的確要求得太多。他沒有回頭去看秋鳳梧，因為，他不願讓秋鳳梧覺得難受。

他悄悄走出去，走到院子，拾起一片落葉，看了看，又輕輕放下。

然後他就感覺到一隻手扶住了他的肩頭。

一隻堅強而穩定的手，一隻朋友的手。

他握住了這隻手，回頭就看見了秋鳳梧。他眼睛裡忽然又似有熱淚要奪眶而出。他要求的確實太多。

可是對一個真心的朋友，無論什麼樣的要求，都不能算太多的。

甬道中沒有聲音。

所有的聲音都已被隔絕在三尺厚的石牆外。

他們在這樣的甬道裡，幾乎已走了將近半個時辰。

高立已不記得曾經轉過多少次彎，上下過多少次石階，通過了多少道鐵門。

他覺得自己好像忽然走入了一座古代帝王的陵墓裡，陰森、潮濕、神秘。

最後的一扇門更巨大，竟是三尺厚的鋼板做成的，重逾千斤。

門上有十三道鎖。

秋鳳梧拍了拍手，看不見人的甬道中，就忽然出現了十二個人。

其中大多是老人，鬚髮都已白了，最年輕的一個也有五十上下。

每個人的態度都很嚴肅，腳步都很輕健。

無論誰一眼都可看出，這十二人中沒有一人不是高手。

每個人都從身上取出一柄鑰匙，開啟了一道鎖。

鑰匙是用鐵鏈繫在身上的。

最後的一柄鑰匙在秋鳳梧身上。

高立看著他開了最後一道鎖，再回頭，那十二個人已又突然消失。

難道他們並不是人，而是特地從地下出來看守這禁地的幽靈鬼魂？

門開了。

秋鳳梧也不知在什麼地方輕輕一撥，這道重逾千斤的鐵門就奇蹟般滑開了。

一股陰森的寒意，撲面而來。

門裡面是間寬大的石屋，壁上已長滿了青苔，燃著六盞長明燈。

燈光也是陰森森的，宛如鬼火。

石屋四周的兵器架上，有各式各樣奇異的外門兵刃，有的連高立都從未見過。

秋鳳梧推開了一塊巨石，石壁間竟還藏著個鐵櫃。

孔雀翎想必就在這鐵櫃裡。

直到這時，高立才真正明白自己要求的東西是多麼珍貴。

就算是對最好的朋友，他要求的似已是太多了。

秋鳳梧已打開了鐵櫃，慢慢地取出了個金光閃閃的圓筒。

圓筒的外表很光滑，看來甚至很平凡，只不過是純金鑄造的。

越神秘的事，外表看來往往越平凡，也正因如此，所以它才能保持神秘。

秋鳳梧用兩隻手捧著，送到高立面前。

他臉上的表情也變得很嚴肅，嚴肅得幾乎已接近悲哀。

高立看著他，看著他手裡的孔雀翎，心裡忽然也有種很沉痛的感覺。

除了他們自己之外，誰也不會瞭解這種感覺是怎麼來的。

過了很久，高立才長長嘆息一聲，道：「你不必給我的。」

秋鳳梧道：「我已借給你。」

高立道：「我……我一定會很快送回來。」

秋鳳梧道：「我相信。」

高立終於慢慢地伸出手。

他的指尖終於觸到了這件神秘的暗器。

在這一瞬間，他心裡忽然也湧出了一種無法形容的神秘感覺。

那就像一個凡人忽然觸及了某種魔咒，他本身也忽然有了種神秘的魔力。

秋鳳梧道：「這上面有兩道樞紐。」

高立道：「我已看見。」

秋鳳梧接著道：「按下第一道鈕，機簧就已發動，按下第二道鈕，世上就沒有人能救得了麻鋒了。」

高立長長吐出口氣，彷彿已能看見麻鋒倒下去的樣子。

秋鳳梧沉默了很久，又緩緩地說道：「我本該陪你一起去的。我若去了，也許就用不著這孔雀翎。」

高立道：「我……我……」

秋鳳梧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願我手上再沾著血腥，也不願我再惹麻煩。」

高立嘆了口氣，道：「這只因你現在的身份已不同。」

秋鳳梧慢慢地點了點頭，忽然笑道：「有件事我忘了告訴你，我已有了個兒子。」

高立用手握了握他的手，道：「下次來，我一定要看看他。」

秋鳳梧道：「你當然要看看他。」

高立道：「我已答應。」

秋鳳梧道：「我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高立道：「你說。」

秋鳳梧的態度又變得很嚴肅，緩緩道：「孔雀翎並不是件殺人的暗器。」

高立愕然，道：「它不是？」

秋鳳梧道：「不是。暗器也是種武器，武器的真正意義並不是殺人，而是止殺。」

高立點點頭。

其實他並不能真正瞭解秋鳳梧的意思，他忽又發現自己的意思與秋鳳梧已有距離。

但是他不願承認。

秋鳳梧道：「換句簡單的話說，使用孔雀翎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殺人，而是救命，所以……」

他握緊高立的手，慢慢地接著道：「所以我要你答應我，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要用它。」

高立長長吐出口氣，現在他終於已完全瞭解秋鳳梧的意思。

至少他自己認為已完全瞭解。

他已握緊秋鳳梧的手，一字字道：「我答應你，不到萬不得已時，我決不用它。」

高立挺起胸，走了出去。

他腳步已遠比來時輕快了很多，因為他心裡已不再有焦慮和恐懼。

現在孔雀翎已在他手裡。

現在麻鋒的性命也無異已被他捏在手裡。

他已沒什麼可擔心的，應該擔心的人是麻鋒。

每間屋子裡通常都有把最舒服的椅子，這把椅子通常是屬於男主人的。

這屋子的男主人是高立。

此刻坐在最舒服的椅子上的人，卻是麻鋒。

他用最舒服的姿勢坐著，看著站在他對面的雙雙，冷冷道：「五天了，你丈夫已走了五天。」

雙雙點點頭。

她站的姿勢並不舒服。

無論用什麼姿勢站著，都決不會有坐著舒服。

麻鋒盯著她，又問道：「你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

雙雙道：「不知道。」

麻鋒道：「他會不會回來？」

雙雙道：「不知道。」

麻鋒厲聲道：「你什麼都不知道？」

雙雙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麻鋒道：「你沒有問他？」

雙雙道：「沒有。」

麻鋒道：「但你是他的妻子。」

雙雙道：「就因為我還是他的妻子，所以才沒有問他。」

麻鋒道：「為什麼？」

雙雙道：「男人最厭惡的，就是多嘴的女人。我若問得太多，他也許早就不要我了。」

麻鋒握緊雙拳，目中已現出怒意。

同樣的話，他不知已問過多少次。

他在等著這女人疲倦、崩潰，等著她說實話。他沒有用暴力，只因為他生怕這女人受不了──他當然也明白這女人若是死了，對他只有百害，而絕無一利。

現在他忽然發覺，感覺疲倦的並不是這女人，而是他自己。

他想不出是什麼力量使這畸形殘廢的女人，支持到現在的。

雙雙忽然反問道：「你在擔心什麼？擔心他找幫手？」

麻鋒冷笑，道：「他找不到幫手的。他也像我一樣，我們這種人，決不會有朋友。」

雙雙淡淡道：「那麼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麻鋒沒有回答。

這句話本是他想問自己的。

高立就像是條早已被逼入絕路的野獸，只有等著別人宰割。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擔心。

過了很久，他才冷冷道：「無論他去幹什麼，反正總要回來的。」

雙雙道：「你這是在安慰自己？」

麻鋒道：「哦。」

麻鋒又道：「他若不回來，你就非死不可。」

雙雙嘆了口氣，道：「我知道。」

麻鋒道：「他當然不會拋下你。」

雙雙道：「那倒不一定。」

麻鋒道：「不一定？」

雙雙又嘆了口氣，苦笑道：「你也該看得出，我並不是個能令男人傾倒的女人。」

麻鋒臉色變了變道：「可是他一向對你不錯。」

雙雙道：「他的確對我不錯，所以他現在就算拋下我，我也不會怪他。」她臉上的表情彷彿很淒涼、很悲痛，慢慢地接著道：「他就算回來，也一定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你。」

麻鋒道：「為了我？」

雙雙一字字道：「為了要殺你。」

麻鋒的手突然僵硬，又過了很久，才冷笑著道：「你是不是怕我用你來要挾他，所以，才故意這樣說？」

雙雙道：「你要用我來要挾他？」

她忽然笑了，笑得很淒涼，接著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你應該比我更清楚。你們本是同樣的人，你會不會為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犧牲自己？」

麻鋒的臉色又變了變，冷冷地笑道：「他不會是我。」

雙雙道：「你以為他真的對我很好？」

麻鋒道：「我看得出。」

雙雙歎道：「那也許只不過是他故意作出來要你看的。」

麻鋒道：「為什麼？」

雙雙道：「他故意要你認為他對我好，故意要你認為他決不會拋下我，為的就是要你對他防守疏忽，他才好乘機溜走。」

她臉上又露出一種怨恨之色，咬著牙道：「他若真的對我好，就不會放心走了。」

麻鋒怔住，只覺得自己的心在慢慢往下沉。

雙雙忽又道：「但他還是會回來的，因為你就算不殺他，他也要殺你。」

麻鋒的手突然握住劍柄。

因為這時他已聽見了一個人的腳步聲。

腳步聲輕快而平穩。

無論誰都可以聽得出，走路的這個人心情和精神都一定很好。

就算聽不出也看得出。

因為高立已大步走了進來，眼睛裡發著光，顯得說不出的精神抖擻。

他精神的確不錯。

這兩天來，他一直睡得很好──車廂裡很舒服，他心裡也已沒有恐懼。

麻鋒忽然覺得這把椅子很不舒服，坐的姿勢也很不舒服。

高立卻根本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好像這屋裡根本就沒有他這樣一個人存在。

雙雙當然聽得出這是誰的腳步聲，臉上立刻露出微笑，柔聲道：「你回來了？」

高立道：「我回來了。」

雙雙道：「晚飯你想吃什麼？」

高立道：「什麼都行，我已經餓得發瘋。」

雙雙又笑了，道：「我們好像還有點鹹肉，我去回鍋炒一炒好不好？」

高立道：「好極了，加點大蒜炒更好。」

看他的樣子，就好像只不過剛出去逛了一圈回來似的，雖然走得有些累了，但現在總算已回到家，所以顯得很愉快、很輕鬆。

麻鋒盯著他，就好像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高立的確像是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本來已是條被逼入絕路的野獸，但現在看來卻好像是追捕野獸的獵人了。

一個經驗豐富的獵人，充滿了決心和自信。

是什麼力量使他改變的？

麻鋒更想不通。

他心裡忽然有了種說不出的恐懼──人們對自己無法解釋、無法瞭解的事，總是會覺得有些恐懼的。

雙雙已從他身旁走過去，走入廚房。

他沒有阻攔，他本來也曾想用她來要挾高立的，但現在也不知為了什麼，他忽然覺得自己這種想法很幼稚，很可笑。

廚房裡已傳出蒜爆鹹肉的香氣。

高立忽然笑了笑，道：「她實在是個很會做菜的女人。」

麻鋒點點頭。

他摸不清高立的意思，所以只好點點頭。

高立道：「她也很懂得體諒丈夫。」

麻鋒道：「她的確不笨。」

這一點無論誰都無法否認。

高立微笑道：「一個男人能娶到她這樣的妻子，實在是運氣。」

麻鋒道：「你究竟想說什麼？」

高立緩緩地答道：「我是說，你剛才若用她來要挾我，就算要我割下腦袋來，說不定也會給你。」

麻鋒嘴角的肌肉突然扭曲，就好像被人塞入了個黃連，滿嘴發苦。

高立淡淡道：「只可惜現在已來不及了。」

他沉下了臉，一字字接著道：「因為現在你只要一動，我就殺了你，我殺人並不一定要等到月圓的時候。」

他聲音堅決而穩定，也正像是個法官在判決死囚。

麻鋒笑了。

他的確在笑，但是他連自己都覺得自己笑得有些勉強。

高立道：「你現在還可以笑，因為我可以讓你等到月圓時再死。但死並不可笑。」

麻鋒冷笑道：「所以你笑不出？」

高立道：「我笑不出，只因殺人也不可笑。」

麻鋒道：「你想用什麼殺人？是用你那把破鋤頭？」

高立道：「就算我用那把破鋤頭，也一樣能殺了你。」

麻鋒連笑都笑不出來。

他忽又覺得椅子太硬，硬得要命。

廚房裡又傳出雙雙的聲音：「飯冷了，吃蛋炒飯好不好？」

「好。」

「炒幾碗？」

「兩碗，我們一人一碗。」

「客人呢？」

「不必替他準備，他一定吃不下的。」

麻鋒的確吃不下。

他只覺得自己的胃在收縮，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高立忽又向他笑了笑，道：「你現在是不是有點想吐？」

麻鋒道：「我為什麼會想吐？」

高立道：「一個人在害怕的時候，通常都會覺得想吐的，我自己也有這種經驗。」

麻鋒冷笑道：「你難道以為我怕你？」

高立道：「你當然怕我，因為你自己想必也看得出，我隨時都能殺了你。」

他忽然接著道：「你現在還活著，只因為現在我還不想殺你。」

這句話麻鋒聽來實在很刺耳，因為這本是他自己說的。

高立冷冷道：「我現在還不想殺你，只因為我一向不喜歡在空著肚子時殺人。」

麻鋒盯著他，忽然躍起，一劍刺出。

這一劍快而準，準而狠。

這正是準確而致命的劍法，但卻已不是他通常所用的劍法，已違背了他殺人的原則。

他殺人一向很慢的。

這一劍決不慢，劍光一閃，已刺向高立咽喉。

高立坐著，坐在桌子後面，手放在桌下。

他坐著沒有動。

可是他的槍突然間已從桌面下刺了出來。

劍尖距離他的咽喉還有三寸。

他沒有動。

他的槍已刺入了麻鋒下腹──

麻鋒在動。

他整個人都像是在慢慢地收縮，枯萎。

他看著高立，眼睛裡充滿了驚訝、恐懼和疑惑，喘息著道：「你……你真的殺了我。」

高立道：「我說過，我要殺你。」

麻鋒道：「你本來絕對殺不了我的。」

高立道：「但現在我已殺了你。」

麻鋒道：「我……我不信。」

高立道：「你非相信不可。」

麻鋒似乎還想再說什麼，但喉頭的肌肉也已僵硬。

高立道：「我本來也沒有殺你的把握，但現在已有了。現在我隨時可以再殺你一次。」

麻鋒喉嚨裡「格格」響個不停，彷彿在問：「為什麼？」

高立緩緩道：「因為我還有個朋友──一個好朋友。」

麻鋒的瞳孔突然散了，終於長長吐了口氣。

然後他的人就像是個洩了氣的球，突然變成了空的，突然乾癟。

他沒有朋友。

他什麼都沒有。

高立伸開了雙臂，雙雙已撲入他懷裡。

他們互相擁抱著，所有的災難和不幸都已成過去。

經過了這麼樣一次考驗後，他們的情感無疑會變得更深厚、更真摯。

他們已完全互相倚賴，互相信任，世上已沒有什麼事再能分開他們。

只可惜這並不是我們這故事的結束。

事實上，這故事現在才剛剛開始……

## 第六回 不是結局

世上有很多事你總以為是決不可能發生的，但它卻偏偏發生了。

而且就發生在你身上。

等你發現這事實時，往往已太遲。

夜色漸深。

他們沒有燃燈，就這樣靜靜地擁抱在黑暗裡。

世上又還有什麼事比情人在黑暗中擁抱更甜蜜幸福？

他們的幸福直到現在才真正開始。

只可惜開始往往就是結束。

雙雙心裡充滿了幸福和寧靜，天地間似已充滿了幸福和寧靜。

風從窗外吹過，帶著田中稻麥的香氣。

收穫的季節已快到了。

她輕撫著他的臉，指尖帶著無限的憐惜和柔情，輕輕道：「你瘦了。」

高立微笑道：「很快我就會胖起來的。」

雙雙嫣然道：「我喜歡你胖一點，明天我燉蹄膀給你吃。」

高立道：「明天我們要出去。」

雙雙道：「出去？到哪裡去？」

高立道：「去找小秋。」

雙雙的臉上發出了光，道：「你要帶著我一起去？」

高立道：「當然，我帶你去看他的孩子。」

雙雙大喜道：「他有了孩子？」

高立柔聲道：「我們也會有孩子的。」

雙雙臉紅了，全身都充滿了對未來幸福的憧憬。這種感覺使她整個人都像要飛了起來。

過了很久，她才輕輕問道：「你看見過他的妻子沒有？」

高立道：「沒有，我走得很急。」

雙雙道：「我相信那一定是個很好的女人，因為他也是個好男人。」

高立道：「不但是好男人，也是個好朋友。」

他嘆息著，接著道：「除了他之外，無論誰都決不會將孔雀翎借給我。」

雙雙道：「孔雀翎究竟是什麼？」

高立道：「是一種暗器──但又不完全是種暗器。」

雙雙道：「我不懂。」

高立道：「我也很難說明白，總之它的意義和價值都比世上任何一種暗器超出很多，無論誰有了它，都會變成另外一個人的。」

雙雙道：「變成另外一個人？」

高立點了點頭，道：「變得更有權威，更有自信。」

他笑了笑，接著道：「我若非有了它，也許就不是麻鋒的敵手。」

雙雙道：「我還是不懂。」

高立道：「你永遠都不會懂的，甚至連我自己都不太懂。」

雙雙遲疑著，終於忍不住道：「我……我能不能摸摸它？」

高立笑著：「當然能，只不過千萬不能去按那兩個鈕，否則……」

他聲音突然停頓，笑容突然凝結，整個人都似已全都被冰凝結，就好像突然一腳踏空，自萬丈絕壁上跌入了冰河裡。

孔雀翎竟已不見了！

雙雙看不見他的臉色，但卻忽然感覺到他全身都在發抖。

他這一生中，從未如此驚慌恐懼過。

他從未想到這種事竟會發生在他身上。

雙雙悄悄地離開了他的懷抱。

她並沒有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她已能感覺到，已能想像到。

只不過她還不能完全瞭解這件事有多麼嚴重。

沒有人能真的瞭解這件事有多麼嚴重。

高立動也不動地坐在黑暗中，整個人都似已被埋入地下。

然後他突然發狂般衝了出去。

雙雙就在黑暗中等著他。

她知道他一定是到掩埋麻鋒的屍身處尋找去了，她希望他能找到。

她只求不要再有什麼不祥的災禍降臨到他們身上。

但也不知為了什麼，她心裡卻已有了種不祥的預兆，眼淚也已流下。

風吹過，風聲似已變為輕泣。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終於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腳步聲緩慢而沉重。

她的心沉了下去，悄悄擦乾淚痕，忍不住問道：「找到了麼？」

高立道：「沒有。」

他的聲音已因驚慌恐懼而嘶啞。

雙雙聽著，心裡就好像被針在刺著，輕輕道：「你想不出是在什麼時候掉的？」

高立咬著牙，似乎恨不得咬斷自己的咽喉。

他從未對自己如此痛恨過。

雙雙沒有安慰他，因為她知道現在無論怎麼樣的安慰都已無用。

她能想法子誘導他的思想，所以她就試著道：「你回來的時候，孔雀翎已不在身上？」

高立道：「嗯。」

雙雙道：「你沒有摸過。」

高立道：「我……我想不到會掉的。」

他當然想不到。

所有的悲劇和不幸，正都是在想不到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雙雙又忍不住道：「你殺麻鋒的時候，身上並沒有孔雀翎？」

高立道：「一定已沒有，否則它一定就掉在附近。」

雙雙道：「你身上並沒有孔雀翎，卻還是一樣殺了他。」

高立的雙拳握緊。

他現在才明白，縱然沒有孔雀翎，他還是一樣有殺麻鋒的力量。

只可惜他現在才明白，已太遲了。

雙雙嘆息了一聲，道：「你最後是在什麼地方看過它的？」

高立沉吟著，道：「在車上。」

在車上他還摸過它，那種光滑堅實的感覺，還使他全身都興奮得發熱。

然後他就完全放鬆了自己，因為這世上已沒有什麼值得他擔心的事。

雙雙道：「會不會是在車上掉的？」

高立道：「很可能。」

雙雙道：「那輛車呢？」

高立道：「已走了。」

雙雙道：「你在什麼地方雇的車？」

高立道：「在路上。」

雙雙道：「你有沒有注意那是輛什麼車？」

高立道：「沒有。」

雙雙道：「也沒有看清趕車的人？」

高立垂下頭，握緊雙拳，指甲已刺入肉裡。

那時他實在太愉快、太興奮，竟完全沒有注意到別的人、別的事。

最不幸的是，他為了不願被人發現自己的行蹤，在路上還換過兩次車。

雙雙的心又沉了下去，她知道他們恐怕已永遠無法找回那孔雀翎了。

一個人失去的東西越珍貴，往往就越是難找回來。

無論你失去的是孔雀翎也好，是情感也好，結果往往是同樣的。

雙雙勉強忍著目中的淚水，輕輕道：「現在你準備怎麼樣？」

高立道：「我……我不知道。」

雙雙道：「你當然要去告訴他。」

高立道：「當然。」

雙雙道：「無論如何，這總不是你有心犯的錯，他也許會原諒你……」

高立黯然道：「他決不會……若換了我，也決不會原諒他。」

雙雙道：「為什麼？」

高立長長嘆息，道：「你也許永遠都不會瞭解孔雀翎對他們有多重要，可是我瞭解。」

雙雙道：「也許……也許我們可以想法子賠給他。」

高立道：「沒有法子。」

他的聲音更苦澀，忽又接著道：「也許只有一種法子。」

雙雙的臉忽然也因恐懼而扭曲。

她已明白他的意思。

一個人若犯了種無法彌補、不可原諒的錯誤時，通常只有用一種法子來贖罪。

死！

她忍不住撲過去，緊緊擁抱住他，嗄聲道：「你決不能走這條路。」

高立黯然道：「我還能走什麼別的路？」

雙雙道：「我們可以走……走到別的地方去，永遠不要再見他。」

高立忽然推開了她。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將她從自己懷裡推開。

他並沒有太用力，但雙雙卻只覺得整個人都被他推得沉落了下去。

她忍不住道：「你……你這是為什麼？」

高立咬著牙，一字字道：「我想不到，想不到你會叫我做這種事。」

雙雙道：「可是他……」

高立打斷了她的話，道：「我殺過人，甚至殺過很多不該殺的人，也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可是我從未出賣過朋友。」

他聲音突又嘶啞，接道：「這也許只因為我從未有過朋友，我只有這樣一個朋友。」

雙雙垂下頭，淚珠又泉水般湧出。

高立慢慢地接著道：「我知道我不能死，為了你，為了我們，我決不能死，所以我才想盡一切法子要活下去，可是這一次……」

雙雙嘶聲道：「這一次你難道不能……」

高立又打斷了她的話，道：「這一次不同，因為我瞭解孔雀翎對他們的價值，也瞭解他是在多麼困難的情況下，冒著多麼大的危險，才將孔雀翎交給我的。這世上從未有人像他這麼樣信任過我，所以我決不能虧負他，死也不能虧負他。」

雙雙咬著嘴唇，道：「所以你一定要去告訴他這件事。」

高立道：「一定。」

他聲音裡充滿了決心和勇氣。

這種勇氣才是真正的勇氣。

雙雙垂著頭，過了很久，才輕輕道：「我本來以為你會為我做出任何事的。」

高立道：「只有這件事例外。」

雙雙道：「我明白，所以……我雖然很傷心，卻又很高興。」

她聲音忽然變得非常的平靜，慢慢地接著道：「因為我畢竟沒有看錯你，你實在是個值得我驕傲的男人。」

高立握緊著的雙拳，慢慢鬆開，終於又俯下身，擁抱住她。

又過了很久，他才黯然嘆息道：「這一次我知道我沒有做錯，我已不能再錯了，現在我只覺得對不起一個人……我對不起你。」

雙雙柔聲道：「你沒有對不起我，因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高立沒有再說什麼，這句話就已經足夠代表一切。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無論什麼樣的災禍和不幸，都應該兩個人一起承當的。

你若有了個這麼樣的妻子，你還能說什麼？

黑暗。沒有星光，也沒有月光，黑暗得可怕。

他們靜靜地擁抱在黑暗裡，等待著黎明。

他們這一生好像永遠都是活在黑暗中，但他們還是覺得比大多數人都幸福。

因為他們的生命中已有了真情，一種永遠沒有任何事能代替的真情。

所以他們的生命已有了價值。

這點才是最重要的。

秋已很深了。

木葉已開始凋零，尤其是有風吹過的時候，秋意就又更深了幾分。

但秋色還是美麗的。

一種淒艷而感人的美麗，濃得就像是醇酒。

你如也站在這裡，你不飲就已醉了。

高立站在這裡，站在樹下，等著。

他實在沒有勇氣去見秋鳳梧的家人。

這打擊對孔雀山莊是多麼大，他已能想像到。

秋鳳梧隨時都可能出現，已經有人去通報。兩隻孔雀慢慢地在楓林中徜徉，用嘴梳理著它們美麗的羽毛。

楓葉已紅了。

高立癡癡地站著，癡癡地看著，心裡一陣陣刺痛。他實在不知道當自己面對秋鳳梧時，該怎樣說才好。

他幾乎已沒有勇氣再等下去。

草地上已有腳步聲傳來，他竟不敢回頭去面對著他。

他感覺有一隻手已搭上了他的肩，一隻穩定而充滿了友情的手。

一個穩定而充滿了友情的聲音。

「你來了，我知道你一定很快就會來的。」

他已不能不回頭。

然後他就看到了秋鳳梧的微笑──一種溫和而充滿了友情的微笑。

他心裡的刺痛更劇烈。

這種永恆不變的友情，忽然變得像根針，似已將他的心刺得流血。

秋鳳梧微笑著道：「你看來好像很疲倦。」

高立點點頭。

他不但疲倦，簡直已將崩潰。

秋鳳梧道：「其實你用不著這麼急趕來的。」

高立道：「我……」

他剛想說出來，就彷彿有雙看不見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秋鳳梧道：「事情已經解決了？」

高立又點點頭。

秋鳳梧道：「你沒有用孔雀翎？」

高立搖搖頭。

秋鳳梧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根本不必用它，麻鋒根本不是你的對手。」

高立道：「可是我……」

秋鳳梧忽然發現他神情的異樣，立刻問道：「你怎麼一個人來的？雙雙呢？」

高立道：「她……她很好。」

秋鳳梧鬆了口氣，道：「她怎麼不來看看我的孩子？」

高立道：「她……她……」

他終於鼓足勇氣，大聲道：「她沒有來，因為她知道我對不起你。」

秋鳳梧皺眉道：「你對不起我？……你怎麼會對不起我？」

高立道：「我已將你的孔雀翎掉了。」

他用最大的勇氣說出這句話，然後他整個人都似已崩潰。

沒有聲音，沒有反應。

他不敢想像秋鳳梧聽了這句話後，臉上是什麼表情。

他已不敢去面對秋鳳梧的臉。

有風吹過，枯葉飄飄地落下來，一片、兩片、三片……

日色漸漸淡了，秋意卻更濃。

秋鳳梧還是沒有說一句話，沒有說一個字。

高立終於忍不住抬起頭。

秋鳳梧就像是石像般站在那裡，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臉色卻蒼白得就像是遠山上樹梢頭的秋霜。

他就這樣靜靜地站著，動也不動。

落葉飄過他的頭，落在他腳下。

他沒有動。

落葉飄過他的眼前，打在他臉上。

他沒有動，甚至連眼都沒有眨。

日已西斜，夕陽紅得就像是血一樣。

楓林也紅得像是血一樣。

然後暮色就像是一面網，重重地落下來，籠罩住他。

他臉上已沒有光彩，眼睛也已沒有光彩。

他還是沒有動，沒有說話。

高立看著他，只恨不得將自己撕開、割碎，一塊塊灑入風裡，灑入泥裡，灑入火裡，被人燒成灰。

秋鳳梧若是重重地罵他一頓，打他一頓，甚至一刀殺了他，他也許還好受些。

但秋鳳梧卻似已完全麻木。

天地間的萬事萬物，他似已完全看不見，聽不見，也感覺不到。

要多麼可怕的打擊，多麼沉痛的悲哀，才能使一個人變成這樣子？

高立忍不住要問自己：「我若是他，我會怎麼樣？」

他想不出。

他連想都不敢想。

秋鳳梧現在是不是也在問自己，該怎樣來對付自己？

現在他只等著秋鳳梧的一句話。

秋鳳梧叫他死，他就死；叫他立刻死，他決不會再多活片刻。

可是秋鳳梧沒有說話。

暮色漸深，夜色將臨。

一個青衣老僕悄悄地走過來，躬身道：「莊主，晚膳已開了。」

秋鳳梧沒有回答，根本沒有聽見。

青衣老僕看著他，目中也現出憂鬱之色，終於又悄悄地退了下去。

夜色突然就像是一隻黑色的巨手，攫取了整個大地。

風更冷了。

高立用力咬住牙，用力握緊了雙拳，卻還是忍不住顫抖起來。

為了贖罪，他可以忍受各種羞侮，各種痛苦，甚至可以忍受死的痛苦。

但這種可怕的沉默，卻已將使他發狂。

他幾乎已忍不住要將自己毀滅。

又有風吹過。

秋鳳梧忽然抬起頭，看了看風中的落葉，輕輕道：「今天有風。」

高立握緊雙拳，過了很久，才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是，今天有風。」

秋鳳梧道：「天天都有風。」

高立道：「是，天天都有風。」

秋鳳梧道：「有風很好。」

高立終於忍不住大聲道：「你究竟想說什麼？你為什麼不說？」

秋鳳梧這才轉過頭，看著他。

看了很久很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是個好朋友，我一向知道可以信任你。」

高立嗄聲道：「你不該信任我的。」

秋鳳梧似又聽不見他在說什麼，慢慢地接著道：「你答應過我，要看看我的孩子的。」

高立又沉默了很久，終於也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答應過你。」

秋鳳梧道：「現在孩子還沒有睡。」

高立道：「你要我現在去看他？」

秋鳳梧道：「我帶你去。」

草色也已枯黃。

在春天，這裡想必是綠草如茵，但現在已是濃秋，愁煞人的濃秋。遠處有燈光閃耀，亮得就像是情人的眸子。

但高立卻看不見。

他眼前只有一片黑暗，心裡也只有一片黑暗。

秋鳳梧慢慢地在前面走，腳步單調而沉重。

高立在後面跟著。

他記得上次也曾這樣跟在秋鳳梧後面走，走了很久，走了很遠。

那正是他剛救了百里長青之後。

那時他雖然明知隨時都可能有人來找他報復，明知隨時都可能會有殺身之禍，但心裡卻還是很快樂。

因為他已救了一個人，已幫助過別人。

因為他已有了朋友。

但現在呢？

無心犯的錯，有時往往比有心犯的錯更可怕。

這又是為了什麼？

老天為什麼要叫他無心中犯下這致命的、不可寬恕、不可補救的錯誤。

他為什麼不小心些？為什麼要那麼疏忽？

猛抬頭，他已在燈火輝煌處。

燈光輝煌。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端坐在紫檀木的椅子上，臉上帶著溫和而慈祥的微笑。

「這是家母。」

一個溫柔的少婦，端莊而賢淑，正是春花般的年華，春花般的美麗。

也許就因為她自己心裡充滿幸福，所以對每個人都很親切，尤其是對她丈夫的好朋友。

「這是我的妻子。」

一個可愛的孩子，紅紅的臉，大大的眼睛，健康而活潑。

對他說來，人生還未開始，但他這一生想必是幸福和愉快的。

因為他有個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父母，他本就是個天生就應該享受幸福的人。

「這就是我的孩子。」

高立看著、聽著，臉上帶著有禮的微笑。

「這就是我的朋友高立，我平生唯一最好的朋友。」

高立的心又像是在被針刺著，又開始流血。

他幾乎已忍不住要拔腳飛奔出去，他實在沒有臉面對這些人。

他們若知道他已將孔雀翎遺失了，是不是還會對他如此親切？

秋老夫人正微笑著道：「風梧常常提起你，這次你一定要在這裡多留幾天。」

高立的喉頭似已被堵塞，用盡全身力氣，才能勉強笑了笑，點了點頭。

秋鳳梧美麗的妻子正在逗她的孩子，道：「叫高伯伯，高伯伯下次買糖給你吃。」

孩子只有週歲，當然還不會叫高伯伯，也根本聽不懂別人說的話。

可是他會笑。

他看見高立，就吃吃的笑著。

大家都笑了。

秋老夫人笑得更慈祥，道：「孩子喜歡高伯伯，高伯伯一定會為這孩子帶來很多福氣。」

高立的心已將碎裂。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為這家人帶來的並不是福氣，而是災禍。

幸好秋鳳梧並沒有要他留下去。

「我再帶他到外面去看看。這是他第一次來，有很多地方他都沒有看過。」

高立的確有很多地方都沒有看過。事實上，他根本沒到過如此瑰麗、如此莊嚴的地方。

在夜色中看來，這地方更接近神話中的殿堂。

秋鳳梧道：「這裡一共有九重院落，其中大部分是在兩百七十年前建造的，經歷了三代，才總算使這地方看來略具規模。」

其實這地方又何止略具規模而已，看來這簡直已接近奇蹟。

秋鳳梧道：「這的確是奇蹟，經過了兩次戰亂劫火，這地方居然還太平無恙。」

後院的照壁前，懸著十二盞綵燈，輝煌的燈光，照著壁上一幅巨大的圖畫。

畫的是數十個相貌猙獰的大漢，拿著各種不同的武器，但目中卻都帶著驚惶和恐懼之色。

因為一位白面書生手裡的黃金圓筒裡，已發出了彩虹般的光芒。

比彩虹更美麗輝煌的光芒。

秋鳳梧道：「這幅圖畫，說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件事。」

高立在聽著。

秋鳳梧道：「那時黑道上的三十六魔星，為了要毀滅這地方，竟然結下血盟，聯手來攻。這三十六人武功之高，據說已可無敵於天下。」

高立忍不住問道：「後來呢？」

秋鳳梧淡淡道：「這三十六人沒有一個能活著回去的。」

他又接著道：「自從那一役之後，江湖中就沒有人敢來侵犯孔雀山莊，孔雀翎這三個字，才從此傳遍天下。」

燈火漸漸疏了。

這一重院落裡，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陰森淒涼之意，連燈光都彷彿是慘碧的。

他們穿過一片枯林，一叢斑竹，走過一段九曲橋，才走到這裡。

這裡就像是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天地。

高大的屋宇陰森而寒冷。

屋子裡點著百餘盞長明燈，陰惻惻的燈光，看來竟如鬼火。

每盞燈前，都有個靈位。

高立第一眼看見的是：「太行霸主，山西雁孫復之位。」「崆峒山風道人之位。」

這兩個人的名字高立是聽過的，不久以前，他們還是江湖中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

秋鳳梧看著這一排排靈位，面上的表情更嚴肅，緩緩道：「這些都是死在孔雀翎之下的人。」

三百年來，死在孔雀翎下的人還不到三百個，這顯然表示孔雀翎並不是輕易就可動用的。

能死在孔雀翎下的，縱然不是一派宗主，也是絕頂高手。

秋鳳梧道：「先祖為了怕子孫殺孽太重，所以才在這裡設下他們的靈位，超渡他們的亡魂，只望他們的冤仇不要結到下一代去。」

他嘆了口氣，接著道：「只可惜他們的後人，還是有很多想到這裡來復仇的。」

高立沒有說話。

他心裡在想著一件很奇怪，也很可怕的事。

他好像已在這裡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字。

甬道長而曲折。

這地方高立已來過一次，來拿孔雀翎。

現在秋鳳梧為什麼又帶他到這裡來呢？

他沒有問。

秋鳳梧無論要帶他到哪裡去，他都不會問。

無論多恐懼的命運，他都已準備接受。

掌聲一響。

甬道又出現了那十二個幽靈般的人。

十二把鑰匙，開了十二道鎖。

於是他們就又走進了那神秘、陰森、黝暗的石室，就像是走進了一座墳墓。

石室中有兩把古老而笨拙的石椅，上面已積滿了灰塵和青苔。

秋鳳梧道：「坐。」

高立坐了下去。

秋鳳梧卻轉過身，從石壁間取出了一小罈密封著的酒。

拍碎封泥，酒香芬冽。

秋鳳梧道：「這是窖藏已有百年的汾酒。」

高立道：「好酒。」

酒杯也是石雕的，同樣古老而笨拙。

秋鳳梧坐下來，斟滿兩杯，道：「好酒不可不喝。」

高立舉杯一飲而盡。

秋鳳梧凝視著他，道：「我們已有很久沒有在一起喝酒了。」

高立點點頭，道：「的確已很久。」

秋鳳梧輕輕嘆息，道：「這些年來，有很多事都已變了。」

高立聽著。

秋鳳梧道：「但我們的交情卻未變。」

高立又斟滿一杯，仰首飲盡。

秋鳳梧道：「我沒有個兄弟，而你就是我的兄弟。」

高立握緊酒杯。

酒杯若非石杯，早已被捏碎。

秋鳳梧道：「所以有句話我不能不對你說。」

高立道：「我在聽著。」

秋鳳梧道：「你遺失了孔雀翎，心裡一定很難受，也許比我還難受。」

高立垂下頭，斟酒，飲盡。

芬芳香冽的美酒，忽然變成苦的。

秋鳳梧道：「我瞭解你的心情。若換了我，也許就不敢再到這裡來了。」

高立面上露出痛苦之色，緩緩道：「我不能不來，因為你信任我。」

秋鳳梧道：「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勇氣的，我有你這種朋友，我實在很驕傲。」

高立道：「可是我……」

秋鳳梧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也信任我，正如我信任你一樣。」

高立點點頭。

秋鳳梧面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特，一字字道：「所以你一直相信那孔雀翎是真的。」

高立整個人突然抽緊，失聲道：「難道那孔雀翎不是真的？」

秋鳳梧道：「不是。」

「叮」的，酒杯落地。

高立突然變得像是一條凍死在冰中的魚。

沒有人能形容他此刻的心情，也沒有人能形容他此刻的表情。

他看著秋鳳梧，就像是看到旭日忽然落下，大地忽然分裂。

然後他就軟癱在石椅上，完完全全崩潰。

不是絕望的崩潰，是喜極的崩潰，連眼淚都忍不住奪眶而出。

當然也不是悲傷的眼淚。

他這一生從未如此歡喜過，那就像是一個已被判處極刑的死囚，忽然得到大赦。

秋鳳梧凝視著他，目中卻反而充滿了痛苦，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告訴你這件事，只因為我不願你為此痛苦。」

高立不停地點著頭，心裡的確充滿了感激。

但他還是忍不住要問：

「真的孔雀翎呢？」

秋鳳梧道：「沒有真的。」

高立又一驚，失聲道：「沒有真的？」

秋鳳梧道：「沒有，根本沒有。」

他長長嘆息了一聲，苦笑著道：「真的孔雀翎，已被先父遺失在泰山之巔了。」

高立道：「那……那麼豈非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

秋鳳梧點點頭，道：「的確已有多年了，那正是先父與金老前輩泰山決戰後。」

高立道：「但江湖中卻從未有人說起過這件事。」

秋鳳梧道：「當然沒有。」

高立道：「為什麼？」

秋鳳梧道：「因為從來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甚至連我都不知道。」

高立道：「可是你……」

秋鳳梧道：「先父在臨終之前，才將這秘密告訴了我。」

高立道：「只告訴了你一個人？」

秋鳳梧道：「只告訴了我一個人。」

高立道：「我？……」

秋鳳梧凝視著他，緩緩道：「你是第三個知道這件事的人。」

他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接著道：「先父說出這秘密時，曾經叫我立下重誓，要我將這秘密一直保守到臨死時，再告訴我的兒子。」

高立的臉色又變了，道：「但你卻告訴了我。」

秋鳳梧黯然長嘆，道：「因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願你為了這件事負疚終身。」

這是何等偉大的友情。

世上還有什麼事能比這種友情更珍貴？

高立垂下了頭。

他寧願秋鳳梧沒有告訴他這秘密，他忽然發覺現在的負擔更重。

秋鳳梧道：「你殺麻鋒的時候，並沒有用孔雀翎。」

高立道：「那時孔雀翎已不在我身上了。」

秋鳳梧道：「我早就知道你不用孔雀翎，一樣可以殺了他。」

高立道：「你早就知道？」

秋鳳梧點點頭，道：「我很瞭解你的武功，也很瞭解你。」

高立承認。

他不能不承認。

秋鳳梧道：「以你的武功，江湖中已很少有人是你對手，可是你自己卻缺乏信心，所以……」

高立道：「所以你才將那個假的孔雀翎借給了我。」

秋鳳梧道：「不錯。」

高立道：「所以你才再三叮嚀我，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要用它。」

秋鳳梧道：「我早就知道你根本用不著它。」

他表情又嚴肅起來，接著道：「孔雀翎並不只是種武器，而是一種力量。」

高立道：「我聽你說過。」

秋鳳梧道：「你雖然不必用它，但它卻可以帶給你信心。」

高立當然也不能不承認。

秋鳳梧道：「只要你有了信心，麻鋒就決不是你的敵手。」

他忽然改變話題，又道：「只要孔雀翎存在一天，江湖中就沒有人敢來輕犯孔雀山莊，這道理也是一樣。」

高立道：「這道理我明白。」

秋鳳梧道：「孔雀山莊三百年的聲名，八十里的基業，五百條人命，其實本都是建築在一個小小的孔雀翎上。」

他表情更嚴肅，慢慢地接著道：「孔雀翎若已不存在，孔雀山莊也就會跟著毀滅。」

三百年的聲名，八十里的基業，五百條人命全都毀滅。

他幸福美滿的家庭當然也得毀滅。

高立忽然明白，秋鳳梧剛才為什麼要帶他去看他的家人了。

還有那些死在孔雀翎下的亡魂靈位。

這些人的後代子孫，若知道孔雀翎已不存在，當然不會放過秋家的人。

江湖人心中的仇恨，本來就是永遠也化解不開的。

秋鳳梧長嘆道：「像我們這種武林世家的聲名，就像是一副很沉重的擔子，你只要一接下它，就得永遠挑下去。」

他慢慢地接著道：「我本來不想接下這副擔子的。我本來認為先人創下的聲名，和他們的子孫並沒有關係。」

高立道：「現在呢？」

秋鳳梧忽然笑了笑，笑得很傷感，道：「現在我才知道，我既然生下來是姓秋的人，我就得挑起這副擔子，既不能推諉，也不能逃避。」

高立面上帶著沉思之色，緩緩道：「這擔子雖重，但卻也是種榮譽。」

其實那並不僅是種榮譽，也是種神聖的責任和義務。

「孔雀山莊的子孫只要活著一天，就得為這種責任和榮譽奮鬥到底。」

這就是他們生存的目的。

他們根本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秋鳳梧再次凝注著高立，緩緩道：「所以我決不能讓孔雀山莊的聲名，毀在我手裡。」

高立的神色忽然變得很平靜，彷彿已下定了決心。

秋鳳梧的嘴唇卻已發白，接著道：「所以我決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秘密。」

高立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秋鳳梧道：「你真的明白？」

高立道：「真的。」

秋鳳梧忽然不再說話，也不敢再看高立。

他眼睛裡竟忽然充滿了悲傷和痛苦，一種無可奈何，無法化解的悲傷和痛苦。

人為什麼總是要做一些他不願做，也不忍做的事呢？

這豈非也正是全人類的悲傷和痛苦。

沒有風，但寒意卻更重了。

陰惻惻的燈光似已完全靜止、凝結，人的心似也被凍住。

「我會讓雙雙好好活著的。」

「當然。」

酒是苦的，好苦。

酒既已在杯中，無論多麼苦，都得喝下去。

是苦酒也好，是毒酒也好，你都得喝下去。

秋鳳梧慢慢地站起來，轉過身。

他沒有再說什麼，但等他走出門時，卻又回頭道：「我還有件事忘了告訴你。」

高立在聽著。

秋鳳梧道：「北六省鏢局的聯盟已成立，盟主正是百里長青。」

高立灰黯的眼睛裡，突然爆出了一串火花。

一串輝煌閃亮的火花。

秋鳳梧已走了出去。

又過了很久，高立才緩緩道：「謝謝你，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

他真的感激。

因為他忽然覺得自己這一生活得更有意義，他已完全滿足。

他愛過，也被人愛過。

他已為別人做了件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事，已無愧這一生。

秋鳳梧面前的酒始終沒有動過。

高立就將這杯酒也喝了下去。

是苦酒也好，是毒酒也好，他都得喝下去。

這就是人生！

人生中有些事，無論你願做也好，不願做也好，都是你非做不可的。

一個人若能平平靜靜地死，有時甚至比平平靜靜地活著更不容易。

深夜，無星無月。

風好冷。

秋鳳梧慢慢地走出來，走到院子裡。

榕樹的葉子正一片片落下來。

他靜靜地站了很久，竟似完全沒有發覺他的妻子已走到他身旁。她輕輕地依偎著他，在她心目中，天地間永遠都如此幸福寧靜，所以她永遠希望別人也同樣幸福。

過了很久，她才輕輕問：「你那朋友呢？」

「走了。」

「走了？為什麼要走？」

秋鳳梧沒有回答，卻俯下身，拾起片落葉。

他凝注這片落葉，眼睛裡又充滿了那種無可奈何的痛苦和悲傷。

樹葉又何嘗願意被風吹落？

一個人的生命，有時候豈非也正如這片落葉一樣。

這故事也給了我們個教訓。

真正的勝利，並不是你能用武器爭取的，那一定要用你的信心。

無論多可怕的武器，也比不上人類的信心。

所以我說的這第二種武器，並不是孔雀翎，而是信心！

（全書完）

# 《碧玉刀》古龍

《二○一七年四月七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江湖少年春衫薄

### （一）

春天，江南。

段玉正少年。

馬是名種的玉面青花驄，配著鮮明的、嶄新的全副鞍轡。

馬鞍旁懸著柄白銀吞口、黑鱉皮鞘、鑲著七顆翡翠的刀，刀鞘輕敲著黃銅馬蹬，發出一連串叮咚聲響，就像是音樂。

衣衫也是彩色鮮明的，很輕、很薄，剪裁得很合身，再配上特地從關外帶來的小牛皮軟馬靴，溫州「皮硝李」精製的烏梢馬鞭，把手上還鑲著粒比龍眼還大兩分的明珠。

現在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群鶯亂飛的時候。一陣帶著桃花芳香的春風，正吹過大地，溫柔得彷彿像情人的呼吸。

綠水在春風中蕩起了一圈圈漣漪，一雙燕子剛剛從桃花林中飛出來，落在小橋的朱紅欄杆上，呢喃私語，也不知在說些甚麼。

段玉放鬆了韁繩，讓座下的馬慢慢地踱過小橋，暖風迎面吹過來，吹起了他的薄綢青衫。

就在這件紫衫左邊的衣袋裡，放著疊得整整齊齊的一疊嶄新銀票，足夠任何一個像他這樣的年青人，舒舒服服花三個月。

他今年才十九歲，剛從千里冰封的北國，來到風光明媚的江南，欄杆上的燕子被馬蹄驚起，又呢喃飛入桃花深處。

段玉深深地吸了口氣，只覺得自己輕鬆得像這燕子一樣，輕鬆得簡直就像要飛起來。

但他也並非完全沒有心事。

家教一向最嚴的中原大豪段飛熊夫婦，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就放他們的獨生子到江南來。

段玉此行當然也有任務的。

他的任務是在四月十五之前，趕到「寶珠山莊」去替他的父親向少年時的八拜之交「江南大俠」朱寬朱二太爺去拜壽。將段家祖傳的禮物「碧玉刀」帶去做壽禮，然後再把朱家寶珠帶回去。

「寶珠山莊」最珍貴的一粒寶珠，就是朱二太爺的掌上明珠。

她今年才十七歲。

她叫朱珠。

據說朱二太爺今年破例做壽，就是為了替他的獨生女選女婿。

姑蘇朱家是江南聲名最顯赫的武林世家，朱大小姐不但是有名的美人，還是有名的才女。

聽到了這消息，江湖中還未成親的公子俠少們，只怕有一大半都會在四月十五之前趕到寶珠山莊。

段玉是不是能雀屏中選，把這粒寶珠帶回去，他實在沒有把握。

這就是段玉的心事。

還有，段家的碧玉刀非但價值連城，而且故老相傳，都說其中還藏著一個很大的秘密。

無論誰只要能解開這秘密，他立刻就可能變成富可敵國的武林高手。

江湖中的豪強大盜們，對這樣東西眼紅的自然也不少。

他是不是能將這件家傳之寶平平安安地送到寶珠山莊？他自己也沒把握。

這也是他的心事。

但是在這江花紅勝火，春水綠如藍的江南三月，還有什麼心事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人拋不開、放不下的？

的確還有一樣，那就是他臨出門時，他父親板著面孔、耳提面命，再三囑咐他，切切不可忘記的七大戒條。

直到現在，他彷彿還能聽見父親那種嚴厲的語聲：「以你的聰明和武功，已勉強可以出去闖闖江湖了，但這幾件事還是千萬不能去做，否則我保證你立刻就會有麻煩上身。」

「這是我積幾十年經驗得來的教訓，你一定要牢記在心。」

段玉從小就是一個孝順聽話的孩子，這幾樣事他連一樣都不敢忘記，每天早上一醒過來，都要在心裡反覆念幾次：

一、不可惹事生非，多管鬧事。

二、不可隨意交結陌生的朋友。

三、不可和陌生人賭錢。

四、不可與僧道乞丐一類人結怨。

五、錢財不可露白。

六、不可輕信人言。

第七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千萬不可和陌生的女人來往。

段玉一向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孩子，他不但健康英俊，彬彬有禮，而且很喜歡笑，很會笑，笑得很甜。

何況他鮮衣怒馬，年少金多，女人見了若不喜歡，那才是怪事。

這本是段飛熊老爺子最引以為傲的一點，現在卻變成最擔心的一點。「女人本來就是禍水，江湖中的壞女人尤其多，那你只要惹上了一個，你的麻煩永遠就沒有完了。」

這句話段飛熊至少對他兒子說過五十次，段玉就算想忘記都困難得很。

你說是不是？

江南的春色若有十分，那麼至少有七分是在杭州。

杭州的春色若有十分，那麼至少有七分是在西湖。

有人說，西湖的春色美如圖畫，但世上又有誰能畫得出西湖的春色？

你路過杭州，若不到西湖去逛一逛，實在是虛渡一生，你到了西湖，若不去嘗一嘗三雅園「宋嫂魚」，也實在是遺憾得很。

現在段玉恰巧路過杭州，到了西湖，他當然絕不會留下個遺憾在心裡。

宋嫂魚就是醋魚。

魚要活殺的，而且要清蒸才是最上品的，蒸熟了之後，才澆上作料送席，所以送到桌上還是熱氣騰騰，那真是入口就化，又鮮又嫩。

正如成都的「麻婆豆腐」，醋魚叫「宋嫂魚」，就因為這種作法是南宋時的一位姓宋的婦人所創始的。

但西湖水淺，三尺以下就是泥藻，魚在湖水裡根本養不大。

而且西湖根本就不准捕魚，在西湖捕魚，攪混了一湖碧水，豈非也就跟花間喝道、焚琴煮鶴一樣，是件大煞風景的事？

所以醋魚雖然以西湖為名，卻並不產自西湖，而來自西鄉。

尤其是塘棲鄉，不但梅花美，魚也美。

那裡幾乎是戶戶魚塘。裝魚入城的船，船底是用竹篾編成的，比西湖的畫舫還大，魚在船底，就好像在江水裡一樣。

船到武林門外，在小河埠靠岸，赤著足的魚販子就用木桶挑魚進城去。水桶裡也裝滿了江水，桶上的竹籮裡，還裝著一大籮鮮活蹦跳的青殼蝦。

在曙光朦朧的春天早上，幾十個健康快樂的小伙子，挑著他們一天的收穫，踏著青石板的道路往前走，那景象甚至比醋魚還更能令人歡暢。

於是臨湖的酒樓就將這些剛送來的活魚，用大竹籠裝著，沉在湖水裡，等著客人上門。

西湖的酒樓，家家都有醋魚。定香橋上的「花港觀魚」，老高莊水閣上的「五柳居」，都用這種法子賣魚的。

只有湧金門的「三雅園」是例外。

段老爺子最欣賞的就是三雅園、只要到了西湖，少不了要到三雅園去殺條鮮鯇魚，清蒸了來下酒。

所以段玉也到了三雅園，三雅園就在湖畔，面臨著一湖春水，用三尺高的紅漆欄杆圍住。

欄杆旁有十來張洗得發亮的白木桌子，每張桌上都準備有魚餌和釣竿。

魚已放入了湖裡，用竹欄圍住，要吃魚的，就請自己釣上來。

自己釣上來的魚，味道總彷彿特別鮮美。

段玉釣了兩尾魚，燙了兩角酒，面對這西湖的春色，無魚已可下酒，何況還有魚？

所以兩角酒之後，又要了兩角酒。

段飛熊沒有關照他，叫他少喝酒，只因為人人都知道段家的大公子有千杯不醉的海量。

無論誰想將他灌醉，那簡直就好像要將魚淹死一樣困難。

酒是用錫做的「錫壺」裝來的，一筒足足有十六兩。

四角酒就是四斤，段玉喝的是比陳年花彫還貴一倍的「善釀」。

這種酒本就是為遠客準備，雖然比花彫貴一倍，卻未必比花彫好多少。

真正好的是陳年竹葉青，淡淡的酒，入口軟綿綿的，可是後勁卻很足，兩、三碗下了肚，已經有陶陶然的感覺。

段玉喝的雖然不是竹葉青，現在也已有了那種陶陶然的感覺。

他喜歡這種感覺，準備喝完了這兩筒，再來兩筒，最後才叫一碗過橋雙醮的蝦爆鱔麵來壓住這陣酒意。

聽說這裡的麵並不比官巷口的「奎元館」做得差。

杭州人大多都能喝酒。

他們喝酒用碗，一碗四兩，普遍喝個六、七碗都不算稀奇。但一喝就是五、六斤，就有點稀奇了，何況喝酒的又只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年青人。

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注意他，眼睛瞪得最大的，是旁邊座上一個也穿著淺紫長衫的白臉少年。

這少年的年紀好像比段玉還少兩歲，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穿著很時新，樣子也很斯文、很秀氣，看來正是和段玉出身差不多的富家子弟。

最妙的是，他桌上也有好幾個四碗裝的空錫壺，顯見得酒量也不小。

酒量好的人，通常總是會對好酒量的人有興趣的。

所以他忽然對段玉笑了笑。

段玉沒有看見。

其實他早已在注意這大眼睛的年青人，也不是對這人沒興趣。

只不過段公子雖然初入江湖，但卻絕不笨，也不瞎，事實上，他比大多數人都聰明得多，眼睛也比大多數人亮得多。

他一眼就看出這大眼睛的小伙子，並不真是個小伙子，而是個大姑娘女扮男裝的。

「在路上千萬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

這教訓段玉並沒有忘記，也不敢忘記，他一向是個很聽話、很孝順的好孩子。

所以他眼睛就一直盯在對面的一艘畫舫上。

這畫舫是從柳蔭深處搖出來的，翠綠色的頂、朱紅的欄杆，雕花的窗子裡，湘妃竹簾半捲。

一個風姿綽約的絕代麗人，正坐在窗口，調弄著籠中的白鸚鵡。

她一隻手托著香腮，手腕圓潤，手指纖美，眉宇間彷彿帶著種淡淡的幽怨，彷彿正在感懷青春的易老、情人離別。

她也是個女人，只不過距離遠的女人，總比旁邊桌上的女人安全些。

至少她總不能飛過這五、六丈湖水，過來找段玉的麻煩。

但旁邊桌上的女人要過來就容易得多了。

現在她就真的好像有這意思，忽然抱拳道：「這位兄台請了。」

段玉看了看後面，又看了看旁邊，好像不知道別人找的就是他。

這大眼睛的小姑娘抿著嘴一笑，道：「我說的兄台，就是閣下。」

她笑的時候鼻子先皺起來，就好像春風吹起了湖水中的漣漪。

她不笑的時候，已經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這一笑起來，簡直可以讓男人跳樓。

段玉再想裝傻也不行了，也只好笑了，笑道：「閣下是跟我說話？」

小姑娘瞪著大眼睛笑道：「不是跟你說話是跟誰說話。」

段玉輕輕咳嗽了兩聲，道：「卻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這小姑娘「刷」地將一柄灑金折扇展開，輕搖著折扇道：「獨酌不如同飲，如此佳日美景，閣下何不移玉過來共謀一醉？」

明明連瞎子都可以看得出她是個女人，她卻偏偏還要裝出男人的樣子。

段玉歎了口氣，道：「在下也頗有此意，怎奈素昧平生，何況男女有別。」

小姑娘怔了怔，眼睛瞪得更大了，道：「你說男女有別？你難道是個女人？」

段玉又笑了，忍住笑道：「閣下當然也看得出我不是。」

小姑娘眨著眼，道：「你不是誰是？」

段玉道：「你。」這小姑娘瞪了他半天，搖著頭，喃喃道：「原來這人的眼睛有點毛病。」

她一隻手在搖折扇，另一隻手端起酒碗來，仰著脖子喝了下去。

她喝起酒來實在不像是個女人。

段玉在心裡歎了口氣。

現在正是春天，他今年才十九歲，正是最容易動心的年紀。

他實在很想過去，只可惜他怎麼也忘不了他父親板起臉來的樣子。

要做個又孝順又聽話的好孩子，可實在真不太容易。

### （二）

夕陽滿天，照得「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子湖更絢麗多姿。

輕雪般的綠柳，半開的紅荷，朦朧的遠山，倒映在閃動著金光的湖水裡。

遠處也不知誰在曼聲而歌：「小村姑兒光著腳，下水去割燈芯草，一把草兒剛繫好，躺在溪邊睡著了。柳蔭蓋著她的臉，她的腳兒小又巧。三個騎士打馬來，臉上全都帶著笑。一個騎士跳下馬，癡癡望著她的腳，有個騎士膽較大，居然親親她的嘴。第三個玩的把戲，怎好記在歌詞裡。哎呀，可憐的小姑娘，她為甚麼要貪睡？」

柔美的歌聲，綺麗的詞句，充滿了一種輕佻的誘惑和挑逗之意。

這是不是一個多情的村姑，正在用歌聲喑示她的情人，要他的膽子大些？

段玉忍不住又在心裡歎了口氣，他竟連看都不敢去看旁邊那小姑娘一眼。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沒用，連酒都不想再喝了，正想叫碗過橋雙醮的蝦爆鱔麵來，吃飽了找個地方去睡一覺。

就在這時，湖面上突然有艘梭魚快艇，箭一般破水而來。

快艇上迎風站著四個濃眉大眼、頭皮刮得發青的健壯大和尚。

風吹湖水，快艇起伏不停，這四個人和尚卻好像釘子一般釘在船頭，紋絲不動。

段玉一眼就看出他們都是練家子，而且下盤功夫練得很好。

「在江湖中最不能惹的，就是和尚、道士和乞丐。」

因為這種人只要敢在江湖中行走，若非有出眾的武功，就一定有很大的勢力。

如此良辰美景，這幾個出家人為什麼要到這裡來橫衝直闖？

段玉本來有點奇怪的，現在也決心不去管他們的閒事了。

「是非全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若要想一路平安，就千萬不可惹事生非以及多管閒事。」

段玉喝完了最後一碗酒，只等他叫的麵來吃完了就走。

只聽「砰」的一聲，那艘快艇居然筆直地往畫舫上撞了過去。

窗子裡坐著的那正調弄著白鸚鵡的麗人，被撞得幾乎跌了下去。

那四個和尚卻已躍上了畫舫，兇神惡煞般衝了進去，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卻又聽不出罵的什麼。

連籠裡的白鸚鵡都已被嚇得吱吱喳喳地又跳又叫，人更已被嚇得花容失色，全身抖個不停，看來更楚楚可憐。

這些大和尚偏偏不懂憐香惜玉，有一個竟伸出了蒲扇般的大手，彷彿想去抓她的頭髮。

哪裡來的這些惡僧，簡直比強盜還兇，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前，居然就敢這麼樣欺負一個可憐的單身女人。

這種事若再不管，還談甚麼扶弱鋤強、行俠仗義？

段玉只覺胸中一陣熱血上湧，他什麼都顧不得了，抓起桌上的刀，霍然一長身，就已竄出了欄杆。

欄杆外就是一片湖水，眼見著他就要掉下去，那大眼睛的小姑娘似已驚呼失聲。

誰知段玉年紀雖輕，武功卻很老到，早已看準了落腳處。

只見他腳尖在圍住魚塘的竹欄上一點，人又騰身而起，使出來的竟是「登萍渡水、燕子三抄水」這一類的絕頂輕功。

大眼睛的小姑娘驚呼還未完，段玉已凌空翻身，一式「細胸巧翻雲」，跟著一式「平沙落雁」，輕輕飄飄地落在畫舫上。

四個大和尚中，有一個正留在艙外觀望，看見有人過來，立刻沉著臉低喝道：「什麼人？來幹甚麼？」這和尚一臉金錢麻子，眼露殺機，看來就不像是個清淨的出家人。

段玉也沉下了臉，道：「你是出家人？還是強盜？」

這和尚彷彿終於想起了自己的身份，雙掌合什，道：「阿彌陀佛，出家人怎麼會是強盜？」

段玉道：「既不是強盜，怎麼比強盜還兇，連強盜也不敢這麼樣欺負女人。」

和尚厲聲道：「你是那女人的什麼人？要來管這鬧事？」

段玉挺起胸，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這閒事我為何管不得？」

船艙又傳來那麗人的驚呼。「救命呀，救命，這些兇僧要行非禮。」

段玉火氣更大，冷笑道：「看來你們這些和尚的膽子倒真不小。」

這和尚怒道：「你的膽子也不小，竟敢在洒家面前如此放肆！」他嘴裡說著話，一雙手也沒有閒著，突然沉腰坐馬，雙拳齊出，猛擊段玉的腰肋，用的竟像是少林正宗伏虎羅漢拳。

只可惜段玉並不是老虎，什麼羅漢拳也伏不了他。

他身子一偏，已反手扣住了和尚的脈門，四兩撥千斤，輕輕一帶。

這種借力打力的功夫，正是這種剛猛拳路的剋星，和尚用的力越大，跌得就越慘。

他這一拳力量真不小，只見他一個百把斤重的身子突然飛起，「撲通」一聲，竟然掉入湖水裡。

岸上有人在鼓掌，卻也不知是不是那大眼睛的小姑娘。

段玉還沒有回頭去看，船艙中已有兩個大和尚衝了出來。

這兩人身手矯健，出手更快，忽然間，兩雙缽頭般大的拳頭已到了段玉面前，只聽拳風虎虎，果然是招沉力猛。

只可惜中原第一條好漢段飛熊的大公子，武功非但不比他父親差，簡直已有青出於藍之勢。

尤其是他的輕功身法，不但輕靈過人，而且又瀟灑、又漂亮。

他輕輕一提氣，突然鷂子翻身，人已到了這兩個和尚的身後。

和尚變招也不慢，甩手大翻身，「羅漢脫衣」，揮拳反擊。

可是他已經太慢了。

段玉手裡的刀鞘，已打在他左肩的肩井穴上。

他剛翻身，這部位正是他全身平衡的重心，一下被打著，身子立刻站不穩，踉踉蹌蹌後退了七八步，「砰」的撞斷了船上的欄杆。

另一個和尚比他還慢一點。

段玉再一揮手，只聽「噗通，噗通」兩聲，兩個和尚又掉入水中。

剩下的一個和尚剛搶步出艙，臉色已變了，也不知是出手的好，還是不出手的好。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看來斯斯文文的少年人，竟有這麼樣一身驚人的武功。

他簡直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少年人，有這麼樣的武功。

段玉也看著他。

這和尚年紀比較大，樣子也好像比較講理，最重要的是，他還沒有出手打人。

所以段玉對他也比較客氣，微笑道：「你的夥伴都走了，你還不走。」

這和尚點點頭，長長歎息了一聲，忽然問道：「施主高姓？」

段玉道：「我姓段。」

和尚道：「大名？」

段玉道：「段玉。」

和尚又歎了口氣，道：「段施主好武功。」

段玉笑道：「馬馬虎虎，還過得去。」

和尚忽然沉下了臉，冷冷道：「但段施主無論有多麼高的武功，既管了今日之事，以後只怕就很難全身而退了。」

段玉道：「哦。」

和尚道：「施主難道看不出貧僧等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段玉道：「和尚當然是從廟裡出來的，除非你們不是和尚，是強盜。」

這和尚狠狠瞪了他一眼，甚麼話也不再說，突然躍起，「噗通」，也跳進水裡，段玉又笑了，喃喃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看來這和尚倒也夠義氣。」

他揮了揮衣裳，想走，又想過去問問那白衣麗人有沒有受傷。

正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船艙中已有人在呼喚：「段公子，請留步。」

聲音如出谷黃鶯，又輕、又脆、又甜，和她喊救命的時候大不相同了，段玉輕輕咳嗽了兩聲。

他並不是真的想咳嗽，這是段老爺子的毛病，老爺子喉嚨裡總是有痰，要說重要的話時，總喜歡先咳嗽兩聲。

所以段公子也學會了，他發覺在沒有說話的時候，先咳嗽幾聲，是種很好的法子。

誰知那白衣麗人卻已走了出來，手扶著船艙，看著他，美麗的眼睛裡充滿了關切，柔聲道：「段公子莫非著了涼？這裡剛巧有京都來的枇杷膏，治嗓子最好。」

段玉連咳嗽都不敢咳了，勉強笑道：「不必，我……在下很好。」

白衣麗人嫣然道：「公子你本來就是個好人，我知道。」

段玉的臉紅了，搶著道：「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我沒有病。」

白衣麗人笑得更甜，道：「沒有病就更好了，船上還有一罈陳年的竹葉青──」

段玉趕緊道：「不必，不必客氣，在下正要告辭。」

白衣麗人垂下頭，輕輕道：「公子要走，賤妾當然不敢攔阻，只不過，萬一公子一走，那些惡僧又來了呢？」

段玉沒話說了。

要做好人，就得做到底。

岸上有人在叫：「船上那位公子的酒錢一共是一兩七錢，還沒有賞下來。」

白衣麗人笑道：「公子的酒錢，我……，」段玉趕緊道：「不行，不必客氣，我這裡有。」

要女人付酒錢，那有多難為情。

段玉公子出手救人，難道是為了別人替他付酒錢？

這種事千萬不能讓別人誤會的。

段玉立刻搶著將荷包掏出來，慌忙中一個不小心，鈔票和金葉子落了一地，連那柄碧玉刀都掉了下來。

幸好這白衣麗人並沒有注意到別的事，她那雙美麗的眼睛，好像已被段玉的酒渦吸引住了，再也不願意往別地方去看。

### （三）

陳年竹葉青的確是好酒，顏色看來也令人舒暢，入口軟綿綿的，就彷彿是情人的舌頭，這白衣麗人正伸出了小巧的舌頭，直舐著嘴唇。

段玉趕緊低下了頭喝，喝完了這杯酒，他才想到自己這一下子，已將第一、第四、第五、第七，四條戒律全部犯了。

要命的是，這艘畫舫不知何時竟已蕩入湖心，他要走都已來不及。

何況她現在已將他當做朋友，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已告訴了他。

「我姓花，叫夜來。」

花夜來。

好美的姓，好美的名字。

好美的月色，好美的春光，好美的酒。

所有的一切事，彷彿都美極了，段玉心裡歎了口氣，決定自己放鬆一天。

每個人都應該偶而將自己放鬆一下子的，你說是不是？

何況他今天做的，又不是什麼壞事──誰說救人是壞事？誰能說喝杯酒是壞事？

段玉立刻原諒了自己。

原諒自己豈非總比原諒別人容易？

所以段玉不醉也醉了。

### （四）

明月。

西湖的月夜，月下的西湖，畫舫已泊在楊柳岸邊。

人呢？

人在沉醉，人在沉睡。

段玉只知道自己被帶下了畫舫，被帶入一間充滿了花香的屋子裡，躺在一張比花香更香的床上，卻分不出是夢是醒？旁邊彷彿有個人，人也比花香，是不是夜來香？

他分不清，也不願分得太清。

管他是夢也好，是醒也好，就這樣一份朦朦朧朧、飄飄蕩蕩的滋味，人生又有幾個能夠領略得到？

夜很靜，夜涼如水。

風吹著窗戶，窗上浮動著細碎的花影。

旁邊彷彿有人在輕輕地呼喚：「段公子，玉郎！」段玉沒有回答，他不願回答，不願清醒。

但他卻能感覺到身旁有人在轉側，然後就有一隻帶著甜味的香手伸過來，像是試探他的呼吸。

他的呼吸均勻。

手在他臉上輕輕晃了幾下，人就悄悄的從床上爬了起來。

比花更美的人。

長長的腿，細細的腰，烏雲般的頭髮披散在雙肩，皮膚光滑得就像是緞子。

連月亮都在窗外偷窺，何況人？

段玉悄悄的將眼睛瞇開一線，忍不住從心裡發出了讚賞之意。

幸好他沒有將這讚美說出口來。

因為他忽然發現花夜來竟悄悄地提起了他的衣裳，用最輕巧的手法，將他衣袋中的荷包拎了出來。

然後她就悄悄地走到窗口。窗台上擺著幾盆花，是不是夜來香？

她遲疑著，居然將第二盆花從花盆裡提了起來，帶著泥土一起提起來。

然後她就用最快的動作，將段玉的荷包塞入花盆裡，再將花擺進去，將泥土輕輕地拍平。

現在誰也看不出這盆花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了。

她輕輕吐出了口氣，轉回身來的時候，臉上不禁露出了得意地微笑。

她笑得真甜，簡直就像個天真無邪的孩子。

只可惜段玉這時已不能欣賞。

他已閉起了眼睛，鼻子裡甚至發出了一種輕微均勻的鼾聲，正是喝醉了的人發出的那種鼾聲。

花夜來站在床頭，滿意地看著他，悄悄地爬上床，用一雙光滑柔軟的手臂將地抱住。

現在她似乎已希望他醒過來了。

段玉當然沒有醒。

她輕輕地歎了口氣，忽然低低哼起了一首歌曲，唱的彷彿是：「哎呀，可憐的小伙子。」

她低低地哼，呼吸越來越重，壓在段玉身上的手臂也彷彿越來越重。

她睡著了，帶著滿心得意和歡喜睡著了。

風吹著窗戶，窗上浮動著細碎的花影。

段玉慢慢地翻了個身，輕喚道：「花姑娘，花夜來。」

沒有回應。

她的呼吸沉重而均勻，她畢竟也喝了不少竹葉青。

段玉又等了很久，才悄悄地爬起來，拿起他的衣裳，悄悄地走到窗口，窗紙已有些發白了。

段玉提起那盆花，也用最快的手法，將花盆裡的東西全都倒在他的衣服裡。

然後他再將花擺進去，將土拍平。

他臉上也不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但轉身看到她時，心裡不禁又有些歉意。

這善良的少年人，從不願令別人失望的，何況是這麼一個美麗的女人。

悄悄地走過床前，順便提起了他那雙精緻的小牛皮靴子。

床上的人兒忽然翻了個身，喃喃著道：「你起來幹什麼？」

段玉勉強控制著自己的心跳，柔聲道：「我要早點走，一早我還要趕路。」

床上的人點點頭，眼睛還是張不開，含含糊糊地說道：「回來時莫要忘記再來看我。」

段玉道：「當然。」其實他當然也知道，明天她一定就已不會在這地方了。

床上的人滿足地歎了口氣，很快就又睡著。

她當然想不到這迷迷糊糊的少年會發覺她的秘密，現在只希望他快走。

花盆下面實在是個藏東西的好地方。

他若沒有恰巧看見，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東西不見了時，也沒法子說是她拿的。

捉賊捉贓，這道理他也懂的，當然只有吃定這啞巴虧了。

何況這種事根本沒法子說出去。

唉，女人，看來男人對女人的確要當心些。

天已經快亮了，淡淡的月還掛在樹梢，朦朧的星卻已躲入青灰色的蒼穹後。

青石板的小路上，結著冷冷的露珠。

段玉赤著腳，穿過院子，冷冷的露水從他腳底下直冷到頭頂。

他忽然變得很清醒，簡直從來也沒有這麼樣清醒過。

牆並不高，牆頭也種著花草。

花香在清冷的曉風裡沁人心扉。

段玉掠了出去，在牆角穿起了他的靴子，再把從花盆裡倒出的東西放回衣袋裡，抬起頭，長長呼吸著這帶著花香的晨風。

他忽然發現這西子名湖在凌晨看來竟比黃昏時更美。

他沿著湖岸旁的道路慢慢地走著，領略著這新鮮的湖光山色。

他一點兒也不急，就算再走三天三夜才能走到他昨天投宿的客棧也沒關係。

那狡猾的美麗的女人醒來後，發現那盆花又變成空的時候，臉上會有什麼樣的表情呢？

想到這裡，段玉忍不住笑了，心裡雖然難免也多多少少有些歉意，但那種秘密的、罪惡的歡喜卻還比歉意更濃得多。

他忍不住伸手入懷，將那些失而復得的東西再拿出來欣賞一遍。

他怔住了。

荷包裡除了他父親給他的銀票、他母親給他的金葉子和那一柄碧玉刀外，居然又多了兩樣東西。一串比龍眼還大的明珠，一塊晶瑩的玉牌。

這樣的珍珠找一顆也許不難，但集成這樣一串同樣大小的，就很難得了。

玉牌也是色澤豐潤，毫無瑕疵。

段玉當然是識貨的，一眼就看出這兩樣東西都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這兩樣東西是哪裡來的？

段玉很快就想通；花夜來一定是早已將那花盆當做她秘密的寶庫。

在他之前，想必已有人上過她同樣的當。

段玉又笑了。他實在覺得很有趣。

他當然並不是個貪心的人，但是用這法子來給那貪心而美麗的女人一點小小的懲罰，也並不能算是問心有愧。

何況，現在他就算想將這些東西拿去還給她，也找不著她那秘密的香巢了。

事實上，他根本不想去惹這麻煩。

「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她的，要還也不能還給她呀。」

段玉歎了口氣，最後終於得到了這結論。

於是他就將所有的東西全都放回自己的衣袋裡。

他對自己處理這件事的冷靜和沉著覺得很滿意，非常滿意，簡直滿意極了。

他覺得自己實在也應該得到獎勵。

天色又亮了些。

一聲「唉乃」，柳蔭深處忽然有艘小艇蕩了出來。

撐船的船家年紀並不太大，赤足穿著草鞋，頭上戴著頂大笠帽，遠遠就向段玉招呼著道：「相公是不是要渡湖？」

段玉發現自己的運氣實在不錯，他正不知道該走哪條路回去，剛想找條船渡湖，渡船立刻就來了。

「你知道石家客棧在哪邊？」

當然知道。

西湖的船家，又有誰不知道石家客棧的！

於是段玉就跳上了船，笑道：「你渡我過去，我給你十兩銀子。」

他自己覺得很快樂時，總是讓別人也分享一點他的快樂。

快樂本是件很奇怪的東西，絕不會因為你分給了別人而減少。

有時你分給別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

誰知船家非但一點沒有歡喜感激之意，反而翻起了白眼，瞪著他道：「你莫非是強盜？」

段玉笑了，道：「你看我像是個強盜？」

船家冷冷道：「若不是強盜，怎麼會渡一次湖就給十兩銀子？」

段玉道：「你嫌多？」

船家道：「本來嫌多的，現在卻嫌少了。」

段玉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船家道：「你的銀子既然來得容易，要坐我的船，就得多給些。」

段玉眨了眨眼睛，道：「你要多少？」

船家道：「你身上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段玉又笑了，道：「原來我不是強盜，你才是強盜。」

船家道：「你現在才知道，已經太遲了。」

他長篙只點了幾點，船已到了湖心。他兩膀少說也有三五百斤的力氣。

段玉看著他，道：「這真是條賊船？」

船家冷冷道：「哼。」

段玉道：「聽說賊船上若要殺人時，通常有兩種法子。」

船家道：「你知道的事倒真不少。」

段玉道：「卻不知道你是想請我吃板刀麵呢，還是要把我包餛飩？」

船家道：「那就得看你的銀子是不是給得痛快了。」

段玉道：「善財難捨，要拿銀子給人，怎麼能痛快得起來。」

船家冷笑道：「那麼看來我只好先請你下去洗個澡。」

段玉道：「不用客氣，我剛洗過。」

船家不等他的話說完，已忽然跳起來，一個猛子扎入水裡。

接著，這一條小船就在湖心打起轉來，轉得很快。

段玉居然還是一點也不著急，喃喃道：「只打轉還沒關係，翻了才糟糕。」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小船果然已翻了身。

誰知段玉居然還沒有掉下去。

船要翻的時候，他的人已凌空躍起，等船底翻了天，他就輕飄飄地落在船底上，喃喃道：「翻身還沒關係，沉了才真糟糕。」

突聽「咚」的一聲響，船底已破了一個大洞，小船立刻開始慢慢的往下沉。

段玉還是沒有掉下去。

撐船的竹篙，飄在水面上，他突然掠過去，腳尖在竹篙上輕輕一點，竹篙就直著向前滑出。

他的人已藉著這一點之力，換了一口氣，再次躍起，等竹篙滑出三丈，他又掠過去用腳尖一點。

換過二次氣後，他居然已又輕飄飄地落在岸上，喃喃道：「看來船沉了也不太糟糕、只不過真有點可惜而已。」

只聽「嘩啦啦」一聲水響，那船家已從水裡冒出頭來，用一雙又黑又亮的眼睛看著段玉。

段玉背負著雙手，微笑道：「現在水一定很冷，洗澡當心要著涼。」

船家又瞪了他半天，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果然是好輕功。」

段玉道：「馬馬虎虎還過得去。」

船家沉下了臉，冷冷道：「只可惜你空有這樣的一表人才，偏偏不學好。」

段玉失聲笑說道：「是你不學好？還是我不學好？」

船家卻歎了口氣，淡淡道：「我本來還想保全你，指點你一條明路，現在看來你已只有死路一條了。」

段玉也歎了口氣，道：「先要請我吃板刀麵，又要請我下湖洗澡，也算是指點我的明路？」

船家冷笑一聲，一低頭，又扎入了水裡。

段玉突又喚道：「等一等。」

船家慢慢的從水裡露出頭來，道：「還有什麼話說？」

段玉笑了笑，道：「我忘了謝謝你。」

船家皺眉道：「謝謝我？」

段玉微笑道：「不管你說的話是真是假，我一樣還是要謝謝你。」

他的微笑純真而坦誠，用這種微笑對人，永遠都不會吃虧的。

船家看著他，過了很久，忽然又歎了口氣，道：「像你這樣的年青人，死了的確有點可惜。」

段玉笑道：「我也不想死。」

船家沉吟著，道：「你現在若趕到鳳林寺去，找一位姓顧的道人也許還有一線生機。」

段玉苦笑道：「我活得好好的，你為什麼總是說我快要死了呢？」

船家道：「你難道自己忘了你自己所做過什麼事？」

段玉皺了皺眉，道：「我做了什麼事？」

船家沉著臉，道：「你得罪了個不能得罪，不該得罪的人。」

段玉想了想，恍然道：「你說的是那四個大和尚？」

船家彷彿已覺得自己話說得太多，一翻身，就沒入水裡。

段玉道：「鳳林寺又在什麼地方呢？你不告訴我，叫我到哪裡找去？」

他說話的聲音雖大，只可惜湖面上早已沒有了那船家的影子。

連小船的影子都已看不見了。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是不是我的運氣已漸漸變壞了？」

他慢慢地轉過身，忽然發現柳蔭深處，正有雙大眼睛在瞪著他。

那大眼睛的小姑娘居然又出現了，身上穿的還是昨天那件淺紫色的長衫，腰畔的絲絛上卻多了柄裝潢很考究的長劍。

段玉這才想起，自己還是忘記了一樣東西──他的刀。

他只記得昨天在畫舫開始喝酒的時候，那柄刀還在桌上的。

以後他就忘了，不但那柄刀忘了，幾乎連自己的人都忘了。

這柄刀也叫做碧玉刀，本是段老爺子少年時闖蕩江湖的成名武器，據說還是段夫人未嫁時送給他的定情之物。

直到段玉十八歲時，段老爺子才將這柄刀傳給他。

段玉在心裡歎了口氣，眼前彷彿又出現了他父親那板著臉教訓他的樣子。

大眼睛的小姑娘看見他轉過臉來，也板起了臉，冷笑道：「連鳳林寺都不知道在哪裡，還出來走什麼江湖？」

段玉忍不住問道：「你知道鳳林寺在哪裡？」

小姑娘往後面看了看，又往旁邊看了看，道：「你在跟誰說話？」

段玉笑道：「這裡難道還有別的人麼？」

小姑娘板著臉，冷冷道：「你既然知道男女有別，還找我說話幹什麼？」

原來她還一直將昨天那筆帳記在心裡。

女人家的心眼總是小些的，男子漢大丈夫，總該讓著她們一點兒，段玉陪笑道：「姑娘若知道鳳林寺在哪裡，又何妨指點我一條明路。」

小姑娘瞪大眼睛，冷笑道：「我們素昧平生，我憑什麼要指點你的明路。」

段玉道：「在下段玉，姑娘貴姓？」

小姑娘道：「既然男女有別，連酒都不能喝，又怎麼能互相通名道姓？」

看來這位小姑娘不但氣量偏狹，而且還難纏得很。

段公子可也不是受慣別人的氣的人，只要有鳳林寺這個地方，還怕打聽不出來？

他笑了笑，向那小姑娘抱了抱拳，道：「我惹不起你，總躲得起你吧。」

誰知小姑娘卻又喚道：「你回來，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段玉只好轉回來，苦笑道：「還有什麼話沒說完的？」

小姑娘冷笑道：「我問你，你既然不能跟我同桌喝酒，為什麼就能到別人船上去喝酒，而且一喝就是一夜，難道她不是女人，難道你們就不是男女有別？」

原來她心裡真正不舒服的是這件事！段玉不說話了。

這種事反正是解釋不清的，不解釋有時還是最好的解釋。

何況，他又何必來跟這不講理的小姑娘解釋？

小姑娘還是不肯放鬆，大聲道：「你怎麼不開腔了，自己知道理虧是不是？」

段玉只有苦笑。

小姑娘瞪著他，竟忽又媚然一笑，道：「自己知道理虧的人，倒還有藥可救，你跟我來吧。」

段玉怔了一怔，道：「你肯帶我到鳳林寺去？」

小姑娘咬著嘴唇，道：「不帶你到鳳林寺去，難道帶你去死！」

「千萬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千萬不可。」

段玉只有在心裡歎氣，看來他現在又不得不跟另一個陌生女人打交道了。

他只希望這個比那個稍好一點。

起了風，柳絮在空中飛舞，就像是初雪。

這小姑娘分開柳枝，慢慢地在前面走，她穿著雖是男人打扮，腰肢卻還是在輕輕扭動。

是不是故意扭給段玉看的？好證明她已不是個小姑娘，已是個成熟的女人？

段玉不想看都不行，事實上，這小姑娘纖腰一扭，柔若柳枝，雖然稚氣未脫，卻另有一種醉人的風韻。

男人的眼睛，豈非本來就是為了看這種女人而長出來的？

段玉正是少年，段玉才十九。

小姑娘彷彿也知道後面有人看著她，忽然回眸一笑，道：「我姓華，叫華華鳳。」

華華鳳，這名字也美得很。

段玉笑了，覺得對自己總算有了個交待，現在她至少已不能算是完全陌生的女人了。

他至少已知道她的名字。

### （五）

鳳林寺就在岳王墳旁的杏花村左鄰，是西湖的八大叢林之一。

寺中香火一向很盛，尤其在春秋佳日，遊湖的人就算不信佛，也會到廟裡來燒上幾柱香的。

鳳林寺是和尚寺。

那個船家為什麼要叫段玉來找一個姓顧的道人呢？

華華鳳眼珠子轉動著，道：「那船家叫你來找一個姓顧的道人？」

段玉道：「嗯。」

華華鳳道：「你沒有聽錯？」

段玉苦笑道：「我耳朵還沒有毛病。」

華華鳳道：「可據我所知，鳳林寺中連個道士都沒有，只有和尚。」

段玉皺眉道：「昨天我打的那四個和尚，莫非就是鳳林寺的？」

華華鳳道：「不對，鳳林寺的方丈，好像不是南華寺的傳人，那四個和尚使的是少林拳。」

段玉笑道：「看不出你倒也是行家。」

華華鳳冷笑道：「難道只許男人打架，就不許女人練武？」

段玉道：「我沒有這個意思。」

華華鳳道：「你是不是跟別的男人一樣，總認為女人要什麼都不懂才好？」

段玉道：「我也沒有這意思。」

華華鳳道：「你是什麼意思？」

段玉道，「我只不過說你的眼力好，是個行家，難道還有什麼別的意思？」

華華鳳道：「這句話雖然沒有說錯，可是你說話的口氣卻不對。」

段玉歎了口氣，道：「現在我也總算明白你的意思了。」

華華鳳道：「哦。」

段玉苦笑道：「你好像很喜歡找別人的麻煩，很喜歡找人吵架。」

華華鳳道：「誰說我喜歡找別人吵架，我只喜歡找你。」

這句話說出來，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段玉看著她甜笑，心裡忽然覺得甜甜的，就連他自己也弄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一個女人喜歡找你的麻煩，跟你吵架，你本應覺得很喪氣才對。

奇怪的是，有時你反而偏偏覺得很歡喜。

女人總是要說男人是天生的賤骨頭，大概也因為這道理。

段玉在看著她的時候，華華鳳也在看著段玉，他們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好像已忘了這世上還有別的人。

這地方當然不止他們兩個人，別的人當然全都在看著他們。

段玉本來已經很夠引人注目的了，何況再加上一個半男不女的華華鳳。

她忽然板起臉來大發嬌嗔，忽然又笑得那麼甜，有幾個人簡直連眼睛都已看直了。

現在剛過清明，正是遊湖的佳期，這一路上人就不少，到了廟門口，更是紅男綠女，絡繹不絕的。

其中有遠地來的遊客，也有從城裡來上香的，有背著黃布袋賣香燭的老人，也有提著花籃賣茉莉的小姑娘；有吳儂軟語、酣美如鶯的少女，也有滿嘴粗語的市井好漢。

事實上，在這種地方，各式各樣的人你幾乎全可以看得到。

就只看不到道人，一個道人都沒有。

道士本就不到和尚廟裡來。

牆角後有兩個眉清目秀的小沙彌，正躲在那裡偷偷地吃糖，正是剛從鳳林寺裡溜出來的。

段玉生怕犯了和尚的忌諱，也不敢到廟裡去打聽，但過去問問這兩個小沙彌，大概總不會有什麼關係。

「借問兩位小師傅，廟裡是不是有位姓顧的道人？」

「沒有。」

「道士從不敢上這裡的門，就算來了，也要被打跑。」

「為什麼？」

「因為有好些人看到這裡香火盛，總是想到這裡來奪廟產、打主意。」

「而且我師傅常說，道士連頭髮都不肯剃，根本不能算六根清淨的出家人。」

「聽說有的道士還有老婆哩。」

這兩個小沙彌顯然是剛出家不久，看他們的表情，好像很遺憾自己為什麼不去做可以娶老婆的道士，反來當了和尚。

段玉覺得很有趣，偷偷塞了錠銀子在他們的懷裡，悄悄道：「過兩天找頂帽子戴上，到三雅園去吃條宋嫂魚，那比糖好吃。」

小沙彌看了他兩眼，忽然一溜煙跑了。

華華鳳忍不住笑道：「你在誘人犯罪。」

段玉道：「吃魚不能算犯罪。」

華華鳳道：「出家人怎能動葷腥？」

段玉道：「酒肉穿腸過，佛主心頭坐，這句話你難道沒聽說過？」

華華鳳笑道：「幸好你沒去做和尚，否則一定是個花和尚。」

段玉道：「我就算要出家，也寧願做道士，不會做和尚。」

華華鳳道：「為什麼？」

段玉微笑道：「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華華鳳想起那小沙彌說的話，狠狠瞪了他一眼，卻又忍不住笑了，道：「我本來還以為你很老實，誰知道你也不是個好人。」

她忽又接著說：「但你卻是個呆子。」

段玉道：「呆子？」

華華鳳道：「聽誰說這廟裡有道士的？」

段玉道：「那位船家。」

華華鳳：「你認得他？」

段玉道：「不認得。」

華華鳳道：「是他叫你來找道士，你就來了，他若叫你到這裡找個尼姑，你是不是也一樣會來？」

段玉怔住。

「第六條，不可輕信人言」。

他忽然發覺自己又將他爹爹的戒律犯了一條。

華華鳳：「你打的若真是少林寺門下這麻煩的確不小，但少林寺名門正宗，也不至於為了這點事就要你的命呀。」

段玉聽著。

華華鳳又道：「何況，少林寺若真要將你置於死地，就連武當山的龍真人都未必能管得了，何況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道士！」段玉歎氣。

華華鳳也歎了口氣，繼續道：「像你這麼隨隨便便就相信別人的話，總有一天被人賣了都不知道的。」

段玉忽然道：「我只相信一件事。」

華華鳳道：「什麼事？」

段玉道：「那船家這麼說，絕不會只為了要騙我到這裡來白跑一趟。」

華華鳳道：「你認為他的另有目的？」

段玉點點頭，道：「他若是存心要害我，就一定會先在這裡挖個陷阱等著我來跳。」

華華鳳眨著眼，道：「你想跳？」

段玉苦笑道：「只可惜現在我連這陷阱在哪裡都不知道。」

華華鳳道：「你若知道，那也就不能算是個陷阱了。」

她忽又笑了笑，悠然道：「就因為陷阱永遠是你看不見的，所以你才會掉下去。」

段玉道：「所以我隨時都可能掉下去。」

華華鳳道：「不錯。」

段玉也貶了眨眼睛，道：「那船家和我素不相識，若連他都要來害我，對面那趕車的就也可能是他的同謀。」

華華鳳正色道：「嗯，很可能。」

段玉眼珠四面一轉，道：「這地方每個人說不定都有可能。」

華華鳳道：「嗯」

段玉的眼睛忽又瞪在她臉上，道：「你呢？是不是也有可能？」

華華鳳板著臉道：「最有可能的就是我。」

段玉道：「哦。」

華華鳳道：「我現在就想灌你碗毒酒，活活的毒死你。」

段玉歎道：「毒死總比淹死好。」

華華鳳瞪著他，道：「你敢跟我去？」

段玉道：「到哪裡去？」

華華鳳的手向前一指，道：「那裡好像有個地方賣酒，你──」她聲音忽然停止。

因為她發現自己的手正指著三個字──就是「顧道人」這三個字。

## 顧道人

### （一）

用竹竿高高挑起的青布酒簾，已洗得發白，上面寫著三個龍飛鳳舞的大字。

就是顧道人這三個字。

「顧道人」竟是個酒館的名字。

這酒館只不過是二間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屋子裡陰暗而潮濕，堆滿了酒缸，木屋前的竹棚下也擺著一隻隻的大酒缸，酒缸上舖著白的木板，就算是喝酒的桌子，客人們就坐在旁邊的小板凳上喝酒。

杭州城裡有很多冷酒店，也都是這樣子的。

這種酒店只是賣冷酒，沒有熱菜，最多只準備一點煮花生、鹽青豆、小豆乾下酒，所以來的也多半是會喝酒的老客人。

這種人只要有酒喝就行，既不分地方，也不分時候，所以現在雖然還是上午，但這酒店的桌子卻已經擺了起來。

一個斜眼的小癩痢，正將一大盆鹽水煮的毛豆子從裡面搬出來，擺在櫃台上，已經有兩個長著酒糟鼻的老頭子在喝酒了。

華華鳳和段玉已坐著等了半天、那小癩痢還未過來招呼。

段玉試探著問道：「你就是這裡的老闆？」

小癩痢翻了翻白眼，道：「我若是這裡的老闆，這地方就該叫小癩痢了。」

段玉道：「老闆是誰？」

小癩痢手往酒簾上一指，問道：「你不認得字？」

段玉笑說道：「原來這個地方真有個姓顧的道人。」

小癩痢用斜眼瞪著他，道：「你們到底喝不喝酒？」

華華鳳瞪起了眼睛，道：「不喝酒來幹什麼？」

小癩痢道：「要多少酒？」

華華鳳接著道：「先來二十碗花雕，用筒子裝來。」

小癩痢又用斜眼瞪著她，臉上這才稍微露出了一點好顏色。

在這裡只有一種人才是受歡迎、受尊敬的，那就是酒量好的人。

陰暗的櫃台外，居然還貼著副對聯。

「肚飢飯盅小，魚美酒腸寬。」

段玉又忍不住問道：「這裡也賣醋魚？」

小癩痢道：「不賣。」

段玉道：「可是這副對聯……」

小癩痢道：「對聯是對聯，魚是魚。」

他翻著白眼走了，好像連看都懶得再看段玉。

段玉苦笑道：「這小鬼一開口就好像要找人打架似的，也不知是誰得罪了他。」

華華鳳也忍不住笑道：「這種人倒也算少見得很。」

段玉眨了眨眼，道：「但我卻見過一個。」

華華鳳道：「誰。」

段玉不說話了，只笑。

華華鳳瞪著他，咬著嘴唇道：「你假如敢說是我，我就真毒死你。」

然後她自己也笑了。

他們雖然初相識，但現在卻已忽然覺得像是多年的朋友。

這時小癩痢總算已將五筒酒送來，「砰」的，放在酒缸上，又扭頭就走。

酒缸上本就有幾隻空碗。

段玉倒了兩碗酒，剛想端起來喝。

華華鳳忽然按住他的手，道：「等一等。」

段玉道：「還等什麼？」

華華鳳道：「我當然並不想真的毒死你，但別人呢？」

段玉笑道：「那小鬼雖然看我不順眼，總算不至於想要我的命。」

華華鳳卻沒有笑，板著臉道：「你難道忘了到這裡來是找誰的？」

段玉道：「我還沒喝醉。」

華華鳳道：「你若真的有殺身之禍，一個賣酒的假道士怎麼能救你？」

段玉道：「也許他只不過是藉賣酒來掩飾自己的身份而已。」

華華鳳道：「所以他就很可能是個隱姓埋名的武林高手。」

段玉道：「不錯。」

華華鳳道：「所以他的武功可能很高。」

段玉道：「不錯。」

華華鳳道：「他是不是也可能很會下毒呢？」

那船家既然淹不死段玉，就要他的同謀來將段玉毒死。

這當然也很可能。

看來華華鳳不但想得比段玉周到，而且對他真的很關心。

段玉想說的話並沒有說出口，因為他忽然發現有個人正在看著他們。

無論誰看到這個人，都忍不住會多看幾眼的。

這個人當然是個女人，當然是個很美麗的女人，不但美，而且風姿綽約，而且很會打扮。

會打扮的女人並不一定是濃妝艷抹的。

這女人一張白生生的清水鴨蛋臉上，就完全不著脂粉。

可是她穿得卻很考究：一件緊身的黑綠衫子，配著條曳地的百摺湘裙，不但質料高貴，手工精緻，顏色也配得很好。

穿衣服也是種學問，要懂得這種學問，並不是件容易事。

她看來顯然已不再年青，卻更顯得成熟艷麗。

這種年齡的女人，就像是一朵盛開的花，風韻最是撩人。

段玉看著她，眼睛裡不覺露出了讚賞之色。

華華鳳正在看著他，顯然從他的眼色中，發現他正在看著個女人。

所以她也回過了頭。

她剛巧看見這女人的微笑。一種成熟而美麗的微笑。

唯有她這種年紀的女人，才懂得這麼微笑。

華華鳳的臉立刻板了起來，壓低聲音，道：「這女人是誰？」

段玉道：「不知道。」

華華鳳道：「你不認得她？」

段玉搖搖頭。

華華鳳道：「既然你不認得她，她為什麼看著你笑？」

段玉淡淡道：「有人天生就喜歡笑的，那至少總比天生找麻煩的人好。」

華華鳳瞪著眼道：「現在你是不是在找我的麻煩？」

段玉沒有回答，因為那女人現在居然向他們走了過來。

她走路的姿勢也很美，微笑著走到他們前面，道：「兩位好像是從遠地來的。」

華華鳳立刻搶著道：「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婦人還是帶著微笑，道：「沒有關係。」

華華鳳道：「既然沒有關係，你問什麼！」

婦人道：「只不過是隨便問問而已。」

華華鳳道：「有什麼好問的。」

婦人道：「因為這地方來的一向都是熟客，很少看見兩位這樣的生人。」

華華鳳道：「這地方來的什麼客人，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婦人笑道：「這就有一點關係了。」

華華鳳道：「哦？」

婦人嫣然道：「所以我說姑娘一定是遠地來的，否則又怎麼會不知道我是誰呢？」

原來她已看出華華鳳是女扮男裝的。

華華鳳更生氣了，冷笑道：「你這人難道有什麼特別？」

婦人道：「說起來倒真有點特別。」

華華鳳道：「哪點兒特別？」

婦人笑道：「並不是每個女人都能嫁給道士的，你說是不是？」

華華鳳愕然道：「你說什麼？」

婦人道：「外子就是這裡的顧道士，所以這裡有很多人都在背地叫我女道士，他們還很怕我知道，其實我倒很喜歡這名字。」

她微笑著，接著道：「我若不喜歡道士，又怎麼會嫁給道士呢？」

華華鳳這次終於無話可說。無論如何，能嫁給道士的女人實在不多。

段玉卻笑了。

他發覺這位女道士不但美，而且非常之有趣。

看到他臉上的表情，華華鳳的火氣更大，忽然端起面前的一碗酒，一口氣喝了下去。

女道士道：「姑娘也喝酒？」

華華鳳道：「我難道不能喝？」

女道士笑道：「我只不過覺得奇怪，姑娘為什麼忽然又不怕酒裡有毒了？」

原來她不但眼睛尖，耳朵也很長。

華華鳳的臉已有些發青了。

幸好女道士已改了話題，道：「你兩位這樣的人，到這裡來，當然不會是來喝酒的？」

段玉微笑道：「在下的確想來拜訪顧道人。」

女道士道：「你認得他？」

段玉道：「還未識荊。」

女道士道：「那麼，是不是有人叫你來的？」

段玉道：「不錯。」

女道士道：「是誰叫你來的？」

段玉道：「那位仁兄我也不認得。」

女道士彷彿也覺得這件事有點意思了，眨著眼睛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段玉道：「是位搖船的大哥。」

女道士道：「搖船的！」

段玉道：「也許他本來並不是，只不過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是在搖船。」

他笑了笑，接著道：「無論誰要打扮成船家，都不大困難的。」

女道士道：「他長的是什麼樣子？」

段玉道：「黑黑的臉，年紀並不大，眼睛發亮，水性也很高。」

他苦笑著接著道：「我若到了水裡，現在說不定已被他淹死。」

女道士忽然歎了口氣，道：「我就知道一定又是他。」

段玉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女道士笑道：「這人姓喬，天下只怕再也沒有人比他更喜歡多管閒事的！」

段玉笑道：「我同意。」

女道士看著他，看了很久，才問道：「真是他叫你到這裡來的？」

段玉道：「嗯。」

女道士道：「你殺了人？」

段玉又忍不住笑了，這笑，就等於是否認，無論誰殺了人後，都絕不會像他笑得那麼純真。

女道士嫣然道：「我看你的樣子也不像殺過人的。」

她好像鬆了口氣，但很快地接著問道：「你最近做了件大案？」

段玉搖搖頭，笑道：「我看來像強盜？」

女道士道：「你身上是不是帶著紅貨，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段玉道：「紅貨？」

女道士解釋道：「紅貨的意思就是很值錢的珠寶了。」

段玉道：「也沒有。」

女道士皺了皺眉，道：「那麼，你究竟惹了什麼麻煩呢？」

段玉道：「麻煩倒好像有一點兒。」

女道士道：「恐怕還不止一點兒，否則喬老三就不會叫你來的。」

段玉道：「我只不過打了幾個人而已。」

女道士道：「你打的什麼人？」

段玉道：「是幾個和尚」

女道士道：「和尚？什麼樣的和尚？」

段玉道：「幾個很兇的和尚，說話好像不是這裡的口音。」

女道士道：「是不是會武功的和尚？」

段玉點了點頭，道：「他們使的好像是少林拳。」

女道士又皺起了眉，道：「你出門的時候，難道沒有人告訴你，在江湖中行走最好不要和僧道乞丐結怨嗎？」

段玉苦笑道：「有人告訴過我，只可惜那時我忽然忘了。」

女道士輕輕歎了口氣，道：「原來你也是個很衝動的人。」

段玉道：「可是我出手並不重，絕沒有打傷他們，只不過把他們打下水了而已。」

女道士道：「為了什麼呢？」

段玉道：「我看不慣他們欺負人。」

女道士道：「他們欺負了誰？」

段玉道：「是個──是個女人。」

女道士笑道：「我也想到一定是個女人……是不是長得很美？」

段玉的臉有點紅了，吶吶道：「長得倒還不難看。」

女道士道：「叫什麼名字？」

段玉道：「她自己說她叫花夜來。」

女道士第三次皺起眉，皺的很緊，過了很久，才問道：「你以前不認得她？」

段玉道：「連見都沒有見過。」

女道士道：「你只看見那幾個和尚在欺負她，連話都沒有問清楚，就把他們打下了水？」

段玉道：「他們也根本沒有讓我說話。」

女道士道：「然後呢？」

段玉紅著臉，答道：「然後她就一定要請我喝酒。」

女道士的眼睛盯在他的臉上，道：「你是不是喝了很多？」

段玉道：「不太少。」

女道士道：「然後呢？」

段玉道：「然後──然後我就走了。」

女道士道：「就這麼簡單？」

段玉道，「嗯。」

女道士道：「難道你沒有吃什麼虧？」

段玉笑道：「那倒沒有。」

女道士展顏道：「看來你若不是很聰明，就一定是運氣很不錯。」

段玉忍不住問道：「她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是不是常常要人家吃虧的？」

女道士歎了口氣，道：「你難道真不知道，她就是長江以南最有名的獨行女盜嗎？」

段玉怔住。

女道士又道：「你跟她分手之後，就遇見了喬老三？」

段玉點點頭，道：「那時天剛亮。」

女道士道：「那時你還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段玉苦笑道：「我只知道他不但要我將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而且還要請我下湖洗澡。」

女道士道：「那時你在他的船上？」

段玉歎道：「現在那條船已沉了。」

女道士失笑道：「但你卻一點也看不出像下過水的樣子。」

段玉道：「船沉了下去，我並沒有沉下去。」

他忍不住笑了笑，接著道：「也許這只因為我運氣真的不錯。」

女道士卻歎了口氣，道：「也許這只因為你運氣不好。」

段玉怔了怔，道：「為什麼？」

女道士道：「你若真的被他請到水裡去泡一泡，以後的麻煩也許就會小些了。」

段玉道：「我不懂。」

女道士道：「你也沒聽說過『僧王』鐵水這個人？」

段玉道：「沒有。」

女道士道：「這個人本是少林門下，卻受不慣少林寺的戒律束縛，最近也不知為了什麼，竟一怒脫離了少林派，自封為僧中之王，少林寺竟對他無可奈何，從這一點你就可想像到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了。」

段玉動容道：「看來這人不但是個怪物，而且膽子也不小。」

女道士道：「他這個人也跟他的名字一樣，有時剛烈暴躁，有時卻又很講理，誰也摸不透他的脾氣。」

段玉道：「他既然敢公然反抗少林派，武功當然也很高。」

女道士道：「據說他武功已可算是少林門下的第一高手，就因為脾氣太壞，所以在少林寺中的地位一直很低。」

段玉道：「想必也就是因為這緣故，他才會脫離少林的。」

女道士道：「其實他也不能算是個壞人，只不過非常狂傲剛愎，不講理的時候比講理時多得多，無論誰得罪了他，都休想有好日子過。」

她歎了口氣，接著道：「他到江南來才不過兩三個月，卻已經有七、八個很有名望的武林高手，傷在他的手下。據說他只要一出手，對方就算不死，至少也得斷條腿，蕪湖大豪方剛只被他打了一拳，竟吐血吐了兩個月，最後死在床上。」

段玉道：「你說的方剛，是不是那位練過金鐘罩、鐵布衫的前輩？」

女道士歎道：「不錯，連練過金鐘罩的人，都受不了他一拳，何況別的人呢！」

段玉沉吟著，道：「我打的那四個和尚，莫非就是他的門下？」

女道士點點頭道：「他脫離少林寺後，就廣收門徒。無論誰想投入他的門下，都是先剃光頭做和尚，但只要一入了他門下，就再也不怕人欺負，所以現在他的徒弟，只怕已比少林寺還多。」

她又歎了口氣，道：「你想想，你得罪了這麼樣一個人，你的麻煩是不是很小？」

段玉不說話。

女道士又道：「何況這件事錯的並不是他，是你。」

段玉道：「是我？」

女道士道：「江南武林中，吃過花夜來大虧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鐵水就算殺了她，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你卻為了這種人去打抱不平，豈非自尋煩惱？」

段玉苦笑道：「看來我想不認錯也不行了。」

女道士道：「現在鐵水想必已認定了你是花夜來的同黨，所以一定不會放過你。」

段玉道：「我可以解釋。」

女道士道：「你難道已忘了，他通常都是個很不講理的人嗎？」

段玉苦笑道：「所以我除了被他打死之外，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女道士道：「也許你還有一條路可走。」

段玉道：「哪條路？」

女道士伸出青蔥般的纖纖玉手，向前一指。

她指著一扇門。

這扇門就在那陰暗狹窄的酒店裡，上面擺著花生豆乾的櫃台後。

門上掛著油膩的藍領門簾，上面也同樣有三個大字：「顧道人。」

段玉道：「道人還在高臥？」

女道士道：「他從昨天一直賭到現在，根本就沒有睡。」

段玉笑道：「道人的豪興倒不淺。」

女道士嫣然道：「他雖然是個賭鬼，又是個酒鬼，但無論什麼樣的麻煩，他倒是總能夠想得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子來解決，喬老三並沒有叫你找錯人。」

段玉道：「我現在可以進去找他？」

女道士笑道：「喬老三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朋友，你隨時都可以進去，只不過──」她歎了口氣，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接著道：「這賭鬼賭起來的時候，就算天塌下來，他也不會抬起頭來看一眼的。」

段玉笑道：「我可以在旁邊等，看人賭錢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女道士看著他，又笑道：「你好像對什麼事都很有興趣。」

段玉還沒有開口，華華鳳突然冷冷道：「這句話倒說得不錯，別人就算把他賣了，他還是會覺得有趣。」

她一直坐在旁邊聽著，好像一直都在生氣。

段玉笑道：「你放心，就算有人要賣我，只怕也沒有人肯買。」

華華鳳冷笑道：「這句話也沒有說錯，又有誰肯買個呆子呢？」

段玉道：「我真的像個呆子嗎？」

華華鳳道：「你真要進去？」

段玉答道：「我本來就是為了拜訪顧道人而來的。」

華華鳳問道：「別人無論說什麼，你全都相信的。」

段玉歎了口氣，道：「你若不相信別人，別人又怎麼會相信你？」

華華鳳突然站起來，繃著臉道：「好，你要去就去吧。」

段玉道：「你呢？」

華華鳳冷笑道：「我既沒有興趣去看別人賭錢，也不想陪個呆子去送死，我還有我的事。」

她再也不看段玉一眼，扭頭就走。

段玉居然就看著她走，她居然就真的走了。

女道士眨著眼，道：「你不去拉住她？」

段玉歎了口氣，道：「一個女人若真的要走時，誰也拉不住的。」

女道士道：「也許她並不是真的要走呢。」

段玉淡淡道：「若不是真的要走，我又何必去拉她。」

女道士又笑了，道：「你這人真的很有趣，有時連我都覺得你有點傻氣，但有時卻又覺得你說的話很有道理。」

段玉苦笑著說道：「現在我只希望我真的很有運氣。」

女道士忽然正色道：「但我還是要勸你一件事。」

段玉道：「我在聽。」

女道士道：「你進去了之後，千萬不要跟他們賭錢，否則也許真的會連人都輸掉的。」

段玉當然不會去賭的，這本就也正是他父親給他的教訓。

「十賭九騙，江湖中郎中騙子到處都是，越以為自己賭得精明的人，輸得越兇。還沒有摸清別人底細之前，你千萬不能去賭，千萬不能。」

段玉本就不是那種見了賭就不要命的人，他怎麼會去賭呢！

### （二）

後面的一間屋子，還是堆滿了酒缸和酒罈，一個疊著一個，堆得高高的，中間只留下一條窄窄的弄堂。

從弄堂穿過去，又是一道門，在門外就可以聽見裡面搓骰子的聲音。

只有擲骰子的聲音，裡面的人賭得居然很安靜。

有四個人在賭，一個人在看。

四個人都坐在酒罈子上。圍著個大酒缸，酒缸上舖著木板。

他們賭的是牌九。

推莊的是個獨臂道人，穿著件已洗得發白的藍布道袍，顴骨很高，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用一隻手疊牌比別人兩隻手還快。

段玉知道他一定就是這地方的老闆顧道人了。

另外的三個人。一個是瘦小乾枯，滿臉精悍之色的老人，一雙指甲留得很長的手上，戴著個拇指般大的碧玉斑指。

他押的是天門。

上家是個面有病容的中年人，不時用手裡一塊雪白的絲巾捂著嘴，輕輕咳嗽。

絲巾用過兩次就不要了，旁邊那看牌的人就立到送一條全新的給他換。

看來這人不但用的東西很講究，而且還特別喜歡乾淨。

可是這地方卻髒得很，他坐在這裡賭錢，居然已賭了一天一夜。

好賭的人，只要有得賭，就算坐在路邊，也一樣賭得很起勁。

下家的一個人身材高大，滿臉大鬍子，顧盼之間，凜凜有威，一雙手卻粗得很，五根手指竟幾乎一樣長短，顯然練過鐵砂掌一類的功夫，而且練得還很不錯。

這三人的衣著都非常華麗，氣派看來也很不小、顯見得很有身份，很有地位。

但他們賭的，卻只不過是幾十個用硬紙板剪成的籌碼。

籌碼上也有同樣的「顧道人」三個字，寫得龍飛鳳舞，彷彿是顧道人親筆花押。

好賭的人，只要有得賭，輸贏大小，他們也不在乎的。

所以四個人全都賭得聚精會神、四個人的臉色全都已發白，竟沒有一個開口說話的。

那練過鐵砂掌的大漢剛贏了四個籌碼，額上已開始冒汗，一雙連殺人時都不會發抖的手，此刻竟似乎微微發抖起來。咬了咬牙，終於又推了四個籌碼出去。

滿面病容的中年人沉吟著，也押了四個籌碼上去。

現在只剩下天門還沒行押了，那精瘦的華服老人卻在慢吞吞地數著籌碼，忽然長長吐了口氣，道：「今天我沒輸贏。」

虯髯大漢立刻軒眉道：「現在談什麼輸贏，芝翁莫非想收手了？」

老人點了點頭，慢吞吞地站起來、皮笑肉不笑地歪了歪嘴，道：「你們二位還可以玩玩，我還有事，要告辭了。」

虯髯大漢變色道：「只剩下三個人，還玩什麼？芝翁難道就不能多留一下子？」

那老人卻已挑起簾子，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虯髯大漢咬著牙，恨恨道：「這老狐狸，簡直賭得比鬼還精──好，我們就三個人押下去。」

滿面病容的中年人也在數著面前的籌碼，輕輕咳嗽著，道：「只剩下三個人怎麼押，我看今天不如還是收了吧！」

虯髯大漢著急道：「現在就收怎麼行，我已輸了十幾文錢了。」

原來一個籌碼竟只不過是一文錢。

這虯髯大漢想必是天生一副爭強好勝的脾氣，不肯服輸，否則又怎麼會在乎這十幾文錢了。

顧道人彷彿也意猶未盡，這才發現屋裡多了一個人，抬起頭來看了段玉兩眼，微笑道：「這位朋友想不想來湊一腳？」

段玉剛想說「不」，那虯髯大漢已搶著道：「小玩玩，沒關係，賭過了我請你喝酒。」

他們的輸贏實在不大。

段玉沉吟道：「既然有事來找人家，怎麼好意思掃人家的高興，就算輸一點又有什麼關係。」

想到這裡，段玉就笑了笑，道：「好，我就來陪三位玩一會兒，只不過我不太會賭的。」

虯髯大漢立刻喜露顏色，笑道：「還是這位朋友夠意思。」

顧道人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也在打量著段玉，微笑道：「聽朋友說話的口音，好像是從北邊來的。」

段玉道：「不錯，我是中原人。」

顧道人道：「貴姓？」

段玉道：「姓段，叫段玉。」

顧道人眼睛彷彿更亮了，笑道：「段朋友就押天門如何？」

段玉道：「行。」

天門上還有那老人留下來的一疊籌碼，好像有四、五十個。

顧道人道：「我們這裡都是賭完了才算帳的，朋友你就算暫時身上不方便，也沒關係。」

段玉笑道：「我身上還帶著些。」

那滿面病容的中年人也一直在盯著他，忽然道：「卻不知朋友你賭多少？」

段玉將老人留下的那疊籌碼點了點，道：「暫時就賭這麼多吧，輸光了再說。」

虯髯大漢笑道：「好，就要這麼樣賭才過癮，我王飛今天交定你這個朋友了。」

那中年人面上也露出微笑，道：「在下姓盧行九，朋友們都叫我盧九。」

段玉笑道：「幸會得很。」

於是他也押了四個籌碼上去。

顧道人擲出的骰子是七點，天門拿第一副，是副梅花配長三，六點。

莊家拿的卻是副地槓。

段玉輸了。

第二副莊家七點，天門又是六點。

段玉又輸了。

第三副莊家調污二，天門卻是鱉十。

最後莊家打老虎，居然又拿了副雜五對。

這一手牌，段玉已輸了十六個籌碼。

他當然面不改色。

這十六個籌碼就算是一百六十兩銀子，段公子也一樣輸得起。

第二手牌段玉居然又連輸四副。又是十六個籌碼輸了出去。

他當然還是面不改色。盧九和王飛看著他，神色間卻似已有些驚奇，還有些佩服。

王飛已扳回了一些，對這大方的少年顯然已很有好感，竟忍不住道：「老弟，你的手風不順，這兩把還是少押些吧。」

段玉笑了笑，道：「沒關係。」

這次他竟押了八個籌碼，他只想快點輸光，快點散局，好跟顧道人談正事。

輸點錢他並不在乎，那「僧王」鐵水他也未見得害怕。

但他卻實在不願惹麻煩，更怕他父親知道他在外面惹了麻煩。

這位顧道人若能將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能讓他早點趕到寶珠山莊去，就算再多輸點，他還是很愉快的。

誰知從第三手牌開始，他竟轉運了。

第一副牌他拿了個一點，莊家竟是鱉十。

於是八個籌碼就變成了十六個。

他就將十六個籌碼全部押下去，這副牌他居然拿了對天牌。

他當然也很高興，但卻並不想贏錢，於是這一注他就押了三十二個籌碼，只想一下子輸光。

輸贏一向不動聲色的顧道人，這次臉上居然也彷彿有點動容了。

盧九和王飛神色間也顯得更驚訝、更佩服。

王飛道：「老弟，一下子何必押這麼多呢，還是留著慢慢賭吧。」

段玉微笑道：「沒關係。」

王飛看著他，突然一挑大拇指，道：「好，老弟，你真有種。」

盧九歎了口氣，道：「這位老弟賭得真夠狠，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段玉微笑著，覺得很有趣，甚至覺得有點滑稽的。

左右只不過是三十二個破籌碼而已，這些人為什麼看得如此重？

他滿心無所謂，根本不在乎。

所以他又贏了，連贏了二把，三十二個籌碼已變成一百二十八個，顧道人吃兩門，賠天門，額上已現出汗珠。

段玉微笑著，將一百二十八個籌碼，全部押了上去。

顧道人動容道：「你真押這麼多。」

段玉微笑道：「就這麼多。」

顧道人看著盧九，又看著王飛，忽然把牌一推，歎道：「好，我服了你。」

段玉很驚奇，道：「你不推了？」

顧道人苦笑道：「今天算我認輸了。」

段玉看著盧九，又看著王飛。

這次王飛居然也沒有開口。

段玉微笑道：「現在就收了也好，我請三位喝兩杯。」

他隨手拈起兩個籌碼，塞到旁邊看牌的那小伙子手裡，道：「這個給你吃紅。」

這小伙子的臉一下子變得蒼白，吃吃道：「這……這怎麼敢當！」

段玉微笑道：「沒關係，你只管拿去，到外面喝酒，酒帳也算我的。」

這小伙子手裡拿著籌碼，全身不停地發抖，突然跳起來，轉身奔了出去，奔到門外，才放聲大笑起來，笑個不停。

盧九歎道：「難怪鄒瞎子算準了小潘今年要發財，這課算得果然神準。」

王飛用力一拍段玉的肩，道：「老弟，你好大的手筆，我也服了你。」

段玉已經開始有些迷糊了，已隱隱發現，這一個籌碼，絕不止一文錢。

顧道人直到此刻，神色才恢復鎮定，道：「你先算算贏了多少？」

段玉道：「不必算了。」

除了本錢外，他將這八九十個籌碼，全都推了過去，微笑道：「這些就算今天的酒錢，我請各位喝酒。」

顧道人臉又變了顏色，也不知是驚是喜，過了半晌，才緩緩道：「我不能收。」

段玉道：「為什麼？」

顧道人道：「這太多了。」

段玉想了想，笑道：「好，我就收十個回來，算紅錢，其餘的務必請你收下，否則就是看不起我，不願交我這個朋友。」

顧道人看著他，又過了很久，才長長歎了口氣，道：「你以後一定會有很多朋友的……。」

王飛也挑起大拇指，讚道：「老弟，像你這麼樣豪爽、慷慨的好朋友，我敢說江南還找不出第二個。」

盧九道：「改天有空，務必要請到『賽雲莊』來聊聊。」

段玉道：「賽雲莊？閣下莫非是人稱『妙手維摩』的盧賽雲盧老爺子？」

盧九微笑道：「我看老弟你想必就是段飛熊段老爺子的大少爺。」

王飛一拍掌，笑道：「對了，除了段家的公子，誰有這麼大的出手。」

段玉已怔住。

賽雲莊主盧九爺世代巨商，他本就是江南的名公子，不但文武雙全，而且琴棋書畫，絲竹彈唱，樣樣皆通，樣樣皆精。

但江湖中都知道，他最精的還是賭。

以他的身份地位，當然絕不會賭幾十文錢輸贏的牌九。

那麼一個籌碼究竟是多少呢？

顧道人道：「剩下的這十個籌碼，不知段公子是要兌什麼呢？」

段玉道：「隨便。」

顧道人道：「用赤金來兌行不行？」

段玉道：「隨便。」

他微笑著，勉強控制著自己，不要露出太吃驚的樣子來。

顧道人已提起他坐著那酒罈子，放到桌上，扳開了泥封。

罈子裡竟是滿滿一罈赤金粿子。

顧道人道：「這是赤金八百五十兩，兌換成銀子，恰巧是一萬兩，就請段公子收下。」

段玉又怔住。

這一個籌碼，竟是整整一千兩銀子！

他剛才隨隨便便的，就將十來萬兩銀子一下子押了下去！

段老爺子的家教一向很嚴，因為希望能將他的獨生子訓練成一個正直有用的人，並不想他兒子做一個揮金如土的風流公子。

所以段玉直到十二歲的時候，才開始有規定的零用錢。

一開始是每個月一兩銀子，到十四歲時，才增加為二兩。

到十六歲時還是他母親說情，才給他十兩。

這情形一直繼續到他十八歲，這次他出門時，段老爺子雖然給了他十張一百兩的嶄新銀票，卻還是再三叮囑，要他不可花光。

這千兩銀票，也正是段玉這一生中所擁有的最大財富。

他花得雖然不寒酸，卻很小心，至於他母親私下給他應急的那些金葉子，他根本就不準備動用的。

他覺得一個人若要花錢，就該花自己憑勞力賺來的。

他一向很看不起那些將上一代的金錢隨意揮霍的敗家子。

事實上，他根本就從未揮霍浪費過一兩銀子。

但剛才他隨隨便便就給了那年青的小廝千兩，又送給顧道人六七萬。

段玉深深的吸了口氣，慢慢地坐下來，看著面前滿滿一罈金子。

他這一生中，從未有過這麼多錢。

現在有了這一萬兩銀子，他已可做很多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了。

醇酒、美人，他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

至少他不必再拚命約束自己，至少可以先去狂歡幾天，享受一下他從未享受過的歡樂。

對一個剛出家門的年青人來說，這的確是不可抗拒的誘惑。

就算對一個老頭子來說，這又何嘗不是種很大誘惑？

顧道人凝視著他，微笑道：「腰纏十萬兩，騎鶴下揚州。有了這麼多錢，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痛痛快快的花一陣子了！」

王飛笑道：「何況這些錢本來就是贏來的，花光了也無妨。」

顧道人道：「其實杭州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杭州的美人一向是名聞天下的，段公子年少多金，到了這裡正該去享受溫柔的滋味。」

段玉沉吟著，忽然道：「這一萬兩銀子我也不能收。」

顧道人皺眉道：「為什麼？」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我根本就不知道這籌碼是一千兩銀子一個的。」

他不讓別人開口，很快地接著又道：「若是知道，我根本就不會賭，因為我若輸，也根本拿不出這麼多的銀子來。」

顧道人道：「但你現在並沒有輸。」

段玉道：「既然輸不起，贏了就不能拿！」

顧道人道：「你若不說，也沒有人知道你輸不起。」

段玉道：「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可以騙別人，但沒有法子騙自己，所以我若拿了這些銀子，晚上一定睡不著覺的。」

顧道人笑了。

他微笑著看了看王飛，又看了看盧九，道：「你們見過這麼笨的年青人沒有？」

盧九搖了搖頭，道：「沒有。」

王飛歎了口氣，道：「這年頭的年青人，的確已一個比一個聰明了。」

段玉紅著臉，道：「我也許並不聰明，但卻還知道什麼東西是該拿的，什麼是不該拿的。」

王飛又看了看段玉和盧九，道：「這些銀子是不是偷來的？」

盧九道：「不是。」

王飛笑道：「江湖中人都知道，顧老道也許有點來歷不明，但卻絕不是強盜小偷。」

顧道人道：「我們賭得有沒有假？」

王飛道：「無論誰都知道，這裡賭得最硬了，否則杭州城裡到處都可以賭，我們為什麼偏偏喜歡到這破地方來。」

顧道人這才回過頭，瞪著段玉，道：「這銀子既不是偷來的，賭得又不假。你既然贏了，為什麼不能拿走？」

段玉急得臉更紅，吃吃道：「我……我……」

顧道人道：「你輸了也許拿不出，但你又沒有輸，因為你的運氣好，所以你就應該贏別人的錢，就應該比別人過得舒服。」

王飛笑道：「一點也不錯，運氣好的人，走在路上都會踢著大元寶。」

盧九微笑道：「世上的確再也沒有什麼比這種運氣更好的事了。」

王飛接著道：「世上有這種好運氣的人也並不多。」

顧道人道：「何況你不但運氣很好，而且很誠實，老天對你這種人，本來就是特別照顧的，也許這些銀子就該歸你所有，你若不拿走，我們都要倒霉的。」

段玉道：「可是我……，」顧道人打斷了他的話，沉下臉道：「你若再推諉客氣，就表示你不願交我們這些朋友了。」

段玉遲疑著，終於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他紅著臉苦笑道：「老實說，我也並不是真不想要，只不過我這輩子從未有過這麼多銀子，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花才好？」

顧道人笑了，道：「這點你倒不必著急，我保證你以後定能學會的。」

王飛也笑道：「一個男人可以不隨便花錢，但卻絕不能不懂得花錢。」

顧道人笑道：「不懂得花錢的男人，一定是個沒用的男人。」

王飛道：「因為你一定要先懂得怎麼花，才會懂得怎麼去賺。」

段玉也笑了，道：「我保證以後一定會很用心地去學的。」

王飛笑道：「我也可以保證，學起這種事來，不但比學別的事快得多，也愉快得多。」

段玉道：「我相信。」

盧九一直在仔細觀察著他，忽然問道：「你本來不是來賭錢的？」

段玉道：「不是。」

盧九道：「那麼，你是不是有了麻煩？」

段玉怔了怔，道：「前輩怎麼知道？」

盧九微笑道：「若不是有了麻煩，誰會來找這邋遢道人？」

王飛搶著道：「現在我們既然已經是朋友，無論你有什麼麻煩都可以說出來。」

顧道人笑說道：「你也許還不知道這個人的來頭。」

段玉道：「請教。」

顧道人接著道：「說起來這人的來頭倒真不小，江南有個以火器名震江南的霹靂堂，你總知道的？」

段玉道：「久聞大名了。」

顧道人道：「他就是霹靂堂現任的堂主，江湖人稱霹靂火。」

王飛拍著胸，道：「所以你的麻煩若連我們三個人都沒法子替你解決，江南只怕就沒有人能替你解決了。」

段玉歎了口氣，道：「其實，我只不過在無意中得罪了一個人。」

王飛道：「得罪了誰？」

段玉道：「聽說他叫做『僧王』鐵水。」

王飛皺眉道：「你怎麼得罪他的？」

段玉的臉紅了紅，道：「也是為了一個人！」

王飛道：「為了誰？」

段玉道：「聽說她叫做花夜來。」

王飛道：「是不是那女賊花夜來？」

段玉道：「大概是的。」

王飛立刻沉下了臉，道：「她跟你有什麼關係？是你的什麼人？」

段玉苦笑道：「我根本不認得她。」

王飛道：「但你卻不惜為了她而得罪了僧王鐵水。」

段玉歎道：「我原本也不知道那四個和尚就是他的徒弟。」

王飛道：「四個和尚？」

段玉道：「也不知為了什麼，鐵水要他門下的四個和尚去找花夜來，當時我既不知道他們的來歷，也不知道花夜來是賊，只覺得這四個和尚兇得很。」

王飛道：「所以你不分青紅皂白，就去打抱不平了！」

段玉紅著臉，道：「我的確太魯莽些了，但那四個和尚也實在太兇」

顧道人歎了口氣，道：「鐵水本來就是個蠻不講理的人，他手下的徒弟當然也跟他差不多，但是你──你什麼事不好做，為什麼偏偏要去管花夜來的閒事？」

盧九一直很注意的聽著，此刻忽然道：「你可知道鐵水是為了什麼去找花夜來的？」

段玉搖了搖頭。

盧九換了條新絲巾，輕輕咳嗽了幾聲，才緩緩道：「他是為了我！」段玉又怔住。

盧九道：「我有個兒子，叫盧小雲。」

段玉道：「我聽說過。」

盧九道：「哦，你一向在中原，怎麼會聽說過他？」

段玉吶吶道：「因為家父告訴過我，說我一定會在寶珠山莊遇見他，還叫我在他面前問候你老人家。」

他並沒有說謊，卻也沒有完全說實話。

其實段老爺子是叫他特別提防著盧小雲，因為到寶珠山莊去求親的少年人之中，只有兩三個是他的勁敵，盧小雲就是其中之一。

盧九卻完全相信了他的話，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這次我就是要他到寶珠山莊去拜壽的，你想必也是為了這緣故，才到江南來？」

段玉道：「是。」

盧九道：「但他到了杭州之後，卻突然間失蹤了！」

段玉詫道：「失蹤了，前輩怎麼知道他失蹤了呢？」

盧九道：「這次本是我陪他一起來的，因為我要來會鐵水。可是四天之前，這孩子出門之後，就沒有再回去過。」

他又咳嗽了幾聲，才接著道：「就在那天，有人看到他跟花夜來那女賊在一起。」

段玉道：「鐵水叫人去找花夜來，為的就是要追問令郎的下落？」

盧九道：「不錯。」

段玉說不出話來。

盧九忽又問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找顧道人？」

段玉道：「不是為了賭錢？」

盧九道：「除了賭錢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

段玉道：「什麼原因？」

盧九道：「為了找你。」

段玉又一次怔住。

盧九道：「昨天我聽說有個不明來歷的少年人，幫著花夜來，將鐵水的四個和尚全部打下水，然後這少年就跟花夜來一起走了，下落不明。」

顧道人道：「所以，你就來找我打聽這少年的行蹤來歷？」

盧九道：「這一帶地面上的事，還有誰比你更清楚的呢？」

顧道人道：「但你為什麼一直沒有開口呢？」

盧九笑了笑道：「無論誰都知道，要來求你的人，好歹都得先陪你賭個痛快。」

顧道人也笑了，道：「想不到我這賭鬼的名聲，竟已傳到賽雲莊了。」

盧九凝視著段玉，輕輕地咳嗽著，道：「你剛才若沒有跟我們賭錢，現在我只怕早已對你出手了，就因為賭錢時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人品，所以我才相信你是個很誠實的年青人，所以我才相信你絕不會說謊。」

段玉苦笑道：「想不到賭錢也有好處的。」

他沉吟著，忽又問道：「令郎是在四天之前就已失蹤了的？」

盧九道：「不錯。」

段玉道：「這四天來，前輩一直沒有找到花夜來？」

盧九冷冷道：「她行蹤本就一向很飄忽，否則又怎能活到現在。」

段玉道：「但昨天她卻忽然出現了。」

盧九道：「就連我都從未想到，這女賊居然也敢去遊湖。」

段玉歎道：「昨天我剛來，她就出現了，這倒實在巧得。」

顧道人也歎了口氣，道：「天下湊巧的事本來就很多。」

王飛道：「也許這就叫無巧不成書。」

段玉道：「直到現在為止，盧公子還是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盧九默然道：「完全沒有。」

段玉道：「所以這件事還是沒有解決。」

盧九沉吟著，道：「但我卻可替你去向鐵水解釋，因為我信任你，鐵水也信任我。」

他笑了笑，接著道：「這人在世上假如還有一個朋友，恐怕就是我了。」

段玉苦笑道：「只不過，這件事既然因我而起，我總也不能置身事外的。」

王飛立刻道：「不錯，你至少應該替盧九爺找出花夜來這女賊來。」

段玉垂首道：「昨天晚上，我的確是跟她在一起的。」

王飛道：「在什麼地方？」

段玉道：「在湖畔一棟小房子裡。」

王飛道：「現在你還能不能找到那地方？」

段玉道：「我可以去試試看。」

王飛跳起來，道：「我們現在就去。」

段玉忽又抬起頭，道：「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不是盧大哥身上帶著的？」

他說話的時候，已取出了那串珍珠和玉牌。

盧九動容道：「這是哪裡來的？」

段玉道：「在一個花盆裡。」

段玉紅著臉，吞吞吐吐的，終於還是將昨夜的事全都說了出來。

盧九每個字都聽得很仔細，聽完了長長歎了口氣，忽然拍了拍段玉的肩，道：「你的確是個好孩子，不但敢說實話，而且勇於認錯。我在你這種年紀時，就未必敢將這種事說出來！」他歎息著，又道：「現在我就算找到犬子，也不會再叫他到寶珠山莊去了。」

段玉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盧九道：「因為他實在不如你，我若是朱二爺，也一定要把女兒嫁給你。」

### （三）

這一帶雖較荒僻，卻更幽靜，湖濱零星的建築有一些很精緻的小房子，綠瓦紅牆，帶著小小的庭園，遠遠看過去就像是圖畫一樣。

走過柳蔭時，段玉忍不住道：「我就是在這裡遇見喬三爺的。」

王飛道：「你見過喬三？」

段玉道：「若不是他的指點，我又怎麼會找到顧道長那裡去？」

顧道人道：「想不到他居然對你不錯，這人脾氣一向古怪的。」

段玉苦笑道：「這點我倒也同意，本來他幾乎要把我淹死的了。」

顧道人笑道：「那也許只因為他知道鐵水大師的脾氣，先讓你吃些苦頭後，鐵水大師看到你也跟他徒弟一樣下過水，火氣也許就會少些了。」

段玉道：「但他又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呢？」

顧道人微笑道：「這一帶湖面上的事，他不知道的還很少。」

王飛也笑道：「難道你從未聽說過，西湖也有兩條龍，一條是這老道，一條就是喬三。」

顧道人大笑道：「龍是不敢當的，只不過是兩條地頭蛇而已。」

盧九用絲巾掩著嘴，輕輕咳嗽著，道：「你從那房子出來後，就遇見了喬三？」

段玉道：「我還走了一段路。」

盧九道：「走了多久？」

段玉沉吟著，道：「不太久，我出來的時候，天已亮了，走到這裡，太陽還沒有升起。」

盧九道：「你走得快不快？」

段玉道：「也不快，那時──那時我正在想著心事。」

盧九道：「這麼樣說來，那屋子離這裡一定並不太遠了。」

段玉道：「好像是不太遠。」

盧九道：「現在你不妨再想想心事來，用早上那種速度，再沿著這條路走回去。」

段玉點點頭，他忽然發現這種老江湖做事，的確有些他比不上的地方。

於是他就又開始想心事了。

想什麼呢？

他想得很多，想得很亂，後來竟不知不覺的忽然想起了華華鳳。

這大眼睛的小姑娘現在到哪裡去了？

她在這件事裡，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角色呢？仔細想起來，她出現得也很巧，好像一直在跟著段玉似的。

難道她也有什麼目的？

但無論如何，她對段玉總算還不錯，她甚至已經會為段玉吃醋了。

一個女人若已開始為男人吃醋，那就表示她對這男人至少並不討厭。

想到這裡，段玉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也就在這時，就看見了那道牆頭上還種著花草的矮牆。

牆頭上種著含羞草和薔薇，沿著牆腳走過去，就可以看到一扇朱紅的窄門。

這當然是後門。

段玉也記不清是不是從這扇門走進去的，但卻記得的確是從這道牆上跳出來的，他的赤腳還彷彿碰到了薔薇的刺。

他在門外停下腳步，觀望著。他並沒有十分的把握。

那時他走得很匆忙，也沒有再回到這裡來的意思。

只不過在牆頭上還種著花草的人家並不多，這點他至少還很有把握。

盧九道：「就在這裡？」

段玉沉吟著，道：「大概是的。」

盧九看著他，蒼白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段玉並沒有注意到他的表情，遲疑片刻，終於舉起手拍門。

無論如何，光天化日之下，他總不能就這樣闖入別人家裡去。

他也沒有想到，裡面居然很快的就有人來開門了。

開門的是個豆蔻年華的秀髮少女，穿著身月白輕衫，長得很美，笑得也很甜。

杭州果然是個出美人的地方。

段玉正遲疑著，不知道該怎麼說，誰知道少女既沒有問他是誰，也沒有問他是來找誰的。

她根本什麼話都沒有問，只抬起頭來嫣然一笑，就又轉身走了進去。

這少女莫非就是花夜來的貼身丫環，莫非認得段玉？

但段玉卻已記不得自己是不是見過她了，只好跟著她走進去。

門裡面是個小小的花園，有條舖著青石板的小路。

段玉記得今天早上正是從這條小路走出來的，那時路上還有很冷的露水。

現在他就算還沒有十分的把握，至少已經有八、九分了。

現在他只希望花夜來還留在這裡，等著他將東西送回來。

這並不是沒有可能。

花夜來一直將他當做個老實人，老實人當然絕不會佔了別人這種便宜，就一去不回的。

那少女的身形已消失在花叢中。

月季花和紅薔薇都開得正飽。

暮春雨後的陽光，正懶洋洋的照在花上。

這種天氣，誰願意關在屋子裡？花夜來莫非正在園中賞花？段玉走過去，怔住。

他沒有看見花夜來，卻看見了和尚！

### （四）

花叢間綠草如茵，一個光頭和尚，正大馬金刀地跌坐在一個圓桌般大的蒲團上。

他顴骨高聳，獅鼻海口，顧盼之間，稜稜有威，眉目間不怒時也帶著三分的殺氣。身上只披著件黑絲寬袍，敞開衣襟，赤著足，手裡的金盃在太陽光下閃閃地發著光。滿園的春色都似已映在金盃上。

一個比開門的少女更美的女孩子，正跪在蒲團前，為他修剪著腳上的指甲。

這少女竟是完全赤裸著的。

在夕陽下看來，她的皮膚比緞子還光滑，胸膛圓潤堅挺，一雙手柔美如春蔥。

這滿園的春花，也比不上她一個人的顏色。

有人來了，她只抬起頭來輕輕一瞥，就又垂下頭，專心為她的主人修腳，臉上既沒有羞澀之意，也沒有驚慌。

除了她的主人之外，別的人在她眼中，完全就像是死人一樣。

段玉的臉已紅了，也不知是該進的好，還是該退的好。

黑衫僧卻已仰面而笑，大笑道：「老九，你來的正巧，我剛開了瓶波斯來的葡萄酒，已經用井水浸得涼涼的，過來喝一杯如何？」

除了盧九外，別的人在他眼裡，也完全和死人差不多。

盧九居然微笑著走過去，對這種情況，竟似也見慣了。

段玉、王飛、顧道人，三個人怔在那裡，真有點哭笑不得。

顧道人歎了口氣，悄悄道：「你說這裡就是花夜來的居處？」

段玉苦笑著，點了點頭。

顧道人道：「那麼這僧王鐵水卻又是從哪裡來的？」

## 血 酒

### （一）

牆頭上的薔薇和含羞草，在微風中輕輕晃著，青石板舖成的小路，蜿蜒通向花蔭後的磚砌小屋。

窗子是開著的，竹簾半捲，依稀還可以看到高台上擺著幾盆花。

段玉記得很清楚，這裡的確就是昨夜花夜來帶他來的地方。

但他卻實在不知道花夜來到哪裡去了，更不知道這黑衫僧是哪裡來的。

今天在這裡的人，昨夜他連一個都沒有見過。

那白衣垂髮的少女，剛才當然也不是對他笑，她顯然是認得盧九。

盧九彷彿也曾經到這地方來過。

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本來很簡單的一件事，現在卻好像越變越複雜了。

黑衫僧叫人只倒了一杯酒給盧九，道：「酒如何？」

盧九嘗了一口，讚道：「好酒。」

黑衫僧道：「中土的酒，多以米麥高粱釀造，這酒卻是葡萄釀的，久藏不敗，甜而不膩，比起女兒紅來，彷彿還勝一籌。」

盧九又嘗了一口，笑道：「不錯，喝起來另有一種滋味。」

黑僧衫道：「這酒入口雖易，後勁卻足，而且很補元氣，你近來身子虛弱，多喝兩杯，反而有好處的。」

他居然和盧九品起酒來，而且還居然像個專家，談得頭頭是道。

不過他還是完全沒有將段玉這些人放在眼裡，盧九竟似也將他們忘了。

顧道人忍不住歎了口氣，道：「貧道也是個酒鬼，主人有如此美酒，為何不見賜一杯？」

黑衫僧這才轉過頭瞪了他一眼，沉著臉道：「你是誰？」

顧道人道：「貧道顧長青！」

黑衫僧道：「你莫非就是那嗜賭如命，好酒如渴的顧道人？」

顧道人道：「正是貧道。」

黑衫僧突然仰面大笑，道：「好，既然是顧道人，就給你喝一杯。」

他揮了揮手，那輕衣垂髮的少女，就捧了杯酒過來。

顧道人隻手接過，一口氣喝了下去，失聲道：「好酒。」

黑衫僧卻又沉下了臉，冷冷道：「雖然是好酒，你卻只配喝一杯。」

顧道人也不生氣，微笑道：「一杯已足夠，多謝。」

王飛臉色早已變了，突然大聲道：「這酒我難道就不配喝？」

黑衫僧道：「你是誰？」

王飛道：「江南霹靂火的王飛。」

黑衫僧道：「你知道我是誰？」

王飛冷笑道：「最多也不過是僧王鐵水而已，就算你殺了我，我也要喝這杯酒的。」

黑衫僧突又大笑，道：「好，就憑你這句話，也已配喝一杯。」

他果然就是僧王鐵水。除了鐵水外，世上哪裡還有這樣的和尚？

那輕衣垂髮的少女，立刻捧了杯酒過來。

王飛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冷笑道：「原來這酒也沒什麼了不起，簡直就像是糖水，喝一杯就已足夠了。」

鐵水仰面大笑道：「好，憑你這句話，還可以再喝一杯。」

王飛怔了怔，也大笑道：「既然如此，就算是糖水，我也喝了。」

顧道人歎了口氣，吶吶道：「想不到你騙酒喝的本事比我還大。」

盧九忽然道：「既然如此，這位公子就當喝三杯。」

鐵水道：「他憑什麼？」

盧九道：「你不知道他是誰？」

鐵水道：「他是誰？」

盧九道：「他就是中原大俠段飛熊的大公子，姓段名玉。」

鐵水冷冷道：「這不夠。」

盧九道：「他也就是昨天在畫舫上，將你四個徒弟打下水的人！」

鐵水的臉色變了，質問道：「你為何要將他帶來？」

盧九卻答道：「我並沒有帶他來，是他帶我來的。」

鐵水皺眉道：「他帶你來的？」

盧九道：「他帶我來找花夜來。」

鐵水怒道：「那女賊怎會在這裡？」

盧九道：「她不在？」

鐵水道：「當然不在。」

盧九道：「昨天晚上她也沒有來？」

鐵水道：「有洒家在這裡，她怎敢來！」

盧九歎了口氣，用絲巾掩著嘴，輕輕咳嗽著，轉臉看著段玉，道：「你聽見了嗎？」

段玉苦笑道：「聽見了。」

盧九又歎了口氣，道：「你走吧。」

段玉還沒有開口，鐵水已霍然長身而起，瞪著段玉，厲聲道：「你既然來了，還想走？」

盧九道：「他並不想走，是我叫他走的。」

鐵水道：「你為什麼要叫他走？」

盧九道：「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鐵水道：「他騙你，你還將他當做朋友？」

盧九道：「也許並不是他在騙我，而是別人騙了他。」

鐵水道：「你相信他？」

盧九道：「他本來就是個誠實的少年，絕不會說謊的。」

鐵水瞪著眼，上上下下打量段玉，突又大笑，道：「好，好小子，過來喝酒。」

段玉道：「這酒我也配喝？」

鐵水道：「無論你是個怎麼樣的人，你能令盧九相信你，這已很不容易。」

盧九微笑道：「這已配喝三杯。」

那輕衣垂髮的少女，又開了一瓶，滿引一杯，用一雙白生生的小手捧著，臉上帶著春花般的甜笑，盈盈送到段玉面前。

春光明媚，春風輕柔。

滿園的花開得正艷。

鐵水雖然驕狂跋扈；雖然貪杯好色，但看來倒也是條好漢。

千古以來的英雄，又有幾個不是這樣子的。

段玉雖然一直空著肚子；但此情此景，此時此刻，忍不住也想喝兩杯了。

黃金盃中，盛滿了鮮紅的酒。

段玉微笑著，接過了這杯酒。

他的笑容突然凍結，一雙手也突然僵硬。

杯中盛的竟不是酒，是血！

鮮紅的血！

「叮」的，金盃落地。

鮮血濺出。

鐵水怒聲說道：「敬酒你不喝，你莫非要喝罰酒？」

段玉沒有開口，只是垂著頭，看著鮮紅的血，慢慢的流過碧綠的草地。

盧九動容道：「這不是酒，是血！」鐵水臉色也變了，霍然回頭，怒目瞪著那輕衣少女。

少女面上已無人色，捧起那新開的酒樽，驚呼一聲，酒樽也從她手裡跌落。

槽中流出的也是血。

血還是新鮮的，還沒有凝固。

少女失聲道：「剛才這裡面還明明是酒，怎麼會忽然變成了血？」

顧道人動容道：「酒化為血，是兇兆。」

王飛道：「兇兆？這裡難道有什麼不祥的事要發生了？」

鐵水沉著臉，一字字道：「不錯，這裡只怕已有個人非死不可！」

王飛道：「誰？」

鐵水沒有回答，卻慢慢地抬起頭，銳利的目光，慢慢的在每個人臉上掃過去。

這目光就像一把刀，殺人的刀！

兇刀！

每個人的掌心都不覺泌出了冷汗。

就在這時，花叢外突然有個人大步奔來，大聲道：「花夜來的畫舫已找著了。」

這人光頭麻面，濃眉大眼，正是昨天被段玉打下水的和尚。

鐵水道：「畫舫在哪裡？」

這和尚道：「就在長堤那邊。」

他隨手往後指了一指，指尖竟似也在不停地發抖。

### （二）

長堤外。

一艘無人的畫舫，正在綠水間蕩漾著。

翠綠色的頂，朱紅色的欄杆，雕花的窗子裡，湘妃竹簾半捲。

窗前的人呢？

春色正濃，湖上的遊船很多。

但卻沒有一條船敢蕩近這條畫舫的。

所有的船都遠遠就停了下來，船上的人都瞪大眼睛，看著這條畫舫，目中都帶著驚慌恐懼之色，竟彷彿將這條畫舫看成了一條鬼船，船上竟似滿載著不祥的災禍。

突然間，一艘快艇破水而來，向這畫舫駛了過去。

鐵水雙手叉著腰，紋風不動站在船頭，黑絲的寬袍在風中獵獵飛舞，距離畫舫還有四丈，他的人已騰身而起。看來就像是綠波上突然飛起了一朵烏雲，一掠四丈，已飄然落在畫舫上。

湖上的人忍不住大聲喝起采來。

喝采聲中，段玉也跟著掠了過去。

他並不是有心作弄。

他只不過是心裡著急，急著想看看畫舫上有什麼事令人恐懼。

他看見了。

一躍上畫舫，他就立刻看到了。

船艙中佈置得很雅緻，四壁都貼著雪白的壁紙，使得這艙房看來就像是雪洞似的。

雪白的壁紙上，今天卻多了串梅花。

鮮血畫成的梅花。

一個人就站在梅花下，頭垂得很低，一張臉似已乾癟，七竅中流出的血也凝結，胸膛上竟赫然插著一柄刀，竟似活生生被人釘在牆上的。

刀柄纏著紅綢，風從窗外吹進來，血紅的刀光在風中飛揚。

鐵水拔刀。

刀已被嵌住，他用了用力，才拔出。

血已乾。

沒有乾的血，只有一滴。

一滴血慢慢從刀尖滴落，刀鋒又亮如一泓秋水。

好亮的一把刀。

鐵水凝視著刀鋒，良久良久，突然大聲讚道：「好刀！」

王飛也跟了過來，讚道：「的確是好刀。」

鐵水道：「你可認得這把刀？」

王飛搖了搖頭。

鐵水霍然回身，瞪著段玉，一字字道：「你呢？你可認得這把刀？」

段玉的臉色早已變了。

他早已認出了這柄刀。

鐵水冷冷道：「你當然應該認得的，我若看得不錯，這就是段家的碧玉七星刀！」這的確是段家的碧玉七星刀！也就是段玉遺失在花夜來香閨中的那柄刀！

刀鋒近鋒處，還刻著段家的標記。

鐵水的目光比刀鋒更利，瞪著他，又道：「你可認得這個人？」

段玉搖了搖頭。

他實在不認得這個人。

這個人的臉雖已乾癟扭曲，但還是依稀可以看得出生前一定是很清秀的年青人，穿的衣服也很考究。

刀拔出來後，他的人沿著牆壁慢慢地滑下去，彷彿也正在仰著臉，看著段玉，凸出的眼睛裡，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悲憤和冤屈之意。

他死得實在太慘，而且死不瞑目。

段玉忽然猜出這人是誰了。

他並不是從這人的臉上看出來的，而是從盧九的身上看出來的。

就在這一瞬間，盧九似已老了十歲，整個人都已虛脫。

他倚在牆上，彷彿也快要倒下去。

慘死在刀下的年青人，莫非就是他的兒子盧小雲？

段玉的心也已沉了下去。

鐵水瞪著他，道：「你到江南來，當然也是為了要到寶珠山莊去求親的？」

段玉只好承認。

鐵水道：「所以你認為只要殺了他，就沒有人能跟你競爭了。」

段玉道：「我……我連見都沒有見過他。」

鐵水道：「殺人用的是刀，不是眼睛。」

他揚起手中的刀，厲聲道：「這柄刀是不是你的？」

段玉道：「是，但是用這柄刀殺他的人並不是我。」

鐵水冷笑道：「碧玉七星刀是段家家傳的寶刀，怎麼會落入別人的手裡？」

段玉道：「那是我……」

鐵水道：「以你一人之力，要殺他當然還沒有如此容易，花夜來當然也是幫兇。」

段玉道：「但昨天晚上……」

鐵水道：「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花夜來在一起的？」

段玉垂下了頭。

他忽然發現自己已落入了一個惡毒無比的圈套裡，這冤枉就算用西湖滿湖的水來洗，也是洗刷不清的了。

鐵水目光已轉向顧道人，沉聲道：「酒化為血，確是兇兆。」

顧道人長長歎了口氣，道：「的確是的。」

鐵水道：「現在這裡是不是已有個人非死不可？」

顧道人歎道：「是。」

鐵水忽然也長長歎了一聲，道：「這三個月來，江湖中人都說鐵水殺人如草，又有誰知道我的刀下從不死無辜之人呢？」

他凝視著手裡的刀，慢慢地接著道：「這是柄好刀，用這樣的刀殺奸狡之徒，倒也是一大快事，看來我今日又要大開殺戒了！」

段玉居然好像還不知道他要殺的是誰，也長歎著，道：「用寶刀殺奸徒，確是人生一快，只可惜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兇手是誰？」

鐵水反而怔了怔，道：「你還不知道？」

段玉搖搖頭，道：「現在雖然還不知道，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總有一天會找到他的。」

鐵水看看他，那眼色就好像在看著個白癡。

段玉道：「前輩現在不如先將這柄刀賜還，等找到了那兇手，晚輩一定再將這柄刀送上，讓前輩親手以此刀斬下他的頭顱，為盧公子復仇。」

鐵水道：「你是要我將這柄刀還給你？」

段玉點點頭道：「正如前輩所說，此刀為是晚輩家傳之物，本當時刻帶在身邊的。」

鐵水突然仰面大笑，道：「好，你既然要，你就拿去！」刀光一閃，已閃電般劈向段玉的肩。

這本來是柄好刀，使刀的更是絕頂好手，這一刀揮出，但見寒芒閃動，風生刀下，連顧道人都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只覺得一股肅殺之氣，直逼眉睫而來。

段玉失聲道：「前輩，你怎麼殺我，莫非殺錯人了？」

刀快，他的身法更快。

只說了兩句話，他已閃開了七刀。

但船艙中的地方不大，他能閃避的餘地也不多，盧九在旁邊若也出手，段玉只怕已死在刀下了。

想不到的是，盧九卻沒有出手。

他還是倚著牆，癡癡地站在那裡，就像是已完全麻木。

鐵水的出手一刀比一刀快，這忽然崛起，名震江湖的梟雄人物，果然有一身驚世駭俗的好武功。

少林雖不以刀法見長，但這柄刀在他手中使出來，威力絕不在天下任何一位刀法名家之下。

現在他的刀法已變，施展的正是刀法中最潑辣，最霸道的「亂披風」。

剎那間刀光就已將整個船艙籠罩，段玉幾乎已退無可退了。

連顧道人和王飛都已被逼出艙外。

段玉並不是不想退出去，怎奈無論往哪邊退，刀光都已將他去路封死。

他的輕功雖然高，在這種地方，又怎能完全施展得開。

王飛在艙外看著，忍不住歎道：「我還是不相信這麼樣一個誠實的少年，會是殺人的兇手。」

顧道人沉吟著，道：「也許他以前都是在裝傻，你難道看不出他很會裝傻？」

王飛冷冷道：「我只看出了鐵水是個殘忍好殺的人。」

顧道人道：「哦？」

王飛道：「他要殺段玉，好像並不是為了替盧九報仇，而是為了他自己喜歡殺人。」

顧道人歎了口氣，說道：「只要他殺的不是無辜……，」

王飛打斷了他的話，道：「你怎知他殺的不是無辜？」

顧道人道：「事實俱在。」

王飛道：「什麼事實？那柄刀？」

顧道人道：「嗯。」

王飛道：「你殺了人後，會不會將自己的刀留下？」

顧道人想了想，道：「那柄刀似已被嵌住，也許他走得匆忙，來不及拔出來了。」

王飛沉吟道：「你說他該殺。」

顧道人道：「你說他不該？」

王飛接著道：「無論如何，等問清了再殺也不遲。」

顧道人道：「你莫非想救他？」

王飛沉默著，一隻手卻已伸入腰際的革囊，革囊中裝的正是江南霹靂堂名震天下的火器。

顧道人卻拉住他的手，沉聲道：「這件事關係太大，你我既非當事人，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王飛還沒有開口，突然間。「砰」的一聲大震，竟然幾乎將這條船撞翻了，他們的人也被震得跌倒。

刀光一起，本來就聚在四周看熱鬧的遊船，就越聚越多。

突然間，一艘大船從中衝了出來，船上一個紫衫少年，手點長篙。

他看來雖文弱，但兩臂的力氣卻不小，長篙只點了幾點，這條船已箭一般衝了過去，「砰」的，正撞在畫舫的左舷上。

段玉閃避的圈子本來已越來越小，手裡剛提起那張凳子招架，突然刀光一閃，凳子已只剩下一條腳。

鐵水跟著又劈出三刀，誰知船身突然一震，他下盤再穩，刀鋒已被震偏。

段玉的人也被震得飛了起來，飛出了刀光，飛出了窗子，「撲通」一聲，跌入湖心。

只見湖面上露出一串水珠，他的人竟很快沉了下去。

船身仍在搖動，鐵水怒喝，翻身掠到窗口。

撞過來的這條大船上的紫衫少年對他嫣然一笑，突然揚手，灑出一片寒芒。

鐵水揮刀，刀光如牆，震散了寒芒。

但這時紫衫少年卻已掠起，「魚鷹入水」，也鑽入了湖心。

湖上漣漪未消，他的人也已沉了下去，看不見了。

鐵水轉身衝出，一把揪住顧道人的衣襟，怒道：「這小子是從哪裡來的？」

顧道人道：「想必是跟著段玉來的。」

鐵水道：「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顧道人道：「遲早總會知道。」

鐵水跺了跺腳，恨恨道：「等你知道時，段玉只怕已不知在哪裡了。」

顧道人淡淡道：「大師若怕他跑了，就請放心……。」

鐵水怒道：「我放什麼心。」

顧道人道：「段家世居中原，在陸上雖然生龍活虎，一下了水，只怕就很難再上得來了。」

他微笑著轉過頭，忽然發現王飛正瞪大了眼睛，在看著他。

### （三）

大船上的紫衫少年是誰呢，無論誰都想得到，當然一定是華華鳳。

一個女人若總是喜歡找你的麻煩，吃你的醋，跟你鬥嘴。這種女人當然不會太笨。

所以等到你有了麻煩之時，來救你的往往就是她。

華華鳳也想到段玉很可能是個旱鴨子了。

她在水裡，卻像是一條魚，一條眼睛很大的人魚。

但是她卻看不到段玉。

段玉明明是在這裡沉下來的，怎麼會忽然不見了呢？

難道他已像秤錘般沉入了湖底了？

華華鳳剛想出水去換口氣，再潛入湖底去找，忽然發覺有樣東西滑入了她領子。

她反手去抓，這樣東西卻從她手心裡滑了出來，竟是一條小魚。

她轉過身，就又看到了一條大魚。

這條大魚居然向她招手。

魚沒有手，人才有手。

段玉有手。

但現在他看起來，竟比魚還滑，一翻身，就滑出了老遠。

華華鳳咬了咬牙拚命去追，居然追不到。

她生長在江南水鄉，從小就喜歡玩水，居然竟追不上個旱鴨子。

她真是不服氣。

一條條船的底，在水中看來，就像是一重重屋脊。

她就彷彿在屋脊上飛，但那種感覺，又和施展輕功時差得多了。

至少她不能換氣，她畢竟不是魚。

段玉也不是魚，游著游著，忽然從身上摸出了兩根蘆葦，一端含在嘴裡，將另一端伸出水面去吸氣，剩下的一根就拋給了華華鳳。

華華鳳用這根蘆葦深深吸了口氣，這才知道一個人能活在世上自由的呼吸，已是件非常幸運，非常愉快的事。已經應該很知足才對。

人生有很多道理，本來就要等到你透不過氣來時，你才會懂得的。

西子湖上，風物如畫，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西子湖下的風物，非但跟別的湖下面差不多，甚至還要難看些。這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能知道的人，雖不是因為幸運，而是因為他們倒霉。但這種經驗畢竟是難得的。

世上有很多人都遊過西湖，又有幾人在湖下面逛過呢！

他們潛一段水，換一次氣，上面的船底漸漸少了，顯然已到了比較偏僻之處。

段玉這才翻個身，冒出水面。

華華鳳立刻也跟著鑽了上去，用一雙大眼睛瞪著段玉。

段玉在微笑著，長長地吸著氣，看來彷彿愉快得很。

華華鳳咬著嘴唇，忍不住道：「你還笑得出？」

段玉道：「人只要還活著，就能笑得出，只要還能笑得出，就應該多笑笑。」

華華鳳道：「我只是奇怪，你為什麼還沒有淹死。」

段玉看著她，忽然不開口了。

華華鳳道：「你明明應該是隻旱鴨子，為什麼忽然會水了呢？」

聽她的口氣，好像段玉至少應該被淹得半死，讓她來救命的。

段玉竟然不給她個機會來大顯身手，所以她當然很生氣。

段玉還是看著她，不說話。

華華鳳大聲道：「你死盯著我看什麼？我臉上長了花？！」

段玉笑了，微笑道：「我只不過忽然覺得你應該一直待在水下面的。」

華華鳳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段玉道：「因為你在水下面可愛得多了。」

他知道華華鳳不懂，所以又解釋著道：「你在水下面眼睛還是很大，卻沒有法子張嘴。」

也許這就是公魚唯一比男人愉快的地方──母魚就算張嘴，也只不過是為了呼吸，而不是為了說話。

所以段玉又潛下了水。

他知道華華鳳絕不會饒他的，在水下面總比較安全些。

現在無論華華鳳在說什麼，他都已聽不見了。

只可惜他畢竟不是魚，遲早總要上去的。

華華鳳就咬著嘴唇，在上面等。

等了半天，還是沒有看見他上來。

「這小子難道忽然抽了筋，上不來了？」

華華鳳本來就是個急性子的人，忍不住也鑽下水去，這次她很快就找到了段玉。

他正在用力將一大團帶著爛泥的水草從湖底拖上來。

現在若是在水面上，華華鳳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瘋子」、「白癡」，這一類的話一定早就從她嘴裡說了出來。幸好這裡是水下面，所以她只有看著。

她忽然發覺他拖著的並不是一團水草，而是一隻箱子。

箱子上的水草和爛泥，現在已被沖乾淨了。

箱子居然還很新，木料也很好，上面還包著黃銅，黃銅居然還很亮。顯然是最近才沉下水的。

無論誰都看得出，這種箱子絕不會是裝破衣服爛棉被的。

像這麼樣一隻箱子，怎麼會沉在湖底下的呢？怎麼會沒有人來打撈？

華華鳳立刻也幫著段玉去拖了。

她本來就是個很好奇的人，遇著這種事，她當然也不肯錯過。

這箱子裡裝著些什麼？是不是也藏著件很大的秘密？

若有人不讓她打開箱子來看看，她不跟這人拚命才是怪事。

### （四）

這裡離湖岸已很近，用不了多久，他們就已將這箱子拖上岸去。

華華鳳這才鬆了口氣，道：「這箱子好重。」

段玉道：「的確不輕。」

華華鳳道：「所以這箱子一定不是空的。」

段玉點點頭。

華華鳳道：「你猜裡面裝的是什麼？」

段玉笑著說道：「我沒有千里眼，也不是諸葛亮。」

華華鳳眨著眼，道：「那麼你為什麼還不打開來看看呢？」

段玉道：「急什麼，這箱子不會跑的。」

華華鳳卻已著急道：「你還等什麼！」

段玉笑了笑，道：「至少也該等我們先找個地方去換件衣服。」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華華鳳的臉已紅了。

她終於也看到了自己的樣子。

一個女人身上穿的若只不過是件很單薄的衣裳，這件衣裳又是濕的，那麼她這時候的樣子，實在不適於被男人看見。

現在段玉偏偏正在看著她，看的卻又偏偏正是他最不該看的地方。

她第一個想法，是趕快再跳下水去，第二個想法，是挖出段玉這雙賊眼來。

但這當然也只不過是想想而已。

她全身都像是已被看得有點發軟了，最多也不過只能躲到箱子後面去，紅著臉，輕輕地罵：「你這雙賊眼為什麼總是不看好地方！」

這裡是個好地方。

連段玉都沒有想到，在這種偏僻之處，居然有這麼樣一個好地方，這裡也是棟很精緻的小屋子，幾乎就跟花夜來帶他去的那地方差不多精緻。

這地方卻是華華鳳帶他來的，女人好像總是比男人有辦法。

現在華華鳳正在裡面換衣裳。

華華鳳還沒有開始換衣裳。

濕衣裳雖已脫了下來，她卻還是癡癡地站在那裡，癡癡地發著呆。

面前有個很大的穿衣銅鏡，她就站在這鏡子前，看著自己。

她已不再是個孩子了。

她的胸很挺，腰很細，雙腿筆直修長，皮膚比緞子還光滑。

就連她自己，都很難在自己身上找出一點瑕疵缺陷，就連她自己看著自己的時候，有時都彷彿有點心動。

段玉看著的時候，心裡會想什麼呢？

華華鳳的手，輕輕地，慢慢地，從她圓潤的腰肢上滑了下去……窗子關著，窗簾低垂。

她忽然覺得全身都在發熱。

她禁止自己再想下去，她禁止自己手再動。

她今年才十七歲。

十七歲豈非正是一個人生命中最神奇，最奇妙的年紀？

華華鳳終於換好衣裳，走了出來。

她換上的是件蘋果綠色的連衣長裙，剪裁得比合身還緊一點，恰巧能將一個十七歲成熟少女的身材襯托得更美。

這正是當時少女們最時新的式樣，她的皮膚本來已十分細嫩，現在又淡淡地抹了些胭脂，淡淡地抹了些粉。

這樣子當然比剛才好看多了，也比她女扮男裝時好看多了。

這樣子她本來是特地給段玉看的──是誰說「女為悅己者容」的？說這句話的人，一定還不太瞭解女人。

事實上，女孩子打扮自己，一定是為了要給她喜歡的男人看。

只可惜段玉現在反而偏偏不看她了。

他正看著那只箱子。

上好的樟木箱子，鑲著黃銅，鎖也是用黃銅打成的。

箱子很堅固，鎖也很堅固，無論誰想打開看，都不容易。

段玉思索著，喃喃道：「你以前看過這種箱子沒有？」

華華鳳道：「沒有。」

段玉道：「我看過，這種箱子通常是富貴人家用來裝綢緞字畫、首飾珠寶的。」

華華鳳道：「哦。」

段玉道：「所以這種箱子通常都被保管得很好，怎麼會掉下湖底的呢？」

華華鳳突然冷笑道：「也許這箱子裡裝的只不過是個死屍，你還是少做你的財迷夢吧。」

她在段玉面前來來回回走了兩趟，段玉居然還是沒有抬起頭來看她一眼。

她實在已經冒火了。

段玉沉吟著，卻又笑道：「不錯，箱子裡裝的也許真是個人，但卻是活人，不是死人。」

華華鳳冷笑道：「你又在做什麼夢？」

段玉接著說道：「我以前聽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他忽然停住嘴，不說了。

他若是接著說下去，華華鳳也許根本不聽，至少裝著不聽的樣子。

但他現在既然沒有說下去，華華鳳反而忍不住問道：「什麼故事？」

段玉道：「那也是有關一個箱子的故事。」

華華鳳道：「什麼樣的箱子？」

段玉道：「也是一個跟這差不多的箱子。」

華華鳳忍不住大聲道：「你要說就快說。」

段玉這才笑了笑，道：「據說從前有個年青的獵人，很聰明也很勇敢，有一天他剛用陷阱活捉到一隻熊，跟他的夥伴們用繩子捆住了，準備抬回去，誰知半路上竟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個箱子。」

華華鳳道：「就是這樣的箱子？」

段玉道：「比這個箱子還要大，他當然也奇怪，這麼樣一個箱子，怎麼會掉在野草叢中呢？」

華華鳳道：「所以他就想打開這一口箱子來看看。」

段玉道：「不錯。」

華華鳳道：「箱子裡是什麼？」

段玉笑了笑，道：「是個女人，很年青，很漂亮的女人。」

華華鳳冷笑著，搖著頭道：「我不信，女人怎麼會在箱子裡？」

段玉道：「那獵人本來也很奇怪，所以等這位姑娘醒來了，就立刻問她。」

華華鳳道：「她怎麼說？」

段玉道：「原來她本是個富家千金，她的家被一批強盜洗劫，全家人都已慘死。」

華華鳳道：「她是怎麼能逃脫虎口的。」

段玉道：「她並沒有逃脫虎口，那批強盜為首的兩個人，是兩個和尚，這兩個和尚看中了她的美色，就把她藏在箱子裡，準備帶回去。」

華華鳳道：「既然他們沒有安好心，為什麼又將箱子拋在道旁呢。」

段玉道：「那地方本來偏僻，他們為了避人耳目，才將箱子藏在那裡。兩個和尚抬著口大箱子在路上走，總難免要被人懷疑的。」

華華鳳道：「他們本來沒有想到有人會到那種偏僻的地方去？」

段玉點點頭。

華華鳳道：「後來呢。」

段玉道：「那些獵人聽了這位千金小姐的故事當然對她很同情，就將她從箱子裡救了出來，卻將那隻剛捉來的大熊裝到箱子裡去。」

他微笑著，又道：「我說過，那箱子比這箱子還要大。」

華華鳳忍不住看了看面前的箱子，道：「這個箱子也不小。」

段玉道：「的確不小，若要將一個人裝進去，也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華華鳳道：「你的故事還沒有說完。」

段玉道：「後來那位千金小姐為了感激那年青獵人的救命之恩，就嫁給了他。」

華華鳳冷笑道：「那也許只不過是因為她沒有地方可去了，只好嫁給他。」

段玉笑道：「也許是的，我只知道她的確嫁給了他。」

華華鳳道：「那兩個和尚呢？」

段玉道：「他們後來再也沒有看到那兩個和尚，只不過聽說城裡出了件怪事。」

華華鳳道：「什麼怪事？」

段玉道：「那天城裡最大的客棧，有兩個穿著新衣服，戴著新帽子的人去投宿，還帶著個很大的箱子。」

華華鳳道：「就是那個箱子？」

段玉沒有回答，接著道：「他們要了間最大的房，還要了很多酒菜，就關起門，再三囑咐店裡的伙計，無論聽到什麼聲音都不要去打擾他們。」

華華鳳恨恨道：「這兩個賊和尚，真不是好東西。」

段玉道：「後來伙計果然就聽到他們房裡傳出很奇怪的聲音，雖然不敢去問，卻忍不住想到外面去看看動靜。」

華華鳳道：「他看到什麼？」

段玉道：「他等了沒多久，就看到一隻大熊從房裡衝了出來，嘴角還帶著血跡。等這隻熊落荒而逃之後，他才敢到那間房裡去看。」

他歎了口氣，接著道：「房裡當然被打得亂七八糟，而且還有兩個和尚死在裡面，臉上帶著種說不出的驚訝恐懼之色。」

華華鳳忍不住笑道：「他們當然做夢也想不到箱子裡的美人會變成了隻大熊。」

段玉笑道：「別人當然更想不到他們為何要將一隻大熊藏在箱子裡，所以這件事一直是件疑案，只有那年青的獵人夫妻，才知道這其中的秘密。」

他笑著，又道：「他們一直保守著這秘密，一直很幸福地活到老年，而且活得很富裕，因為那和尚搶來的贓物，也藏在那箱子裡。」

華華鳳臉上也不禁露出了愉快的微笑道：「這故事的確很有趣。」

段玉笑著說道：「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華華鳳用眼角瞟著他，道：「你是不是很羨慕那年青獵人的遭遇？」

段玉歎了口氣，道：「這樣的事，又有誰不羨慕？」

華華鳳已板起了臉，冷冷道：「所以你現在只希望箱子裡，最好也有個活生生的大美人。」

段玉微笑，笑得很開心。

華華鳳瞪著他，冷笑道：「但你又怎知這箱子裡裝的不是隻吃人的熊呢？」

段玉笑道：「惡人才會有這樣的惡報，以前別人把這個故事講給我聽的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做壞事。」

華華鳳道：「你沒有做過壞事？」

段玉點點頭，笑道：「所以這箱子裡裝的，絕不會是隻大熊。」

華華鳳道：「也絕不會是個大美人。」

段玉故意問道：「為什麼？」

華華鳳冷冷道：「世上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事，這故事根本就是你編造的，因為你吃了和尚的虧，所以就說那強盜是和尚。」

段玉正色道：「你錯了，這件事並不假，段成式的筆記「酉陽雜俎」上，就記載過這件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也不假。所以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是不要做壞事的好。」

華華鳳瞪了他一眼，忍不住笑道：「無論你怎麼說，我還是不相信會有人被裝在箱子裡──」她這句話並沒有說下去，因為這時箱子裡竟突然發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竟像是真的有個人在箱子裡呻吟！

箱子裡竟赫赫真的有個人。

而且是個活人。

華華鳳張大了眼睛瞪著這個箱子，就好像白天見了活鬼似的。

段玉也很吃驚。

他就算真相信世上有這種事，也從未想到這種事會被自己遇著。

過了半晌，呻吟居然沒有停止。

華華鳳忽然道：「這箱子是你找來的。」

段玉只好點點頭。

華華鳳道：「所以你應該打開它。」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我當然總不能將它拋下水去。」

華華鳳：「你現在為什麼還不動手？」

段玉皺眉道：「這鎖真大，我能不能打得開還不一定。」

華華鳳道：「你一定能打開的，我知道你手上的功夫很有兩下子。」

段玉道：「你呢，你顯然想看，為什麼不自己動手？」

華華鳳：「我不行，我是個女人。」

她好像直到現在才想起自己是個女人。

女人若是不想做一件事時，通常都很快就會想起這一點來。

這一點恰巧也正是男人沒法子否認的。

所以段玉只好自己動手去開箱子了。

華華鳳卻已轉過了身。

她非但不肯幫忙，連看都不肯看，好像生怕箱子裡會跳出個活鬼來，「叮」一聲，段玉終於扭斷了銅鎖，打開了箱子。

華華鳳等了半天，還沒聽見動靜，忍不住問道：「箱子裡真有個人嗎？」

段玉道：「嗯。」

華華鳳道：「是個活人？」

段玉道：「嗯。」

華華鳳咬著嘴唇，道：「是個老人還是個年青人？」

段玉道：「年青人。」

華華鳳又咬了半天嘴唇，終於又忍不住問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段玉道：「是男的。」

華華鳳這才鬆了口氣，嘴角也露出了微笑。

她寧願這箱子裡是一隻大熊，也不希望是個女人。

有人說，女人最討厭的動物是蛇。

也有人說，女人最討厭的是老鼠。

其實女人真正最討厭的是什麼呢？──女人！

女人真正最討厭的動物，也許就是女人。

一個可能成為她情敵的女人，尤其是一個比她更美的女人。

箱子裡這人不但很年青，而且很清秀，只不過臉色蒼白得可怕，身上又只穿著套內衣褲，所以看起來樣子很狼狽。

他一直輕輕地呻吟著，眼睛卻還是閉著的，並沒有醒。

華華鳳剛轉身走過來，就嗅到一股酒氣，忍不住皺眉道：「原來這人也是個酒鬼。」

段玉道：「只不過他肚子裡的酒，絕對沒有他衣服上的多。」

這人身上一套質料很好的短衫褂上，果然到處都是酒漬。

華華鳳道：「他若沒有醉，為什麼還不醒？」

段玉沉吟著，道：「這人看來好像是中了蒙汗藥薰香一類的迷香，而且中的份量很不輕。」

華華鳳道：「你的意思是說，他是被人迷倒之後，再裝進箱子的？」

段玉道：「無論誰清醒的時候，都絕不願意被人裝進箱子的。」

華華鳳看著這個人蒼白清秀的臉，忽然笑了笑，道：「不知道將他裝進箱子裡的，是不是兩個尼姑？」

段玉眨了眨眼道：「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也已沒地方可去，你倒也不妨把他招做女婿。」

華華鳳卻立刻沉下了臉，冷冷道：「謝謝你，這實在是個好主意，真虧你怎麼想得出來的。」

段玉也笑了，也好像鬆了口氣。

華華鳳瞪著他，冷笑著又道：「你難道真怕我找不到女婿？」

段玉笑著道：「難道只准你氣我，就不准我氣你？」

華華鳳道：「就是不准。」

段玉歎了口氣道：「其實這小伙子看來也蠻不錯的，也未必配不上你。」

華華鳳也歎了口氣，道：「只可惜這個人也有跟你一樣的毛病。」

段玉道：「什麼毛病。」

華華鳳道：「呆病。」

她抿嘴一笑，接著又道：「一個人若是沒有呆病，又怎麼會被人裝進箱子裡！」段玉又歎了口氣，這次真的是歎氣。

現在他的確有這種感覺，覺得好像自己也被人裝進了箱子裡，而且很快就要沉下去。

最難受的是，直在現在，他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會被人裝進這口箱子的。

華華鳳眼波流轉，又道：「你看他是怎麼會被人裝進箱子的？」

段玉歎息著，搖了搖頭。

華華鳳道：「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你一樣，別人無論說什麼，他都相信。」

段玉只有苦笑。

華華鳳接著又道：「看來這一定是有人想謀財害命。」

段玉道：「哦？」

華華鳳正色道：「先謀財害命，然後再毀屍滅跡。」

看來這人的確是個富家子，他身上穿的這套短襯褂，就已不是平常人穿得起的。

華華鳳道：「想不到這西子湖上居然也有強盜，等這個人醒了後，我們要問問他，這些強盜在哪裡。」

她並沒有等多久，這人就醒了過來。

他看見自己忽然到了個陌生的地方，當然覺得很驚奇。

但是他很快就鎮定了下來。

若是換了別人，在這種情況下醒來，一定有很多話要問段玉他們的。

但是他連一句話都沒有問，甚至連一個「謝」字都沒有說。別人救了他，他反認為別人是在多事。

華華鳳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你是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這人看了她一眼，輕輕地搖了搖頭。

華華鳳道：「你是被我們從一個箱子裡救出來的，這個箱子本來已沉在湖底。」

若是換了別人，聽到自己剛才在一個箱子裡，當然要大吃一驚。

但這人卻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華華鳳道：「你怎麼會到那個箱子裡去的？是不是有人害你？」

這人還是閉著嘴，目光卻已移向段玉。

華華鳳道：「你看著的這個人，姓段，叫段玉，是個很本事的人，你若告訴他是誰害你，他一定會去幫你出氣。」

這人非但閉著嘴，連眼睛都已閉了起來。

華華鳳忍不住大聲道：「你難道是個啞巴。」

這人看來不但像是個啞巴，而且還是個聾子。

華華鳳歎了口氣，看著段玉，苦笑道：「我們錯了。」

段玉道：「哪點錯了？」

華華鳳道：「看來這人就好像自己願意被裝進箱子的，我們又何苦多事救他出來？」

段玉笑了笑，道：「我若剛從一個箱子裡出來，我也不會有心情說話的。」

華華鳳道：「但他若什麼事都不肯說，我們又怎能去替他出氣呢？」

段玉道：「有種人若要找人算帳，就自己去，並不想要別人幫忙的。」

華華鳳冷笑：「我知道有很多的男人都是這樣的臭脾氣。」

這人忽又張開眼睛看了他一眼，終於說出了三個字：「謝謝你！」他直到現在才說出這三個字，好像並不是因為段玉救他的命，而是因為段玉說出了他心裡的話。

他說出了這三個字，就立刻站了起來。

華華鳳皺眉道：「你現在就走？」

這人點了點頭，剛走了一步臉上突然露出極劇烈的痛苦之色，就好像突然被尖針刺了一下。

然後他的人就倒了下去。

段玉這才發現，他肩後有一點血漬，華華鳳已失聲道：「你受了傷？」

這人掙扎著，又站起來，又倒下。這次倒下去後，就已暈了過去。

他果然受了傷。

傷在肩後，傷口只有針孔般大，但整個肩頭都已烏黑青腫，顯然是被人用一種很輕巧、卻很歹毒的暗器，從他背後暗算了他。

華華鳳皺眉道：「這暗器有毒。」

段玉歎道：「不但有毒，而且毒得厲害。」

華華鳳道：「還有沒有救？」

段玉笑了笑，道：「我殺人雖不在行，救人卻是專家。」

他微笑著捲起了衣袖，又道：「你只要給我一壺燙熱了的好酒，我保證還你個活人。」

華華鳳用眼角瞅著他，目光中帶著狐疑之色，喃喃道：「這人莫非是想騙我的酒喝？」

段玉並不是在騙酒喝，也沒有吹牛，看來他倒真有點本事。

他先將酒含在嘴裡，一口噴在這人的傷口上，再從懷裡拿出了那柄晶瑩翠綠的碧玉刀，挖出了傷口附近的爛肉。

等到傷口中流出的血由烏黑變成鮮紅，他就用熱酒調了些藥粉敷上去，長長歎出口氣，笑道：「你現在總該相信我不是吹牛的了。」

華華鳳嫣然一笑，道：「想不到你果然真有兩下子。」

段玉道：「何止兩下子，簡直有好幾下子。」

華華鳳道：「你真的什麼病都會治？」

段玉道：「只有一種病我治不了。」

華華鳳道：「什麼病？」

段玉道：「餓病。」

他歎了口氣，苦笑道：「不知道你這裡有什麼藥能治好我的餓病。」

華華鳳笑道：「你想吃什麼？」

段玉道：「你這裡有什麼。」

華華鳳道：「這裡本是棟空房子。」

段玉道：「連個人都沒有？」

華華鳳道：「沒有。」

段玉道：「你自己會做飯？」

華華鳳嫣然道：「不會，可是我會買。」

這次她也沒有吹牛，她果然會買。

段玉剛將病人扶到屋裡去躺下，等了還沒多久，她就大包小包的買了一籃子回來。

她解開的第一包，是蝦。

段玉的眼睛已亮了，笑道：「這一定是太和樓的油爆蝦。」

第二包是炸排骨。

段玉道：「這大概是奎元館的排骨肉燒頭。」

第三包是包子。

段玉道：「這是不是又一村的菜肉包？」

第四包是肉，每塊至少有三寸厚。

段玉用舌頭舐了舐嘴唇，笑道：「這想必就是清和坊王潤興的鹽件兒了。」

第五包是魚丸。

段玉道：「這是得月樓的肋鯗蒸魚丸兒。」

第六包是熟藕。

段玉道：「這是酥藕。」

華華鳳笑了，道：「想不到你也是專家。」

段玉道：「我就算沒吃過豬肉，至少還看見過豬走路。」

其實這些東西他連看也沒看過，只不過聽說過而已。

西湖的鹽件兒和酥藕，本來就是天下聞名的。

最後一包是太平坊巷子裡的炸八塊，再配上杏花村的陳年竹葉青，除非在西湖，你大概只有在做夢時才能吃到這些東西。

事實上，奎元館、王飯兒、得月樓，這些地方也是老鄉們在夢中常到的。

段玉正擇肥而噬，拈了塊鹽件兒放進嘴裡，華華鳳忽又從籃子裡拿出一張桑紙皮，臉上帶著種神秘的笑意，道：「你認不認得這是什麼？」

桑紙皮上畫著一個人，一個眉清目秀，面帶笑容的年青人。

人像下還有一行大字：「懸賞紋銀五千兩。」

段玉認得的人也許不太多，但這人他總是認得的。

因為這人就是他自己。

他看著紙上的畫像，摸著自己的臉，苦笑著喃喃道：「畫得不太像，這畫上的人比我漂亮。」

華華鳳嫣然道：「你大概連自己都沒想到，你這人還值五千兩銀子。」

段玉歎了口氣，道：「是誰肯花五千兩銀子來找我呢？」

華華鳳道：「你真想不到。」

段玉道：「莫非是鐵水？」

華華鳳道：「對了。」

段玉苦笑道：「我跟這人又無冤、又無仇，我實在想不通他為什麼一定要跟我過不去。」

華華鳳道：「看來他的確是不肯放過你。這樣的賞格，他至少已發出去好幾千件，這地方每間酒樓飯館裡，都至少貼著好幾張。」

她笑了笑，接著道：「現在杭州城裡，還不認得閣下這副尊容的人，只怕已不太多了。」

段玉道：「五千兩銀子也不算太少。」

華華鳳道：「當然不算少，為了五千兩銀子，有些人連祖宗牌位都肯出賣的。」

段玉道：「所以現在我已沒法子想了。」

華華鳳道：「現在你簡直已寸步難行，就算沒有這五千兩銀子，殺人的兇手也是人人痛恨的，你只要出去走一步，立刻就會有人去鐵水那裡通風報信。」

段玉苦笑著喃喃道：「殺人兇手……連我自己也想不通我怎麼會忽然變成個殺人兇手的，難道這也算是運氣？」

華華鳳道：「你真想不通？」

段玉倒了杯酒，一口氣喝下去。

華華鳳道：「你再想想，最好從頭想起。」

，段玉又倒了杯酒喝下去，道：「那天你看到我的時候，我剛到這裡來。」

華華鳳道：「然後呢？」

段玉道：「然後我就剛巧看到了那件事，花夜來也恰巧在那天出現了？」

華華鳳接著道：「然後你就跟著她到了她的香閨。」

段玉道：「我出來的時候，就剛巧遇見了那好管閒事的喬老三。」

華華鳳道：「他就要你到鳳林寺去找那個姓顧的道士。」

段玉道：「我本來也未必找得到的，但剛巧又遇見了你。」

華華鳳道：「我剛巧知道鳳林寺在哪裡。」

段玉道：「鳳林寺那裡剛巧有個顧道人，我不僅見著了他，還認得了兩個新朋友，贏了上萬兩的銀子，正覺得自己運氣不錯。」

華華鳳道：「他們剛巧也知道這件事，所以就叫你去找花夜來。」

段玉長歎道：「所以我就忽然變成了個殺人的兇手，死人身上的那柄刀，竟剛巧是我的。」

華華鳳道：「你想不到世上真有這麼巧的事？」

段玉苦笑道：「我想來也是絕不會有的，但卻偏偏被我遇見了。」

華華鳳也歎了一口氣，道：「這簡直就像是走到路上時，平空也會掉下大元寶來，掉在你的頭上。」

段玉道：「我現在只覺得自己好像也被裝進這個箱子裡，而且是個密不透風的箱子。」

華華鳳道：「是誰把你裝進去的呢？是花夜來？還是鐵水？」

段玉道：「我想不出。」

華華鳳道：「你難道從未想過，這也許只不過是你自己將自己裝進去的？」

段玉道：「絕不是我自己，一定有個人，這人也不知道為了什麼有心要害我，我還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這裡挖好了個陷阱等著我跳下去。」

他喝下了第四杯酒，一字字接著道：「可是你只管放心，我遲早總會將這人找出來的。」

華華鳳輕輕歎息著，道：「我只怕你還沒有找出他來時，就已經被埋在湖底的爛泥裡。」

她替自己倒了杯酒，又倒了杯給段玉。

段玉卻連酒都已有點喝不下去了，現在這酒也好像是苦的。

他竟沒有發現有個人已悄悄地走了過來，正在看著桌上的那張桑皮紙。

這人的臉色蒼白得跟紙一樣，卻有雙很銳利的眼睛。

一個人若已被裝進了箱子，若沒有特別的運氣，就很難再活著出來了，你有沒有被人裝進箱子過？

## 月夜釣青龍

### （一）

很少人被裝進過箱子，更很少人還能活著出來。

這人遇見段玉，真是他的運氣。

現在他已坐了起來，但眼睛卻還是在瞪著那桑皮紙。

華華鳳臉色已有些變了，段玉卻笑了笑，道：「閣下看他像個殺人的兇手嗎？」

這人道：「不像。」

他居然也開口說話了，段玉似乎有些喜出望外，又笑道：「我看也不像。」

這人道：「別人說他殺的人是誰？」

段玉道：「是個他連看都未看過的人，姓盧，叫盧小雲。」

這人道：「其實盧小雲並不是他殺的。」

段玉苦笑道：「當然不是，只不過若有十個人說你殺了人，你也會忽然變成殺人兇手的。」

這人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我知道這是什麼滋味，我也被人裝進過箱子。」

華華鳳忍不住道：「但現在你已出來了，是他救你出來的。」這人又慢慢地點了點頭。

華華鳳道：「所以你就算沒法子救他出來，至少也不該要這五千兩銀子。」

這人臉上忽又露出了痛苦之色，黯然道：「我的確無法救人出來，現在我只想喝杯酒。」

段玉笑道：「你也會喝酒？」

這人笑了笑，笑得很苦澀，緩緩道：「能被裝進箱子裡的人，至少總能喝一點兒的。」

他喝的並不止一點兒。

事實上，他喝得又多又快，一杯接著一杯，簡直連停都沒有停過。

越喝他的臉越白，臉上的表情也越痛苦。

段玉看著他，歎道：「我知道你很想幫我的忙，但你就算幫不上忙，也用不著難受，因為現在根本就沒有人能把我從這個箱子裡救出來。」

這人忽也抬起了頭，凝視著他，道：「你自己呢？」

段玉沉吟道：「現在我也許還有一條路可走。」

這人道：「哪條路？」

段玉道：「先找出花夜來，只有她才能證明我昨天晚上的確在那棟屋子裡，說不定也只有她才知道誰是殺死盧小雲的真兇。」

這人道：「為什麼？」

段玉道：「因為也只有她才知道盧小雲這幾天的行蹤。」

這人道：「怎見得？」

段玉道：「這幾天盧小雲一定就跟她在一起，所以盧家的珍珠和玉牌，才會落到她手裡。」

這人道：「你能找得到她？」

段玉道：「要想找到她，也只有一種法子。」

這人道：「什麼法子？」

段玉道：「她就像是條魚。要釣魚，就得用魚餌。」

這人道：「你準備用什麼魚餌。」

段玉道：「用我自己。」

這人皺著眉道：「用你自己？你不怕被她吞下去？！」

段玉苦笑道：「既然已被裝在箱子裡，又何妨再被裝進魚肚子。」

這人沉默著，接連喝了三杯酒，才緩緩道：「其實你本不該對我說這些話，我只不過是個陌生人，你根本不知道我的來歷。」

段玉道：「可是我信任你。」

這人抬起頭，目中又露出感激之色。

你若在無意之間救了一個人，並不是件令人感動的事，但你若瞭解他，信任他，那就完全不同了。

但這時段老爺若也在這裡，他一定會很生氣的。

因為段玉又忘記了他的教訓，又跟一個來歷不明的陌生的人交上了朋友。

段玉忽然轉身從窗台拿了個酒杯過來。

杯中沒有酒，卻有樣閃閃發光的東西，看來像是魚鉤，鉤上還帶著血絲。

段玉道：「這就是我從你身上取出的暗器，你不妨留下來作紀念。」

這人道：「紀念什麼？」

段玉笑道：「紀念這一次教訓，別人以後再想從你背後暗算你，機會只怕已不多了。」

這人不停地喝著酒，竟連看都懶得看一眼。

段玉道：「你不想看看這是什麼暗器？」

這人總算抬起頭來看了看，道：「看來好像是個魚鉤。」

段玉笑道：「的確有點像。」

這人忽然也笑了笑，道：「所以你不妨就用它去釣魚。」

段玉道：「這東西也能釣魚？」

這人道：「不但能釣魚，有時說不走還會鉤出條大龍來。」段玉笑了笑，覺得他已有些醉了。

這人卻又道：「水裡不但有魚，也有龍的。有大龍，也有小龍；有真龍，也有假龍；有白龍紅龍，還有青龍。」

段玉道：「青龍？」

這人道：「青龍就是最難釣的一種。你若想釣青龍，最好今天晚上就去，因為今天晚上正是二月初二龍抬頭。」

他的確已醉了，說的全是醉話。

現在明明已過了三月，他卻偏偏要說是二月初二龍抬頭，他自己的頭卻已抬不起來，然後他非但嘴已不穩，連手都已不穩，手裡的酒杯突然跌在地上，跌得粉碎。

華華鳳忍不住笑道：「這麼一個人，就難怪會被人裝進箱子裡。」

段玉卻還在出神地看著酒杯裡的魚鉤，竟似沒有聽見她在說什麼。

### （二）

「又一村」的包子是很聞名的，所以比別地方的包子貴一點兒，因為這滋味確實特別好，所以買的人也沒什麼怨言。

但等到它冷的時候再吃，味道就不怎麼樣了，甚至比普通的熱包子還難吃些。

段玉嘴裡嚼著冷包子，忽然發現了一樣他以前從未想到過的道理。

他發現世上並沒有「絕對」的事，既沒有絕對好吃的包子，也沒有絕對難吃的包子，一個包子的滋味好壞，主要是看你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吃它。

本來是同樣的東西，你若換個時候，換個角度去看看，也許就會變得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若要認清一件事的真相，就必須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都去看看，最好將它一塊塊拆散，再一點點拼起來。

這道理彷彿給了段玉很多啟示，他似已想得出神，連嘴裡嚼著的包子都忘記嚥下去。

對面的一扇門子，接著蘇繡門簾，繡的是一幅春夜折花圖。

華華鳳已走了進去，裡面好像就是她的閨房。

那個從箱子裡出來的陌生人，已被段玉扶到另一間屋子裡躺下。

他好像醉得很厲害，竟已完全人事不知。

酒量也不是絕對的，你體力很好，心情也好的時候，可以喝得很多，但有時卻往往會糊里糊塗就醉了。

段玉歎了口氣，替自己倒了杯酒，他準備喝完了這杯酒，就去釣魚。

說不定他真會釣起條龍來，世上豈非本就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

就在這時，那繡花門簾裡，忽然伸出了一隻手來。

一隻纖秀優美的手，正在招呼叫他進去。

女孩子的閨房，怎麼可以隨便招呼男人進去的呢？

段玉猶豫著，道：「什麼事？」

沒有回答。

不回答往往就是最好的回答。

段玉心裡還在猜疑，但一雙腿已站了起來，走了過去。

門是開著的，屋子裡有股甜甜的香氣，接著帳子的床上，亂七八糟地擺著好幾套衣服，其中有一套就是華華鳳剛才穿在身上的。

顯見她剛才試過好幾套衣服之後，才決定穿上這一套。

現在她卻又脫了下來，換上了一套黑色的緊身衣褲，頭髮也用塊黑巾包住，看來就像是個正準備去做案的女賊。

段玉皺了皺眉頭，道：「你準備去幹什麼？」

華華鳳在他面前轉了個身，道：「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段玉道：「像個女賊。」

華華鳳卻笑了，嫣然道：「女賊跟兇手一起走出去，倒真夠人瞧老半天的了。」

段玉道：「你準備跟我出去？」

華華鳳道：「不出去換這套衣服幹什麼？」

段玉道：「但我只不過是出去釣魚的。」

華華鳳道：「那麼我們就去釣魚。」

段玉道：「你不能去。」

華華鳳道：「為什麼？」

段玉歎道：「釣魚的人，往往反而會被魚釣走的，你不怕被魚吞下肚子？」

華華鳳笑道：「那也好，我天天吃魚，偶然被魚吃一次，又有什麼關係？」

段玉道：「你以為我是在說笑話？你看不出這件事有多危險。」

華華鳳淡淡道：「若是看不出，我又何必陪你去？」

她說得雖然輕描淡寫，但眼睛裡卻充滿了關切和憂慮，也充滿了一種不惜和段玉同生死、共患難的感情。

這種感情就算是木頭人也應該感覺得到。

段玉不是木頭人，他的心已變得好像是一個掉在水裡的糖球。

他似已不敢再去看，卻看著床上那套蘋果綠色的長裙，忽然道：「你這件衣服真好看。」

華華鳳白了他一眼，又忍不住笑道：「你難道看不出我剛才一直在等著你說這句話，現在才說豈非已經太遲了？」

段玉也忍不住笑說道：「遲點說也總比不說的好。」

華華鳳嫣然一笑，轉身關起了門。

明明是要出去，為什麼忽然關起門？

段玉的心忽然跳了起來，跳得好快。

華華鳳又將門上起了栓。

段玉的心跳得簡直已快跳出了腔子，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場面。

他簡直不知應該怎麼辦才好。

華華鳳已轉過身，微笑著道：「現在就算隔壁那個人醒過來，也不知道我們去幹什麼了。」

她笑得好甜。

段玉紅著臉，吃吃道：「我們幹什麼？」

華華鳳道：「你不是說要去釣魚嗎？」

段玉道：「在這屋子裡釣魚？」

華華鳳「噗哧」一笑，忽然間，她的臉也紅了起來。

她終於也想到段玉心裡在想什麼。

「男人真不是好東西。」

她咬著嘴唇，瞪了段玉一眼，忽然走過來，用力推開了窗子。

窗外就是西湖。

這屋子本就是臨湖而建的。

月光照著湖水，湖水亮得彷彿是一面鏡子，一條輕巧的小船，就泊在窗外，「原來她要從這裡出去。」

段玉總算明白，長長鬆了口氣，忍不住笑道：「原來這裡也有條路，我還以為──」

華華鳳很快地打斷了他的話，大聲道：「你還以為怎麼樣？」

她的臉更紅，恨恨的瞪著他，道：「你們男人呀，為什麼總是不想好事？」

夜。

月夜。

月下湖水如鏡，湖上月色如銀，風中彷彿帶著種木棉花的香氣。

小舟在湖面上輕輕蕩漾，人在小舟上輕輕地搖晃。

是什麼最溫柔？

是湖水？是月色？還是這人的眼波？

人已醉了，醉人的卻不是酒。

三月的西湖，月下的西湖，豈非本就是比酒更醉人？

何況人正年青。

華華鳳把一隻槳遞給段玉。

段玉無聲地接過槳，坐到她身旁，兩隻槳同時滑下湖水，同時翻起。

翻起的水珠在月光下看來就像是一片碎銀。

湖水也碎了，碎成一圈圈的漣漪，碎成一個個笑渦。

遠處是誰在吹笛？

他們靜靜地聽著這笛聲，靜靜地聽著這槳聲。

槳聲比笛聲更美，更有韻律。兩雙手似已變成一個人的。

他們沒有說話。

但他們卻覺得自己從未和一個人如此接近過。

兩心若是同在，又何必言語？

也不知過了多久，段玉才輕輕地歎息了一聲，道：「假如我沒有那些麻煩事多好？」

華華鳳又沉默了很久，才輕輕道：「假如沒有那些麻煩的事，這船上也就不會有你，也不會有我了。」

段玉看著她，她也在看著段玉，他們的手伸出來，輕輕一觸，又縮了回去，但就只這雙手輕輕的一觸，已勝過千言萬語。

小舟已泊岸。

岸上垂柳，正是段玉遇見喬老三的地方。

華華鳳擱下了槳，道：「你叫我帶你到這裡來，現在呢？」

段玉接道：「現在我們上岸去，我想再去找一次。」

華華鳳道：「找那屋子？」

段玉道：「我總不相信我會找錯地方。」

華華鳳道：「世上有很多敲錯門的人，就因為他們也不相信自己會找錯地方。」

段玉道：「所以我要再找一次。」

這次他更小心，幾乎將每棟有可能的屋子都仔細觀察了很久。

幸虧現在夜已很深，沒有人看見他們，否則就要把他們當賊辦，他們找了很久，看過了十幾棟屋子，最後的結論是：段玉白天並沒有找錯。

華華鳳道：「你白天就是帶顧道人到這裡來的？」

段玉點點頭。

華華鳳道：「昨天晚上，你跟花夜來喝酒的地方，也是這裡？」

段玉道：「絕不會錯。」

華華鳳道：「那麼鐵水怎會在這裡呢？而且已住了很久。」

段玉道：「這正是我第一件想查明的事。」

院子裡沒有燈光，也沒有聲音。

華華鳳道：「你想進去？」

段玉道：「不進去看看，怎麼能查個明白？」

華華鳳歎了口氣，道：「但這次你若再被鐵水抓住，他就再也不會放你走了。」

段玉道：「所以你千萬不要跟我一起進去。」

華華鳳笑了笑，只笑了笑，什麼話都不再說。

段玉也沒法子再說什麼，因為她已先進去了，她的輕功居然也很不錯。

庭園寂寂，薔薇花在月下看來，雖沒有白天那麼鮮艷，卻更柔媚。

在這裡他們才發現，還有一間屋子裡是燃著燈的。

昏黃的燈光從窗戶裡映出來，映出了窗台上三盆花的影子。

段玉壓低聲音，道：「昨天晚上我就是在這屋子裡睡的。」

華華鳳道：「花夜來呢？」

段玉道：「她也在。」

說出了這句話，他就發現自己說錯了。

華華鳳的臉，一下子就變得像是個債主，冷笑道：「看來你昨天晚上艷福倒不淺。」

段玉紅著臉，道：「我……我……，」

華華鳳大聲道：「你既然享了福，就算受點兒罪，也是活該。」

她似已忘了這是在別人的院子裡，似已忘了他們是來幹什麼的。

據說一個女人吃起醋來的時候，連皇帝老子都管不住的，何況段玉。

段玉只有苦笑，只有乾著急，誰知屋子裡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裡面的人好像全都睡得跟死豬一樣。隨便你怎麼看，鐵水也不會是能睡得像只死豬一樣的人，花夜來倒可能，據說淫蕩的女人都貪睡。

難道今天晚上他不在這裡？

難道花夜來又回來了？

華華鳳咬著嘴唇，突然竄過去，用指甲點破了窗紙。

她實在不是做賊的人材，也不知道先在指甲上蘸了口水，免得點破窗紙時發出聲音來。

只聽得「撲」的一聲，她竟然將窗子戳穿了個大洞。

段玉的臉已有點發白了，誰知屋子裡還是無絲毫動靜。

屋子裡難道沒有人？

屋子裡果然沒有人。

非但沒有人，連裡面的東西都已被搬走了，這地方竟變成了一棟空房子，只剩下窗台上的三盆花，忘記被拿走。

段玉怔住。

華華鳳也怔住。

兩個人在空房子裡怔了半天，華華鳳道：「也許你白天去的不是這地方。」

段玉點點頭。

華華鳳道：「你走了之後，花夜來怕你再來找她，所以也搬走了。」

段玉道：「那麼我白天去過的那棟房子，現在到哪裡去了呢？」

華華鳳道：「也許就在這附近，但現在你卻又找不到了。」

段玉歎了一口氣，苦笑著說道：「也許我活見了鬼。」

華華鳳冷笑道：「你本來就見了鬼，而且是個女鬼。」

段玉不敢再答腔，幸好他沒有再答腔。

因為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外面傳來一陣很奇怪的呼哨聲。

這種呼哨聲，通常是夜行人發出的暗號。

果然有夜行人在外面，他們已聽見了有兩個人在外面說話：「你確定就是在這裡？」

「絕不會錯，我上個月才來過。」

「可是裡面為什麼還沒有人出來呢？」

「只怕都已睡了。」

「睡得這麼死。」

「江湖上誰敢到這裡來打主意？太平日子過慣了的人，睡覺當然睡得沉些。」

「可是──」

「反正我絕不會錯的，我們先進去再說。」

「就這樣進去？」

「大家都是自己人，怕什麼。」

聲音雖然是從牆外傳來的，但在前夜中聽來還是很清楚。

段玉看了看華華鳳，悄聲道：「這兩人好像跟這裡的主人是朋友。」

華華鳳道：「所以我們只要問問他，就可以知道這裡的主人究竟是誰了。」

她也不等段玉同意，就竄出窗子。

外面的兩個人正好從牆上竄進來，兩個人都是勁裝衣服，顯見是趕夜路的江湖人。

他們看見了華華鳳，立刻一手翻天，一手指地，擺出了種很奇怪的姿勢，華華鳳居然也擺出跟他們一樣的姿勢。

這兩人同時又問了個奇怪的問題：「今天是幾月初幾。」

華華鳳眼珠子一轉，道：「二月初二。」

這兩人才鬆了口氣，臉上也現出笑容，同時抱拳一禮。

其中一個比較高的人，抱拳道：「兄弟周森，是三月初三的，到鎮江辦事，路過寶地，特來拜訪。」

華華鳳道：「好說好說。」

周森道：「龍抬頭老大已睡著了麼？」

華華鳳道：「他有事到外地去了，兩位有什麼事，跟我說也一樣。」

周森遲疑著，陪笑道：「我們兄弟運氣不好，在城裡把盤纏都送給了么二三，久聞龍老大對兄弟們最照顧，所以想來求他周轉周轉。」

華華鳳笑道：「既然是自己人，你們不到這裡來，龍老大若知道，反而會生氣的，」

周森笑道：「我們若是不知道龍老大的慷慨聲名，也不敢來了。」

華華鳳轉過頭，向屋子裡的段玉招了招手，然後道：「拿五百兩銀子出來，送給這兩位大哥作盤纏。」

段玉道：「是。」

他只好跳出窗子，將身上的十張銀票拿出來，剛準備數五張，華華鳳已將銀票全搶了過去，笑道：「這一點點意思，周大哥就請收下。」

周森接過了銀票，喜笑顏開，連連稱謝，道：「想不到花姑娘比龍老大還慷慨。」

華華鳳道：「自己人若再客氣，就見外了。」

周森笑道：「我們兄弟已久聞花姑娘的大名，今天能見到姑娘，真是走運。」

華華鳳媚然道：「兩位若是不急，何妨在這裡躲兩天，等龍老大回來見過面再走。」

周森道：「不敢打擾了，我兄弟也還得回去交差，等龍老大回來，就請姑娘代我們問候，說我們三月初三的兄弟，都祝他老人家萬事如意，早生貴子。」

華華鳳笑道：「周大哥善頌善禱，我也祝周大哥手氣大順，一擲就擲出個四五六了。」

周森笑了。兩個再三拜謝，出去了之後還在不停地稱讚，這位花姑娘真夠義氣，真會做人。

「現在她入會雖然不久，但總有一天，她一定會升為堂主的，我們兄弟能在她手底下做事，那才有勁。」

等他們的聲音去遠了，段玉才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出手倒真大方得很，一送就把我全身的家當都送出去了。」

華華鳳道：「反正你還有贏來的那一萬兩存在顧道人的酒舖裡。」

段玉道：「你又怎知道我身上隨時都帶著銀子呢？」

華華鳳笑道：「那天你在花夜來的船上錢財已露了白，我沒有把你的金葉子也一起送出去，已經是很客氣的了。」

段玉苦笑道：「錢財不可露白，這句話看來倒真有點道理。」

他歎息著，又忍不住道：「但我還是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華華鳳的表情忽然變得嚴肅了起來，道：「你有沒有聽過『青龍會』這三個字？」

段玉當然聽過，最近這三個字在江湖中簡直已變成了一種神秘的魔咒，它本身就彷彿有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可以叫人活，也可以叫人死。

華華鳳道：「據說青龍會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個分壇，一年也正好有三百六十五天，所以他們一問我今天是幾月初幾，我就立刻想起那位從箱子裡出來的仁兄說的話了。」

段玉的眼睛也亮了，道：「他說湖裡有龍，又說今天是二月初二。」

華華鳳道：「當時我就覺得他說的話很奇怪，其中想必另有深意。」

段玉道：「所以你也說今天是二月初二。」

華華鳳笑道：「其實我也只不過是姑且一試，想不到竟被我誤打誤撞的撞對了」段玉道：「你認為他們都是青龍會的人？」

華華鳳道：「當然是的。」

段玉道：「那麼這地方難道就是青龍會的秘密分壇所在地。」

華華鳳道：「這裡就是二月初二，青龍會的分壇，想必就是以日期來作秘密代號的。」

段玉的眼睛更亮，道：「難道僧王鐵水就是龍抬頭老大？」

華華鳳道：「很可能，」

段玉道：「鐵水是個和尚，那姓周的怎麼會祝他早生貴子？」

華華鳳道：「道士可以娶老婆，和尚為什麼不能生兒子。」

段玉道：「但他們從沒有見過你，怎麼會如此輕易就相信了你？」

華華鳳眨了眨眼，道：「你剛才說我這身打扮像幹什麼的？」

段玉道：「像個女賊。」

華華鳳笑道：「所以他們也將我當做女賊了，你難道沒聽見他們叫我花姑娘？」

段玉恍然地說道：「原來他們將你當做了花夜來。」

華華鳳道：「所以你並沒有找錯地方，花夜來和鐵水都是這裡的主人，他們本就是一家人。」

段玉看著她，忍不住歎了口氣，他忽然發現這女孩子比她外表看來聰明得多。

華華鳳道：「其實這道理你本該早就想得通，只不過你已被人纏住，所以才會當局者迷。」

段玉苦笑道：「你幾時也學會誇獎別人了？」

華華鳳嫣然道：「剛學會的。」

事實上，這件事的確太複雜，就像迷魂陣，假如你一開始就錯了，那麼無論你怎麼去走，走的全是岔路。

段玉本來是站著的，忽然坐了下去，就坐在地上。

華華鳳皺眉道，「你累了？」

段玉道：「不是累，只不過我還有幾個問題要問問我自己。」

華華鳳也坐了下去，坐在他的身旁，柔聲道：「你為什麼不問我？兩個人一起想，總比一個人想好。」

段玉看著她，目光中充滿了感激，情不自禁伸出了手。

她也伸出了手。

他們的手輕輕一觸，又縮回。

段玉垂下頭，又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假如鐵水真的就是龍抬頭老大，那麼這件事想必也是青龍會的陰謀之一。」

華華鳳道：「對。」

段玉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對付我？」

華華鳳道：「很可能，他們要的也許是你這個人，也許是你身上帶著樣他們想要的東西。」

段玉點點頭，已想到身上帶著的碧玉刀。

華華鳳道：「他們設下這些圈套，為的就是要陷害你，讓你無路可走。」

段玉道：「那麼盧小雲又是誰殺了的？」

華華鳳道：「當然也是他們。」

段玉道：「但盧九卻是鐵水的朋友。」

華華鳳道：「青龍會的人做事，從來都不擇手段，有時連老子都可以出賣，何況朋友。」

段玉道：「以鐵水的武功和青龍會的勢力，本來豈非可以直接殺了我的？」

華華鳳道：「可是段家在武林中不但名望很高，朋友也很多，他們若直接殺了你，一定會有後患，青龍會做事，一向最喜歡用借刀殺人的法子。」

段玉道：「借刀殺人？」

華華鳳道：「他們本來一定認為盧九會殺了你替他兒子復仇的，但也不知道為了什麼，盧九卻好像很相信你。」

段玉接口道：「因為他知道我不是個會說謊的人。」

華華鳳道：「他怎麼會知道？他對你的認識又不深。」

段玉笑了笑，道：「但我們在一起賭過，你難道沒聽說在賭桌上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脾氣。」

華華鳳也笑了，道：「這麼說來，錢財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段玉沉思著，緩緩道：「天下本來就沒有絕對壞的事，你說對不對？」

華華鳳柔聲道：「我不知道，我想得沒有你這麼多。」

段玉苦笑道：「但我還是想不出，要怎麼樣才能證明鐵水才是真兇。」

華華鳳歎道：「這的確很難，這本是死無對證的事。」

段玉道：「至少我要先證明他是青龍會的人，證明他跟花夜來是同黨。」

華華鳳道：「你想出了什麼法子？」

段玉道：「沒有。」

華華鳳道：「青龍會組織之嚴密，幾乎無懈可擊，你若想找別人證明他們是青龍會的，根本就不可能。」

段玉道：「我也聽說過，好幾百年來，江湖中都從未有過組織如此嚴密的幫會。」

華華鳳道：「所以我們剛才就算能將周森留下來，他也絕不敢洩露鐵水的秘密。」

段玉道：「所以我剛才連想都沒這麼樣想。」

華華鳳道：「鐵水和花夜來自己當然更不會承認。」

段玉道：「當然不會。」

華華鳳歎了口氣，道：「那麼你還能想得出什麼法子來呢？」

段玉笑了笑，道：「現在我還不知道──現在我只知道世上本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

華華鳳道：「你難道真的從來不相信世上還有你做不到的事？」

段玉道：「嗯。」

華華鳳看著他，忽然也笑了。

段玉道：「你笑什麼？」

華華鳳道：「我笑你，看來你真的被人裝進箱子裡，也不會絕望的。」

段玉笑道：「一點也不錯。」

華華鳳嫣然道：「有時連我也不知道，你這人究竟是比別人聰明呢？還是比別人笨？」

段玉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卻知道我至少總是能比別人活得開心些。」

華華鳳道：「你還知道什麼？」

段玉道：「我還知道假如我們就一直坐在這裡，絕不會有人自己跑來承認是兇手的。」

華華鳳道：「你準備到哪裡去？」

段玉道：「去找鐵水。」

華華鳳道：「你去找他？」

段玉說道：「難道只許他找我，就不許我去找他。」

華華鳳道：「你真的要自己送上門去？」

段玉苦笑道：「我總不能一輩子躲著不見人吧。」

華華鳳道：「躲幾天也不行？」

段玉道：「不行。」

華華鳳道：「為什麼？」

段玉道：「我一定要在四月十五之前，趕到寶珠山莊去。」

華華鳳忽然不說話了。

夜很深很靜，淡淡的星光照進窗子，依稀只能看得出她臉上美麗的輪廓，和那雙發亮的眼睛。

她眼睛裡彷彿有種很奇異的感情。

段玉道：「四月十五是朱二叔的壽誕之期，朱二叔是我父親多年的兄弟。」

華華鳳忽然抬起了頭，用那雙發亮的眼睛瞪著他，問道：「你急著趕去，真是為了給朱二爺拜壽？」

段玉道：「怎麼會是假的？」

華華鳳垂下頭，拉起腰帶，用力捲在她纖長的手指上，又沉默了良久，才緩緩道：「聽說朱二爺有個很漂亮的女兒，她是不是長得真的很美。」

段玉道：「我不知道，我沒見過。」

華華鳳道：「聽說朱二爺這次做壽，為的就是要選中意的女婿？」

她又抬頭，瞪著段玉，冷冷道：「看來你倒很有希望被選上的。」

段玉勉強笑了笑，想說什麼，又忍住，想看著她，卻又偏偏不敢觸到她的目光。

風吹著樹葉，沙沙地響。

他忽然輕輕地歎了一口氣，道：「你應該回去了。」

華華鳳道：「你呢？」

段玉道：「我去找鐵水──」

華華鳳冷笑道：「難道只許你去找他，就不許我去？」

段玉道：「這件事本來就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華華鳳道：「本來是沒有關係的，但現在卻有了。」

段玉終了忍不住轉過頭來，凝視著她。

她並沒有迴避他的目光。

星光照進她眼睛，她眼睛裡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幽怨之意。

她說不出，但他總是看得出的。

他忍不住伸出了手，他們的手忽然緊緊地握住，這一次他們的手誰也沒有縮回去。

她的手那麼柔軟，又那麼冷。

夜更深、更靜，星光朦朧，春風溫柔。

大地似已在春光中溶化。

也不知過了多久，段玉才緩緩道，「我去找鐵水，只因為我已沒有別的路可走，我父親就算能忍受任何事，也絕不能忍受別人將我當作兇手。」

華華鳳道：「我知道。」

段玉道：「所以我明知道這麼做很危險、很愚蠢，也不能不去。」

華華鳳道：「我知道。」

段玉道：「其實我並沒有對付他的把握。」

華華鳳道：「我知道。」

段玉道：「可是你還是要跟我去。」

華華鳳咬著嘴唇，道：「我本來可以不去，但現在已不能不去，你難道還不明白？」

段玉凝視著她，終於長長歎了口氣，道：「我明白，我當然明白。」

華華鳳嫣然一笑，柔聲道：「只要你明白這一點，就已足夠了。」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找到鐵水？」

「你根本不必去找他。」

「為什麼？」

「因為只要有人看見你，就立刻會通知他來找你。」

「我們現在就去？」

「現在卻不是時候。」

「為什麼？」

「因為現在根本沒有人能看見你。」

「我們難道要在這裡等到天亮？」

「假如你真的相信世上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你就該乖乖地睡一覺。」

段玉真的睡著了。

他還年青，一個疲倦的年青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睡得著的。

何況他正在她身旁，世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比這裡更溫暖、更安全？

一個溫柔可愛的女人的懷抱裡，豈非本就是男人的天堂？

### （三）

春天，艷陽天。

陽光燦爛，天空澄藍。

段玉覺得精神好極了。

其實他並沒有睡多久，可是他睡得很熟，就好像小時候他睡在母親的懷抱中一樣，夢裡都帶著極溫馨的甜美。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睡在華華鳳腿上，她的腿溫暖而結實。

她沒有睡，正在看著他。

他一張開眼就看到了她，看到了平時總是深藏在她眼睛裡的溫柔情意。

在這一瞬間，他忽然覺得她已是個真正的女人，已不再是那個專門喜歡找他鬥嘴的女孩子。

他看著她笑了。

他們笑得愉快而真摯，誰也沒有覺得羞澀，誰也沒有覺得抱歉。

他枕在她腿上，好像本就是件很自然、很合理的事。

他們的心情也正和窗外的天氣一樣，新鮮、清潔，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光明。

春天的陽光，總是不會令人失望的。

他們走在陽光下。

他們看見了很多人，覺得每個人好像都很快樂；當然有很多人看見了他們，當然也覺得他們很快樂。

他們本是令人羨慕的一對，但最被人注意的，並不是段玉，而是華華鳳。

穿一身緊身衣服在路上走的女人並不多，身材像她這樣好的女人也不多。

段玉道：「別人都在看你。」

華華鳳道：「哦？」

段玉道：「他們為什麼不看我？」

華華鳳抿著嘴笑道：「因為你沒有我好看。」

段玉道：「可是我值五千兩銀子。」

華華鳳這才覺得有點奇怪了。

她剛才還沒有想到，女孩子在被很多人看著的時候，心裡又怎麼會想到別的事？

華華鳳道：「也許現在看見你的人，湊巧都沒有看見鐵水貼出來的那張懸賞單子。」

段玉道：「你是在哪裡看見的？」

華華鳳道：「茶館裡。」

無論什麼地方的茶館，通常都是人最雜的地方，現在雖然還很早，但大多數茶館都已開門了。

「上午皮泡水，下午水泡皮」，最懂得享受的杭州人，早上當然不會待在家裡，吃老婆煮的稀飯。

杭州茶館裡的湯包、蟹殼黃、揚州千絲，本就和廣東茶樓裡的魚餃、燒賣一樣受人歡迎。

段玉一走進這家茶館，果然立刻就發現自己的尊容被貼在牆上。

奇怪的是，茶館裡的人偏偏還沒有注意他，一雙雙眼睛還是要盯著華華鳳。

這些人難道全都是色鬼，沒有財迷？

兩個穿著對襟短衫，手裡提著鳥籠子的市井好漢，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他們選的位子，恰巧就在一張懸賞下。

有個人正抬著頭在看段玉的尊容，嘴裡也不知在跟他的朋友說什麼。

段玉向華華鳳遞了個眼色，慢吞吞地走了過去，有意無意間在這張懸賞下一站。

提著鳥籠的市井好漢也看了他兩眼，卻偏偏又轉過頭去，大聲招呼伙計：「來兩籠小包，一壺龍井。」

難道他對包子比對五千兩銀子還有興趣？

段玉乾咳了兩聲，開始念上面的字：「無論誰發現此人行蹤，前來通風報訊，賞銀五千兩整。」下面還有報訊的地址。

段玉好像這才發現別人懸賞捉拿的就是他自己，立刻做出很害怕的樣子。

誰知這兩個人還是當他假的。

段玉忽然對他們笑了笑，道：「你看這上面的人像不像我？」

「不像。」

「一點都不像。」

這兩人回答得好乾脆，段玉怔了怔，勉強笑道：「可是我自己為什麼越看越像呢？」

這兩人已開始在喝茶，連理都懶得理他了。

段玉真想揪住他們耳朵，問問他們究竟是瞎子？還是呆子？

有個茶博士正拎著個大茶壺為客人加水。

段玉忽然一把拉住了他，大聲道：「你看這上面畫的人是不是我。」

茶博士拚命搖頭，就像看見了個瘋子，嚇得臉色發白。

段玉又怔住。

華華鳳已走過來，悄悄地拉他衣襟。

段玉眼珠子轉了轉，故意用很多人都可以聽得見的聲音道：「這上面畫的人明明是我，就幸好這些人竟連一個看出來的都沒有。」

他一面說，一面用眼角去打量別人。

但滿屋子的人好像忽然全都變成了餓死鬼投胎，一個個都在埋頭吃他們的點心，誰也沒有抬頭看他一眼。

段玉已開始覺得有點哭笑不得了！「這麼好賺的五千兩銀子，為什麼竟偏偏沒有人賺呢？」

他實在想不通。

華華鳳也想不通。

她拉著段玉坐下來，勉強笑道：「也許已有人去通風報訊了，只不過不敢被你看見而已。」

段玉歎了口氣，道：「但願如此。」

於是他們就在這裡等，幸好這裡的湯包和乾絲味道還不錯。

等到一籠湯包兩碗乾絲全都下了肚，居然還是全無動靜。

段玉看著牆上的畫，喃喃道：「難道上面畫的真不像我？」

華華鳳道：「不像才怪。」

段玉道：「既然很像，他們不去賺這五千兩銀子，豈非更怪？」

華華鳳道：「的確有點怪。」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假如我不想被人認出來的話，現在滿屋子裡的人只怕已經全都認出我了。」

華華鳳也歎了口氣，苦笑道：「世上有很多事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看見一個人昂然而入，把牆上貼的懸賞，一張張全都撕了下來。

茶館裡的人居然好像全都沒看見。

段玉當然看見了。

這人黑黑的臉，眼睛炯炯有神，竟是那最愛多管閒事的喬老三。

段玉正想過去問問他，為什麼又來多管閒事。

誰知這時又有個他認得的人走了過來。

一個清臞瘦削的獨臂道人。

他不等段玉招呼，已走過來坐下，微笑道：「兩位今天好清閒，這麼早就有空出來喝茶。」

華華鳳冷冷道：「道人今天好清閒，這麼早就有空出來喝茶。」

顧道人笑道：「聽說，有位專喜歡跟人抬槓的姑娘，想必就是這位了。」

段玉也忍不住笑道：「一點也不錯。」

華華鳳狠瞪了他一眼，居然忍住了，沒有找他的麻煩。

因為這時喬老三也已過來，手裡拿著從牆上撕下的一疊懸賞，往桌上一擱，笑道：「這已是最後的幾張了，我一個人收回來的就有三百多張。」

段玉忍不住問道：「為什麼要收回來。」

喬老三道：「因為我天生喜歡多管閒事。」

段玉歎了口氣，也不能不承認他說的是實話。

華華鳳板著臉，道：「你既然喜歡多管鬧事，現在就請你把它們一張張貼回去。」

喬老三皺了皺眉，道：「為什麼要將這些廢紙貼回去？」

華華鳳道：「誰說這是廢紙？」

喬老三道：「我說的。」

華華鳳道：「你難道不想要這五千兩銀子？」

喬老三道：「我想是想要，只可惜沒有人肯給我。」

華華鳳道：「難道鐵水已不想捉他了？」

喬老三道：「你現在才知道？」

華華鳳怔住，段玉也怔住。

過了半晌，華華鳳又忍不住問道：「鐵水為什麼忽然改變了主意？」

喬老三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段玉，道：「你們還不知道？」

華華鳳道：「知道了為什麼還要問你？」

喬老三盯著他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笑，道：「這也許只因為他忽然成了好人。」

華華鳳又怔了怔，大聲道：「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要找他。」

喬老三好像也怔住了，道：「你們要找人？」

華華鳳冷笑道：「難道只許他來找我們，就不許我們找他？」

喬老三卻又笑了，道：「你們當然可以找他，而且一定能找得到。」

他笑得好像很奇怪、很神秘。

華華鳳道：「你怎麼知道我們一定能找到？」

喬老三道：「因為我可以帶你們去。」

他果然帶他們去了，而且真的很快就找到了鐵水。

鐵水居然真的變成了個好人。

死人絕不可能再做壞事。

所以死人都是好人。

鐵水已是個死人。

### （四）

段玉做夢也想不到鐵水會忽然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

第一個發現他屍身的就是喬老三。

「你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就在大街上。」

「他怎麼死的？」

「被人一刀砍下了頭顱，他的人倒在街心，頭顱卻落在一丈外。」

他死得真慘。

「是誰殺了他？」

「沒看見，我只看見了殺他的那把刀！」

刀就在棺材上。

棺材就停在鳳林寺，刀赫然又是段玉那柄碧玉七星刀。

在廟裡照料喪事的是盧九。

這個多病的人，在已將垂暮之年，竟在一日之間親眼看見他的兒子和好友連續慘死在刀下。

慘死在同一柄刀下。

陽光穿過枝葉茂密的菩提樹後，已經變得很陰暗。

陰森森的陽光，照在他面前兩口棺材上，也照著他蒼白的臉，他看來似已忽然老了很多。

到了這裡，就連華華鳳的心情都變得沉重了起來。

盧九用絲巾掩著嘴，輕輕地咳嗽著。

絲巾髒了，可是他已不在乎。

沉默了很久，華華鳳終於忍不住道：「刀本來是在鐵水自己手上的，是不是？」

顧道人道：「但他並沒有一直帶著。」

華華鳳道：「他將刀留在什麼地方了？」

顧道人道：「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黃昏時刀已不見了。」

華華鳳道：「我可以證明昨天黃昏時，段玉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顧道人道：「哦。」

華華鳳又接道：「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人可以證明。」

顧道人道：「還有誰？」

華華鳳道：「一個我不認得的人。」

顧道人淡淡道：「你不認得這個人，但這個人卻跟你們在一起？」

華華鳳道：「因為他是被我們從一口箱子裡救出來的，而且受了傷。」

顧道人看了看喬老三，喬老三仰面看著屋樑，兩個人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華華鳳的臉卻已急得發紅，她自己也知道自己說的話很難讓人相信。

現在就算還能找到那個人，也是一樣沒有用的──一個陌生人說的話，又有誰會相信？

顧道人忽然道：「昨天晚上你們在哪裡？」

華華鳳道：「就在鐵水那屋子裡。」

顧道人道：「那裡還有人？」

華華鳳道：「非但沒有人，連東西都被搬空了。」

顧道人道：「你們兩位就在那棟空房子裡待了一夜？」

華華鳳的臉更紅。

這件事也同樣很難讓人相信。

顧道人忽然歎了一聲，道：「鐵水並不是我的朋友。」

喬老三道：「也不是我的。」

顧道人抬起頭，凝視著段玉，道：「但你卻是我的朋友。」

段玉慢慢地點了點頭，卻沒有說什麼，因為他實在無話可說。

顧道人道：「我們雖是朋友，但你現在若要走，我也絕不留你。」

段玉很感激。

他當然懂得顧道人的好意，顧道人是在勸他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

盧九忽然長長歎息了聲，道：「你的確已該走了。」

段玉道：「我──」

盧九道：「這是你的刀，你也可以帶走。」

他看著棺材上的刀，慢慢地接著道：「因為我也說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相信你。」

盧九道：「到了寶珠山莊，請代向朱二爺致意，就說──就說我父子不能去拜壽了。」

段玉勉強忍耐著，不讓盈眶的熱淚流出，咬著牙一字字道：「可是我並不想走。」

盧九皺眉道：「為什麼？」

段玉道：「因為我不能走。」

盧九道：「鐵水已去世，這地方現在已沒有人再留難你。」

段玉道：「我知道。」

盧九道：「那麼你為什麼還不走？」

段玉道：「因為我現在若是走了，這一生都難免要被人懷疑是兇手。」

顧道人接著道：「可是我們都信任你，這難道還不夠？」

段玉道：「你們相信我，只因為你們是我朋友，但這世上還有很多人不是我的朋友。」

他凝視著棺材上的刀，慢慢地接著道：「何況，這的確是我段家的刀，無論誰用段家的刀殺了人，段家都有關係。」

顧道人道：「你想找出真兇？」

段玉點點頭。

顧道人道：「你有線索？」

段玉道：「只有一條。」

顧道人道：「一條什麼？」

段玉道：「一條龍，青龍。」

顧道人聳然動容，道：「青龍？青龍會？」

段玉道：「不錯，青龍會。」

聽到了「青龍會」這三個字，每個人的神色都彷彿變了。

數百年以來，江湖上的確從未有過像青龍會這麼神秘，這麼可怕的組織。

這組織真的就像是一條龍，一條神話中的毒龍，雖然每個人都聽說過它，而且相信它的存在，但卻從來沒有人真的看見過它，也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形態、究竟有多大。

大家只知道，無論在什麼地方，好像都在它的陰影籠罩下，無論什麼時候，它都可能會突然出現。

有些人近來甚至已覺得隨時隨地都在被它威脅著，想自由呼吸都很難。

過了很久，顧道人才吐出口氣，道：「你認為這件事跟青龍會有關係？」

段玉點點頭，道：「我是初九才到這裡的。」

顧道人道：「就是前天？」

段玉道：「不錯，前天下午我剛到這裡，就遇到了花夜來。」

顧道人道：「聽說那時你正在三雅園喝酒。」

段玉道：「花夜來的行蹤本來一直很秘密，因為她知道有人正在找她，無論誰若想躲避別人的追蹤，都絕不該到三雅園那些地方去的，但那天她卻居然在那裡露了面。」

他笑了笑，接著道：「而且她還生怕別人看不到她，所以特地坐在窗口，還特地將窗簾捲起，窗戶打開。」

顧道人在沉吟著，說道：「這的確好像有點不大合理。」

段玉道：「鐵水的門下，剛巧也在那時找到了她，剛巧就在我面前找到了她！」

顧道人道：「你認為這件事本是他們早已安排好了的？」

段玉說道：「我實在不能相信天下真的有這麼巧合的事。」

顧道人想了想，道：「這麼樣說來，鐵水和花夜來難道也是早已串通好了的？」

段玉點點頭，道：「他們想必早已在注意我的行蹤，知道我來了，就特地安排好這場戲，在我面前演給我看。」

顧道人接著道：「但當時你若不去管這件閒事呢？」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他們想必也已算準了我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

華華鳳忽然也歎了口氣，冷哼道：「一個血氣方剛、自命不凡的年青人，又喝了點酒，若是看見幾個兇橫霸道的大和尚公然欺負一個漂亮的單身女人，怎麼可能錯過這種英雄救美的好機會？」

段玉苦笑道：「何況當時就算我不出手，他們也絕不會就此罷手的。」

華華鳳用眼角瞟著他，道：「幸好我們的段公子是個好打不平的英雄好漢，所以他們也根本用不著多費事了。」

看來女人若是有了吃醋的機會，她也是絕不肯放過的。

顧道人皺著眉頭，說道：「他們這麼樣做，目的何在？」

段玉道：「第一，他們本來就想除去盧小雲，再嫁禍給我。」

顧道人在聽著。

段玉道：「所以那天晚上他們就叫花夜來偷走我的刀，殺了盧公子。」

顧道人道：「他們認為盧九爺一定也會殺了你替盧公子報仇的。」

段玉答道：「不錯，這就叫一石兩鳥，借刀殺人之計。」

顧道人道：「盧公子身上帶著的珍珠和玉牌，難道也是花夜來故意送給你的？」

段玉道：「那倒不是，若是她送給我的，我就不會收下了。」

他又歎了口氣，苦笑道：「她用的是種很巧妙的法子，當時連我都被她騙過了。」

直到現在，他才發現花夜來並不如他所想像中那麼笨。

她故意偷了段玉的銀票和碧玉刀。故意藏到那花盆裡，故意讓段玉看到。

然後她才故意裝作睡著，讓段玉去將那些東西全都偷回去。

她當然也已算準，段玉得手之後，一定會偷偷溜走的。匆忙之中，段玉當然不會發現東西多了，何況那些東西本就在同一個袋子裡。

等段玉發現東西多了時，就算立刻送回去，她一定已不在那裡了，從此之後，段玉一定再也找不到她。

所以段玉也就沒法子再找到任何人能證明那天晚上他在什麼地方。

何況，任何人都知道盧小雲是他的勁敵。

一個人為了要娶到那樣既富有又美麗的妻子，先在暗中將自己的情敵殺死，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等到盧九發現珍珠和玉牌也在段玉身上時，當然就會更認定他是兇手了。

顧道人歎息著，道：「看來他們這一計，本來的確可以算是天衣無縫，萬無一失的了。」

段玉道：「只可惜他們還是算錯一著。」

顧道人道：「哦？」

段玉道：「他們沒有想到，盧九爺竟會在賭桌上認得了我，而且把我當做朋友。」

盧九一直在聽著，表情痛苦而嚴肅，此刻忽然道：「鐵水本來也是我的朋友。」

段玉道：「我知道。」

盧九道：「他小時候本是我的鄰居，十二歲才投入了少林寺。」

其實鐵水本是他們家一個老家人的兒子，就為了覺得自己的出身低賤，所以才會養成一種偏激又自大的性格。

有自卑的人，總是會故意裝得特別自大的。

人們為了保護自己心裡的弱點，通常都會做出一些奇怪的事。

盧九道：「他不惜出家做了和尚，就是為了想學少林的武功，出人頭地，所以他在少林練武時，比任何人都發奮刻苦。」

段玉道：「所以他才練成那一身好武功。」

盧九道：「我一向很瞭解他，也相信他不會和花夜來這種女人同流合污。」

段玉接口道：「但你想必已有很久未曾見過他了。」

盧九歎道：「的確已有很多年，所以這次他邀我來這裡相見，連我都覺得很意外。」

段玉說道：「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人往往是會變的。」

盧九道：「就算他已變了，但少林寺一向最重清規，他在少林寺待了二十年，最近才入江湖，又怎麼會認得花夜來這種女賊。」

段玉沉吟著，道：「以他的性格，當然不會跟花夜來結交的。」

盧九道：「絕無可能。」

段玉道：「他結交的並不是花夜來，而是『青龍會』。」

盧九皺眉道：「青龍會？」

段玉道：「他一怒離開了少林寺，為的就是知道自己在少林寺已無法出頭，所以想到外面來做一番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事。」

盧九道：「可是他一個人畢竟孤掌難鳴，何況他出家已久，對江湖中的人和事必定都很陌生，要做大事，就必定要找個有力的幫手。」

盧九沉吟著，終於點了點頭。

段玉道：「青龍會想必就利用了他這一弱點，將他吸收入會了。」

盧九道：「以他的脾氣，又怎肯甘心被人利用？」

段玉道：「因為他也想利用青龍會，有些人的結交，本就是因為要互相利用的。」

他歎了口氣，接著道：「青龍會要人有人，要錢有錢，這無論對誰來說，都是很大的誘惑，何況他這人本來就很偏激。」

盧九不說話了。

他也知道段玉非但沒有說錯，而且說得已經很客氣了。

這次他見了鐵水後，也已覺得鐵水有些事做得太過份，有時甚至已令人無法忍受。

可是他原諒了鐵水，因為他始終認為鐵水是個英雄。

英雄的行徑，總是和常人有些不同的。

段玉道：「只可惜鐵水雖強，青龍會更強，所以他入了青龍會後，就漸漸被人控制，漸漸不能自主，要被迫做一些他本不願做的事，這時他縱然還想脫離青龍會，也已太遲了。」

因為這時他已習慣了那裡奢侈的享受，習慣了要最好的女人、最好的酒。

也許他自己心裡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對，也在恨自己的墮落。

所以他就更墮落，更拚命去尋找刺激和享受，只為了要對自己報復。

所以他才會被青龍會吞下去。

盧九歎息著，黯然道：「他出家為僧，只為了出人頭地，並不是真的想皈依佛門，這一點就已錯了。」

段玉道：「不幸他一錯還要再錯，竟又入了青龍會。」

盧九歎道：「青龍會實在太強、太大，無論誰加入了他們，都難免要被吞下去。」

段玉也不禁歎息。

顧道人已沉默了很久，這時才忽然問道：「你認為這件事就是青龍會指使鐵水來做的？」

段玉道：「想必如此。」

顧道人道：「據說青龍會的分壇，共有三百六十五處，杭州想必也是其中之一。」

段玉道：「不錯。」

顧道人道：「鐵水莫非就是這裡的堂主？」

段玉道：「我本來也以為是他。」

顧道人道：「現在呢？」

段玉道：「現在我已知道另有其人，鐵水在這裡，也一直在被這個人監視著，所以這件事出了意外後，他就立刻被這人殺了。」

顧道人道：「為什麼殺他？」

段玉道：「為了滅口，也為了立威。」

顧道人道：「立威？」

段玉道：「替青龍會做事的人，不成功就得死！」他歎息著，接著道：「所以替青龍會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不盡力的。」

顧道人歎道：「也許這就是青龍會能成功的原因。」

段玉道：「但這件事他們並沒有成功。」

顧道人點點頭展顏笑道：「你現在不但還好好地活著，而且說要走，就可以走──」

段玉打斷了他的話，道：「但我若真的走了，他們就成功了。」

顧道人道：「為什麼？」

段玉笑了笑，道：「他們這次計劃，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我和盧小雲。」

顧道人道：「現在盧公子已死了。」

顧道人道：「不錯。」

段玉道：「我雖然還活著，也等於死了。」

顧道人道：「為什麼？我還是不懂。」

段玉道：「因為我已是個兇手，至少還無法證明我不是兇手，所以就算我還有臉到寶珠山莊去，想必也是空走一趟的。」

顧道人恍然道：「不錯，朱二爺當然不會要一個有兇手嫌疑的人做女婿。」

段玉苦笑道：「一個有兇手嫌疑的人，無論走到哪裡，也不會被人看重的，就算突然暴死在長街上，也沒有人會同情。」

顧道人道：「所以你認為他們隨時隨地都可能暗算你。」

段玉歎道：「而且他們殺了我之後，還是可以將責任推到盧九爺身上，因為盧九爺不願正面跟段家結仇，卻又不甘兒子慘死，所以就只有找人來暗算我，這豈非也很合理？」

顧道人看著他，忽然長長歎息了一聲，道：「我真看錯了你。」

段玉道：「看錯了我？」

顧道人笑道：「我本來以為你是個吃喝嫖賭，樣樣精通的花花大少，後來想法雖然變了，卻還是沒有想到你竟是這麼樣一個人。」

華華鳳也已有很久沒有開口，忽然插口問道：「你看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顧道人微笑道：「他看來雖然像是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大少爺，其實他懂的事簡直比我們這些老狐狸還多。」

華華鳳忍不住嫣然一笑，道：「這個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扮豬吃老虎，誰若認為他真是個呆子，那就錯了。」

她眼睛裡發著光，臉上也發著光。

顧道人笑道：「所以我若是朱二爺，不選他做女婿選誰？」

華華鳳的臉色忽然就沉了下去，冷冷道：「只可惜你不是。」

盧九輕輕地咳嗽著，慢慢地站了起來。

天色似暗了，風中似已有了寒意。

他站在風裡，凝視著那口棺材，緩緩道：「這裡面躺著的人，是我的兒子。」

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知道該說什麼。

盧九緩緩道：「他雖然並不十分聰明，也不能算很老實，但是我卻只有這麼樣一個兒子。」

兒子總是自己的好，這不必他說，無論誰都能瞭解的。

盧九道：「他母親最瞭解他，知道這孩子天生的脾氣倔強，行動好勝，在江湖中最容易吃虧，所以臨死的時候，再三求我，要我特別照顧他。」

他臉色更蒼白，聲音也已有些嘶啞，慘然接著道：「她十六歲進盧家的門，克勤克儉，辛苦做家十幾年，直到臨死時，只不過求了我這麼一件事，而我──我竟沒有做到。」

段玉垂下了頭。

他瞭解這種心情，他也有個母親。

盧九凝視著他，緩緩道：「我告訴你這些話，只不過想要你知道，我也同樣希望能找出真兇來，為這孩子復仇的，我希望復仇的心，比你更切。」

段玉垂首道：「我明白。」

盧九道：「但是在沒有真憑實據時，我們絕不能懷疑任何人是兇手。」

段玉道：「我明白。」

盧九道：「你不明白。」

段玉道：「為什麼？」

盧九道：「我的意思是說，青龍會縱然多行不義，我們也不能懷疑他。」

段玉忍不住又要問：「為什麼？」

盧九道：「因為我們心裡若有了成見，有時就難免會做錯事的，但青龍會實在太強、太大，我們只要做錯了一件事，就難免也要被它吞下去。」

段玉肅然道：「你老人家的意思，現在我已完全明白了。」

盧九道：「你明白了就好。」

他沒有再說什麼，用絲巾掩著嘴，輕輕地咳嗽著，慢慢地走了出去。

風迎面吹來，吹在他身上。

他彎下了腰，連這一陣風他都似已禁不起了。

走到門口，他竟咳嗽得連腰都直不起來。

這時風中忽然傳來了一陣很沉重的歎息聲……。

停靈的地方，是在鳳林寺的偏殿裡，殿外是個小小的院子，院子裡種著紫竹和菩提樹。

聽到了這歎息聲，盧九的臉色忽然變了，輕叱道：「什麼人？」

叱聲中，他的人已箭一般竄了出去。

這衰老而多病的人，在這一瞬間，竟似忽然變成了一隻鷹。

也就在這一瞬間，只聽得竹葉「嘩啦啦」一響，也有條人影從竹林中箭一般竄出去，身形一閃已到了院牆外。

盧九的身法雖快，這人也不慢。

牆外也有片樹林，枝葉長得正密，等盧九掠出去時，這人已看不見了。

不知何時，陽光已被烏雲掩沒，風中的寒意更重。

現在畢竟還是初春。

盧九遙望著遠山，癡癡地站在那裡，臉上帶著種奇怪的表情，誰也看不出他心裡在想什麼。

段玉也看不出。所以忍不住問道：「你看出了他是誰？」

盧九遲疑著，點了點頭，忽然又搖了搖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還是沒有人懂得。

那人究竟是誰？

為什麼要躲在竹林中暗中窺伺？又為什麼要歎息？

莫非盧九已看出他是什麼人，對自己卻又不願說出來。

段玉歎了口氣，道：「無論如何，我看這人並沒有惡意。」

華華鳳道：「沒有惡意為什麼要逃？」

段玉解釋道：「也許他只不過不願被人看見而已。」

可是他為什麼不願被人看見呢，難道他也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苦衷？

華華鳳忽又道：「我倒覺得他很像一個人。」

段玉道：「像誰？」

華華鳳道：「他的臉我雖然看不清，但他身上穿著誰的衣服，我總能看得出的。」

段玉道：「他穿的是什麼衣服？」

華華鳳問道：「你難道真的認不出那是誰的衣服？」

段玉忽然不說話了。

他當然不會認不出那是誰的衣服，事實上，他看得很清楚，那人身上穿著的，正是華華鳳在女扮男裝時穿的紫綢衫。

她落水時穿的還是這身衣服，回去後才換下來，隨手拋在門後。

段玉記得昨天晚上出門時，還看見這套衣服在那裡。

華華鳳壓低了聲音，冷笑道：「你用不著瞞我，我知道你一定也已看出他是那位被人裝在箱子裡的仁兄了。」

段玉淡淡道：「你既然沒有看清他的臉，最好就不要隨便懷疑別人。」

華華鳳撇了撇嘴，冷笑道：「我偏要懷疑他，說不定他跟這件事也有很大關係，否則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不敢見人？」

段玉笑了笑，只不過笑了笑，連一個字都不再說。

他早已在他父母那七大戒條之外，又加了一條──絕不跟華華鳳抬槓。

華華鳳卻還是不肯放鬆，還是在冷笑著道：「人家剛說你聰明，你是不是就真的覺得自己很聰明，難道別人就都是笨蛋？難道我也是個笨蛋。」

段玉雖然沒有承認，卻也沒有否認。

華華鳳的火氣更大，手叉著腰，大聲道：「你若真的以為你自己是聰明的，你就錯了，其實你知道的事，還沒有我一半多。」

段玉還是拿定主意不開口，顧道人卻恰巧走了過來，已經在微微笑著道：「姑娘還知道些什麼？能不能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華華鳳狠狠地瞪著段玉，道，「我本來不想說，可是這個人實在太小看我了，我實在受不了他這種氣！」顧道人雖然沒有幫腔，眼睛裡卻帶著種同情瞭解之色，好像也在為她抱不平。

華華鳳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解開這秘密，就一定要先找到花夜來。」

顧道人立刻表示同意。

這意見本就是誰也不能反對的。

華華鳳冷冷道：「可是你們能不能找得到花夜來呢？你們這些人，又有誰知道她在哪裡？」

顧道人眼睛裡已發出了光，試探著問道：「姑娘你莫非知道她在哪裡？」

華華鳳用眼角瞟著段玉，道：「現在就算我說知道，你們也不會相信的，因為你們根本還不知道我究竟是什麼人，究竟是什麼來歷？」

她究竟是什麼人？

難道她還有什麼驚人的來歷？

大家都只有轉過頭，眼睜睜地看著段玉，好像希望他能回答這問題。

段玉卻只有苦笑。

他也不知道。

華華鳳道：「我知道你們的想法一定跟他一樣，一定也都認為我只不過是個什麼事都不懂、只喜歡抬槓的小姑娘。」

她又在冷笑：「可是你們為什麼不想想，我怎麼會忽然出現在這裡的？為什麼也恰巧是在那時候出現的？這件事本來跟我連一點關係都沒有，我為什麼偏偏要來多管閒事？」

大家仔細一想，立刻全都發現這實在是件很奇怪的事。

華華鳳的名字，以前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更從來也沒有人看見過她。

她這人就好像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且恰巧是在初九那一天的黃昏時掉下來的，恰巧正掉在段玉旁邊。

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

這其中當然一定另有秘密。

連盧九都忍不住在問：「姑娘究竟是什麼來歷？什麼身份？」

華華鳳遲疑著，好像還在考慮，是不是應該將真相說出來。

她畢竟還是說了出來。

「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六扇門中，有位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女捕頭，號稱當世七大名捕之一，叫『七爪鳳凰』的人？」

大家當然全都聽說過。

他們本就全都是見聞淵博的人，何況這位「七爪鳳凰」也的確很有名。

據說她近年來破的巨案之多，已不在昔日的天下第一名捕神眼鷹之下。

華華鳳又問道：「你們有沒有見過這位七爪鳳凰？」

大家都搖了搖頭：「沒有。」

華華鳳悠然道：「那麼你們現在總算是已見到了。」

顧道人動容道：「你就是七爪鳳凰？」

華華鳳淡淡道：「正是區區在下。」

顧道人道：「你到這裡來，為的就是要捉拿那女賊花夜來？」

華華鳳點點頭，道：「她犯的案太多，我們早就在注意她了。」

顧道人歎了口氣，苦笑道：「看來我們實在是有眼無珠，姑娘你也實在是真人不露相。」

華華鳳道：「其實我早已到這裡來了，早已盯上了那女賊，只不過，這本是我們六扇門裡的事，我本來不想你們插手的。」

顧道人道：「難道姑娘你早已查出了那女賊的藏身處？」

華華鳳傲然道：「那女賊的確比狐狸還狡猾，只可惜流年不利，偏偏遇上了我。」

她又在用眼角瞟著段玉：「你以為你很會裝傻，其實我裝傻的本事，比你還強一百倍，那女賊也一直以為我只不過是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小姑娘，完全沒有警覺，所以才會落在我手裡。」段玉還是只有苦笑。

現在他當然更沒有話說了。

華華鳳道：「我知道她這兩天為了躲避風聲，暫時絕不會動的，所以我本來預備等我的幫手來齊了後，再去下手！」她也歎了口氣，接著道：「只可惜現在我既然已將這秘密說了出來，就已不能再等到那個時候了。」

顧道人道：「我們也絕不會讓姑娘等到那時候，姑娘若是要找幫手，我們都願意效勞。」

華華鳳道：「我知道，為了你們自己，你們也絕不會再袖手旁觀的，」顧道人道：「卻不知道姑娘要在什麼時候下手呢？」

華華鳳神情已變得很嚴肅，道：「我也知道你們絕不會走漏這消息的，可是為了預防萬一，今天晚上我已非下手不可，而且從現在起，聽到了這秘密的人，都絕不能離開我的身邊，也絕不許再跟別人說話。」

她居然似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得又謹慎，又沉著。

盧九肅然道：「從老朽這裡起，我們大家一定都唯姑娘之命是從。」

華華鳳又瞪了段玉一眼，道：「你呢？」

段玉苦笑道：「我本來就一直都很聽話的，你要我往東，我從來也不敢往西。」

華華鳳居然還是板著臉，冷冷道：「很好，只不過──」

盧九、顧道人、喬老三，立刻同時問道：「只不過怎麼樣？」

華華鳳道：「為了萬無一失，我們一定還得另外找個幫手。」

盧九又問：「找誰？」

華華鳳道：「江南霹靂堂的堂主。」

盧九道：「王飛。」

華華鳳點了點頭，道：「要捉狐狸，隨時可能要用霹靂堂的火器。」

其實她自己現在看來也很像是條狐狸，而且是條老狐狸。

連段玉看著她的神態，都好像顯得很佩服。

華華鳳沉吟著，又道：「卻不知他是不是肯來管這件閒事。」

顧道人立刻道：「我保證他一定肯的，他本來就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

華華鳳道：「你能找得到他？」

顧道人笑道：「要找別人，我也許還沒有把握，要找王飛，那簡直比貓捉老鼠還容易。」

### （五）

要找王飛的確很容易，因為他就在鳳林寺外，顧道人的那小酒舖喝酒。

那位風姿綽約的女道士，正在旁邊陪著他。

今天她心情彷彿很好，又喝了兩杯酒，顯得更容光煥發，明艷照人。

看來顧道人實在是個有福氣的人，能娶到這種老婆的男人並不多。

顧道人已經將王飛拉到旁邊，只說了幾句話，王飛已經不停地點頭。

女道士用眼角瞟著他們，忍不住道：「你們兩個嘀嘀咕咕的在搞什麼鬼？是不是又想偷偷摸摸的去找女人？」

顧道人笑道：「我們絕不會找太多的，每日最多只找三個。」

女道士瞪了他一眼，又嫣然道：「那麼我也不會找太多的。」

顧道人道：「你找什麼？」

女道士道：「你們出去找女人，我難道不會在家裡找男人。」

顧道人道：「幸好這附近全都是和尚。」

女道士淡淡道：「莫忘了和尚也是男人，女道士配男和尚，豈非正是再好也沒有。」

顧道人大笑，居然一點也不著急，更不吃醋，無論誰都看得出，他一定很信任自己的老婆。

華華鳳也覺得很滿意，因為她已發現這個人的確守口如瓶，就算是在自己老婆面前，都絕不洩露一絲口風。

王飛卻歎了口氣，道：「我實在很佩服你。」

顧道人道：「佩服我？我有什麼好佩服的？」

王飛道：「你至少有一點比我強。」

顧道人道：「哦。」

王飛道：「我若娶了個這麼漂亮的老婆，我就絕不會放心讓她一個人留在家裡的。」

顧道人又大笑，道：「難怪你總是乘我出去時到這裡來喝酒，原來看上了她。」

女道士也笑了，咬著嘴唇，瞟著王飛，道：「他既然這麼說，我們下次就送頂綠帽子給他戴戴，看他怎麼辦？」

本來是艷陽高照的天氣，突然變得陰雲密佈，接著，竟有雨點落下來──

## 天公作美

### （一）

雨下得還不小。

看著簷前的雨滴，大家都不禁皺起了眉。

華華鳳卻笑了，道：「這倒真是天公作美。」

顧道人皺眉道：「你喜歡下雨？」

華華鳳道：「別的時候不喜歡，現在這場雨卻下得正是時候。」

顧道人不懂：「為什麼？」

華華鳳道：「你們都是這地方的名人，目標都不小，無論走到哪裡，都難免惹人注意，要易容改扮，一時也不容易。」

她微笑著，又道：「可是這場雨一下，問題就全都解決了。」

顧道人更不懂，別人也不懂。

華華鳳卻已將牆上掛的一副蓑衣笠帽拿下來，笑道：「穿上這件蓑衣，戴上了這頂笠帽，還有什麼人認得你們是誰？」

有很多人都認為，西湖的妙處，就是不但值春，也值冬，不但值雨，也值雪。

坐著寬敞的畫舫，穿著乾淨的衣裳，在湖上觀賞雨景，的確是件很風雅、很美的事。

可是穿著蓑衣，戴著笠帽，淋著雨，踏著泥，去捉拿江湖大盜，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湖畔有六角亭，亭子裡有個賣茶葉蛋和滷豆乾的老人，正在看得外面的雨發怔。

雨點打在湖面上，就像是一鍋煮沸了的湯，他這一天的生意也泡了湯，華華鳳道：「大家不如先吃幾個蛋，填填肚子，今天能不能吃得到飯，還是問題。」

顧道人道：「我們為什麼不先到樓外樓吃了飯再去。」

華華鳳冷冷道：「幹我們這行的人，本就吃慣了苦的，你們既然要跟我去辦案，也就得受點委曲。」

顧道人不說話，愁眉苦臉地買了幾個蛋，慢慢地吃著。雨下得更大了。

華華鳳道：「大家最好是多買幾個蛋，在路上吃。」

盧九道：「我們現在就動身？」

華華鳳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路卻並不近。」

喬老三也不禁壓低了聲音，問道：「那地方究竟在哪裡？」

華華鳳伸手往湖岸對面的山峰指了指，道：「就在那邊。」

喬老三道：「好，我去找條大船，我們先坐船去。」

華華鳳道：「不行。」

喬老三怔了怔：「為什麼不行？」

華華鳳板著臉道：「湖上的船家，每個都可能是青龍會的眼線，我們絕不能冒一點險。」

喬老三還想再說什麼，看見她冷冰冰的臉色，就什麼也不說了。

段玉忽然走到她身邊，悄悄道：「你知道你現在看來像是個幹什麼的？」

華華鳳道：「還像個女賊？」

段玉笑道：「現在你當然不像女賊了，只不過像是個女暴君。」

大家既不能施展輕功，又不能露出形跡，只有在泥濘中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走了一段路，天已黑了，走到對岸的山腳時，夜已很深。

這座山既不是棲霞，也不是萬嶺，山路崎嶇，就算在春秋佳日，遊山的人都很少。

在這種雨夜裡，一個沒有毛病的人，更是絕不會上山去的。

盧九、顧道人、喬老三、段玉、王飛這些人的神經都正常得很，連一點毛病都沒有。

但現在他們卻只有跟著華華鳳上山。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要解開這秘密，就一定要抓住花夜來。

只要能破了這件案，無論要他們吃什麼苦，他們都是心甘情願的。

只不過，這要命的花夜來，實在是一個害人精，什麼地方都不躲，偏偏卻要躲在這種要命的地方。

雨還是沒有停，而且連一點停下的意思都沒有。

江南的春雨，本就像離人的愁緒一樣，割也割不斷的。

新買的蓑衣和笠帽，好像並不太管用。

大家的衣裳都已濕透，腳上更滿是泥濘。

上了山之後，泥更多，路更難走，風吹在身上，已令人覺得冷颼颼的，剛才吃的那幾個蛋，現在也不知哪裡去了。

每個人都覺得又冷，又餓，又累，但卻也只有忍受著。

因為這本是他們心甘情願的。

好容易才爬到山腰，華華鳳才總算停下來，歇了歇氣。

她也是個人，她當然也累了。

王飛忍不住問道：「到了沒有？」

他說的聲音已壓得很低，華華鳳卻還是板著臉，瞪了他一眼。

這位名聲赫赫的霹靂堂主人，居然也嚇得不敢開口了。

就在這時，山道上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

華華鳳立刻一揮手，竄入了道旁的樹林，整個人伏倒在地上。

大家立刻全都跟著她竄進去，伏下來。

地上的泥又濕又冷，大家都似已完全感覺不到，因為腳步聲已越來越近，終於到了他們面前。從雜草中看出去，只見一個披著蓑衣的老樵翁，搖搖晃晃地從山上走下來，一隻手拿著把破傘，一隻手提著個酒葫蘆。

看來他已經喝得太多了，連路也走不穩，嘴裡還在醉醺醺地自言自語，好像還準備到山下去打酒。

就因為他已喝得差不多了，所以在這種天氣裡，還要下山打酒。

一個人若已喝到有了六、七分酒意時，要他停下來不喝，實在比要餓貓不偷魚吃更難。

──難道這老酒鬼也是青龍會的屬下、花夜來的眼線？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連動都不敢動。

他們都已是老江湖了，打草驚蛇這種事，他們當然不會做的。

好不容易總算等到這老鬼走下了山坡，漸漸連腳步聲都已聽不見了。

王飛才忍不住道：「難道他……，」

「噓！──」他剛說了三個字，就立刻被華華鳳打斷！

絕不許開口！絕不許開口！若是驚動了花夜來，這責任誰擔當得起？

大家只有沉住氣，爬在泥濘中，等著，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就像條無家可歸的野狗。

也不知等了多久，華華鳳總算站了起來，打著手式，要他們接著往山上走。

這時他們不但腳上是泥，身上也全是泥，段玉這一輩子也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

可是別人卻居然還是連一點埋怨之色都沒有，就連盧九爺這麼樣喜歡乾淨的人，都毫無怨言。

每個人都只希望能抓住花夜來那女賊，為盧小雲復仇，為段玉洗刷冤名，為大家出口氣。每個人都很信任華華鳳，這位鼎鼎大名的七爪鳳凰，辦案時果然是步步為營，小心謹慎，令人不能不佩服。

山上更黑，更冷。

華華鳳忽然又停下來，伏在樹林裡。

林外有一片危崖，危崖下居然有兩間小木屋，裡面還燃著燈。

──難道這就是花夜來的潛伏處？

大家伏在地上，更連大氣都不敢出了，希望能趕快衝進木屋去，一下子將花夜來捉住。

華華鳳卻是很沉得住氣，看來她已打定主意，不等到十拿九穩時，她絕不輕舉妄動。

木屋裡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們又等了很久，就像是等了一百年似的，華華鳳才終於悄悄道：「我一個人先進去，你們在外面將木屋圍住，等到我招呼時，你們再闖進去。」

她為什麼要一個人孤身進去涉險？為什麼不索性一起闖進去？

大家都不懂。

可是她既然這麼樣說，就一定有道理的，大家都只有聽著。

華華鳳身形已掠起，就像是股輕煙般，掠了過去。

這位七爪鳳凰，功夫果然不弱。

只見她在木屋外又聽了聽動靜，才一腳踢開門，撲了進去。

這時大家也全都展動身形，圍住了木屋。

每個人的身法都很快，每個人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看來花夜來這次就算是條狐狸，也是萬萬逃不了的了！

忽然間，木屋裡「砰」的一聲，華華鳳在厲聲大喝：「花夜來，看你還能往哪裡走？」

顧道人、王飛、喬老三，都已沉不住氣了，已箭一般竄出去，闖入了木屋。

然後三個人就全都怔住。

木屋裡只有一個人──一個華華鳳。

### （二）

木屋裡又髒又亂，還帶著一陣陣劣酒的臭氣。

屋角堆著一堆柴，桌上點著盞破油燈。

華華鳳正悠悠閒閒地坐在燈畔，用一塊乾布擦著頭髮上的雨水。

「花夜來呢？」

「不知道。」

王飛第一個叫了起來：「你也不知道？」

華華鳳悠然道：「我既不是她同黨，也不是她朋友，她在哪裡，我怎麼會知道？」

每個人全都怔住。

顧道人終於忍不住道：「可是你自己明明說，你已查出了她的下落。」

華華鳳嫣然一笑，道：「那是騙人的，完全都是騙人的。」

顧道人又怔住，華華鳳道：「我既不是七爪鳳凰，也不是女捕頭，我只不過是個專喜歡抬槓的小姑娘而已，你們這些老江湖難道真的看不出？」

顧道人看看自己身上的一身泥，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

他忽然覺得自己簡直是個呆子，是個白癡。

別人的感覺，當然也跟他差不多。

五個大男人，竟被一個小姑娘騙得團團亂轉，這滋味實在不好受。

華華鳳忽然道：「我這麼樣做，只不過是在試探試探你們。」

「試探我們？」

華華鳳道：「我總懷疑你們之中，就有一個是龍抬頭老大。」

她接著道：「只有龍抬頭老大，才知道花夜來的下落，才知我是騙人的，我這樣做，他心裡當然有數，就算肯跟著我受這種冤枉罪，也一定難免露出些破綻來，我就一定看得出。」

顧道人忍不住歎了口氣，道：「現在你看出來沒有？」

華華鳳道：「沒有。」

她又嫣然一笑，道：「看來你們全都是貨真價實的好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該疑心你們的。」

一個笑得這麼甜的女孩子，在你面前，說你是個大好人，你還能發得出脾氣來麼？

盧九也只有歎息一聲，苦笑道：「現在姑娘你還有什麼吩咐？」

華華鳳道：「只有一樣了。」

她眨著眼，微笑道：「現在大家最好是趕快回家去，洗個熱水澡，喝碗熱湯，舒舒服服地睡一覺。」

### （三）

小樓的窗子還是開著的，燈卻已滅了，雨已停了。

他們划著原來坐出去的那條小船，又回到這裡來，一路上段玉連半個字都沒有說。

華華鳳偷偷地瞟著他，搭訕道：「不知道那位被人裝在箱子裡的仁兄還在不在？」

段玉還是板著臉，不開口。

華華鳳道：「你猜他們還在不在？」

段玉不猜。

華華鳳忽然跳起來，大聲道：「你生什麼氣？憑什麼生氣？我這麼做，難道不是為了你？你受了罪，我難道沒有在受罪，你一身泥，我難道不是一身泥？」

段玉忽然也跳了起來，大聲道：「誰說我在生氣？」

他一叫，華華鳳反倒怔住：「你既不是生氣，一張臉為什麼板得像棺材板一樣？」

段玉大叫道：「因為我心裡不高興。」

華華鳳道：「為什麼不高興？」

段玉道：「你若是我，你會不會高興？」

華華鳳說不出話來了。

無論誰遇著段玉遇見的這種事，心裡都絕不會愉快的。

華華鳳終於輕輕地歎了口氣，柔聲道：「現在你怎麼辦呢？」

段玉道：「不知道。」

他跳起來，掠上了小樓，拔開了門栓，衝出去──他也想看看那位被人裝在箱子裡的仁兄還在不在？

那個人居然還在，居然正在外面的小廳裡，吃昨天剩下的包子，喝剩下來的酒。

他身上穿的，還是他從箱子裡出來時，穿的那套內衫褲，還是赤著一雙腳。臉色卻比昨天更蒼白、更憔悴。

段玉也坐下來，開始吃包子，喝酒。

這人忽然笑了笑，道：「包子還沒有臭。」

段玉也笑了笑，道：「肉也沒有臭，蝦也沒有臭，魚丸也沒有臭，我的人卻臭了」

這人微笑道：「看來你好像也被人裝進箱子裡去過，而且還是漏水的箱子。」

段玉歎道：「我情願被人裝在箱子裡，那至少比被人騙得像土狗滿地滾好。」

這人道：「你被誰騙？」

「被我。」

華華鳳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了出來，淡淡道：「他的確是被我騙得白滾了一個晚上，可是這件衣服──」她忽然揚起了手，手裡拿著的，正是她女扮男裝時穿的那件紫綢衫。

現在這件紫衫上竟也全是泥。

華華鳳眼睛盯著那人，冷冷地說道：「這件衣裳本該好好地躺在屋裡睡覺的，怎麼會也滾了一身泥，難道它自己會長出腳來走出去？先到鳳林寺去鬼鬼祟祟地偷聽，再鬼鬼祟祟地跟著去打滾？」

這人蒼白的臉，已變得有點發紅。

華華鳳冷笑道：「衣服上當然不會長出腳來的，你身上卻有腳！」她瞪大了眼睛，瞪著這個人，忽然大聲道：「我問你，你為什麼要跟著我們到鳳林寺去，又跟著我們上山？難道你也想找花夜來？你究竟是什麼人？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這人已發紅的臉，忽然又變得蒼白，好像想說什麼，卻又偏偏說不出。

窗外面的雨水，忽然響起了一陣搖船聲。

段玉和華華鳳不由自主，想到那小屋中去看看，這臉色蒼白的神秘少年，卻已突然凌空翻身，箭一般竄出了門外。

也就在這時，一個人已從窗外的湖面上箭一般竄了進來。

一個瘦削、修長、面容清臞、神情嚴肅的老人，赫然正是盧九。

他身上的衣服也還沒有乾透，也還帶著一身泥，一張臉也板得像棺材板一樣。

華華鳳吃驚地看著他，勉強笑了笑，道：「你還沒有回去？」

盧九冷冷道：「我還沒有回去。」

段玉笑道：「幸好這裡還有酒，喝兩杯驅驅寒氣如何？」

盧九冷冷道：「我不是來喝酒的。」

看他的臉色，無論誰都看得出他絕不是來喝酒的。

華華鳳眼珠子轉了轉，笑道：「不來喝酒，來幹什麼？」

盧九道：「來殺人！」

華華鳳笑不出了：「來殺人，殺誰？」

盧九道：「老夫一生，恩怨分明，鐵水是我至交好友，小雲是我獨生愛子，無論誰殺了他們，我都不會讓他活過今夜。」

段玉也笑不出了。

華華鳳道：「你是來殺他的？你明明知道殺人的真兇並不是他？」

盧九冷笑道：「殺人的刀，是段家的碧玉七星刀，殺人的兇手，不是他是誰？」

華華鳳怔住。

她實在想不通盧九為什麼會忽然間改變了主意的？

盧九道：「我的確不願與段飛熊結仇，但殺子之仇，也不能不報。」

華華鳳道：「所以你當著別人的面，雖然故作仁義，別人一走，你就想來要他的命。」

盧九道：「不錯。」

華華鳳道：「你不怕殺錯了人？」

盧九道：「殺錯了一個人，不能放走一個仇人。老夫一生縱橫江湖，殺人無數，縱然殺錯個把人，也是尋常的事。」

華華鳳冷冷道：「你不怕別人殺錯了你！」盧九淡淡道：「老夫年過半百，今日既然來了，就早將生死兩字置之度外。」

他目光刀鋒般盯著段玉，突然厲聲道：「亮你的碧玉七星刀。只要你有些手段，不妨將老夫的頭顱也割下來，作你的飲酒器。」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喝酒一向只是用酒杯喝的。」

盧九道：「我卻想用你的人頭作酒杯，盛滿你的鮮血作酒，祭我的亡子英魂。」

他的聲音已嘶啞，一雙眼睛釘子般盯在段玉的咽喉上，一雙瘦骨嶙峋的手，已鷹爪般揚起，彷彿恨不得一爪洞穿段玉的咽喉。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已將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力，全都聚在這雙手上，只要一著擊出，必定是致命的殺著！

就在這時，突聽一個人大聲道：「你千萬不能出手，千萬不能殺錯人！」喝聲中，一個人從門外直竄了進來，竟又是那臉色蒼白的神秘少年。

這少年究竟是誰？他怎能知道盧小雲不是死在段玉手下的？怎能會知道盧九殺錯了人？

他當然知道。

這世界也許只有他一個人能證明盧小雲不是死在段玉手下的。

因為他就是盧小雲！

### （四）

盧小雲竟沒有死！看見自己明明已死了的兒子，又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盧九居然並沒有露出絲毫驚奇歡喜之色。

盧小雲已跪下，垂著頭跪在他面前。

「孩兒不孝，讓你老人家擔心。」

盧九還是沉著臉，冷冷道：「我並沒有為你擔心，我知道你沒有死。」

華華鳳卻又忍不住叫了起來：「他就是盧小雲，他就是你的兒子？」

「你知道他沒有死？」

盧九點點頭，道：「就算青龍會用假扮他的那屍體瞞過了我，我還是知道他沒有死，就算他沒有在鳳林寺鐵水的靈堂外歎息，我也知道。」

華華鳳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盧九淡淡道：「他畢竟是我的兒子！」這句話不能算是很好的解釋，卻又足以解釋一切──父子之間，總會有極奇妙的感情、奇妙的聯繫。這種感覺沒有人能解釋，卻也沒有人能否認。

華華鳳還是不懂：「青龍會既然已決心要他的命，為什麼又要用另一個人的屍體冒充他，卻將他裝在箱子裡，沉入湖底？」

段玉忽然笑了笑，道：「因為他們不願讓盧九爺看到他身上的魚鉤。」

他居然好像也早已看出這秘密：「他們不願讓盧九爺看到他身上另外還有傷口，他們一定要讓盧九爺相信，他是直接被我一刀殺死的。」

盧九道：「死人的臉，總難免扭曲變形，他們已算準了我不會看出這秘密。」

華華鳳更不懂：「你既早已知道他沒有死，為什麼還要來殺段玉，替他報仇？」

盧九道：「因為我也知道，他自己一定會覺得沒有臉見我，若不將花夜來那女賊親手捉住，為自己出這口氣，他是絕不會出來和我相見的。」

直到現在，他疲倦冷淡的臉上，才露出極憐惜傷感之色，慢慢地接著道：「他畢竟是我的兒子，他的脾氣我當然知道得很清楚。」

華華鳳總算明白了一點：「所以你才故意用這法子，激他出來！」

盧九點點頭，歎道：「這孩子雖然倔強驕傲，卻絕不是忘恩負義之人，絕不會看著他的救命恩人，跟他的老子拚命的！」

華華鳳又有一點不懂了：「可是，你怎麼會知道他在這裡！」

盧九面上終於露出微笑：「我早已猜出，被人裝進箱子裡的那位仁兄就是他。」

華華鳳也笑了：「你也聽到我說，他身上穿的，就是我的衣服。」

盧九笑道：「我雖然已年老多病，耳朵卻還不聾。」

華華鳳笑道：「非但一點也不聾，簡直比我還靈。」

她本來是想說：「比兔子還靈」的，可是現在對這垂老而多病的人，也已產生一種說不出的尊敬。

盧九已接過她手裡的衣服，披在他兒子身上：「這件衣服雖然髒，至少總比沒有衣服好，你小心著了涼。」

盧小雲道：「我……我……」他又是感激，又是激動，只覺得熱血上湧，堵住了咽喉，竟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華華鳳長長吐出口氣，道：「現在你既然還活著，暗算你的人究竟是誰，你總可以親口說出來了。」

盧小雲卻還是說不出來。

華華鳳盯著他，道：「你還不肯說？」

盧小雲道：「我──。」

華華鳳道：「難道你還有些什麼說不出來的苦衷。」

盧小雲索性閉上了嘴，連眼睛都一起閉上，眼角竟似泌出了一滴晶瑩的淚珠。

他的確有難言的苦衷，他不想說，現在也已不必說。看見了他的眼淚，每個人心裡都已明白。

──花夜來雖然欺騙了他，出賣了他，他心裡卻永遠忘不了花夜來。

情感本就是件奇怪的事，一個多情的少年，愛上的往往會是他最不該愛的人！

他自己心裡縱然也已明白，怎奈相思已糾纏入骨，化也化不除了。

盧九似已不忍再看他。

兒子心裡的悲傷，做父親的當然比誰都清楚。

盧九忽然道：「你剛才雖然沒有試探出什麼，我卻看出了一點可疑之處。」

華華鳳道：「你看出了誰有可疑之處？」

盧九道：「顧道人。」

華華鳳道：「我怎麼看不出？」

盧九道：「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華華鳳的確不知道。

盧九道：「他本是個最不肯吃苦、最懶的人，就算花夜來真的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叫他冒著風雨在浪濤中折騰一夜，他也不肯的！」

華華鳳道：「可是剛才卻連一句怨言都沒有說。」

盧九道：「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華華鳳道：「難道就因為他知道我在說謊，也知道花夜來的下落，卻生怕被我看出來，所以才肯受那種罪。」

盧九點點頭，道：「其實就算沒有今天的事，我對他也早已有了懷疑。」

華華鳳道：「哦」

盧九道：「那天鐵水和段玉交手時，他一直站在船頭袖手旁觀，一直都希望段玉死在鐵水手裡，王飛幾次要出面勸阻，都被他阻住了。」

華華鳳眼珠子轉了轉，道：「我本來以為只有一個人希望你不死。」

盧九道：「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華華鳳道：「青龍會裡的龍抬頭老大。」

盧九道：「本來就只有一個人，真的希望段玉死。」

華華鳳眼睛裡發出了光，道：「難道顧道人就是龍抬頭老大！」

盧九道：「他只不過是個小酒舖的老闆，可是一輸就是上萬兩的金錢，他的錢是哪裡來的！」

華華鳳霍然回頭，瞪著段玉，道：「你是怎樣想的？你為什麼不說話？」

段玉笑了笑，道：「因為我要說的，全部被你們說了。」

盧小雲忽然抬起頭，道：「那天我在昏迷之中，的確好像看見一個獨臂人的影子，而且還好像聽見他在跟花，花姑娘爭執。」

華華鳳道：「那暗器是從你身後發出的，發暗器的，很可能就是他。」

盧小雲又低下頭，不說話了。

華華鳳眼珠子又轉了轉，道：「顧道人當真就是龍抬頭老大，現在就一定不會回家的。」

盧九道：「為什麼！」

華華鳳道：「因為他既然已知道我們將花夜來看成唯一的線索，以他的為人，一定會趕在前面，先去殺了花夜來滅口！」

盧小雲臉色更蒼白，連嘴唇都已在發抖。

華華鳳故意不看他，道：「所以我們現在該去找顧道人，看他是不是在家！」

段玉忽然又笑了笑，道：「他不在。」

華華鳳道：「你怎麼知道他不在？」

段玉淡淡答道：「盧九爺是在後面跟著我們的，可是在盧九爺後面，卻還有一個人跟著來了！」

華華鳳聳然道：「顧道人？」

段玉轉過頭，往裡面那間小屋的窗戶看了一眼，微笑道：「閣下既然已來了，為什麼不進來喝杯酒，也好驅驅寒氣！」窗外煙波飄渺，彷彿寂無人聲，可是段玉的話剛說完，窗下就傳來了一陣大笑。

「好小子，果然有兩手，看來我倒真的一直低估你。」

這是顧道人的笑聲。

他的笑聲聽來總有點說不出的奇怪。

## 誠實

### （一）

顧道人的確來了。

他雖然在笑，臉色卻是蒼白的，眼睛裡帶著種殘酷而悲慘的譏嘲之意，就像是一隻明知自己落入了獵人陷阱的狼。

段玉看著他，忽然歎了口氣，道：「你並沒有低估我，卻低估了你自己。」

顧道人道：「哦？」

段玉道：「你本不該到這裡來的！」

顧道人道：「為什麼？」

段玉道：「現在你若是回了家，若已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證明你就是暗算盧公子的人。」

顧道人道：「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我卻非來不可。」

段玉也忍不住問：「為什麼？」

顧道人道：「因為盧小雲沒有死，而你也沒有死。」

段玉道：「我們不死，你就要死！」

顧道人嘴角已露出極淒涼的笑意，道：「你自己也說過，替青龍會做事的人，不成功，就得死，縱然只不過出了一點差錯，也得死！」

這些話的確是段玉自己說過的，就在鐵水的靈堂中說的。

顧道人居然每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華華鳳搶著道：「你難道已承認你就是這裡的龍抬頭老大。」

顧道人道：「事已至此，我又何必再否認！」

段玉凝視著他，道：「你難道本就是來求死的麼？」

顧道人黯然道：「死在你們手裡，總比死在青龍會的刑堂裡痛快些。」

華華鳳道：「花夜來呢？」

顧道人道：「你為什麼不想想，她既然是你們唯一的線索，我怎麼會讓她還活著？」

盧小雲突然跳起來嘶聲道：「你……你已經殺了她滅口？」

顧道人冷冷道：「你想替她報仇？」

顧道人手裡忽然有刀光一閃，一柄尖刀，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心口。

他還沒有倒下去，還在冷冷地看著盧小雲，深深道：「我救了她，你本該感激我的，我……，」他已沒有再說下去，鮮血已從他眼耳口鼻中同時湧出。

天已快亮了。

東方露出了一道曙光，正斜斜的從窗外照進來，照在他臉上。

他終於倒下。

這變化實在太突然。

他的死也實在太突然。

這件複雜離奇而神秘的事，居然就這麼樣已突然結束。

段玉看著他的屍身，眼睛彷彿忽然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喃喃道：「你本不該死的，又何必死！」

華華鳳忍不住道：「他不該死，難道是你該死！」

段玉居然歎了口氣，居然承認：「我的確是該死！」他忽又轉過頭，看著盧小雲，說了句非常奇怪的話：「你最後看見花夜來的時候，她是不是正在釣魚？」

盧小雲點點頭。

他又覺得很驚訝，因為他想不出段玉是怎麼會知道的。

### （二）

紅日已升高，今天顯然是好天氣。

顧道人的酒館，大門已開了一半，那個古怪的小癩痢，正在門口掃地。

大酒缸和小板凳，本就是終夜擺在外面的，段玉、盧小雲、華華鳳，圍著個酒缸坐了下來。

小癩痢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嘴裡喃喃地咕嘟著：「就算真的是酒鬼，也沒有這麼早就來喝酒的。」

段玉忽然問：「你的老闆娘呢？」

小癩痢道：「還在睡覺。」

段玉又問了句奇怪的話：「老闆呢？」

小癩痢道：「也在睡覺。」

段玉歎了口氣，什麼話都不再說了。

四個人就這樣靜靜地坐著，等著，誰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等什麼？

他們的臉色都很沉重，要將一個人的死訊來告訴他的妻子，本就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日色又升高了些。

華華鳳好像又有點沉不住氣了，好像正想開口說什麼。

她想說的話並沒有說出口，因為她忽然發覺有個人正在看著他們。

無論誰看到這個人，都忍不住會多看幾眼的。

這個人當然是個女人，是個很靈活的女人，不但美，而且風姿綽約，而且會打扮。

她穿的也很考究，一件緊身的黑綠衫子，配著條曳地的百摺長裙。

雪白的裙子，不但質料高貴，手工精細，顏色也配得很好。

這裡的老闆娘終於出現！。

她的裝束打扮，就跟段玉第一次看見她時，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她的神情卻已不同了。

她的臉上，已沒有那種動人的微笑。

她看著他們，慢慢地走過來。

段玉和盧九都已站起，遲疑著，彷彿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對她說。

她卻又用不著他們說，忽然笑了笑，笑得很淒涼：「你們是不是來告訴我，我已是個寡婦了？」

段玉點點頭。

盧九卻忍不住問：「你怎麼知道？」

女道士淒然笑道：「我看得出。」

盧九道：「你看得出我們的表情？」

女道士悲聲道：「我早已看出，他──他最近神情總有點恍惚，好像已知道自己已要有大禍臨頭！」她的神情雖是很鎮靜，可是眼睛裡已有淚珠滾下，忽然轉過頭：「你們只要告訴我，到哪裡去收他的屍，別的話都不必再說！」

段玉卻偏偏是有話要說：「我第一次看見你，你也是忽然就出現的，就像今天一樣！」

女道士沒有回頭，冷冷道：「你難道要我出來的時候，先敲鑼告訴你？」

段玉道：「你並不是出來，而是回來。」

他看著她雪白的裙子，慢慢地接著道：「無論誰從裡面出來，都不會這麼乾淨。」

女道士霍然回過頭，瞪著他：「你究竟想說什麼？」

段玉歎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想告訴你，你的丈夫本不該死！」

女道士冷冷道：「該死的難道是你？」

「我的確該死，」段玉居然承認了，「因為我本該早已看出你是誰的。」

「我是誰？」

「花夜來！」段玉一字字道：「你就是花夜來，也就是這裡的龍抬頭老大！」女道士瞪著他，忽然笑了，笑容又變得像以前一樣美麗動人。

盧小雲的全身卻已突然僵硬。

段玉道：「我第一次看見你，就有種很奇怪的感覺，總覺得以前好像見過你。」

女道士在聽著，彷彿正在傾聽著別人說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段玉繼續道：「你每天在這裡出現時，都好像是一朵剛摘下來的鮮花，因為你晚上根本不在這裡。」

他輕輕歎息著，接著道：「因為你是花夜來，一到了晚上，你就要出去散播你的香氣，在夜色中，昏燈下，當然不會有人看得出你是刻意裝扮過的，更不會有人想到你白天竟是這小酒舖的老闆娘，何況那時別人早已被你的香氣迷醉了。」

女道士用眼角瞟著他：「你也醉過？」

段玉苦笑，道：「我也曾醉過，可是我卻醒得快。」

女道士：「你是什麼時候醒的？」

段玉道：「也許我一直都將醒未醒，可是看見鐵水的棺材時，我已醒了一半，看見顧道人倒下時，我才完全清醒」

女道士道：「為什麼？」

段玉道：「因為鐵水絕不會是死在顧道人手下的，我知道他的武功，顧道人根本傷不了他一根毫髮。」

女道士道：「難道不可能有意外？」

段玉道：「絕不可能！」他又解釋道：「鐵水本是個疑心很重的人，對任何人都不會信任，對顧道人也沒什麼好感，所以顧道人根本不可能接近他。」

既然連接近都不可能，當然就更不可能在他措手不及間殺了他。

段玉又道：「我也知道盧小雲絕不是被顧道人暗算的。」

「為什麼？」

段玉道：「因為那魚鉤並不是暗器，要用魚鉤傷人，鉤上一定要有釣絲，而那時在釣魚的卻不是他，而是花夜來。」

原來他剛才問盧小雲的那句話並不奇怪，他本就另有用意。

段玉道：「所以我才想不通，這些事既然不是他做的，他為什麼要將一切罪名承擔下來？」

女道士道：「現在自己想通了？怎麼解釋？」

段玉道：「他這麼樣做，只不過是為了要替別人承擔罪名，一個多情的男人，為了他真正喜歡的女人，本就不惜犧牲一切的。」

他黯然接著道：「一個多情的男人，若是知道他的妻子是花夜來那樣的女人，跟著他本也就已成為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他本就是一心去求死的。」

女道士卻又笑了：「從這幾點，你就能證明我是花夜來？」

段玉道：「我看得出他真正喜愛的女人只有你，我也看得出這世上只有一種人能殺死鐵水。」

女道人道：「哪種人？」

段玉道：「女人，就是你這種女人！」

女道士道：「可是我為什麼要殺他呢？」

段玉道：「因為他很可能就是青龍會派來監視你的人，你覺得他對你有威脅，正好乘機殺了他，將罪名也推在我身上。」

女道士又笑了，這次笑得卻有些勉強。

段玉道：「這本就是個很複雜的圈套，你本來想將所有的人都套進這個圈套裡，只可惜你算來算去，還是少算了一件事。」

女道士忍不住問：「什麼事？」

「感情，」段玉道：「你沒有把人的感情算進去，因為你自己完全沒有感情。」

他又解釋：「就因為人有感情，所以盧九爺才會信任我，所以盧小雲才會被我救起來，所以顧道人才會為你死，所以我才會看破你的秘密。」

那天盧九若是和鐵水聯手，段玉早已死在那船艙裡。

盧小雲也早已死在那箱子裡。

段玉又歎道：「顧道人想求死，也只不過因為他知道我也醉過，所以他妒嫉，就正如那天他發現你和盧小雲在一起時的心情一樣。」

所以盧小雲在暈迷中，是聽到顧道人和花夜來爭吵，他並沒有聽錯。

女道士靜靜地聽著，目光彷彿在凝視著遠方，忽然歎了口氣，道：「我的確算錯了一件事，只不過你永遠想不到我是怎麼會錯的。」

段玉道：「哦？」

女道士歎道：「我看你拈著你那一兩七錢銀子的酒帳時，那種毛手毛腳的樣子，本來以為你只不過是個喜歡多管閒事的笨蛋。」

那天的事段玉當然還記得。

他搶著將荷包掏出來，慌忙中一個不小心，銀票和金葉子落了一地，在那一天之中，他已犯了段老爺子的四大戒律。

他既惹了事，又跟僧結了怨，錢財也露了，而且還和陌生的女人來往了。

他實在也沒有想到，反而因此變禍為福。

「既然你現在提起了這件事，我也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

段玉道：「我那一千兩銀子的銀票，還得要你還給我。」

他笑了笑，接道：「那兩個人，當然是你故意派去的，為的只不過是要我認為鐵水是這裡的老大，要我認為龍抬頭和花夜來是兩個人。」

花夜來又忍不住問：「你怎麼知道的？」

段玉道：「青龍會若是有那麼樣的冒失鬼，青龍會也就不可怕了。」

花夜來一句話都不說，不但還給了他那一千兩銀票，也還了他那一疊金葉子。

「這既然是你贏的，你就該拿走。」

花夜來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段玉道：「沒有了。」

花夜來很驚訝：「沒有了？」

段玉淡淡地道：「你雖然想害我們，我們卻還活著，你雖然做錯了事，也用不著我們來懲罰，青龍會的刑堂，現在也許就已為你開了，至於喬老三和王飛，究竟是不是你的人，更和我們沒有關係。」

他又笑了笑，道：「我雖然喜歡管閒事，可是不該管的事，我是絕不會管的。」

這就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盧小雲也沒有再說什麼，因為他的父親一直用力握著他的手。

他們全走了，全沒有回頭。

花夜來看著他們走，連動都沒有動，因為她知道自己根本已無路可走。

明月如鏡，湖水也如鏡，鏡中又有一輪明月。

華華鳳癡癡地看著水中明月，忽然歎了口氣，道：「今天已經是十二了。」

段玉道：「嗯？」

華華鳳道：「四月十五之前，你一定要趕到寶珠山莊去。」

段玉道：「嗯。」

華華鳳道：「所以你明天一早就得走。」

段玉這次連聲音都沒有出，他忽然覺得心裡酸酸的，喉嚨也彷彿被一樣什麼東西塞住。

一陣風吹起來，吹皺了滿湖春水，水中的明月也碎了。

華華鳳忽然問道：「你是不是一定要把那柄碧玉刀送到寶珠山莊去？」

段玉點點頭。

華華鳳道：「你能不能先讓我看看？」

段玉默默地取出了那柄碧玉刀，在月光下看來，綠得也像是湖春水。

華華鳳癡癡地看著，嘴裡問道：「這柄刀就是你的訂親禮？」

段玉沒有回答，也不忍回答。

他正想說：「這柄刀雖然是準備用來訂親的，可是我這個人卻並不一定要去訂這段親事。」

只可惜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出口，華華鳳忽然一揮手，將碧玉刀遠遠地拋入湖水裡。

這是段家祖傳的寶物，若是不見了，那後果段玉簡直連想都不敢。

所以他想也不想，就跟著跳了下去。

他一定要找回這柄玉刀。

他當然找不到！

要在這湖水裡撈起那麼小的一柄碧玉刀來，實在正如大海撈針一樣，是絕不可能的事。

等他再重回水面時，華華鳳也不見了。他心裡的感覺，甚至比失去了那柄祖傳的碧玉刀更難受。

因為他知道他這一生中，是永遠再也見不到她的了。

要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到她這麼樣一個人，豈非也正如想從湖水中撈起那柄碧玉刀一樣？──

又有風吹過，吹皺了一湖春水。

### （三）

段飛熊老爺子也早已到了寶珠山莊，他畢竟還是不放心他那第一次出門的兒子。

現在他正和朱寬朱二爺並肩坐在壽堂的花廳裡，看著他這個寶貝兒子，一張本就已很嚴肅的臉，似已變成了鐵青色。

「我是不是叫你一定要將那柄碧玉刀送到朱二叔手上的？」

段玉垂著頭，道：「是。」

段老爺又道：「我是不是告訴過你，寧可丟了腦袋，也不能丟了那柄碧玉刀？」

段玉道：「是。」

段老爺道：「現在你的刀呢？」

段玉非但不敢抬頭，連大氣都不敢喘。

朱寬朱二爺的神色顯然和氣得多：「那柄刀你既然一直都帶在身上，是怎麼會不見了的？」

段玉道：「我──我──我太不小心，是我的錯。」

朱寬道：「不是別人的錯？」

段玉道：「不是。」

朱二爺看著他，眼睛裡的表情好像很奇怪，忽然道：「你是不是說過，一個男人，為了他真心喜歡的女人，是不惜承受一切罪名的？」

段玉吃驚地抬起頭，他實在想不到朱二爺怎麼會知道他說過這句話。

朱二爺卻笑了，笑得也很奇怪，忽又問道：「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歡她？」

他伸出手，指著剛從屏風後面走出來的一個人。

一個眼睛很大，笑的時候鼻子先會皺起來的女孩子。

「華華鳳！」段玉幾乎忍不住要叫了起來，他更想不到華華鳳怎麼也會到了這裡。

華華鳳那小巧玲瓏的鼻子又皺了起來，嫣然道：「連女道士都會是夜來香，華華鳳為什麼不是朱珠？」

段玉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華華鳳也偏偏正巧在那時候忽然出現，為什麼她總是要管他的閒事。

原來她本就是特地去「考察」她未來的夫婿是個什麼樣的人！

可是段玉還是有點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把碧玉刀拋在水裡？」

「碧玉刀並不在水裡，還在朱珠手裡，她拋下的那柄刀是假的。」

段玉歎了口氣，苦笑道：「你為什麼要我著急呢？」

朱珠撅起嘴：「因為我在吃醋。」

段玉道：「吃誰的醋？」

朱珠道：「吃我自己的醋。」

朱珠在吃華華鳳的醋，華華鳳也在吃朱珠的醋，你說這筆帳叫人怎麼算得清？

### （四）

段玉已成了江南最出名的少年英雄，而且也已和朱珠成了親。

段老爺子的心情卻很不好，總是愁眉苦臉的，一個人在歎氣。

大家都很奇怪，朱二爺更奇怪：「我實在想不出你還有什麼事不開心？」

段飛熊道：「只有一件事……」

朱寬道：「你趕快說出來吧，我實在是很想聽聽。」

段老爺子歎了口氣，道：「段玉出門的時候，我給了他七條大戒，叫他絕不能去做那七件事，可是他居然全部去做了！」

朱二爺道：「他好像並沒有吃虧，也並沒有惹麻煩上身。反而因此揭破了青龍會害他的秘密，還多了很多朋友。」

他微笑著，又道：「而且他若不是這麼樣做了，我女兒也不會這麼容易就嫁給他的。」

段老爺子卻還在歎氣，道：「就因為如此，所以我才不開心！」

朱二爺更不懂：「為什麼？」

段老爺子道：「你想想，我叫他不能做的事，他全都去做了，反而因禍得福，變成了個大英雄，娶了個大美人。」

他搖著頭，歎道：「你想想，我這老頭子說的話，他以後怎麼會聽？」

朱二爺又笑了，大笑著道：「你若真的因為這件事而不開心，你就錯了！」

段老爺子有點生氣了：「我錯了，我錯了，你還說我錯了！」

朱二爺道：「有的人天生勇敢，有的人天生機敏，但卻都不如天生就幸運的人。你的兒子就是個天生幸運的人，所以他這一輩子，一定過得比別人都愉快，你還有什麼不開心的？」

所以我說的這第三種武器，並不是碧玉七星刀，而是誠實。

只有誠實的人，才會有這樣的運氣！

段玉的運氣好，就因為他沒有騙過一個人，也沒有騙過一次人──尤其是在賭錢的時候。

所以他能擊敗青龍會，並不是因為他的碧玉七星刀，而是因為他的誠實。

（全書完）

# 《七種武器之多情環》古龍

《二○一六年七月一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第一回 多情自古空餘恨

夜。夜已深。

雙環在燈下閃動著銀光。

葛停香輕撫著環上的刻痕，嘴角不禁露出微笑。

他已是個老人，手指卻仍然和少年時同樣靈敏有力，無論他想要什麼，他總是拿得到的。

他想要這雙環已有多年，現在總算已到了他手裡。他付出的代價雖然極大，可是這收穫卻已足夠補償一切。

因為這雙銀環本是屬於盛天霸的。

盛天霸一手創立的「雙環門」，威鎮西陲已近三十年。

現在雙環門這種根深蒂固、幾乎已沒有人能撼動的武林霸業，竟已被他在短短的三個月中，一手推翻了。

他所付出的代價無論多大，都是值得的。

「殺了一個人；就在銀環上刻一道刀痕！」

這是盛天霸多年來的習慣，也已變成了雙環門下所有弟子的慣例。

環上只有十三道刻痕。

盛天霸並不是那種好色如命、殺人如草的英雄，他並不喜歡殺人。

他要殺的，必定都是值得他殺的人。

這十三道刻痕雖然不深，其中卻埋葬了十三條顯赫一時的好漢。

他們活著時聲名顯赫，死的時候也曾經轟動一時，死後留下的，卻只不過是淺淺的一道刻痕而已。

現在殺他們的人，也已死在別人手裡。

他留下的又有什麼？

──甚至連一道刻痕都沒有留下。

葛停香嘴角雖帶著微笑，眼睛卻不禁露出了寂寞之色。

他知道自己也會跟盛天霸一樣，遲早也有死在別人手裡的一天。

殺他的人會是誰呢？

桌上還擺著一卷黃紙，葛停香攤開來，用銀環壓住紙卷的兩端。

紙箋已陳舊，上面寫著七個人的名字：

盛重：盛天霸堂侄，孔武有力，雙環份量加重。

李千山：冷靜沉著，足智多謀。

胡大剛：剽悍勇猛。

王銳：少林北徒，還俗後入雙環門。

楊麟：隴西大盜，武功最雜。

盛如蘭：盛天霸之女，精暗器。

蕭少英：家道中落之世家子，因為酗酒鬧事，非禮師姐，已經於兩年前被逐出雙環門，下落不明。

這七個人，本是雙環門的七大弟子，除了盛天霸之外，他們幾乎就可以算是西北一帶，名頭最響，最有勢力的七個人。

現在葛停香卻在他們的名字上都打了個「X」。

那意思就是說，這些人不是已經慘死在刀下，就是已負傷逃亡，縱然能僥倖不死，也已是個廢人。

將來縱然有人能擊倒葛停香，也決不會是這七個人。

蕭少英的名字上雖然是空著的，雖然逃過了這一劫，可是葛停香從來也沒有將這個好色貪杯，放蕩成性的敗家子看在眼裡。

何況他早已被盛天霸逐出門牆，根本已不能算是雙環門的弟子。

葛停香嘴角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

盛極一時，不可一世的雙環門，現在終於已煙消雲散了。

他們留下了什麼？

只留下了這一雙銀環，作為葛停香勝利的紀念而已。

夜更深。

風吹碧紗窗，門外忽然響起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

葛停香用不著回頭，就知道來的是誰了。

這是他的書房，也是他的密室。

除了玉娘，決沒有別人會來，也沒有別人敢來。

玉娘姓郭，是他不久前才量珠聘來的江南名妓，現在已成了他最寵愛的一位如夫人。

對女人與馬，葛停香一向都極有鑒賞力，他選擇的女人，當然是絕色的麗人。

郭玉娘不但美，而且柔媚溫順，善體人意。

葛停香心裡在想著的事，往往不必說出來，她就已先替他安排好了。

現在夜已很深，他正覺得有點餓。

郭玉娘已捧了他最喜歡的四樣下酒菜，一碟小花卷，和一壺碧螺春走進來。

葛停香故意皺著眉，道：「你為什麼還不睡？」

郭玉娘甜甜地笑著，道：「因為我知道你今天晚上一定睡不著的，所以在替你準備點心。」

葛停香道：「你怎麼知道？」

郭玉娘嫣然道：「每一次豪賭之後，你無論輸贏都睡不著，何況今天？」

今天葛停香不但贏來了永垂不朽的聲名，也已將西北一帶無法計算的財富都贏了過來。

這一場豪賭，賭得遠比他生平任何一次都大得多。

葛停香看著她，目中不禁流露出滿意之色，嘆息著攬住她的腰肢，道：「幸好今天我贏了，否則只怕連你的人都要被我輸出去。」

郭玉娘卻笑說道：「我倒一點也不擔心，我早就算準你會贏的。」

葛停香笑道：「哦？」

郭玉娘輕撫著他花白的頭髮，柔聲道：「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就已看出你決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所以不管你要不要我，我都已跟定了你。」

葛停香大笑。

一戰成功，百載揚名，美人在抱，溫香如玉，人生如此，夫復何求？現在他的確可以笑了，無論他的笑聲多大，也決不會有人覺得刺耳的。郭玉娘放下食盤，看著桌上的銀環，忽然問道：「這就是盛天霸的多情環？」

葛停香點點頭。

郭玉娘道：「盛天霸是個多情人？」

葛停香肯定地道：「不是，決不是。」

郭玉娘道：「那麼，他的環為什麼要叫作多情環？」

葛停香道：「因為這雙環無論套住了什麼，立刻就緊緊地纏住，決不會再脫手，就好像是個多情的女人一樣。」

郭玉娘又笑了，笑得更甜：「就好像我一樣，現在我已纏住了你，你也休想再逃。」

葛停香大笑道：「我本就不想逃。」

郭玉娘道：「多情環……多情的環，無情的人。這個名字取得很好。」

葛停香接道：「只可惜名字取得再好，也是沒有用的。」

郭玉娘道：「現在他人已死了？」

葛停香道：「不但他人已死了，他創立的雙環門，也已煙消雲散。」

他凝視著桌上的銀環，慢慢地接著道：「他從十六歲出道，闖蕩江湖四十年，身經數百戰，手創雙環門，也算得上是威風了一世，現在留下來的，卻只不過是這雙銀環而已。」

郭玉娘明媚的眼睛裡卻露出了種沉思之色，過了很久，才輕輕地道：「也許他留下的還不止這一點。」

葛停香道：「還有什麼？」

郭玉娘道：「仇恨！」

葛停香皺了皺眉，臉色似也變了。他當然知道仇恨是多麼可怕的事。

郭玉娘道：「仇恨就像是蒲公英的種子一樣，只要還有一點點留下來，留在人的心裡，就總有一天會長出來的。」

葛停香自己倒了杯酒，一飲而盡，忽然冷笑道：「就算還有仇恨留下來，也已沒有復仇的人。」

郭玉娘追問道：「一個都沒有？」

葛停香道：「沒有！」

郭玉娘又展平了那張已起皺的紙卷，道：「這些人呢？」

葛停香道：「盛重、李千山、胡大剛、盛如蘭，他們都已死在亂刀之下，王銳和楊麟也已經成了殘廢。」

郭玉娘道：「殘廢的人，也一樣可以報仇的。」

葛停香道：「所以我並沒有放過他們。」

郭玉娘道：「你已派了人去追？」

葛停香道：「我保證他們一定逃不了的。」

郭玉娘又將七個名字從頭看了一遍：「還有蕭少英呢？」

葛停香笑了笑，說道：「這個人根本就不能算是個人。」

郭玉娘接問道：「為什麼？」

葛停香道：「蕭家本是隴西望族，家財億萬，富甲一方，但不到三年，就全都被他敗得精光了。」

郭玉娘在聽著，而且還在等著他再多說一點。

葛停香又道：「他本是盛天霸關山門的弟子，盛天霸對他的期望本來很高，但他卻將盛夫人的珠寶都偷出去賣了，拿去酗酒宿娼。」

郭玉娘輕輕嘆了口氣，道：「看來這人的本事倒真不小。」

葛停香大笑道：「這也算本事？」

郭玉娘正色道：「當然算本事。」

她神情忽然變得很嚴肅：「能在短短兩三年裡，將億萬家財花光的人，世上又有幾個？」

這種人的確不多。

「敢將盛天霸夫人的珠寶偷出來，拿去酗酒宿娼的人又有幾個？」

這種人更少。

郭玉娘道：「所以他做的這些事，別人非但做不出，也沒有人敢做。」

葛停香只有承認。

郭玉娘道：「連這種事他都做得出，天下還有什麼他做不出的事？」

葛停香沒有繼續喝酒。只要一有值得思考的事，他就決不喝酒，否則這雙銀環上只怕又多了道刻痕，他也許已埋葬在雙環山莊的亂石崗裡。

他沉思著：「你認為我應該提防他？」

郭玉娘道：「我總認為世上有兩種人是決不能不提防的。」

「哪兩種人？」

郭玉娘道：「一種是運氣特別好的人，一種是膽子特別大的人。」

葛停香已記住了這句話。

只要是有道理的話，他就決不會忘記。

郭玉娘道：「他自被盛天霸逐出門牆後，就已下落不明？」

葛停香道：「這兩年來，的確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只因為根本沒有人想到要去找他。」

郭玉娘道：「若是要找，能不能找得到？」

葛停香笑了笑，道：「若是我真的要找，世上決沒有我找不到的人。」

他忽然高聲呼喚：「葛新。」

門外立刻有人應聲：「在。」

葛停香再吩咐：「叫王桐來。」

王桐垂著手，站在葛停香面前，就好像隨時都準備下來吻葛停香的腳。

從來也沒有人懷疑過他對葛停香的服從與忠心，也從來沒有人真能瞭解他的可怕。

他是個非常沉默的人，很少開口，也很少笑，臉上總是帶著種空洞冷漠的表情，一雙手總是喜歡藏在衣袖裡。

他伸出手來的時候，通常只有兩種目的：吃飯！殺人！

在他這一生中，殺人幾乎已變成和吃飯同樣重要的事。

現在雖然已是深夜，但只要葛停香一聲吩咐，不出片刻，他就出現在葛停香面前，而且永遠都是絕對清醒著的。

葛停香看著他，目中又不禁露出滿意之色，就好像他看著郭玉娘時一樣。

假如他必須在這兩人中選擇一個，他選的一定不是郭玉娘。

「你見過蕭少英？」

王桐點點頭。雙環門下的七大弟子，每一人他都見過。

遠在多年前，他已隨時都在準備要這七個人的命。

葛停香道：「你看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王桐道：「他不行。」

「不行」這兩個字經王桐嘴裡說出來，並不能算是極壞的批評。

盛重天生神力，勇猛無敵，環上的刻痕，多達一百三十三條，其中大多都是武林一流高手，在雙環門下的七大弟子中，位列第一。

可是王桐對於他的批評，也只有兩個字。

「不行！」後來發生的事證明他並沒有看錯，盛重只出手五招，就已死在他手裡。

葛停香嘴角又露出微笑，發出了簡短的命令：「去找他，帶他回來。」

王桐沒有再說一個字，也沒有再問任何問題。

葛停香既然只要他去帶這個人回來，那麼這個人是死是活都已沒有關係。

看著他走出去，郭玉娘也不禁輕輕嘆了口氣：「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我每次看見他的時候，總覺得忍不住要打寒噤，就好像看見條毒蛇一樣。」

葛停香淡淡地道：「你看錯了。」

「看錯了？」

「就算三千條毒蛇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一根手指。」

桌上有筆墨紙硯。

葛停香忽然提起筆，在蕭少英名字上也打了個「X」。

郭玉娘又忍不住道：「他現在豈非還沒有死？」

「不錯，他現在還沒有死。」葛停香忽然道：「只不過從王桐走出門的那一刻開始，他就已等於是個死人了……」

## 第二回 暴雨荒塚

霹靂一聲，閃電照亮了荒塚纍纍的亂石山崗。

山坳裡，兩個衣衫襤褸，歪戴著破氈帽的大漢，正在暴雨中挖墳。

暴雨打滅了滿山鬼火，也打滅了他們帶來的燈籠，大地一片漆黑，荒墳間到處都瀰漫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森鬼氣。

這兩個是什麼人？

他們要埋葬的人，又是什麼人呢？

其中一個塌鼻斜眼的猥瑣漢子，正在喃喃地埋怨：「若不是昨天晚上在場上輸得精光，就算再多給我二十兩，我也不來幹這種鬼差使。」

「這差使就算不給錢，咱們也得幹。」另一個人雖然口嘴有點歪，眼睛卻不斜：「趙老大平時對咱們不錯，現在人家出了事，咱們難道能不管？」

斜眼的嘆了口氣，用力揮起了鋤頭。

又是一聲霹靂，閃電擊下，一條鐵塔般的大漢，趕著輛驢車，衝上了山崗，車上載的，赫然正是兩口嶄新的棺材。

「趙老大來了。」

「你猜棺材裡裝的是誰？」斜眼的還是滿肚子疑心：「死人總是要入土的，為什麼偏偏要做得這麼鬼祟？」

「這種事咱們最好少問，」歪嘴的冷冷道，「知道得越少，麻煩也越少。」

驢車遠遠地停下，趙老大正在揮手呼喚，兩個人立刻趕過去，抬了口棺材，趙老大自己一個人扛起了另一口，嘴裡叱喝著，將棺材擺進了剛挖好的墳坑。

三個人正準備把土推下去，「砰」的一聲，彷彿有人在敲門，聲音還很大。

這裡既沒有人，也沒有門，聲音是從哪裡發出來的？

斜眼的機伶伶打了個寒噤，突然間，又是「砰」的一聲響。

這次他總算聽清楚了，聲音是從棺材裡發出來的。

棺材裡怎麼會有人敲門？

趙老大壯起膽子，勉強笑道：「說不定是隻老鼠鑽到棺材裡去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棺材裡突然又響起一陣陰惻惻的笑聲。

老鼠決不會笑，只有人才會笑。

棺材裡卻只有死人。

死人居然在笑，不停地笑。

三個人臉已嚇得發綠，對望了一眼，拔腿就跑，跑得真快。

雨還在不停地下，三個人眨眼間就逃下了山崗，連驢車都顧不得帶走。

棺材裡的笑聲，卻突然停止了。

又過了很久，左邊的一口棺材，蓋子竟慢慢地抬了起來。

一個人跟著坐起來，鷹鼻、銳眼，黑衣上滿是血污，左臂已被齊肩砍斷了。

他四周瞧了兩眼，一翻身，人已狸貓般從棺材裡竄出。

看他慘白的臉色，就知道他不但傷勢極重，失血也極多。

可是他的行動仍然十分矯健，一竄出來，就掀起了另外一口棺材的蓋子，沉聲道：「你還撐不撐得住？」

棺材裡的人咬著牙，勉強點了點頭。

這人的臉著實比死人還可怕，也是滿身血污，斷的卻是條右腿，所以連坐都沒法子坐起來。

「撐得住還要躺在棺材裡裝死？」

這人牙咬得更緊，恨道：「你看不出我只剩下一條腿？」

「沒有腿也得站起來，否則就得爛死在棺材裡。」這鷹鼻銳眼的黑衣人，心腸就像是鐵打的，「我豈非早已叫趙老大替你準備了根枴杖。」棺材裡確有枴杖。

比黃豆還大的雨點，一粒粒打在他身上、臉上，這個整個一條右腿都被砍斷了的人，竟真的掙扎著撐著枴杖站了起來。

看來他也是個鐵打的人。

雙環門下的七大弟子，本來就全都是銅澆成的，鐵打成的。

有人甚至認為，你就算把他們的腦袋砍下來，他們也還是照樣能張嘴咬你一口，咬進你的骨頭裡，喝乾你的血。

這兩人正是七大弟子中，還沒有死在亂刀下的楊麟和王銳。

又是一道閃電，照亮了亂石和荒塚。

王銳用他的獨臂，從驢車上提起口木箱，反手一掄，拋給了楊麟。

楊麟居然接住了，居然沒有倒下。

可是支持著他身子的枴杖，卻已被壓入了地上潮濕的泥土裡，他可以感覺到右腿根剛包紮好的傷口又開始在流血。

王銳又從車上提起一大壺水，用力猛踢驢股，驢子負痛驚嘶，奔下山崗。

楊麟看著他提著水壺大步走過來，目中竟似充滿了悲憤痛恨之意。

王銳道：「箱子裡有乾糧和刀創藥，只要節省著用，足夠我們在這裡過半個月的。」

楊麟在聽著。

王銳道：「葛停香絕對想不到我們還會回到這裡來，有半個月的功夫，我們的傷也差不多就能夠好了。」

這片山崗就在雙環山莊後，埋葬在山崗上的，至少有一半是死在雙環門下的。

盛天霸一家人的屍體，也早被葛停香葬在這裡。

王銳道：「白天我們一定得躲在棺材裡，可是天黑了之後，我們還有很多事可做。」

他也緊咬著牙關，勉強抑制著心裡的悲憤，過了很久，才慢慢地接著道：「師傅和大哥的墳一定就在這附近，我們雖然暫時無能替他老人家報仇，至少也得在他老人家墳前磕幾個頭。」

楊麟盯著他，慢慢將箱子放在棺材裡，忽然道：「我們同門已有十年，這十年來，你跟我說過多少次話？」

王銳道：「不多。」

楊麟冷笑，道：「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因為我本來是黑道上的人，你總認為我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投入雙環門的。」

王銳也冷笑道：「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裡知道。」

楊麟道：「我只知道你這次本來決不會救我的，當時的情況那麼危險，你一個人能逃走，已經很不容易。」

王銳冷冷道：「但我卻還是冒著險，把你也帶走了。」

楊麟道：「所以我不懂。」

王銳道：「你不懂？」

楊麟道：「你救我，決不是為了同門之義，因為你從來也沒有把我當做你的同門兄弟。」

王銳沉默著，又過了很久，才盯著他，一字一字道：「你要我說真話？」

楊麟點點頭。

王銳道：「好，那麼我先問你，葛停香的功夫，比不比得上我們師傅？」

楊麟答道：「永遠也比不上的。」

王銳道：「但是這次他幾乎沒有費什麼力，就已將師傅打倒。」

楊麟道：「那只因師傅當時喝醉了酒，而且醉得很凶。」

王銳道：「他老人家怎麼會醉的？」

楊麟道：「因為那天是他老人家與師母昔年第一次見面的日子。」

王銳問道：「你知道他老人家每年到了那一天，都會喝醉的嗎？」

楊麟道：「我們師兄弟全知道。」

每年到了這一天，盛天霸總會將他的門下全都請入後院，痛飲去年春天就埋在樹下的百花酒。

因為他覺得自己這一生的成功，全靠他有了個這麼樣的賢內助。

王銳道：「除了我們兄弟外，還有什麼人知道這件事？」

楊麟道：「好像沒有別的人了。」

每年只要到了這一天，盛天霸必定開懷痛飲，盡情而醉。

但他卻從不願別人知道他也有喝醉的時候。

他的仇家實在太多。

他決不能給別人一點機會。

王銳目光如刀鋒，盯著楊麟：「這件事既然沒有別人知道，葛停香怎麼會知道的？」

楊麟的臉色變了。

王銳又道：「我們是在後院喝酒的，無論誰要闖進去，都得先闖過六七道暗卡，我們必定早已有了警戒，可是那天葛停香去的時候，我們卻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

那天葛停香突然出現時，就好像飛將軍突然從天而降。

王銳的手緊握著，道：「他們去的一共有十三個人，這十三個人是怎麼通過外面那些暗卡守衛的，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

楊麟道：「所以你懷疑雙環山莊裡，早已有了他們的內線埋伏？」

王銳道：「不錯。」

楊麟道：「你懷疑他們的內線就是我？」

王銳道：「不錯！」

楊麟道：「你救走我，帶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要查明這件事？」

王銳道：「不錯！」

楊麟也握緊了雙拳，閉上了嘴。

暴雨如注，在他們之間隔起了一重簾幕。

他們就像是兩隻負了傷的野獸一般，在暴雨中對峙著。

也不知過了多久，王銳才一字一字道：「你承不承認？」

楊麟突又冷笑，道：「其實我也有件想不通的事。」

王銳道：「你說。」

楊麟道：「他們來的那十三人中，除了葛停香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殺了盛大哥的那個灰衣人。」

王銳道：「不錯！」

楊麟道：「他殺了盛大哥，就轉過來，跟另一人聯手對付你。」

王銳道：「不錯。」

楊麟冷冷道：「你一向自命是少林正宗，打的根基最厚，所以，才看不起我這個出身在下五門的師弟，只可惜你也不是那灰衣人的對手。」

王銳居然立刻承認：「不錯，他武功遠在我們之上。」

楊麟道：「他練的本就是種專門為了殺人的功夫。」

王銳道：「不錯。」

「他殺盛大哥時，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但卻沒有殺你！」

王銳的臉色似也變了。

楊麟道：「他本可殺你的，卻放過了你，而且居然還放了你一手，讓你逃走，這件事我也一直都想不通。」

王銳問道：「難道你認為我才是內奸，所以他們才會放過我嗎？」

楊麟道：「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別的理由。」

王銳也閉上了嘴。

兩個人又彼此對視了很久，王銳忽然道：「那個人也姓王，叫王桐。」

楊麟冷笑道：「原來你認得他。」

王銳道：「我當然認得他。遠在三十五年前，我就已認得他。」

楊麟很驚奇：「你今年豈非才三十六歲。」

王銳道：「不錯。」

楊麟道：「難道你一出世就認得他了嗎？」

王銳點點頭。

楊麟聳然動容，失聲說道：「他也是姓王，難道他是你的兄弟？」

王銳道：「嫡親的兄弟。」

楊麟怔住。

他實在想不到他們之間竟會有這種關係，更想不到王銳居然會承認。

王銳道：「我們雖然是嫡親的兄弟，但卻已有多年未曾見面了。」

楊麟道：「有多少年？」

王銳道：「十四年。」

楊麟道：「你投入雙環門已有十四年。」

王銳道：「我脫離少林門下後，就已發誓永不再見他。」

楊麟道：「為什麼？」

王銳的手握得更緊，目中又露出悲憤之色，緩緩道：「因為我出家做和尚，就是為了他，被逐出少林，也是為了他！」

楊麟道：「我不懂。」

王銳黯然道：「這件事我本不願說出來的。」

楊麟道：「但現在你卻非說出來不可！」

現在的確已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否則兩個同門弟兄，也許立刻就會像野獸般在這暴雨荒塚間互相廝殺。

他們心裡的悲憤和仇恨都已積壓得太多，只要有一點導火線，就立刻可能爆發。

王銳嘆息著，終於道：「我們雖然同父卻不同母。我是嫡出，先父去世後，他就毒殺了我的母親，幾乎也已將我置之於死地。」

楊麟又不禁動容。

他當然也看得出王桐是個多麼心狠手辣的人。

「你出家做和尚，就是為了躲避他？」

王銳點點頭，道：「我投入少林，本是為了要練武復仇。」

楊麟道：「但後來你卻並沒有去找他？」

王銳長嘆道：「因為我出家之後，受了少林諸長老的熏陶感化，就已將仇恨漸漸地看得淡了，何況他畢竟還是我的兄長！」

楊麟道：「後來呢？」

王銳道：「誰知我不去找他，他反而來找我了。」

楊麟道：「他知道你已在少林。」

王銳道：「他說他一知道我的下落，就立刻趕來找我，因為他也已知道他以前做的太過分，所以來求我原諒他。」

楊麟道：「你當然接受。」

王銳黯然道：「我非但接受，而且還很高興。我實在想不到他還有別的圖謀。」

楊麟問道：「圖謀的是什麼呢？」

王銳道：「就是少林寺的藏經。」

少林藏經，在武林人的心目中，一向比黃金珠寶更珍貴。

只不過無論誰都知道少林七十二絕技的可怕，所以誰也不敢去輕捋虎鬚。

楊麟動容道：「他去找你，為的就是要利用你，去盜少林藏經？」

王銳嘆息道：「後來他雖然沒有得手，但我卻因此被逐出了少林。」

楊麟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長長嘆息，道：「我是個孤兒，本來一直都在埋怨蒼天對我不公，現在我才知道，你的遭遇實在比我更不幸。」

王銳笑了笑，笑得很淒涼，道：「其實我也沒有想到，他這次居然會放過我。」

楊麟道：「他也是個人，每個人一生中，至少總有片刻天良發現的時候。」

王銳苦笑道：「他也許早已算準，縱然放了我，我也逃不遠的。」

楊麟道：「不管他是為了什麼，我都已相信你決不是內奸。」

王銳道：「你……你真的相信？」

楊麟笑了笑，道：「你雖然有些自大，卻決不是會說謊的人。」

王銳看著他，目中的憎惡，似已變為感激。

楊麟道：「現在你若還認為我是內奸，就不妨過來殺了我，我也毫無怨言，因為我根本無法辯白解釋。」

王銳沒有過去。

兩人又動也不動的站在暴雨中，互相凝視著，卻已不再像是兩隻等著互相廝殺的野獸。

王銳忽然衝過去，緊緊握住了楊麟的手，哽聲道：「其實我也知道不是你。」

楊麟道：「你知道？」

王銳道：「我仔細想了想，你若是內奸，就不會被他們砍得只剩一條腿了。」

楊麟道：「也許他們是想殺了我滅口。」

王銳道：「那麼他們就決不會讓我將你救走，就一定要第一個殺了你。」

楊麟笑了。

王銳也笑了。

雨雖是冷的，他們胸膛裡的血卻已在發熱。

王銳苦笑道：「這兩天來，我們遭遇的不幸實在太多，心裡實在太痛苦，總難免變得有點失常的，所以我才會胡思亂想，疑神疑鬼。」

恐懼本就會令人變得多疑，多疑就難免會發生致命的錯誤。

楊麟說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冷靜下來，想想內奸究竟是誰。」

王銳道：「我想不出。」

楊麟道：「但這次雙環門之慘敗，一定是因為有人出賣了我們。」

王銳赧然道：「可是除了我們兩個人外，雙環門下，已沒有活著的人。」

楊麟道：「還有一個。」

王銳立刻問：「誰？」

楊麟道：「蕭少英！」

王銳道：「他已不能算是雙環門下的人。」

楊麟道：「但雙環門中秘密，他知道得卻不比我們少。」

王銳道：「你認為是他出賣了我們？」

王銳不說話，雙拳卻又已握緊。

就在這時，突聽「格」的一響，竟是從旁邊一座荒墳中發出來。

墳已頹敗倒塌，露出了棺材的一角。

破舊的棺材裡，竟突然伸出一隻手來了。

一隻灰白的手，手裡還托著個酒杯。

棺材裡的這個人，無論死活，都一定是個酒鬼。

王銳和楊麟的臉色都變了。

他們都不相信這世上真的有鬼，但現在對他們來說，人卻比鬼更可怕。

棺材裡是什麼人？

托著酒杯的手，正在用酒杯接著已漸漸小了的雨點，已接滿了一杯。

手縮了回去，棺材裡卻發出了聲嘆息。

一個人嘆息著，漫聲而吟：「但願雨水皆化酒，只恨此生已非人。」

王銳、楊麟又對望了一眼，臉上忽然露出種奇怪的表情。

他們竟似已聽出這人的聲音。

楊麟突然冷笑，道：「你已不是人！」

棺材中的人又在嘆息。

「既不是人，也不是鬼，只不過是個非人非鬼，非驢非馬的四不像而已。」

又是「啪」的一聲，棺蓋掀起，一個人慢慢地從棺材裡坐了起來，蒼白的臉，滿臉剛生長出來的鬍茬子，還帶著一身連暴雨都不能沖掉的酒氣，只有一雙眼睛，居然還是漆黑明亮的。

楊麟盯著他，一字字道：「蕭少英，你本不該來的。」

雨已小了。

暴雨總是比較容易過去，正如盛名總是比較難以保持。

「我的確不該來的。」蕭少英慢慢地爬出棺材：「只可惜我已來了。」

王銳也盯著他，一字字道：「你已知道本門的禍事？」

蕭少英赧然而笑，道：「我雖已見不得人，卻還不聾。」

王銳道：「你知道我們在這裡？」

蕭少英點點頭：「我知道趙老大是條夠義氣的好漢。」

王銳道：「所以你算準了我一定會去找他？」

蕭少英道：「我也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王銳問道：「你還知道什麼？」

蕭少英道：「我還知道他決不會無緣無故叫斜眼老六到這裡來挖墳。」

王銳道：「所以你就跟著來了。」

蕭少英又點點頭。

王銳道：「你算準了我們一定會來？」

蕭少英笑得更淒涼：「不管你們來不來，棺材裡卻是個喝酒的好地方。就算我醉死，這裡也沒有人會把我趕走。」

王銳看看他，眼睛裡似已露出了同情之色。

楊麟卻在冷笑，道：「你本來明明可以做人的，為什麼卻偏偏要過這種非人非鬼的日子？」

蕭少英淡淡道：「因為我高興。」

楊麟閉上了嘴，面上已現出怒容。

王銳忽然說道：「箱子裡還有瓶酒，拿出來，我陪你喝兩杯吧。」

蕭少英笑了。

楊麟沉下了臉，冷冷道：「你還要陪他喝酒？」

王銳歎道：「他雖已不是雙環門下，卻還是我的朋友。」

楊麟冷笑，道：「他算是哪種朋友？」

王銳道：「至少不是出賣朋友的那種朋友。」

楊麟道：「他不是？」

王銳道：「他若是那個出賣了我們的人，我們現在就早已真的進了棺材。」

蕭少英突然大笑。

笑聲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悲愴和寂寞，道：「我實在想不到，這世上居然還有人肯將我當作朋友的。」

他斟滿酒一杯，遞過去：「來，我敬你一杯。你用酒杯，我用酒瓶，我們乾了。」

滿滿的一瓶酒，他居然真的一口氣就喝了下去。

王銳皺眉道：「你為什麼總是要這樣喝酒？」

蕭少英道：「這樣喝酒有何不好？」

王銳道：「這已不是在喝酒，是在拚命。」

蕭少英緩緩道：「只要還有命可拼，又有何不好？」

他眼睛裡又露出奇怪的表情，瞬也不瞬地凝視著王銳。

王銳忽然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嘎聲道：「你真的願意拚命嗎？」

蕭少英悠然道：「我至少還有一條命。」

王銳的聲音更嘶啞：「你願意將這條命賣給雙環門？」

蕭少英道：「不是賣給雙環門，是賣給朋友。」

他也用力握緊王銳的手：「我雖已不是雙環門的子弟，但雙環門卻一直都有我很多朋友。」

王銳的手在發抖，喉頭已被塞住。

他實在想不到，在這種時候，還有人肯承認自己是雙環門的朋友。

蕭少英慢慢地接著道：「何況，我就算不去找葛停香，他也決不會放過我的。」

王銳道：「為什麼？」

蕭少英淡淡道：「雙環門雖已不認我這個不肖弟子，可是在別人眼裡，我活著是雙環門裡的人，死了也是雙環門裡的鬼。」

他的聲音雖冷淡，可是一雙手也已在發抖。

王銳目中不禁露出歉意，黯然道：「你雖然錯了，可是我們……我們說不定也錯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蕭少英已改變話題：「你們剛才說的話，我已全都聽見。」

楊麟冷冷道：「我知道你並不聾。」

他對蕭少英的態度，就好像王銳本來對他的態度一樣。

蕭少英卻完全不在乎：「那天他們去的十三個人中，有幾個是你認得的？」

楊麟沉吟著，終於道：「只五個。」

蕭少英問道：「是不是葛停香和『天香堂』屬下的四大分堂主？」

楊麟點點頭。

那一戰天香堂的確已精銳盡出，但天香堂中的好手並不多。

「其餘八個人是誰？」

「有四個一直蒙著臉，另外四個，也都是我從未見過的陌生人，想必都是葛停香重金從外地請來的打手。」

蕭少英又問：「他們的功夫如何？」

楊麟道：「都不在天香堂那四大分堂主之下。」

蕭少英道：「他們的傷亡如何？」

楊麟道：「天香堂來的四個人中，死了三個，重傷一個。」

蕭少英沉思著，緩緩道：「這一戰天香堂雖然擊敗了雙環門，他們自己的元氣也已大傷，看來真正佔了便宜的，只不過是葛停香請來的那八個打手。」

楊麟道：「看那八人的武功，決不是江湖中的無名之輩，卻不知他是從哪裡找來的？」

王銳忽然道：「王桐好像早已在跟著葛停香，只不過一直沒有露面而已。」

楊麟道：「你怎麼知道？」

王銳道：「兩年前我已在蘭州看見過他一次，那時葛停香也在蘭州。」

楊麟道：「但你卻一直沒有提起。」

王銳苦笑道：「那時我實在沒想到葛停香會有這麼大的陰謀，這麼大的膽子。」

蕭少英嘆了口氣，道：「何況，沒有人會願意提起自己傷心事的。」

楊麟彷彿還想說什麼，看了王銳一眼，終於閉上了嘴。

蕭少英又問道：「那八個人之中，武功最高的是誰？」

楊麟毫不考慮，立刻回答：「王桐！」

蕭少英接道：「但他在江湖中並不是一個很有名的人。」

楊麟道：「也許他的興趣並不在成名而在殺人！」

蕭少英道：「他練的本就是專門為殺人的功夫？」

楊麟道：「他的武功並不好看，卻極有效。」

蕭少英長長吐出口氣，苦笑道：「那麼葛停香這次派出來對付我的，一定也是王桐。」

楊麟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因為他還摸不清我的底細，何況，他只要出手，就決不想落空。」

葛停香只要出手一擊，的確總是十拿九穩的。

他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王銳已不禁露出憂慮之色，道：「他若是真的已派出王桐來找你，你最好暫時躲在這裡。」

蕭少英卻搖了搖頭道：「他既然已來找我，我就要讓他找到。」

王銳皺眉道：「為什麼？」

蕭少英答道：「我一定要讓他找到後，才有機會混入天香堂的。」

王銳道：「為什麼一定要混入天香堂？」

蕭少英接道：「因為我只有混入天香堂之後，才有機會報仇。」

楊麟突又冷冷道：「只可惜死人是沒法子為朋友報仇的。」

蕭少英笑了笑，道：「我還沒有死。」

楊麟道：「那只因王桐還沒有找到你。」

蕭少英道：「他只要一找到我，我就必死無疑？」

楊麟道：「我見過他出手，也知道你的武功。」

蕭少英又笑了。

楊麟道：「你不信？」

蕭少英笑而不答。

楊麟道：「我們老大雙環的份量，你總該知道的。」

蕭少英當然知道。

盛重雙環的份量，本就比別人加重了一倍，再加上他手上的力量，那出手一擊，的確有開山裂石之力。

楊麟道：「可是我親眼看見老大出手雙飛，擊中了他的胸膛，他居然像是完全沒有感覺。」

蕭少英淡淡道：「我相信他是個很可怕的人，只不過我總不能躲他一輩子。」

王銳道：「你至少可以躲他半個月，等我們的傷好了，再作打算。」

蕭少英道：「等到那時，我們就能憑三個人的力量，擊敗天香堂？」

王銳說不出話了。

蕭少英目中又露出沉思之色，忽然問道：「王桐殺了盛老大之後，就來對付你。」

王銳點點頭。

蕭少英道：「他手下留情，放過了你，也許並不是天良發現。」

王銳道：「你想他是為了什麼？」

蕭少英道：「那也許只因為他被盛老大一擊之後，已經受了內傷，傷勢只到那時才發作。」

王銳接著道：「可是別的人……」

蕭少英道：「那時葛停香正在對付老爺子，當然無暇顧及你，別的人以他馬首是瞻，看見他放過了你，也不敢多事出手。」

這推測的確很合理。

合理的推測，總是能令人刮目相看的，連楊麟對他的看法都似已有了改變。

蕭少英沉吟著，道：「可是盛老大那一擊之力，本該立刻致他於死的，他卻還能一直支持到那時，所以我想，他身上一定穿著護身甲一類的防身物。」

他又笑了笑，接著道：「要殺人的人，總是會先提防著被人殺的……」

楊麟聽著他，忽然道：「你並不是個真的酒鬼，你並不真糊塗。」

蕭少英道：「我……」

楊麟打斷了他的話，道：「你既然不糊塗，兩年前的重陽日，怎麼會做出那種糊塗事？」

兩年前的重陽，蕭少英大醉後，居然闖入了老爺子獨生愛女的房裡去──這就是他被逐出雙環門的最大原因。

蕭少英眼睛裡忽然露出一種無法形容的表情，也不知是悔恨，還是悲傷。

可是他很快就恢復正常，淡淡道：「就算最清醒的人，有時也會做出糊塗事的，何況我本就是個四不像的半吊子。」

王銳嘆了口氣，苦笑道：「不管怎麼樣，你這半吊子想的好像比我們兩個加起來還多。」

楊麟道：「不管怎麼樣，他要真的想混入天香堂，還是無異羊入虎口。」

蕭少英微笑著，說道：「天香堂就算真的是個虎穴，我也可以扮成個紙老虎，讓他們看不出我是羊來。」

楊麟不懂，王銳也不懂。

蕭少英道：「我本來就是被雙環門趕出來的人，為什麼不能入天香堂？」

楊麟終於懂了：「只可惜葛停香並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

蕭少英接道：「也許我有法子。」

楊麟道：「什麼法子？」

蕭少英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荊軻刺秦王的故事？」

楊麟當然知道。

蕭少英道：「秦始皇也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卻還是幾乎上了荊軻的當，只因為荊軻帶去了一樣他最想要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弱點的。

無論誰看見自己一心想要的東西忽然到手時，總難免興奮疏忽。

蕭少英緩緩地說道：「荊軻知道秦始皇想要的是一個人的頭顱，所以，他就借了那個人的頭顱帶去了。」

楊麟動容道：「樊將軍的人頭？」

蕭少英道：「不錯。」

楊麟的臉色變了。

王銳的臉色變得更慘。

他們當然也知道，葛停香想要的，並不是樊於期的人頭，而是他們的人頭。

楊麟忍不住道：「你……你是不是想將我的人頭借去見葛停香？」

蕭少英不說話，只看著他。

看著他的頭。

楊麟的兩隻手都已握緊，忽然仰天而笑，道：「我這顆頭顱本已是撿來的，你若真的想要，不妨現在就來拿去。」

蕭少英忽然也笑了笑，道：「我不想。」

楊麟怔住：「你不想？」

蕭少英微笑道：「我只不過在提醒，你們的頭顱，都珍貴得很，千萬不能讓人拿走。」

楊麟看著他，握緊的手已漸漸放鬆。

王銳也鬆了口氣，臉上卻又露出憂慮之色：「你真的有法子對付葛停香和王桐？」

蕭少英道：「我沒有。」

王銳接道：「但你卻還是要走？」

蕭少英打了個哈欠，彷彿覺得酒意上湧，瞇著眼道：「這裡已沒有酒，我不走幹什麼？」

莫非他直到現在才真醉了？

楊麟又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不把我的頭顱帶走？」

蕭少英歎道：「因為這法子已過時了，已騙不過葛停香，你的頭顱，也比不上樊將軍。」

雨已住。

「我走了，十天後我再來，只希望那時這裡已有酒。」

他真的說走就走。

王銳和楊麟看著他走入黑暗裡，走下山崗，卻不禁對嘆了口氣。

「你看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不管他是怎麼樣的人，他都已是我們復仇的唯一希望。」

## 第三回 殺人的人

蕭少英又醉了。

這次他醉在「老虎樓」，就像是個死人般倒在櫃檯旁。

一個人醉了後，好像總是會變得比平時重三倍。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要抬起個已爛醉如泥的醉漢，決不是件容易事。

尤其是蕭少英，老虎樓已出動了三個夥計，卻連搬都搬不動他。

「這個人簡直比石頭還重。」

坐在櫃檯裡的老闆娘早看得不耐煩了，忍不住冷笑道：「這小子已醉得像是堆爛泥，你們難道連堆爛泥都沒有法子對付嗎？」

夥計們一個個全都垂下頭，不敢開腔。

蕭少英卻突然睜開了一隻眼睛，瞪著老闆娘，笑嘻嘻道：「你錯了。」

老闆娘沉下了臉。

她生氣的時候，看來還是很媚，尤其是一雙眼睛，更可以迷死人。

附近八百里的人都知道，老虎樓的老闆娘，是個可以迷死人的女人。

只可惜誰也沒有膽子到這裡來讓她迷一迷。

這地方叫老虎樓，就因為有條母老虎。

母老虎就是這個迷人的老闆娘，據說連老闆都已被她連皮帶骨地吞了下去。

蕭少英瞇著眼笑道：「你看來一點也不老，更不像老虎，我也不是爛泥。」

他好像還生怕別人聽不懂，又解釋著，說道：「形容一個人爛醉如泥，這一個泥字，說的並不是爛泥。」

老闆娘居然笑了笑，笑的時候更加迷人：「不是爛泥是什麼呢？」

蕭少英道：「是一種小蟲，沒有骨頭的小蟲，這種小蟲就叫做泥。」

老闆娘笑道：「看不出你倒還蠻有學問的。」

蕭少英也笑了：「我本來就是個很有學問的人，而且少年英俊，喜歡我的女人，從這裡排隊一直可以排到馬路上去。」

老闆娘突又沉下臉，道：「那麼你就趕快給我滾到馬路上去，不管你是爛泥也好，是小蟲也好，都得趕快滾。」

蕭少英卻還是笑嘻嘻地道：「只可惜小蟲也不會滾，爛泥也不會滾。」

老闆娘冷笑道：「你是不是想找死？」

蕭少英立刻搖頭說道：「不想。」

老闆娘道：「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蕭少英道：「就因為我知道，所以我才來的。」

老闆娘怒道：「你究竟想來幹什麼？」

蕭少英道：「想來找你陪我睡覺。」

老闆娘的臉色變了，夥計們的臉色也變了。

這小子看來真有點活得不耐煩的樣子，居然敢到老虎頭上來拔毛。

老闆娘突然一拍桌子，喝道：「給我打，重重地打。」

「打」字說出口，樓上的客人已溜了一大半，七八個夥計卻全都圍了上來。

也不知是誰提起個板凳，就往蕭少英腦袋上砸了下去。

「哎喲」一聲，蕭少英的腦袋還是好好的，板凳卻已四分五裂。

夥計們一驚、一怔，又怒吼著撲上去。

只聽「劈劈啪啪」一陣響，撲上去的夥計，已全都踉蹌退下，兩邊臉都已被打得又紅又腫。

蕭少英卻還是嬉皮笑臉地躺在地上，看著老闆娘，道：「我說過，我只不過想來找你陪我睡覺，並不是來挨揍的。」

老闆娘狠狠地盯著他，忽然又笑了。

這次她笑得更甜、更迷人，柔聲道：「你老遠的趕來，真的就是為了找我？」

蕭少英立刻點頭道：「決不假。」

老闆娘媚笑道：「看來你倒是個有心人。」

蕭少英道：「不但有心，而且還有情有義。」

「你貴姓？」

「姓蕭，吹簫引鳳的蕭。」

老闆娘吃吃的笑道：「可惜我不是鳳凰，只不過是條母老虎。」

蕭少英也吃吃的笑道：「可是在我看來，你這條母老虎，簡直比三百隻鳳凰加起來還要美得多。」

老闆娘笑道：「原來你不但有學問，還很會說話的。」

蕭少英瞇著眼，道：「我還有很多別的好處，你慢慢就會知道的。」

老闆娘看著他，眼波更迷人，忽然道：「再擺酒菜，我要陪蕭公子喝幾杯。」

酒是好酒，人是美人。

蕭少英本來就已醉了，現在更連想清醒一點點都不行。

老闆娘已替他斟滿了一大碗，微笑道：「我看得出蕭公子是英雄，英雄喝酒是決不會用小酒杯的，我先敬你三大碗。」

「莫說三大碗，就算三百碗，我也喝了。」

蕭少英捧起碗，忽又皺起眉，壓低聲音，道：「這酒裡有沒有蒙汗藥？」

老闆娘拋了個媚眼，笑道：「這裡又不是專賣人肉包子的十字坡，酒裡怎麼會有蒙汗藥？」

蕭少英大笑，道：「對，這酒裡當然不會有蒙汗藥，何況既然是老闆娘親手倒的酒，就算是毒藥，我也照喝不誤。」

他果然仰起脖子，「咕嘟咕嘟」的一下子就把一大碗酒全都倒下了肚，又伸出手，摸著老闆娘的手，瞇起眼道：「好白的手，卻不知香不香？」

她居然真的把一雙又白又嫩的手，送到蕭少英鼻子上。

蕭少英捧起這雙手，就像是條嗅到魚腥的饞貓，左嗅右嗅，嗅了又嗅，忽然大笑了兩聲，一個斤斗跌倒在地上，「砰」的一聲，竟是頭先著地。

老闆娘皺眉道：「蕭公子，你怎麼又醉了？」

蕭少英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這次才真的完全像死人一樣。

老闆娘忽然冷笑道：「放著陽關大道你不走，卻偏偏要往鬼門關裡來闖。」

她又沉下臉，一拍桌子：「拖下去打，打不死算他造化，打死了也活該。」

夥計們已開始準備動手，突聽一個人冷冷道：「打不得。」

客人居然還沒有走光。

角落裡的位子上，還有個灰衣人坐在那裡自斟自飲，喝的卻不是酒，也不是茶。

他喝的居然是白開水。

到酒樓上來喝白開水的人倒不多，他的人看來也像是白開水一樣，平平凡凡，淡而無味，臉上也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老闆娘盯了他兩眼，厲聲道：「你是他的什麼人？」

灰衣人道：「我根本不認得他。」

老闆娘道：「既然不認得，為什麼要來管他的閒事？」

灰衣人道：「因為我也活得不耐煩了。」

他說話的聲音也同樣單調平淡，就好像和尚在唸經，替死人超度亡魂念的那種經。

老闆娘冷冷道：「莫非你也是想來找我陪你睡覺的？」

灰衣人道：「不是。」

老闆娘冷笑道：「那麼你就是來找死……」

灰衣人道：「也不是找死，是找死人。」

老闆娘說道：「這裡沒有死人。」

灰衣人道：「有。」

老闆娘忍不住問道：「在哪裡？」

灰衣人道：「我數到三，你們若還不滾下樓去，就立刻全都要變成死人！」

老闆娘的臉色又變了。

灰衣人已放下杯子，冷冷地看著她。

「一！」

他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沒有表情卻往往就是種最可怕的表情。

老闆娘看著他，心裡竟不由自主覺得有點發冷。

她見過的英雄不知道有多少，見過的殺人兇手也不知有多少，但卻從來沒有人能讓她覺得害怕。

她實在看不透這個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看不透的人，通常也就是最可怕的人。

老闆娘倒抽了口涼氣，已聽見這人冷冷地說出了第二個字。

「二！」

膽小的夥計，已忍不住想溜了，老闆娘眼睛裡卻突然發出了光。

一個輕衫少年已從外面繞過去，繞到灰衣人的身後，手裡的刀也在發著光。

這少年正是老闆娘的「小老闆」。能做老闆娘的入幕之賓並不容易。

他不但嘴甜，而且刀快。

老闆娘笑了，微笑著向這灰衣人拋了個媚笑，吃吃地笑著道：「你不想要我陪你睡覺，卻想找死，難道我長得很難看？」

她長得當然不難看，她只希望這灰衣人能看著她，好讓那少年一刀砍下他腦袋來。

灰衣人果然在看著她。

刀光一閃，輕衫少年的刀已劈下。

果然是快刀。

灰衣人沒有回頭，沒有閃避，突然反手一個肘拳撞出去。

樓上每個人立刻全都聽見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

輕衫少年的刀明明已快劈在灰衣人脖子上，只可惜刀鋒還沒有夠著部位，他自己已被撞得飛了出去，「砰」的，撞在牆上，再倒下，軟成了一灘泥。

不是那種沒有骨頭的小蟲，是泥。

小蟲是活的，泥才是死的。

灰衣人還是在冷冷地看著老闆娘。

他這反手一撞，既不好看，也沒有任何巧妙變化。

他的招式只有一種用處。

──殺人！

「三」字已經快說出來了，老闆娘也已笑不出，咬著牙道：「你知不知道這是誰的地方？」

灰衣人道：「是你的地方。」

老闆娘道：「但你卻還是要我走？」

灰衣人道：「不錯。」

老闆娘跺了跺腳，道：「好，走就走！」

她的確想走了，誰知就在這時，桌子底下忽然有人道：「走不得。」

桌子底下只有一個人。

一個本來已絕對連動都不能動了的人，可是現在這個人卻慢慢吞吞地站了起來。

老闆娘又怔住。

她實在想不通，她在酒裡下的那種迷藥，本來是最有效的一種。

蕭少英用兩隻手抱著頭，喃喃道：「好厲害的蒙汗藥，好像比我上次在十字坡吃的那種還凶，害得我差點就醒不過來了。」

他忽然向老闆娘笑了笑，道：「這種藥你還有沒有？」

老闆娘臉色已發青，道：「你……你還想要？」

蕭少英點頭道：「我最喜歡喝裡面加了蒙汗藥的酒，你還有多少，我全要。」

老闆娘突然轉身，想逃下樓去。

只可惜她身子剛轉過，蕭少英已笑嘻嘻地站在她面前，道：「我說過你走不得的。」

老闆娘吃吃道：「為……為什麼？」

蕭少英道：「你還沒有陪我睡覺，怎麼能走。」

老闆娘瞪著他，一雙眼睛又漸漸地瞇了起來，嘴角又漸漸露出了迷人的微笑，柔聲道：「樓下就有床，我們一起走。」

蕭少英大笑，忽然出手，一把夾住了她的腰，把她整個人都揪了起來。

可是他並沒有下樓，反而走到那灰衣人面前。

灰衣人冷冷地看著他，臉上依然全無表情。

蕭少英也看了他幾眼，道：「你好像真的不認得我。」

灰衣人道：「嗯！」

蕭少英道：「可是別人要打死我的時候，你卻救了我。」

灰衣人道：「嗯！」

蕭少英笑道：「我本該謝謝你的，可是我知道你這種人一定不喜歡聽謝字。」

灰衣人道：「嗯！」

蕭少英看著他杯子裡的白水，道：「你從來不喝酒？」

灰衣人道：「有時也喝。」

蕭少英道：「什麼時候你才喝？」

灰衣人答道：「有朋友的時候。」

蕭少英問道：「現在你喝不喝？」

灰衣人道：「喝。」

蕭少英又大笑，忽然大笑著將老闆娘遠遠的拋了出去，就好像摔掉了只破麻袋。

灰衣人道：「你不要這女人陪你睡覺了？」

蕭少英大笑道：「有了朋友，我命都可以不要，還要女人幹什麼？」

夜涼如水，卻美如酒。

在屋頂上仰起頭，明月當空，繁星滿天，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摘下來。

摘來下酒。

蕭少英和灰衣人，一個人抱一罈酒，坐在繁星下，屋頂上。

「要喝酒，換一個地方去喝吧。」

「為什麼要換地方？」

「這地方該死的人還沒有死光。」

「那你喜歡在什麼地方喝酒呢？」

「屋頂上。」

蕭少英大笑道：「好，好極了。」

灰衣人道：「你也在屋頂上喝過酒？」

蕭少英笑道：「在棺材裡我都喝過。」

灰衣人石板般的臉上居然也露出笑意：「棺材裡倒真是個喝酒的好地方。」

「你想不想試試？」

「想。」

「我們先在屋頂上喝半罈，再到棺材裡去喝，怎麼樣？」

「好，好極了。」

半罈酒很容易就喝完了，要找兩口可以躺下去喝酒的棺材，卻不容易。

蕭少英的酒量實在不錯，但無論酒量多好，只要是人，就一定有喝醉的時候。

蕭少英是人！

現在他眼睛已發直，舌頭已大了，喃喃道：「棺材店在哪裡？怎麼連一家都看不到。」

灰衣人道：「要找棺材，並不一定要到棺材店裡找。」

蕭少英大笑道：「一點也不錯，要吃豬肉，也並不一定要到豬窩去。」

他忽然又不笑了，壓低聲音，問道：「你知道什麼地方有棺材？」

灰衣人道：「有死人的地方，就有棺材。」

蕭少英聲音壓得更低，道：「你知道什麼地方有死人？」

灰衣人道：「老虎樓。」

蕭少英立刻點頭，道：「不錯，那裡剛才還死了個人。」

剛點完頭，忽然又搖頭，道：「還是不行。」

灰衣人道：「為什麼又不行呢？」

蕭少英道：「那裡只死了一個人，最多也只有一口棺材。」

灰衣人道：「兩個人既然可以用一張桌子喝酒，為什麼不能坐在一口棺材裡喝？」

蕭少英又大笑道：「一點也不錯，我們兩個人都不胖，就算躺在一口棺材裡，也足足有餘。」

老虎樓後面的小院子裡，果然擺著口棺材。

嶄新的棺材，上好的木頭，四面的棺材板都有一尺多厚。

看來這老闆娘倒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並沒有因為人死了就忘了舊情。

可是死人還沒有擺進去。

店已打了烊，樓上卻還亮著燈光，顯然還有人在上面為死人穿壽衣。

蕭少英拍了拍棺材板，喃喃道：「這倒是口上好的楠木棺材。我死了之後，能有這樣一口棺材，也就心滿意足了。」

灰衣人道：「你一定會有的。」

蕭少英道：「為什麼我一定會有？」

灰衣人道：「因為你有朋友。」

蕭少英大笑，笑聲剛發出，又立刻自己掩住了嘴：「現在我們還沒有開始喝酒，若被人發現了，豈非煞風景。」

灰衣人道：「所以你就該趕快躺進去，趕快開始喝。」

蕭少英道：「你呢？」

灰衣人道：「我不急。」

蕭少英一條腿伸進了棺材，忽然又縮回來，笑道：「你是客人，我應該讓你先進去。」

灰衣人道：「不客氣，你先請。」

蕭少英又笑了：「先進棺材又不是什麼好事，有什麼好客氣的。」

他終於還是抱著酒罈子，先坐了進去。

灰衣人看著他，眼睛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道：「棺材裡面怎麼樣？」

蕭少英笑道：「舒服極了，簡直比坐在床上還舒服。」

灰衣人淡淡道：「你覺得很滿意？」

蕭少英笑道：「滿意極了。」

灰衣人冷冷道：「那麼現在這口棺材就是你的了，你就躺下去死吧。」

蕭少英好像還聽不懂他的話，笑嘻嘻道：「酒還沒喝完，怎麼能死？」

灰衣人道：「不能死也得死。」

最後一個「死」字剛說出口，他的手已閃電般伸出，斜切蕭少英的後頸。

這一著也完全沒有花招變化，卻也是殺人的招式。

蕭少英就算很清醒，就算手腳都能活動自如，也未必能避開這一掌。

何況他現在已經醉了，又已坐在棺材裡。

棺材總是不會太寬敞的，能活動的餘地決不會太多──死人本就不會再需要活動的。

這灰衣人要殺人的時候，居然還先要人自己躺進棺材裡再動手。

他不但出手快，用的法子也實在太巧妙，他實在已可算是個殺人的專家。

蕭少英已閉上眼睛。

遇到了這樣一個人，除了閉上眼睛等死之外，還能怎麼樣？

只聽「波」的一聲，有樣東西已被擊碎，鮮血大量湧出來。

碎的卻不是蕭少英的頭，而是酒罈子；流出來的也不是血，是酒。

灰衣人這閃電的一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竟砍在酒罈子上了。

蕭少英卻好像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直著眼睛怔了半天，才大聲道：「我們講好了一起找個棺材喝酒的，你怎麼把我的酒罈子打破？」

灰衣人冷冷地看著他，好像也看不透這個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醉了？」

蕭少英火更大：「誰說我醉了，我比狐狸還清醒十倍。」

灰衣人道：「你還要喝？」

蕭少英道：「當然要喝。」

灰衣人的心沉了下去。

直到現在，他才發現自己好像已落入了個他做夢也想不到的圈套。

灰衣人道：「好，我這裡還有酒。」

他將左手抱著的酒罈子遞過去，蕭少英立刻就笑了，卻不肯接下這罈酒。

「你為什麼還不坐進來？」蕭少英道。

「一個人坐在這裡喝酒有什麼意思？」蕭少英又道。

灰衣人又盯著他看了半天，終於道：「好，我陪你喝。」

蕭少英展顏笑道：「這才是好朋友。今天你陪我喝酒，改天你就算叫我陪你死，我也不會皺一皺眉頭。」

灰衣人嘴角又露出了種殘酷的笑意，終於邁進棺材，坐了下去。

蕭少英問道：「你還有多少酒？」

灰衣人道：「還有一大半。」

蕭少英道：「好，我們一個人喝一口，誰也不許多喝。」

灰衣人接著道：「好，你先喝。」

蕭少英道：「你是客人，你先喝。」

灰衣人只好捧起了酒罈子。

跟一個已喝醉了的醉漢爭執，就好像跟長舌婦鬥嘴一樣的愚蠢。

誰知他這口酒還沒有喝下去，「砰」的一響，手裡的酒罈子竟被打碎，暗褐色的酒就像是血一樣，濺得他滿身都是。

灰衣人臉色剛變了變，蕭少英的身子竟已撲了過來，壓在他身上。

棺材裡根本沒有閃避之處，他也想不到蕭少英會這樣不要命地蠻幹。

他身子雖被壓住，手已騰出來，按住了蕭少英後腰的死穴。

誰知就在這時，突聽「砰」的一響，眼前突然一片黑暗。

棺材的蓋子竟已被人蓋了起來。

灰衣人這才吃了一驚，想推開蕭少英，誰知這醉鬼的身子竟比石頭還重。

也就在這時，外面已「叮叮咚咚」地響了起來，竟會有人在外面把這一口棺釘上了釘子，封死了。

棺材裡又黑又悶，再加上蕭少英的一身酒臭，那味道簡直要令人作嘔。

灰衣人終於長長嘆了口氣，道：「難道你已早知道我是什麼人？」

蕭少英笑了笑，道：「你叫王桐，是個殺人的人，而且是來殺我的。」

他的聲音已變得很冷靜，竟似連一點醉意都沒有。

他沒有說錯。

王桐只覺得胃部收縮，幾乎已忍不住真的要嘔吐。

蕭少英道：「你當然也已知道我是什麼人。」

王桐道：「但我卻不懂你這是什麼意思。」

蕭少英道：「你是應該懂得的。」

王桐的手又按到他死穴上，冷冷道：「我現在還是隨時都可以殺了你。」

蕭少英道：「你若殺了我，你自己就得活活地爛死在這棺材裡。」

王桐揮手，猛擊棺材。

棺材紋絲不動。

蕭少英悠然道：「沒有用的，一點也沒有用，這是口加料特製的棺材，你手裡就算有一把斧頭，也休想劈得開。」

王桐道：「難道你自己也不想活著出去？」

蕭少英笑道：「既然是好朋友，要喝酒就在一起喝，要死也一起死。」他又嘆了口氣，道：「何況，你既然知道我是誰，就該知道我本就已是個快死的人。」

王桐道：「哦。」

蕭少英道：「雙環門不要我，天香堂又一心要我的命，我活著本就已沒有什麼意思，何況，葛停香若已準備要一個人死，這人怎麼還活得下去。」

王桐冷笑，但心裡卻不能不承認，他說的是事實。

蕭少英道：「可是我就算要死，也得找個墊背的，陪我一起死。」

王桐道：「你為什麼要找上我？」

蕭少英接著道：「我並沒有找你，是你自己來找我的。」

王桐突又冷笑，道：「就算要死，我也要你比我先死。」

蕭少英淡淡道：「你若先殺了我，一個人在棺材裡豈非更寂寞？我若死了，你陪著個死人躺在棺材裡，那滋味豈非更不好受？」

他微笑著，又說道：「所以，我知道你決不會出手殺死我的。我們究竟是誰先死，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王桐咬著牙，道：「我若先死了，你還可以叫那老闆娘放你出去？」

蕭少英道：「很可能。」

王桐道：「你跟她本是串通好的？」

蕭少英笑道：「這次你總算說對了。」

王桐道：「你們故意演那一齣戲給我看，為的就是要激我出手。」

蕭少英道：「因為我知道你喜歡殺人，決不會讓我死在別人手裡。」

王桐道：「我也看得出那些人根本殺不了你。」

蕭少英接著道：「所以你樂得做個好人，讓我感激你，就不會再提防著你，你出手殺我時，就一定會方便得多了。」

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甚至還要我自己先躺進棺材再出手，這豈非太過分了些？」

王桐沉默著，過了很久，也不禁歎道：「看來我好像低估了你。」

蕭少英接著道：「你本來就是。」

王桐問道：「你究竟想要什麼？」

蕭少英道：「想死。」

王桐冷笑道：「誰也不會真想死的。」

蕭少英接口道：「你也不想死？」

王桐沒有否認。

蕭少英又笑了笑，悠然道：「不想死也有不想死的辦法。」

王桐道：「什麼辦法？」

蕭少英問道：「葛停香是不是很信任你？」

王桐道：「嗯。」

蕭少英道：「你的朋友他當然也會同樣信任。」

王桐冷冷道：「我沒有朋友。」

蕭少英接道：「你有，我就是你的朋友。」

王桐道：「哼。」

蕭少英道：「兩個人若是被人封死在一口棺材裡，不是朋友也變成了朋友。」

王桐沉默了很久，緩緩道：「我若說別的人是我朋友，他也許會相信，但是蕭少英……」

蕭少英道：「蕭少英並不是雙環門的弟子，蕭少英已被雙環門趕了出去。」

王桐道：「你難道要我帶你去見他？」

蕭少英道：「你可以告訴他，蕭少英不但已和雙環門全無關係，而且也恨不得雙環門的人全都死光死絕，所以……」

王桐道：「所以你認為他就一定會收容你？」

蕭少英道：「現在天香堂正是最需要人手開創事業的時候，我的武功不弱，人也不笨，他應該用得著我這種人。」

他微笑著，又道：「你甚至可以推薦我做天香堂的分堂主。我們既然是朋友，我能在天香堂立足，對你也有好處。」

王桐沉默著，似乎在考慮。

蕭少英道：「以你在他面前的份量，這決不是做不到的事。」

王桐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蕭少英道：「我喜歡喝酒，又喜歡女人，這些都是需要花錢的事。」

王桐道：「你想要錢？」

蕭少英道：「當然想要，而且越多越好。」

王桐道：「你為什麼不去做強盜？」

蕭少英道：「就算要做強盜，也得有個靠山，現在我卻像個孤魂野鬼一樣，隨時都得提防著別人抓我去下油鍋。」

王桐道：「所以你要我拉你一把。」

蕭少英道：「只要你肯，我決不會忘了你對我的好處。」

王桐接口道：「可是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蕭少英道：「因為這本是彼此有利的事。」

王桐道：「我若不肯呢？」

蕭少英淡淡道：「那麼我們就只好一起爛死在這棺材裡。」

王桐突然冷笑，道：「你以為我怕死？」

蕭少英道：「你不怕？」

王桐冷冷道：「我這一生中，根本就從未將生死兩字放在心上。」

蕭少英道：「真的？」

王桐閉上了嘴，拒絕回答。

蕭少英嘆了口氣，道：「既然你不答應，我們就只有在這裡等死了。」

王桐根本不睬他。

蕭少英道：「這棺材下面雖然有洞可以通氣，但是我已跟老闆娘約好，半個時辰後我若還沒有把消息傳出去，她就會把這口棺材埋入土裡了。」

他嘆息著，喃喃道：「被活埋的滋味，想必不太好受。」

王桐還是不理不睬。

棺材裡的兩個人，好像都已變成了死人。

蕭少英也已閉上眼睛在等死。

也不知過了多久，就好像已過了幾千幾百萬年一樣，兩個人身上都已汗透衣裳。

忽然間，棺材似已被抬了起來。

蕭少英淡淡道：「現在她只怕已準備把我們埋進墳地裡了。」

王桐冷笑，笑得卻已有點奇怪。

死，畢竟是件很可怕的事。

棺材已被抬上了輛大車，馬車已開始在走。

這地方距離墳場雖不近，卻也不太遠。

王桐忽然道：「就算我肯幫你去說這些話，葛老爺子也未必會相信。」

蕭少英道：「他一定會相信的。」

王桐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因為我本就是個浪子，從小就不是好東西。」

王桐冷冷道：「這點我倒相信。」

蕭少英道：「像我這種人，本就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何況，你說的話，在他面前也一向都很有份量。」

王桐似乎又在考慮。

蕭少英道：「這兩點若還不夠，我還可以想法子帶兩件禮物去送給他。」

王桐道：「什麼禮物？」

蕭少英道：「兩顆人頭，楊麟和王銳的人頭。」

王桐深深吸了口氣，似已被打動。

蕭少英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留著這兩人，遲早總是禍害，這一點葛老爺子想必也是清楚得很。」

王桐道：「這兩人本就已死定了。」

蕭少英道：「但我卻可以保證，你們就算找一百年，也休想找到他們。」

王桐道：「你能找得到？」

蕭少英肯定地道：「我當然有法子。」

王桐遲疑著，問道：「我若答應你，你是不是能夠完全信任我？」

蕭少英道：「不能。」

他苦笑著道：「你現在答應了我，到時候若是翻臉不認人，我豈非死定了。」

王桐道：「既然你不相信我，這句話豈非全都是白說的？」

蕭少英道：「但你卻一定可以想出個法子讓我相信你。」

王桐道：「我想不出。」

蕭少英道：「我可以替你想。」

王桐道：「說來聽聽。」

蕭少英道：「這裡雖然很擠，可是我若往旁邊靠一靠，你還是可以把衣裳脫下來的。」

他笑了笑，接下去又說道：「你既不是女人，我也沒有毛病，所以你大可以放心，我決不想來非禮你。」

王桐好像已氣得連話都說不出。

蕭少英道：「我只不過要你把身上的護身金絲甲脫下來，讓我穿上，那麼你就算到時反悔，我至少還有機會可以逃走。」

王桐冷笑道：「你在做夢。」

他又閉上了嘴，拒絕再說一個字，他對這護身甲顯然看得很重。

這時馬車已停下。

他們已可聽見棺材外面正有人在挖墳。

蕭少英嘆了口氣，道：「看來用不著再過多久，我們就要入土了。」

王桐道：「所以你最好也閉上嘴。」

蕭少英道：「現在我只有最後一句話要問你。」

王桐道：「好，你問吧。」

蕭少英道：「你這一輩子，究竟殺過多少人？」

王桐遲疑著，終於道：「不多，也不少。」

蕭少英道：「你出道至少已有二十年，就算你每個月只殺一個人，現在已殺了兩百四十個。」

王桐道：「差不多。」

蕭少英嘆了口氣，道：「看來我還是比你先死的好。」

王桐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死在你手下的那兩百四十個人，冤魂一定不會散的，現在只怕已在九泉路上等著你，要跟你算一算總賬了。」

王桐忽然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蕭少英道：「你活著的時候是個殺人的人，卻不知你死後能不能變成個殺鬼的鬼。我不如還是早死早走，也免得陪你一起遭殃。」

王桐用力咬著牙，卻已連呼吸都變得急促了起來。

那些慘死在他手下的人，那一張張扭曲變形的臉，彷彿已全都在黑暗中出現。

他越不敢想，卻偏偏越要去想。

「砰」的一聲，棺材似已被拋人了墳坑。

蕭少英道：「我要先走一步了，你慢慢再來吧。」

他抬起手，竟似已準備用自己的手，拍碎自己的天靈。

王桐忽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嘶聲道：「你……你……」

「你要我怎麼樣？」

蕭少英已感覺出他手心的冷汗，悠然道：「是不是要我等你脫衣裳？」

## 第四回 盤問

護身甲是用一種極罕有的金屬煉成柔絲，再編織成的。

現在這護身甲已穿在蕭少英身上，他雖然覺得很熱，卻很愉快，忍不住笑道：「這的確是件價值連城的寶物，難怪你捨不得脫下來。」

王桐鐵青著臉，好像聽不見似的。

老闆娘正在為他斟酒，嫣然道：「可是無論多麼貴重的寶物，也比不上自己的性命珍貴，你說對不對？」

酒杯剛斟滿，王桐就立刻一飲而盡。

他現在竟似已很想喝醉。

蕭少英大笑，道：「一醉解千愁，他處不堪留。你若真的喝醉過一次，說不定也會跟我一樣，變成個酒鬼。」

老闆娘媚笑著，柔聲道：「在棺材裡悶了半天，你們倒真該多喝幾杯。」

王桐忽然道：「你也早已知道我是誰？」

老闆娘道：「我聽他說過。」

王桐道：「你也聽說過天香堂？」

老闆娘道：「當然。」

王桐道：「天香堂對仇家的手段，你知不知道？」

老闆娘道：「我知道。」

王桐道：「但你卻還是照樣敢幫他對付我。」

老闆娘嘆了口氣，道：「這個人前前後後，已經在這裡欠了三千多兩銀子的酒賬，我若不幫他一手，這筆賬要等到哪天才能還清，何況……」

王桐冷冷道：「何況你還陪他睡過覺。」

老闆娘的臉紅了，又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本來不肯的，可是他……他的力氣比我大。」

王桐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蕭少英，忽然大笑。

蕭少英卻怔住。

他從來也想不到這個人也會這樣大笑的。

王桐大笑著，拍著他的肩，道：「看來你的確是很缺錢用，而且真的色膽包天。」

蕭少英也笑了：「我說的本就是實話。」

王桐道：「葛老爺子一定會喜歡你這種人。」

蕭少英大喜：「真的？」

王桐點點頭，壓低聲音，道：「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酒色之徒。」

酒杯一斟滿，就喝光，一喝光，就斟滿，他似也有些醉了。

蕭少英道：「老爺子也常喝酒？」

王桐道：「不但天天喝，而且一喝就沒個完，不喝到天亮，誰都不許走。」

蕭少英眨了眨眼，道：「現在天還沒有亮。」

現在夜色正濃。從墳場回來的路是不太遠，也不太近。

王桐忽然一拍桌子，道：「他現在一定還在喝酒，我正好帶你去見他。」

蕭少英眼睛裡發出了光，道：「你知道他也在這城裡？」

王桐挺起胸：「我不知道誰知道？」

蕭少英道：「我們現在就走？」

王桐道：「當然現在就走。」

兩人居然說走就走，走得還真快。

老闆娘看著他們下樓，忽然又嘆了口氣，喃喃道：「這兩個人究竟是誰真的醉了？」

她自己喝了杯酒，又不禁苦笑：「也許他們都沒有醉，醉的是我！」

葛停香果然還在喝酒。

他喝得很慢，但卻很少停下來，喝了一杯，又是一杯。

在旁邊為他斟酒的當然是郭玉娘，她也陪著喝一點。

無論葛停香做什麼，她都在陪著，最近她好像已變成了葛停香的影子。

酒已喝了兩壺，葛停香一直都在皺著眉。

郭玉娘看著他，柔聲道：「你還在想楊麟和王銳？」

葛停香板著臉，用力握著酒杯：「我想不通，四五十個大活人，去抓兩個半死不活的殘廢，為什麼抓了七八天還抓不到？」

郭玉娘沉吟著，道：「我也有點想不通，那天他們怎麼能逃走的？」

葛停香道：「那是我的意思。」

郭玉娘道：「你故意要放他們逃走的？」

葛停香點點頭。

郭玉娘更想不通了：「為什麼？」

葛停香道：「因為我想查明一件事。」

「什麼事？」

「我想看看這附近地面上，是不是還有雙環門的黨羽，還有沒有人敢窩藏他們。」

「所以你故意讓他們逃走，看他們會逃到什麼地方去？」

「不錯。」

郭玉娘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這兩個人一逃走之後，就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葛停香臉上現出怒容，恨恨道：「若連這兩個殘廢都抓不到，天香堂還能成什麼大事！」

「波」的一聲，他手裡的酒杯已被捏得粉碎。

郭玉娘輕輕握住了他的手，柔聲道：「就憑那兩個殘廢，想必也成不了什麼大事，你又何必那麼生氣？」

葛停香沉著臉，道：「斬草就得除根，留著他們總是個禍根。」

郭玉娘道：「不管怎麼樣，王桐總是一定能找到蕭少英的。」

葛停香又握緊了拳，道：「我養著這些人，能辦事的好像已只剩下一個王桐。」

郭玉娘道：「他跟著你是不是已有很久？」

葛停香道：「嗯。」

郭玉娘道：「他一直都很可靠？」

葛停香道：「絕對可靠。」

郭玉娘眼波流動，道：「我想，江湖中一定還有很多像王桐這樣的人。」

葛停香道：「就算有，也很難找。」

郭玉娘道：「我們可以慢慢地找。現在雙環門既垮了，西北一帶，已決不會有人敢再來動我們的，我們反正不著急。」

她又換個酒杯，替他斟了杯酒。

葛停香舉杯在手，沉思著，喃喃道：「我手下只要能多有一兩個像王桐那樣的人，天香堂就不僅要在西北一帶稱雄了。」

郭玉娘看著他，本已亮如秋星的一雙眼睛，似已變得更亮。

男兒志在四方，在英雄們的眼中來看，西北的確只不過是個小地方而已。

葛停香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江湖中有個『青龍會』？」

郭玉娘道：「我好像聽說過。」

葛停香道：「你聽說了些什麼？」

郭玉娘答道：「聽說青龍會已經是天下勢力最大的一個秘密組織，在中原一帶，到處都有他們的分壇。」

葛停香道：「何止中原一帶而已。」

郭玉娘睜大了眼睛：「還不止？」

葛停香道：「青龍會屬下的分壇，一共有三百六十五處，南七北六十三省，所有比較大的城市裡，幾乎都有他們的勢力。」

郭玉娘輕輕吐出口氣，道：「難怪江湖中人一提起青龍會來，都要心驚膽戰了。」

葛停香冷笑道：「但青龍會的事業，也是人做出來的，青龍會他們能夠雄霸天下，天香堂為什麼不能？」

他舉杯一飲而盡，重重一拍桌子，又不禁長長嘆息：「只可惜……只可惜天香堂裡，缺少了幾個如龍似虎的人而已。」

郭玉娘握緊了他的手：「我相信你將來一定可以得到的，你不但有知人之明，而且，還有用人的雅量。」

對一個空有滿胸大志，卻未能一層抱負的英雄說來，世上還有什麼事能比一個美人的安慰更可貴。

葛停香仰面大笑：「好，說得好！只要你好好跟著我，我保證你必定可以看到那一天……」

他的笑聲突然又停頓，厲聲喝問道：「什麼人？」

「葛新。」

「什麼事？」

「王桐求見。」

葛停香霍然長身，喜動顏色：「王桐已回來？」

「就在門外。」

「叫他進來，快。」

門外的長廊裡雖然還燃著燈，卻還是顯得很陰暗。門是雕花的，看來精美而堅固。

一個人垂手肅立在門外，臉色也是陰暗的，彷彿已很疲倦。

但他卻還是筆直筆直地站著，睜大了眼睛，低垂著頭。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是個老實人。

天香堂總堂主的秘室外，居然只有這麼一個老實而疲倦的人在看守，倒是蕭少英所想不到的事。

他斜倚著欄杆，在等著，等王桐。

王桐已進了秘室，開門的時候，他彷彿看見了一個苗條的人影，還嗅到一陣陣酒香。

「看來葛停香果然也是酒色之徒。」

蕭少英笑了。

古今的英雄，又有幾人不貪杯好色？只可惜貪杯好色的卻大半都不是英雄好漢。

老實人雖然低垂著頭，卻在用眼角偷偷地打量著這個衣冠不整，又懶散，又愛笑的少年。

蕭少英也在看著他，忽然問道：「貴姓？」

「姓葛，叫葛新。」

「這裡的家丁都姓葛？」

「是的。」

「這裡只用姓葛的人做家丁？」

「不一定，你若肯改姓，也可以做這裡的家丁。」

這老實人不但有問必答，而且答得很詳細。

蕭少英又笑了。

他的確愛笑，不管該不該笑的時候，他都要笑。

他雖然總是窮得不名一文，但笑起來的時候，天下的財富好像全都是他一個人的。

葛新對這個人顯然也覺得很好奇，忽然也問道：「貴姓？」

「姓蕭，蕭少英。」

「你是不是也想來找個事做？」

「是的。」

「你也願意改姓？」

蕭少英笑道：「我並不想做這裡的家丁。」

葛新道：「你想幹什麼？」

蕭少英道：「聽說這裡四個分堂主的位子，都有了空缺。」

葛新也笑了。

他笑的樣子很滑稽，因為他不常笑。

可是他覺得蕭少英比他更滑稽。

這少年居然一來就想做分堂主，他實在想不到世上竟真有這麼滑稽的人。

他還沒有笑出聲音來，門內卻已傳出葛停香的聲音：「葛新。」

「在。」

「叫門外面的人進來。」

門開了，是為蕭少英而開的。

王桐已經在葛停香面前說了些什麼？葛停香準備怎麼對他？

蕭少英完全不管。

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他挺起胸膛，走了進去，還沒有走進門，忽然又附在葛新耳邊，輕輕地說：「我現在走進去，等我出來的時候，就一定已經是這裡的分堂主了，所以你最好現在就開始想想，應該怎麼樣拍我的馬屁。」

這次葛新沒有笑。

他看著蕭少英走進去，就好像看著個瘋子走進自己挖好的墳墓一樣。

蕭少英身上穿的衣服，本來是嶄新的，質料高貴，剪裁合身，手工也很精緻，只可惜現在已變得又臭又髒，還被勾破了幾個洞。

衣袋裡當然也是空的，空得就像是個汁已被吸光的椰子殼。

可是他站在葛停香面前時，卻像是個出征四方，得勝回朝的大將軍。

葛停香看著他，從頭到腳，看了三遍，忽然道：「你這身衣裳多少錢一套？」

他第一句問的竟是這麼一句話，實在沒有人能想得到。

蕭少英卻好像並不覺得很意外，立刻回答：「連手工帶料子，一共是五十兩。」

葛停香道：「這衣服好像不值。」

蕭少英道：「我一向是個出手大方的人。」

葛停香道：「你知不知道五十兩銀子，已足夠一家八口人舒舒服服過兩三個月了。」

蕭少英道：「不知道。」

葛停香道：「你不知道？」

蕭少英道：「我從來沒有打過油，買過米。」

葛停香道：「這身衣服你穿了多久？」

蕭少英道：「三天。」

葛停香看看他衣服上的泥污、酒漬和破洞，才道：「身上穿著這種衣服，無論走路、喝酒都該小心些。」

蕭少英道：「我並沒有打算穿這種衣服過年。」

葛停香道：「一套衣服你通常穿多久？」

蕭少英道：「三天。」

葛停香道：「只穿三天？」

蕭少英道：「無論什麼樣的衣服，我只要穿三天，都會變成這樣子的。」

葛停香道：「衣服髒了可以洗。」

蕭少英道：「洗過的衣服我從來不穿。」

郭玉娘笑了。

蕭少英也笑了。

他的眼睛一直都在圍著郭玉娘身上打轉。

葛停香卻彷彿沒有注意到，臉上非但沒有怒色，眼睛裡反而帶著笑意，又問道：「你一個月通常要花多少兩銀子？」

蕭少英道：「有多少，就花多少。」

葛停香道：「若是沒有呢？」

蕭少英答道：「沒有就借，借不到就欠。」

葛停香道：「有人肯借給你？」

蕭少英道：「多多少少總有幾個的。」

葛停香問道：「都是些什麼人？」

蕭少英坦率道：「都是些舊人。」

葛停香道：「老虎樓的老闆娘就是其中之一？」

蕭少英道：「她是個很大方的女人。」

他微笑著，用眼角瞟著郭玉娘：「我喜歡大方的女人。」

葛停香道：「她不但肯借給你，而且還時常跟你串通好了騙人？」

蕭少英道：「我們騙過的人並不多。」

葛停香道：「但你們卻騙過了王桐，而且還想出了個很巧妙的圈套，逼著他將身上的護身甲都脫下來給你穿，逼著他帶你來見我。」

蕭少英顯得很驚奇：「你知道的事好像不少。」

葛停香道：「你想不到他會將這些事全都告訴我？」

蕭少英接道：「這些本來是很丟人的事。」

葛停香冷冷地接著說道：「無論什麼事，他都從來沒有瞞過我，所以他現在還能活著，而且也活得很好。」

蕭少英道：「我看得出來，我也很想過過他這種好的日子。」

葛停香道：「所以你要來見我？」

蕭少英道：「不錯。」

葛停香忽然沉下臉，盯著他，一字字道：「你不是來等機會復仇的？」

蕭少英嘆了口氣，道：「你問我的那些話，每一句都問得很巧妙，我本來認為你已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了。」

葛停香道：「像你這種人，難道就不會替別人報仇？」

蕭少英淡淡地道：「我至少不會放著好日子不過，偏偏要往油鍋裡去跳。」

他接著又道：「何況我早已看出王桐是你的好幫手，我若真的要復仇，為什麼不殺了他？」

葛停香道：「你能殺得了他？」

蕭少英道：「他的護身甲，已穿在我身上，我若真的想殺他，他根本就休想活著走出棺材。」

葛停香冷笑道：「你真的很有把握？」

蕭少英突然出手，拿起他面前的一杯酒，大家只覺得眼前一花，酒杯又已放在桌上，杯中的酒卻已空了。

葛停香又盯著他看了很久，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你出手果然不慢。」

蕭少英微笑道：「我喝酒也不慢。」

葛停香目中又露出笑意，道：「可是你做得最快的一件事，還是花錢。」

蕭少英笑道：「所以我不能不來，這世上大方的女人並不多。」

葛停香道：「你認為我會給你足夠的錢去花？」

蕭少英道：「我值得，你也比盛天霸大方得多。」

葛停香大笑，道：「好，好小子，總算你眼光還不錯。」

蕭少英微笑道：「能時常借到錢的人，看人的眼光總是不會太差的。」

借錢的確是種很大的學問，決不是每個人都能學會的。

葛停香笑聲突又停頓，道：「但你卻忘了一件事。」

蕭少英道：「什麼事？」

葛停香道：「你好像還有兩樣禮物，應該帶來送給我。」

蕭少英又笑了，道：「你也忘了一句話。」

葛停香道：「什麼話？」

蕭少英道：「禮尚往來，來而不往，就不能算是禮了。」

葛停香道：「我還沒有『往』，所以你的禮也不肯來？」

蕭少英笑道：「你是前輩，見到後生小子，總該有份見面禮的。」

葛停香道：「你想要什麼？」

蕭少英道：「這兩年來，我一共已欠了三四萬兩銀子的債。」

葛停香道：「我可以替你還。」

蕭少英道：「還清了債後，還是囊空如洗，那滋味也不太好受。」

葛停香道：「你還要多少？」

蕭少英道：「一個男人身上至少也得有三五萬兩銀子，走出去時才能抬得起頭。」

葛停香微笑道：「看來你的胃口倒不小。」

蕭少英道：「一個男人要揚眉吐氣，只有錢還不夠的。」

葛停香道：「還不夠？」

蕭少英道：「除了錢，還得有權勢。」

葛停香道：「你想做提督？做宰相？」

蕭少英笑道：「在我眼裡看來，十個提督，也比不上天香堂的一個堂主。」

葛停香冷笑道：「你的胃口也未免太大了。」

蕭少英道：「我只不過恰巧知道天香堂裡正好有幾個分堂主的空缺而已。」

葛停香道：「你還知道什麼？」

蕭少英道：「我還知道一個人若不能揚眉吐氣，就決不會出賣自己，再出賣朋友的。」

葛停香沉下臉，道：「楊麟和王銳是你的朋友？」

蕭少英淡淡道：「就因為我是他們的朋友，你不是，所以我才能找到他們，把他們的頭顱割下來送人，而你卻連他們的下落都不知道。」

葛停香道：「就因為王桐也認為你已把他當做朋友，所以才會被你騙進棺材。」

蕭少英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他微笑著，悠然道：「朋友有時遠比最可怕的仇敵還危險，這句話，我始終都記得。」

葛停香又大笑：「好，說得好，就憑這句話，已不愧是天香堂屬下的分堂之主。」

蕭少英道：「可惜現在我還不是。」

葛停香道：「現在你已經是了。」

蕭少英喜動顏色，道：「聽到好消息，我總忍不住想喝幾杯。」

葛停香道：「這消息夠不夠好？」

蕭少英道：「這消息至少值得痛飲三百杯。」

葛停香大笑道：「好，拿大杯來，看他能夠喝多少杯！」

黃金盃，琥珀酒。

郭玉娘用一雙柔美瑩白的纖纖玉手捧著，送到蕭少英面前。

「請。」

蕭少英接過來就喝，喝了一杯又一杯，眼睛卻一直盯著郭玉娘，就好像蚊子盯在血上面一樣。

葛停香卻一直在看著他，終於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你一直在盯著的是什麼人？」

蕭少英道：「我只知道她是個值得看的女人。」

葛停香道：「你只不過想看看？」

蕭少英道：「我還想……」

葛停香忽然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無論你還想幹什麼，都最好不要想。」

蕭少英居然還要問：「為什麼？」

葛停香道：「因為我說的。」

他沉著臉，一字字地道：「現在，你既然已經是天香堂屬下，無論我說什麼，都是命令，你只能聽著，不能問。」

蕭少英答道：「我明白了。」

葛停香展顏道：「我看得出你是個明白人。」

他忽然從桌下的抽屜裡取出疊銀票，道：「這裡是五萬兩，除了還賬外，剩下的想必已足夠你花幾天了。」

蕭少英沒有伸手拿。

葛停香道：「你現在就可以拿去。我知道你喝了酒後，一定想找女人的。」

蕭少英苦笑道：「我已看出你是個明白人，只可惜……」

葛停香道：「可惜什麼？」

蕭少英道：「只可惜還不夠。」

葛停香道：「你剛才要的豈非只有這麼多？」

蕭少英道：「剛才我只不過是一文不名而且還欠了一屁股債的窮小子，最多只能要這麼多。」

葛停香道：「現在呢？」

蕭少英挺起胸膛道：「現在我已是天香堂屬下的分堂主，身份地位都不同了，當然可以多要一點。」

他笑嘻嘻地接著道：「何況，天香堂裡的分堂主走出去，身上帶的銀子若不夠花，老爺子你豈非也一樣面上無光？」

葛停香又禁不住大笑，道：「好，好小子，我就讓你花個夠。」

他果然又拿出疊銀票，又是五萬兩。

蕭少英接過來，連看都沒有看一眼，隨隨便便地就塞進靴筒裡。

郭玉娘忽然道：「你已有幾天沒洗腳？」

蕭少英道：「三天。」

郭玉娘道：「你把銀票塞在靴子裡，也不怕臭？」

蕭少英笑了笑道：「只要能兌現，無論多臭的銀票，都一樣有人搶著要。」

郭玉娘也不禁笑了。

她本已是個女人中的女人，笑起來更媚。

她笑的時候，能忍住不看她的男人，天下只怕也沒有幾個。

這次蕭少英卻居然沒有看她。

葛停香臉上已露出滿意之色，忽然問道：「你的禮什麼時候送給我？」

蕭少英道：「三天。」

葛停香道：「三天已夠？」

蕭少英道：「我也從不做沒把握的事。」

葛停香微笑點頭道：「好，我就等你三天。」

蕭少英道：「三天後的子時，我一定將禮物送來。」

葛停香道：「准在子時？」

蕭少英點點頭，道：「只不過我也有個條件。」

葛停香道：「你說。」

蕭少英道：「這三天中，我的行動一定要完全自由，你決不能派人跟蹤，否則……」

葛停香道：「否則怎麼樣？」

蕭少英道：「否則那禮物若是忽然跑了，就不能怪我。」

葛停香沉吟著，終於點頭，道：「我只希望你是個守信守時的人。」

蕭少英冷冷道：「你若信不過我，現在殺了我還不遲。」

葛停香微笑道：「我為什麼要用一個死人做我的分堂主？」

蕭少英也笑了。

葛停香道：「你現在已不妨走，最好找個地方大睡一覺，養足了精神好辦事。」

蕭少英笑道：「身上帶著十萬兩銀子，若不花掉一點，我怎麼睡得著。」

郭玉娘已替他拉開門，嫣然道：「你好生走，我叫葛新為你帶路。」

蕭少英道：「多謝。」

葛停香忽然冷笑道：「我給了你十萬兩，讓你做分堂主，你連半個謝字都沒有，她只不過替你拉開門，你就要謝她。」

蕭少英道：「我只能謝她，不能謝你。」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淡淡道：「因為我已把我的人都賣給了你，還謝你幹什麼？」

他大步走出去，走到葛新面前，拍了拍他的肩，笑道：「你現在已經可以拍我的馬屁了。」

## 第五回 密謀

黃昏後。蕭少英還沒有睡，卻已醉了。

這次看來真的醉了。

留春院裡，雖然有好幾個紅官人都已被他包下，洗得乾乾淨淨的在等著他。

他自己卻偷偷地溜了出來，搖搖晃晃地溜上了大街，東張張，西望望，花了五百兩銀子，買了個只值五分銀子的哈密瓜，卻又隨手拋進陰溝。

因為他又嗅到了酒香。

立刻又搖搖晃晃地衝上了酒樓。

現在雖然正是酒樓上生意最好的時候，還是有幾張桌子空著。

他卻偏偏不坐，偏偏衝進了一間用屏風隔著的雅座，今天是龐大爺請客，請的是牛總鏢頭，酒席就擺在雅座裡。

夥計們以為他也是龐大爺請來的客人，也不敢攔著他。龐大爺的客人，是誰也不敢得罪的。

牛總鏢頭已到了，還帶來了幾個外地來的鏢頭，每個人都找到了個姑娘陪著。

大家已喝得酒酣耳熱，興高采烈，蕭少英忽然闖進去，拿起了桌上的大湯碗，伸著舌頭，笑嘻嘻地道：「這碗湯不好，我替你們換一碗。」

他居然將碗裡的湯全都倒出來，解開褲子，就往碗裡撒尿。

桌上的女客都叫了起來──其中當然也有的在偷偷地笑。

龐大爺臉色發青，厲聲道：「這小子是幹什麼的？」

誰也不知道這小子是幹什麼的。

蕭少英卻笑嘻嘻道：「我是幹你娘的。」

這句話剛說完，已有七八個醋缽般大的拳頭飛了過來，飛到他臉上。

他整個人都喝得發軟，招架了兩下，就被打倒，躺在地上動都動不了。

外路來的鏢頭身上還帶著傢伙，已有人從靴筒裡掏出把匕首。

「先廢了他這張臉，再閹了他，看他下次還敢不敢到處撤尿。」

三分酒氣，再加上七分火氣，這些本就是終年在刀尖舐血的朋友，還有什麼事做不出的？

龐大爺一吩咐，這人就一刀子往蕭少英的臉上紮了下去。

就在這時，屏風外忽然伸進一雙手，拉住這個人。

龐大爺怒道：「是什麼人敢多管閒事？」

屏風外已有個人伸進頭來道：「是我。」

看見了這個人，龐大爺的火氣立刻就消失了，居然陪起了笑臉。

「原來是葛二哥。」

葛二哥指了指躺在地上的蕭少英：「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龐大爺搖搖頭。

葛二哥招招手，把他叫了過來，在他耳朵旁悄悄說了兩句話。

龐大爺的臉色立刻變了，勉強地笑道：「這位仁兄既然喜歡躺在這裡，我們就換個地方喝酒去吧。」

他居然說走就走，而且把客人也全都拉走。

牛總鏢頭還不服氣：「這小子究竟是誰？咱們憑什麼要讓他？」

龐大爺也在他耳旁悄悄說了兩句話，牛總鏢頭的臉色也變了，走得比龐大爺還快。

蕭少英卻已像是個死人般躺在地上，別人要宰他也好，走也好，他居然完全不知道。

葛二哥看了他一眼，搖了搖頭，替他拉好了屏風，也被龐大爺拉出去喝酒了。

蕭少英忽然睜開了一隻眼，從屏風下面看著他們的腳，才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天香堂的威風倒真不小。」

只聽葛二哥還在外面吩咐：「好好照顧著屏風內的那位大爺，他若醒了，無論要什麼，都趕快給他，再派人到隔壁來通知我。」

他們終於走下了樓。

夥計們都在竊竊私議。

「這酒鬼究竟是幹什麼的？憑什麼橫行霸道？」

「據說他就是天香堂新來的分堂主。」

「這就難怪了。」

發牢騷的夥計嘆了口氣：「做了天香堂的分堂主，別說要往碗裡撒尿，就算要往別人嘴裡撒，別人也只有張開嘴接著。

蕭少英彷彿在冷笑，推開窗戶，躍入了後面的窄巷。

若有人在他後面盯他梢的時候，他醉得總是很快的。

可是現在他卻又清醒了，清醒得也很快。

靜夜。

山崗上閃動著一點點碧綠的鬼火，雖然陰森詭異，卻又有種神秘的美麗。星光更美，夏日的秋風正吹過山崗。

只可惜王銳全都享受不到。

他正躺在棺材裡，啃著塊石頭般淡而無味的冷牛肉，不到必要時，他絕不出來。

他一向是個謹慎的人。

傷口已結了疤，力氣也漸漸恢復，但復仇卻還是完全沒有希望。

天香堂的勢力，想必已一天比一天龐大。

雙環門本來就像是棵大樹，天香堂卻只不過是長在樹下的一棵幼苗，被大樹奪去了所有的水分和陽光，所以總是顯得營養不足，發育不良。

現在大樹已倒下，世上已沒有什麼事能阻擋它的發育成長。

王銳輕輕嘆息著，吞下最後一口冷牛肉，輕撫著懷裡的鐵環，環上的刻痕。

多情環。

它的名字雖叫多情，其實卻是無情的。

「它還是那麼冷、那麼硬，人世間的興衰，它既不憐憫，也沒有感懷。

可是王銳輕撫著這雙曾令他叱吒一時、又令他九死一生的鐵環，眼淚卻已不禁流下。

「砰，砰，砰」。

王銳握緊鐵環道：「什麼人？」

「我是隔壁張小弟，來借小刀削竹子，削的竹子做蒸籠，做好蒸籠蒸饅頭，送來給你當點心。」

蕭少英！

一定是蕭少英！一定又醉了。

王銳咬著牙，到了這種時候，這小子居然還有心情來開玩笑。

來的果然是蕭少英。他穿著一身嶄新的薄綢衫，上面卻又沾滿了泥污酒跡，臉上還有條血跡剛乾的刀口，腦袋上也被打腫了一塊。

但他卻是一副嘻皮笑臉的樣子，嘴裡的酒氣簡直可以把人都熏死。

王銳皺著眉，每次他看見這小子，都忍不住要皺眉。

楊麟也站起來，沉聲道：「附近沒有人？」

蕭少英道：「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楊麟在棺材上坐下，他的傷雖然也已結疤收口，但一條腿站著，還是很不方便。

蕭少英笑嘻嘻地看著他們：「看來你們的氣色都不錯，好像全都快轉運了。」

楊麟沉著臉，道：「你已找到了王桐？」

蕭少英道：「不是我找到了他，是他找到了我。」

楊麟的目光閃動，道：「你已對付了他？」

蕭少英道：「因為我要釣的是大魚，他還不夠大。」

楊麟冷笑道：「要釣大魚的人，往往反而會被魚吞下去。」

蕭少英悠然道：「我不怕，我的血已全部變成了酒，魚不喝酒的。」

他忽然又笑了笑：「可是葛停香卻喝酒，而且酒量還很不錯。」

王銳動容道：「你已見到了他？」

蕭少英道：「不但見過，而且還跟他喝了幾杯。」

楊麟也不禁動容，道：「他沒有對付你？」

蕭少英道：「我現在還活著。」

楊麟立刻追問：「他為什麼沒有對你下手？」

蕭少英道：「因為他要釣的也是大魚，我也不夠大。」

王銳冷笑道：「我知道，我們兩人一日不死，他就一日不能安枕。」

蕭少英道：「所以他想用我來釣你們，我正好也想用你們去釣他，只不過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是誰會上誰的鉤而已。」

王銳道：「你已有了對付他的法子？」

蕭少英道：「只有一個法子。」

王銳道：「什麼法子？」

蕭少英道：「還是那個老法子！」

王銳道：「哪個老法子？」

蕭少英道：「荊軻用的老法子。」

王銳變色道：「你還是想來借我們的人頭？」

蕭少英道：「嗯。」

楊麟也已變色，冷冷道：「我們怎知你不是想用我們的人頭去做進身階，去投靠葛停香。」

蕭少英道：「我看來像是個賣友求榮的人？」

楊麟道：「很像。」

他冷笑著，又道：「何況，你若沒有跟葛停香串通，他怎麼肯放你走！」蕭少英嘆了口氣，道：「這麼樣看來，你是不肯借的了？」

楊麟道：「我的人頭只有一顆，我不想送給那些賣友求榮的小人。」

蕭少英苦笑道：「既然借不到，就只有偷，偷不著就只有搶了。」

楊麟厲聲道：「你為什麼還不過來搶？」

喝聲中，他已先出手。

他雖然已只剩下一條腿，但這一撲之勢，還是像豹子般剽悍兇猛。

他本就是隴西最有名的獨行盜，若不是心狠手辣，悍不畏死的人，又怎麼能在黃土高原上橫行十年！

只聽「叮」的一聲，王銳的鐵環也已出手。

無論誰都只有一個腦袋，誰也不願意糊里糊塗就被人「借」走。

他們兩個人同時出手，左右夾擊，一個剽悍狠辣，一個招沉力猛，能避開他們這一擊的人，西北只怕已沒有幾個。

蕭少英卻避過了。

他似醉非醉，半醉半醒，明明已倒了下去，卻偏偏又在兩丈外好生生地站著。

他們同門雖然已有很多年，但彼此間誰也不知道對方武功的深淺。

尤其是王銳，他自負出身少林，名門正宗，除了大師兄盛重的天生神力外，他實在並沒有將別的同門兄弟看在眼裡。

直到今天，他才知道自己一直將別人估計得太低了。

楊麟雖然已只剩下一條腿，還得用一雙手扶著枴杖，可是每一招出手，都極紮實、極有效，交手對敵的經驗，顯然遠在王銳之上。

蕭少英身法的輕靈飄忽，變化奇詭，更是王銳想不到的。

霎眼間已交手十餘招。

王銳咬了咬牙，忽然拋下鐵環，以獨臂施展出少林伏虎羅漢拳。

他從小入少林，在這趟拳法上，至少已有十五年寒暑不斷的苦功夫，實在比他用多情環更趁手，此刻招式一發動，果然有降龍伏虎的威風。

楊麟也不甘示弱，以木杖作鐵拐，夾雜著左手的大鷹爪功力使出來。

雙環門下，本就以他的武功所學最雜。

蕭少英卻連一招也沒有還手，突然凌空翻身，退出三四丈，落在後面的土坡上，拍手笑道：「好！好功夫！」

楊麟冷笑，正想乘勢追擊。

王銳卻攔住了他道：「等一等。」

楊麟道：「還等什麼？等他來拿我們的腦袋？」

王銳道，「他一直都在閃避，沒有還擊。」

楊麟冷笑道：「他能有還擊之力？」

王銳道：「他也沒有找天香堂的人來作幫手，所以……」

楊麟道：「所以你就想把腦袋借給他。」

王銳道：「看來他並不是真想來借我們腦袋的。」

蕭少英微笑道：「我本來就沒有這意思。」

楊麟道：「你是什麼意思？」

蕭少英道：「我只不過想試試你們，是不是還能殺人。」

楊麟道：「現在你已試出來？」

蕭少英點點頭。

王銳道：「你是來找我們去殺人的。」

蕭少英又點點頭。

王銳道：「殺誰？」

蕭少英道：「葛停香！」

王銳聳然動容，立刻追問：「我們能殺得了他？」

蕭少英道：「至少有五成機會。」

王銳道：「只有五成？」

蕭少英道：「現在我們若不出手，以後恐怕連一成機會都沒有。」

王銳懂得他的意思。

天香堂的勢力，既然一天比一天大，他們的機會當然就一天比天少。

楊麟也忍不住問：「你已有動手的計劃？」

蕭少英神情已變得很嚴肅，道：「每天晚上，子時前後，他都會在他的密室中喝酒，陪著他的愛妾郭玉娘。」

楊麟道：「門衛有多少人守衛？」

蕭少英道：「也只有一個。」

楊麟道：「是王桐？」

蕭少英搖搖頭，道：「是個叫葛新的家丁。」

楊麟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蕭少英道：「是個奴才。」

王銳長長嘆出口氣，道：「看來這倒真是我們動手的好機會。」

蕭少英道：「這也是唯一的機會。」

楊麟道：「你知道那密室的門戶所在？」

蕭少英道：「我不但知道，而且還能混進去。」

楊麟道：「你有把握。」

蕭少英道：「有。」

楊麟道：「我們怎麼進去。」

蕭少英道：「後天晚上的子時之前，我先到那密室中去等著，看見窗子裡的燈光一暗，你們立刻就衝進去動手。」

楊麟道：「我們怎麼知道是哪扇窗戶？」

蕭少英道：「我可以把那裡的地形門戶都畫出來給你們看。」

王銳道：「燈光一暗，我們就出手！」

蕭少英道：「以我們三人之力合擊，也許還不止五成機會。」

王銳道：「可是燈光既然已暗了，我們怎能分辨出誰是葛停香？」

蕭少英道：「那天我可以穿一身白衣服去。」

王銳道：「屋子裡還有個郭玉娘。」

蕭少英道：「郭玉娘是個很香的女人，耳上還戴著珠環，就算瞎子也能分辨得出。」

王銳道：「除了你與郭玉娘之外，還有一個人，就是葛停香？」

蕭少英道：「那秘室中絕沒有別人會進去！」

楊麟道：「王桐呢？」

蕭少英道：「他就算在，到時我也有法子把他支開。」

楊麟道：「他們相信你？」

蕭少英淡淡道：「我豈非本來就很像是個賣友求榮的人？」

楊麟盯著他，道：「你不是？」

蕭少英道：「你看呢？」

楊麟忽然改變話題：「沒有人知道你到這裡來找我們？」

蕭少英道：「絕沒有。」

楊麟道：「你從天香堂出來的時候，後面有沒有人跟蹤的。」

蕭少英道：「本來是有的，卻已被我甩脫了。」

他輕撫著臉上的刀疤，又道：「我雖然因此挨了一刀，那位葛二哥回去後，只怕也不會再有好日子過。」

楊麟道：「葛二哥？」

蕭少英道：「天香堂用的家丁都姓葛。」

楊麟道：「天香堂的秘密，你已知道多少？」

蕭少英道：「知道的已夠多。」

他畫出來的地圖，果然很詳細：「這個角門，就是你們唯一的入路。」

「你們絕不能越牆而入，一定要想法子撬開這扇窗。」

楊麟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因為上面很可能有人守望，撬門進去，別人反而想不到。」楊麟道：「然後呢？」

蕭少英道：「然後你們就沿著條碎石路，走到這裡，在這棵樹上等著。」「碎石路和大樹都已標明，在這棵樹上，就可以看到這扇窗戶。」

楊麟道：「窗裡的燈一滅，我們就動手。」

蕭少英點點頭，道：「葛停香已是個老人，老人的眼力總難免會差些，在黑暗中，他的武功一定要打個很大的折扣。」

他慢慢地接著道：「可是你們這些日子來，一直都是晝伏夜出的，對黑暗想必已比別人習慣，而且你們本來就一直躲在外面的黑暗裡，所以燈光雖然滅了，你們還是可以分辨出屋裡的人影，屋裡的人一直在燈光下，燈光突然熄滅，就未必能看得見你們。」

楊麟盯著他，道：「你考慮得倒很周到。」

蕭少英笑了笑：「我不能不考慮得周到些，我也只有一個腦袋。」

楊麟忽然長嘆息，道：「我們好像一直都看錯了你。」

蕭少英微笑道：「葛停香好像也看錯了我。」

楊麟道：「我只希望你沒有看錯他！也沒有看錯郭玉娘和葛新。」

葛新垂著手，低著頭，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外，看來比前兩天疲倦。

門是開著的，長廊裡同樣陰暗。

現在還未到子時，蕭少英卻已來了，他一路走進來，既沒有人阻攔，也沒有聽見人聲。

這天香堂簡直就像是個空房子。

他又微笑著拍了拍葛新的肩，道：「我又來了。」

葛新道：「是。」

蕭少英道：「你好像很少睡覺。」

葛新道：「是。」

蕭少英道：「除了『是』字外，你已不會說別的？」

葛新道：「是。」

蕭少英道：「前兩天我來的時候，你說的話好像還多些。」

葛新道：「是。」

蕭少英道：「這次你為什麼變了。」

「因為你也變了。」

門忽然開了一線，裡面傳出了郭玉娘的聲音。

「上次來的時候，你只不過是個窮光蛋，現在你卻已是個天香堂的分堂主。」

「做了天香堂的分堂主，別人就連話都不跟我多說？」

「別人多少總要小心些。」

蕭少英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做這分堂主，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至少有一樣好處。」郭玉娘拉開門，微笑著：「至少你可以隨便在別人湯碗裡撒尿。」

葛停香果然已開始在喝酒。

他喝得很慢，很少，手裡卻好像總是有酒杯。

王桐不在屋子裡，沒有別的人，每天晚上，都是完全屬於他自己的時候。蕭少英已站在他面前，一身白衣如雪。

葛停香看著他，目中帶著笑意：「這身衣裳你是第一天穿？」

蕭少英點點頭，道：「這套衣服我只準備穿一天。」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不為什麼。」

葛停香道：「今天你還沒有醉？」

蕭少英道：「沒有。」

葛停香道：「你有沒有真的醉過？」

蕭少英道：「很少。」

他笑了笑，又道：「至少在有人跟我梢的時候，我絕不會醉。」

葛停香嘆了一口氣，說道：「葛二虎本來也是個很能幹的人，可是跟你一比，他簡直就像是個豬。」

他拿起酒杯，沒有喝，又放下。

蕭少英忽然道：「你手裡好像總是有杯酒。」

葛停香道：「這並不算奇怪。」

蕭少英微笑道：「有時酒杯的確也是種很好的武器。」

葛停香道：「武器？什麼武器？」

蕭少英道：「令人疏忽的武器。」

葛停香道：「哦？」

蕭少英道：「大多數人看到別人手裡拿著杯酒時，都會變得比較疏忽。」葛停香道：「哦。」

蕭少英道：「因為大家都認為，手裡總是拿著杯酒的人，一定比較容易對付。」

葛停香大笑：「你的確是個聰明人。」

蕭少英道：「我的確不笨。」

葛停香的笑聲忽又停頓，冷冷道：「只可惜你的記性並不好。」

蕭少英道：「哦？」

葛停香道：「你好像忘了一件事。」

蕭少英道：「我沒有忘。」

葛停香道：「但你卻是空著手來的。」

蕭少英道：「我答應你的是什麼時候？」

葛停香道：「今夜子時！」

蕭少英道：「現在到了子時沒有？」

葛停香道：「還沒有。」

蕭少英笑道：「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喝兩杯。」

葛停香居然不再追問，淡淡道：「聰明人反而時常會做糊塗事，我只希望你是例外。」

蕭少英說道：「我還沒有喝醉。」

葛停香道：「什麼時候你才醉？」

蕭少英答道：「想醉的時候。」

葛停香道：「什麼時候你才想醉？」

蕭少英道：「快了。」

葛停香凝視著他，忽然又大笑，道：「好，拿大杯來，看他到底能喝多少杯？」

只喝了三杯。

蕭少英當然還沒有醉，時候卻已快到了。

外面有更鼓聲傳來，正是子時。

葛停香眼睛裡閃著光道：「現在是不是已快了？」

蕭少英道：「快了。」

他突然翻身，出手。

屋子裡兩盞燈立刻同時熄滅，屋子裡立刻變得一片黑暗。

這在這時，窗戶「砰」的一響彷彿有兩條人影穿窗而入，但卻沒有能看得清。

窗外雖然有星光，但燈火驟然熄滅時，絕對沒有人能立刻適應。

黑暗中，只聽得一聲驚呼，一聲怒吼，有人倒下，撞翻了桌椅。

接著，火石一響，火星閃動。

燈又亮起。

郭玉娘還文文靜靜地坐在那裡，臉上還是甜甜的笑靨。

葛停香也還是端坐未動，手裡還是拿著杯酒。

蕭少英看來也彷彿沒有動過，但雪白的衣服上，已染上一點點鮮血，就像是散落在白雪上的一瓣瓣梅花。

屋子裡已有兩個人倒下，卻不是葛停香。

倒下去的是楊麟和王悅。

沒有風，沒有聲音。

子時已過，夜更深了，屋子裡靜得就像是墳墓。

忽然間，「叮」的一聲響，葛停香手裡的酒杯一片片落在桌上。

酒杯早已碎了，碎成了十七八片。

王銳伏在地上，發出了輕微的呻吟，楊麟卻似連呼吸都已停止。

蕭少英低著頭，看著衣服上的血跡，忽然笑了笑，道：「你現在是不是已明白？這身衣服我為什麼只準備穿一天。」

葛停香點點頭，目中帶著笑意：「從今以後，無論多貴的衣服，你都可以只穿一天。」

蕭少英道：「這句話我一定會記得。」

葛停香道：「我知道你的記性很好。」

蕭少英道：「我也沒有做糊塗事。」

葛停香微笑道：「你的確沒有醉。」

蕭少英忽然嘆了口氣道：「但現在我卻已準備醉了。」

葛停香道：「只要你想醉，你隨時都可以醉。」

蕭少英道：「我……」

他剛說出一個字，死人般躺在地上的楊麟，突然躍起，撲了過去。

這一撲之勢，還是豹一般剽悍兇猛。

他自己也知道，這已是他最後一擊。

而最後一擊通常也是最可怕的。

可是蕭少英反手一切，就切在他的左頸上，他的人立刻又倒下。

他的人倒下後，才嘶聲怒吼。

「你果然是個賣友求榮的小人，我果然沒有看錯。」

「你看錯了。」蕭少英淡淡道：「我從來也沒有出賣過朋友。」

楊麟更憤怒：「你還敢狡辯？」

蕭少英道：「我為什麼要狡辯？」

楊麟道：「你……難道沒有出賣我？」

蕭少英笑了笑道：「我當然出賣了你，只因為你從來也不是我的朋友。」他沉下了臉，冷冷道：「雙環門裡，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

他被逐出雙環門時，的確沒有一個人為他說過一句話。

王銳伏在地上，將自己的臉，用力在冰冷堅硬的石頭上磨擦，忽然道，「這不能怪他？」

楊麟嘶聲道：「不能怪他？」

王銳道：「這只能怪我們自己，我們本不該信任他的，他本來就是個卑鄙無恥的畜牲！」

他抬起臉，臉上已血肉模糊：「我們相信他，豈非也變成了畜牲？」

楊麟突然大笑，瘋狂般大笑：「不錯，我是個畜牲，該死的畜牲。」

他也開始用頭去撞石板，在石板上磨擦，他的臉也已變得血肉模糊。

蕭少英看著他們，臉上居然毫無表情，忽然轉向葛停香：「我已將他們送給你了。」

「不錯！」

「他們現在已是你的人。」

「不錯。」

蕭少英淡淡道：「但他們現在卻辱罵你的分堂主，你難道就這樣聽著？難道覺得很好聽？」

葛停香道：「不好聽。」

他忽然高聲呼喚：「葛新！」

「在。」

「帶這兩人下去，想法子把他們養得肥肥的，越肥越好。」

蕭少英剛才進來的時候，連半條人影都沒有看見，可是這句話剛說完，門外已出現四個人。」

等他們將人抬出去，葛停香才笑了笑，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把他們養肥？」

蕭少英也在微笑。

葛停香道：「你懂？你說吧。」

蕭少英道：「只有日子過得很舒服的人，才會長肥。」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一個人若是過得很舒服就不想死了。」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不想死的人，就會說實話。」

他微笑著，又道：「你只有等到他們肯說話的時候，才能查出來，雙環門是不是已被完全消滅。」

葛停香又大笑：「好，說得好，再拿大杯來，今夜我也陪他醉一醉。」

郭玉娘嫣然道：「現在你們的確都可以醉一醉了。」

## 第六回 秘密室談

燈光在搖曳，是不是有了風？

風是從哪裡來的？

郭玉娘的腰肢為什麼也在扭動？──屋子為什麼也在動？

「你醉了。」

蕭少英想搖頭，可是又生怕一搖頭，頭就會掉下來。

「這次你只怕是真的醉了？」

是不是真的？

是真醉也好，假醉也好，反正都是醉。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生本就是一場戲，又何必太認真？

「你應該去睡一睡。」

「好，睡就睡吧。」

睡睡醒醒，又有什麼分別，人生豈非也是一場夢？

「後面有客房，你不如就睡在這裡。」

這話的聲音很甜，是郭玉娘。

「你帶我去？」

「好，我帶你去。」

郭玉娘在開門，葛停香為什麼沒有阻攔？

他是不是也醉了？

葛新還站在門外，動也不動地站著。

蕭少英忽然走過去，捏了捏他的臉：「這個人是不是個木頭人？」

當然不是的。

蕭少英吃吃地笑，不停地笑。

他本來就喜歡笑，現在好像也已到了可以盡情笑一笑的時候。

風吹過長廊。

原來風是從花葉裡來的，是從樹影間來的，是從一點點星光中來的。

人呢？

人是從哪裡來的？又要往哪裡去？

客屋是新蓋的，新粉刷好的牆壁，新糊的窗紙，新的檀木桌子，新的大理石桌面上，擺著新的銅檯燈，新的繡花被鋪在新床上。

一切都是新的。

蕭少英是不是已將開始過一種比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

他倒了下去，倒在那張寬大而柔軟的新床上。「這是張好床。」

「這張床還沒有別人睡過。」

郭玉娘的聲音也是柔軟的，比床上的繡花被還柔軟。

「可是一個人睡在這麼好的床上，簡直比一個人喝酒還沒有意思。」

「我可以找個人來陪你。」

她知道他的眼睛一直盯在她的腰下，但她並沒有生氣。

她還在笑：「無論你喜歡什麼樣的女人，我都可以替你去找。」

「我喜歡的就是你。」

蕭少英忽然跳起來，摟住了她的腰，然後兩個人就一起滾倒在床上。

郭玉娘輕呼著，掙扎著。

可惜她的手也是軟的，連一點力氣都沒有。

她整個人都是軟的，又香又甜又軟，就像是一堆棉花糖。

她的胸膛卻比棉花還白，白得發光。

蕭少英坐在她身上，她動都動不了，只有不停地呻吟喘息。

她可以感覺她的腿已被分開。

「求求你，不要這樣子，這樣子不行……」

她既不能抵抗，也無法掙扎，只有求，卻不知求反而更容易令男人變得瘋狂。

蕭少英已經在撕她的衣服，她咬著嘴唇，突然大叫。

就在這時，一隻手伸過來，一把揪住了蕭少英的衣領，將他整個人都拎了起來。

另一隻手已摑在他臉上，摑得並不重，只不過是要他清醒。

蕭少英果然清醒了些，已能看見葛停香鐵青的臉。

葛停香居然還沒有醉，正在狠狠地瞪著他，厲聲道：「你好大的膽子！」

蕭少英居然還在笑：「我的膽子本來就不小。」

葛停香道：「連我說的話你都敢忘記？」

蕭少英道：「我沒有忘。」

葛停香怨道：「你沒有？」

蕭少英道：「你說過，不准我多看她，也不准我胡思亂想，我都記得。」葛停香更憤怒，道：「既然記得，為什麼還敢做這種事？」

蕭少英笑嘻嘻道：「因為你並沒有不准我動她，你從來也沒有說過。」

葛停香看著他，目中居然又露出笑意，忽然放開手，板著臉道：「你最好老老實實地在這裡睡一覺，等你酒醒了，再來見我。」

蕭少英又倒下去，用被蒙住了頭，嘴裡卻還在咕嘟：「這麼大的床，叫我一個人怎麼睡得著。」

他畢竟還是睡著了，而且很快就睡著。

等他醒來時，才發現自己並不是一個人睡在床上，旁邊居然還睡著個女人。

就像是朵鮮花般的女人，雪白的皮膚，甜蜜的嘴唇，眼睛更媚得令人著迷。

郭玉娘？

蕭少英幾乎忍不住要跳了起來，揉了揉眼睛，再睜開，才發現這女人並不是郭玉娘，只不過長得跟郭玉娘有六七分相似。

「你是誰？」

「我叫小霞。」這女孩也睜大了眼睛，在看著他：「郭小霞。」

蕭少英笑了：「難道這地方的女人也全都姓郭。」

「只有兩個姓郭。」

「哪兩個人？」

「我跟我姐姐。」

蕭少英終於明白：「郭玉娘是你姐姐？」

小霞眨著眼，道：「你是不是也認為我跟她長得很像？」

蕭少英道：「像極了。」

小霞撇了撇嘴，道：「其實我跟她完全是兩個人。」

蕭少英道：「哦。」

小霞道：「我姐姐是個害人精。」

蕭少英又笑了。

小霞道：「也許她並不是真的想勾引別人，可是她天生就是個害人精，只要一看見男人，就會變得那樣子，讓別人以為她對人家有意思？」

蕭少英道：「然後呢？」

小霞冷笑道：「男人本來就是喜歡自作多情的，看見她這個樣子，當然就忍不住想勾搭勾搭她。」

蕭少英道：「以前也有人試過？」

小霞道：「非但有，而且還不止一個。」

蕭少英道：「現在……」

小霞冷笑道：「現在那些人已全都進了棺材。」

蕭少英嘆了口氣，苦笑道：「原來老爺子的醋勁還不小。」

小霞道：「所以我才奇怪。」

蕭少英道：「奇怪什麼？」

小霞盯著他，道：「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也想試過？」

蕭少英道：「我也是個男人。」

小霞道：「你現在居然還活著。」

她冷冷地接著道：「只要敢打她主意的男人，老爺子從來也沒有放過一個，我實在想不通他這次怎麼會放過了你。」

蕭少英笑道：「所以你就想來研究研究我，究竟有什麼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小霞又撇了撇嘴，冷笑道：「你以為是我自己要來的？」

蕭少英道：「你不是？」

小霞道：「當然不是。」

蕭少英道：「難道是老爺子叫你來的？」

小霞也嘆了口氣，道：「所以我更想不通，老爺子本來一向對我很好，從來也不許別的男人碰我，這次為什麼偏偏一定要我來陪你。」

蕭少英眼珠子轉了轉，正色道：「這當然有原因。」

小霞忍不住問：「什麼原因？」

蕭少英翻了個身，一隻手摟住了她的腰，對著她的耳朵，輕輕道：「因為他知道你一定會喜歡我的。」

花圃裡盛開著鳳仙、月季和牡丹，牆下的石榴花也開了。

長廊下有八個人垂手肅立，每個人看來都比葛新精壯剽悍。

這地方白天的防衛，為什麼比晚上嚴密？

葛新想必已去睡了，無論誰總要有睡覺的時候。

蕭少英大步走過長廊，葛停香正在密室中等著見他。

葛老爺子一向很少在密室中接見他的屬下，他將蕭少英找來，莫非又有什麼機密的事？

「蕭堂主駕到。」

蕭少英剛走到門口，已有人在吆喝，天香堂屬下分堂主的威風果然不小。門立刻開了。

開門的竟是葛停香自己，郭玉娘並不在屋裡。

蕭少英鬆了口氣，他實在也有點不好意思再見郭玉娘，一陣陣花香被風吹進來，太陽正照在屋角。

「今天的天氣真不錯。」葛停香嘴角帶著微笑，悠然道：「你的臉色看來卻不好？」

蕭少英苦笑道：「我的頭還在痛，昨天晚上，我好像真有點醉了。」

葛停香道：「連小霞進去的時候你都不知道？」

蕭少英苦笑著搖頭。

葛停香道：「難道你竟虛渡了春宵？」

蕭少英苦笑著點頭。

葛停香道：「所以你今天早上一定要想法子補償補償。」

蕭少英道：「所以我的臉色看來才會不太好。」

葛停香大笑，彷彿已完全忘記了昨晚的事。

他拍著蕭少英的肩笑道：「所以你從今以後最好還是老實些，那丫頭好像很不容易對付。」

蕭少英道：「她的話也很多。」

葛停香道：「她說了些什麼？」

蕭少英道：「她在奇怪，你為什麼會放過我？」

葛停香道：「那件事你雖然做錯了，但有時一個人做錯事反而有好處。」蕭少英道：「做錯事也有好處？」

葛停香道：「一個人若有很深的心機，很大的陰謀，就絕不會做錯事。」

蕭少英好像還不懂：「可是我……」

葛停香道：「你若是來伺機復仇的，昨天晚上就不會喝得大醉，更不會做出那種事來。」

蕭少英終於懂了：「所以我雖然做錯了事，反而因此說明了我並沒有陰謀。」

葛停香微笑道：「所以今天我才會找你來。」

蕭少英忍不住問道：「來幹什麼？」

葛停香忽然轉過身，拴起了門，關上了窗戶，回過頭，神情已變得很嚴肅：「我本來就一直想找個像你這樣的幫手。」

蕭少英道：「現在你還需要幫手？」

葛停香道：「因為我還有對頭。」

蕭少英道：「雙環門已垮了，西北一帶，還有誰敢跟你作對？」

葛停香道：「只有一個。」

蕭少英道：「是個什麼人？」

葛停香道：「不是一個人，是一條龍。」

蕭少英輕輕吐出口氣：「一條青龍？」

葛停香點點頭。

蕭少英聳然動容：「青龍會？」

葛停香嘆了口氣，道：「除了青龍會外，還有誰敢跟我們作對？」

蕭少英閉上了嘴，青龍會是個多麼可怕的組織，他當然也聽說過的。

葛停香道：「據說青龍會屬下的秘密分舵，已多達三百六十五處，幾乎已遍佈天下。」

蕭少英道：「隴西一帶也有他們的分舵？」

葛停香道：「幾年前就已有了，只可惜這地方一直是雙環門的天下，所以他們的勢力一直沒有法子發展。」

蕭少英道：「現在雙環門雖然垮了，天香堂卻已代之而起。」

葛停香道：「所以他們還是沒有機會。」

蕭少英道：「他們若是還有點自知之明，就應該從此退出隴西。」

葛停香冷笑道：「只可惜他們連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

蕭少英也在冷笑，道：「難道他們還敢在這裡跟天香堂爭一爭短長？」

葛停香道：「他們甚至想要我也歸附他們，將天香堂也劃作他們的分舵。」蕭少英冷笑道：「這簡直是在做夢。」

葛停香道：「只可惜這並不是夢！」

他神情更嚴肅：「他們已給了我最後的警告，要我在九月初九之前，給他們答覆。」

蕭少英道：「你若是不肯呢？」

葛停香道：「我若不肯，我就活不過九月初九晚上。」

蕭少英道：「這是他們說的話？」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這簡直是在放屁。」

葛停香道：「只可惜這也不是放屁。」

青龍會說出來的話，一向是只要能說得出，就能做得到的。

蕭少英道：「你已見過他們的人？」

葛停香搖搖頭：「我只接到他們三封信。」

蕭少英道：「連送信來的人你都沒有見到？」

葛停香道：「沒有。」

蕭少英道：「信上具名的是誰？」

葛停香道：「九月初九。」

蕭少英道：「這是什麼意思？」

葛停香道：「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他們的分舵正好有三百六十五處，所以他們一向都是用日子來做分舵的代號。」

蕭少英道：「九月初九就是他們隴西分舵的代號！」

葛停香道：「想必是的。」

蕭少英道：「這分舵的舵主是誰？」

葛停香道：「沒有人知道。」

蕭少英道：「也沒有人知道這分舵在哪裡？」

葛停香道：「沒有。」

他嘆了口氣，道：「這也正是他們最可怕的地方，他們若敢光明正大的來跟我們鬥一鬥，我並不怕，但這又使我們不得不提防著他們的暗箭。」他緊握著雙拳，顯得很憤怒、很激動，似已忘了他對付雙環門時，用的也並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手段。

蕭少英居然也立刻表示同意：「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句話我一直都認為說得很不錯。」

葛停香道：「還有句話你最好也記住。」

蕭少英道：「哪句話？」

葛停香道：「先下手的為強，後下手的遭殃！」

他冷笑著，又道：「他們既然準備要在九月初九那天對付我，我就得在九月初九之前，先對付他們。」

蕭少英道：「所以你一定還要先把他們的分舵找出來。」

葛停香點點頭，道：「這也正是我準備讓你去做的事。」

說到這裡，他才總算說到了正題：「這件事你當然很不容易辦，我想來想去，也許只有你才能做得到。」

蕭少英沉思著，並沒有問他「為什麼？」

葛停香卻已在解釋：「因為你雖然已是這裡的分堂主，外面卻沒有人知道，你雖然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卻很會裝傻。」

蕭少英忽然問道：「你說你接到過他們三封信？」

葛停香點點頭，道：「信上說的話，我已全告訴了你。」

蕭少英道：「我還是想看看。」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因為這三封信，就是我們唯一的線索。」

葛停香歎道：「只可惜我已看了幾十遍，卻是一點兒線索也沒有看出來。」

同樣的信箋，同樣的筆跡。

信箋用的是最普通的一種，字寫得很工整，但卻很拙劣。

信上說的話，也是葛停香全都已告訴他的。

葛停香直等蕭少英在窗下反反覆覆看了很多遍，才問道：「你看出了什麼？」

蕭少英沉吟著，道：「這三封信全都是一個人寫的。」

這一點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看出了也沒有用。

葛停香道：「你能看得出這是誰寫的？」

蕭少英搖搖頭，道：「但我卻看出了另外兩件事。」

葛停香立刻問：「哪兩件？」

蕭少英道：「第一，這三封信並不是在同一個地方寫的。」

葛停香道：「哦。」

蕭少英道：「因為這三封信的信箋筆跡雖相同，用的筆墨卻不一樣。」

葛停香道：「這一點也算是條線索？」

蕭少英道：「非但是條線索，而且很重要。」

葛停香道：「我倒看不出什麼重要。」

蕭少英道：「這三封信是不是很機密？」

葛停香點點頭。

蕭少英道：「你若要寫這麼樣三封信給你的對頭，你會在什麼地方寫？」葛停香道：「就在這裡。」

蕭少英道：「因為這裡不但是你的秘室，也是你的書房。」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青龍會的分舵主寫這三封信給你，是不是也應該在他的書房中寫？」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一個人的書房裡，會不會有兩種品質相差極大的筆墨？」

葛停香道：「不會。」

蕭少英道：「可是他寫這三封信用的筆墨，品質相差卻極大。」

葛停香道：「哦。」

蕭少英道：「他寫第一封信用的，是極上品的宋墨和狼毫，寫第三封信用的，卻是那種最多只值兩文錢的禿筆和墨盒。」

葛停香沉吟著，道：「由此可見，這三封信絕不是在他書房裡寫的。」

蕭少英道：「這麼樣機密重要的信，他為什麼不在自己的書房密室中寫？」

葛停香道：「你說是為了什麼？」

蕭少英道：「也許這只有一種理由。」

葛停香道：「哪一種？」

蕭少英道：「他根本沒有書房。」

葛停香道：「以青龍會的聲勢，他們的分舵裡，怎麼會沒有書房？」

蕭少英道：「這也只有一種解釋。」

葛停香道：「哪一種？」

蕭少英道：「他們在這裡根本沒有分舵。」

葛停香怔住。

蕭少英道：「他們就算在這裡有分舵，也絕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流動的，這分舵裡的人，隨時都在改變他們的聚會之處，也隨時都改變他們藏身之處。」

葛停香的眼睛裡發出了亮光，道：「因為這裡一直是雙環門的天下，他們根本沒法子在這裡生根。」

蕭少英點點頭，道：「這也正是他們最可怕的地方。」

葛停香道：「哦？」

蕭少英道：「就因為他們的人隨時都在流動，所以無論何處，都很可能有他們的人隱藏。」

葛停香動容道：「連天香堂裡也有可能？」

蕭少英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卻改變話題，道：「我還看出了另外一件事。」

葛停香道：「你說。」

蕭少英道：「這三封信的字跡雖然工整，字卻寫得很壞，而且每個字都微微向左傾斜，顯然是個慣用右手寫字的人，改用左手寫出來的。」

葛停香道：「這一點又說明了什麼？」

蕭少英道：「慣用右手的人，改用左手書寫，通常也只有一種目的。」

葛停香道：「哪一種？」

蕭少英道：「他不願自己的筆跡被別人辨認出來。」

葛停香動容道：「難道這個人的筆跡，我本該認得出的？」

蕭少英沉默。

沉默也有很多種，他這種沉默的意思，顯然是承認。

葛停香道：「難道他這個人也是我認得的，難道他就躲在天香堂裡？」

蕭少英依然沉默。

這些話他已不必回答，葛停香自己心裡想必也已明白。

窗外還是陽光燦爛，他鐵青的臉上卻已佈滿了陰霾，慢慢地坐下來，凝視著桌上的筆硯，忽然道：「我用的也是狼毫和宋墨。」

蕭少英點點頭。

他顯然早已看出來。

葛停香道：「第一封信，我是在上個月中旬收到的。」

蕭少英道：「哦。」

葛停香停道：「那時大局未定，這地方還很亂，我也不像現在一樣，並不時常在書房裡。」

蕭少英道：「那外面是不是也有人守衛？」

葛停香道：「有。」

蕭少英道：「既然有人守衛，能進來的人還是不會大多。」

葛停香道：「不多。」

他的臉色更陰沉，突然冷笑，道：「多不多都一樣，只要有一個人能進來已足夠。」

蕭少英道：「第三封信是你在哪天收到的？」

葛停香道：「前兩天。」

蕭少英道：「那時這地方已安定下來，他也不敢再冒險在這裡寫信了。」葛停香道：「嗯。」

蕭少英道：「那種兩文錢一副的筆墨，不但到處都有，而且用時很方便。」葛停香道：「所以他隨時隨地都有機會寫那封信。」

蕭少英笑了笑，道：「就算蹲在毛坑裡，都一樣可以寫，而且寫成了隨手就可以把筆墨拋入毛坑裡。」

葛停香握緊了雙拳，道：「所以這三封信都是忽然出現的，我卻始終查不出送信的人是怎麼混進來的！」

蕭少英目光閃動，道：「若是別人呢？」

葛停香答道：「你進來的那條路，一共有十一道暗卡，絕沒有任何人能夠無聲息地通過，除非……」

蕭少英道：「除非他也跟我一樣，是你屬下親信。」

葛停香冷笑。

蕭少英道：「據我所知，能接近你的人並不多。」

葛停香道：「不多。」

蕭少英道：「因為你的屬下的四位分堂主，如今已死了三個。」

葛停香的臉色又變了。

他已聽出了蕭少英說的這句話裡，必定還含有深意，他正在等著蕭少英說下去。」

誰知蕭少英忽然又改變話題，道：「這地方晚上的守衛，是不是比白天疏忽？」

葛停香道：「你為何會這麼樣想？」

蕭少英道，「因為現在外面有八個人守衛，晚上卻只有葛新一個。」

葛停香淡淡道：「那只因為一個人有時遠比八十個人還有用。」

蕭少英道：「葛新是個很有用的人？」

葛停香道：「你看不出？」

蕭少英苦笑，道：「我實在看不出。」

「若連你都看不出，就表示他這個人以後更可以重用。」

蕭少英道：「多年來他非但深藏不露，而且一定很少做錯事。」

葛停香道：「他的確也從來沒有做錯過一件事。」

他的聲音突然停頓，臉色也變。

──一個人若是有很深的心機，很大的陰謀，就絕不會做錯事的。

這是他自己剛說過的話，他當然不會忘記。

蕭少英正微笑著，看著他，悠然道：「他跟著你想必已有多年，若是真的連一件事都未做錯過，那的確很不容易。」

葛停香沉著臉，緩緩道：「三年，他跟我也只不過才三年。」

蕭少英道：「三年雖不算長，卻已不能算短了。」

葛停香道：「他本來的名字叫章新。」

蕭少英道：「這名字我從來未聽說過。」

葛停香道：「我也沒有。」

兩個人互相凝視，沉默了很久，葛停香忽然道：「他住的地方也在後院。」蕭少英道：「哦。」

葛停香道：「就在你昨夜住的那間屋子後面，門口種著棵白楊樹。」

蕭少英道：「哦。」

葛停香道：「從今天起，你不妨也在這裡住下來，我可以叫小霞陪著你。」蕭少英道：「可是……」

葛停香不讓說他下去，又道：「可是我也知道你受不慣拘束，所以你白天還是可以自由出入，只不過每天晚上一定要回來。」

蕭少英道：「為什麼？」

葛停香道：「因為我說的。」

他沉著臉，又道：「我要你替我在這裡留意著，只要一發現可疑的人，就立刻帶來見我。」

蕭少英道：「你說的話就是命令，可是我說出的話……」

葛停香道：「你直接受命於我，除此之外，別的事你都可以全權作主。」

蕭少英道：「別的人也得聽我的？」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連王桐也不例外？」

葛停香一字字道：「無論誰都不例外。」

蕭少英笑了笑，道：「其實我並沒有懷疑王桐，他跟王銳雖然是兄弟，可是他們兄弟間並沒有秘密。」

葛停香臉上全無表情，王桐、王銳的關係，他顯然早已知道。

蕭少英道：「我懷疑的是另外一件事。」

葛停香道：「甚麼事？」

蕭少英道：「那天你們夜襲雙環莊，去的一共有十三個人。」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除你和王桐外，四位分堂主也全都去了？」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還有七個人是誰？」

葛停香道，「是我從外地請來的高手。」

蕭少英道：「花錢請來的嗎？」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現在他們的人呢？」

葛停香道：「我找他們來，只不過是為了對付雙環門的。」

蕭少英道：「現在雙環門既然已被消滅，他們也就全都走了。」

葛停香道：「每個人都帶五萬兩銀子走了。」

蕭少英微笑道：「五萬兩銀子的確已不少，只不過也不太多。」

葛停香道：「還不太多？」

蕭少英道：「你能出得起五萬兩，青龍會說不定可以出十萬兩。」

葛停香動容道：「你懷疑他們也是青龍會的人？」

蕭少英道：「我只不過覺得很奇怪，那一戰之中，為什麼他們全都沒有傷損，死的為什麼全都是你的屬下親信？」

葛停香又握緊雙拳，那一戰的情況確實很混亂，除了專心對付盛天霸外，他確實沒有注意到別的事。

天香堂的四位分堂主，究竟是死在誰手下的？──是雙環門下的子弟，還是他自己請來的那些幫手？

葛停香也不能確定。

蕭少英淡淡道：「我只不過覺得，你既然能收買他們，青龍會同樣能收買他們。」

他慢慢地接著道：「那一戰之後，雙環門雖然垮了，天香堂的元氣也已大傷，真正得到利的，也許就是青龍會！」

葛停香忽然冷笑，道：「我以前既然可以找得到他們，現在還是一樣可以找得到。」

蕭少英道：「找到他們又如何？他們難道還會承認自己是青龍會的人？」葛停香道：「無論他們是不是都一樣！」

蕭少英道：「怎麼會一樣？」

葛停香冷冷道：「到了這種時候，我已不怕殺錯人。」

──寧可殺錯一千個人，也不能放走一個。

這本就是江湖梟雄們做事的原則。

蕭少英道：「你準備叫誰去找？王桐？」

葛停香正在考慮。」

蕭少英道：「以王桐一個人之力，能對付他們七個？」

葛停香沒有回答這句話，也不必回答。

他忽然高聲呼喚：「葛新！」

門外立刻有人應聲：「在！」

葛停香已發出簡短的命令：「叫王桐來，快！」

蕭少英沒有再問，也不必再問。

他知道葛停香叫王桐來只有一個目的：殺人！

他也很瞭解王桐殺人的手段，從葛停香發出命令的那一刻開始，那七個幫兇已等於是七個死人！

## 第七回 暗殺

天香堂是個很大的莊院，一重重的院落，也不知有多少重。

葛新住的地方是第六重院子，窄門前果然種著棵白楊樹。

門是開著的，裡面寂無人聲，葛新彷彿已睡得很沉，他看來的確總是很疲倦。

蕭少英背負著雙手，慢慢地走出這重院子，一個人恭恭敬敬地跟在他身後。

「你就叫葛成？」

「是。」

你跟葛新認得已多久？」

「快三年了。」

「你們就住在一個院子裡？」

「是。」

「你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好像是個怪人，平常很少跟我們說話。」

「也不跟你們喝酒？」

「他不喝酒，吃喝嫖賭這些事，他從來連沾都不沾。」

葛成不但有問必答，而且態度很恭謹，答得很詳細。

因為這是老爺子的命令。

──帶著蕭堂主到處去看看，從今天起，你就是蕭堂主的長隨跟班。

蕭少英對這個人覺得很滿意，他喜歡聽話的人。

「你喝不喝酒？」

「我別的嗜好都沒有，就只喜歡喝點酒。」葛成囁嚅著，終於還是說了實話。

蕭少英更滿意──酒鬼豈非總喜歡酒鬼的？

第七重院落裡繁花如錦，屋簷下的鳥籠裡，一對綠鸚鵡正在「吱吱喳喳」地叫。

「誰住在這院子裡？」

「是郭姑娘姐妹，還有六個小丫頭。」

「老爺子常到這裡來？」

「老爺子並不常來，郭姑娘卻常到老爺子那裡去！」

蕭少英笑了，又問：「郭姑娘已來了多久？」

「好像還不到兩年。」

「她妹妹呢？」

「郭姑娘來了七八個月後，才把二姑娘接來的。」

「二姑娘是不是也常到老爺子屋裡去？」

葛成立刻搖頭：「二姑娘是個規矩人，平常總是足不出戶，從來也沒有人看見她走出過這個院子。」

蕭少英又笑了。

後面的一重院子裡，濃蔭滿院，彷彿比郭玉娘住的地方還幽靜。

有風吹過，風中傳來一陣陣藥香。

「這院子裡住的是誰？」

「這是孫堂主養病的地方。」

「孫堂主？孫賓？」

葛成點了點頭，嘆息著道：「以前的四位分堂主，現在就只剩下孫堂主一位。」

「他受的傷很重？」葛成又點點頭：「他老人家受的是內傷，雖然換了七八個大夫，每天都得喝七八劑藥，可是直到今天，還是連一點起色都沒有，連站都沒法子站起來。」

蕭少英沉吟著，道：「我久聞他是個英雄，既然來了就得去拜訪拜訪他。」葛成想阻攔，卻又忍住。

對他說來，現在蕭少英的話也已是命令，命令只能服從。

他們剛走進院子，樹後忽然有人影一閃。

是個很苗條的人影，穿的彷彿是件鵝黃的春衫。

蕭少英居然好像沒看見。

葛成卻看見了，搖著頭說道：「這丫頭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卻還是像個孩子似的，總是不敢見人。」

蕭少英淡淡地問道：「這丫頭是誰？」

葛成道：「一定是翠娥，郭姑娘使喚的丫頭們，全都是大大方方的，只有她最害羞。」

蕭少英道：「她也是郭姑娘的丫頭？」

葛成道：「是的。」

他好像怕蕭少英誤會，立刻又解釋道：「孫堂主喝的藥水，一向都是由郭姑娘的丫頭們照顧的。」

蕭少英道：「哦？」

葛成道：「因為他們都是由郭姑娘親手訓練出來的，做事最小心，照顧人也最周到。」

蕭少英笑了笑道：「只可惜孫堂主病得不輕，否則他一定還有很多別的事可以讓她們照顧。」

孫賓病得果然不輕。

屋子裡潮濕而陰暗，濃蔭遮住了陽光，門窗也總是關著的。

「孫堂主不能見風。」

藥香很濃。

「孫堂主每天都要用七八劑藥。」

現在正是盛暑。

這位昔年曾以一條亮銀盤龍棍、橫掃河西七霸的鐵漢，如今竟像是個老太婆般躺在床上，身上居然還蓋著棉被。

他非但一點也不嫌熱，而且好像還覺得很冷，整個人都蜷在棉被裡。

有人推門走了進來，他既沒有翻身，也沒有開口。

「翠娥剛走，孫堂主想必剛喝了藥，已睡著了。」

葛成又在解釋：「每次用過藥之後，他都要小睡一陣子的。」

蕭少英遲疑著，終於悄悄退出去，輕輕掩上了門：「我改天再來。」

可是他並沒有立刻離開，站在門口，又停留了半晌，彷彿在聽。

他並沒有聽見甚麼。

屋子裡很安靜，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是誰在敲鐘？」

「是後面的廚房裡。」

「現在已到了晚飯的時候了？」

「我們晚飯總是吃得早，因為天不亮就得起床了。」

「你趕緊去吃飯吧。」

蕭少英揮手道：「天大的事，也沒有吃飯重要。」

「那麼你老人家……」

「我並不老，」蕭少英微笑道：「我自己還走得動。」

夕陽滿天，晚霞紅如火。

院子裡靜無人聲，蕭少英背負著雙手，慢慢地走到樹後。

一棵三五個人都抱不攏的大榕樹。

那個穿著鵝黃春衫，燕子般輕盈的人影，早已不見了。

可是蕭少英卻一直沒有看見有人走出這院子。

他繞著這棵大樹走了一圈，嘴角帶著微笑，笑得很奇怪。

就在這時，短牆外突然有人影一閃，一蓬銀光，暴雨般打向他的背。

他背後並沒有長著眼睛，幸好他還有耳朵，而且耳朵很靈。

風聲驟響，他的人已竄起。

「叮」的一響，十七八根銀針釘在樹幹上，他的人卻已掠出短牆。

牆外的院子裡，繁花如錦，在夕陽下看來更燦爛輝煌。

剛才的人影卻已不見了。

花叢間有三五精舍，簷下的黃銅鳥籠裡，突然響起了一聲輕喚。「有客，有客……」

好一對多嘴的綠鸚鵡。

蕭少英只有走過去。

還沒有走到門口，已有個大眼睛、長辮子的綠衫少女迎了出來，手叉著腰，瞪著他問：「你找誰？」蕭少英笑了笑，道：「我不是來找人的。」

小姑娘的樣子更凶：「既然不找人，鬼鬼祟祟的來幹什麼？」

蕭少英道：「只不過隨便來看看。」

「你知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就因為我知道，所以我才來。」

小姑娘用一雙大眼睛上上下下地看著他：「你是什麼人？你姓什麼？」

「我姓蕭。」

小姑娘忽然不凶了，眨著眼笑道：「原來你就是蕭公子，你一定是來找我們二姑娘的？」

蕭少英只有承認：「二姑娘在不在？」

小姑娘吃吃地笑道：「她當然不在，連飯都沒吃，她就到蕭公子屋裡去了。」

蕭少英正想走，這小姑娘忽然又道：「我叫翠娥，蕭公子若有什麼事吩咐，只管叫人來找我，我不但會炒菜，還會溫酒。」

她叫翠娥。

她穿的是身翠綠衣服。

她並不害羞。

那個不好意思見人的黃衫少女又是誰呢？

葛成是在說謊，還是根本沒看清楚？

「二姑娘臨走的時候，還特地叫我們小廚房做了幾樣菜送過去，現在一定在等著蕭公子回去喝酒。」

蕭少英沒有回去。

他反而又回到孫賓養病的那院子，門是他掩起來的，並沒有從裡面拴起。他推開門走進去。

屋子裡更陰暗，孫賓還是蜷曲在棉被裡，連身都沒有翻。

床下面的一雙棉布鞋，還是整整齊齊地擺在那裡。

蕭少英還記得這雙布鞋是怎麼樣擺著的，若是有人穿過，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這雙鞋也沒有人動過。蕭少英皺了皺眉，好像覺得有點奇怪，又好像覺得有點失望。

──難道他懷疑剛才暗算他的人，就是這重病的孫賓？

無論如何，這屋子裡的確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詭秘之意，無論誰都很難在這裡耽下去。

他準備走，剛轉過身，就看見了葛停香。

葛停香的腳步很輕。

蕭少英想不到這麼樣一個高大的人，走路時的腳步竟輕如狸貓。

他卻忘了吃人的虎豹也和貓一樣，腳下也長著厚而柔軟的肉掌。

他們本就是同一種動物，都要有新鮮的血肉才能生存。

貓吃的是魚鼠，虎豹吃的是狐兔，葛停香吃的是人！

門外夕陽正照在葛停香身上，使得他看來更雄壯威武。

「你現在想必也已看出來了，暗算你的人，絕不是孫賓。」

「你已知道我被人暗算？」

葛停香淡淡道：「這裡的事，從來沒有一件瞞得過我的。」

他攤開手掌，掌心托著枚銀針：「暗算你的人，用的是不是這玩意兒？」蕭少英板著臉道：「這不是玩意兒，這是殺人的暗器，只要有一根打在我身上，現在我已是個死人。」

葛停香卻笑了笑，道：「你不必對我生氣，暗算你的人並不是我。」

蕭少英道：「這也不是你的暗器？」

葛停香道：「這是我剛從那棵樹上起出來的。」

蕭少英道：「你知不知道這裡有誰能用這種歹毒的暗器？」

葛停香搖搖頭，道：「我也看得出這種暗器很毒……」

蕭少英打斷了他的話，道：「發暗器的手法更毒，一下就發出了十七八根。」

葛停香道：「我已數過，只有十四根。」

蕭少英道：「十四根和十六八根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葛停香道：「分別很大。」

蕭少英道：「分別在哪裡？」

葛停香道：「若是十七八根，就連我也看不出這是什麼暗器了。」

蕭少英道：「現在你已看出來。」

葛停香點點頭，道：「這種針雖細，可是打在樹上後，每一根都直透樹心。」

蕭少英道：「若是打在我身上，只怕已透入我骨頭裡。」

葛停香道：「一定會透入你的骨頭裡。」

蕭少英目光閃動，似已明白他的意思：「什麼人能有這麼大的手勁？」

葛停香道：「沒有人。」

蕭少英道：「所以這種暗器一定是機簧鋼筒發出來的？」

葛停香點點頭，道：「世上的機簡暗器，最可怕的一種當然是孔雀翎。」蕭少英歎道：「幸好這不是孔雀翎，否則就算有十個蕭少英也全都死光了。」

葛停香道，「除了孔雀翎外，還有幾種也相當霸道，『七星透骨針』就是其中之一。」

蕭少英動容道：「這就是七星透骨針？」

葛停香道：「所以它若打在你身上，就一定會透入你骨頭裡。」

蕭少英道：「七星應該是七根針。」

葛停香：「練七星透骨針的人，都是左右雙手聯發的，這也正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左右雙手聯發，兩筒針正好是十四根。

蕭少英道：「能用這種暗器的人並不多。」

葛停香道：「這種暗器本就極難打造，最近更少在江湖中出現。」

蕭少英拈起他手裡的銀針，道：「看來這玩意兒好像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地方。」

葛停香道：「可是發射這玩意兒的針筒，卻出奇得很。」

蕭少英道，「哦？」

葛停香道：「據說昔年『七巧童子』，為了打造這種暗器，連頭髮都白了，一共也只不過才打造出七對，現在雖然還有剩下的，也絕不會太多。」

蕭少英苦笑道：「看來我的運氣真不錯，居然就恰巧被我遇上了一對。」

葛停香道：「我也想不到這種暗器居然會在這裡出現。」

蕭少英道：「你也不知道這是誰的？」

葛停香搖搖頭。

蕭少英道：「不管他是誰，反正一定是天香堂裡的人。」

葛停香突然冷笑，道：「不管他是誰，他這件事都做得很愚蠢。」

蕭少英道：「我若已死了，他這件事就做得一點也不愚蠢了。」

葛停香道：「但是你現在並沒有死，他卻已暴露了他的身份。」

蕭少英笑了，笑聲中帶著種譏諷之意。

「你已知道他的身份？」

「嗯。」

「他是什麼身份？」

「他身上有一對七星透骨針筒。」葛停香道：「這就是他的身份。」

蕭少英臉上譏諷的笑容已不見：「所以我們只要找出這對針筒來，就可以找出他的人。」

「你總算明白了我的意思。」

「可是針筒並不是長在身上的，他隨時都可以扔掉。」

「他一定捨不得。」葛停香道：「無論誰有了這種暗器，都絕對捨不得扔掉。」

「他能不能藏到別的地方去？」

「不能。」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的防身利器。」葛停香冷笑道：「我若要到青龍會去臥底，我也一定會將我的防身利器隨時隨刻都帶在身上。」

蕭少英嘆了口氣──看來薑畢竟還是老的辣。

他忽然發現葛停香實在不可輕視。

「只可惜這種事絕不能明查，只能暗訪。」葛停香道：「所以我不但要隨時睜大眼睛，還得要有耐心。」

「不管怎麼樣，我們現在總算已知道天香堂裡確實有青龍會的人。」

「不錯。」

「我們也已知道，這個人身上一定有一對七星透骨針的針筒。」

「所以你的任務雖然剛開始，卻已有了收穫。」葛停香又露出微笑。

「難道他們已知道你交給我的是什麼任務，所以才對我下手？」

「也許他們只不過是在懷疑，葛停香道：「做賊心虛，這種人的疑心總是特別重的。」

「我的疑心也很重。」蕭少英苦笑道：「剛才我一直在懷疑孫賓。」

現在他們當然已走出了孫賓的屋子。

風吹榕葉，樹幹上還釘著十三枚銀針。

他們就站在這棵榕樹下，風吹木葉聲，正好掩護了他們的說話聲。」

「絕不會是孫賓。」

「為什麼？」

「他跟著我已有十五年，一向是我最忠實的朋友。」葛停香的語氣很肯定。

「可是天香堂的四位分堂主已經死了三個。」蕭少英卻還在懷疑：「他的運氣為什麼會比別人好？」

葛停香笑了笑：「因為他一直是跟在我身邊的。」

葛停香道：「否則他只怕也死在李千山手下！」

「你殺了李千山，殺了他？」

葛停香嘆息：「只可惜我出手還是遲了一步，他受的傷很重。」

「所以你又少了個好幫手！」

葛停香黯然點頭。

「可是我一定會想法子讓他活下去的，就算要我砍掉一隻左手，我也在所不惜。」

「我也希望他活著，跟他交個朋友。」蕭少英歎道：「能被你如此看重的人，好像並不多。」

「的確不多。」

葛停香忽然拍了拍他的肩：「所以你一定也要替我好好活著。」

蕭少英臉上居然露出了被感動的表情來。

「我也一定要找出那個人。」他說得很堅決：「我一定會要他後悔的。」「因為他也暗算了你？」

蕭少英點了點頭：「我不喜歡被人暗算。」

「沒有人喜歡被人暗算的。」

「不管怎麼樣，這個人你一定要交給我。」

「我不但可以把他交給你，還可以把很多事都交給你。」葛停香微笑著，又拍了拍蕭少英的肩：「只要你能找出這個人來，隨便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真的？」

葛停香彷彿又有了些疑難。

「只不過我已是個老人，會看上我的女人已不多，能讓我看上的女人也不多。」他還是在微笑：「我知道你一定會為我保留一些的。」

蕭少英也笑了。

「不該要的，我當然不會要，也不想。我並不是個貪心不足的人。」

「所以我喜歡你這種人。」

葛停香慢慢地走出院子：「一個人只要懂得知足，就一定能活得比別人美些，而且也一定比別人活得快樂。」

白楊是春天的樹，現在都已經是秋天。

葛新門外的白楊樹，樹葉已凋，只剩下了一樹枯枝。

蕭少英又到了這棵樹下。

他還是沒有回到自己屋裡去，他知道小霞一定在等他。

一個女人若是已被男人征服，無論要她等多久，她都會等。

可是一個男人若暗算了別人，就絕不會等別人來抓證據。

他一定要找出這個人的證據來。

好像他已認定這個人不是孫賓，就是葛新。

──暗算他的那個人，的確是個男人，他看得出，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卻沒有看見葛停香。

葛停香也沒有回書房，此刻正站在院外面的短牆下，背負著雙手聽著院子裡的動靜。

他聽見了兩下敲門聲，只敲了兩下，葛新沒有回應，也沒有開門。

他知道蕭少英絕不會在外面等，更不會就這麼樣走了的。

──這小子若要到一個人的屋裡去，世上絕沒有任何一扇門擋得住他。

「砰」的一聲，門果然被撞開了。

葛停香目中又露出笑意。

──這件事不能明查，只能暗訪。

這句話雖然是他自己說的，可是他並沒有出去阻攔，他想看著蕭少英用什麼新法子來處理這件事。

他也想看看葛新怎麼樣應付。

門被撞開了之後，屋子裡居然沒有響起驚呼怒喝的聲音。

葛新一向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

看看蕭少英闖進來，他居然還躺在床上沒有動，只不過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我下次應該換種比較薄的木板來做門才對。」

蕭少英冷笑道：「不是換厚一點兒的？」

葛新搖搖頭，道：「厚木板不好，一定換薄的，越薄越好。」

蕭少英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葛新道：「薄木板一撞就破，那蕭堂主下次要來時，就不會撞痛身子，也不必費這麼大的力氣。」

蕭少英笑了。

「這次我也沒有費力氣，」他笑得實在有點令人毛骨悚然：「我的力氣要留著殺人。」

「殺人？殺誰？」

「我只殺一種人，」蕭少英沉下了臉：「想在背後暗算我的人。」

「誰敢暗算蕭堂主？」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葛新打了個呵欠：「我很難得有機會好好睡一覺。」

「你剛才一直都在睡覺？」

葛新點點頭：「就因為我總是睡不夠，所以只要一睡著，就睡得像死人一樣。」

「只可惜你看來並不像死人。」蕭少英冷笑道：「也不像剛睡醒的樣子。」

「剛睡醒的人應該是什麼樣子？」

「剛睡醒的人，鞋底下不會有泥。」

葛新的腳正好從被窩裡露了出來，腳底的確很髒……這是不是因為他剛才赤著腳溜出去過，還打出了兩筒七星透骨針？」

「我的腳面上也很髒。」葛新道：「我不喜歡洗腳，據說洗腳傷元氣。

蕭少英盯著他。

「你的力氣是不是也要留著殺人的？在背後用暗器殺人？」

「只不過我也只殺一種人。」

「哪種人？」

「我一殺就死的那種人。」

「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蕭少英冷笑道：「無論誰都難免偶而失手一兩次的。」

葛新忽然張大了眼睛，吃驚地看著他，好像直到現在才聽出他的意思！

「蕭堂主難道認為我就是那個在背後發暗器的人？」

蕭少英冷冷道：「不管是不是你都一樣。」

葛新道：「都一樣？」

蕭少英道：「我都一樣要殺你……」

葛新怔住。

蕭少英道：「站起來。」

葛新苦笑道：「我既然已經要死了，為什麼還要站起來？」

蕭少英道：「我不殺躺著的人。」

葛新道：「但我卻喜歡躺著死。」

他嘆了口氣喃喃道：「一個人要死的時候，總該有權選擇怎麼樣死的。」

蕭少英冷笑道：「我要你站著死，你就得站著死！」

葛新道：「看來你並不像是個這麼不講理的人。」

蕭少英道：「現在我變了。」

他忽然衝過去，一把揪住葛新的衣襟，反手摑在他臉上。

葛新非但完全不閃避，反而閉上了眼睛，淡淡道：「現在你自己是分堂主，你可以不講理，只不過我也可以不站起來。」

蕭少英道：「我總有法子叫你站起來的。」

他的手又揮出，忽然聽見床底下發出一陣奇怪的聲音，就像是牙齒打戰的聲音。

「床底下莫非有人？」

蕭少英膝蓋一撞，木板床就垮了，下面立刻又響起一聲驚呼。

是女人聲音。

床下果然有人，一個幾乎完全赤裸的女人。

這次怔住的是蕭少英。

這女人不但年青，而且很漂亮，堅挺的胸，纖細的腰，修長的腿。

蕭少英雖然沒有盯著她看，卻已看得很清楚。

他的眼睛一向不老實的。

這女孩子的臉已紅了，一把拉過葛新身上的被，卻忘了葛新下半身，除了這床被外，也像個剛出世的嬰兒一樣。

這次蕭少英雖然看了一眼，卻沒有看清楚。

葛新苦笑道：「你現在總該明白我為什麼不肯站起來了吧？」

蕭少英也不禁苦笑：「我現在明白你為什麼總是睡眠不足。」

那女孩子忽然大聲道：「那麼你更該明白，暗算你的人絕不是他。」

蕭少英道：「你一直都在這裡？」

女孩子的臉更紅，卻還是點了點頭：「他也一直都沒有出去過。」

蕭少英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葛新，忽然笑了。

她已將棉被分了一半蓋在葛新身上，棉被下面還在動。

蕭少英微笑道：「有你這麼樣一個女孩子在旁邊，看來他的確不會有空出去暗算別人的。」

女孩子咬著嘴唇，道：「他就算想出去，我也不會讓他走的。」

蕭少英笑道：「我看得出，我是個很有經驗的男人。」

女孩子也居然笑了笑，道：「我也看得出。」

蕭少英大笑。

「我若有這麼樣個女子陪著我，我也會睡眠不足的。」他大笑著，拍了拍葛新的肩：「可是你為什麼不早說？」

「因為……」葛新囁嚅著：「因為這件事不能讓老爺子知道。」

「為什麼？」

「因為她是郭姑娘房裡的人，本不能到我這裡來的。」葛新終於說了實話。

「她也是郭姑娘房裡人？她叫什麼？」

「叫翠娥。」

翠娥，又是翠娥。

「那裡一共有幾個翠娥？」

「只有一個。」

蕭少英不禁苦笑，只有一個翠娥，他卻已見到了三個。

「我就是翠娥，你告訴老爺子我也不怕，我死也要跟著他。」

翠娥居然拉住葛新：「不管死活，我都要跟著他。」

看來這翠娥倒是真的。

另外的那兩個呢？

「翠娥」這名字既不太好，又不特別，她們為什麼要冒翠娥的名？

葛新為什麼要說謊？他是替誰在說謊？

「我雖然有點不講理，卻不算大不識相。」

蕭少英終於走了，對這種事他總是很同情的。他微笑著走出去，還特地把那扇已被他撞裂的門拴起來。

「只不過你倒真該換個門了，一定要換厚點的木板，越厚越好！」

「只可惜遇著了你這種人，我就算替他裝個鐵門，也一樣沒有用的。」

這句話是葛停香說的。

蕭少英一出院子，就看見了葛停香。

他臉上居然還帶著微笑，又道：「看來你的疑心的確很重，而且的確很不講理的。」

蕭少英也笑了笑，道：「寧可殺錯一千個人，也不能放過一個。這句話好像是你自己說的。」

葛停香道：「我說的話你全都記得。」

蕭少英道：「每個字都絕不會忘記。」

葛停香看著他，目中露出滿意之色。

「我並不是個很苛求的人。」他慢慢說道：「因為我的兄弟們不但都為我流過汗，也流過血，似乎他們平時就算荒唐些，我也不過問。」

「可是你對葛新卻是例外的。」

葛停香承認：「他晚上的責任很重，我要他白天好好地養足精神。」

蕭少英笑了笑，道：「無論誰跟翠娥那種女人在一起，都沒法子養好精神的。」

葛停香也笑了：「聽她說話，對葛新倒不是虛情假意。」

蕭少英道：「你準備成全他們？」

葛停香點了點頭，道：「一個男人到相當年紀，總是需要個女人的。他今天雖然做錯了事，可是……」

蕭少英替他說了下去，道：「有時做錯了事反而有好處，因為若是一個有很深的心機，很大的陰謀的人，就絕不會做錯事的。」

葛停香大笑，道：「我說的話，你果然連一句都沒有忘記。」

夕陽的最後一抹餘輝，正照著他們的笑臉，今天他們的心情彷彿特別愉快。

「你若沒有別的事，就留下來陪我吃晚飯，我為你開一罈江南女兒紅。」

「我有事。」蕭少英居然拒絕了他的邀請。

「什麼事？」

「我也是個男人，而且也已到了年紀，」蕭少英笑了笑道：「聽說小霞還特地為我燒了幾樣好菜。」

葛停香又大笑：「有小姑娘在等著的時候，當然沒有人願意陪我這老頭子吃飯。」

「有一個人。」蕭少英笑著：「就算有八百個小姑娘在等著，她一定還是寧願陪你。」

葛停香當然知道他所說的是誰。

「可是我今天沒有打算要她來。」

「為什麼？」

「因為我不願別人把我看成個無精打采的老頭子，」葛停香笑道：「有她在旁邊，也沒有人能養好精神的。」

蕭少英忽然又露出被感動的表情。

他忽然發現這老人已將他當做朋友，這種話本就是只有在朋友面前才能說得出口的。

葛停香又拍了拍他的肩。

「你走吧，我叫人把那罈女兒紅也替你送去，既然有好菜，就不能沒有好酒。」

蕭少英忽然道：「我留下來陪你。」

葛停香卻搖了搖頭，笑道：「你不必陪我，一個人年紀若是漸漸老了，就得學會一個人喝酒吃飯，我早已學會了。」

他帶著笑，大步走出院子。

蕭少英看著他高大的背影消失，眼裡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有些悲傷，又彷彿有些恐懼。

他已漸漸瞭解這老人。

他發現這老人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冷酷無情。

友情豈非本就是因瞭解而產生的？這本不是件應該悲傷恐懼的事。

他心裡究竟在想著什麼？

沒有人知道──蕭少英的事永遠都沒有人知道。

## 第八回 廝殺

暮色已臨。

葛停香走上長廊，走廊裡已燃起了燈，燈光正照在廊外的鳳仙花上。

他臉上居然還帶著微笑，他忽然覺得蕭少英這青年人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假如我能有個像他一樣的兒子……他沒有再想下去。

他沒有兒子。

早年的掙扎奮鬥，艱辛的血戰，使得他根本沒有成家的機會。

可是現在他已百戰功成，已不必再掙扎奮鬥。

百戰英雄遲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也許我已該叫玉娘替我養個兒子。

他正想改變主意，再叫人把郭玉娘找來，忽然聽見了一聲慘呼。

呼聲是從後面的院裡傳出來的。

葛停香並不是第一次聽見這種呼聲，他的刀砍在別人身上，總會聽見這個人發出這種呼喊，他已聽過無數次。但他卻是第一次聽見蕭少英發出這種呼喊。

這一聲呼喊竟赫然是蕭少英的聲音。

除了刀砍在身上時之外，絕沒有人會發出如此慘厲的呼聲。

是誰的刀砍在他身上了？

這機警靈活、武功又高的青年人，居然也會挨別人的刀？

葛停香已竄出長廊，掠上屋脊。

他的動作仍然靈敏、矯健，反應仍然極快，看他的身手，誰也看不出他已是個老人。

歲月並沒有使他變得臃腫遲鈍，只有使他的思慮變得更周密，更沉得住氣。

但是現在他卻已沉不住氣。他想不出天香堂裡有什麼人能傷得了蕭少英。那絕不會是王桐。

王桐已奉命出去行動。

那更不會是郭玉娘。

郭玉娘根本不是拿刀的女人，她的手只適宜於被男人握在手上。

難道是葛新？

葛停香掠過了兩座屋脊，就看見下面院子裡正有兩人在惡戰。

兩個人的武功都不弱，其中有一個果然就是葛新，另一個人卻不是蕭少英。

蕭少英已倒在地上，半邊身子已被鮮血染紅，果然已挨了一刀，而且挨得不輕。

刀也已被鮮血染紅了。

這柄血刀卻不在葛新手上，反在另一個人手上。

另一個人竟赫然是王桐！

王桐一接到命令後，就應該立刻開始行動。

現在他為什麼還沒有走？

葛停香還沒有想這問題，倒臥在血泊中的蕭少英忽然平空躍起，雙腿連環飛出，用的竟是江湖鮮見的絕技，死中求生的殺招，臥雲雙飛腳。

王桐的反應似已遲緩，閃開了他的左腳，卻閃不開他的右腳。

蕭少英一腳踢中他的後腰，葛新捏拳成鷹啄，已一拳猛擊在他喉結上。

這無疑是致命的一拳。

葛停香就算想阻攔，已來不及了。

他已聽見王桐喉骨折斷的聲音，已看到王桐眼睛忽然死魚般凸出。

蕭少英又倒了下去，伏在地上喘息。

王桐瞪著他，死魚般凸出的眼睛裡，充滿了憤怒與恐懼，像是想說什麼，卻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人已倒了下去。

葛新身上也被割破了二道血口，也彎下腰，不停地喘息，甚至想嘔吐。

但他卻還是掙扎著，扶起蕭少英，道：「你怎麼樣啦？」

蕭少英勉強笑了笑，道：「我還死不了。」

他扶著葛新的肩，喘息著又道：「我想不到你會來救了我，我一直都看錯了你。」

葛新咬著牙，道：「我也一直都看錯了王桐。」

他們居然都沒有看見葛停香，這場生死一髮的浴血苦戰，已耗盡了他們全部精力。

葛停香的臉色鐵青。

他已躍下來，已確定王桐必死無救。

天香堂裡的這位頭一號殺手，還沒有死之前，身上的骨頭就已斷了五根。蕭少英傷得也不輕。

葛停香直到這時才發現他的一隻左手已被齊腕削斷，立刻衝過去，扶起了他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看見了他，蕭少英才長長吐出口氣。

「你總算來了，」他想笑，笑容卻因痛苦而變形：「我總算已替你找出了一個人。」

「一個什麼人？」

「青龍會的人！」

「王桐？」

蕭少英歎道：「我也想不到是他，所以我才來。」

「是他要你來的？」

「他說有機密要告訴我，誰知他竟忽然對我下毒手！」

蕭少英淒然道：「他好快的出手。」

葛新嘆了口氣道：「我趕來的時候，正好看見蕭堂主倒下去，王桐還想趕過去砍第二刀呢。」

蕭少英苦笑道：「若不是他救了我，我早已死在王桐刀下了。」

葛新道：「我本也是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也不敢出手，幸好我恰巧聽見王桐說了一句話。」

葛停香立刻問：「什麼話？」

「你要找的七星透骨針，就在我身上，等你死了後，我就送給你。」──這就是王桐在揮刀時對蕭少英說的話。

葛新道：「然後蕭堂主就問他，是不是栽贓？他居然承認了。」

葛停香道：「所以你才出手的？」

葛新道：「他已沒有想到我會來。」

葛停香道：「你怎麼會恰巧及時趕來的？」

他來得也很快，一聽見慘呼聲就趕來了，他想不通葛新怎麼會比他來得更快。

「因為我一直都在跟著蕭堂主，」葛新遲疑著，終於鼓起勇氣道：「我本想問問蕭堂主，老爺子在他面前說了什麼話呢？」

葛停香沉著臉，忽然道：「去看著七星透骨針是不是在他身上？」

七星透骨針果然在王桐身上。

葛停香看看這對精巧的暗器，又看了看王桐，眼睛裡的表情也不知道是悲哀，是惋惜，還是憤怒？

「我一直都對他不錯，他為什麼做這種事，為什麼要出賣我？」

蕭少英瞭解他的心情。

王桐一直是他最親信、最得力的助手，被自己最親信的人出賣，心裡的滋味當然不會好受。

「我也許不該殺他的。」蕭少英歎道：「殺了他，就等於毀了你的一條左臂。」

葛停香忽然笑了笑。

「我雖然損失了一條左臂，卻不是沒有代價的。」

「什麼代價？」

「你。」

「可惜我已只剩下一隻手。」蕭少英黯然道。

葛停香笑道：「一隻手又如何？一隻手的蕭少英，也還比王桐好得多。」他扶起蕭少英，又道：「所以你不必難受，你雖然也損了一隻左手，卻替你換回了很多東西。」

「我換回什麼東西？」

「你至少換來了我對你的信心。」葛停香緩緩說道：「從今天起，你就是天香堂的第一分堂主。」

「可是我……」

葛停香打斷了他的話：「我已是個老人，我沒兒子，等我百年之後，這一片江山就是你的。所以你一定要打起精神來，好好地去做。」

蕭少英看著他，眼睛裡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竟忘了說話。

葛停香道：「你看來好像有心事。」

蕭少英點點頭。

葛停香道：「你在想什麼？」

蕭少英笑了笑，道：「我在想，不知道今天是不是還能喝你那罈江南女兒紅。」

葛停香也笑了：「一個人的手被砍斷，居然還在想著喝酒，這種人只怕不多。」

蕭少英道：「我本來就不是人，我是個酒鬼。」

葛停香微笑著，回過頭來問葛新：「你見過這樣的酒鬼沒有？」

葛新道：「沒有。」

葛停香看看蕭少英血淋淋的斷腕，忍不住嘆了口氣，道：「這人就算是個酒鬼，也一定是個鐵打的。」

蕭少英並不是鐵打的。直到現在，他還是覺得很虛弱。

現在夜已很深。

葛停香用最好的刀創藥，親手為他包紮了傷口。

「我會把那罈女兒紅留給你的，可是你現在最好不要想它。」葛停香再三囑咐：「你最好什麼都不要想，好好地睡一覺。」

蕭少英自己也知道自己應該睡一覺的，但卻偏偏睡不著。

睡眠也像是女人一樣，你越想要她的時候，她往往反而離得你越遠。

何況他心裡還有很多事不能不去想。

想到了女人，他就想到了郭玉娘，想到了翠娥，當然也想到了小霞。

就在他開始想的時候，小霞已來了。

燈光朦朧。

在朦朧的燈光下看來，小霞實在像極了郭玉娘，只不過比郭玉娘年青些，眼睛比郭玉娘大些，卻沒有郭玉娘那麼嫵媚溫柔。

可是，她另外有一股勁兒。

蕭少英看得出，她外表雖然是個淑女，骨子裡卻是團火。

像她這種女人並不多。

就因為這種女人不多，所以大多數男人才能好好地活著。

她已坐下來，坐在床頭，看著蕭少英，忽然道：「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一下午了！」

蕭少英點點頭。

小霞道：「你如果早點回來，豈非就不會出這種事了。」

蕭少英淡淡道：「這種事也沒什麼不好。」

小霞冷笑道：「只可惜沒有女人會喜歡一隻手的男人。」

蕭少英笑道：「你錯了，大錯而特錯了。」

小霞道：「哦！」

蕭少英道：「一隻手的蕭少英，也比別人的八隻手有用。」

他忽然伸出了他唯一的一隻手，抱住了小霞的腰。

他這隻手的確很有用。

一倒下去，小霞整個人都似已溶化，輕撫著他的斷臂：「你難道一點也不心疼？」

蕭少英道：「我從來也沒有為任何事心疼過。」

小霞柔聲道：「可是我心疼，疼得要命。」

蕭少英道：「可是你看來並不像心疼的樣子。」

小霞咬著嘴唇道：「我像什麼樣子？」

蕭少英輕輕地咬了咬她的耳朵，她的人立刻縮成了一團。

「你看來就像是隻貓。」蕭少英笑道：「一條正在叫春的母貓。」

小霞「嚶噫」的一聲，溫暖柔軟的身子，已蛇一般纏住了他。

「我若是條貓，你就是隻老鼠。」她吃吃地笑著道：「我要吃了你。」

她好像真的已變得像要吃人的樣子。

這世上真的有這種女人，站著的時候雖然端莊文雅，可是一躺下去就變了。

她就是這種女人。

「輕一點行不行，莫忘記我現在是個受了傷的人。」蕭少英像是在求饒。小霞卻偏偏不饒他！

「我不管誰叫你受傷的。」她身子在發燙：「別人都說你是個鐵人，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不是鐵打的？」

「我只有一個地方是鐵打的，我……」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已一口咬在他脖子上，連血都咬了出來。

可是她的嘴並沒有放鬆，眼睛裡反而發出了異樣的光。

蕭少英從來也沒有怕過女人，現在卻好像有點害怕了。

這個人的情態，簡直就像是野獸一樣。

──事實上，她有很多地方都像是野獸一樣。

──「二姑娘是個規矩人，平常總是足不出戶，從來也沒有人看見她走出過這院子。」

他又想起了葛成的說話。

葛成看來也像是個老實人，說的卻偏偏都像是謊話。

為什麼？

蕭少英沒有再想下去，也沒空再想。

有了小霞這麼樣一個女人在旁邊，無法也不會有空去想別的。

幸好就在這時，窗外忽然有人在輕呼：「二姑娘？」

「誰？」

「我，翠娥。」

「大姑娘有事，請二姑娘趕快去。」

小霞嘆了口氣。

「平常她從來也不管我，可是只要我一有事，她就來催命了，這就是她的本事。」

她輕攏鬢髮，想站起來。

蕭少英卻又抱住了她的腰。

小霞嬌笑著求饒：「放過我好不好？我去去就來。」

「不行，不准你去。」

「可是我姐姐一向比我凶，我不去，她會生氣的。」小霞居然也有怕的人。

「你姐姐是誰？」

「你壞死了。」小霞嘟起了嘴，「……你明明知道，為什麼還要故意問。」

「你說的是郭玉娘？」

「嗯。」

蕭少英忽然笑：「你自己就是郭玉娘，為什麼還要找你自己？」

小霞彷彿吃了一驚：「你說什麼？」

蕭少英淡淡道：「我說你就是郭玉娘，郭玉娘就是你。」

小霞吃驚地看著她，摸了摸他的額角：「你是不是在發燒？」

蕭少英道：「我清醒得很，從來也沒有這麼清醒過。」

小霞道：「那麼你為什麼一定要說我就是我姐姐？」

蕭少英道：「因為我今天看見了一樣怪事。」

小霞道：「你看見了什麼呢？」

蕭少英道：「我看見了三個翠娥。」

小霞嘆了口氣。

「你一定是發燒，而且燒得很厲害，所以你說的話，我連一句都不懂。」「你應該懂的，而且比別人都懂。」蕭少英淡淡道：「可是我本來卻不懂，翠娥明明只有一個，怎麼會變成了三個？」

「現在你已懂了！」

蕭少英點點頭。

「三個翠娥中當然有兩個是假的。」

「哪兩個？」

「我在孫賓那院子裡看見的不是翠娥，是你。」蕭少英道：「我沒有看清楚，葛成也沒有看清楚，但是他卻知道你常常到那裡去，他不願讓我知道這件事，所以就隨口編了個謊話騙我，說你是翠娥。」

「但你卻不是小霞。」蕭少英道：「我第二個看到的翠娥，才是真正的小霞。」

「哦！她當然也知道你的秘密，所以也不願我知道她才是小霞，就也隨口說了個謊，說她是翠娥。」

「為什麼他們不說別的名字，都說翠娥，難道這名字特別好？」

「這名字並不好。」蕭少英道：「只不過他們都知道，翠娥白天都躲在葛新屋裡，絕不會被我見著，所以才選了這名字。」

他笑了笑：「誰知道我卻偏偏撞進葛新屋裡去，看見了那個真的翠娥。」小霞眨了眨眼睛，道：「我若不是小霞，為什麼要冒充她呢？」

「因為小霞隨便跟什麼男人上床都沒關係，郭玉娘卻不行的。」

「因為郭玉娘知道老爺子的醋勁很大？」

「只可惜老爺子的醋勁雖然大，別的勁卻不大，有時候甚至有點怕郭玉娘，寧願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書房裡。」

蕭少英嘆了口氣，又道：「郭玉娘卻偏偏是個少不了男人的人。」

「郭玉娘冒充小霞，難道就不怕老爺子知道？」

「因為老爺子從來也不管別人的私事，也不會到郭玉娘房裡去，他若要找郭玉娘的時候，翠娥就會去通知的。」

「就好像剛才一樣？」

「不錯，就好像剛才一樣，剛才是老爺子在找你。」

「所以你認為我就是郭玉娘？」

「你根本就是。」

「看來你的確是個很厲害的人，比我想像中還要厲害得多。」

「我本來也沒有把握，只不過覺得很奇怪，世上怎麼會有長得這麼像的姐妹。」蕭少英笑了笑：「你的易容術本來是很不錯，只可惜你卻不肯把自己扮得醜些。」

「因為我根本想不到有人會揭穿我的秘密。」

她居然也笑了笑，不再否認。

她笑得嫵媚而甜蜜，慢慢地接著道：「這秘密揭穿後，對你們男人並沒有好處。」

蕭少英道：「幸好這秘密現在還沒有被揭穿。」

郭玉娘道：「哦？」

蕭少英道：「除了我之外，現在還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

郭玉娘道，「你是不是個能保守秘密的人？」

蕭少英道：「這就得看了。」

郭玉娘道：「看什麼呢？」

蕭少英道：「看你是不是有法子能讓我保守秘密了？」

郭玉娘笑得更媚，道：「我一定會想出個法子來的，我……」

她的聲音被打斷。

蕭少英手又攬住了她的腰。

就在這時，突然間，兩個人同時發出了一聲驚呼──

蕭少英的胸膛上，已被刺了一刀，刀鋒仍留在胸膛上。

可是他的手，也已擰住了郭玉娘的右腕，將她整個手臂都擰到背後，厲聲道：「你竟敢暗算我，竟敢下毒手？」

郭玉娘嘶聲道：「你瘋了嗎？」

蕭少英道：「瘋的是你。」

郭玉娘美麗的臉已因痛楚而扭曲，道：「你放開我！」

蕭少英道：「不放。」

郭玉娘道：「難道你想擰斷我的手！」

蕭少英冷冷道：「不但要擰斷你的手，還想挖出你的眼睛，割下你的頭。」他的手更用力。

郭玉娘耳中已可聽見被擰斷的聲音，忍不住流淚哀求。

「只要你放過我這一次，隨便要我怎麼樣，我都答應你。」

蕭少英冷笑道：「我也想放開你，只可惜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信。」

郭玉娘道：「你要怎麼樣才信？」

蕭少英道：「桌上有筆墨，你想必一定會寫字的。」

郭玉娘道：「你要我寫什麼？」

蕭少英道：「寫一首詩，我吟一句，你寫一句。」

郭玉娘道：「你不放開我，我怎麼寫？」

蕭少英道：「你還有左手。」

郭玉娘嘆了口氣，道：「我左手寫字很難看，可是你若一定要我寫，我也沒辦法。」

蕭少英冷冷道：「你最好快寫，若是寫得慢了，只怕就一輩子再也休想看你這隻右手。」

郭玉娘咬著嘴唇，道：「你為什麼還不快念！」

蕭少英已開始在念：「本屬青龍會，來作臥底好，壓臥老人側，窮笑金樽前，雙環已腐朽，此地亦不遠，九月初九日，停香奈何天。」他念一句，郭玉娘就寫一句。

她是個非常聰明、非常美麗的女人，像她這種女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肉體上的痛苦。

蕭少英將她寫的看了一遍，忽然大聲呼喝道：「葛成。」

他知道她外面一定有人在守著，也知道葛成與郭玉娘之間，一定有極不平常的關係。

葛成本就是個很精壯的男人。

「在……」門外已有人應聲而入。

進來的人，果然是葛成。

蕭少英冷冷道：「你想不想活下去？」

葛成點點頭，臉上已變了顏色。

蕭少英道：「你若想活下去，就趕快將這張紙送去給老爺子。」

葛成去得真快。

郭玉娘看著他走出去，又看了蕭少英，忽然笑了。

她搖著頭道：「你這首詩做得實在不太高明。」

蕭少英淡淡道：「我並不是李白。」

郭玉娘道：「你這件事做得也不太高明。」

蕭少英道：「哦？」

郭玉娘道：「我實在想不到你會做出這麼滑稽的事。」

蕭少英道：「這件事很滑稽？」

郭玉娘冷笑道：「不但滑稽，簡直滑稽得要命。」

蕭少英道：「要誰的命？」

郭玉娘道：「當然不會要我的命，老爺子並不笨。」

蕭少英道：「他本來就不笨。」

郭玉娘道：「難道你真的認為他看了那首詩，就會相信我是青龍會的人？」

蕭少英道：「難道你不是？」

郭玉娘嘆了口氣，道：「不管我是不是，現在都已沒關係了。」

蕭少英道：「為什麼呢？」

郭玉娘道：「因為你已做了件又可憐、又滑稽的笨事。」

蕭少英忽然也笑了笑，道：「只不過這件事的確能要人的命。」

他沒有再說下去，郭玉娘也沒有再問，他們都已聽見了門外的腳步聲。

一種狸貓般的腳步聲，踏在落葉上，輕得又彷彿像一陣風。

老爺子終於來了。

蕭少英蒼白的臉上，忽然泛起了一陣興奮的紅暈。

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事，現在都已將近到了結局。

這結局本是他一手造成的！

## 第九回 仇恨

沒有敲門，門已被推開。

葛停香慢慢走進來，走到郭玉娘面前。

他的雙拳握緊，目光就像是一雙出了鞘的刀，盯著郭玉娘的臉。

郭玉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總算來了，快叫他放開我的手。」

葛停香沒有開口。

他看著她凌亂的衣襟，凌亂的頭髮，眼睛裡忽然充滿了悲哀和憤怒。

他慢慢地伸出手，推開，他乾燥堅定的手也已變得潮濕而顫抖他的掌心捏著一團已揉皺了的紙，忽然問，「這是不是你寫的？」

郭玉娘咬緊了牙，道：「是他強迫我寫的，每個字都是。」

葛停香道：「當然是。」

郭玉娘道：「你知道？」

葛停香冷冷道：「誰也不會甘心情願的寫出自己的罪狀來的。」

郭玉娘道：「可是上面寫的那些話，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葛停香道：「我只問你這是不是你自己的筆跡？」

郭玉娘只有承認：「是的。」

葛停香忽然冷笑，道：「你自己去看，這是不是同一個人的筆跡。」

他拋出那團揉皺了的紙，拋在郭玉娘面前。

郭玉娘攤開，才發現紙有兩張，一張是剛才那首詩，另一張卻是一封信。──九月初九日，不歸順，就得死！

這是青龍會的最後通牒，看筆跡也是用左手寫出來的。

兩張紙上的筆，果然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郭玉娘忽然叫了起來，道：「這……這不是我寫的。」

葛停香冷笑道：「你剛才也沒有承認。」

郭玉娘道：「我剛才沒有看出來，這不是我剛才寫的那張紙。」

「本屬青龍會，來作臥底奸……」

紙上的詩句雖然完全一樣，可是筆跡卻已不一樣了。

她當然認得出自己的筆跡。

是誰寫了這麼樣完全相同的一首詩來害她？

葛停香道：「這張紙是不是這裡的？」

郭玉娘點點頭，桌上還有一疊同樣的紙。

葛停香道：「寫這首詩用的筆墨，是不是這裡的筆墨？」

郭玉娘也只有承認。

葛停香道：「我已問過葛成，他也知道這是蕭少英強迫你寫的，他接過之後，就立刻趕去送給我，就算有人想再仿造一張，也萬萬來不及，何況別人也沒有這樣的筆墨、這樣的紙。」

郭玉娘道，「可是我……」

葛停香打斷了她的話，冷冷道：「你現在總該已明白。蕭少英故意要你用左手寫這首詩，為的只不過要騙出你的筆跡來。」

郭玉娘的心已沉了下去。

她忽然發現這件事的確一點也不滑稽，卻真的能要命！

蕭少英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本來也想不到她會是青龍會的人，更想不到她忽然下毒手來暗算我，幸好我沒有醉，否則這一刀就已要了我的命了。」

郭玉娘又叫了起來，大聲道：「你瘋了嗎……」

葛停香答道：「他沒有瘋，瘋的是你，你本不該做這種蠢事的。」

郭玉娘道：「可是我並沒有暗算他，我根本沒有動過手！……」

葛停香道：「這一刀不是你刺的？」

郭玉娘道：「絕不是。」

葛停香冷笑道：「若不是你，難道是他自己？」

沒有人會自己對自己下這種毒手的！

無論誰都看得出，蕭少英絕不是個瘋子。

葛停香道：「他殺了王桐，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又太聰明，現在距離九月初九不遠，你絕不能讓他活到那一天。」

郭玉娘道：「可是我明明知道他的武功，我為什麼要自己下手？」

葛停香道：「因為你知道他已對你動了心，而且已受了傷，這正是你最好的機會。」

他眼睛裡又充滿了悲哀和憤怒，徐徐地道：「只可惜你不但低估了你，也看錯了他，他並不是那種會為女人去死的男人，世上絕沒有任何女人能騙過他的，連你也不能。」

郭玉娘道：「可是……」

葛停香握緊雙拳道：「可是你卻幾乎騙過了我。」

郭玉娘道：「難道你……你寧願相信他，不相信我？」

葛停香道：「我本來也寧願相信你的……」

要一個老人承認自己被一個自己心愛的女人欺騙，那的確是種令人很難忍受的痛苦。

他堅毅嚴肅的臉色已因痛苦而扭曲，黯然道：「我也寧願殺了他，說他是騙子，在冤枉你。」

郭玉娘突然冷笑，道：「可是你不能這麼樣做，因為你是葛停香，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你當然不能為了一個女人毀了你的威望。」

葛停香道：「絕不能的。」

郭玉娘道：「為了表現你自己是個多麼有勇氣，多麼有決心的人，你只有殺了我？」

葛停香道：「天香堂能有今天，並不是我一個人造成的，天香堂的基業下，也不知已埋葬了多少人的屍骨，就算我不惜讓你毀了它，那些死後的英魂也不會答應。」

他慢慢地轉過身，沉聲呼喚著：「葛新！」

葛新就站在門外。

在夜色中看來，他顯得更冷酷鎮定，就像是變成了第二個王桐。

王桐的任務通常只有一種：殺人！

蕭少英放開了郭玉娘的手，他知道現在她無異是個死人！

葛停香已連看都不再看她一眼，緊握的雙拳，青筋凸出。

他已下決心！

葛停香的決心，是不是真的沒有人能動搖？

郭玉娘忽然衝過來，拉住了他的衣襟，嘶聲道：「你為什麼要叫別人來殺我，你為什麼不敢自己動手？」

葛停香手掌一劃，衣襟割斷。

這就是他的答覆，他們之間的恩情，也正如這衣襟同樣被劃斷！

郭玉娘咬緊了牙，冷笑道：「不管怎麼樣，我總是你的女人，你若真的是個男子漢，要殺我，就應該自己動手！」

她忽然撕開自己的衣襟，露出了雪白的胸膛。

「只要你忍心下手，隨時都可以拔出你的刀，把我的心挖出來。」

她知道他絕不忍心下手的，她瞭解他對她的感情和慾望。

只可惜她這次想錯了。

葛停香的眼睛裡，並沒有慾望，只有憤怒。

這雙晶瑩無瑕的乳房，本是他所珍愛的，現在他才知道，曾經撫摸佔有過的，並不止他一個人。

這妒嫉的火焰，甚至遠比怒火更強烈。

他已是老人。

她卻還年青。

只要她活著，遲早總有一天要屬於別人。

「你真的要我殺人？」

郭玉娘挺起了胸，道：「只要你忍心，我情願死在你的手上。」

葛停香道：「好。」

「好」字出口，刀已出手。

刀光一閃，閃電般刺入了她的胸膛。

郭玉娘吃驚地看著他，一雙美麗的眼睛漸漸凸出，充滿了驚慌和恐懼。

她死也不信他真的能下得了手。

「你……你好狠……」

這就是她最後說出的三個字。

夜已深。

晚風中帶著刺骨的寒意，郭玉娘溫暖柔軟的軀體已漸漸冰冷了。

大地也是冰冷的。

葛停香動也不動地站著，眼角不停地在跳，皺紋更深了，就像是忽然又老了十歲。

蕭少英看著他，忽然大笑，笑個不停。

葛停香忍不住厲聲大喝：「住口！」

蕭少英還在笑：「我沒法子住口，我忍不住要笑。」

葛停香怒道：「為什麼？」

蕭少英笑道：「無論誰殺錯了人時，我都忍不住要笑的。」

葛停香霍然轉身，瞪著他，瞳孔收縮，全身都已繃緊。

「我殺錯了她？」

蕭少英點點頭，微笑道：「錯得很厲害。」

葛停香就像是突然被人一拳打在胸膛上，連站都已站不穩！

「她不是青龍會的人？」

「不是！」

「她沒有暗算你？」

「沒有。」

蕭少英拔下胸口的刀，刀鋒很短，傷口並不深：「這把刀是我自己特地打造的，我只不過自己輕輕刺了自己一刀。」

「可是這筆跡……」

「這筆跡也不是她的，她寫的不是這一張。」蕭少英微笑道：「她寫的那張已被人在中途掉了包。」

葛停香踉蹌後退，倒在椅子上了。

這打擊對他實在太大──無論對什麼人都太大。

親手殺死自己最心愛的女人，本就已是種無法忍受的痛苦，何況殺錯了。蕭少英微笑道：「這首詩本就是我做的，紙筆也在我房裡，我早就叫人先寫了一張。」

「那三封信也是你寫的？」

「不錯。」

「你才是青龍會的奸細？」

「錯了。」

「你究竟是什麼人？」

「是個早就在等著找你算帳的人。」蕭少英道：「已等了兩年。」

「兩年？」

「兩年前我被逐出雙環門，本就是為了要對付你。」

蕭少英笑了笑：「你總該知道，我就算喝醉了，也不會真的做出那種事。」

葛停香又顯得很吃驚：「難道你並沒有真的被逐出雙環門？」

蕭少英道：「你是不是認為自己本該知道這秘密？」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兩年前，我們已知道雙環門中有你的奸細，所以這秘密除了先師和盛如蘭外，絕沒有別人知道。」

葛停香道：「只可惜你一直不知道誰是我們的奸細。」

蕭少英歎道：「我們的確一直都看不出是誰被你收買了，雙環門的弟子本都是鐵打男兒。」

葛停香冷笑道：「鐵打的人，也一樣有價錢的。」

蕭少英恨恨道：「只恨我們一直都沒有找出他來，否則雙環門也不致一敗塗地。」

葛停香道：「所以現在你就算已知道他是誰，也已太遲了。」

蕭少英道：「還不太遲。」

葛停香道：「現在你已有把握擊敗我？」

蕭少英道：「現在我已擊敗了你！」

葛停香冷冷道：「這句話你說得未免太早了些。」

他忽然揮手，厲聲呼喚：「葛新！」

「在！」

葛新臉上全無表情，一雙眼睛卻刀鋒般盯在蕭少英身上。

他知道自己的任務。

他的任務就是殺人！

蕭少英卻笑了，微笑著道：「他要你來殺我？」

葛新道：「是。」

蕭少英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殺我？」

葛新道：「不是。」

蕭少英道：「你要殺的是誰？」

葛停香的心已沉了下去。

葛新要殺的人居然不是蕭少英，而是他。

他以前雖然絕對想不到，但現在卻已忽然完全明白。天香堂中的奸細既不是王桐，更不是郭玉娘。

「原來天香堂裡唯一的奸細就是你。」

葛新承認：「我唯一的朋友，就是蕭少英。」

葛停香道：「是他要你來的！」

葛新冷笑道：「若不是為了他，我怎麼肯做葛家的奴才。」

葛停香長嘆，道：「只恨我當時竟沒有仔細查問你的來歷。」

葛新冷冷道：「那時你並沒有打算重用我，也沒有人會真心去調查一個奴才的來歷。」

葛停香道：「你倒算得準。」

葛新道：「若是算得不準，我也不會來了。」

葛停香道：「那三封信是你寫的？」

葛新道：「每個字都是。」

葛停香歎道：「我早就該想到的，要進我的書房，誰也沒有你方便。」

葛新道：「可惜你一直都沒有想到。」

蕭少英笑了笑，道：「因為你一直都在為青龍會擔心，你全心全意都在提防著他們，根本就沒有心思去注意別的事。」

葛新道：「你認為雙環門已一敗塗地，根本已不足懼。」

蕭少英道：「但你卻忘了，雙環門裡，還有一個蕭少英！」

葛停香道：「難道青龍會根本就沒有來找我？」

葛新道：「沒有。」

蕭少英道：「我們只不過利用青龍會這三個字，引開你的注意力，讓你緊張。」

無論誰心情緊張時，都難免會有疏忽。

無論多麼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致命的錯誤。

蕭少英道：「王桐並沒有找我，是我找他的，我叫葛新想法子留住了他。」葛新道：「我是你的親信，他也像你一樣，做夢都沒有懷疑到我。」

蕭少英道：「天香堂裡，我真正顧忌的，只有他。」

葛停香道：「所以你既然已決定對我下手，就一定要先殺了他。」

蕭少英道：「其實我可以多等幾天的，可是……」

葛停香道：「可是沒有等。」

蕭少英道，「因為我已不能再等下去。」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歎了氣，道：「因為我的心腸並不太硬，因為你對我實在不錯，我只怕我自己會改變了主意。」

直到現在葛停香才明白，為什麼蕭少英看著他的時候，眼睛裡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

那的確是恐懼，對自己信心的恐懼。

葛停香道：「你是不是在怕你自己會不忍對我下手？」

蕭少英長嘆道：「我的確怕，怕的要命，我付出的代價已太多。」

葛停香道：「你付出了什麼？」

蕭少英道：「至少已付出了一隻手。」

葛停香道：「這隻手也是你砍斷的。」

蕭少英點點頭，道：「我絕不能讓你懷疑我，我也知道王桐在你心裡的份量，我若忽然殺了他，你免不了要起疑心的。」

葛停香道：「但是無論疑心多重的人，也不會想到你會砍斷自己的手。」蕭少英道：「你是個非凡的對手，我要對付你，就得用非凡的手段，也得付出非凡的代價。」

他慢慢地接著道：「不管怎樣，用一隻手去換王桐的一條命，總是值得的。」

葛新道：「他不但是你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你忠實的朋友。」

葛停香黯然道：「但我卻眼看著他死在你手裡。」

葛新冷冷道：「我絕不能讓他有開口的機會。」

蕭少英淡淡道：「其實他就算有開口的機會，你也未必會相信他的話。」

葛停香道：「我……」

蕭少英打斷了他的話，道：「郭玉娘不是沒有開口的機會，她說的話，你豈非就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葛停香的臉又因痛苦而扭曲。

他這一生中，做事從來沒有後悔過，可是現在他心裡的悔恨，卻像是條毒蛇，絞住了他的心。

蕭少英道：「現在你當然也明白，她寫的這首詩，筆跡為什麼會和我那封信一樣了。」

葛停香道：「因為那也是葛新偽造的。」

蕭少英點點頭道：「我叫葛成將那首詩送去給你，我知道他一定會先交給守在門口的葛新。」

葛停香道：「所以你就叫他寫了一張，帶在身上。」

蕭少英道：「他還沒有進門，已將郭玉娘寫的那張掉了包。」

這計劃不但毒辣，而且周密。

葛停香道：「她跟你並沒有仇恨，你為什麼一定要她死？」

蕭少英道：「我不但要她死，我還要她死在你手裡。」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眼睛裡忽然充滿了仇恨，一字字道：「因為盛如蘭也是死在你手裡的。」

葛停香道：「盛如蘭？盛天霸的女兒？」

葛停香又道：「你豈非就是因為她，才被逐出雙環門的？」

蕭少英道：「我已說過，那只不過是種手段，為了對付你的手段，其實……」

葛停香道：「其實她卻是你的情人。」

蕭少英道：「不但是我的情人，也是我的妻子，若不是你，我們本來可以快快樂樂地過一輩子，我們甚至已計劃好，要生三個兒子、三個女兒。」他的臉也因痛苦而扭曲，連眼睛都紅了：「但是你卻殺了她，所以我也要你親手殺死你自己最心愛的女人！」

仇恨！

這就是仇恨！

這本就是種除了報復外，絕沒有任何方法能淡忘的感情，有時甚至比愛更強烈了。

蕭少英道：「現在你已親眼看著你最忠實的朋友死在刀下，又親手殺了你最心愛的女人，你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葛停香道：「你要我死？」

蕭少英冷冷道：「我並不一定要你死，因為我知道你就算活著，也已等於是個死人。」

葛停香按緊雙拳，盯著他，忽然問道：「你呢？你現在活著是不是很有意思？」

這句話也像是條鞭子，重重地抽在蕭少英身上。

──報復是不是真的能使人忘記所有的痛苦和仇恨？

──已經被毀滅了的一切，是不是能因報復而重生？

蕭少英不能回答。

沒有人能回答。

世上有了人類時，就有了愛。

有了愛，就有了仇恨。

這問題遠古時就存在，而且還要永遠存在下去，直到人類被毀滅為止。

──盛天霸從十六歲出道，闖蕩江湖四十年，身經數百戰，獨創雙環門，也算是威風了一世，現在留下來的，卻只不過是這雙銀環而已。

──也許他留下的還不止這一點。

──還有什麼？

──仇恨！

葛停香忽然想起了郭玉娘對他說過的這些話，現在郭玉娘已死了，仇恨卻還存在。

現在他終於明白仇恨是件多麼可怕的事。

葛停香長嘆道：「你本來可以好好地活下去的，因為我可以讓你比大多數人都活得好些，我甚至已準備將天香堂交給你，但你卻寧願砍斷自己的一隻手，寧願終生殘廢。」

蕭少英道：「你現在是不是已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了？」

葛停香點點頭，道：「我明白，你是為了仇恨。」

蕭少英道：「不錯，仇恨！」

葛停香道：「所以我縱然明白，擊敗我的卻不是你，更不是雙環門。」

蕭少英道：「我明白的。」

葛停香道：「你最好也永遠不要忘記。」

蕭少英道：「我絕不會忘記。」

葛停香忽然笑了笑，道：「只可惜你還是忘了一件事。」

蕭少英道：「哦！」

葛停香道：「你忘了一個人。」

蕭少英道：「誰？」

葛停香道：「那個真正出賣了雙環門的人。」

蕭少英道：「你錯了，我更不會忘了他的。」

葛停香道：「你已知道他是誰？」

蕭少英道：「李千山。」

葛停香又顯得很吃驚道：「你怎麼知道一定是他？」

蕭少英道，「因為我找不到他的屍身。」

葛停香道：「你已去找過。」

蕭少英道：「我在那亂石山崗上，整整找了十三天。」

葛停香長長吐出口氣。

他實在想不到蕭少英會做這種事，世上本沒有人會做這種事。

唯一令人做這種事的，只有仇恨！

「你也已知道他在哪裡？」

蕭少英點了點頭說道：「你不該對孫賓那麼關心的，他不是孫賓，而是李千山。」

葛停香道：「就憑這一點，你就已看出來！」

蕭少英道：「還有一點。」

葛停香道：「哪一點？」

蕭少英道：「你說孫賓是傷在李千山掌下的，所以受了極重的內傷，但我卻知道，李千山的內力並不深，掌力並不重。」

他冷笑著，又道：「因為他一向是個聰明人，聰明人總是不肯吃苦，總是要走近路，要練好內功和掌力，卻沒有近路可走。」

「而且那屋子裡的光線實在太暗，『孫賓』又總是躲在被窩裡，不敢見人。」

葛停香道：「所以你早就看出他了。」

蕭少英道：「雖然並不太早，也不太遲。」

葛停香道：「你為什麼沒有對他下手？」

蕭少英道：「我並不急。」

葛停香道：「為什麼？」

蕭少英道：「因為你已是個老人，又沒有兒子，等你百年之後，這一片江山就是我的，所以只要你一死，他也沒法再活下去。」

葛停香苦笑道：「看來我說的話，你果然每句都沒忘記。」

蕭少英淡淡道：「因為我也知道，仇人說的話，往往比朋友的更有價值。」葛停香看著他，眼睛裡完全空洞洞的，又像是在眺望著遠方。

遠方卻只有一片黑暗。

「盛天霸臨死前也說了一句話，我也沒有忘記。」葛停香忽然道。

「他說了什麼？」

「我問他，還想不想再活下去？他的回答是──「一個人到了該死的時候，若還想活下去，這個人不但愚蠢，而且很可笑！」

「你不想做一個可笑的人嗎？」

「我不想，」葛停香道：「我絕不想。」

他忽然走過去，從桌下拿出一雙閃閃發光的銀環。

多情環。

環上有一十三道刻痕。

「殺一個人，就在環上刻一道刀痕。」

葛停香又在上面加了一道。

蕭少英忍不住道：「你也想用這雙銀環殺人？」

葛停香道：「不錯。」

蕭少英道：「你要殺誰？」

葛停香道：「我。」

銀環還在閃著光，他慢慢地接著道：「這雙多情環在我眼中雖然不值一文，可是它留下來的仇恨卻太可怕，這雙多情環雖然永遠無法擊敗我，可是他留下來的仇恨，卻足以毀滅我這個人。」

他說的聲音很低，但是他手裡的銀環卻已高高舉起了。

忽然間，銀光一閃，重重擊下。

鮮血雨點般濺出來。

葛停香的人已倒了下去，倒在血泊中，忽然又掙扎著道：「還有一件事，你也不能忘記。」

蕭少英在聽著。

他並不想聽，但卻不能不聽，因為他知道一個人在臨死時所說出來的話，一定每個字都很有價值。

葛停香並沒有讓他失望：「殺死我的並不是這雙多情環，而是仇恨！」

你若也聽過這故事，就該明白這故事給我們的教訓！

仇恨的本身，就是種武器，而且是最可怕的一種。

所以我說的第四種武器也不是多情環，而是仇恨。

你若已經在聽故事，就最好再繼續聽下去。因為現在還不是這故事的結局。

## 第十回 透骨針的秘密

夜深，更深。

每一個院子裡都靜悄悄的，看不見人，也聽不見人聲。

人呢？

「大廚房裡每頓都要開三次飯，每次都要開十來桌。」葛新臉上帶著得意的微笑，「今天晚上，我每頓都加了菜。」

「什麼菜？」

「菜是普通的紅燒肉，佐料卻是特別為他們從辰州買回來的。」

「什麼佐料？」

「瞌睡藥。」

蕭少英笑了：「難怪他們都睡得這麼熟。」

他雖然在笑，笑容看來卻很空虛。報復並沒有為他帶來愉快和滿足，現在他反而覺得整個人都空空洞洞的，彷彿失落了什麼。

第八重院子裡，夜色更濃，小窗戶中卻有燈光露出。

一燈如豆。

床上的病人已起來了，正坐在燈下，等著。

燈光照在他臉上，他的臉枯瘦蠟黃，的確好像是久病未澈。

可是他一雙眼睛裡卻在發著光，比燈光更亮。

門是開著的。

他看著蕭少英和葛新走近來，忽然笑了笑，道：「你們果然來了。」

蕭少英道：「你知道我們會來？」

病人點點頭。

蕭少英冷冷道：「你為什麼還不走？是不是知道已無路可走了？」

病人又笑了。

他笑的時候，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笑聲就像是從遠方傳來的。

蕭少英盯著他，冷冷道：「你臉上這張人皮面具做得並不好。」

病人道：「所以我總是不願讓人看見。」

蕭少英道：「你想不到我會看出來？」

病人微笑道：「但我卻知道你一定會猜出來的，我一直認為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忽然轉過身，低下頭，等他再轉回來面對著蕭少英時，一張枯瘦蠟黃的臉，已變得蒼白而清秀。他少年時本是個風采翩翩的美男子。

李千山，果然是李千山。

蕭少英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們已有兩年不見了，想不到竟會在這種情況下再見。」

李千山道：「我也想不到。」

桌上居然有酒，烈酒，他倒了一杯，自斟自飲。

李千山道：「你若不怕酒裡有毒，我也可以替你倒一杯。」

蕭少英道：「我怕。」

葛新忽然道：「我不怕。」他居然真的倒了杯酒，一飲而盡。

蕭少英看著他，忽然問道：「你記不記得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葛新道：「昔年我本來也想投入雙環門，我被仇家追得很緊。」

蕭少英道：「可是有個人堅持不答應，因為他已看出你是為了避禍而來的，他不願惹麻煩。」

葛新道：「所以我只好走了。」

蕭少英道：「可是我卻很同情你，所以你走了之後，我還追出很遠，在暗中助你殺了三個從中原追來的仇人。」

葛新道：「所以我們就交了朋友。」

蕭少英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個堅持不讓你人雙環門的人是誰？」

葛新道：「李千山。現在你是不是想要我替你殺了他？」

蕭少英嘆了口氣，道：「他畢竟總算還是我的同門兄弟。」

葛新道：「所以你自己不願出手。」蕭少英並沒有否認。

蕭少英道：「現在你已準備殺人？」

葛新點點頭，道：「只不過我要殺的人並不是他。」

蕭少英道：「不是他是誰？」

葛新道：「是你。」

蕭少英怔住，他臉上的表情，甚至比剛才的葛停香還驚訝。

直到現在，他才瞭解葛停香當時的心情，但他卻還是不明白葛新為什麼要殺他。

李千山又笑了，大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的。」

蕭少英吃驚地看著他，又看了看葛新，道：「你們……」

葛新冷冷道：「我們並不是好朋友，只不過他若要我殺人時，我就殺。」

蕭少英道：「為什麼？」

葛新道：「因為一條龍。」

「青龍……」

蕭少英終於明白：「難道你們都是青龍會的人？」

李千山微笑著，朗聲而吟：「本屬青龍會，來作臥底奸；九月初九日，翱翔上九天。」

葛新道：「他堅持不讓我入雙環門，只為他要我加入青龍會。」

蕭少英道：「你早已入了青龍會？」

李千山點點頭，道：「所以葛停香要來勾引我，我當然不會不答應。」

蕭少英道：「因為你正好乘機利用他，來消滅雙環門。」

李千山道：「不錯。」

蕭少英道：「然後你再利用我，來消滅天香堂。」

葛新道：「所以你要我寫那三封信時，也正合我的心意。」

蕭少英道：「那些蒙面的刺客，也是你們找去的。」

李千山道：「所以天香堂的四位堂主都死了，雙環門的七大弟子也死了三個。」

葛新道：「我們特地留下楊麟和王銳，為的就是要引你上鉤。」

蕭少英道：「郭玉娘當然也是你們的人，所以她才會時常到這裡來。」

葛新道：「葛成也是我們的人，所以他才替郭玉娘說謊的。」

蕭少英道：「但你們卻讓我害死了郭玉娘。」

李千山淡然道：「現在我們的任務已完成，雙環門和天香堂，都已被我們連根除盡，她的死活，我們已不放在心上。」蕭少英只覺得手足冰冷，全身都已冰冷。

蕭少英慢慢地站起來，突然間，右手揚起，「叮」的一響，七點寒光暴射而出。

「七星透骨針」。

葛新身子躍起，卻已遲了一步，七點寒星全都釘入他的胸膛，他凌空翻身，撞到牆上就倒下。

李千山冷冷地看著，臉上居然全無表情，淡淡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有一筒七星透骨針。」

蕭少英冷笑道：「莫忘七星透骨針留在世上的還有兩對。」

李千山道：「你將一對給葛新，故意要他在背後暗算你。」

蕭少英道：「那只不過是一齣戲，特地演給葛停香看的。」

李千山道：「然後你就要葛新乘機將針筒塞入王桐懷裡。」

蕭少英道：「我也學會了栽贓。」

李千山道：「現在你又用它殺了葛新。」

蕭少英道：「他也不知道我還有一對。無論做什麼事，我總會為自己留一著的。」

李千山冷笑道：「只可惜這已是你最後一著。」

他忽然飛起一腳，踢翻了桌子，出手如閃電，反切蕭少英的左脅。

蕭少英已只剩下一隻手，胸膛上還在流著血。

他已無法招架，不能閃避，可是他還有一著，真正的最後一著。

李千山竟忘記了，他的斷腕上，還是可以裝一筒七星透骨針的。

發那種暗器，用不著腕力和手力。

他們同時倒了下去，桌子翻倒，燈也翻倒，倒在烈酒上，烈火忽然間就已將他們吞沒。

他們的恩怨、仇恨、愛情和秘密，就這樣全都埋葬在火焰裡，等到火焰熄滅，天已亮了……

仇恨本來就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

很可能就是其中力量最大的一種，有時甚至可以毀滅一切。

所以我說的第四種武器，並不是多情環，而是仇恨。

（全書完）

# 《霸王槍》古龍

《二○一七年四月七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第一章 落日照大旗

黃昏，未到黃昏。

落日正照在這面大旗上。

旗桿是黑色的，旗面也是黑色的，旗上卻繡著五條白犬，一朵紅花。

這就是近來江湖中聲名最響的開花五犬旗。

五犬旗是鏢旗。

遼東的「長青鏢局」已和中原的三大鏢局合併，組織成一個空前未有的聯營鏢局。

五犬旗就是他們的標誌。

五條白犬，象徵著五個人：

長青鏢局的主人，「遼東大俠」百里長青。

鎮遠鏢局的主人，「神拳小諸葛」鄧定侯。

振威鏢局的主人，「福星高照」歸東景。

威群鏢局的主人，「玉豹」姜新。

還有一位就是中原鏢局中第一高手。「振威」的總鏢頭，「乾坤筆」西門勝。

自從這聯營鏢局的組織成立後，黑道上的朋友，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難過了。

有風。

鏢旗飛揚。

黑色的大旗正在落日下發著光，旗上的五條白犬也在落日下發著光。

丁喜就坐在落日下，遠遠地看著這面大旗，他的臉上也在發光。

他是個很隨便的人，有好衣服穿，他就穿著，沒有好衣服穿，他就穿破的。有好酒好菜，他就猛吃，沒有得吃，就算餓三天三夜，他也不在乎。

就算餓了三天三夜後，他還是會笑，很少有人看見過他板著臉的時候。

現在他就在笑。他笑得很隨便，有時候會皺起鼻子來笑，有時會瞇起眼睛來笑，有時候甚至會像小女孩一樣，噘起嘴來笑。

他的笑容中，絕對看不出有一點兒惡意，更沒有那種尖刻的譏誚。

所以無論他怎樣笑，樣子絕不難看。

所以認得他的人，都會說丁喜這個人，實在很討人喜歡，可是恨他的人一定也不少，現在至少已有五個。

小馬當然絕不是這五個人其中之一。

小馬叫馬真，此刻就站在丁喜身後，你只要看見丁喜，通常就可以看見小馬站在後面。

因為他是丁喜的朋友，是丁喜的兄弟，有時甚至像是丁喜的兒子。

可是他不像丁喜那樣隨和，也沒有丁喜那樣討人喜歡。

他的眼睛總是瞪得大大的，臉上總是帶著一萬個不服氣的表情。看著人的時候。好像總是想找人打架的樣子，而且真的隨時隨刻都會打起來。

所以有很多人叫他「憤怒的小馬」。

現在他看起來就很憤怒，一雙大眼睛正瞪著遠處那面飛揚的鏢旗，一雙拳頭緊緊地握著，嘴裡喃喃地罵街：「三羊開泰，五狗開花。真他媽的活見鬼，這些龜孫子為什麼不叫五狗放屁？」

丁喜在微笑，在聽著。

他早就聽慣了，小馬說的話裡，若是沒有「他媽的」三個字，那才叫奇怪。

「但我卻還是弄不懂，」小馬又罵了幾句三字經，才接著道：「這些龜孫子為什麼不喜歡做人，偏偏要把自己當做狗。」

丁喜微笑道：「因為狗一向是人類的朋友，會替人看門，替人帶路。」

小馬道：「黃狗、黑狗、花狗也是狗，他倒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比做白狗？」

丁喜道：「因為白的總是象徵純潔和高貴。」

小馬重重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瞪眼道：「不管怎麼樣，狗總是狗，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狗改不了吃屎，白狗黑狗都一樣。」

看來他對這五個人不但討厭，而且很痛恨，簡直恨得要命。

因為他是個強盜。強盜恨保鏢的，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

小馬又道：「我雖然是個強盜，但我做的事可沒有一件是見不得人的，他媽的至少不會替那些貪官污吏、惡霸奸商做看門狗。」

丁喜道：「他們做的事，雖然未免太絕了，可是他們這五個人，卻不能算太壞，尤其是『鎮遠』的鄧定侯。」

小馬道：「這趟鏢好像就是他押來的。」

丁喜道：「應該是他。」

小馬道：「聽說他押的鏢是從來沒有出過事。」

丁喜道：「神拳小諸葛並不是徒有虛名的人。」

小馬冷笑，道：「不管他是小諸葛也好。是大諸葛也好，這次觔斗總是要栽定了。」

鄧定侯騎的總是好馬，就像他喝的總是好酒一樣。

他的騎術也跟他的酒量同樣好。

江湖中人都承認。他不但是中原四大鏢局的主人中，最懂得享受的人，也是思想最開明、做事最有魄力的一個。

這次聯營鏢局的計劃，就是他發起的。他的少林神拳已經到八九分火候，據說，鄧定侯武功已不在少林本寺的四大長老之下。

聯營鏢局成立後。他的名聲在江湖中更響。

他的妻子美麗而賢慧，他的兒子聰明而孝順，他的朋友對他很不錯。

今年他才四十四歲，正是男人生命中精力最充沛、思考最成熟的時候。

像他這麼樣的一個人，還會有什麼遺憾的事？

有！有兩件。

中原四大鏢局中，歷史最悠久的「大王鏢局」居然不肯參加他們的聯營計劃，那王老頭子實在是個老頑固。

「這個人簡直就跟他用的那桿槍一樣，又老又硬，份量卻又偏偏很重。」

自從聯營鏢局成立之後三個月內就開花結果，見了功效，開花五犬旗所經之處，黑道上的朋友們只有看著歎氣。

可是近兩個月來，他們所保的鏢，居然也失過兩次風，不但傷了人，而且丟了鏢。

傷的人都是他們旗下的高手，丟的鏢都是價值百萬的紅貨。

紅貨的意思就是金珠細軟、奇珍異寶。托他們去運這種貨的，通常都有點見不得人的事。所以才將錢財換成紅貨。

因為這種貨不但攜帶方便，而且可以走暗鏢，在表面上裝幾箱東西作幌子，將紅貨藏在暗處，這種法子，就叫做走暗鏢。

鄧定侯這次押的就是趟暗鏢，擺在鏢車上作幌子的，是三五十鞘銀子，暗中藏著的珠寶，價值卻至少在百萬以上。

這擔子實在不輕，鄧定侯並不嫌太重。

他對自己一向很有信心，對這趟鏢更有把握。

這次他所走的路線、藏鏢的地方，都是絕對保密的。

他擺出來作幌子的貨已經很像樣。除了有限的幾個人外，別人根本想不到這趟暗鏢中還藏著批紅貨，更不會想到這批紅貨藏在哪裡。

鄧定侯抬起頭，看看斜插在第一輛車上的大旗，臉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黑緞的旗幟。旗桿是純鋼打成的，這批價值百萬的紅貨。就藏在旗桿裡。

除了他們五個人外，這秘密不會有第六個人知道。

車轔馬嘶，風蕭蕭。

風從日落處吹過來，保定府的城廓已遙遙在望。

護旗的鏢局老趙在心裡鬆了口氣，只要一到了保定，這趟鏢就可算交了差。

想到保定府的燒刀子、飛大腳娘兒們。他心裡就像是有好幾百隻螞蟻在爬來爬去。

「就算明天一清早還得趕路回去。今天晚上我們總可以樂一樂。」

老趙回過頭，朝他的老搭檔小吳打了個眼色，兩個人的眼都瞇了起來。

就在這時，突聽「轟」的一聲響。老趙只覺得眼前一黑，連人帶馬都跌入一個大洞裡，他守護的第一輛鏢車也跟著落下，打在身上，車把子恰好打在他兩腿之間。「這下子完了。」

老趙整個人都縮成一團，想吐還沒有吐出來，就疼得暈了過去。

也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道旁的樹木忽然成排的倒下，有的倒在人的背上，有的倒在人的身上。

行列整齊的隊伍，忽然間就已變得雞飛蛋打，人仰馬翻。

鄧定侯翻身勒韁，正想打馬衝過去，護鏢奪旗，樹叢後已有三點寒星飛過來，打在馬股上。

他跨下的白馬雖然是久經訓練的千里良駒，也吃疼不住，驚嘶一聲。人立而起。

他想甩鐙下馬，這匹馬卻已箭一般衝出去，越過倒下的樹桿，衝出了十餘丈。

等他甩開銀蹬，翻身掠起時，樹叢後又有一條長索飛出，套住了落馬坑中鏢車上的旗桿，只聽「呼」的一聲響。

黑色的大旗迎風招展，已隨著長索飛回。

鄧定侯的人雖掠起，一顆心卻已沉了下去。

隨行的鏢師大聲呼喝：「護著鏢車。莫中了別人調虎離山之計！」

老練的鏢師都知道，鏢旗丟了難免丟人，鏢車被劫卻更為嚴重，當然應該先護鏢車，再奪鏢旗。

鄧定侯看著這些老練的鏢師們，卻連血都幾乎吐了出來。

樹叢後人影閃動，彷彿有人在笑。

鄧定侯身形斜起，乳燕投林，兩個起落已撲過去。

少林門下的子弟雖不以輕功見長，但他的輕功並不弱。

可是等他撲過去時，樹叢後卻已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樹桿上用七根針釘著一紙條：「小諸葛今天居然變成了小豬哥，他媽的，真過癮。」

黃昏，已是黃昏。

落日的餘暉正照在北國初秋的原野上。

遠處彷彿有人在縱聲大笑，笑聲傳來處，彷彿有一面黑色的大旗迎風招展。

鄧定侯雙拳握緊，遠遠地聽著，過了很久，才長長歎了一口氣：「這是什麼人？什麼人有這樣的本事？」

五犬開花，旗幟飛捲。

小馬一隻手舉著大旗，用一隻腳站在馬背上，站得穩如泰山。

這匹馬也是好馬，向前飛奔時快如急箭。

小馬仰面大聲道：「小諸葛今天竟變成小豬哥，他媽的，真是過癮。」

他還沒有笑完，馬腹下忽然伸出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腳一抖。

小馬凌空翻了兩個觔斗，一屁股跌在地上，手裡的大旗也不見了。

大旗已到了丁喜手裡，馬已緩下，丁喜正襟坐在馬背上，看著他嘻嘻的笑。

小馬揉了揉鼻子，苦笑著道：「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丁喜微笑道：「這只不過是給你個教訓，叫你莫得意忘形。」

小馬站起來，垂著頭，想生氣可又不敢生氣，倒好像隨時都要哭出來的樣子，看來哪裡像是「憤怒的小馬」，簡直就是個「可憐的小驢子」。

丁喜道：「你想哭？」

小馬撇著嘴，不出聲。

丁喜道：「想哭的人沒酒喝。」

小馬用力咬著嘴唇，終於還是忍不住問道：「不哭的人呢？」

丁喜道：「不哭的人就跟我到保定喝酒去。」

小馬道：「可以喝多少？」

丁喜道：「今天破例，可以喝十斤。」

小馬忽然「呼喝」一聲，跳了起來，凌空翻身，丁喜的手已在等著他。

兩個人立刻又在馬背上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笑成了一堆。

健馬飛馳而去，笑聲漸遠，馬上的大旗，猶自隨風飛捲。

這時落日的最後一道光，也正照在這面大旗上，然後夜色就來也就沒入黑暗的夜色裡。

## 第二章 拳頭對拳頭

夜。

燈已燃起。

屋子裡充滿了烤肉和燒刀子的香氣。屋樑很高，開花五犬旗高高地掛在屋樑上，隨風展動。

既然是在屋子裡，風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小馬嘴裡吹出來的。

他仰著臉，躺在椅子上，喝一口酒，吹一口氣，旗子已不停地動了半個多時辰，酒已去掉了一缸。

丁喜在旁邊看著，也看了半個多時辰，忍不住笑道：「你的真氣真足。」

他不但氣足，而且氣大。可是一到了丁喜面前，他就連一點脾氣都沒有了。旗桿在桌上。

丁喜輕撫著發亮的旗桿。忽然又問道：「你知不知道這旗桿裡藏著什麼？」小馬搖搖頭。

丁喜道：「你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你搶這面旗子？」小馬又搖搖頭。他沒空說話，他的嘴還在吹氣。

丁喜歎道：「你能不能少用嘴吹氣，多用腦袋想想。」

小馬道：「能。」

他立刻閉上嘴，坐得筆筆直直的，揉著鼻子道：「可是大哥你究竟要我想什麼呢？」

丁喜道：「每件事你都可以想，想通了之後再去做。」

小馬道：「我用不著去想，反正大哥你要我去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

丁喜看著他，忽然不笑了。

他真正被感動的時候，反而總是笑不出。

小馬盯著桌上的旗桿，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忽然道：「我想不出。」

丁喜道：「你想不出？」

小馬道：「這旗桿既不太粗，又不太長，我實在想不出裡面能藏多少值錢的東西。」

丁喜終於又笑了笑，旋開旗桿頂端的鋼球，只聽「叮叮咚咚」一串響，如琴弦撥動，一連串落了下來，落在桌上。

小馬的眼睛已看得發直。

他絕不是那種見錢眼開的人，可是連他的眼睛都已看得發直。

因為他實在沒有看見過，世上竟有如此輝煌、如此美麗的東西。

使他驚奇感動的，並不是明珠的價值，而是這種無可比擬、無法形容的輝煌與美麗。

丁喜拈起了一粒明珠，眼睛裡也流露出感動之色，喃喃道：「要找一顆這樣的珍珠也許還不太難，可是七十二顆同樣的。」

他歎了一口氣，才接著道：「看來譚道這個人，雖然心狠手辣，倒還真有點本事。」

小馬道：「譚道？是不是那個專會刮皮的狗官譚道？」

丁喜道：「嗯。」

小馬道：「這些珠子是他的？」

丁喜道：「這是他特別買來的，送給他京城裡的靠山作壽禮的。」

小馬的眼睛立刻又瞪圓了，忽然跳起來，一拳打在桌子上。恨恨道：「這個老王八蛋，我早就想宰了他，虧他媽的鄧定侯還自命英雄，居然肯替這種龜孫子做走狗！」

丁喜淡然說道：「保鏢的眼睛裡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顧客，一種是強盜，強盜永遠該死，顧客永遠是對的。」

小馬怒道：「就算這顧客是烏龜王八，也都是對的？」

丁喜道：「不管這強盜是哪種強盜，在他們眼裡都該死。」

他臉上雖然還帶著笑，眼睛裡也露出種說不出悲哀和憤怒。

雖然沒有人叫他「憤怒的小馬」，但他無疑也是個憤怒的年青人，恨不得將這世上所有的不平事，都連根剷平。

唉，年青人，多麼可愛的想法，多麼可愛的生命！

這一顆明珠是不是也曾有過它們自己的夢想和生命？

丁喜又拈起顆珍珠，道：「以你看，這些珍珠可以值多少？」

小馬道：「我看不出。」

他真是看不出。

有些人根本沒有金錢和價值的觀念，他就是這種人。

丁喜道：「一百萬兩。」

小馬道：「一百萬兩銀子？」

丁喜點點頭，道：「只不過這是賊贓，我們若急著賣，最多只能賣六成。」

小馬道：「我們是不是急著要賣？」

丁喜道：「不但要急著賣，而且一定要現錢。」

小馬道：「為什麼？」

丁喜道：「亂石崗的沙家七兄弟都死在五犬旗下，留下的滿門孤寡，還有青風山和西河十八寨的兄弟，就算他是罪有應得，他們的孤兒寡婦並沒有罪。這些女人孩子都有權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得有飯吃，要有飯，就得要銀子。」

這道理小馬是明白的。

像這樣的孤兒寡婦，江湖中實在太多。

可是除了丁喜外。又有誰替他們想過？

小馬眨著眼，道：「一百萬兩，六成。是不是六十萬兩？」

丁喜歎了口氣，道：「這次你總算沒有算錯。」

小馬道：「六十萬兩銀子，要我一箱箱地搬也得搬老半天。江湖中有誰能一下子就搬出這麼多銀子來，買這批燙手的貨？」

丁喜沒有回答，先喝了杯酒，又吃了塊烤肉，才悠言道：「保定府是個大地方，振威的鏢局就在保定，城裡城外，說不定到處都有他們的耳目。」

小馬承認：「那地方他們的狗腿子實在不少。」

丁喜道：「那麼你想，我為什麼別的地方不去，偏偏要到保定來？」

小馬道：「我想不出。」

丁喜道：「你真的想不出？」

小馬揉了揉鼻子，陪笑道：「大哥既然已想出來了，為什麼還要我想？」

丁喜道：「因為我要抽出你幾條懶筋，再拔出你幾根懶骨頭，治好你的懶病。」

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小馬。

他知道有很多事小馬並不是真的想不出，只不過懶得去想而已。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張金鼎這個人？」

這次小馬總算沒有搖頭。他來過保定。

到過保定的人，就絕不會不知道張金鼎。

張金鼎是保定的首富，也是保定的第一位大善人，用「富可敵國、樂善好施」這八個字來形容他，絕不會錯。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張金鼎是靠什麼發財起家的？」

這次小馬又在搖頭了。

丁喜道：「有種人雖然不自己動手去搶，卻比強盜的心更黑，別人賣了命搶來的貨，他三文不值二文地買下來，一轉手至少就可以賺個對開對利。」

小馬道：「你說的是不是那些專收賊贓的？」

丁喜點點頭，道：「張金鼎本來就是這種人。」

小馬愣住。

丁喜道：「現在他還是這種人。只不過現在他的胃口大了，小一點兒的買賣，他已看不上眼。」

小馬道：「咱們到保定府來，為的就是要找他？」

丁喜道：「嗯。」

小馬忽然又跳起來，大聲道：「這種人簡直他媽的不是人，大哥居然要來找他？」

丁喜沒有開口，門外已有個人帶著笑道：「他來找的不是我，是我的銀子。」

張金鼎的人就像是一隻鼎，一隻金鼎。

他頭上戴的是金冠，腰上圍著的是金帶，身上穿的是金花袍，手上戴著白玉鑲金的斑指，最少戴了七八個。

金子用得最多的，當然是他的腰帶。

他的腰帶很多，因為他的肚子絕不比保國寺院子裡擺的那只鼎小。

小馬衝出去打開門的時候，他就已四平八穩地站在那裡，也像是有三條腿一樣。

他後面還跟著兩個人，一身繡花緊身衣，歪戴著帽子，打扮就像是戲台上的三流保鏢。

小馬道：「你就是那姓張的？」

張金鼎道：「你就是那個憤怒的小馬？」

看來小馬在江湖中的名聲已不小，居然連這種人都已經聽過。

小馬瞪著眼睛，從他的肚子看到他的臉，厲聲道：「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張金鼎？」

張金鼎道：「你應該看得出，除了我之外，誰有我這一身肉？」

小馬冷笑道：「你這一身肥肉是從哪裡來的？」

張金鼎笑道：「當然是從你們這些人身上來的。」

他笑的時候，皮笑肉不笑，這倒不是因為他臉上的肉太多，只不過因為他皮太厚，幾乎連鼻子都被埋在裡面，看不見了。

小馬真想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出來。

張金鼎道：「莫忘記我是你大哥請來的客人，你若打了我，就等於打你大哥的臉。」

小馬緊握拳頭，這一拳沒有打出去。

張金鼎長長地吐出口氣，微笑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進來了，請說。」

小馬道：「要進來，也只准你一個人進來。」

張金鼎道：「你們有兩個人，我當然也得兩個人進去，我做買賣，一向公平交易。」

小馬道：「你自己呢？」

張金鼎道：「我這個人根本不能算是個人，這是你自己剛才說的。」

小馬氣得愣住，丁喜卻笑了。

他微笑著走過來。拉開了小馬，淡淡道：「既然連張老闆自己都不把自己當做人，你又何必生氣？」

小馬居然也笑了，道：「我只不過在奇怪，這世上為什麼總會有些人不喜歡做人呢？」

張金鼎瞪著眼笑道：「因為這年頭只有做人難，無論做牛做豬做狗，都比做人容易。」

看見了桌上的明珠，張金鼎瞇著的眼睛也瞪圓了，輕輕吐出口氣，道：「這就是你要賣給我的貨？」

丁喜道：「若不是這樣的貨。我們豈敢勞動張老闆的大駕？」

張金鼎道：「你想賣多少？」

丁喜道：「一百萬兩。」

張金鼎道：「一萬兩？」

小馬跳了起來，一把揪住他衣襟，怒道：「你是在說話，還是在放屁？」

張金鼎居然還是笑瞇瞇的，道：「我只不過是在做生意，漫天要價，落地還錢，做生意本來都是這樣子的。」

小馬道：「我們可不是生意人。」

丁喜道：「我是。」

小馬愣住，手已鬆開。

丁喜微笑道：「張老闆若喜歡討價還價，我可以奉陪。」

張金鼎道：「我最多只能出兩萬。」

丁喜道：「九十九萬。」

張金鼎道：「三萬。」

丁喜道：「九十八萬。」

張金鼎道：「四萬。」

丁喜道：「好，我賣了。」

小馬又愣住，就連張金鼎自己都愣住，他做夢也想不到會遇上居然有人拿金子當破銅爛鐵，這簡直像是天上忽然掉下個肉包子來。

丁喜微笑道：「我是個很知足的人，知足常樂。」

珍珠是用筷子圍住在桌上的。

他移動一根筷子，珍珠就從缺口中一顆顆滾出來，落下，落入那漆黑的旗桿裡。

張金鼎看著他，忽然道：「你知不知道我出的四萬，是四萬什麼？」

丁喜道：「難道不是四萬兩銀子？」

張金鼎道：「不是。」

丁喜道：「是什麼？」

張金鼎道：「是四萬個銅錢。」

丁喜道：「四萬個銅錢我也賣了。」

小馬吃驚地看著他，就好像從來也沒有見過這個人。

丁喜卻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又道：「莫說還有四萬個銅錢，就算張老闆一文不給，我也賣了。」

小馬實在忍不住了，大聲道：「我大哥肯賣，我可不肯。」

丁喜道：「你大哥肯，你也得肯。」

小馬道：「為什麼？」

他一向聽丁喜的話，丁喜要做的事，這是他第一次問：「為什麼？」

因為他實在覺得奇怪，奇怪得要命。

丁喜道：「你一定要問為什麼？」

小馬道：「嗯。」

丁喜歎了口氣，道：「因為我怕打架。」

小馬眼睛又瞪圓了，用手指戳了戳張金鼎的肚子，道：「你怕跟這個人打架？」

丁喜上上下下看了看張金鼎兩眼道：「像張老闆這樣的角色，就算來上七八百個，要打架我還是隨時可以奉陪的。」

小馬道：「那麼你怕跟誰打架？」

丁喜道，「你真的看不出？」

小馬道：「我看不出。」

一直垂著頭站在張金鼎身後，打扮得像戲子一樣的花衣鏢客忽然笑了笑，道：「我看得出。」

小馬瞪眼道：「你？你他媽的看出了什麼？」

花衣鏢客道：「我至少已看出了一件事。」小馬道：「你說。」

花衣鏢客道：「討人喜歡的丁喜實在不愧是黑道上的第一號智多星，憤怒的小馬卻實在是他媽的一個大草包。」

小馬跳起來，道：「你是什麼東西？」

花衣鏢客道：「你還看不出？」

小馬道：「我只看出了你既不是東西，也不是人，最多只不過是他媽的一條白狗。」花衣鏢客大笑。

他大笑著脫下身上的繡花袍，摘下頭上的歪帽，用脫下的花袍子擦了擦臉。

於是這個戲台上的三流小保鏢，忽然變成了江湖中頂尖兒的一流大鏢客。

嚴格說起來。江湖中夠資格被稱作一流大鏢客的人，絕不會超過十個，「神拳小諸葛」鄧定侯當然是其中之一。

這個人的面貌，目光炯炯，氣道之從容，在王公巨卿中也很少看得見。

小馬冷笑道：「果然不錯，果然是小豬哥。」

鄧定侯微笑道：「但我卻看錯了你，你倒不是大草包，最多只不過是條小驢子而已。」

小馬的拳頭又握緊。

可是他這拳頭卻被丁喜拉住。

小馬道：「你真的怕打架？」

丁喜道：「真的，只可惜這場架看來已非打不可。」

小馬道：「那你為什麼要拉住我？」

丁喜道：「因為現在還沒有到開始的時候。」

小馬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丁喜道：「我們至少得等西門大鏢頭先脫下戲服來再說。」

另一個花衣鏢客冷冷道，「想不到你居然也認出了我。」

丁喜看著他繡花袍裡一條凸起的地方，微笑道：「我倒沒有認出你，只不過認出了你身上這對乾坤筆而已。」

乾坤筆是用百煉精鋼打成的，此刻就斜插在西門勝繡花袍裡、緊身衣的腰帶上。

他的人也像這對筆一樣，瘦削、修長、鋒利，已經過千錘百煉，煉成了精鋼。

開花五犬旗下的五大鏢局，若論老謀深算、算無遺策，自然要推「遼東大俠」百里長青。

鄧定侯思路之開明、魄力之大當稱第一。歸東景大智若愚，總是福星高照，是中原武林中的第一位福將。「玉豹」姜新是彪悍勇猛，銳不可擋。

但若論起武功，中原鏢局的第一高手，還得算是「乾坤筆」西門勝。

他的點穴、打穴、暗器和內家錦拳的功夫，在中原已不作第二人想。

近年來江湖中的確已很少有人想跟他們打架。小馬卻很想。

只要他想打架，對方的武功是強是弱，他根本完全不在乎。

「你就是西門勝？」

西門勝點點頭。

小馬道：「現在是不是已到了開始打架的時候？」西門勝冷笑。

小馬拍了拍手，道：「你說怎麼打？」

西門勝道：「打架只有一種打法。」

小馬道：「哪種？」

西門勝冷笑道：「打到對方躺下去，再也爬不起來時為止。」

小馬大笑，道：「好，這種打法正對了我的口味。」

丁喜忽然笑了笑，道：「這種打法卻不對你大哥的口味。」

西門勝道：「我找的不是你。」

丁喜道：「據我所知，打架的法子有兩種，一種是文打，一種是武打。」

西門勝道：「你想文打？」

丁喜微笑道：「像西門大鏢頭這種有身份的人，總不能像兩條狗一樣咬來咬去吧。」

西門勝道：「文打怎麼打？」

丁喜道：「我說出來，你肯答應？」

西門勝冷笑道：「對付閣下這樣的人，無論怎麼打都是一樣。」

他當然很有把握。

近十年來，乾坤筆身經大小數百戰，從來也沒有敗過。

丁喜笑了，道：「好，既然如此，我們就這麼樣打。」

「打」字剛出口，他已一拳打在張金鼎的大肚子上。

張金鼎的肚子可沒有鐵鼎那麼硬，一拳就被打得彎下腰去，滿嘴都是苦水，眼淚、鼻涕甚至連小便都幾乎被打了出來。

西門勝怒道：「你怎麼能打他？」

丁喜笑道：「這就是我的打法，我們誰先把這位張老闆打得躺下去，再也爬不起來，誰就勝了，但卻只准用拳頭打。」

這個「打」字出口。他的拳頭又已落在張金鼎腰眼上。

西門勝道：「哪有這種打法！」

丁喜道：「你說過，無論我要怎麼打，你都答應，你若不想敗，馬上跟我一樣打。」

這個「打」字出口，張金鼎肋骨上又挨了一拳。

丁喜的拳頭實在不輕，他的肋骨卻居然沒有被打斷。

無論誰想隔著一尺多厚的肥肉，打斷一個人的肋骨，都絕不是一件易事。

只不過肋骨雖然沒有斷，褲管卻已濕了，就算張金鼎真的是只鐵鼎，也經不起這種打法。西門勝是敗不得的。

他臉上毫無表情，拳頭已無影無蹤地伸出來，擊中了張金鼎的腰。

張金鼎立刻倒了下去，倒得真快。

這個人看來雖然比牛還蠢，其實卻比狐狸還精十倍。

西門勝看著他，道：「你還爬不爬得起來？」張金鼎立刻搖頭。

西門勝抬起頭，向丁喜冷笑，道：「他已爬不起來，你就算輸了。」

這簡直就像是兩個人在唱雙簧一樣。一吹一唱，一格一擋。

像丁喜這樣聰明的人，怎麼會上了這種當？

小馬的臉色已因憤怒而漲紅，誰知丁喜卻反而大笑了起來。

西門勝道：「你還不認輸？」

丁喜道：「我認輸。我本來就準備認輸的。」

西門勝道：「輸了為什麼還要笑？」

丁喜笑道：「因為我白打了這烏龜三拳，氣已出了一半。」

他明明本來已準備認輸的，還是白打了張金鼎三拳。

原來上當的不是他。是張金鼎。

這次張老闆總算做了次虧本生意。

鄧定侯在旁邊看著，嘴角已不禁露出了微笑。

小馬卻跳起來，道：「你真的本來就準備認輸？」

丁喜道：「嗯。」

小馬道：「為什麼？」

丁喜笑了笑，道：「西門勝戰無不勝，鄧定侯神拳無敵，就憑我們兄弟。能擊敗人家的機會實在不多。」

小馬道：「只要有一分機會，我們也得……」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道：「何況，就算我們能擊敗他們，我們自己也並沒有什麼好處，就算還沒有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一定已精疲力竭，哪裡還能對付外面的那些人？」

他又笑了笑，接著道：「所以到頭來我們還是非輸不可，既然非輸不可，為什麼不輸得漂亮些？」

小馬咬了咬牙，道：「你認輸，我可不認輸。」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拳頭已閃電般向西門勝打了過去。

他打的是西門勝的臉。

他討厭西門勝那張冷冰冰的臉。

可是他一拳剛擊出，西門勝面前就忽然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的臉白白淨淨、斯斯文文，看起來一點也不討厭。

一拳擊出，要收回來並不容易，小馬居然將這一拳收住，大喝道：「閃開，我找的不是你。」

鄧定侯道：「現在已輪到我，你不找我也不行。」他一拳擊出去道：「我用的也是拳頭。我們正好拳頭對拳頭。」

## 第三章 餓虎崗

小馬雖然是丁喜的好兄弟、好朋友，脾氣卻不像丁喜。

他一向不肯多動腦筋去想，多用眼睛去看，多用耳朵去聽。

他一向只喜歡動拳頭，更喜歡跟別人拳頭對拳頭，硬碰硬。

拳頭比他硬的人並不多，只可惜他今天遇著的人是鄧定侯。

鄧定侯雖然被人稱為神拳小諸葛，「神拳」兩個字顯然還在小諸葛之上，可見他拳頭上的功夫一定很不錯。

事實上，他本來就是少林俗家子弟中，武功拳法最好的一個。

少林神拳本就以威猛雄渾見長，若講究招式的變化，反而落了下乘。

所以他只要一拳擊出，通常都是實招，花拳繡腿的招式，少林子弟從也不肯用出來的。小馬也正好一樣。

他的拳快而猛，只求能打著人家，打到人家後，自己會怎樣，他根本連想也不去想。

兩個人一交上手，滿屋的桌子椅子，滿桌的大碗小碗，就全都遭了殃，只聽「咯咯、嘩啦、叮咚」之聲不絕於耳，椅子腳、桌子腿，破碟碎碗，在半空中飛來飛去，飛得一屋子都是。

比桌子椅子更遭殃的，還是張金鼎。

別人都可以躲，他卻已被打得轉動都動不了，只剩下喘氣的份兒。

別人在打架，他挨著的比打架的人還多，椅子腳、桌子腿，破碗碎碟，沒頭沒腦的朝他打了下來，連氣都已喘不過來。

丁喜笑了，西門勝正皺眉。

以鄧定候的身份與武功，本不該跟別人這麼樣打的，西門勝也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打過。

這實在不像是武林高手相爭。簡直像兩個小流氓在黑巷子裡為了爭一個老婊子拚命。

突聽「砰」的一響，一聲大喝，兩條人影驟合又分，一個撞在牆上，一個凌空翻身，再輕飄飄地落下來。

撞在牆上的居然是鄧定侯。

從牆上滑下來，他就靠著牆，站在那裡，不停地喘息。

小馬卻站得很穩，正瞪大了眼睛，瞪著他。

這憤怒的年青人，難道真擊敗了成名多年的神拳小諸葛？

鄧定侯喘著氣，忽然大笑，道：「好，好痛快，三十年來，我都沒有這麼痛痛快快地打過架了，今天才算打了個痛快。」

小馬又瞪了他半天，才一字字道：「好，老小子，算你有種。」

鄧定侯道：「你服了？」

小馬咬著牙，不願說話，剛張開口，一口鮮血就噴了出來。

但他卻還是穩穩地站著，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絕不肯倒下。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這小子挨了我兩拳。肋骨已斷了三根，居然還能站著，我倒也服了他。」

小馬咬緊了牙，深深吸口氣，道：「你用不著佩服我，我打不過你。」

鄧定侯道：「好，打不過別人雖然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能承認卻不容易。」

小馬道：「可是我總有一天要把你打得躺下爬不起來。」

鄧定侯道：「我等著。」

小馬道：「現在你想怎麼樣？」

鄧定侯道：「我要你跟我走。」小馬道：「走就走。」

要走就走。

要砍腦袋也不皺一皺眉頭。何況走？

丁喜拍了拍小馬的肩，微笑道：「好兄弟，我們一起跟他走。」

鄧定侯道：「你也不問我要帶你們到哪裡去？」

丁喜笑了笑，道：「我們既然已答應跟你走，湯裡火裡一樣跟你去。問個什麼？」

這地方是家客棧，這家客棧果然已被五犬旗下的鏢客們包圍。

一輛黑漆大車停在大門外，趕車的一直在那裡揚鞭待命。

他們早就算準丁喜和小馬這次是跑不了的。

丁喜和小馬也一點兒都沒有要跑的意思，大搖大擺地坐上了車，就像是鄧定侯特地來請去赴宴的客人。

西門勝一直沉著臉，鄧定侯卻一直盯著丁喜，直到大家都坐下來，車已前行，才輕輕歎了口氣，道：「好，有種。」

丁喜道：「你是在說我？」

鄧定侯點點頭。道：「我本來實在沒有想到，你居然有這樣的種。」

丁喜笑了笑，道：「其實我也許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有種。」

鄧定侯道：「至少你勇於認輸。」

丁喜道：「我認輸，只因為我已發現自己犯了個該死的錯誤。」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本該想到你一定會找到張金鼎這條線。」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你知道我一定急著要將這批貨脫手，能吃下這批貨的人。只有張金鼎。」

小馬冷笑道：「那姓張的王八蛋又是個為了五兩銀子就肯出賣自己親娘的雜種。」

鄧定侯居然同意：「他的確是個雜種。」

小馬瞪著他：「你呢？」

鄧定侯微笑道：「至少我還敢跟你用拳頭拼拳頭。」

小馬也只有同意：「這一點你的確比別的雜種強得多。」

鄧定侯道：「在你眼睛裡，保鏢的人只怕沒有一個不是雜種。」

小馬道：「尤其是你們五個。」

鄧定侯道：「那麼你很快就要見到另一個了。」

小馬道：「誰？」

鄧定侯道：「福星高照歸東景。」

歸東景的年紀並不像別人想像中那樣老，最多不過三十五六。

第一眼看過去，你一定會先看見他的嘴。

他的嘴長得並不特別，可是表情卻很多，有時歪著，有時呶著，有時抿著，有時還會做出很多讓你想不到的樣子。

那些樣子雖然並不十分可愛，也不討厭。我可以保證，你絕未見過任何男人的嘴，會有他那麼多表情。

這是他第一點奇怪之處。

他的臉看來幾乎是方的，鬍子又粗又密，卻總是刮得很乾淨。

江湖中留鬍子的人遠比刮鬍子的多幾百倍，所以這也可以算是他第二點奇怪之處。

他這人看來也是方的，方方扁扁的身子，方方扁扁的手腳，全身除了肚臍之外，很可能沒有一個地方是圓的。這是他第三點奇怪之處。

他不但是中原鏢局的大豪，也是兩河織布業的鉅子，家財萬貫，可算是他們那些兄弟中的第一位豪富，但是他看來卻一點也不像，反而像是從來不用大腦的小工。

其實他的腦筋動得絕不比任何人慢，能夠讓別人去做的事，他絕不肯自己去做，能夠答應別人的事，他絕不會拒絕。

若遇見了不能答應的事，他說「不行」這兩個字，說得比誰都快。

他說得比誰都堅決，絕不給別人一點轉圜變通的餘地，就算來求他的人是他的兄弟，也絕沒有例外。雖然他有這麼可怪的地方，可是無論誰看見他，都會認為他是個誠懇的人，而且很夠義氣。

這種人豈非正是一個成功者的典型。所以他也像其他那些成功者一樣，也有他的弱點──女人。

這裡沒有女人。振威鏢局裡裡外外，絕沒有一個女人。這一點是歸東景一向堅持的。女人是他的弱點，是他的嗜好，是他的娛樂，絕不是他的事業。

男人做事時，絕不能牽涉到女人──這就是他一向堅守的原則。

丁喜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這個人遠比想像中的任何人更難對付。也許歸東景對這年青人的看法也一樣，所以他一直在盯著丁喜。

丁喜笑了笑，道：「你好。」歸東景也笑了笑，道：「你就是那討人喜歡的丁喜，對嗎？」丁喜道：「我就是。」

歸東景道：「看來你果然很討人喜歡。」

小馬忽然道：「你就是老歸？」

歸東景道：「我姓歸。」

小馬道：「你明明是個老烏龜，為什麼偏偏要把自己當做狗？」歸東景沒有生氣，反而笑了，大笑道：「說得好，有賞。」

鄧定侯微笑道：「你準備賞他什麼？」歸東景道：「酒。」是好酒，也是烈酒。

好酒豈非通常都是烈酒。

歸東景是好酒量，西門勝的酒量也不差，鄧定侯當然更強。

三個人居然都陪著丁喜和小馬喝酒，居然真的像是請他們來赴宴的。

喝完了第六杯，丁喜忽然放下了杯子，道：「你們當然知道三次劫鏢都是我。」

鄧定侯微微笑道：「我們都知道討人喜歡的丁喜，又叫做聰明的丁喜。」

丁喜道：「你們當然也知道我們要專門對付開花五犬旗。」

鄧定侯道：「嗯。」

丁喜看了看他們三個人，道：「你們有毛病沒有？」

鄧定侯道：「沒有。」

丁喜道：「有沒有瘋？」

鄧定侯道：「也沒有。」

丁喜道：「你們既沒有毛病，又沒有瘋，我劫了你們三次鏢，你們為什麼反而請我飲酒？」

歸東景還在盯著他，忽然道：「你有沒有上過別人的當？」

丁喜道：「無論誰都難免要上別人當的，我也是人。」

歸東景道：「你是在什麼時候上的當？」

丁喜道：「在我十二歲的時候。」

歸東景道：「你今年貴庚？」

丁喜道：「二十一。」

歸東景道：「這十年來你都沒有上過別人的當？」

丁喜道：「沒有。」

歸東景盯著他，不說話了。

丁喜笑道：「我上了別人一次當已經覺得足夠。」

歸東景又盯著他看了半天。忽又大笑，道：「既然如此，我們最好也不必想要你上當了。」

丁喜道：「最好不必。」

歸東景道：「所以我們最好還是說老實話。」

丁喜道：「不錯。」

歸東景道：「那麼我告訴你，我們請你喝酒，只因為我們想灌醉你。」

丁喜道：「為什麼？」

歸東景道：「因為我們想要你說出一件事。」

丁喜道：「什麼事？」

歸東景道：「這次我們走鏢的日程路線、接鏢的地方都是秘密。甚至連我們保的這趟鏢，也是秘密。」

丁喜道：「我明白的。」

歸東景道：「這秘密你本來絕不該知道的，但你卻知道了。」

丁喜微笑。

歸東景道：「是誰把這秘密告訴你的？」

丁喜道：「你們要我說出的，就是這件事？」

歸東景道：「也只有這件事。」

丁喜道：「你們以為我被灌醉了之後，就會說出來？」

歸東景道：「酒後吐真言，喝醉的人，總比較難守秘密。」

丁喜道：「可是這次你們錯了。」

歸東景道：「哦？」

丁喜道：「我喝醉了之後，只會做一件事。」

歸東景道：「什麼事？」

丁喜道：「睡覺。」

歸東景又笑了，道：「這毛病倒跟我差不多。」

丁喜道：「只有一點不同。」

歸東景道，「那一點？」

丁喜道：「你要找女人睡覺，我卻是一個人睡，而且一睡就像死豬，敲鑼打鼓都吵不醒。」

歸東景道：「所以你一醉之後，非但不會說真話，連假話都不會說了。」

丁喜道：「一點兒也不錯。」

歸東景道：「我們有沒有法子要你說真話？」

丁喜道：「有。」

歸東景道：「什麼法子？」

丁喜道：「這法子已經用出來了。」

歸東景道：「哦？」

丁喜道：「別人跟我說實話，我也一定對他說老實話。」

他微微笑著，拍了拍歸東景的肩，道：「你剛才已經對我說了老實話，你一定早就明白，要別人對你誠實，只有先以誠待人。我以前一直想不通，你的運氣為什麼總是那麼好。總是福星高照，現在我才知道，你的運氣是怎麼來的。」

運氣當然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歸東景大笑，道：「我是個粗人，我不懂你這些道理，可是我總算懂了一件事。」

丁喜道：「你知道我已準備說實話。」

歸東景點點頭，道：「所以我已在準備聽。」

丁喜道：「將秘密洩露給我的是個死人。」

歸東景道：「死人？」

振威鏢局的大廳裡，忽然變得沒有聲音了，歸東景，鄧定侯、西門勝。三個人全都板著臉。

他們瞪著眼，盯著丁喜。

只有丁喜一個人還在笑，笑得還是那樣討人喜歡。

他忽然發現歸東景不笑的時候，樣子變得很可怕，很難看，就像忽然變了一個人。

丁喜道：「我說的是老實話。」

歸東景冷笑。

丁喜道：「那個人本來當然沒有死，但現在卻的的確確已是個死人。」

鄧定侯搶著問道：「是誰殺了他？」

丁喜道：「我。」

鄧定侯道：「他把我們的秘密洩露給你，你反而殺他？」

丁喜道：「我非殺了他不可。」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這也是我們以前談好的條件之一。」

鄧定侯道：「什麼條件？」

丁喜道：「三個月前，有人送了封信來，說他可以將你們的秘密洩露給我。條件是我劫鏢之後，要分給他三成，我若肯接受他的條件，就得先將送信來的這個人殺了滅口。」

鄧定侯道：「你接受了他的條件？」

丁喜點點頭，道：「所以過了不久，就又有人送了第二封信來。」

鄧定侯道：「信上是不是告訴你，我們從開封運到京城那趟鏢的秘密？」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所以你就設計去劫下了那趟鏢？」

丁喜道：「我當然還得先把送信來的那個人殺了滅口。」

鄧定侯道：「你劫下的那批貨，是不是分了三成給那個寫信來的人？」

丁喜道：「我雖然有點不甘願，可是為了第二次生意，只好照辦。」

鄧定侯道：「你是怎麼送給他的？」

丁喜道：「我劫下了那趟鏢之後。他又叫人送了封信來，要將他應得的那一份，送到他指定的地方去，送走之後，立刻就得走，假如我敢在那裡窺伺跟蹤，就沒有第二次生意了。」

鄧定侯道：「所以你不得不聽他的話。」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所以你直到現在為止，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

丁喜道：「我甚至連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知道。」

歸東景道：「到現在為止，他是不是已送了六封信給你？」

丁喜笑道：「你果然會算帳。」

歸東景道：「六個送信給你的人，全部已被你殺了滅口。」

丁喜道：「我雖然沒有自己去殺他們，但他們的確是因我而死。」

歸東景看了小馬，小馬冷笑道：「你用不著看著我，那些人還不值得我出手。」

鄧定侯目光閃動，道：「看來寫信給你們的那個人，非但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對我們的行蹤，也知道得很清楚。」

丁喜道：「我們一向東遊西蕩，居無定處，可是無論我們走到哪裡。他的信都從來也沒有送錯過地方。」

鄧定侯皺起了眉，他實在猜不出這個神秘的人物是誰？

歸東景和西門勝當然也猜不出。

丁喜笑道：「我們知道的，就只有這麼多了，所以你們請我喝這麼多的酒，實在是浪費。」

鄧定侯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你至少還知道一件我們不知道的事。」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你當然一定知道，那六個死人現在在哪裡？」

丁喜承認。

鄧定侯道：「還有那六封信。」

丁喜道：「信也就與死人在一起。」

鄧定侯道：「在哪裡？」

丁喜道：「難道你還想去看看他們？」

鄧定侯笑了笑，道：「老江湖都知道死人有時也會洩露出一些活人不知道的秘密。」

丁喜道：「你想要我帶你去？」

鄧定侯目光炯炯。逼視著他，道：「難道你不肯？」

丁喜笑了，道：「誰說我不肯，只不過……」

鄧定侯道：「不過想怎樣？」

丁喜微笑道：「我只怕我縱然肯帶你們到那裡去，你們也未必有膽子去。」

鄧定侯也在微笑，道：「那地方，難道是龍潭虎穴不成？」

丁喜淡淡笑道：「雖不是龍潭卻是虎穴。」

鄧定侯微笑道：「那裡真的有虎？」

丁喜笑道：「不但有虎，而且是餓虎。」

鄧定侯失聲笑道：「餓虎崗？」

丁喜大笑道：「不錯，就是餓虎崗。」

屋子裡忽然又靜了下來，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那餓虎崗是多麼危險、多麼可怕的地方。

據說大江以北、黃河兩岸，黑道上所有可怕的人物，幾乎已全部聚集在餓虎崗。

因為他們也正在計劃組織一個聯盟，以對付開花五犬旗。

開花五犬旗下的人，若是到了那裡，豈非正像是肥豬拱門，飛蛾撲火。

西門勝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但瞳孔已在收縮。

歸東景已站起來，背負著雙手。不斷地繞著桌子走來走去。

鄧定侯拿起杯酒，準備乾杯，才發現杯子是空的。

丁喜看著他們，悠然道：「只要三位真的敢去，我隨時都可以帶路。」

歸東景忽然笑了笑。道：「我們並不是不敢去。只是不必去。」

丁喜道：「不必去？」

歸東景道：「對死人我一向沒有那麼大的興趣，無論是男死人、女死人都是一樣。」

西門勝道：「我……」

歸東景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道：「你非但不必，也不能去。」

西門勝道：「為什麼？」

歸東景道：「因為我們這裡剛接下一批重鏢，明天就得啟程。」

他緊拍著西門勝的肩，笑道：「我這鏢局全靠你，你走了，我怎麼辦？」

鄧定侯霍然長身而起：「我可以走，我去。」

江湖豪傑們在押解犯人時，從來不用會腳鐐和手銬。

因為他們有種更好的工具：點穴。

點穴的手法有輕重、部位有輕重。重的可以致人於死，輕的也可以叫人失去行動自由。

無論是輕是重，一個人若是被人點中了穴道，那滋味總是很不好受的。

小馬現在的滋味就很不好受。

他想罵人，卻張不了口，他想揮拳，卻動不了手，他整個人都像是被一條看不見的繩子綁得緊緊的，連血脈都被綁住。他整個人都將爆炸。

鄧定侯看著他微笑道：「這是不是你第一次被人點住穴道？」

小馬咬著牙，只恨不得咬他一口。

這烏龜明明知道我說不出話，問個什麼鳥？

鄧定侯又笑道：「我看你一定是的，因為你現在看起來很難受，而且很生氣，等你以後習慣了，就會覺得舒服多了。」

小馬簡直恨不得一口把他的鼻子咬下來。

無論什麼事都不妨養成習慣。這種事一次就已嫌太多了。

鄧定侯道：「點住你們穴道的人是西門勝，你們也總該知道，他的點穴和打穴手法，可算是中原第一，別人根本解不開。」

他忽然又笑了笑，道：「幸好我不是別人，恰巧是少林門下。」

佛門子弟本應以慈悲為懷，講究普渡眾生，救苦救難。

所以少林門下點穴的手法雖不高明，可是對各門各派的解穴手法卻都很熟悉。

少林本就是天下武術之宗。

鄧定侯又道：「你們一定不相信我會替你們解開穴道，因為我實在不是你們兩個人的對手。你們的手腳一鬆，很可能我就要遭殃了。」

小馬的確不信，一千一萬個不信。

可是就在他又想咬這烏龜一口時，鄧定侯居然真的把他們的穴道解開了。

丁喜還是沒有動，只是靜靜地看著他。

小馬也沒有動，別人剛為他解好穴道，他顯然總不能立刻就動拳頭。

但他卻忍不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鄧定侯淡淡道：「我也沒有幹什麼，只不過一個人閒著無聊。想找你們聊聊而已。」

小馬瞪著眼道：「你不是想我們把你的骨頭拍散？」

鄧定侯笑著道：「你們是這種人？」

小馬說不出話了。

他們的確不是這種人。

鄧定侯道：「你們是強盜，也許會殺人。也許會搶劫，但我卻知道你們不會做這種食言違信、忘恩負義的事。」

他微笑著，看著丁喜，道：「我也知道，你既然答應過我，要帶我去找那死人和六封信，你就一定會帶我找到。」

小馬瞪著他，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看來這老小子對人的確有兩套。」

丁喜微笑道：「看來好像不止兩套。」鄧定侯大笑。

現在他們是在歸東景自備的馬車上。

歸東景吃得不講究。穿得不講究，除了女人外，最講究的就是馬車。

他用的馬車，永遠是最舒服、最豪華、設備最齊全的。

鄧定侯大笑著，打開了車座下的暗門，拿出了一罈酒。

這罈酒當然是好酒。

鄧定侯拍開了泥封。就有一股強烈的酒香撲鼻而來。

小馬立刻道：「這是瀘洲的大曲。」

他雖然不喜歡用眼睛看、用耳朵聽，鼻子卻很靈，尤其是對於酒。

鄧定侯道：「旅程寂寞，酒可忘憂，我們飲兩杯如何？」

小馬道：「好。」

丁喜道：「不好。」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我喝酒不但要人對、酒對，還得要地方對。」

鄧定侯道：「附近有什麼地方對你的口味？」丁喜道：「杏花村。」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是首家喻戶曉的詩。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人在曼聲低吟。

所以每個地方也幾乎都有杏花村。

這地方的杏花村是在遠山前的近山腳下，是在還未被秋色染紅的楓林內，是在附近全無人家的小橋流水邊。

沒有杏花，甚至連一朵花都看不見。

可是這酒家的確就叫做杏花村。

杏花村是個小小的酒家，外面有小小的欄杆、小小的庭院，裡面是小小的門戶、小小的廳堂，當爐賣酒的，是個眼睛小小、鼻子小小、嘴巴小小的女人。

只可惜這女人年紀並不小，無論誰都看得出，她最少已有六十歲。

六十歲的女人你到處都可以看得見。

可是六十歲的女人身上還穿著紅花裙，臉上還抹著紅胭脂，指甲上還塗著紅紅的鳳仙花汁，你就很少有機會能看得見了。

丁喜剛穿過庭院，她就從裡面奔出來，像一隻依人「老」小鳥一樣，投入了丁喜的懷抱。

鄧定侯看得呆住了，直到丁喜替他介紹：「這就是這裡的老闆娘紅杏花。」

鄧定侯才勉強笑了笑，打了個招呼。

他忽然發現這「聰明的丁喜」在選擇女人這方面，實在一點也不聰明。

丁喜道：「你聽說過紅杏花這名字沒有？」

鄧定侯道：「沒有。」

他不是不會說謊，也不是不會在女人面前說謊，他不肯說謊，只不過因為這女人實在太老。

丁喜笑道：「你沒有聽說過這名字，也許只有兩個原因。」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若不是因為你太老實。就是因為你太年青。」

鄧定侯道：「我並不太老實。」他又說了實話。

因為在這女人面前，他忽然覺得自己實在還很年青。近二十年來，這還是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丁喜道：「你若早生幾年，你就會知道保定城附近八百里之內鋒頭最健的女人是誰了。」

鄧定侯只有苦笑。他實在不敢相信面前這老太婆，以前也曾經是個顛倒眾生的名女人。

這位「名女人」居然還在朝他拋媚眼，居然還像個小姑娘般嘻嘻地笑。

鄧定侯忍不住問道：「這位紅杏花姑娘，是你的老朋友？」

丁喜道：「不能算老朋友。」

鄧定侯道：「是你的老相好？」

丁喜道：「更不能算是老相好。」

鄧定侯道：「那麼她究竟是你什麼人？」丁喜道：「她是我的祖母。」鄧定侯愣住。

他若騎在馬上，一定會一個觔斗從馬上栽下去，他若正在喝酒，這口酒一定會立刻嗆進他的喉嚨裡。

現在他雖然並沒有喝酒，也不是騎在馬上，可是他臉上的表情，卻好像已跌了七八十個觔斗，喉嚨裡還嗆進了七八十斤酒。

紅杏花用一雙手捧著肚子上，已笑得直不起腰。

她哈哈的笑著。指著鄧定侯，道：「這個人是什麼人？」

丁喜道：「他叫做神拳小諸葛。」

紅杏花道：「就是五犬開花裡面的一個？」

丁喜道：「嗯。」

紅杏花忽然不笑了，反手一個耳光摑在丁喜臉上，摑得真重。丁喜卻還在笑。

紅杏花又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大聲道：「你幾時肯認這種人做朋友的？」

丁喜道：「我從來也沒有認過。」

紅杏花道：「他不是你的朋友？」

丁喜道：「我也不是他的朋友。」

紅杏花道：「你是他的什麼人？」

丁喜道：「犯人。」

紅杏花上上下下看了他幾眼，道：「你也有被人抓住的時候？」

丁喜歎了口氣，苦笑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紅杏花「哼」了一聲，忽然一拳打在他肚子，怒罵道：「你這小王八蛋真沒出息。」

丁喜只有笑。

紅杏花道：「你既然已做了他的犯人，還到這裡來幹什麼？」

丁喜道：「來喝酒。」

紅杏花道：「滾！」

丁喜道：「我們是來照顧你生意的，就算你是我祖母，也不能叫我滾。」

紅杏花道：「我叫你滾，只因為你是我孫子。」

丁喜道：「為什麼？」

紅杏花用眼色往裡面一瞟，道：「我叫你滾，你最好就是趕快滾。」

丁喜眼珠子轉了轉。道：「難道裡面有個人是我見不得的？」

紅杏花道：「不是人。」

丁喜道：「不是人？」

紅杏花道：「裡面連一個人都沒有。」

丁喜道：「裡面有什麼？」

紅杏花道：「有一桿槍。」

丁喜道：「槍？一桿什麼槍？」

紅杏花道：「霸王槍。」

霸王。力拔山河兮氣蓋世。

槍，百兵之祖是為槍。

槍也有很多種，有紅纓槍、有鉤鐮槍、有長槍、有短槍。有雙槍、還有練子槍。這桿槍是霸王槍。

霸王槍長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重七十三斤七兩三錢。

霸王槍的槍尖是純鋼，槍桿也是純鋼。

霸王槍的槍尖若是刺在人身上，固然必死無疑，就算槍桿打在人身上，也得嘔血五斗。

江湖中甚至很少有人能親眼見到這霸王槍。

可是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世上最霸道的七種兵器，就有一種是霸王槍。

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霸王槍。

現在，這桿霸王槍就擺在丁喜面前的桌子上。

杏花村雖然又叫做不醉無歸小酒家，地方卻並不小，靠牆的三張桌子已拼了起來，上面舖著紅毯，墊著錦墩，還綴著有鮮花。

這桿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長的大鐵槍，正擺在上面，就像是人們供奉的神祇。

它的槍尖雖銳利，線條卻是優美麗柔和的，經常被擦拭的槍桿，閃耀著緞子般的光澤。顯得既尊貴。又美麗，又像是個美麗而驕傲的女神，正躺在那裡等著接受人們的膜拜。

丁喜走過去，摸了摸柔軟的紅毯和錦墩，嗅了嗅新摘下的花香，輕輕歎了口氣，喃喃道：「看來這桿槍日子過得簡直比人還舒服。」

紅杏花瞪著他，冷冷道：「因為它的確比大多數人都有用。」

丁喜瞪了瞪眼，笑道：「你的意思是說，它也比我有用？」

紅杏花道：「哼。」

丁喜道：「它會不會替你捶背，會不會替你端茶倒酒？」

紅杏花雖然還想板著臉，卻還是忍不住笑了。

她笑的時候，一雙遠山般迷朦的眼睛，忽然變得令人無法想像的明亮和年青。

在這一瞬間，連鄧定侯都幾乎忘記了她是個六七十歲的女人。

丁喜拍了拍光滑的槍桿，道：「無論你日子過得多麼舒服，我也不羨慕你。」

他走回來自己替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下去，微笑著道：「你至少沒法子自己站起來自己倒杯酒喝。」

紅杏花忽又歎了口氣，道：「所以它也不會為了一杯酒就做出比豬還蠢的事。」

丁喜道：「我做了比豬還蠢的事？」

紅杏花道：「我警告過你，叫你不要進來的。」

丁喜道：「現在我已經進來了，好像也沒有出什麼事。」

紅杏花又歎了口氣，道：「現在雖然還沒有什麼事，可是我保證你以後一定會後悔。」

丁喜道：「為什麼？」

紅杏花也倒了杯酒喝下去，她喝酒的速度居然不比丁喜慢。

一口氣喝了三杯酒之後，她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這桿霸王槍的主人是誰？」

丁喜道：「我聽說過。」

紅杏花道：「你說給我聽聽。」

丁喜道：「霸王槍的主人姓王，也就是大王鏢局的主人『一槍擎天』王萬武，據說這個人不但脾氣剛烈，而且是薑桂之性，老而彌辣。這次聯營鏢局成立，他說不加入，就是不加入，甚至不惜跟他的老朋友百里長青翻臉。」

鄧定侯忽然也歎了口氣，在旁邊接著道：「他甚至還拍著桌子，叫百里長青滾出去。」

丁喜笑道：「王老頭子脾氣之壞，早就天下聞名。可是這件事他倒沒做錯。」

紅杏花道：「但你卻錯了。」

丁喜道：「我錯了？什麼地方錯了？」

紅杏花道：「你說錯了。」

丁喜道：「難道這桿槍不是王萬武的？」

紅杏花道：「以前是的。」

丁喜道：「現在呢？」

紅杏花又倒了杯酒，好像想用酒塞住自己的嘴。

難道她心裡還藏著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秘密。只要這秘密不危害公益，誰也沒有權逼他說出來。

丁喜還很小的時候，紅杏花就常常告訴他這道理。現在他當然不敢再問。

鄧定侯卻忍不住問道：「這桿槍怎麼會在這裡的？」

紅杏花朝他翻了個白眼，才冷冷道：「因為它的主人馬上就要來了。」

鄧定侯道：「到這裡來？來幹什麼？」

紅杏花道：「你是來幹什麼的？」

鄧定侯道：「我是來喝酒的。」

紅杏花冷笑道：「你能到這裡來喝酒，別人為什麼不能來？」鄧定侯看著她，忽然笑了。

他忽然覺得這老太婆的脾氣，和那王老頭子倒是天生的一對。

他也看得出。這老太婆不願說的話。只怕天王老子也休想叫她說出來。所以他只有坐下來喝酒。

他們坐下來的時候，才發現小馬為什麼會一直都沒有說話。小馬的嘴正忙著喝酒。

剛開封的一罈酒已經快被他喝光了，他的眼睛已經有點發直。

鄧定侯忍不住悄悄道：「你能不能勸他少喝點，別喝醉？」

丁喜道：「不能。」

鄧定侯道：「你喜歡讓他喝醉？」

丁喜道：「不喜歡。」

鄧定侯道：「可是你也不勸他？」

丁喜道：「他清醒的時候。我不許他喝酒，他絕不會喝，可是現在……」

他看了看小馬的眼睛，苦笑道：「現在只怕連天王老子都勸不住他了。」

鄧定侯歎了口氣，也只有苦笑。

他實在不懂，為什麼這些人全都是這種連天王老子都無可奈何的脾氣。

現在第二罈酒也快被他們喝光了。

紅杏花一直手叉著腰，在旁邊盯著他們，忽然道：「你們槍也看過了，酒也喝夠了。現在你們總該走了吧。」

丁喜道：「你真要趕我走？」

紅杏花冷冷道：「難道你真想看著小馬在這裡醉得滿地亂爬？」

丁喜還沒有開口，鄧定侯已站起來，笑道：「我們應該走了，再喝下去，很可能連我都會醉得滿地亂爬。」

他剛想去拉小馬，外面忽然闖入了十七八個人。看他們的裝束打扮，就知道他們不但全是在江湖中混的，而且混得不錯。

這些人一進了門，就搶著問道：「決鬥開始了沒有？」

紅杏花又翻了翻白眼，道：「什麼決鬥？」

一個錦衣佩刀大漢道：「金槍銀梭徐三爺，今天要在這裡決鬥霸王槍，你難道不知道？」

紅杏花狠狠瞪了他一眼，還沒有開口，別的人已搶著道：「這桿槍一定就是霸王槍。」

「槍既然還在這裡，我們就一定沒有來遲。」

「聽說這裡的酒還不錯，我們先喝它幾杯，等著好戲開鑼。」

「不管怎麼樣，這次決鬥我們絕不能錯過，就算要我等三天三夜，我也一定會等的。」

鄧定侯看了看丁喜，丁喜看了看鄧定侯，兩個人全都坐了下去。

紅杏花走過來，瞪著他，忽然歎了口氣，道：「看樣子你們現在是不會走的了。」

丁喜笑道：「現在你就是用掃把來趕我們，也趕不走。」

鄧定侯笑道：「用鞭子抽也抽不走。」

紅杏花看著他，又看看丁喜。忽然又笑了，道：「老實說，我若是你們，用刀砍都砍不走。」

她自己也坐下來，跟他們坐在一起。喃喃道：「但我卻還是不懂，那邊的那些小兔崽子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

剛才進來的那些人，現在已開始喝酒。

若有十七八個江湖人已開始在一起喝酒，旁邊就是天塌下來，他們也不會注意。

丁喜看了他們一眼，道：「我看他們一定是金槍徐找來的。」紅杏花道：「哦？」

丁喜道：「有膽子找霸王槍決鬥，不管勝負，都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金槍徐當然要找些朋友在旁邊看著，日後也好替他在外面宣揚宣揚。」

鄧定侯道：「所以我正在奇怪。」

丁喜道：「奇怪什麼？」

鄧定侯道：「我想不通金槍徐怎麼會有膽子找霸王槍決鬥的？」

丁喜道：「也許他膽子本來就很大，也許他這幾年忽然得了本武功秘笈，練成了種獨門槍法。」

鄧定侯笑道：「我看你一定是看傳奇故事看得太多了，這世上哪裡來的許多武功秘笈？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有人找到過？」

丁喜笑道：「其實我也沒有聽說過。」

兩個人同時大笑，又同時停住，兩個人的眼睛都在瞪著門外，瞪得很大。

門外正有兩頂轎子停下來。

轎子很新，裝飾得很華麗。

可是無論多華麗的轎子，都不會很好看，他們看的是兩個人。

兩個人剛從轎子裡走下來，當然是女人。很好看的女人。

桌上有一壺茶，一壺酒。

轎子裡的女人現在已坐下來，一個在喝茶，一個在喝酒。

喝茶的是個很文靜的女孩子，很美、很害羞，只要有男人多看她幾眼，她就會臉紅。

有些女人就像是精美的瓷器一樣，只能遠遠地欣賞，輕輕地捧著，只要有一點兒粗心大意，她就會碎了。

這女孩就正是屬於這一類的。

喝酒的女孩子看起來也很文靜，也很美，甚至可以說比她的同伴更美。

只不過她的美是另一種美。

若說她的同伴美如新月，那麼她的美就像是陽光，美得令人全身發熱，美得令人心跳。

她們穿的都是一身雪白的衣服。既沒有打扮，也沒有首飾。

喝酒的女孩子臉色好像有點蒼白，喝茶的女孩子卻一直紅著臉。

因為屋子裡所有的男人的眼睛，都在瞪著她們。丁喜也不例外。

鄧定侯歎了口氣，喃喃道：「難怪有很多女人都認為，天下男人的眼睛都該挖出來。」

丁喜笑道：「其實說這話的女人，心裡一定最喜歡男人看她。」

鄧定侯道：「看來你好像很瞭解女人？」

丁喜道：「自己覺得自己很瞭解女人的男人，若不是瘋子，就一定是笨蛋。」

鄧定侯道：「你既不是瘋子，也不是笨蛋。」

丁喜道：「我不是。」

鄧定侯又看了看那兩個女孩子，忽然笑了。

丁喜道：「你笑什麼？」

鄧定侯道：「我在笑她們。」

他微笑著悄悄道：「這兩個女孩子一個喝起茶來像喝酒，一個喝起酒來卻像喝茶。」

丁喜大笑。

他們說話的聲音本來很低，笑的聲音卻很大。

喝茶的女孩子頭垂得很低，喝酒的女孩子卻抬起頭狠狠瞪了他們一眼。

沒有人能形容她的眼睛。

丁喜被這雙眼睛瞪著的時候，竟也忽然覺得全身發熱，心跳加快。

他今年已二十二歲，見過的女人已不少，可是他從來也未曾有過這種感覺。他趕快喝酒。

小馬卻反而不喝酒了。

別人看的是兩個女孩子，他的眼睛卻始終盯在其中一個女孩的臉上。

喝茶的女孩子臉紅的原因，很可能也不是因為別人，而是因為他。

男人都喜歡看女人，卻很少有人會像他這樣看法的。

他已不僅是用眼睛在看，他看著這女孩子時，就好像在看著他童年夢境中的女神，又好像在看著他相思已久的情人。

一個女孩子被一個英俊的青年人這樣看著，心裡會有什麼感覺？

那高大的錦衣佩刀客忽然笑嘻嘻地走過來，擋在他和女孩子之間。

小馬抬起頭，瞪著他。

他也笑嘻嘻的看著小馬，眼睛裡也有了酒意，忽然道：「你不認得我？」

小馬搖搖頭。

這人道：「我姓郭，叫郭通。」

小馬道：「我不認得郭通。」

郭通道：「我也不認得你。」

小馬道：「你來幹什麼？」

郭通道：「來看你。」

小馬道：「看我？」

郭通笑道：「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盯著女人的男人，我特地來看看你，是不是得了花癡。」

他的同伴們都笑了，大笑。

丁喜卻在歎氣，這個人當然是來找麻煩的，可是他一定想不到，他找上的這麻煩有多大。

所以他還在笑，笑得很得意。

一個男人若能在漂亮的女人面前，侮辱了另一個男人，總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總會認為那女人也會覺得他很了不起，甚至會看上他。

也許就因為這原因，所以女人們才會覺得大多數男人都很愚蠢可笑。

郭通還在笑，還沒有笑夠，他的臉上已開了花。人也飛了出去。

飛出去三四丈，越過了那兩個女孩子，「砰」的一聲。跌在他自己桌子上，桌子上的一碗紅燒獅子頭正好壓在他屁股下。被他壓得稀爛粉碎。

他自己的臉卻已跟這碗紅燒獅子頭差不多。

沒有人看見他是怎麼樣飛起來的，也沒有人看見小馬出手。

小馬還是癡癡地坐在那裡。癡癡地看著那喝茶的女孩子。

郭通的同伴們愣了半天，才跳起來，有的捲袖子，有的拔刀。

「這小子敢打人，咱們先去把他一雙招子廢了再說。」

十六七個人大叫大罵，摔杯子，踢椅子，已準備衝過來。

沒有人阻攔他們。

小馬好像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別的人，紅杏花也不見了。

自從這兩個女孩子一進門，她就已人影不見。

丁喜歎了口氣，道：「你想不想打架？」

鄧定侯道：「不想。」

丁喜道：「我也不想。」

鄧定侯道：「只可惜看樣子我們已非打不可。」

「呼」的一聲響，那些人還沒有衝過來，已有三四個碗飛了過來。

丁喜還沒出手，突聽「叮、叮、叮」三聲響。三隻碗在半空中就已被打得粉碎。

破碗的碎片和三樣打破碗的暗器一落在地上，赫然竟是三枚發亮的銀梭。

「金槍銀梭徐三爺來了。」

一個瘦削長身、高顴鷹鼻、穿著很講究、氣派很大的中年人，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進來，顧盼之間，稜稜有威。

兩個勁裝急服的彪形大漢，扛著個很長很長的布袋，站在他身後。

布袋的份量很沉重。裡面裝的，顯然就是他的金槍。

本來已準備打一場混戰的江湖人，看見了他，居然全都安靜下些。

金槍徐成名多年，稱霸一方，憑掌中一桿金槍，囊中一袋銀梭，也曾會過不少高人，一向很少遇過敵手。

在這些江湖豪傑心目中，他一向是個很受尊敬的人物。

「徐三爺一來。這件事就好辦了。」

金槍徐沉著臉，冷冷道：「這件事是什麼事？你們是來看我打架？還是打架給我看的？」

一個精壯的小伙子大聲道：「我們並不想打架，可是我們也不能看著郭老大被人欺負。」

這少年叫曹虎，是郭通拜把子的老么，郭通挨了揍，最火的就是他。

金槍徐道：「你是不是想替你們的老大出氣？」

曹虎握緊拳頭，道：「這口氣非出不可。」

金槍徐道：「那麼你最好先去找坐在那裡的那個穿寶藍色衣服的人。」

曹虎道：「動手的並不是他。咱們為什麼要找他？」

金槍徐淡淡道：「因為你們既然想找死，就不如索性快點死，你們找上了他，我保證你們一定可以死得很快。」

曹虎動容道：「他是什麼人？」

金槍徐冷笑道：「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只不過是個保鏢，叫鄧定侯。」

曹虎的臉色變了。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神拳小諸葛」的名頭，他們當然也不會不知道。

近年來正是「開花五犬旗」風頭最勁，勢力最大的時候，若有人去惹了他們，簡直就像是在太歲頭上動土。

這些剛才還威風十足的江湖人，忽然間就變得像洩了氣的皮囊。

金槍徐連看也不再看他們一眼，走過去向鄧定侯抱了抱拳。

鄧定侯也站起來抱拳還禮，他一向是個很隨和的人，一點兒架子也沒有。

金槍徐道：「多年不見。鄧兄風采依舊，可賀可喜。」

鄧定侯道：「一別經年。想不到徐兄居然還記得我，只不過以後若有人想找死，徐兄最好莫再勸他們來找我。」

他微笑著，又道：「因為我可以保證，一個人若想死得快些，找我絕不如找我這兩位朋友。」

金槍徐道：「這兩位朋友是……」

丁喜道：「我姓丁，丁喜。」

金槍徐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幾眼，道：「討人喜歡的丁喜？」

丁喜笑道：「有時也叫做倒霉的丁喜。」

金槍徐道：「閣下既然是丁喜。這位想必就是憤怒的小馬了。」

他轉頭看著小馬，小馬卻沒有看他。

除了那個喝茶的女孩子外，他根本就沒有把別的人看在眼裡。

金槍徐的臉色沉了下來。

鄧定侯立刻搶著道：「聽說徐兄今日要在這裡約戰霸王槍。」

金槍徐道：「不是我約他，是他來找我的。」

鄧定侯皺眉道：「他會來找你？」

金槍徐冷笑道：「鄧兄也許會認為我根本不值得他出手，我自己也自知不敵，可是他既已找上我，我就萬無退縮之理。」

他臉上露出種奇怪的表情，接著道：「使槍的人，能死在霸王槍下，豈非也是人生一快！」

丁喜立即攏起拇指，道：「好，好漢子。」

金槍徐看著他，冷酷的眼睛裡已有了溫暖之意，緩緩道：「像我們這種在江湖中混的人，豈非本就該死在刀槍之下，以草蓆裹屍。」

丁喜微笑道：「我死後若能有條草蓆裹屍，已經很不錯了，要能做幾件大快人心的事，就算拋在陰溝餵狗，我也毫無怨言。」

他臉上雖然還帶著笑，可是一種說不出的憤怒和悲哀，卻是微笑也掩飾不了的。

那喝酒的女孩子居然回頭來瞟了他一眼，眼波居然也變得很溫柔。

金槍徐也挑起了大拇指，大聲道：「好，好漢子。」

丁喜道：「你既然來早了，為何不先坐下來喝兩杯。」

金槍徐道：「我來得並不早，我已遲到了半個時辰。因為……」

他臉上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慢慢的接著道：「因為我還有些後事要料理清楚，我來得乾淨，去得也要乾淨。」

一個人明知必死，卻還是要來應約，這種勇氣絕不是那些住在高樓上的人們所能瞭解的。

能活著固然好，死了也只不過脖子上多了個碗大的疤口而已。那又算得了什麼？

丁喜臉上也露出種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問道：「霸王槍呢？」

金槍徐道：「不知道。」丁喜道：「你和他有仇？」金槍徐道：「沒有。」

丁喜道：「你以前沒有見過他？」

金槍徐道：「素不相識。」

丁喜道：「但他卻找上了你。」

金槍徐淡淡道：「這也許只不過因為我用的也是槍。」

丁喜冷笑道：「除了他之外，難道別人都用不得槍？」

金槍徐淡淡道：「就算要用槍，也不該太出名。」

丁喜眼睛裡似已有了怒意，對人世間所有不公平的事，他都覺得很憤怒。

金槍徐又道：「我只不過在奇怪。既然是他約我的，他自己為什麼還不來？」

這句話剛說完，他身後就有個人冷冷道：「我早已來了。」

說話的聲音雖然很冷。卻又很嬌脆、很好聽。說話的竟是個女人。

金槍徐霍然轉身，就看見一雙令人心跳加快的眼睛，正在盯著他。

她手裡還拿著杯酒，一雙手柔若無骨。

就憑這麼樣一雙手，也能舉得起七十三斤七兩三錢的霸王槍？

金槍徐皺了皺眉，道：「這位姑娘莫非是在開玩笑？」

喝酒的女孩子板著臉，臉如秋霜。

她不是在開玩笑。

金槍徐看了看擺在桌上的大鐵槍，道：「難道你就是……」

喝酒的女孩子打斷了他的話，一字一字道：「我就是霸王槍！」

## 第四章 王大小姐

她就是霸王槍？

這桿槍長約一丈三尺餘。至少比她的人要高出一倍多。

這桿槍重七十三斤餘。也遠比她的人重。她真的就是霸王槍？

金槍徐不信，丁喜不信，鄧定侯也不信，無論誰都不會相信。

但是他們又不能不相信。

金槍徐試探著問：「姑娘貴姓？」

「姓王。」

「芳名？」

「王大小姐。」

金槍徐笑了笑，道：「這當然不是你的真名字。」

喝酒的女孩子板著臉道：「你用不著知道我的名字，你只要記住『霸王槍王大小姐』這七個字就行了。」金槍徐道：「這七個字倒很容易記得住。」

王大小姐道：「就算你現在還記不住，以後也一定會記住的。」金槍徐道：「哦？」

王大小姐冷冷道：「你身上多了個傷口後，就一定永遠也忘不了。」

金槍徐大笑，道：「你約戰比槍，莫非就要我記住這七個字？」

王大小姐道：「不但要你記住，也要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霸王槍並沒有絕後。」

金槍徐道：「王老爺子呢？」

王大小姐咬著嘴唇，臉色更蒼白，過了很久，才大聲道：「我爸爸已經死了，他老人家雖然沒有兒子，卻還有個女兒。」

她說話的聲音就像是吶喊。

也許這句話並不是說給屋子裡的人聽的，她吶喊，只是她生怕她遠在天上的父親聽不見。

女兒並不比兒子差。

這件事她一定要證明給她父親看。

「一槍擎天」王萬武真的死了？

像那麼樣一個比石頭還硬朗的人，怎麼會忽然就死了？

鄧定侯在心裡歎息，忍不住道：「令尊一向身體康健，怎麼會忽然仙去？」

王大小姐瞪眼道：「你管不著。」

鄧定侯勉強笑道：「在下鄧定侯，也可算是令尊的老朋友。」

王大小姐道：「我知道你認得他，但你卻不是他的朋友。他死的時候已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她美麗的眼睛裡，忽然湧出了淚光，心裡彷彿隱藏著無數不能對人訴說的委曲和悲傷。這是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她父親死得並不平靜？

丁喜忽然道：「王老爺子去世後，姑娘想必一定急著要揚名立威，所以才找上徐三爺的？」

王大小姐又咬了咬嘴唇，忍住眼淚，道：「我要找的不止他一個。」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道：「從這裡開始，往前面去，每個使槍的人我都要會一會。」

丁喜笑了笑道：「若是姑娘在這裡就已敗了呢？」

王大小姐連想都不想，立刻大聲道：「那麼我就死在這裡。」

丁喜淡淡道：「為了這一點兒虛名，大小姐就不惜用生命來拼，這也未免做得太過份了吧。」

王大小姐瞪起眼睛，怒道：「我高興這麼做。你管不著！」

她忽然扭轉身，抄起了桌上的霸王槍。

她的手指纖纖，柔若無骨。

可是這桿七十三斤重的霸王槍。竟被她一伸手就抄了起來。

她抄槍的動作不但乾淨利落。而且姿勢優美。

金槍徐脫口道：「好！」

王大小姐道：「走！」

她的腰輕輕一扭，一個箭步就竄了出去。

金槍徐看著她竄到外面的院子裡。忽然長長的歎了口氣。

丁喜道：「你看她的身手如何？」

金槍徐道：「很好。」

丁喜道：「你沒有把握勝她？」

金槍徐又歎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有點兒後悔。」

丁喜道：「後悔什麼？」

金槍徐淡淡道：「我本不該著急料理後事的。」

院子裡陽光燦爛。

他們走出去。別的人當然也全都跟著出去。屋子裡已只剩下四個人。

小馬還是癡癡地坐在那裡，癡癡地看著。

那喝茶的女孩子垂著頭，紅著臉，竟似也忘了這世上還有別人存在。

鄧定侯在門後拉著丁喜的手。道：「王老頭的脾氣雖壞，人卻不壞。」

丁喜道：「我知道。」

鄧定侯道：「不管怎麼說，他都是我的朋友，老朋友。」

丁喜道：「我知道。」

鄧定侯道：「所以……」

丁喜道：「所以你不能看著他的女兒死在這裡。」

鄧定侯點點頭，長歎道：「可惜這位王大小姐卻絕不是金槍徐的對手。」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我知道金槍徐的功夫，的確是經驗豐富。火候老到。」

丁喜道：「王大小姐好像也不弱。」

鄧定侯道：「可惜她太嫩。」

丁喜道：「難道你認為她敗了真的要會死？」

鄧定侯道：「我也很瞭解王老頭的脾氣，這位王大小姐看來也正跟她老子一模一樣。」

丁喜笑了笑道：「我明白了。」

鄧定侯道：「明白了什麼？」

丁喜道：「你是想助她一臂之力，金槍徐再強，當然還是比不上神拳小諸葛。」

鄧定侯苦笑道：「這是正大光明的比武較技，局外人怎麼能插手？何況，看來這位王大小姐的脾氣，一定是寧死也不願別人幫她忙的。」

丁喜道：「那麼你是想在暗中幫她的忙，在暗中給金槍徐吃點苦頭？」

鄧定侯歎道：「我也不能這麼做，因為……。」

丁喜道：「因為一個人有了你這樣的身份和地位，無論做什麼事都得特別謹慎小心，絕不能讓別人說閒話。」

鄧定侯道：「我的確有這意思，因為……」

丁喜又打斷了他的話，道：「因為我只不過是個小強盜，無論多卑鄙下流的事都可以做。」

鄧定侯道：「不管你怎麼說，只要你肯幫我這次忙，我一定也會幫你一次忙。」

丁喜看著他，臉上還是帶著那種獨特的、討人喜歡的微笑，緩緩道：「我只希望你能夠明白兩件事。」

鄧定侯道：「你說。」

丁喜微笑道：「第一，假如我要去做一件事，我從來也不想別人報答。第二，我雖然是個強盜，卻也有很多事不肯做的，就算砍下我腦袋來，我也絕不去做。」

他微笑著轉過身，大步走了出去，走入燦爛的陽光下。

鄧定侯愣在那裡，愣了很久。彷彿還在回味著丁喜剛才說的那些話。

他忽然發現他那些大英雄、大鏢客的朋友。實在有很多都比不上這小強盜。

現在屋子裡只剩下兩個人。

喝茶的女孩子抬起頭，四面看了看忽然站起來，很快的走到小馬面前，叫了聲：「小馬。」

她叫得那麼自然，就像在於千萬萬年前就已認得小馬這個人，就好像已將這兩字呼喚過千千萬萬次。

小馬也沒有覺得吃驚。

一位陌生的女孩子忽然走過來，叫他的名字，在他感覺中竟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這一瞬間。他們誰也沒有覺得對方是個陌生人。

喝茶的女孩子道：「我聽別人都叫你小馬，所以我也叫你小馬。」

小馬凝視著她，道：「我叫馬真，你呢？」

喝茶的女孩子道：「我叫杜若琳，以前我哥哥總叫我小琳，你也可以叫我小琳。」

她的膽子一向很小，一向很害羞。從來也不敢在男人面前抬起可是現在她居然也在凝視著小馬。情感本是件奇妙的事，世上本就有許多無法解釋的奇妙感情。這種感情本就是任何人都無法瞭解的。有時甚至連自己都不能。「小琳……小琳……小琳……」小馬輕輕地呼喚著，輕輕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纖弱的指尖在他強壯的手掌裡輕輕顫抖，可是她並沒有抽回她的手，

小馬的人就像是在夢中，聲音也很像是在夢中來的。

「我一直是個很孤獨的人，沒有認得你的時候，我只有一個朋友。」

「我本來也有一個朋友。」

「誰？」

「王盛蘭。」小琳道：「她不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姐妹，有時我甚至會把她當作我的母親，這些年來。若不是她照顧我，也許我已經……」

小馬沒有讓她說下去，輕輕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的確明白，沒有人能比他明白。

因為他和丁喜的感情。也正如她們一樣，幾乎完全一樣。

小琳道：「所以我想求你替我做一件事。」

小馬道：「你說。」

小琳道：「我要你替我去救她。」

小馬道：「救你的朋友？」

小琳點點頭，道：「別人都說她絕不是金槍徐的對手，可是她絕不能敗。」

小馬道：「你要我幫她擊敗金槍徐。」

小琳道：「不管你用什麼法子，我只希望你能為我做到這件事。」

她已握緊了小馬的手。

「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到的。」

現在他們已走出去。

這裡本是個充滿了歡樂的地方，現在卻忽然變得說不出的空洞寂寞。

人世間本就沒有永恆不變的事，更沒有永恆的歡樂。

紅杏花慢慢地從後面出來，用一雙洞悉人生的眼睛目送著他們走出去，歎息著喃喃自語：「我就知道你們只要一見面，就會互相糾纏，自尋煩惱的，我早就知道……。」

有些人就像是釘子和磁鐵，只要一遇見，就會粘在一起。

小馬和小琳是這樣子。

丁喜和王小姐呢？

紅杏花歎息著又道：「小馬這樣子已經夠糟了，可是丁喜以後只怕還要更糟，我實在不應該讓他們見面的，我早就知道……」

陽光燦爛。

發亮的長槍，在陽光下更亮得耀眼。

藍天白雲。遠山青翠。竹籬下開滿了鮮花，蜜蜂和蝴蝶在花叢中飛舞，甚至連風都在傳播著生命的種子。

這本是個生命孕育生命成長的季節，在這種季節裡，沒有人會想到死。

只可惜死亡還是無法避免的。

金槍徐慢慢地解開了套在金槍上的布袋，眼圈一直在盯著他的對手。他心裡還在想著「死」。

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瞭解「死」的意義，因為他已有無數次接近過死亡。──不是我死，就是你死。

這就是他對於「死」的原則。

這原則簡單而殘酷，其間絕沒有容人選擇的餘地。

在江湖中混了二十年之後，無論誰都會被訓練成一個殘酷而自私的人。

金槍徐也不例外，所以才活到現在。

可是現在他面對著這個對手，實在太年輕了，年輕得連他都不忍看著她死。

──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她不能敗。我又何嘗能敗？

他在心裡鬆了口氣，從布袋裡抽出了他的槍。

金槍！

金光燦爛，亮得耀眼。二十年來，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這耀眼的金光下。

槍的型式削銳，槍尖鋒利，槍桿修長，就算拿在手裡不動。同樣也能給人一種毒蛇般靈活兇狠的感覺。

丁喜遠遠地看著，脫口而讚：「好槍！」

鄧定侯同意：「的確是好槍。」

丁喜道：「霸王槍若是槍中的獅虎，這桿槍就可以算是槍中的毒蛇。」

鄧定侯道：「江湖中本來就有很多人，把這桿槍叫做蛇槍。」

丁喜道：「據說這桿槍本來就是用黃金混合精鐵鑄成的，不但比普通的鐵槍輕巧，而且槍身還可以隨意彎曲。」

鄧定侯道：「所以金槍徐用的槍法，也獨具一格，與眾不同。」

丁喜道：「我也聽說過，他用的槍法就叫蛇刺。」

鄧定侯道：「他們家傳的槍法，本來一百零八式，金槍徐又加了四十一式，才變成現在的蛇槍一百四十九式。」

丁喜道：「霸王槍呢？」

鄧定侯笑了笑。道：「霸王槍的招式，只有十三式。」

丁喜也笑了笑，道：「真正有效的招式，一招就已足夠。」

鄧定侯忽又歎了口氣，道：「只可惜你沒有看見當年王萬武施展他『霸王十三式』的威風，霸王槍在他手裡。才真正是霸王槍。」

丁喜再也沒有說什麼，因為這時決鬥已開始。

陽光下普照的庭院。彷彿忽然變得充滿了殺氣。

這兩桿槍都是經歷百戰、殺人無數的利器，它們本身就帶著一種殺氣。

金槍徐的人，也正像是他手裡的槍，削銳、鋒利、精悍。

他的眼睛始終在盯著他的對手，雙手合抱，斜握金槍。

這正是槍法中最恭敬有禮的起手式。他已表示出他對霸王槍的尊敬。

王大小姐卻只是隨隨便便的將大槍抱在身上，就憑這一點，也已不如金槍徐。

──高手相爭，尊敬自己的對手，就等於尊敬自己。

金槍徐嘴裡露出冷笑，卻還是禮貌極恭，沉聲道：「當年王老爺子在時。在下無緣求教，如今老成凋謝，槍在人亡。請受我一拜。」

他左腿後曲。真的行了一禮。

王小姐只不過點了點頭，淡淡道：「我是來找你麻煩的，你也不必對我太客氣。」

金槍徐沉下了臉，道：「我拜的是這桿槍，並不是你。」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最好記住，從今以後。霸王槍就是我，我就是霸王槍。」

金槍徐冷冷道：「在我眼中看來，王老爺子一去，霸王槍也已不在人間了。」

王大小姐怒道：「你看不見我手裡的槍？」

金槍徐道：「這桿槍在王大小姐手裡，已只不過是桿平平常常的大鐵槍。」

王大小姐用力咬住了嘴唇，顯然在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怒氣。

她也知道高手相爭時，若是心情激動，就隨時都可能造成致命的錯誤。

金槍徐盯著她，又道：「在下還未到這裡來時，已將所有的後事全都料理清楚。」

王大小姐道：「很好。」

金槍徐悠然道：「王大小姐，妳的後事，是不是也已交待好了？」

王大小姐一張臉已氣得通紅，大聲道：「我若死這裡，自然有人替我料理後事。」

金槍徐道：「誰？」

王大小姐道：「你管不著。」

她的手一掄，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長的大鐵槍，就飛舞而起，帶起了一陣凌厲的槍風，壓得竹籬的花草全都低下了頭。

金槍徐卻沒有低頭，身形一閃，已從鐵槍掄起的圓弧外滑了過去。

丁喜歎了口氣，道：「看來這位王大小姐的確太嫩，竟看不出徐三爺是故意激她的。」

鄧定侯卻笑了笑，道：「也許徐三爺這一著反而用錯了。」

丁喜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霸王槍走的是剛烈威猛一路，本是男子漢用的槍，王大小姐畢竟是個女子，總不免失之柔弱。」

丁喜同意。

鄧定侯道：「可是她怒氣一發作起來，情況就不同了。」

丁喜道：「哦？」

鄧定侯微笑道：「我可以保證，他們家傳的脾氣比他們家傳的槍法還要厲害得多。」

他們只說了七八句話，王大小姐的霸王槍已攻出三十招。

她的槍法雖然只有十三式，可是一施展起來，卻是運用巧妙，變化無方。

她的招式變化間雖不及蛇刺靈巧，可是那一種凌厲的槍風卻足以彌補招式變化間之不足。

無論誰都看不出這麼樣一個柔弱的女孩子，竟真的施展了如此剛烈威猛的槍法，竟真的能將這秤大鐵槍揮舞自如。

這種長槍大戈本來只適於兩軍對壘、衝鋒陷陣，若用與武林高手比武較技，就不免顯得太笨重。

可是她用的槍法，又彌補了這一點。無論槍尖、槍柄、槍身，都能致人的死命。而且槍風所及之處，別人根本無法近她的身。

她十三招攻出，金槍徐只還了六招。

丁喜皺眉道：「看樣子徐三爺只怕是想以逸待勞。先耗盡她的力氣再出手。」

鄧定侯又笑了笑，道：「徐三爺若真的這麼想。就又錯了。」

丁喜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霸王槍份量雖沉重，可是招式一施展開，槍的本身，就能帶動起一種力量，她借力使力，自己的力量用得並不多。」

這道理正如推車一樣。車子一開始往前走，本身就能帶起一股力量，推車的人反而像是被車子拉著往前走了。

鄧定侯道：「也因為這桿槍的份量太重，力量太大，要閃避就很不容易。所以採取守勢的一方，用的力氣反而比較多。」

他笑了笑。接著道：「以前有很多人都跟金槍徐有一樣的想法，想以逸待勞。所以才會敗在霸王槍下。這其間的巧妙，若不是老頭子偷偷地告訴我，我也不明白。」

丁喜道：「知道這其間巧妙的人，當然不會多。」

鄧定侯道：「除了百里長青和我之外，王老頭子好像並沒有對別人說過。」

丁喜道：「因為你們是他們的朋友？」

鄧定侯道：「他的朋友本來就不多。」

丁喜道：「他是你的朋友。我卻不是，你為什麼要將這秘密告訴我？」

鄧定侯笑了笑，道：「因為我喜歡告訴你。」

丁喜也笑了，這解釋並不能算很合理，可是對江湖男兒們說來，這理由已足夠。

現在王大小姐已攻出七十招，非但已無法遏止，再想近身都已很不容易。只要對方的槍桿一橫，他就被擋了出去。

徐三爺忽然發覺這桿槍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槍鋒，這桿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長的槍，每一分、每一寸都同樣可怕。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已落在下風。

只有一個人看不出。

突聽一聲大喝，竟有個人赤手空拳，衝入他們的槍陣。

這個人竟是小馬。

他真的醉了。

不管他醉的是人，還是酒？他的確已真醉了。否則又怎能會看不出這兩桿槍之間，槍風所及處，就是殺人的地獄。

看來他不但是「憤怒的小馬」，簡直是個「不要命的小馬」。

居然還舉手大呼：「住手，你們全都給我住手！」

丁喜的心已沉了下去。

他知道王大小姐是絕不會住手的，也不能住手，因為霸王槍本身所起的力量，已絕非她所能控制。

在這種力量的壓迫下。金槍徐想必也一定會使出全力。

一個人若已將全力使出，一招擊出後，也很難收回來。

就在這時，兩桿槍已全部刺在小馬身上。

他的人就像是彈丸般忽然彈起，鮮血雨霧般從他身上濺出。

兩桿槍居然還沒有停。

他們實在已無法停下來，已無法住手。無論誰的槍先停下來。對方都可能給他致命的一擊。

誰也不敢冒這個險。

「這個人瘋了。」

「他為什麼要自己去送死？」

大家驚呼著。眼睜睜地看著小馬身子飛起，眼睜睜地等著他落下來。

每個人都看得出，等到這個人再落入槍陣中。就一定已是個死人。

就在這一瞬間，竹籬下的花叢前，忽然有一條長繩飛來，套住了小馬的腰。

長繩一抖。小馬的人就跟著它一起飛了回去。

他並沒有跌入那殺人的槍陣。

他跌入丁喜的懷抱裡。

鮮血還在不停地流，小馬整個人都已因痛苦而痙攣扭曲。

可是他眼睛裡並沒有痛苦，反而像充滿了愉快和滿足。丁喜在跺腳！

「你怎麼會做出這種蠢事來的？」

小馬沒有回答。

他的人雖然在丁喜懷裡。他的眼睛卻始終在看著另一個人。「小琳……小琳……小琳……。」

他雖然已痛苦得連聲音都發不出，可是他心裡卻還是在呼喝，不停地呼喝。

小琳在流淚，也不知是悲哀的眼淚，還是感激的眼淚？

丁喜終於看見了她：「你是為了她？是她要你這麼樣做的？」

小馬點點頭。又搖搖頭。

這當然是他自己願意做的，他不願做的事沒有人能勉強他。

這女孩子竟有這麼大的力量，能讓他心甘情願的做出這種蠢事？

現在他的酒意已隨著冷汗和鮮血而流出。清醒使得他的痛苦更劇烈，更難以忍受。

他若是能暈過去，也可以少受些痛苦──暈厥本就是人類自衛的本能之一。

但是他卻在努力掙扎著，不讓自己的眼睛閉起。

因為他要看著她。

小琳也在看著他，看到他的痛苦和柔情，也終於忍不住衝了過去，在幾十雙眼睛的注視下衝了過來，撲在他身上。

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這麼大的勇氣，會做出這種事。

在這一瞬間，她幾乎已不顧一切。

丁喜放下他，放在花圃旁的綠草地上，讓他們擁抱在一起。

她的眼淚落在他腦上，這一滴滴淚水中，竟彷彿有種神奇的魔力。

他的痛苦竟已減輕，忽然道：「你是不是也覺得我這件事做得蠢？」

小琳點點頭。又搖搖頭。

小馬勉強笑了笑，道：「可是我只有這麼樣做，因為我想不出別的法子。」

小琳道：「我知道，我……」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因為她已泣不成聲。

小馬道：「你為什麼還在哭？難道他們還沒有住手？」

小馬又問道：「你的朋友沒有死？」

小琳道：「沒有。」

小馬道：「你要我為你做的事，我是不是已替你做到了？」

小琳道：「是……是的。」

小馬長長吐出口氣，居然真的笑了，微笑道：「那麼你最好告訴我們的朋友，我這件事做的並不太蠢。」

他微笑著閉上了眼睛。

他終於暈了過去。

這年青人有的痛苦和安慰，丁喜幾乎都能同樣感覺得到。

他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兄弟，也是他的父親。

風依舊在吹，陽光依舊燦爛，兩桿槍依舊在飛舞刺擊。

丁喜慢慢地轉過身。慢慢地向著他們那殺人的槍陣走了過去。

鄧定侯失聲道：「你想幹什麼？」丁喜笑了笑，腳步沒有停。鄧定侯道：「難道你也想去做他一樣的蠢事？」丁喜又笑了笑。

沒有人能瞭解他和小馬的感情，甚至連鄧定侯也不能。他的人忽然飛起，也像小馬剛才一樣，投入他們的槍陣。

他竟似也忘了，這兩桿槍之間，槍風所及處，就是殺人的地獄！

## 第五章 奇變

槍鋒帶起的勁風，冷得刺骨。

有誰人知道極冷和極熱的感受，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丁喜知道。

他衝入了這個的槍陣，就像投入了洪爐。鄧定侯的心沉了下去。丁喜絕不能死。

他一定要帶他去找出那六封信和六個死人，一定要找出那叛徒的秘密。

可是鄧定侯也知道，王大小姐和金槍徐是絕不會住手的。

他只有眼睜睜地看著丁喜投入洪爐，再眼睜睜地等著他被槍尖拋起。

只聽一聲輕叱，一聲低呼，一樣東西飛了起來。

飛起來的竟不是丁喜，而是徐三爺的金槍！

高手相爭，掌中的兵器死也不能離手，徐三爺的金槍是怎麼會脫手的？

他自己甚至都不太清楚。

在金槍徐脫手的前一剎那間，他只看見有個人衝入了他和王大小姐兩桿槍的槍鋒之間，兩桿槍都往這個人身上刺了過去。

他想住手已不及。

可是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這個人突然一扭身，已往他槍鋒下竄過。一隻手托住槍的時候，一隻手在他腰上輕輕一撞。

他的人立刻被撞出七八步，手裡的金槍也脫手飛起。

他只有看著，因為他的半邊身子已發麻，連一點力氣都使不出。

近二十年來，他身經大小百戰：幾乎從來也沒有敗過。

他做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在出手一招間就奪走他手裡的金槍，更想不到這個人居然就是那個年紀輕輕的丁喜。

丁喜金槍在手。霎眼間已攻出三招。迅速、毒辣、準確。

金槍徐臉色變得更蒼白。

他已看出丁喜用的招式，居然就是他的獨門槍法「蛇刺」。

就在片刻前。他還用過同樣的招式去對付霸王槍。

事實上，他已將蛇刺中最犀利毒辣的招式全都使出，可是招式一出手，立刻就被封死，根本無法發揮出應有的威力。

丁喜現在只使出了三招。

三招之後，他就已攻到了霸王槍的核心，突然槍尖斜挑，輕叱一聲：「起！」

只聽「呼」的一聲響，七十三斤重的霸王槍竟被他輕輕一挑就挑了起來，夾帶著風聲飛出。

王大小姐已踉蹌後退了七八步。

丁喜凌空翻身，一隻手接住了霸王槍。一隻手拋出了金槍，拋給徐三爺。

金槍徐只有用手接住。

等他接住了他的槍，才發現身子不麻了，力氣也已恢復了。

丁喜正看著他微笑。

金槍徐咬了咬牙，手腕一抖，也在霎眼間攻出了三招。

這三招正是丁喜剛才用來對付霸王槍的三招──「毒蛇出穴」「盤蛇吐信」、「蛇尾槍」，正是蛇刺中的三招殺手。

在這桿金槍上，他至少已有三十年的苦功，他自信這三招用得絕不比丁喜差。

丁喜既然能在三招間就搶入霸王槍的空門，他為什麼不能？但他卻偏偏就是不能。

三招出手，他立刻就發現自己整個人都已被一種奇異的力氣壓住。

他的槍若是毒蛇，丁喜手裡的槍就是塊千斤巨石。

這塊巨石一下子就壓住了毒蛇的七寸。

只聽丁喜輕叱一聲：

「起！」

金槍徐只覺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壓下來，整個人都已被壓住。手裡的槍卻彈了出去。

就在這片刻間，他的金槍已脫手兩次。

金光燦爛，金槍飛虹般落下，「奪」的一聲，插在徐三爺身旁的地上，

徐三爺沒有動，沒有開口，

霸王槍也已插在王大小姐身旁，槍桿還在不停的顫動。琴弦般「嗡嗡」的響。

王大小姐也沒有動。沒有開口，蒼白的臉已漲得通紅，嫣紅的嘴唇卻已發白。

丁喜看著她笑了笑，又看看徐三爺笑了笑。

他只不過笑了笑，並沒有說出什麼尖刻的話。

「像兩位這樣的槍法，還爭什麼風頭？逞什麼強？」

這句話他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出來──他用金槍徐的蛇刺擊敗了霸王槍，又用王大小姐的霸王槍擊敗了金槍徐。這是事實。

事實是人人都能看得見的，又何必再說出來？

所以他只不過笑了笑，笑得還是那麼溫柔，還是那麼討人歡喜。

可是在王大小姐眼裡看來，他笑得卻比毒蛇還毒，比針還尖銳。

她明朗光亮的眼睛裡又有了淚光，忽然頓了頓腳。抄起了霸王槍，拖著槍衝過去。一把拉住了杜若琳：「我們走！」杜若琳只有走。

她不想走，又不敢不走，走了幾步，又忍不住回過頭。等她再回過頭時，眼淚已流下面頰。金槍徐卻還是癡癡地站在那裡。金槍徐呆呆地看著面前的金槍。

這桿槍本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榮耀。但現在卻已變成了他的羞辱。

他臉上完全沒有表情，心裡是什麼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痛苦和悲傷，就像是妻子的乳房一樣，不是讓別人看的。

──痛苦越大，越應該好好地收藏。

──乳房豈非也一樣？金槍徐忽然笑了，微笑著，抬起頭，面對丁喜，道：「謝謝你。」

丁喜道：「謝謝我？為什麼謝謝我？」金槍徐道：「因為你替我解決了個難題。」

丁喜道：「什麼難題？」

金槍徐望著青翠的遠山，目光忽又覺得十分溫柔，緩緩道：「我已在那邊的青山下買了幾畝田，蓋了幾間屋，屋後有修竹幾百竿，堂前有梅花幾十株，青竹間紅梅，還有幾條小小的清泉。」

金槍徐道：「我早已打算在洗手退隱後，到那裡去過幾年清閒安靜的日子。」

丁喜道：「好主意。」

鄧定侯道：「好地方。」

金槍徐歎了口氣，道：「怎奈浮名累人，害得我一點兒都下不定決心，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放下這個重擔子。」

丁喜也歎了口氣，道：「浮名累人，世人又有幾人能放得下這副擔子？」

金槍徐道：「幸好我遇見了你，因為你，我才下了決心。」

丁喜道：「決心放下這擔子？」

金槍徐點點頭。

丁喜道：「決定什麼時候放下來？」

金槍徐道：「現在。」

他又笑了笑，笑得很輕鬆，很愉快，因為他的確已將浮名的重擔放了下來。

他已不再有跟別人逞強爭勝的雄心，已不願再為一點兒浮名閒氣出來與別人拚死拼活。

能解開這個結並不容易，他的確應該覺得很輕鬆，很愉快。

可是他心裡是不是真的能完全放得開？是不是還會覺得有些惆悵，有些辛酸？

這當然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有空時，不妨到那邊的青山下去找我。」

「我記得，你的屋後有修竹。堂前有梅花。」

「我屋裡還有酒。」

「好，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去。」

「好。只要我不死，我一定等你來。」

金槍徐也鎮定了，顯得很灑脫。

一個人只要敗得漂亮，走得灑脫，那敗又何妨，走又何妨？

紅日未墜，金槍徐的人影卻已遠了。

鄧定侯忽然歎了口氣，道：「看來這人果然是條好漢。」

丁喜道：「他本來就是。」

鄧定侯道：「你看人好像很有眼力。」

丁喜道：「我本來就有。」

鄧定侯道：「你也很會解決一些別人解不開的難題。」

丁喜道：「我也替你解開這個難題？」

鄧定侯道：「我就不知要怎麼樣才能讓徐三爺和王大小姐住手，你卻有法子。」

丁喜道：「我的法子一向很有效。」

鄧定侯歎道：「不管你的法子是對是錯。是好是壞，的確都很有效。」

丁喜道：「所以別人都叫我聰明的丁喜。」鄧定侯笑了。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我還有個最大的好處？」

鄧定侯道：「不知道。」

丁喜道：「我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夠朋友。」

鄧定侯道：「不夠朋友？」

丁喜道：「我唯一的一個朋友現在正躺在地上，我卻讓刺傷他的人揚長而去，而且還跟你站在這裡胡說八道。」

現在小馬已躺在床上。紅杏花的床上。

胖的人都喜歡睡硬床。年輕人都喜歡睡硬床，紅杏花既不胖，也不再年輕。

她的床很軟，又軟又大。

紅杏花歎息著道：「一直要等到七十歲以後。我才能習慣一個人睡覺。」

鄧定侯忍不住接道：「你今年已有七十？」

紅杏花瞪眼道：「誰說我已經有七十？今年我才六十七！」

鄧定侯想笑，卻沒有笑，因為他看見小馬已睜開了眼睛。

小馬睜開眼睛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小琳呢？」

「小琳？」

「小琳就是你剛才見過的那個女孩子。」

丁喜看著他。臉上已有冷容，甚至連一點笑意都沒有。

小馬道：「她是個很好很好的女孩子。」丁喜不說話。

小馬道：「她很乖，很老實。」丁喜不說話。

小馬道：「我看得出她對我很好。」

丁喜淡淡地道：「可是你為她受了傷，她卻早已走了。」

小馬咬著牙，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她一定有理由走的。」

丁喜道：「她也有理由留下來。」

小馬道：「你……你是不是不喜歡她？」

丁喜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一件事。」

小馬聽著。

丁喜道：「不管怎麼樣，她總是走了，以後你很可能永遠再也見不到她，所以……。」

小馬道：「所以怎麼樣？」

丁喜道：「所以你最好趕快忘了她。」

小馬又咬著牙沉默了很久，忽然用力一拳捶在床上，大聲道：「忘記她就忘記她，這種事也沒他媽的什麼了不起。」

丁喜笑了。微笑道：「我正在奇怪，你怎麼已經有許久沒有說『他媽的』，我還以為你這小王八蛋變了性。」

小馬也笑了，掙扎著要坐起來。

丁喜道：「你想幹什麼？」

丁喜道：「你能跟我走？」

小馬道：「只要我還剩下一口氣。無論你這老烏龜要到哪裡去，我爬也要爬著跟去。」

丁喜大笑道：「好，走就走。」

紅杏花笑瞇瞇地看著他們。

紅杏花道：「你們兩個小烏龜真他媽的不愧是好朋友，真他媽的夠義氣……。」

一句沒說完，忽然就跳起來，一個耳光摑在丁喜的臉上。丁喜被打得愣住。

紅杏花跳起來大罵道：「可是你為什麼不先看著他受傷有多重，難道你真想看著他這條腿殘廢，真是像烏龜一樣跟在你後面爬？」

鄧定侯只有苦笑。

紅香花指著他的鼻子。狠狠道：「你要滾，就趕快滾。滾得越遠越好，可是這小王八蛋卻得乖乖的給我躺在床上養傷，不管誰想帶他走，我都先打斷他的兩條腿。」丁喜道：「可是我……。」

紅杏花瞪眼道：「你怎麼樣？你滾不滾？」

她的手又揚起來，丁喜這次卻已學乖了，早就溜得遠遠的，陪笑道：「我滾，我馬上就滾。」

小馬忍不住叫了起來：「你真的不帶我走？」

這句話沒說完，他的臉也挨了一耳光。

紅杏花瞪眼道：「你鬼叫什麼？是不是想要我用針縫起你的嘴。」

小馬苦著臉道：「我不想。」

紅杏花道：「那麼就趕快乖乖的給我躺下去。」

小馬居然真的躺了下去。

在紅杏花面前，這個「憤怒的小馬」，竟好像變成了「聽話的小山羊」。

「你還不滾？真想要我打斷你的腿。」紅杏花又抓起把掃帚，去打丁喜。

丁喜趕緊往外溜。直溜到院子外面，坐上了等在外面的馬車。才鬆了口氣。苦笑道：「這老太婆真兇。」

鄧定侯當然也跟著溜了出來，也在歎著氣，道：「實在兇得要命。」

丁喜道：「你見過這麼兇的老太婆沒有？」鄧定侯道：「沒有。」

丁喜歎道：「我也沒有見過第二個。」

鄧定侯道：「你真的怕她？」

丁喜道：「假的。」

鄧定侯不禁大笑，道：「看來，她也不像是你的真祖母。」

丁喜道：「她不是。」

鄧定侯道：「是你……」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道：「可是我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她給我飯吃，我沒有衣服穿的時候，只有她給我衣服穿，有時候我挨了揍。受了傷，只要我想起她。心裡就不會太難受。」

鄧定侯道：「因為你知道只要到這裡來，她就一定會照顧你。」

丁喜點點頭，微笑道：「只可惜她年紀稍大了幾歲。否則我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鄧定侯盯著他看了半天，忽然問道：「你真的沒有想到過要娶個老婆？」

丁喜笑道：「你是不是想替我作媒？」

鄧定侯道：「我倒真有個很合適的人，配你倒真是一對。」

丁喜道：「誰？」

鄧定侯道：「王大小姐。」

丁喜忽然不笑了。板著臉道：「你若喜歡她，為什麼不自己娶她做老婆？」

鄧定侯笑道：「我倒也不是沒有想過，只可惜我年紀也大了幾歲，家裡又已經有了一個母老虎。」

丁喜板著臉冷笑道：「有趣有趣，你這人怎麼變得越來越他媽的有趣了。」

鄧定侯道：「因為……。」

他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忽然間「轟隆隆」一聲響，這輛大車連人帶馬都跌進了一個坑裡。

丁喜反而笑了。

鄧定侯居然也還是動也不動地坐著，而且完全不動聲色。

丁喜笑道：「這種落馬坑本是我的拿手本領之一，想不到別人居然也會用來對付我。」

鄧定侯道：「你怎麼知道人家要對付的是你。」

丁喜又笑了笑，道：「我知道，這就叫做報應。」

這時外面已有人在用刀敲著車頂，大聲道：「裡面的人快出來。我們大老闆有話要對你們說。」

丁喜看了看鄧定侯，道：「你知不知道這附近有什麼大老闆？」

鄧定侯道：「這裡距離亂石崗很近，已經是你們的地盤，你應該比我清楚。」

丁喜道：「現在就在這附近的，唯一的一個大老闆，好像就是你。」

外面的人又在催，車頂幾乎已經快被打破。

丁喜道：「你出不出去？」

鄧定侯道：「不出去行不行？」

丁喜道：「不行。」

鄧定侯不禁苦笑道：「我看也不行。」

丁喜推開車門，道：「請。」

鄧定侯道：「你先請，你總是我的客人。」

丁喜道：「可是你的年紀比我大，我一向都很尊敬長者。」

鄧定侯道：「你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客氣的？」

丁喜笑道：「我剛才聽見外面有弓弦聲的時候，就已決心要對你客氣些。」

鄧定侯大笑。

他當然也聽見了外面的弓弦聲。

人已埋伏，強弓四佈。只要一走出這馬車，就可以被亂箭射成個刺蝟。

但是他們卻還是笑得很開心。

鄧定侯道：「我出去之後若是中了別人的亂箭，你怎麼辦？」

丁喜道：「那時我就會像縮頭烏龜一樣，縮在車子裡。就算他們叫我祖宗。我也不出去。」

鄧定侯大笑道：「好主意。」

丁喜道：「莫忘記我是聰明的丁喜，想出來的當然都是好主意。」

鄧定侯大笑著走出去，在外面站了很久，居然還沒有變成刺蝟。

一個人高高地站在他對面，從車子裡看出去，只看得見這人的一雙腳。

一雙很纖巧，很秀氣的腳，卻穿著的白布褲和白麻鞋。這是雙女人的腳。

男人當然絕不會有女人的腳，這位大老闆難道竟是個女人？

丁喜在車子裡大聲地問道：「外面怎麼樣？」鄧定侯道：「外面的天氣很好，既不太冷，也不太熱。」

丁喜道：「那麼，我就不能出去了。」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我受不了這麼好的天氣，一出去就只會發瘋。」

鄧定侯道：「現在天氣好像快變了，好像還要下雨呢！」

丁喜道：「那麼我更不能出去了。」

鄧定侯道：「你怕淋雨？」

丁喜道：「怕得要命。」

鄧定侯道：「不過，現在雨還沒有下。」

丁喜道：「你難道要我站在外面等著淋雨？」

鄧定侯歎了口氣，看著站在落馬坑上面的大老闆，苦笑道：「這小子好像已拿定主意，是絕對不肯出來的了。」

大老闆冷笑道：「不出來也得出來。」

鄧定侯道：「你有法子對付他？」

大老闆道：「他再不出來，我就用火燒。」

鄧定侯又歎了聲道：「我就知道。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對付丁喜，這個人一定就是王大小姐。」

這位大老闆居然就是王大小姐。

四條大漢站在她身後，扛著她的霸王槍，八條大漢張弓搭箭，已將這地方包圍住。

杜若琳卻遠遠地坐在一棵樹下，用一把大梳子在慢慢地梳著頭髮。

王大小姐冷冷道：「這些兄弟都是我鏢局裡的老伙計，我要他們放火，他們馬上就會放火！我要他們殺人，他們也馬上就會殺人。」

鄧定侯道：「我看得出。」

王大小姐道：「那麼你就應趕緊叫那姓丁的快些滾出來。」

鄧定侯道：「出來之後怎麼樣。」

王大小姐道：「只要他肯老老實實的回答我一句話。我絕不會難為他。」

鄧定侯道：「好，我先進去跟他商量商量。」

他剛想走進去，突然「轟」的一響，車頂已被撞開個大洞。

一個人從裡面直竄了出來，身法又快又猛，看樣子至少還可以竄起三丈。

可是他最多只竄起了三尺。

落馬坑上。還蓋著面又粗又大的漁網。

鄧定侯歎息著，苦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一遇見王大小姐，就會自投羅網。」

丁喜板著臉，坐在車頂，冷冷道：「有趣有趣。你這人真他媽的有趣極了。」

平時他遇見這種事。還是會笑的，現在他卻沒有笑。

也不知道為了什麼，一看見王大小姐，他就好像再也笑不出。

王大小姐也沒有笑，板著臉道：「這上面雖然只有八張弓，可是你只要動一動，在轉瞬間他們就能射出五十六根箭。」丁喜沒有動。

他看得出這些大漢都是極好的弓箭手。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為什麼不動？」

丁喜道：「因為我正在等。」

王大小姐道：「等什麼？」

丁喜道：「等著聽你要問我的那句話。」

王大小姐咬了咬嘴唇──她一開始緊張，就會咬著嘴唇。

她究竟要問丁喜什麼事？為什麼會變得如此緊張？鄧定侯想不通。

王大小姐終於冷冷道：「你雖然有很多事都做得很混帳，我看在鄧定侯面上，也懶得跟你計較了，只不過有兩件事我卻非問清楚不可。」

丁喜道：「你問吧！」

王大小姐臉色忽然變得發青，兩隻手都已握緊。又用力咬了咬嘴唇，才一字一字問道：「五月十三日那天。你在哪裡？」

丁喜道：「今年的五月十三？」

王大小姐道：「不錯，就是今年的五月十三。」

丁喜道：「你費了這麼多功夫，挖了這麼大一個坑，為的就是要問我這句話？」

王大小姐問道：「不錯，我就是要問這句話，所以你最好老老實實的回答我。」

她看來不但很緊張。而且很激動，連說話的聲音都在發抖。

五月十三那天，丁喜在哪裡，跟她又有什麼關係？

她為什麼如此緊張？

鄧定侯更想不通。

丁喜也想不通，忽然歎了口氣，道：「幸好你問的是五月十三日。總算我運氣看來還不錯。」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你若問我別的日子，我早就忘了自己是在哪裡了。」

王大小姐道：「可是五月十三那天的事情，你卻記得。」

丁喜點點頭。道：「因為那天我做了件很愉快的事。」

王大小姐道：「什麼事？」

她一雙手握得更緊，全身都好像在發抖。

丁喜卻忽又轉過頭，去問鄧定侯：「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曾經做了什麼事？」

鄧定侯苦笑道：「我知道，我當然知道。」

王大小姐大聲道：「那天他究竟做了什麼事？」

鄧定侯道：「他曾經劫了我們的鏢。」

王大小姐道：「知否是在哪裡下的手？」

鄧定侯道：「太原附近。」

王大小姐道：「你沒有記錯？」

鄧定侯道：「別的事我都可能會記錯，這件事絕不會。」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我至少有十三萬五千個理由。」

王大小姐不懂。

鄧定侯苦笑道：「為了這件事。我已賠出了十三萬五千兩銀子。每一兩銀子都可以讓我記住這件事。」

王大小姐不說話了，看她臉上的表情，好像覺得鬆了口氣，又好像覺得很失望。

丁喜道：「現在你還有沒有別的事要問？」

王大小姐道：「當然還有。」

丁喜道：「還有？」

王大小姐冷冷道：「我問你。我跟姓徐的比槍，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憑什麼要來多事？」

丁喜道：「你自己好像剛說道，這些事你都已不再計較了的。」

王大小姐道：「現在我又要計較了。」

丁喜道：「小馬本來是想幫你忙的。」

王大小姐道：「幫我的忙？」

丁喜道：「他怕你敗了後真的會死。」

王大小姐怒道：「難道他看不出二十招內我就能把金槍徐擊倒？」

丁喜道：「他看不出。」

王大小姐道：「難道他是個瞎子？」

丁喜道：「他眼睛若能看得很清楚。又怎麼會認為這位杜大小姐又乖又老實。而且對他很好？」

王大小姐道：「無論她是個什麼樣的女孩子，你都管不著。」

丁喜道：「我也不想管。」

王大小姐道：「那姓馬的最好也走遠些，永遠莫要讓我們直接看見了他。」

丁喜道：「我會去告訴他的。」

王大小姐道：「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會讓小琳下嫁給他的。」

丁喜道：「多謝多謝。」

王大小姐咬著嘴唇，狠狠地瞪著他，道：「我的話已經說完了，現在你已經可以跪下來。」

丁喜道：「跪下來？」

王大小姐道：「不但要跪下來，而且還得恭恭敬敬地跟我叩三個頭。」

丁喜道：「我為什麼要跪下來叩頭？」

王大小姐道：「因為我說的。」

丁喜道：「因為你手下的弟兄會發連珠箭？」

王大小姐道：「一點也不錯。」

丁喜笑了。

他的笑有很多種，現在這種無疑是最不討人歡喜的一種。

王大小姐瞪眼道：「你瞧不起我們的連珠箭？」

丁喜淡淡道：「你們的連珠箭究竟是長是短，是圓是尖？我還沒有見識過。」

王大小姐怒道：「你想見識見識？」

丁喜道：「很想。」

王大小姐冷笑道：「我本來並不想你這麼短命的，你死了可不能怨我。」

丁喜又笑了笑，道：「你放心，我是死不了的。」

他忽然站了起來，拉住了上面的漁網，兩隻手輕輕一扯。

這面連鯊魚都掙不破的漁網，被他輕輕一扯，居然就被扯破個大洞。

王大小姐臉色變了，輕叱道：「不能讓他走，留下來！」

叱吒出口，弓弦已響，八柄強弓，七箭連珠，尖銳的飛聲破空，亂箭已飛蝗般射了過來。

丁喜的兩隻手，就像是兩隻專門吃蝗蟲的麻雀。一枝箭飛來，他接過一枝，十枝箭飛來，他接十枝，霎眼間就已將五十六枝連珠箭全部都接在手裡。

然後這五十六枝箭，又像是一條線似的，從他手裡飛了出去，釘入了杜若琳身旁的大樹。

丁喜忽然大喝一聲：「斷！」

釘在樹上的五十六枝箭，立刻一寸寸斷成了無數截，只留下一截發亮的箭柄。釘入了樹木。

丁喜拍了拍手，微笑道：「看來這連珠箭只怕連豬都射不死。」

王大小姐臉色鐵青，嘴唇發抖，哪裡還說得出話來。

丁喜欣然道：「我留在這裡，只不過為了想聽聽她有什麼事要問我而已，像這樣的連珠箭就算有個千兒八百枝，我還是要來就來，說走就走。」

王大小姐咬著嘴唇，恨恨道：「你好，很好。」

丁喜道：「現在你還要不要我跪下去叩頭？」

王大小姐道：「現在你想怎麼樣？」

丁喜道：「你認不認得字？」

王大小姐盯著他，好像恨不得在他腦袋上釘出兩個大洞來。

丁喜道：「你若認得字的話，為什麼不回頭去仔細看看。」

王大小姐回過頭，才發現那五十六枝發亮的箭柄，竟排成了兩個字：「再見。」

這是什麼樣的手法？什麼樣的勁力？

王大小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過去的頭似已轉不回來。

她實在已沒法子再回頭面對丁喜。

丁喜道：「這兩個字你認不認得？」

王大小姐跺了跺腳，扭頭就走。

丁喜冷冷道：「我說是說再見，其實最好是永遠不要見了。」

王大小姐用力咬著嘴唇，忽然跳上了一匹馬，打馬飛奔。只聽她的聲音遠遠傳來：「誰想再見你，誰就是王八蛋！」

## 第六章 六封信的秘密

夕陽滿天。

丁喜和鄧定侯在夕陽下往前走。汗水已經濕透了衣服。

現在他們的車已破了，馬已跛了。連趕車的都已被鄧定侯趕走。

所以他們現在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兩條腿。

大路上居然連一輛空車都沒有。

鄧定侯歎息著，喃喃道：「夕陽好，尤其是夏日的夕陽，我一向最欣賞。」

丁喜道：「可是你現在已知道，就算在最美的夕陽下要用自己的兩條腿趕路，滋味也不好受。」

鄧定侯擦了擦汗，苦笑道：「實在不好受。」

丁喜凝視著遠方，眼睛裡帶著深思之色。緩緩道：「你若肯常常用自己的兩條腿四處去走走，一定還會發現很多你以前想不到的事。」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本該帶你到亂石崗看看。」

鄧定侯道：「亂石崗？」

丁喜道：「那裡有幾十個婦人童子，天天在烈日下流汗流淚，卻連飯都吃不飽。」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冷冷道：「你應該知道為了什麼。」

鄧定侯道：「你說的是沙家兄弟的孤兒寡婦？」

丁喜道：「就因為他們想劫五犬旗保的鏢，所以死了也是白死，就因為那些孤兒寡婦們是沙家的人，所以挨餓受罪都是活該，江湖中既不會有人同情他們，也不會有人為他們出來說一句話。」

鄧定侯終於明白，苦笑道：「你出手劫我們的鏢，就是為了要救濟他們？」

丁喜冷笑道：「他們難道不是人？」

鄧定侯道：「你難道不能用別的法子。」

丁喜道：「你要我用什麼法子？難道要那些七八歲的孩子做保鏢？難道要那些年輕的寡婦跑到妓院裡去接客？」鄧定侯不說話了。

丁喜也不開口了。兩個人慢慢的往前走，顯得都有很多心事。

他們做的事，都是他們自己認為應該去做的，可是現在卻連他們自己也分不清是誰對？誰錯？

──也許「對」與「錯」之間，本就很難分出一個絕對的界限來。

夕陽已淡了，蹄聲驟響。三騎快馬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

馬上人意氣飛揚。根本就沒有將這兩個滿身臭汗的趕路人看在眼裡。

鄧定侯卻看見了他們，忽然笑了笑，道：「你知道這三個人是誰？」丁喜搖搖頭。

鄧定侯道：「他們全都是歸東景鏢局裡的第三流鏢師，平時看見了我，在二丈以外就會彎腰的。」

丁喜也笑了笑，道：「只可惜你現在是倒霉的時候。」

一個人既有得意的時候，就一定也有倒霉的時候。無論什麼人都一樣。

鄧定侯微笑道：「所以我一點也不生氣。」

健馬馳過，塵土飛揚，一張紙飄飄地落了下來，落在他們面前。

丁喜已走過去，忽然又回身撿了起來，眼睛裡忽然發了光。

鄧定侯道：「這是從他們身上掉下來的？」

丁喜道：「嗯。」鄧定侯道：「我看看。」

他只看了一眼，臉上也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因為他一眼就看見了八個令他觸目的字：「雙槍客決鬥霸王槍」。他接著看下去：

「日月雙槍」：岳麟。

日槍重二十一斤，長四尺五寸，月槍重十七斤半，長三尺九寸，

「霸王槍」：王大小姐。

長一丈三尺七寸重七十三斤，

決戰時刻：七月初五，午時。地點：東陽城，熊家大院，

公正人：

熊九太爺，旁證：「活陳平」陳准，「立地分金」趙大秤，

戰後講評：「小蘇秦」蘇小波。巡場：「大力金剛」王虎，「小仙靈」萬通。歡迎觀戰，保證精彩，「憑券入院，每券十兩。」

看到最後八個字，鄧定侯笑了。丁喜早就笑了。

鄧定侯搖著頭笑道：「這哪裡還像是武林高手的決鬥，簡直就像是賣狗皮膏藥的。」

丁喜道：「萬通的出身，本來就是賣狗皮膏藥的。」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他還有個外號，叫無孔不入，只要有點機會能弄錢，他就不會錯過，這一定又是他玩的把戲。」

鄧定侯道：「你認得他？」

丁喜道：「這些人我全都認得出來。」

鄧定侯道：「哦。」

丁喜苦笑道：「餓虎崗真正的老虎最多只有兩條，其餘的不是老鼠。就是耗子，談不上一個會鑽洞。」

鄧定侯道：「他們都是餓虎崗的人？」

丁喜點點頭，道：「這些人裡面。卻只有日月雙槍岳麟還勉強可以算是條老虎。」

鄧定侯道：「我聽說過這個人的名頭，以他的身份，怎麼會讓小仙靈做這種事？」

丁喜道：「萬通不但是隻老鼠，還是隻狐狸，老虎豈非總是會被狐狸耍得團團轉？」

鄧定侯道：「還有熊九……。」

丁喜道：「熊九雖然是條好漢，可是別人只要給他幾頂高帽子一戴，他就糊塗了。」

鄧定侯笑著道：「小蘇秦當然一定很會給人高帽子戴的。」

丁喜道：「他本來就是餓虎崗的說客，陳准、趙大秤和我是分贓的，老虎的打手。你若剝開他們外面一層皮，就會發現他們裡面什麼都沒有。」

鄧定侯道：「你好像對他們並不太欣賞。」

丁喜並不否認。

鄧定侯道：「但你卻也是餓虎崗上的人。」

丁喜笑了笑，道：「狐狸並不一定要喜歡狐狸，耗子也不一定要喜歡耗子。」

鄧定侯盯著他，道：「你也是耗子？」

丁喜微笑道：「我若是耗子，你豈非就是條多管閒事的狗？」

鄧定侯笑了，苦笑。

──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閒事確實管得太多了些。

「就連這件事我都不該問。」他拋開了手裡的這張紙。

他苦笑道：「他們是雙槍鬥單槍也好。是餓虎鬥母老虎也好，跟我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丁喜道：「有關係。」

鄧定侯道：「有？」

丁喜道：「餓虎崗並不是個可以容人來去自如的地方，從前山到後山，一共三十六道暗卡，十八隊巡邏，我本來實在沒把握帶你上去。」

鄧定侯道：「現在你難道已有了把握？」

丁喜點點頭，笑道：「老虎要出山去跟母老虎決鬥，那些大狐狸、小狐狸，大耗子、小耗子。當然也一定會願著去看熱鬧的。」

鄧定侯眼睛也亮了，道：「所以七月初五那天，餓虎崗的防衛，一定要比平時差得多。」

丁喜道：「一定。」

鄧定侯道：「所以我們正好乘機上山去。」

丁喜道：「一點兒也不錯。」

鄧定侯笑道：「想不到王大小姐居然也替我們做了件好事。」

丁喜忽然不笑了，冷冷道：「只可惜這件事，對她自己連一點兒好處都沒有。」

鄧定侯道：「你認為她絕不是岳麟的對手？」

丁喜歎了口氣，道：「她不是。」

丁喜道：「假如她自己還有點自知之明，也應該知道的。」

鄧定侯歎道：「所以我實在不懂，她為什麼一定要找上江湖中這些最扎手的人物？」

丁喜道：「你不懂，我懂。」

鄧定侯道：「你懂？」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你說她是為了什麼？」

丁喜道：「她瘋了。」

鄧定侯也不能不承認：「就算她還沒有完全瘋，多多少少也有一點瘋病。」

丁喜道：「你若遇見了一條發瘋的母老虎。你怎麼辦？」

鄧定侯道：「躲開她，躲得遠遠的。」

丁喜道：「一點兒也不錯。」

丁喜算準了一件事，就很少會算錯的。

所以他是聰明的丁喜。

他算準了七月初五那天。餓虎崗的防守果然很空虛，他們從後面一條小路上山，竟連一處埋伏都沒有遇見。

「這條路本來就很少有人知道。」

崎嶇陡峭的羊腸小路，荒草掩沒，後山的斜坡上，一片荒墳。

「做保鏢的人，只知道保鏢的常常死在強盜手裡，卻不知道強盜死在保鏢手裡的更多。」

鄧定侯沒有開口。

面對著山坡上的這一片荒墳，他也不禁在心裡問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強盜全都該死？」

丁喜道：「埋在這裡的，全部是強盜，我本不該把那六個埋在這裡的。」

鄧定侯道：「因為他們不是強盜？」

丁喜淡淡道：「因為他們比強盜更卑鄙、更無恥，至少強盜還不會出賣自己的朋友。」

鄧定侯道：「你認為我們一定是被朋友出賣了的？」

丁喜道：「除了你自己之外。還有誰知道你那趟鏢的秘密？」

鄧定侯道：「還有四個人。」

丁喜道：「是不是百里長青、歸東景、姜新、西門勝？」

鄧定侯道：「是。」

丁喜道：「他們是不是你的朋友？」

鄧定侯道：「若說他們四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奸細，我實在不能相信。」

丁喜道：「若不是他們這四個人，就一定是另外那個人了。」

鄧定侯道：「另外那個人是誰？」

丁喜道：「是你。」

鄧定侯只有苦笑。

知道那些秘密的，確實只有他們五個人。沒有第六個。

丁喜的嘴在說話，手也沒有閒著，他的話裡帶著譏諷，手裡卻帶著鋤頭。

鋤頭比他的舌頭動得還快。

現在六口棺材都已挖了出來。──每口棺材裡都有一個死人。

丁喜用袖子擦著汗。

丁喜道：「你為什麼還不打開來看看？」

鄧定侯也在用袖子擦著汗，他的汗好像比丁喜的還多。

丁喜道：「你是不是不敢看？」

鄧定侯道：「為什麼不敢？」

丁喜道：「因為你怕我找出那個奸細來。因為他很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鄧定侯終於歎了口氣，道：「我的確有點怕，因為我……」

他沒有說下去。

剛打開第一口棺材，他就愣住。

他眼睜睜地看著棺材裡的死人，棺材裡這個死人好像也在眼睜睜地看著他。丁喜道：「你認識這個人？」

鄧定侯點點頭，道：「這人姓錢，是「振威」的重要人物。」

丁喜道：「振威是不是歸東景鏢局的？」

鄧定侯道：「嗯。」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他的鏢局裡有人失蹤？」鄧定侯搖搖頭。

他已打開了第二口棺材，又愣住：「這人叫阿旺。」

「阿旺是誰？」

「是我家的花匠。」鄧定侯苦笑。

「你也不知道他失蹤了？」

「我已經有七八個月沒回家去過。」鄧定侯只有苦笑。

第三個人是「長青」的車伕，第四個人是姜家的廚子，第五個人是「威群」的鏢伙。第六個人是替西門勝洗馬的。

丁喜道：「這六個人現在你已全看見，而且全部都認得。」鄧定侯道：「嗯。」

丁喜道：「可惜你看過了也是白看，連一點用也沒有。」

鄧定侯道：「不過，幸好還有六封信。」

丁喜道：「這六封信都是一個人寫的？」

鄧定侯道：「嗯。」

丁喜道：「你看出這是誰的筆跡嗎？」

鄧定侯道：「嗯。」

丁喜的眼睛亮了。

鄧定侯忽然笑了笑，笑得很奇怪：「這個人的字不但變得好。而且有幾筆變得很怪，別人就算要學，也很難學會。」

丁喜道：「這個人究竟是誰？」

鄧定侯笑得很奇怪，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指著自己的鼻子。「這個人就是我」

「這個人就是你？」

丁喜想叫，沒有叫出來：想笑，又笑不出──這件事並不好笑，一點也不好笑。

事實上，這件事簡直可以讓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出來。鄧定侯笑的樣子就並不比哭好看。

丁喜盯著他。上上下下看了好幾遍，忽然問道：「你自己會不會出賣自己？」

鄧定侯道：「不會。」

丁喜道：「這六封信是不是你寫的？」

鄧定侯道，「不是。」

丁喜一句話都不再說，扭頭就走。鄧定侯就跟著他走。

走了一段路，兩人的衣服又都濕透。丁喜歎了口氣，道：「其實我們走這一趟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的。」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至少總算得到個教訓。」

鄧定侯道：「什麼教訓？」

丁喜道：「下次若有人叫我在這種天氣裡，冒著這麼大的太陽，走這麼遠的路，來找六個死人探聽一件秘密，我就……」

鄧定侯道：「你就踢他一腳？」

丁喜道：「我既不是騾子，也不是小馬，我不喜歡被人踢，也從來不踢人。」

鄧定侯道：「那麼你就怎樣？」

丁喜道：「我就送樣東西給他。」

鄧定侯道：「你準備送給他什麼東西？」

丁喜道：「送他一個人。」

鄧定侯道：「人？」

丁喜道：「一個他心裡喜歡。嘴裡卻不敢說出來的女人。」

鄧定侯笑了，道：「你說的女人是不是那位王大小姐？」

丁喜也笑了，道：「一點兒也不錯。」

鄧定侯道：「因為王大小姐已經瘋了。」

丁喜笑道：「這個人叫我做這種事，當然也有點瘋病，他們兩人豈非正是天生的一對？」

鄧定侯大笑，道：「這個人當然就是我。」

丁喜故意歎了口氣，道：「你既然一定要承認，我也沒法子。」

鄧定侯道：「反正我嘴裡就算不說出來，你也知道我心裡一定喜歡得要命。」

丁喜道：「答對了。」

鄧定侯道：「只不過我還在擔心一件事。」

丁喜道：「什麼事？」

鄧定侯道：「若有人真的把王大小姐送給了我，你怎麼辦呢？」

丁喜又不笑了，板著臉道：「你放心，世上的女人還沒死光，我也絕不會出家當和尚去，我一向不吃素。」

鄧定侯笑道：「素雖然不吃，醋總是要吃一點的。」

丁喜用眼角瞄著他，道：「我只奇怪一件事。」

鄧定侯道：「什麼事？」

丁喜道：「江湖中為什麼沒有人叫你滑頭的老鄧？」

他們下山的時候，居然也沒有遇見埋伏暗卡，這個「可怕的餓虎崗」竟像是已變成了個任何人都可以隨便上去逛逛的地方。

只可惜逛也是白逛。

鄧定侯道：「除了這個教訓外，你看看還有什麼別的收穫？」

丁喜道：「還有一肚子氣，一身臭汗。」

鄧定侯道：「那麼，現在我還可以讓你再得到一個教訓。」

丁喜道：「什麼教訓？」

鄧定侯道：「你以後聽人說話，最好聽清楚些，不能只聽一半。」

丁喜不懂。

鄧定侯道：「我只說我筆跡很少有人能學會。並不是說絕對沒有人能學會。」

丁喜的眼睛又亮了。

鄧定侯道：「至少我知道有個人能模仿我寫的字，幾乎連我自己也分辨不出。」

丁喜道：「這個人是誰？」

鄧定侯道：「是歸大老闆歸東景。」

丁喜大笑道：「是他？」

鄧定侯道：「這個人從外表看來。雖然有點傻頭傻腦，好像很老實的樣子。其實卻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連我都上過他的當。」

丁喜道：「你上過他什麼當？」

鄧定侯道：「有一次他假冒我的筆跡。把我認得的女人全都請到我家裡，我一走進門，就看見七八十個女人全都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坐在我的客廳裡，我的老婆已氣得頸子都粗了，三個多月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丁喜忍住笑，道：「他為什麼要開這種玩笑？」

鄧定侯恨恨道：「這老烏龜天生就喜歡惡作劇，天生就喜歡別人難受著急。」

丁喜終於忍不住大笑，道：「可是你相好的女人也未免太多了一點兒。」

鄧定侯也笑了，道：「不但人多，而且種類也多，其中還有幾個是風月場中有名的才女，連她們都分不出那些信不是我寫的，可見那老烏龜學我的字，實在已可以亂真。」

丁喜道：「所以雖然他害了你一下，卻也幫了你一個忙。」

鄧定侯道：「幫了我兩個忙。」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他讓我清清靜靜地過了三個月的太平日子，沒有聽見那母老虎囉嗦半句。」

丁喜道：「這個忙幫得實在不小。」

鄧定侯目光閃動，道：「現在他又提醒了我，那六封信是誰寫的。」

丁喜的眼睛裡也在閃著光，道：「你們的聯營鏢局，有幾個老闆？」

鄧定侯道：「四個半。」

丁喜道：「四個半？」

鄧定侯道：「我們集資合力，賺來的利潤分成九份，百里長青、歸東景、姜新、和我各佔兩份，西門勝佔一份。」

丁喜道：「所以歸東景自己也是老闆之一。」

鄧定侯道：「他當然是的。」

丁喜道：「他為什麼要自己出賣自己？」

鄧定侯沉吟著。道：「我們一趟十萬兩的鏢，只收三千兩公費。」

鄧定侯道：「扣去開支，純利最多只有一千兩，分到他手上，已只剩下三百多兩。」

丁喜道：「可是我劫下這趟鏢之後，就算出手時要打個對折，他還是可以到手一萬兩。」

鄧定侯道：「一萬兩當然比三百兩多得多，這筆賬他總能算得出來的。」

丁喜笑道：「我也相信他一定能算得出，近年來他幾乎可算是江湖第一巨富。他那些錢當然不會真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鄧定侯道：「而且他自己也說過，他什麼都怕，銀子他絕不怕多，女人也絕不怕多。」

丁喜笑道：「我也不怕。」

鄧定侯道：「我卻有點怕。」

丁喜道：「怕什麼？」

鄧定侯歎道：「這種事本來就很難找出真憑實據，我只怕他死不認賬，我也沒法子讓他說實話。」

丁喜道：「我有法子。」

鄧定侯道：「我們幾時去動手？」

丁喜道：「現在就走。」

鄧定侯道：「誰去動手？」

丁喜眨了眨眼，道：「那老烏龜的武功怎麼樣？」

鄧定侯道：「也不能算太好，只不過比金槍徐好一點兒。」

丁喜道：「一點兒是多少？」

鄧定侯道：「一點兒的意思，就是他只要用手指輕輕一點，金槍徐就得躺下。」

丁喜好像已笑不出來了。

鄧定侯道：「據說他還有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卻也練得不太好，有次我看見有個人只不過在他背上砍了三刀，他就已受不了。」

丁喜道：「受不了就怎麼辦？」

鄧定侯道：「他就回身搶過了那個人的刀，一下子拗成了七八段。」

丁喜道：「後來呢？」

鄧定侯道：「然後他就跟我們到珍珠樓喝酒。」

丁喜道：「他被人砍了三刀，還能喝酒？」

鄧定侯道：「他喝得並不多，因為他急著要小珍珠替他抓癢。」

丁喜道：「抓癢？替他抓什麼癢？」

鄧定侯道：「當然是要抓他的背。」

丁喜愣了半天。忽然笑道：「我知道了。」

鄧定侯道：「知道了什麼？」

丁喜道：「知道應該誰去動手了。」

鄧定侯道：「誰？」

丁喜道：「你。」

## 第七章 這一條路

上山容易，下山也不難。

太陽還沒有下山，他們就已下了山。

山下有條小路，路旁有棵大樹，樹下停著輛大車，趕車的是個小伙子，打著赤膊。搖著草帽蹲在那裡曬太陽。

樹蔭下有風。風吹過來，傳來一陣陣酒香：「是上好的竹葉青。」

附近看不見人煙，唯一可能有酒的地方，就是這輛大車。

這小伙子一個人蹲在外面曬太陽，卻把這麼好的酒放在車戶裡吹風乘涼。

丁喜歎了口氣，忽然發現這世上有毛病的人倒是真不少。

鄧定侯看著他，問道：「你想不想喝酒？」丁喜道：「不想。」

鄧定侯很意外，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我雖然是個強盜，卻還沒有搶過別人的酒喝。」

鄧定侯道：「我們可以去買。」

丁喜道：「我也很想去買，只可惜我什麼樣的酒舖都看見過，卻還沒有看見過開在馬車裡的酒舖。」

鄧定侯笑道：「你現在就看見了一個。」丁喜果然看見了。

那趕車的小伙子，忽然站起來，從車後拉起了一面青布酒旗，上面寫著：「上好竹葉青，加料滷牛肉。」

若說現在這世上還有什麼事能讓丁喜和鄧定侯高興一點兒，恐怕就只有好酒加牛肉了。

鄧定侯道：「那老烏龜實在很不好對付，我只怕還沒有撕下他的耳朵來，就已先被他撕下了我的耳朵。」

丁喜道：「所以你現在就很發愁。」

鄧定侯道：「所以我就要去借酒澆愁。」

丁喜道：「好主意。」

兩個人大步走過去。

「來十斤滷牛肉，二十斤酒。」

「好。」

這小伙子口裡答應著，卻又蹲了下去，開始用草帽扇風。

他們看著他，等了半天，這小子居然連一點站起來的意思都沒有。

丁喜忍不住道：「你的牛肉和酒自己會走過來？」

趕車的小伙子道：「不會。」

他連頭都沒有抬，又道：「牛肉和酒不會走路，可是你們會走路。」

丁喜笑了。

小伙子道：「我只賣酒，不賣人。所以……」

丁喜道：「所以我們只要是想喝酒，就得自己走過去拿了。」

小伙子道：「拿完了之後。再自己走過來付帳。」

馬車雖然並不新，門窗上卻掛著很細密的竹簾子，走到車前，酒香更濃。

「這小伙子的人雖然不太怎麼樣，賣的酒倒真是頂好的酒。」

「只要酒好，別的事就全部都可以馬虎一點了。」

鄧定侯走過去，往車廂裡一看。丁喜也愣住。

一個人舒舒服服地坐在車廂裡，手裡拿著一大杯酒，正咧著嘴，看著他們直笑。

這個人的嘴表情真多。

這個人赫然竟是「福星高照」歸東景。

車廂裡清涼而寬敞。

丁喜和鄧定侯都已坐下來，就坐在歸東景對面。

歸東景看著他們，一會兒咧著嘴笑，一會兒撇著嘴笑，忽然道：「你們剛才說的老烏龜是誰？」

鄧定侯道：「你猜呢？」

歸東景道：「好像就是我。」

鄧定侯道：「猜對了。」

歸東景道：「你準備撕下我的耳朵？」

鄧定侯道：「先打門牙，再撕耳朵。」

歸東景歎了口氣。道：「你們能不能先喝酒吃肉，再打人撕耳朵？」

鄧定侯看著丁喜。

丁喜道：「能。」

於是他們就開始喝酒吃肉，喝得不多。吃得倒真不少。

切好了的三大盤牛肉轉眼間就一掃而空，歸東景又歎了口氣道：「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動手？」

鄧定侯道：「等你先看看這六封信。」

六封信拿出來，歸東景只看了一封：「這些信當然不是你親筆寫的。」

鄧定侯道：「不是。」

歸東景苦笑道：「既然不是你寫的，當然就一定是我寫的。」

鄧定侯道：「你承認？」

歸東景歎道：「看來我就算不想承認也不行了。」

丁喜道：「誰說不行？」

歸東景道：「行？」

丁喜道：「你根本就不必承認，因為……。」

鄧定侯緊接著道：「因為這六封信，根本就不是你寫的。」

歸東景自己反而好像很意外，道：「你們怎麼知道不是我寫的？」

丁喜道：「餓虎崗上的人不是大強盜，就是小強盜，冤家對頭也不知有多少。」

鄧定侯道：「這些人就算要下山去比武決鬥，也絕不該到處招搖，讓大家都知道。」

丁喜道：「因為他們就算不怕官府追捕，也應該提防仇家找去，他們的行蹤一向都唯恐別人知道。」

鄧定侯道：「可是這一次他們卻招搖得厲害，好像唯恐別人不知道似的。」

丁喜道：「你猜他們這是為了什麼？」

歸東景道：「我不是聰明的丁喜，我猜不出。」

鄧定侯道：「我也不是聰明的丁喜，但我卻也看出了一些苗頭。」

歸東景道：「哦？」

丁喜道：「他們這麼樣做，好像是故意製造機會。」

鄧定侯道：「好讓我們上餓虎崗去拿這六封信。」

歸東景道：「你既然知道這六封信不是自己寫的，就一定會懷疑是我了。」

鄧定侯道：「於是我就要去打你的門牙，撕你的耳朵。」

丁喜道：「於是那個真正的奸細，就可以拍著手在看笑話了。」

歸東景不解道：「餓虎崗上的好漢們，為什麼要替我們的奸細做這種事情？」

丁喜道：「因為這個人既然是你們的奸細，就一定對他們有利。」

歸東景道：「你呢？你不知道這回事？」

丁喜笑了笑，道：「聰明的丁喜，也有做糊塗事的時候，這次我好像就做了被人利用的工具。」

歸東景也笑了，道：「幸好你並不是真糊塗，也不是假聰明。」

鄧定侯道：「所以現在你耳朵還沒有被撕下來，牙齒也還在嘴裡。」

歸東景盯著他，忽然問道：「我們是不是多年的朋友？」

鄧定侯道：「是。」

歸東景道：「現在我們又是好夥伴？」

鄧定侯道：「不錯。」

歸東景指著丁喜道：「這小子是不是被我們抓來的那個劫鏢賊？」

鄧定侯微笑點頭。

歸東景歎息著，苦笑道：「可是現在看起來，你們反而像是個好朋友，我倒像是被你們抓住了。」

丁喜道：「你絕不會像是個小賊。」

歸東景道：「哦？」

丁喜道：「你就算是賊，也一定是個大賊。」

歸東景道：「為什麼？」

丁喜道：「小賊唯恐別人說他糊塗，所以總是要作出聰明的樣子：大賊唯恐別人知道他聰明，所以總是喜歡裝糊塗，而且總是裝得很像。」

歸東景大笑，道：「討人歡喜的丁喜，果然真的討人歡喜。」

他大笑著站起來，拍了拍丁喜的肩，道：「這輛馬車我送給你，車裡的酒也送給你。」

丁喜道：「為什麼給我？」

歸東景道：「我喝了酒之後，就喜歡送人東西，我也喜歡你。」

丁喜道：「你自己呢？」

歸東景笑道：「我既然已沒有嫌疑，最好還是趕快溜開，否則就得陪著你傷透腦筋了。」

歸東景道：「奸細既然不是我。也不是老鄧，怎麼能跟餓虎崗串通的？怎麼會知道你們的要求？」

他搖著頭，微笑道：「這些問題全部傷腦筋得很，我是個糊塗人。又懶又笨，遇著要傷腦筋去想的事，一向都溜得很快。」

他居然真的說溜就溜。

丁喜看著鄧定侯，鄧定侯看著丁喜，兩個人一點法子也沒有。

歸東景跳下馬車，忽又回頭，道：「還有件事我要問你。」

丁喜道：「什麼事？」

歸東景道：「你們既然已懷疑我是奸細，怎麼會忽然改變主意的？」

丁喜笑了笑，道：「因為我喜歡你的嘴。」

歸東景看著他，摸了摸自己的嘴，喃喃道：「這理由好像不錯，我這張嘴也實在很不錯。」

只說了這兩句話，他的嘴已改變了四種表情，然後就大笑著揚長而去，卻將一大堆傷腦筋的問題，留給了鄧定侯和丁喜。

鄧定侯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人實在有福氣，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有福氣，有些人卻好像天生就得隨時傷腦筋的。」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你剛才既然說出了那些問題，現在我就算想不傷腦筋都不行了。」

丁喜同意。

鄧定侯道：「有可能知道我們到餓虎崗來的，除了我們外，只有百里長青、姜新和西門勝。」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現在看起來，嫌疑最大的就是西門勝了。」

丁喜道：「因為他親耳聽見我們的計劃。」

鄧定侯道：「也因為他在九份純利中，只能佔一份。」

丁喜道：「可是他卻已被歸東景派出去走鏢了。」

鄧定侯苦笑道：「所以我才傷透腦筋。」

丁喜道：「百里長青呢？」

鄧定侯道：「兩個月前，他就已啟程回關東了。」

丁喜道：「現在有嫌疑的人豈非已只剩下了「玉豹」姜新？」

鄧定侯道：「算來算去，現在的確好像已只剩下他，只可惜他已在床上躺了六個月。病得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他苦笑著又道：「據說他得是色癆，所以姜家上上下下都守口如瓶。不許把這些消息洩露。」

丁喜愣了一愣，道：「這麼樣說來，有嫌疑的人，豈非連一個都沒有？」

鄧定侯歎道：「所以我更傷腦筋。」

丁喜的眼珠轉了轉，忽又笑道：「我教你個法子，你就可以不必傷腦筋了。」

鄧定侯精神一振，問道：「什麼法子？」

丁喜道：「這些問題你既然想不通，為什麼不去問別人？」

鄧定侯立刻又洩了氣，喃喃道：「這算是個什麼法子？」

丁喜道：「算是個又簡單、又有效的法子。」

鄧定侯道：「這些問題，我能去問誰？」

丁喜道：「去問『無孔不入』萬通。」

鄧定侯精神又一振。

丁喜道：「熊家大院的決戰那麼招搖，一定是他安排的，和你們那奸細勾結的人，也一定就是他。」

鄧定侯道：「至少他總有份。」

丁喜道：「所以他就一定會知道那奸細是誰。」

鄧定侯跳起來，拉住丁喜道：「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不走？」

丁喜卻懶洋洋地躺了下去，微笑道：「莫忘我已是有車階級，為什麼還要走路？」

他們趕到熊家大院時，熊九太爺正在他那平坦廣闊、設備完美的練武場上負手漫步。

他平生有三件最引以為傲的事，這練武場就是其中之一。

自從他退休之後，的確已在這裡造就過不少英才，使得附近的鄉里子弟，全部變成了身體強壯的青年。

現在他溫柔可愛的妻子已故去多年，兒女又遠在他方，這練武場幾乎已成為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和寄托。

陽光燦爛，是正午。

七月初六的正午。

練武場上柔細的沙子，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他光禿的頭頂、赤紅的臉，在陽光下看來，亮得幾乎比兩旁的兵器架上的槍還耀眼。

他是個健壯開朗的老人，儀表修潔，衣著考究，無論誰都休想從他身上找出一點老人的蹣跚臃腫之態。

丁喜和鄧定侯已在應有的禮貌範圍內，仔細地觀察他很久了。

他們只希望自己到了這種年紀時，也能有他這樣的精神和風度。

在驕陽的熱力下，連遠山吹來的風都變得懶洋洋的，提不起勁來。

老人「刷」地展開手中的折扇，扇面上四個墨跡淋潤的大字：「清風徐來。」

這四個字看來好像很平凡、很庸俗，但你若仔細咀嚼，才能領略到其中滋味。

熊九太爺輕搖著折扇，已帶領著丁喜和鄧定侯四面巡視了一週，臉上帶著種驕傲而滿足的微笑，道：「這地方怎麼樣？」

鄧定侯道：「很好，好極了。」

他們只能說很好，但他們說的也並不是虛偽的客氣話，而是真心話。

熊九太爺微笑道：「這地方縱然不好，至少總算還不小。就算同時有兩千人要進來，這裡也照樣可以容納得下。」

鄧定侯同意。他們就這麼樣走一圈，已走了一頓飯的功夫。

熊九太爺道：「一個人十兩，二千人就二萬兩，別人在拚命，他們卻發財了。」

鄧定侯道：「這件事前輩也知道？」

熊九太爺縱聲大笑道：「他們以為我不知道。以為我戴上頂高帽子，就可以利用我，卻不知我年紀雖老了，卻還不是老糊塗。」

鄧定侯試探著道：「前輩這麼樣做，莫非別有深意？」

熊九太爺笑說道：「我這裡排場雖擺得大，卻是個空架子，經常缺錢用。」

鄧定侯道：「我聽說過，貧窮人家的子弟到這裡來練武，前輩不但管吃用，還負責照顧他們家小。」

熊九太爺點點頭，口中露出狡黠的笑意，道：「這筆開銷實在很大，可是有了二萬兩銀子至少就可以應付個三五年了。」

鄧定侯也不禁微笑。

現在他才明白熊九的意思。原來這老人竟早已準備黑吃黑。

熊九太爺用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直視著面前這兩個人，忽又笑了笑，道：「兩位遠來，我直到現在還未曾請教過兩位的高姓大名。兩位一定以為我禮貌疏緩，倚老賣老。」

鄧定侯道：「不敢。」

熊九太爺道：「閣下想必就是『神拳小諸葛』鄧定侯了。」

鄧定侯笑了一笑，道：「前輩怎麼知道的？」

熊九太爺道：「一個四十歲的年青人，除了神拳小諸葛外，誰能有這樣的風采、這樣的氣概？」

他目中忽又露出那種狡黠的笑意，道：「何況，遠在多年前，我就已見過閣下的真面目了，否則我還是一樣認不出來的。」

鄧定侯又笑了。

他忽然發現這老人的狡黠。非但不可恨，而且很可愛了。

熊九太爺轉向丁喜，道：「這位少年人，我卻眼生得很。」

丁喜道：「在下姓丁，丁喜。」

熊九太爺道：「就是那個聰明的丁喜嗎？」

丁喜道：「不敢。」

熊九太爺又上下打量他幾眼，笑道：「好，果然是一副又聰明、又討人歡喜的樣子。」

他微笑著，忽然出手。五指虛拿，閃電般去扣丁喜的手腕。

這招正是他當年成名的絕技「三十六路大擒拿手」。

他的出手不但迅速、準確，而且虛實相間，變化很多。

丁喜直等到脈門已被他扣住了，手腕輕輕一翻，立刻又滑出。

老人臉色變了。

三十年來，江湖中還沒有一個人能在他掌握下滑脫的。

他看著自己的手，忽又大笑，道：「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看來我真的已老了。」

丁喜微笑道：「可是你雙手卻還沒老，心更沒老。」

熊九太爺拍著丁喜的肩，道：「好小子真是個好小子。你下次若是劫了鏢，有剩了的銀子，千萬莫要忘記送來給我，我也缺錢用。」

丁喜道：「前輩昨天豈非還賺了二萬兩？」

熊九道：「連一兩都沒賺到。」

丁喜道：「日月雙槍和霸王槍決鬥，難道會沒有人來看？」

熊九道：「有人來看，卻沒有人決鬥。」

丁喜愕然道：「為什麼？」

熊九道：「因為王大小姐根本就沒有來。」

丁喜愣住。

鄧定侯忍不住問道：「餓虎崗上的那些好漢們呢？」

熊九道：「他們聽人說起王大小姐和金槍徐的那一戰。就全都趕到杏花村去了。」

鄧定侯立刻躬身道：「告辭。」

熊九道：「你們也想趕到杏花村去？」

鄧定侯點點頭。

老人眼裡第三次露出了那種有趣而狡黠的笑意，道：「到了那裡，千萬莫忘記替我問候那朵紅杏花，就說我還是不嫌她老，還等著她來找我。」

車馬已啟行，熊九太爺還站在門外。帶著笑向他們揮手。

從車窗裡望去，他的人越來越小。頭頂卻越來越亮。

鄧定侯忽然笑道：「其實我也早就見過了。只不過一直懶得跟他打交道而已。」

丁喜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因為我一直以為他只不過是個昏庸自大的老頭子，想不到……」

丁喜道：「想不到他卻是條老狐狸？」

鄧定侯點點頭，微笑道：「而且是條很可愛的老狐狸。」

丁喜伸直了雙腿，架在對面的位子上，忽然自己一個人笑了起來，笑個不停。

鄧定侯道：「你笑什麼？」

丁喜笑道：「假如我們真的能替他跟紅杏花撮和，讓他們配成一對，那豈非一定很有趣？」

鄧定侯大笑，道：「假如你真有這麼大的本事，我情願輸給你五百席酒席。」

丁喜的人立刻又坐直了，道：「真的？」

鄧定侯道：「只要你能叫那老太婆來找他。我就認輸了。」

丁喜道：「一言為定？」

鄧定侯道：「一言為定。」

其實他心裡也知道聰明的丁喜一定有這種本事，可是他卻情願輸。

因為他從來也沒有見過熊九和紅杏花這麼年青的老人。

所以他們就應該永遠有享受青春歡樂的權利。

所以他希望他們真的能生活在一起。

他也相信，假如這世上真的還有一個人能讓那妖精去找那老狐狸，這個人一定就是丁喜。

紅杏花忽然從籐椅中跳起來，跳得足足有八尺高，人還沒有落下來，就一把揪住了丁喜的衣襟，大聲道：「什麼？你說什麼？」

丁喜賠笑道：「我什麼都沒有說，什麼話都是那老狐狸說的。」

紅杏花瞪眼道：「他真的說我怕他？」

丁喜道：「他還跟我打賭，說你絕不敢走進熊家大院一步。」

他作出一副不服氣，一副要替紅杏花打抱不平的樣子。他恨恨道：「最氣人的是，他居然還說你一直都想嫁給她，他卻不要你。」

紅杏花又跳了起來：「你最好弄清楚，是他不要我，還是我不要他！」

丁喜道：「當然是你不要他。」

紅杏花道：「你跟他賭了多少東道？」

丁喜道：「我沒有賭。」紅杏花道：「為什麼？」

丁喜歎道：「因為我知道這種死無對證的事，是永遠也弄不清楚的，就讓他自己去自我陶醉，我倒也不會少掉一塊肉。」

紅杏花瞪著他，忽然反手給了他一記耳光，又順手打碎了酒壺，然後就像是被人踩疼了尾巴的貓一樣。衝了出去。

丁喜摸著自己的臉，喃喃道：「看來這次她真的生氣了。」

鄧定侯道：「你看得出？」

丁喜苦笑道：「我看不出，卻摸得出，我至少已挨過她七八十個耳光，只有這次她打得最重。」

鄧定侯道：「就因為打得重，可見她早已對那老狐狸動了心，只不過自己想想，畢竟已有了一大把年紀。總不好意思臨老還要上花轎。」

丁喜失笑道：「答對了，有獎。」

鄧定侯歎了口氣：「我本來一直認為他用的這法子很不高明，想不到你用來對付她，倒真的很有效。」

丁喜道：「所以現在你已經後悔。本不該跟我打賭的。」

鄧定侯故意冷笑道：「難道你認為我現在已經輸了嗎？」

丁喜道：「難道你認為你自己現在還沒輸？」

鄧定侯淡然道：「你怎麼知道她一定是到熊家大院去的？」

丁喜道：「我當然知道。」

鄧定侯道：「她連一點行李也沒有帶，連一樣事都沒有交待，就會這樣走了？」

丁喜微笑道：「她不想走的時候，你就算放火燒了她的房子，她還是一樣會動也不動地坐在房裡。」

一直斜倚在旁邊軟榻上的小馬，忽然也笑了笑，接著道：「她若想到一個地方，就算光著屁股，也一定會去的。」

鄧定侯忍不住大笑，道：「看來你們兩個人的確都很瞭解她。」

鄧定侯道：「哦？」

小馬道：「她明明知道我寧可讓傷口爛出蛆來。也不願這麼樣躺在床上的。」

他整個人就像是件送給情人的精美禮物一樣。被人仔仔細細地包紮了起來。

鄧定侯看著他，笑道：「幸好你這次總算聽了她的話，傷口裡若真的爛出蛆來，那滋味我保證一定比這麼樣躺著還難受得多。」

丁喜也同樣在看著這個像禮物般被包紮得很好的人，眼睛裡連一點笑意都沒有，卻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忽然問道：「岳麟、萬通他們還沒有來了？」

小馬顯得很詫異，反問道：「他們會來？」

丁喜慢慢地點了點頭，目光不停地往四面搜索，就像是條獵狗。

一條已嗅到了獵物氣味的獵狗。

小馬道：「你在找什麼？」

丁喜道：「狐狸。」

小馬笑了，一笑起來，他的傷口就痛，所以笑得很勉強。

鄧定侯忍不住問道：「這屋子裡有狐狸？」

丁喜道：「可能。」

鄧定侯道：「老狐狸在熊家大院。」

丁喜道：「小狐狸卻可能在這裡。」

鄧定侯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丁喜道：「當然是母的。」

鄧定侯也笑了。

就在這時，只聽「嘩啦啦」一聲響，好像同時有人摔破了七八個杯子。

這間房是紅杏花的私室，外面才是販賣酒的地方。

小馬皺眉道：「這一定是老許伺候得不周到。客人們發了脾氣。」

老許就是杏花村唯一的伙計，又老又聾，而且還時常偷喝酒。

這時外面又是「嘩啦啦」一聲響，酒壺杯子又被摔破了不少。

鄧定侯也不禁皺起了眉。道：「這位客人的脾氣也未免太大了。」

小馬眼珠子轉了轉，道：「岳老大的脾氣一向不小，不知道來的是不是他？」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丁喜已衝了出去，鄧定侯也蹬著衝了出去。

小馬看著他們衝出門。

小馬忽然長長歎了口氣，就好像放下副很重的擔子。

只聽外面一個人大聲道：「是你。你居然還沒有走？」

這人的聲響沙啞低沉，果然是「日月雙槍」岳麟的聲音。

另外一人道：「我們等你已經等得快要急出病來了，你卻躲在這裡喝酒。」

這人的聲音又尖又高，恰好跟岳麟相反，卻是岳麟的死黨，「活陳平」陳准。

活陳平和立地分金一向形影不離，他既然來了，趙大秤當然也在。

「萬通呢？」這是丁喜的聲音。

萬通的膽子最小，從來不肯落單，別人都來了，他怎麼會沒有來？岳麟道：「你要找他？」

丁喜道：「嗯。」

岳麟冷冷道：「他好像也正想找你。」

丁喜道：「他的人在哪裡？」

陳准道：「就在附近，不遠。」

趙大秤道：「只要你有空，我們隨時都可以帶你去找他。」

三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奇怪，竟像是隱藏著什麼陰謀一樣。

──他們對丁喜會有什麼陰謀？

小馬又皺起了眉，掙扎著想爬起來。可是他身後忽然伸出了一隻手，按住了他的肩。

屋子裡本來沒有別的人，這人是哪來的？難道是從他後面的衣櫃裡鑽出來的？

小馬顯然早已知道衣櫃裡有人，所以一點也不覺得驚奇意外，卻壓低了聲音，道：「快躲進去，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進來。」

「不會的。」這人也壓低了聲音，俯在他肩上輕輕耳語。

「丁喜好像在急著找萬通，一定會馬上就跟著他們去。」

小馬道：「他就算要走，也一定會先進來告訴我一聲的。」

這人道：「也不會。」

小馬道：「為什麼？」

這人道：「因為他怕別人跟著他進來，他不願別人看見你這樣子。」

小馬還沒有開口，已經聽見丁喜在外面大聲道：「好。」

岳麟道：「外面那輛馬車是你的嗎？」

丁喜道：「是別人送給我的。」

陳准冷笑道：「原來小丁現在交的都是闊朋友，所以才會把我們忘記了。」

趙大秤道：「能交到闊朋友也是好事，我們是禿子跟著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可以沾點光。」

幾個人冷言冷語，終於還是跟著丁喜一起走了出去，大家誰都沒有問起鄧定侯。

「神拳小諸葛」名頭雖響，黑道朋友見過他真面目的卻不多。

腳步聲忽然就已去遠了，外面只剩下老許一個人在罵街。

「你他娘的是什麼玩意兒，亂碰杯子幹什麼？我操你娘！」

然後外面又傳來一陣車轔馬嘶聲，轉眼間也已去得很遠。

小馬和按在他肩上的那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就好像彼此都再也捨不得放開。

車子裡坐七個人雖然還不算太擠，可是鄧定侯卻已被擠到角落裡。

因為坐在他這邊的幾個人，有兩個是大塊頭，尤其是其中一個手裡提著把開山大斧的，一條腿就比陳准整個人都重。

「這個人一定就是大力神。」

鄧定侯看來像是已睡著，其實卻一直在觀察著這些人的。

尤其是岳麟，──一個人被稱做「老大」，總不會沒有原因的。

岳老大的身材並不高大，肩卻極寬，腰是扁的，四肢長而有力，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看見一塊塊肌肉在衣服裡跳動不停。

他的臉上卻很少有什麼表情，古銅色的皮膚，濃眉獅鼻，卻長著雙三角眼，眼睛裡精光四射，凜凜有威，雖然一坐上車就沒有動過，看起來卻像是條隨時隨地都準備撲起來擇人而噬的高山豹子。

「這個人看來不但彪悍勇猛，而且還一定是天生的神力。」

鄧定侯又從他的手，看到他所拿的槍。

他的手寬闊粗糙。

他總是把手平平地放在自己膝蓋上，除了小指外，其它的指甲都剪得很禿。仔細一看，才看得出是用牙齒咬的。

「這個人的外表雖然冷酷無情，心裡卻一定很不平靜。」

鄧定侯觀人於微，知道只有內心充滿矛盾不安的人，才會咬指甲。

那對份量極重的「日月雙槍」。並不在他手裡，兩桿槍外面都用布袋套著，也有個人專門跟著他，為他提槍。

這人也是個彪形大漢，看來比大力神更精悍，此刻就坐在岳麟對面，一雙手始終沒有離開過槍袋，甚至連目光都沒有離開過。

陳准卻是個很瘦小的人，長得就像是那種從來也沒有做過蝕本買賣的生意人一樣，臉上不笑時也像是帶著詭笑似的。

他們一直都在笑瞇瞇地看著丁喜，竟像是完全沒有注意到車子裡還有鄧定侯這麼樣一個人。

丁喜當然也不會著急替他們介紹，微笑著道：「你們本來是不是準備到杏花村去喝酒的？」

岳麟板著臉道：「我們不是去喝酒，難道還是去找那老巫婆的？」

想喝酒的人，喝不到酒，脾氣當然難免會大些。

丁喜笑了笑，從車座下提出了一罈酒，拍開了泥封，酒香撲鼻。

陳准深深吸了口氣，道：「好酒。」

趙大秤皮笑肉不笑，悠然道：「小丁果然越來越闊了。居然能喝得起這種好幾十兩銀子一罈的江南女兒紅，真是了得。」

陳准笑道：「也許這只不過是什麼大小姐、小姑娘送給他的定情禮。」

大力神忽然大聲道：「不管這酒是怎麼來的，人家總算拿出來請我們喝了，我們為什麼還要說他的不是？」

岳麟道：「對，我們先喝了酒再說。」

他一把搶過酒缸子，對著口「咕嚕咕嚕」的往下灌，一口氣至少就已喝了一斤，

陳准忽又歎了口氣，道：「這麼好的酒，百年難遇，萬通卻喝不到，看來這小子真是沒有福氣。」

丁喜道：「對了，我剛才還在奇怪，他為什麼今天沒有跟你們在一起？」

陳准道：「我們走的時候，他還在睡覺。」

丁喜道：「在哪裡？」

陳准道：「就在前面的一個尼姑廟裡。」

丁喜道：「尼姑廟？為什麼睡在尼姑廟裡？」

陳准帶笑道：「因為那廟裡的尼姑，一個比一個年青，一個比一個漂亮。」丁喜道：「尼姑他也想動？」

陳准道：「你難道已忘了他的外號叫什麼？」

丁喜大笑。

陳准瞇眼笑著道：「無孔不入的意思就是無孔不入。一個人名字會叫錯，外號總不會錯的。」

青山下，綠樹林裡，露出了紅牆一角，烏木橫匾上有三個金漆脫落的大字：「觀音庵」

你走遍天下，無論走到哪裡，都一定可以找到叫「觀音庵」的尼姑廟，就好像到處都有叫「杏花村」的酒家一樣。

尼姑庵裡出來應門的，當然是個尼姑，只可惜這尼姑既不年青，也不漂亮。

事實上這尼姑簡直比紅杏花還老。

就算天仙一樣的女人，到了這種年紀，都絕不會漂亮的。

丁喜看了陳准一眼笑了笑。

陳准也笑了笑，壓低聲音道：「我是說一個比一個年青，一個比一個漂亮，這是最老最醜的一個，所以只夠資格替人開門。」

丁喜道：「最年青的一個呢？」

陳准道：「最年青的一個，當然在萬通那小子的屋裡了。」

丁喜道：「他還在？」

陳准道：「一定在。」

他臉上又露出那種詭秘的笑，道：「現在就算有人拿掃把趕他，他也絕不會走。」

他們穿過佛殿，穿過後院，梧桐樹下一間禪房門窗緊閉，寂無人聲。

「萬通就在裡面？」

「嗯。」

「看來他睡得就像是個死人一樣。」

「像極了。」

老尼姑走在最前面，輕輕敲了一下門，門裡就有個尼姑垂首合十，慢慢地走了出來。

這尼姑果然年青多了。至少要比應門的老尼姑年青七八歲。

應門的尼姑至少已有七八十歲。

丁喜忍不住問道：「這就是最年青的一個？」

陳准道：「好像是的。」丁喜笑了。

陳准道：「我們也許會嫌她年紀太大了些，萬通卻絕不會挑剔。」

丁喜道：「哦？」

陳准道：「因為現在無論什麼樣的女人，對他來說，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丁喜道：「為什麼？」

陳准道：「因為……」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因為丁喜已看見了萬通。

萬通已是個死人。

屋子裡光線很陰暗。一口棺材，擺在窗下，萬通就躺在棺材裡。

他身上穿著的，還是他平時最喜歡穿的那身藍綢子衣服。

衣服上也沒有血漬。他身上也沒有傷口，但他卻的的確確已死了，死了很久。

他的臉蠟黃乾瘦，身子已冰冷僵硬。

丁喜深深吸了口氣，道：「他是什麼時候死的？」

岳麟道：「昨天晚上。」

丁喜道：「是怎樣死的？」

岳麟道：「你看不出？」

丁喜道：「我看不出。」

岳麟冷笑道：「那麼你就應該再仔細看看，多看幾眼了。」

陳准道：「最好先解開他的衣襟再看。」

丁喜遲疑著，推開窗子。

七月黃昏時的夕陽從窗外照進來，照在棺材裡的死人身上。

丁喜忽然發現他前胸有塊衣襟，顏色和別的地方有顯著的不同，就像是秋天的樹葉一樣，已漸漸開始枯黃腐爛了。

岳麟冷冷道：「現在你還看不出什麼？」丁喜搖搖頭。

岳麟冷笑著，忽然出手，一股凌厲的掌風掠過，這片衣襟就落葉般被吹了起來，露出了他蠟黃乾瘦的胸膛，也露出那致命的傷痕。

一塊紫紅色的傷痕，沒有血，連皮都沒有破。

丁喜又深深歎了口氣，道，「這好像是拳頭打出來的。」

岳麟冷笑道：「你現在總算看出來了。」

丁喜道：「一拳就已致命，這人的拳頭好大力氣。」

陳准道：「力氣大沒有用。還得有特別的功夫才行。」

丁喜承認。

陳准道：「你看不出這是什麼功夫？」

丁喜遲疑著，道：「你看呢？」

陳准道：「無論哪一門、哪一派的拳法，就算能一拳打死人，傷痕也不是紫紅的。」

丁喜道：「不錯。」

陳准道：「普天之下，只有一種拳法是例外的。」

丁喜道：「哪種拳法？」陳准道：「少林神拳。」

他盯著丁喜，冷冷道：「其實我根本就不必說，你也一定知道。」

陳准道：「你再仔細看看，萬通的骨頭斷了沒有？」

丁喜道：「沒有。」

陳准道：「皮破了沒有？」

丁喜道：「沒有。」

陳准道：「假如有一個人一拳打死了你，你死了之後，骨頭連一根都沒有斷，皮肉連一點都沒損傷，你看這個人用的是哪種拳法？」

丁喜道：「少林神拳。」

陳准道：「會少林神拳的人雖然不少。能練到這種火候的人有幾個？」

丁喜道：「不多。」

陳准道：「不多是多少？」

丁喜道：「大概……大概不超過五個。」

陳准道：「少林掌門當然是其中之一。」

丁喜點點頭。

陳准道：「少林南宗的掌門人，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了。」

丁喜又是點點頭。

陳准道：「嵩山寺的那兩位護法長老算不算在內？」

丁喜道：「算。」

陳准道：「還有一個，你看是誰呢？」

丁喜不說話了。

陳准忽然笑了笑，轉向鄧定侯，道：「這些問題我本來都不該問他的，因為你知道得一定比他清楚。」

鄧定侯道：「我知道什麼？」

陳准道：「你最少應該知道，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那四個老和尚外，還有一個是誰？」

鄧定侯道：「我為什麼應該知道？」

陳准笑了笑道：「因為你就是這個人。」

趙大秤道：「除了少林四大高僧外，唯一能將少林神拳練到這種火候的人，就是『神拳小諸葛』鄧定侯。」

陳准道：「所以昨天晚上殺了萬通的人，也一定就是鄧定侯。」

岳麟冷冷地看著丁喜，冷冷道：「我現在只問你，你這朋友是不是鄧定侯？」

丁喜歎了口氣，苦笑道：「這問題你也該問他的，他比我清楚得多。」

鄧定侯道：「我卻有件事不清楚。」

岳麟道：「你說。」

鄧定侯道：「我為什麼要殺萬通？」

岳麟道：「這問題我正想問你。」

鄧定侯道：「我想不出。」

岳麟道：「我也想不出。」

鄧定侯苦笑道：「我自己也想不出，我也根本沒理由要殺他。」

岳麟道：「但你卻殺了他，所以更該死。」

鄧定侯道：「你有沒有想到過。也許根本不是我殺了他的。」

岳麟道：「沒有。」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難道你真是個完全不講理的人？」

岳麟道：「我若是時常跟別人講理的話，現在早已不知死了多少次。」

他轉向丁喜，忽然問道：「我是不是一直將你當做自己的兄弟？」

丁喜承認。

岳麟道：「我在有酒喝的時候，是不是總會分給你一半？我在有十兩銀子的時候。是不是總會分給你五兩的？」

丁喜點頭。

岳麟盯著他，道：「那麼你現在準備站在哪一邊？你說！」

丁喜在心裡歎了口氣，他早就知道岳麟一定會給他這麼樣一個選擇。

──不是朋友。就是對頭。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幹他們這一行的人，就像是原野中的野獸一樣，永遠有他們自己簡單獨特的生活原則。

岳麟冷冷笑道：「假如你想站在他那邊，幫他殺了我，我也不會怪你。賣友求榮的人很多，而你並不是第一個。」

丁喜看看他，又看了看鄧定侯，道：「我們難道就這樣殺了他？」

岳麟道：「他既然來了，就非死不可。」

丁喜道：「我們難道連一點辯白的機會都不給他？」

岳麟道：「你必也該知道，我們殺人的時候，絕不給對方一點機會，任何機會都不給。」

丁喜道：「因為辯白的機會，時常都會變成逃走的機會。」

岳麟道：「不錯。」

丁喜道：「只不過我們若是殺錯了人呢？」

岳麟冷冷道：「我們殺錯人的時候很多，這也不是第一次。」

丁喜道：「所以冤枉的，死了也是活該的。」

岳麟道：「不錯。」

丁喜笑了笑，轉向鄧定侯，道：「這樣看來。你恐怕只有認命了。」鄧定侯苦笑。

丁喜道：「你本就不該學少林神拳的，更不該叫鄧定侯。」

鄧定侯道：「所以我錯了？」

丁喜道：「錯得很厲害。」

鄧定侯道：「所以我該死？」

丁喜道：「你想怎麼樣死？」

鄧定侯道：「你看呢？」

丁喜又笑了笑，道：「我看你最好買塊豆腐來一頭撞死。」

他忽然出手，以掌緣猛砍鄧定侯的咽喉。

這是致命的一擊，他們的出手，也像是野獸撲人一樣，兇猛、狠毒、準確、絕不容對方有一點喘息的準備機會。

先打個招呼再出手，在他們眼中看來，只不過是孩子們玩的把戲，可笑而幼稚。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一個人也只能死一次。

這一擊之迅速兇惡，竟使得鄧定侯也不能閃避，眼看著丁喜的手掌已切上他的喉結，岳麟目中不覺露出了笑意。

這件事解決得遠比他想像中還容易。

──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你處理時用的方法正確，就一定會順利解決的。

岳麟正對自己所用的方法覺得滿意時，丁喜這一擊竟突然改變了方向，五指突然縮回，接著就是一個肘拳打在岳麟左肋軟骨下的穴道上。

這一擊更迅速準確，岳麟竟完全沒有招架抵擋的餘地。

他立刻就倒下去。

五虎怒吼著揮拳，提槍的火速撕裂槍袋，用力抽槍，陳准、趙大秤想奪門而出。

只可惜他們所有的動作都慢了一步。

丁喜和鄧定侯已雙雙出手，七招之間，他們四個人全都倒了下去。

鄧定侯長長吐出口氣，嘴角還帶著笑意，說：「我們果然沒有看錯你。」

丁喜道：「你看得出我不會真的殺你？」鄧定侯點點頭。

丁喜道：「你若看錯了呢？」

鄧定侯道：「看錯了就真的該死了。」

丁喜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你倒是真沉得住氣。」

岳麟雖已倒在地上，卻還是狠狠地盯著他，眼睛裡充滿了怨毒和仇恨。

丁喜微笑道：「你也用不著生氣，賣友求榮的人，我又不是第一個。」

鄧定侯笑道：「也絕不是最後一個。」

丁喜道：「何況我這樣做，只不過我知道這個人絕對沒有殺死萬通，昨天晚上，我一直都跟他在一起。」

鄧定侯道：「我雖然練過少林神拳，卻沒有練過分身術。」

丁喜道：「只可惜你們根本不聽他的解釋，所以我只有請你們在這裡休息休息，等我查出了真兇，我再帶酒去找你們賠罪了。」

他實在不願再去看這些人惡毒的眼睛，說完了這句話，拉著鄧定侯就走。

鄧定侯道：「現在我們到哪裡去呢？」

丁喜道：「去找人。」

鄧定侯道：「找尼姑？」

丁喜淡淡地道：「我對尼姑一向有興趣，不管是大尼姑、小尼姑都是一樣。」

剛才那兩個尼姑本來還站在院子裡，現在正想溜，卻已遲了。

丁喜已竄出，一隻手抓住了一個。

老尼姑嚇得整個人都軟了，顫聲道：「我今年已七十三，你……你要找，就該找她。」

丁喜笑了。鄧定侯大笑。

慧能本已嚇白的臉。卻又脹得通紅，無論誰都絕不會想像到現在她心裡是什麼滋味？

丁喜笑道：「原來尼姑也一樣會出賣尼姑的。」

鄧定侯笑道：「尼姑也是人，而且是女人。」

他微笑著拍了拍慧能的肩，道：「你用不著害怕，這個人絕不會做什麼太可怕的事，最多只不過……」

丁喜好像生怕他再說下去，立刻搶著道：「最多只不過問你們幾句話。」

慧能終於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我可以保證，絕沒有任何人能看得出，她的眼色是慶幸，還是失望。

丁喜只好裝著看不見，輕輕咳嗽兩聲，沉下臉，道：「屋子裡那些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慧能道：「昨天半夜。」

丁喜道：「來的幾個人？」

慧能顫抖著，伸出一隻手。

丁喜道：「四個活人，一個死人？」

慧能道：「五個活人。」

老尼姑搶著道：「可是他們今天出去的時候，卻已剩下四個人。」

丁喜眼睛亮了，道：「還有一個人在哪裡？」

老尼姑道：「不知道。」

丁喜道：「真的不知道？」

老尼姑道：「我只知道昨天晚上他們曾經到後面的小土地廟裡去過一趟。」

丁喜道：「那裡有什麼人？」

老尼姑道：「什麼人都沒有，只有個地窖。」

鄧定侯的眼睛也亮了。

鄧定侯道：「你知道少了的那個人是誰？」

丁喜道：「一定是小蘇秦，蘇小波。」

鄧定侯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丁喜道：「是個很多嘴的人，你若想要他保守秘密，唯一的法子就是……」

鄧定侯道：「就是殺了他？」

丁喜笑了笑，道：「但若他是你的大舅子，你應該怎麼辦呢？」

鄧定侯道：「我當然不能讓我妹子做寡婦。」

丁喜道：「當然不能。」

鄧定侯道：「所以我只有把他關在地窖裡。」

丁喜大笑，道：「小諸葛果然不愧是小諸葛。」

鄧定侯道：「小諸葛並不是他大舅子。」

丁喜道：「岳麟卻是的。」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假如她妹妹是跟他一樣的脾氣，蘇小波就不如還是死了的好。」

丁喜忽然皺起了眉，道：「你不是他舅子，那兇手也不是。」

鄧定侯道：「所以他隨時隨地都可能把蘇小波殺了滅口。」

丁喜道：「所以我們若還想從蘇小波嘴裡問出一點秘密，就應該趕快到土地廟去。」

## 第八章 天才兇手

尼姑庵的一面怎麼還有個土地廟？土地廟怎麼會有個地窖？

丁喜眼睛裡帶著種思索的表情，注視著神案下的石板，喃喃道：「這個尼姑庵裡面，以前一定有個花尼姑，才會特地修了個這麼樣的土地廟。」

鄧定侯忍不住問：「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在尼姑庵裡沒法子跟男人幽會，這裡卻很方便。」

鄧定侯笑了：「你好像什麼事都知道。」

丁喜並不謙虛：「我知道的事本來就不少。」

鄧定侯道：「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大的毛病是什麼嗎？」

丁喜道：「不知道。」

鄧定侯道：「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聰明了。」

他微笑著，用手拍了拍丁喜的肩，又道：「所以我勸你最好學學那老烏龜，偶爾也裝裝傻。」

鄧定侯道：「那麼你就會發現，這世界遠比你現在看到的可愛得多了。」

地窖果然就在神案下。

他們掀起石板走進去，陰暗潮濕的空氣裡，帶著種腐朽的臭氣。刺激得他們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

他們睜開眼，第一樣看見的，就是一張床。

地窖很小，床卻不小，幾乎佔據了整個地窖的一大半。

鄧定侯心裡歎了口氣：「看來這小子果然沒有猜錯。」

有兩件事丁喜都沒有猜錯──

地窖裡果然有張床。床上果然有個人，這個人就是蘇小波。

他的人已像是棕子般捆了起來，閉著眼似已睡著，而且睡得很熟，有人進了地窖，他也沒有張開眼。

「他睡得簡直像死人一樣。」

「像極了。」

丁喜的心在往下沉。一步竄了過去，伸手握住了蘇小波的脈門。

蘇小波忽然笑了。

丁喜長吐出口氣，搖著頭笑道：「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子很好玩？」

蘇小波笑道：「我也不知道被你騙過多少次。能讓你著急一下也是好的。」

丁喜道：「你自己一點都不急？」

蘇小波道：「我知道我死不了的。」

丁喜道：「因為岳麟是你大舅子？」

蘇小波忽然不笑了，恨恨道：「若不是因我有他這麼一個大舅子，我還不會這麼倒霉。」

丁喜道：「是他把你關到這裡來的？」

蘇小波道：「把我捆起來的也是他。」

丁喜笑道：「是不是因為你在外面偷偷的玩女人，他才替他的妹妹管教你？」

蘇小波叫了起來，道：「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寶貝妹妹是個天吃星，我早就被她淘完了，那有精力到外面來玩女人？」

丁喜道：「那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子修理你？」

蘇小波道：「鬼知道。」

丁喜眨眨眼，忽然冷笑道：「我知道，一定因為你殺了萬通。」

蘇小波又叫起來，道：「他死的時候我正在廚房裡喝牛鞭湯，聽見他的叫聲。才趕出來的」

丁喜道：「然後呢？」

蘇小波道：「我已經去遲了，連那人的樣子都沒有看清楚。」

丁喜眼睛亮了，道：「那個什麼人？」

蘇小波道：「從萬通屋裡走出來的人。」

丁喜道：「你雖然沒有看清楚，卻還是看見了他？」

蘇小波道：「嗯。」

丁喜道：「他是個什麼樣身材的人？」

蘇小波道：「是個身材很高的人，輕功也很高，在我面前一閃，就不見了。」

丁喜目光閃動，指著鄧定侯道：「你看那個人身材是不是很像他？」

蘇小波上上下下打量了鄧定侯兩眼，道：「一點也不像，那個人至少比他高半個頭。」

丁喜看著鄧定侯，鄧定侯也看了看丁喜，忽然道：「姜新和百里長青都不矮。」

丁喜道：「可惜這兩個人一個已病得快死了，一個又遠在關外。」

鄧定侯的眼睛也有光芒閃動，沉吟著道：「關外的人可以回來，生病的人也可能是裝病。」

蘇小波看著他們，忍不住問：「你們究竟在談論著什麼？」

丁喜笑了笑，道：「你這人怎麼越來越笨了，我們說的話，你聽不懂，別人對你的好處，你也看不出。」

蘇小波道：「誰對我有好處？」

丁喜道：「你的大舅子。」

蘇小波又叫了起來，道：「他這麼樣修理我，難道我還應該感激他？」

丁喜笑道：「你的確應該感謝他，因為他本應該殺了你的。」

蘇小波愣了一愣，又道：「為什麼？」

丁喜道：「你真不懂？」

蘇小波道：「我簡直被弄得糊塗死了。」

丁喜道：「那麼你就該趕快問他去。」

蘇小波道：「他的人在哪裡？」

丁喜指一指道：「就在前面陪著一個死人、兩個尼姑睡覺。」

黃昏。

後院裡更暗，屋子裡沒有燃燈。

死人已不會在乎屋子裡是光是亮，被點住穴道的人，就算在乎也動不了。

蘇小波喃喃道：「看來我那大舅子好像真的睡著了。」

丁喜微笑道：「睡得簡直跟死人差不多。」

說到「死人」兩個字，他心裡忽然一跳。忽然一個箭步竄過去，撞開了門。

然後他自己也變得好像個死人一樣。全身上下都已冰冷僵硬。

屋子裡已沒有活人。

那對百煉精鋼打成的日月雙槍，竟已被人折斷了，斷成了四截，一截釘在棺材上，兩截飛上屋樑。還有一截，竟釘入岳麟的胸膛。

但他致命的傷口卻不是槍傷，而是內傷。被少林神拳打出來的內傷。

大力金剛的傷痕也一樣。

陳准、趙大秤，都是死在劍下的。

一柄很窄的劍，因為他們眉心之間的傷口只有七分寬。

江湖中人都知道，只有劍南門下弟子的佩劍最窄，卻也有一寸二分。

越窄的劍越難練，江湖中幾乎沒有人用過這麼窄的劍。

鄧定侯看著岳麟和五虎的屍身，苦笑道：「看來兩個人又是被我殺了的。」

丁喜沒有開口，眼睛一直眨也不眨地盯著陳准和趙大秤眉心間的創傷。

鄧定侯道：「這兩個人又是被誰殺的？」

丁喜道：「我。」

鄧定侯愣了愣，道：「你？」

丁喜笑了笑，忽然一轉身，一翻手。手裡就多了柄精光四射的短劍。

一尺三寸長的劍，寬僅七分。

鄧定侯看了看劍鋒，再看了看陳准、趙大秤的傷口，終於明白：「那奸細殺了他們滅口，卻想要我們來背黑鍋。」

丁喜苦笑道：「這些黑鍋可真的不少呢。」

鄧定侯道：「他先殺了萬通滅口，再嫁禍給我，想要你幫著他們殺了我。」

丁喜道：「只可惜我偏偏就不聽話。」

鄧定侯道：「所以他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你拉下水。」

丁喜道：「岳麟的嘴雖然穩，到底是比不上死人。」

鄧定侯道：「所以他索性把岳麟的嘴也一起封了起來。」

丁喜道：「岳麟的朋友不少，弟兄更多，若是知道你殺了他，當然絕不會放過你。」

鄧定侯道：「他們放不過我，也少不了你。」

丁喜歎道：「我們在這裡狗咬狗，那位仁兄就正好等在那裡看熱鬧、撿便宜。」

蘇小波一直站在旁邊發愣，此刻才忍不住問道：「你們說的這位仁兄究竟是誰？」

丁喜道：「是個天才。」

蘇小波道：「天才？」

丁喜道：「他不但會模仿別人的筆跡，還能模仿別人的武功：不但會用這種袖中劍，少林百步神拳也練得不錯。你說他是不是天才？」

蘇小波歎道：「看來這個人真他媽的是個活活的大天才。」

他突然想起一個人：「小馬呢？」

丁喜道：「我們現在正要去找他。」

蘇小波道：「我們？」

丁喜道：「我們的意思，就是你也跟我們一起去找他。」

蘇小波道：「我不能去，我至少總得先把岳麟的屍首送回去，不管怎麼樣，他總是我大舅子。」

丁喜道：「不行。」

蘇小波愣了愣，道：「不行？」

丁喜道：「不行的意思，就是從現在起。我走到哪裡，你也要跟到那裡。」

他拍著蘇小波的肩，微笑道：「從現在起，我們變得像是一個核桃裡的兩個仁。分也分不開了。」

蘇小波吃驚地看著他，道：「你沒有搞錯？我既不是女人，又不是相公。」

丁喜笑道：「就算你是相公。我對你也沒有什麼興趣的。」

蘇小波道：「那麼你跟我這麼親幹嗎？」

丁喜道：「因為我要保護你。」

蘇小波道：「保護我？」

丁喜道：「現在別的人死了都沒有關係，只有你千萬死不得。」

蘇小波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只有你一個人見過那位天才兇手。也只有你一個人可以證明。岳老大他們並不是死在我們手裡的。」

蘇小波盯著他看了半天。長長歎了口氣，道：「就算你要我跟著你，最好也離我遠一點。」

丁喜道：「為什麼？」

蘇小波眨了眨眼道：「因為我老婆會吃醋的。」

到過杏花村的人，都認得老許，卻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這個人好吃懶做，好酒貪杯，以紅杏花的脾氣，就算十個老許也該被她全部趕走了。

可是這個老許卻偏偏沒有被趕走。

他只要有了六七分酒意，就根本沒有把紅杏花看在眼裡。

若是有了八九分酒意，他就會覺得自己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到這裡來做伙計，只不過是為了要隱姓埋名，不再管江湖中那些閒事。

據說他真的練過武，還當過兵，所以他若有了十分酒意，就會忽然發現自己不但是個大英雄，而且還是位大將軍。

現在他看起來就像是個大將軍。站在他面前的丁喜，只不過是他部下的一個無名小卒而已。

丁喜已進來了半天，他只不過隨隨便便往旁邊凳子上一指，道：「坐。」

將軍有令，小卒當然就只有坐下。

老許又指了指桌上的酒壺，道：「喝。」

丁喜就喝。

他實在很需要喝杯酒，最好的是喝上七八十杯，否則他真怕自己要氣得發瘋。

他們來的時候。小馬居然已走了，那張軟榻只剩下一大堆白布帶──本來紮在他身上的白布帶。

看到這位大將軍的樣子，他也知道一定問不出什麼來的。

但他卻還是不能不問：「小馬呢？」

「小馬？」

大將軍的目光凝視著遠方：「馬都上戰場去了，大馬小馬都去了。」

他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聲道：「前方的戰鼓已鳴，士卒們的白骨已堆如山，血肉已流成河，我卻還坐在這裡喝酒，真是可恥呀，可恥！」

鄧定侯和蘇小波都已看得愣住，想笑又笑不出，丁喜卻已看慣了，見怪不怪。

老許忽又一招桌，瞪著他們，厲聲道：「你們身受國恩，年輕力壯，不到戰場上去盡忠效死，留在這裡幹什麼？」

丁喜道：「戰事慘烈，兵源不足，我們是來找人的。」

老許道：「找誰？」

丁喜道：「找那個本來在後面養傷的傷兵，現在他的傷已痊癒，已可重赴戰場了。」

老許想了想，終於點頭，道：「有理，男子漢只要還剩一口氣在，就應該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屍。」

丁喜道：「只可惜那傷兵已不見了。」

老許又想了想，想了很久，想得很吃力，總算想了起來：「你說的是副將？」

「正是。」

「他已經走了，跟梁紅玉一起走的。」

「梁紅玉？」

「難道你連梁紅玉都不知道？」

大將軍可光火了：「像她那樣的巾幗英雄，也不知比你們這些貪生怕死的小伙子強多少倍，你們還不慚愧？」

他越說越火，拿起杯子，就往丁喜身上擲了過去，幸好丁喜溜得快。

鄧定侯和蘇小波的動作也不慢，一溜出門。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丁喜的臉色。卻好像全世界每個人都欠他三百兩銀子沒還一樣。

蘇小波笑道：「馬副將，小馬居然變成了馬副將？他以為自己是誰？是岳飛？」

丁喜板著臉，就好像全世界每個人都欠他四百兩銀子。

蘇小波終於看出了他的臉色不對：「你在生什麼氣？生誰的氣？」

鄧定侯道：「梁紅玉。」

蘇小波道：「他又不是韓世忠，就算梁紅玉跟小馬私奔了，他也用不著生氣。」

鄧定侯道：「這個梁紅玉並不是韓世忠的老婆。」

蘇小波道：「是誰？」

鄧定侯道：「是王大小姐的老搭檔。」

蘇小波詫異道：「霸王槍王大小姐？」

鄧定侯點點頭。道：「他不喜歡王大小姐，所以不喜歡這個梁紅玉了。」

蘇小波道：「可是小馬卻跟著這個梁紅玉私奔了。」

鄧定侯道：「所以他生氣。」

蘇小波不解道：「小馬喜歡的女人，為什麼要他喜歡？他為什麼要生氣？」

鄧定侯道：「因為他天生就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馬車還等在外面。

趕車的小伙子叫小山東，脾氣雖然壞，做事倒不馬虎，居然一直守在車上，連半步都沒有離開。

蘇小波道：「現在我們到哪裡去？」

丁喜板著臉，忽然出手，一把將趕車的從上面揪了下來。

他並不是想找別人出氣。

鄧定侯立刻就發覺這趕車的已不是那個說話總是抬槓的小山東了。

「你是什麼人？」

「我叫大鄭，是個趕車的。」

「小山東呢？」

「我給了他三百兩銀子，他高高興興地到城裡去找女人去了。」

丁喜冷笑道：「你替他來趕車，卻給他三百兩銀子，叫他找女人。他難道是你老子？」

大鄭道：「那三百兩銀子並不是我拿出來的。」

丁喜道：「是誰拿出來的？」

大鄭道：「是城裡狀元樓的韓掌櫃叫我來的。還叫我一定要把你們請到狀元樓去。」

丁喜看著蘇小波。

蘇小波道：「我不認識那個韓掌櫃。」

丁喜又看著鄧定侯。

鄧定侯道：「我只知道兩個姓韓的，一個叫韓世忠，一個叫韓信。」

丁喜什麼話都不再說。放開大鄭，就坐上了車。

「我們到狀元樓去？」

「嗯。」

到了狀元樓，丁喜臉上的表情，也像是天上忽然掉下一塊肉骨頭來，打著了他的鼻子。

他們實在想不到，花了三百兩銀子請他們客的人，竟是前兩天還想用亂箭對付他們的王大小姐。

王大小姐就像是自己變了個人，已經不是那位眼睛在頭頂上，把天下的男人都看成王八蛋的大小姐了，更不是那位帶著一丈多長的大鐵槍。到處找人拚命的女英雄。

她身上穿著的，雖然還是白衣服，卻已不是那種急裝勁服，而是那件曳地的長裙，料子也很輕、很柔軟，襯得她修長苗條的體態更婀娜動人。

她臉上雖然還沒有胭脂，卻淡淡地抹了一點粉。明朗美麗的眼睛裡，也不再有那種咄咄逼人的鋒芒，看著人的時候，甚至還會露出一點溫柔的笑意。

──女人就應該像個女人。

──聰明的女人都知道，若想征服男人，絕不能用槍的。

──只有溫柔的微笑，才是女人們最好的武器。

──今天她好像已準備用出這種武器，她想征服的是誰？

鄧定侯看著她。臉上帶著酒意的微笑。

他忽然發現這位王大小姐非但還比他想像中更美，也還比他想像中更聰明。

所以等到她轉頭去看丁喜時，就好像在看著條已經快被人釣上的魚。

丁喜的表情卻像是條被人踩疼了尾巴的貓，板著臉道：「是你？」

王大小姐微笑著點點頭。

丁喜冷冷道：「大小姐若要找我們，隨便在路上挖個洞就行了，又何必這麼破費？」

王大小姐柔聲道：「我正是為了那天的事，特地來同兩位賠罪解釋的。」

丁喜道：「解釋什麼？」

王大小姐沒有回答這句話，卻捲起了衣袖，用一隻纖柔的手。為蘇小波斟了杯酒。

「這位是……」

「我姓蘇，蘇小波。」

「餓虎崗上的小蘇秦？」

蘇小波道：「不敢。」

王大小姐道：「那天我沒有到熊家大院去，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還得請你們原諒。」

蘇小波道：「我若是你。我也絕不會去的。」

王大小姐道：「哦？」

蘇小波道：「一個像王大小姐這樣的美人，又何必去跟男人舞刀弄劍，只要大小姐一笑，十個男人中已至少有九個要拜倒在裙下了。」

王大小姐嫣然道：「蘇先生真會說話，果然不愧是小蘇秦。」

丁喜冷冷道：「若不會說話。岳家的二小姐怎會嫁給他？」

王大小姐眼珠子轉了轉，道：「我早就聽說岳姑娘是位有名的美人兒了。」

蘇小波歎了口氣，道：「也是條有名的母老虎。」

王大小姐道：「既然如此，我勸蘇先生還是趕快回去的好，不要讓尊夫人在家裡等著著急。」

她含笑舉杯，柔聲道：「我敬蘇先生這一杯，蘇先生就該動身了。」

她笑得雖溫柔，可只要不太笨的人，都應該聽得出她這是在下逐客令。

蘇小波不笨，一點兒也不笨。

他看了看王大小姐，又看了看丁喜，苦笑道：「其實我也早想回去了，只可惜有個人一直都不肯放我走。」

丁喜道：「這個人現在已改變了主意。」

蘇小波眨了眨眼睛。說：「他怎麼會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的？」

丁喜道：「因為他很想聽聽王大小姐解釋的是什麼事？」

蘇小波喝乾了這杯酒，站起來就走。

鄧定侯忽然道：「我們一起走。」

蘇小波道：「你？」

鄧定侯笑了笑，道：「我家裡也有條母老虎在等著，當然也應該趕快回去才對。」

丁喜道：「不對！」

鄧定侯道：「不好？」

丁喜道：「現在我們已被一條繩子綁住了，若沒有找出繩上的結，我們誰也別想走出這裡。」

鄧定侯已站起來，忽然大聲道：「殺死萬通他們的那個天才兇手，究竟像不像我？」

蘇小波道：「一點兒也不像。」

鄧定侯道：「他是不是比我高得多？」

蘇小波道：「至少高半個頭。」

鄧定侯道：「你有沒有搞錯？」

蘇小波道：「沒有。」

鄧定侯這才慢慢地坐下。

蘇小波道：「現在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鄧定侯點點頭，道：「只不過你還是要千萬小心保重。」

蘇小波笑道：「我明白。我只有一個腦袋，也只有一條命。」

他走出去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剛從死牢裡放出來的犯人一樣，顯得既愉快，又輕鬆，一點也不擔心別人會來暗算他。

丁喜看著他走出去，眼睛裡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好像又想追出去。

只可惜這時王大小姐問出了一句他不能不留下來聽的話。

「我那麼著急想知道，五月十三那天你在哪裡，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是的。」

「你一定想不通我是為了什麼？」

「我想不通。」

「那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王大小姐端起酒杯，又放下。明朗的眼睛裡，忽然現出了一層霧。

過了很久，她才慢慢接著道：「家父就是在那天死的，死得很慘，也很奇怪。」

鄧定侯皺眉道：「很奇怪？」

王大小姐道：「長槍大戟，本是沙場上衝鋒陷陣用的兵器，江湖中用槍的本不多，以槍法成名的高手更少之又少。」

鄧定侯同意：「江湖中以長槍成名的高手，算來最多只有十三位。」

王大小姐道：「在這十三位高手中，家父的槍法排名第幾？」

鄧定侯想也不想，立刻道：「第一。」

他說的並不是奉承話：「近三十年來，江湖中用槍的人，絕沒有一個人能勝過他。」

王大小姐道：「但他卻是死在別人槍下的。」

鄧定侯愣住，過了很久。才長長吐出口氣，道：「死在誰的槍下？」

王大小姐道：「不知道。」

她又端起酒杯，又放下，她的手已抖得連酒杯都拿不穩。

王大小姐道：「那天晚上夜已很深。我已睡了。聽見他老人家的慘呼才驚醒。」

鄧定侯道：「可是等到你趕去時，那兇手已不見了。」

王大小姐用力咬著嘴唇，道：「我只看見一條人影從他老人家書房的後窗中竄出來。」

鄧定侯立刻搶著問：「那個人是不是很高？」

王大小姐遲疑著。終於點了點頭，道：「他的輕功很高。」

鄧定侯道：「所以你沒有追。」

王大小姐道：「我就算去追，也追不上的，何況我正著急去看他老人家的動靜。」

鄧定侯道：「你還看見了什麼可疑的事？」

王大小姐垂下頭，道：「我進去時，他老人家已倒在血泊中。」

鮮紅的血。蒼白的臉，眼睛凸出，充滿了驚訝與憤怒的神色。

這老人死也不相信自己會死在別人的槍下。

王大小姐道：「他的霸王槍已撒手，手裡卻握著半截別人的槍尖，槍尖還滴著血，他自己的血。」

鄧定侯道：「這半截槍尖還在不在？」

王大小姐已經從身上拿出個包紮很仔細的白布包，慢慢地解開。

槍尖是純鋼打成的。槍桿是普通的白蠟竿子，折斷的地方很不整齊，顯然是槍尖刺入他的致命處之後，才被他握住折斷的。

鄧定侯皺起了眉。

這桿槍並不好，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在普通的兵器店裡就可以買得到。

王大小姐道：「我從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練槍，我們鏢局練槍的人也不少，可是我們從這半截槍尖上。卻連一點兒線索都看不出來。」

鄧定侯道：「所以你就帶著他老人家留下來的霸王槍，來找江湖中所有槍法名家挑戰，你想查出有誰的槍法能勝過他。」

王大小姐垂頭歎息，道：「我也知道這法子並不好，可是我實在想不出別的法子。」

鄧定侯道：「你看見丁喜的槍法後，就懷疑他是兇手，所以才逼著要問他，五月十三那天，他在哪裡？」

王大小姐頭垂得更低。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他的槍法實在很高，我甚至可以保證，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勝過他，但是我也可以保證。他絕不是兇手。」

王大小姐道：「我現在也明白了，所以……所以……。」

丁喜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你父親平時是不是睡得很遲？」

王大小姐搖搖頭，道：「他老人家的生活一向很有規律，起得很早，睡得也早。」

丁喜道：「出事之時，夜確已很深了？」

王大小姐道：「那時已過三更了。」

丁喜道：「他平時睡得很早，那天晚上卻還沒有睡。因為他還留在書房裡。」

王大小姐皺眉道：「你這麼一說，我才想到他老人家的確有點特別。」

丁喜道：「一個早睡早起已成習慣的人，為什麼要破例？」

王大小姐抬起頭。眼睛裡發出了光。

丁喜道：「這是不是因為他早已知道那天晚上有人要來，所以才在書房裡等著？」

王大小姐道：「我進去的時候，桌上的確好像還擺著兩副杯筷、一些酒菜。」

丁喜道：「你好像看到了，還是的確看到了。」

王大小姐道：「那時我心已經亂了。對這些事實在沒有注意。」

丁喜歎了口氣，拿起酒杯，慢慢啜了一口。忽又問道：「那桿霸王槍，平時是不是放在書房裡的？」

王大小姐道：「是的。」

丁喜道：「那麼他就不是因為知道這個人要來，才把槍準備在手邊。」王大小姐同意。

丁喜道：「可是他卻準備了酒菜。」

王大小姐忽然站起來，道：「現在我想起來了，那天晚上我進去的時候，的確看見桌上有兩副酒杯筷。」

丁喜道：「你剛才還不能確定，現在怎麼又忽然想了起來？」

王大小姐道：「因為我當時雖然沒有注意，後來卻有人勉強灌了我一杯酒，他自己也喝了兩杯。」

她又解釋著道：「那時我已經快暈過去，所以剛才一時間也沒有想起來。」

丁喜沉吟著，又問道：「那書房有多大？」

王大小姐道：「並不太大。」

丁喜道：「就算是個很大的書房，若有人用兩根長槍在裡面拚命，那房裡的東西，只怕也早就被打得稀爛了。」

王大小姐道：「可是……」

丁喜道：「可是人進去的時候，酒菜和杯筷卻還是好好的擺在桌子上。」

王大小姐終於確定：「不錯。」

丁喜道：「這半截槍尖，只不過是半截槍尖而已，槍桿可能是一丈長，也可能只有一尺長。」

王大小姐道：「所以……。」

丁喜道：「所以殺死你父親的兇手並不一定是用槍的名家，卻一定是你父親的朋友。」

王大小姐不說話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著這個年輕人。

她眼睛的表情，就好像是個第一次看見珠寶的小女孩。

丁喜道：「就因為一定是朋友，所以你父親才會準備酒菜在書房裡等著他，他才有機會忽然從身上抽出桿短槍，一槍刺入你父親的要害。就因為你父親根本連抵抗的機會都沒有，所以連桌上的杯筷都沒有被撞倒。」

他又慢慢地嚥了口酒，淡淡道：「這只不過是我的想法而已，我想得並不一定對。」

王大小姐又盯著他看了很久，眼睛裡閃耀著一種無法形容的光芒，又好像少女們第一次佩戴了珠寶一樣。

鄧定侯微笑道：「你現在想必也明白。『聰明的丁喜』這名字是怎麼來的？」

王大小姐沒有說話，卻慢慢地站了起來。

現在也已夜深了，窗外閃動著的星光，就像是她的眼睛。

風從遠山吹來，遠山一片朦朧。

她走到窗口，眺望著朦朧的遠山，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說過，五月十三是個很特別的日子，並不僅是因為我父親的死亡。」

鄧定侯道：「這一天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王大小姐道：「我父親對自己的身體一向很保重，平時很少喝酒，可是每年到了這一天，他都會一個人喝酒喝到很晚。」

鄧定侯道：「你有沒有問過他為什麼？」

王大小姐道：「我問過。」

鄧定侯道：「他怎麼說？」

王大小姐道：「我開始問他的時候，他好像很憤怒，還教訓我，叫我最好不要多管長輩的事，可是後來又向我解釋。」

鄧定侯道：「怎麼解釋？」

王大小姐道：「他說在閩南一帶的風俗，五月十三是天帝天后的誕辰，這一天家家戶戶都要祭拜天地，大宴賓朋，以求一年的吉利。」

鄧定侯道：「但他卻不是閩南人。」

王大小姐道：「先母卻是閩南人，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好像也在閩南耽過很久。」

鄧定侯道：「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王大小姐道：「這件事他從來就很少在別人面前提起過。」

鄧定侯道：「可是……。」

王大小姐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最奇怪的是，每年到了五月十三這一天，他脾氣都會變得很暴躁。本來他每天早上都耍一趟槍的，這一天連槍都不練了，從早就一個人耽在書房裡。」

鄧定侯道：「你知不知道他在書房裡幹什麼？」

王大小姐道：「我去偷看過幾次通常他只不過坐在那裡發愣，有一次我卻看見他居然畫了一幅畫。」

鄧定侯道：「畫的是什麼？」

王大小姐道：「畫完之後，他本來就好像準備把那幅畫燒了的，可是看了幾遍後，又好像捨不得，就把那幅畫捲好，藏在書架後面腹壁中的一個秘密的鐵櫃裡。」

鄧定侯道：「你當然也看過了。」

王大小姐點點頭道：「我雖然看過，卻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來，他畫的只不過是幅普通的山水，白雲青山，風景很好。」

丁喜忽然問道：「這幅畫還在不在？」

王大小姐道：「不在了。」

丁喜失望地皺起了眉。

王大小姐道：「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又打開了那鐵櫃，裡面收藏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少，偏偏就只有這幅不值錢的畫，居然不見了。」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是誰拿走的？」

王大小姐搖搖頭，道：「可是我已將那圖畫看得很仔細，我小的時候也學過畫。」

丁喜眼又亮了，道：「現在你能把這幅畫再一模一樣的畫出來看看嗎？」

王大小姐道：「也許我可以試試看的。」

她很快就找來筆墨和紙，很快的就畫了出來……

藍天白雲，白雲下一片青色的山崗。隱約露出一角紅樓。

王大小姐放下了筆，又看了幾遍，顯得很滿意：「這就是了。我畫的就算不完全像，也差不了多少。」

丁喜只看了一眼，就轉過頭來，淡淡的道：「這幅畫的確沒有什麼特別，像這樣的山水，天下也不知有多少。」

王大小姐道：「可是，這幅畫上還有八個很特別的字。」

鄧定侯道：「寫的是什麼？」

王大小姐又提起筆。

「五月十三，遠避青龍。」

青龍！

看到這兩個字，鄧定侯的臉色竟像是忽然變得很可怕。

王大小姐轉過頭來，凝視著他。緩緩道：「家父在世的時候，常說他朋友之間，見識最廣的人，就是神拳小諸葛。」

鄧定侯笑了笑，笑得卻很勉強。

王大小姐道：「我知道他老人家從來不會說謊話，所以……」

鄧定侯忽然歎了口氣，道：「你究竟想問我什麼？」

王大小姐道：「你知不知道青龍會？」

她忽然問出這句話，鄧定侯竟好像又吃了一驚。

青龍會！

他當然知道青龍會。

可是他每次聽到這組織的時候，背上都好像有條毒蛇爬過。

王大小姐盯著他，緩緩道：「我想你一定知道的。據說近三百年以來，江湖中最可怕的組織就是青龍會。」

鄧定侯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

因為的確是事實。

沒有人知道青龍會是怎麼組織起來的。也沒有人知道這組織的首領是誰。

可是每個人都知道。青龍會組織之嚴密，勢力之龐大。手段之毒辣，絕沒有任何幫派能比得上。

王大小姐道：「據說青龍會的秘密分舵遍佈天下，竟多達三百六十五處。」

鄧定侯道：「哦。」

王大小姐道：「一年也恰巧有三百六十五天，所以青龍會就以日期來作為他們分舵的代號，『五月十三』，想必就是他們的分舵之一。」

鄧定侯道：「難道你認為青龍會和你父親的死有什麼關係？」

王大小姐道：「他雖然已是個老人，耳目卻還是很靈敏，那天我在外面偷看的時候，他也許早就發現了。」

鄧定侯道：「難道你認為那幅畫是他故意畫給你看的嗎？」

王大小姐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他為的是什麼？」

王大小姐道：「也許他以前在閩南的時候，和青龍會結下了怨仇，他知道青龍會一定會派人來找他，所以就用這法子來警告我。」

鄧定侯道：「可是……」

王大小姐打斷了他的話，道：「他活著時雖然不願意跟我說明，卻又怕不明不白的遭了別人暗算，所以才故意留下這條線索，讓我知道害他的人就是『五月十三』，這秘密的組織就在這麼樣一片青色的山崗裡。」

鄧定侯歎道：「就算真的如此，你也該忘了下面四個字。『遠避青龍』」

王大小姐緊握著雙手，眼裡已有了淚光，道：「我也知道青龍會的可怕，但我卻還是不能不為他老人家報仇的。」

鄧定侯道：「你有這麼大的力量？」

王大小姐道：「不管怎麼樣，我都要試試。」

她用力擦了擦淚痕，又道：「現在我只恨不知道這片青色的山崗究竟在哪裡。」

鄧定侯道：「別的事難道你都已知道？」

王大小姐道：「我至少已知道『五月十三』這分舵的老大是誰了。」

鄧定侯聳然動容道：「是誰？」

王大小姐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緩緩道：「這個人的確是我父親的朋友，那天晚上我父親的確在等著他。」

她轉過臉，凝視著丁喜，道：「有些事我本來都沒有想到，可是剛才你的確讓我忽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丁喜淡淡道：「我剛才也說。我的想法並不一定正確。」

王大小姐勉強笑了笑，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沒有到熊家大院去？」

丁喜冷冷道：「大小姐說去就去，說不去就不去，根本就不必要有什麼理由。」

王大小姐道：「我有理由。」

她好像沒有聽出丁喜話中的刺，居然一點也不生氣，接著又道：「因為那天早上，我忽然在路上看見了一個人。」

丁喜道：「路上有很多人。」

王大小姐道：「可是這個人卻是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裡看見的。」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道：「那時候天還沒有完全亮，他臉上又戴著個人皮面具，一定想不到我會認出他來。但我卻還是不能不特別小心。」

丁喜道：「為什麼？」

王大小姐道：「因為我那時就已想到，我父親很可能就死在他手裡的，他若知道我認出了他，一定也不會放過我。」

丁喜道：「所以嚇得你連熊家大院都不敢去。」

王大小姐眼圈又紅了，咬著嘴唇道：「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絕不是他的對手。」

鄧定侯忍不住道：「他究竟是誰？」

王大小姐又避開了這問題，道：「但那時我還沒有把握確定。」

丁喜道：「現在呢？」

王大小姐道：「剛才我聽了你的分析後，才忽然想到，我父親死的那天晚上，在書房裡等的人一定就是他。」

丁喜道：「現在你已有把握能確定？」

王大小姐道：「嗯。」

丁喜道：「但你卻還是不敢說出來。」

王大小姐道：「因為……因為我就算說了出來，你們未必會相信的。」

丁喜道：「那麼，你就不必說出來了。」

他自己倒了杯酒，自斟自飲。居然好像真的不想聽了。

王大小姐道：「可是書房裡卻還留著他的藥味，我一嗅就知道他曾經來過。」

現在丁喜無論怎麼諷刺她，她居然能忍得住。裝作聽不見：「昨天早上我遇見他的時候，他恰巧用過那種藥，我遠遠的就嗅到了，所以我根本不必看清他的臉，也知道他是誰。」

她接著又道：「就因為他有這種病，所以他呼吸的聲音也跟別人不同，你只要仔細聽過兩次，就一定可以分辨出來。」

鄧定侯雖然沒有開口，但臉上的表情卻已無疑證實了她的話。

他實在沒有想到這位從小嬌生慣養的大小姐，竟是個心細如髮的人。

王大小姐盯著他，道：「我想你如果見到他。就一定可以分辨得出。」

鄧定侯只有點頭。

王大小姐道：「五月十三距離七月還有四十七天。這段時間已足夠讓他趕回關外，等著你去接他。」

鄧定侯道：「可是今年……」

王大小姐道：「我也知道他是在兩個多月前出關的，這段時間也足夠讓他偷偷地溜回來。」

鄧定侯長長吐了口氣，道：「你說的並不是沒有道理。但你卻忘了一點。」

鄧定侯道：「百里長青和你父親的交情不錯，他為什麼要害死你父親？」

王大小姐道：「也許因為我父親堅決不肯參加你們的聯盟。而且很不給他面子，所以他懷恨在心：也許因為他是青龍會『五月十三』的舵主，想要挾我父親做一件事，我父親不答應，他就下了毒手。」

鄧定侯道：「難道你已認定他是兇手？」

王大小姐又握緊雙拳，道：「我想不出別的人。」

鄧定侯道：「可是你的理由實在不夠充足，而且根本沒有證據。」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一定要找出證據來。」

她又補充著道：「要找出證據來，就得先找到百里長青，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活證據。」

鄧定侯道：「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王大小姐道：「一定就在那片青色的山崗上。」

鄧定侯道：「你知道這片山崗在哪裡？」

王大小姐道：「我不知道。」

她黯然歎息。又道：「何況，就算我能找到這地方，就算我能找到百里長青，我也絕不是他的對手，所以……」

鄧定侯道：「所以你一定要先找個幫手。」

王大小姐道：「而且要找個有用的幫手。」

鄧定侯道：「你準備找我？」

王大小姐道：「不是。」

她的回答簡單而乾脆，她實在是個很直爽的人。

鄧定侯笑了，笑得卻有點勉強。

這是件麻煩事，能避免最好。但也不知為了什麼，他心裡卻又覺得有點失望。

王大小姐道：「百里長青不但武功極高，而且是條老狐狸。」

鄧定侯道：「所以你一定要找個武功比他更高的幫手，而且還是條比老狐狸更狡猾的小狐狸。」

王大小姐點點頭。眼睛已開始盯著丁喜。

丁喜在喝酒。好像根本就沒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麼。

鄧定侯瞄他一眼，微笑道：「而且這個人還得會裝傻。」

王大小姐忽然站起來向丁喜舉杯，道：「經過了那些事後。我也知道你絕不會幫我的忙的，可是為了江湖道義。我還希望你答應。」

丁喜道：「答應你什麼？」

王大小姐道：「幫我去找百里長青，查明這件事的真相。」

丁喜看著她，忽然笑了，但卻絕不是那種又親切，又討人喜歡的微笑。

他笑得就像是把錐子。

王大小姐還捧著酒杯，站在那裡，嘴唇好像已被咬破了。

丁喜道：「你並不是個糊塗人，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王大小姐道：「你說。」

丁喜道：「連你自己親眼看見的事，都未必正確，何況是用鼻子嗅出來的？就憑這一點，你就說人家是兇手，除了你自己外，只怕沒有第二個人相信。」

王大小姐捧著酒杯的手已開始發抖，道：「你……你也不信？」

丁喜道：「我只相信自己。」

王大小姐道：「那麼你為什麼不自己去查出真相來？」

丁喜冷冷道：「因為我只有一條命。我還不想把這條命送給別人，更不想把它送給你。」

他忽然站起來，掏出錠銀子，擺在桌上：「我喝了七杯酒，這是酒錢，我們誰也不欠誰的。」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王大小姐臉色已發青，一把抓起桌上的銀子。好像想用力摔出去，最好能摔在丁喜的鼻子上。

但是她這隻手又慢慢地放下，居然還把這錠銀子收進懷裡，臉上居然還露出微笑。

鄧定侯反而愣住了，忍不住道：「你不生氣？」

王大小姐微笑道：「我為什麼要生氣？」

鄧定侯道：「你為什麼不生氣？」

王大小姐道：「百里長青的確是個可怕的人。青龍會更可怕，我要他做這麼冒險的事，他當然應該考慮考慮。」

鄧定侯道：「他好像並不是考慮，而是拒絕。」

王大小姐道：「就算他現在拒絕了我，以後還是會答應的。」

鄧定侯道：「你有把握？」

王大小姐眼睛裡更發著光，道：「我有把握，因為我知道他喜歡我。」鄧定侯道：「你看得出？」

王大小姐道：「我當然看得出，因為我是個女人，這種事只要是女人就一定能看得出的。」

鄧定侯又笑了，大笑：「這種事就算男人也一樣看得出的。」

他人笑著走出去，追上丁喜。

丁喜道：「你看出了什麼事？」

鄧定侯笑道：「我看出前面好像又有個大洞，不管你怎麼避免，遲早還是會掉下去的。」

丁喜板著臉，冷冷道：「你看錯了。」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掉下去的那個人不是我，是你！」

## 第九章 百里長青

馬車還在外面等著。趕車的人卻已不見了。

丁喜跳上前座。抽出了插在旁邊的馬鞭，鄧定侯也只有讓他坐在前面了。

他知道丁喜一定會趕馬車，卻想不到丁喜趕起車來，就好像孩子急著撒尿一樣。

車馬飛馳，直奔城外。「我們現在要到哪裡去？」

「找個地方睡覺去。」

「城外有地方睡覺？」

「這輛馬車裡，可以睡得下兩個人。」

鄧定侯歎了口氣，就不再說話了。有些人好像生來就有本事叫別人跟著他走。丁喜就是這種人。

假如他遇見了這種人，你也只有同他睡在馬車上。

出城之後車馬走得更快。丁喜板著臉，鄧定侯也只有閉著眼，兩個人都顯得心事重重。

誰知丁喜反而先問道：「你為什麼不說話？」

鄧定侯笑了笑。道：「我在想……」

丁喜道：「想什麼？」

鄧定侯道：「據說黑道上也有很多人組織成一個聯盟，為的就是要對付開花五犬旗。」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自從岳麟死了後，他們當然更要加緊行動了。」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這個黑道聯盟，若是真的願我們火拚起來，一定天下大亂。」

丁喜道：「鷸蚌相爭，得利的只有漁翁。」

鄧定侯道：「可是要做漁翁，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你認為誰夠資格做這個漁翁？」

丁喜道：「青龍會。」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只有青龍會？」

丁喜目光閃動，道：「你是不是想說，也只有百里長青夠資格點起這場大火？」

鄧定侯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卻歎息著道：「看來這的確是場大火，每個人都要被燒得焦頭爛額，除非……。」

丁喜插嘴道：「除非我們能先查出那個天才的兇手是誰？」

鄧定侯點點頭。道：「我總認為殺死王老頭的兇手。也就是殺死萬通和岳麟的兇手。」

丁喜道：「所以出賣你們的奸細也一定是他。」

鄧定侯道：「王老頭的死，一定跟這件事有密切的關係，他堅決不肯參加我們的聯營鏢局，也一定有很特別的原因。」

丁喜道：「這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

鄧定侯道：「你怎麼想？」

丁喜淡淡道：「我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而已，隨便怎麼樣想都沒有關係的。」

鄧定侯道，「有關係。」

丁喜道：「哦？」

鄧定侯盯著他，道：「因為我看得出你心裡一定是隱藏著很多秘密，你若不肯說出來，這件事只怕就永遠不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他的眼睛好像也變成了兩把錐子。

丁喜笑了。

不是那種錐子般的笑，是那種親切而討人喜歡的笑。

──錐子碰錐子，就難免會碰出火花來。

但是像他這種討人喜歡的微笑，就連錐子也刺不下去。

鄧定侯也笑了，忽然改變話題，道：「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可愛的是什麼地方？」

丁喜搖搖頭。

鄧定侯道：「是你的眼睛。」

丁喜在揉眼睛。

鄧定侯又問道：「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睛為什麼是最可愛的？」

丁喜道：「你說為什麼？」

鄧定侯道：「因為你的眼睛不會說謊，只要你一說謊，你的眼神就會變得很特別、很奇怪。」

丁喜道：「你看見過？」

鄧定侯道：「我看見過三四次。」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只要你一提起王大小姐，你的眼睛就變成那樣子。」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你看見她畫的那片青色山崗時，眼神也是那樣子的。」

丁喜道，「因為我心裡雖然喜歡她，嘴裡卻故意說討厭：因為我明明知道那片青色山崗是什麼地方，卻故意說不知道。」

鄧定侯道：「一點兒也不錯。」

丁喜又笑了。

鄧定侯道：「還有。你發現別人在騙你時，眼睛也會變得很奇怪。」

丁喜道：「你看見過？」

鄧定侯道：「看見過兩次。」

丁喜道：「哪兩次。」

鄧定侯道：「蘇小波走的時候，你就用那種眼色來看著他。」

丁喜道：「你認為我是在懷疑他了？」

鄧定侯道：「也許他才真正是餓虎崗的奸細，萬通只不過是受了他的利用而已，所以後來才會殺了滅口，岳麟發現了他的秘密，才會把他關在那地窖裡。你雖然救了他，可是當他回到餓虎崗之後，還是不會說老實話的。」

丁喜終於歎了口氣。道：「他說起謊來，的確可以把死人騙活，活人騙死。」

鄧定侯道：「所以我不懂。」

丁喜道：「什麼事你不懂？」

鄧定侯道：「你明明已經在懷疑他，為什麼還要把他放走？」

丁喜道：「你說呢？」

鄧定侯道：「是不是因為你想從他身上，找出那個天才兇手來？因為他本來就是條活線索。」

丁喜又歎了口氣，道：「我心裡想的事。你好像比我自己還清楚。」

鄧定侯笑了笑，道：「還有一次我看見你那種眼色，是在杏花村。在小馬養傷的屋子裡。」

丁喜道：「難道我當時也用那種眼色看他的？」

鄧定侯點點頭，道：「那時候你一定就已看出他有點不對了。」

丁喜道：「因為他忽然變得太老實，居然肯規規矩矩地躺在那裡。」

鄧定侯笑道：「而且他跟我們聊了半天，居然連一句『他媽的』都沒有說。」

丁喜歎息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若是忽然變了性，多多少少總會有點毛病的。」

鄧定侯道：「你發現他已經跟杜若琳私奔了，雖然生氣，卻一點也不著急。」

丁喜板起臉，冷冷道：「這是他自己心甘情願這樣的，我為什麼要著急？」

鄧定侯道：「你看見王大小姐時，居然也沒有提起這件事。」

丁喜道：「她既然不提，我為什麼要提？」

鄧定侯道：「她的確應該問問你的，你也該問問她，可是你們都沒有提起這件事，這是為什麼？」

丁喜忽然冷笑道：「她沒有問，也許只因為她根本就不必問。」

鄧定侯道：「因為小馬就在她那裡？」

丁喜道：「哼。」

鄧定侯道：「因為他脾氣雖然大，心腸卻很軟，王大小姐若要杜若琳去找他幫忙。他一定不會拒絕的。」

丁喜道：「既然他自己願意去做傻瓜，我又何必去管閒事。」

鄧定侯笑了笑，道：「總要有幾個人去做傻瓜。假如天下全是聰明人，這世界豈非更無趣？」

丁喜笑道：「只可惜這年頭真正的傻瓜已經越來越少了。」

鄧定侯笑道：「至少我就不能說我自己傻。」

丁喜道：「你不傻，那位王大小姐也不傻。」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當然知道那片青色山崗是什麼地方，你看得出我在說謊，她又何嘗看不出？」

鄧定侯道：「但是她並沒有再追問。」

丁喜道：「因為她根本就不必問。」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她早就知道那地方了。」

鄧定侯微笑道：「因為你雖然不告訴她，小馬也一定會告訴她。」

丁喜道：「哼。」

鄧定侯道：「就算小馬真的是個傻瓜，也應該看得出那地方就是餓虎崗。」

丁喜忽然揚起手。一鞭子抽在馬股上。

他實在想重重地打小馬一頓屁股，竟將這匹拉車的馬，當做了小馬。

拉車的馬也憤怒起來了，長嘶一聲，竄入了道旁的疏林，再也不肯往前走。

丁喜居然就讓馬車在這裡停了下來。

他慢吞吞地下了車，將馬鞭子打了個活結，掛在樹枝上，喃喃道：「一個人若是已決心要去做傻瓜，你只有讓他去做，一匹馬若是已決心不肯往前走了，你也只有讓它停下來。」

鄧定侯看著他，忽又笑了笑。

鄧定侯道：「也許你本來就準備在這裡停下來的。」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有些人做事總喜歡兜圈子，明明是他要做的事，他卻寧願多花幾倍的力氣，讓別人去替他做。」

丁喜道：「這人有毛病。」

鄧定侯道：「一點兒也沒有。」

丁喜道：「那麼他為了什麼？」

鄧定侯道：「只因為他做的很多事都只有傻瓜才肯做，他不願別人認為他也是個好心的傻瓜，卻寧願別人把他當個冷酷的人。」

丁喜道：「你認為我就是這一種人？」

鄧定侯道：「一點兒也不錯。」

丁喜道：「我怕你把我當傻瓜？」

鄧定侯道：「你也怕我問你，城裡大大小小的客棧至少有七八十間，你為什麼不去住，卻偏偏要到這種鬼地方來受罪。」

丁喜道：「你好像並沒有問。」

鄧定侯道：「我根本不必問。」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因為我也知道，要到餓虎崗去，就一定得經過這裡。」

丁喜道：「你還知道什麼？」

鄧定侯道：「我還知道你算準小馬一定會陪王大小姐到餓虎崗去，他們都是性急的人，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會動身。」

丁喜道：「所以我就在這裡等著。」

鄧定侯笑道：「若是別人要麼做傻瓜，你也許會讓他去做的，但小馬卻不是別人，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兄弟。」

他微笑著，拿起了掛在樹枝上的馬鞭，又道：「等他來的時候，你是不是準備用這馬鞭套住他的頸子？」

丁喜看著他，忽然也笑了笑。道：「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鄧定侯道：「你問。」

丁喜道：「你認為你自己是什麼？你是我肚子裡的蛔蟲？」

鄧定侯要笑，卻沒有笑出來。

風中忽然傳來了一陣車輪馬蹄聲，聲音很輕，車馬還在很遠。

丁喜卻已竄出了樹林，伏在道旁，把一隻耳朵貼在地上。

鄧定侯也跟過來，壓低聲音道：「是不是他們來了？」

丁喜道：「不是。」

鄧定侯忙問道：「你怎麼知道不是？」

丁喜道：「馬車是空的。車上沒有人。」

鄧定侯道，「你聽得出？」

丁喜道：「嗯。」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原來你的耳朵比王大小姐還靈。」

車聲忽然已近了，已隱約可以聽見鞭梢打馬的聲音。

既然只不過是輛空車，為什麼如此急著趕路？

丁喜忽然道：「車上雖然沒有人，卻載著樣很重要的東西。」

鄧定侯道：「有多重？」

丁喜道：「總有七八十斤。」

鄧定侯道：「你怎麼知道那不是人？」

丁喜道：「因為人不會用腦袋去撞車頂。」

他的耳朵還沒有離開地面，聽得出有樣東西把車廂撞得不停的發響。

一樣七八十斤重的東西，能夠撞到車頂。

鄧定侯眼睛亮了：「莫非是霸王槍？」

丁喜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趕車的莫非就是王大小姐？」

丁喜沒有開口。

他已看見了一輛黑漆大車。在夜色中飛馳而來，趕車的一身黑衣，頭上還戴著頂馬連坡大草帽。

假如這個人真的就是王大小姐，她這麼樣做，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她的行動一定要秘密，絕不能讓對方發現她的行蹤，所以她雖然急著趕路，卻還是沒有騎馬，馬走得雖然比車快，卻沒有地方可以收藏她的霸王槍。

──小馬為什麼不在？

──是不是他們已約好了在前面會合？

鄧定侯聲音壓得更低，問道：「我們跟去看看怎麼樣？」

丁喜冷冷道：「有什麼好看的？」

鄧定侯道：「你不去我去。」

這時車馬已從他們面前急馳而過，趕車的急著趕路，根本沒有注意到別的事。

鄧定侯一伏身，突然箭一般竄了出來。

鄧定侯凌空翻了個身，一隻手輕輕地搭上了馬車後的橫架，就像是片樹葉般掛了上去。

車馬已衝出十丈外，轉眼間又沒入黑暗中，鄧定侯好像還向丁喜揮了揮手。

丁喜目送著馬車遠去，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假如前面也有人在聽著這輛馬車的動靜，一定會覺得奇怪，明明是一輛空車的，為什麼會忽然多出一個人來？」

他翻了個身，躺在地上，靜靜地看著天上的星光。

星光照在他的眼睛裡，他眼睛的確像是隱藏著很多秘密。

前面的黑暗中，的確也有個人像他一樣，用一隻耳朵貼在地上，凝神傾聽。

他的臉灰白平板，仔細看著，就能看出他臉上戴著個人皮面具。

另外還有個人動也不動地伏在他身邊，除了遠處的車馬聲外，四下只能聽見他們兩個人的呼吸聲，其中有個人的呼吸很急促。

「奇怪。」戴面具的黑衣人忽然道：「明明是輛空車的，怎麼會多出一個人來？」

「是不是有個人在半路上了車？」

「可是車馬並沒有停。」

「也許他是偷偷上車的，也許連趕車的都不知道車上已多了一個人。」

這人看著他的同伴時，神色顯得畏懼而恭敬，一雙靈活狡黠的眼睛，總是在不停地東張西望的，赫然竟是蘇小波。

他的同伴是誰呢？

蘇小波道：「假如這人真的能在別人不知不覺中上了車，輕功一定不弱，說不定就是丁喜。」

戴著面具的黑衣人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兩個人都該死。」

蘇小波愣了愣，臉色大變道：「我……我們兩個人？」

黑衣人冷冷道：「你太多嘴，他太多事。」

蘇小波立刻緊緊閉上了嘴，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了。

黑衣人的呼吸更急促，忽然從身上拿出個玉瓶，倒出顆黑色的丸藥，吞了下去。

一拔開瓶塞，風中立刻傳來種奇異的藥香。

──難道這個人真的就是百里長青？

──難道百里長青真的就是那殺人的兇手？

車馬已近了。

黑衣人閉上眼睛，又張開，眼睛裡精光四射，忽然道：「你帶著暗器沒有？」

蘇小波點點頭。

黑衣人道：「用你的暗器打馬，我對付車上的兩個人。」

蘇小波又點點頭。

他還是不敢開口，這黑衣人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竟似比沙場上的軍令還有效。

黑衣人目光閃動，冷笑道：「不管來的是什麼人。只要來，就得死。」

──來的若不是他要找的人呢？

他不管。

就算殺錯人，他也不在乎，別人的死活，他從不放在心上。

車馬急行，冷風撲面。

鄧定侯輕飄飄地掛在馬車後，對自己的身手覺得很滿意。

他成家已多年，他的妻子細腰長腿。是個需要很強烈的女人，經過多年的恩愛生活後，更能和他配合無間，他也一直對她很滿意。

可是一個女人生過孩子後。情況就不同了。

所以近年來他很少睡在家裡，外面的女人。總是比妻子更體貼、更年輕的。

在這方面，他一向很有名。

老天也好像對他特別照顧，過了七八年的荒唐生活。他的體力居然還很好，反應依舊靈敏，身手依舊矯健，看來還是個年輕人。

他的妻子腰肢卻已粗得多了。一個女人的性生活若是不能滿足，往往就會用「吃」來作發洩。

她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那是因為無論什麼事都不能代替她的丈夫。她雖然吃的好、穿的好，心裡還是有很多苦悶無法發洩。

想到初婚時的纏綿恩愛，他忽然對自己的妻子有了種歉疚之意。

他決定這次回去後，一定要在家裡多耽幾天，也許還可以多生一個兒子。

車子一陣顫動，他忽然從玄想中驚醒，忍不住笑了。

「這種時候，我怎麼會想起這種事的？」

人們為什麼總是會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情況中，想起一些不該的事？

是什麼事讓他聯想到他的妻子的？是不是因為他的妻子也來自閩南？

## 第十章 解不開的結

──五月十三，天帝誕辰。

他還有個朋友的生日，好像也是五月十三日，他好像在無意中聽見過的。這朋友是誰？

鄧定侯的瞳孔突然收縮，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就在這時，拉車的馬忽然一聲驚嘶。往道旁直衝了過去。

車馬忽然翻倒。

鄧定侯雙臂一振，凌空拔起。

道旁的草叢中，有一道寒光射出，打在已倒下的馬腹上。

還有個人也從道旁的草叢中竄了出來，身法竟似比暗器還快。

只聽趕車的大呼：「是你，我就知道你會來找我的。」聲音尖銳，果然是王大小姐的聲音。

她衝過來拉車門。想拿車廂裡的霸王槍，黑衣人卻已凌空向她撲下。

鄧定侯本來可以乘這時候走的，這黑衣人的目標並不是他。

他沒有走。

他不能看著王大小姐死在這人的掌中，他一定要撕下這人的面具來。

黑衣人凌空下擊，如鷹搏兔，王大小姐竟連閃避招架的機會都沒有。

一擊致命，不留活口。

這黑衣人雙手觸及了她的頭髮，突聽「呼」的一聲，一股勁風從旁邊撞了過來。

少林神拳！

據說這種拳法練到爐火純青時。在百步外就可以致人於死。

鄧定侯的神拳雖然還沒有這種威力。但一拳擊出，威力已十分驚人。

黑衣人只有先避開這一拳，招式雖然撤回，餘力卻未盡。

王大小姐還是被他的掌風掃及，「砰」的一聲撞在馬車上，幾乎暈了過去。

幸好鄧定侯擋在她面前。

黑衣人冷笑道：「好一個護花使者，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們，讓你們死在一起。」

他的聲音沙啞低沉，顯然是逼著嗓子說出來的。

他是不是怕鄧定侯聽出他本來的聲音？

鄧定侯忽然笑了笑，道：「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出手。」

黑衣人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因為我知道你一定認得我。我也一定認得你。所以你只要一出手，五招之內，我就能看出你是誰了。」

黑衣人冷冷笑道：「你看著。」

這三個字說出，他已攻出兩招，鄧定侯剛閃避開，還擊了一招，他又攻出三招。

他的出手不但迅急狠毒。變化奇詭。出手五招。用的竟是五種不同門源的武功。

他第一招攻出時，五指彎曲如鷹爪，用的是淮南王家的「大鷹爪功」。

這一招還未用完，他的身子忽然轉開，出手已變成了武當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法。」

鄧定侯還擊一招。他雙手突發，連消帶打，竟是岳家散手中的殺著「烈馬分鬃」，就在這同一剎那間又踢出了一著北派掃堂腿。

這一著很快又變成了「拐子鴛鴦腳」，然後忽然又沉腰坐馬。近通中宮，雙拳帶風，直打胸膛，竟變成了鄧定侯的看家本事「少林神拳」。

這五招間的變化，實在是瑰麗奇幻。叫人看得眼花繚亂。

黑衣人冷冷道：「你看出了我是誰？」

鄧定侯看不出。

他只看出了一件事，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他實在也不是這個人的敵手。

「神拳小諸葛」縱橫江湖多年。什麼樣的厲害角色他都見過，這還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技不如人。

少林神拳走的是剛猛一路，全憑一口氣，現在他的氣已餒，拳勢也弱了。

黑衣人招式一變，竟以北派劈掛掌，混合著大開碑手使出來。

這正是掌法中最剛烈最威猛的一種。

他以剛克剛，以強打強，七招之間，鄧定侯已被逼入死角。

車輪還在轉動，馬的嘶聲已停頓，王大小姐從車窗裡抓出了她的槍，還沒有拔出來。

突聽「喀嚓」一聲。轉動的車輪被打得粉碎。接著又是「格」的一響。竟像是骨頭折斷的聲音。

王大小姐轉過頭，才發現鄧定侯的一條手臂已抬不起來。

黑衣人出手卻更兇、更狠，他已決心不留下一個活口。

王大小姐臉上汗珠滾滾，還是拔不出這桿也不知被什麼東西嵌住了的霸王槍。

鄧定侯肘間關節被對方掌鋒掃著，也已疼得汗如雨落了。

這種劇烈的痛苦。卻激發了他的勇氣，使得他更為清醒。

他以一隻手擊出的招式，竟比兩隻手還有效。

他的聲名本就是血汗和性命去拼來的，他當然不會這樣容易就倒下去。

只要還活著，就絕不能倒下去。

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有寒光一閃，像流星般飛了過來。

黑衣人一側身，這道流星般的光芒就「奪」的釘在馬車上，竟是柄短劍，一柄劍鋒奇窄，精光四射的短劍。

鄧定侯立刻鬆了一口氣，他已看出黑衣人臉上起了種面具都掩不住的變化。

他精神一振，奮力攻出二拳。

黑衣人卻忽然凌空躍起，倒翻了出去。

就在這時，又是寒光一閃，王大小姐終於拔出了她的霸王槍。

鄧定侯一回手，乘著她這一拔之力。將這桿槍標槍般地擲了出去。

一丈三尺長，七十三斤重的霸王槍，槍鋒破空，是多大的威力！

只見黑衣人凌空一個翻身，忽然反手抄住了這桿槍，借力使力。向下一戳。

一聲慘呼，一個人被槍鋒釘在地上。

黑衣人卻又藉著一槍下戳的力量，彈丸般從槍桿下彈了起來，又是凌空幾個翻身，竟掠出十餘丈。身形在遠處樹梢又一彈，就看不見了。

鄧定侯幾乎已看得愣住。

少林門下雖然並不以輕功見長，他自己卻一向喜歡輕功。

他的輕功身法別有傳授，在這方面，他一向很自負，總認為江湖中已很少有人的輕功能比得上他，可是現在他跟這個黑衣人一比，這個人若是飛鷹。他最多只不過是隻麻雀。

直到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的確應該回去多練幾天了。

他花在女人身上的功夫實在太多。

就在他覺得自己以後應該離開女人之時，已有個女人走過來，扶住了他。

王大小姐的手雖然冰冷，聲音卻是溫柔的：「你傷得重不重？」

鄧定侯苦笑著搖頭。

有些人好像命中注定就離不開女人的，就算他不去找女人，女人也會找上他。

他在心裡歎了口氣。忽然問道：「丁喜呢？」

王大小姐愣了愣，道：「他來了？」

鄧定侯已不必回答這句話，他已看見丁喜慢吞吞的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王大小姐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釘在馬車上的短劍：「這是你的劍？」

丁喜道：「嗯。」

王大小姐道：「剛才那個黑衣人，好像已認得你這柄劍？」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目光閃動：盯著他道：「他是不是也認得你？」

丁喜淡淡道：「我也不知道他認不認得我，我只知道我不認得他。」

王大小姐道：「你連他長得什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怎麼知道不認得他？」

丁喜板起臉，冷冷的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看清楚？」

王大小姐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了笑。道：「也許你真的比我們看得都清楚一些，他剛才就是從你那邊逃走的。」

丁喜搖頭道：「哼。」

王大小姐忽又沉下臉，道：「他剛才既然是從你那邊逃走的。你為什麼不攔住他？」

丁喜冷冷道：「因為你們的霸王槍，先替他開了路。」

王大小姐說不出話來了。

丁喜走過來，拔起了霸王槍，忽又冷笑道：「他的確應該謝謝你們，本來他已來不及把這個人殺了滅口，你們卻及時把這桿槍送給了他。」

鄧定侯輕咳兩聲，苦笑道：「他殺的這個人是誰？」

丁喜道：「蘇小波。」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你果然沒有看錯，蘇小波果然真是跟他串通的。」

丁喜又慢慢地走過來，拔出了車上的劍，鄧定侯道：「這的確是口好劍。」

他還想再仔細看看，卻已看不見了。丁喜一反手，這柄劍就忽然縮入了他的衣袖。鄧定侯道：「你剛才那一劍雖然並不想傷人，卻已把別人嚇走了。」

丁喜道：「你怎麼知道我那一劍不想傷人？」

鄧定侯笑了笑，道：「這柄劍釘在馬車上，只釘入了兩寸。」這是事實，車上的劍痕猶在。

鄧定侯道：「以你的腕力，再加上這柄劍的鋒利，若是真的想傷人，這一劍擲出，就算打在石頭上，至少也應該打進去五六寸。」

丁喜冷冷道：「你也未免把我的力氣估量得太高了一些。」

鄧定侯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那個黑衣人總是被這一劍嚇走的。」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他怕的當然不是這劍，而是你這個人。」

丁喜淡淡道：「也許他把我估量得太高了。」

鄧定侯道：「他至少知道這是你的劍。至少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所以他才會走。」

丁喜看了他兩眼道：「你究竟想說什麼？」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有很多的話我都想說出來，只不過現在……」

丁喜道：「現在怎麼樣？」

鄧定侯道：「我現在只想問你一句話。」

丁喜道：「你為什麼不問？」

鄧定侯盯著他的眼圈。

鄧定侯道：「你心裡究竟隱藏些什麼，為什麼不肯說出來？」

丁喜道，「你既然知道，我又何必再說。」

鄧定侯道：「我怎麼會知道？」

丁喜冷笑道：「你既然不知道，憑什麼斷定我心裡有事？」

鄧定侯愣了愣，苦笑道：「其實我心裡也藏著件事，沒有說出來。」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我知道有個人雖然是在關外成名的，但是他成長的地方，卻是閩南。」

丁喜聽著。

鄧定侯道：「閩南是個很偏僻的地方，少年人想在那裡出頭，很不容易，所以他們到外面來闖天下。有的人到了中原，有的人到關外。」

王大小姐道：「他們？」

鄧定侯道：「當年他們一起闖蕩江湖的，當然不止一個人。」

王大小姐臉色又發了白，道：「你是說，我父親也是他們其中之一？」

鄧定侯道：「我現在說的只是一個人，他在閩南闖過天下，卻在關外成名，所以他跟你父親是老朋友。」

王大小姐臉色更蒼白，握緊他的手。道：「你說的是百里長青？」

鄧定侯點點頭道：「一個人發跡之後，總不願再提起以前那些不得意的往事，所以他和你父親在閩南那一段經歷，江湖中很少有人知道。」

王大小姐道：「你怎麼知道的？」

鄧定侯道：「因為我老婆的娘家，恰巧是閩南的武林世家，她的一個大伯，以前還跟百里長青有過來往。」

提起她的妻子，他就在有意無意間，輕輕放開了王大小姐的手。

王大小姐沒有注意。

鄧定侯又道：「閩南的武林世家。大多數都很保守，因為他們的鄉土觀念很重，語言又和中原完全不同，所以他們的子弟，很少到中原來。」

王大小姐道：「所以百里長青在閩南的往事，中原人很少有人知道。」

鄧定侯道：「可是我老婆在我面前提起過，她的大伯是遼東大俠的老友，她也覺得很有光彩，她甚至還知道百里長青的生日。」

王大小姐道：「是嗎？她怎麼會知道的？」

鄧定侯道：「因為他的大伯曾經告訴過她。百里長青的生日，跟她是同一天。」

王大小姐道：「哪一天？」

鄧定侯道：「五月十三。」

繁星在天，大地更安靜，暖風吹過樹梢，柔軟如情人的呼吸。

丁喜忽然道：「你們為什麼不說話了？」

沒有反應。

丁喜道：「不說話的意思，是不是你們都已認定了百里長青就是那該死的天才兇手？」

王大小姐恨恨道：「看來他還是個該死的奸細。」

鄧定侯道：「我們的聯營鏢局若是組織成功，青龍會的勢力就難免要受到影響，所以他就把我們的秘密出賣給了你。」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他這樣做，不但破壞了開花五犬旗的威信，而且還可以坐收漁利。」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但他卻想不到聰明的丁喜也有失手的時候，這一次的計劃既然已注定失敗，他就只有再發動第二次。」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幸好他早已將青龍會的勢力，滲透入餓虎崗，餓虎崗恰巧又發起了一個黑道聯盟，他就決心要把這組織收買了，讓黑道上的朋友和開花五犬旗火拚。」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只可惜餓虎崗上的兄弟們，還有些不聽話的，他既然無法收買到這些人。於是就索性把他們殺了滅口。」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然後他再讓我們來替他頂這個黑鍋，叫你也回不了餓虎崗，因為他對聰明的丁喜多少還有些顧忌。」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大王鏢局堅決不肯加入開花五犬旗。也許就因為王老爺子早已知道了他的陰謀，他們早年在閩南時，本是很親密的朋友。」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據說青龍會的發祥地，本來也在閩南，王老爺子早年時，說不定也會加入過他們的組織。」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等到青龍會要把勢力擴展到中原鏢局時，當然就會要王老爺子為他們效力，但這時王老爺子已看透了他們的真面目，雖然被他們威逼利誘，也不為所動，所以才會慘死在他們手下。」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笑了笑，道：「你已經說了九句有理，一定是真的認為我有理了？」

丁喜也笑了笑，道：「我承認你說的每句話都有道理，只可惜我連一點證據都沒有看見。」

鄧定侯道：「你要什麼樣的證據？」

丁喜道：「隨便什麼樣的證據都行。」

鄧定侯道：「假如沒有證據，我們就不能把百里長青當作兇手？」丁喜道：「不能。」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他是王老爺子的朋友，早年也曾經在閩南鬼混過，我們走鏢的路線和秘密，只有他完全清楚，他不但武功極高，而且還練過百步神拳，甚至連你用的兵器都知道。」

他歎息著，又道：「所有的條件。只有他一個人完全符合，這難道還不夠？」

丁喜道：「還不夠。」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符合這條件的人。並不是只有他一個。」

鄧定侯道：「除了他還有誰？」

丁喜又笑了笑，道：「至少還有你。」

鄧定侯道：「我？」

丁喜道：「你也是王老爺子的朋友。你的妻子既然是閩南人，你當然也到閩南去過。你們鏢局的秘密，你當然也知道。」

鄧定侯苦笑道：「而且我當然也練過百步神拳，而且練得不錯。」

丁喜微笑道：「我當然也知道你絕不會是兇手，我只不過提醒你，符合這些條件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兇手。」

鄧定侯看看他，忽然也笑了笑，道：「你只忘了一點。」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這些條件，我並不能完全符合，因為我直到昨天晚上為止，還不知道你用的什麼兵器。」

丁喜不能否認。

鄧定侯道：「近來你的名氣雖然也已不小，可是江湖中的人見過你的兵器的卻不多。」

丁喜也不能否認。他的確一向很少出手。要解決困難時。他使用的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劍。

鄧定侯一直都在盯著他。又笑了笑，道：「其實我當然知道，你絕不會和那兇手串通的，只不過……。」

丁喜道：「只不過怎麼樣？」

鄧定侯道：「我總覺得你應該認得百里長青。」

丁喜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因為他對你的事，好像很瞭解，你對他的事，好像也很關心」

王大小姐忽然冷笑著道：「不但關心，而且一直都在為他辯白，難道……」

丁喜也在冷笑，道：「難道你們認為我是他的兒子？」

王大小姐道：「不管你是他什麼人，你既然要為他辯白，也應該拿出證據來。」

丁喜道：「所以我就應該跟你們到餓虎崗去？」

王大小姐道：「不管『五月十三』是不是百里長青，現在都已回到了餓虎崗。」

丁喜道：「所以我現在就應該跟你們去？」

王大小姐終於承認：「我就是要你現在就去。」

丁喜道：「哈哈。」

王大小姐道：「哈哈是什麼意思？」

丁喜道：「哈哈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說什麼，我不去就是不去。」

王大小姐愣住。她看看鄧定侯，鄧定侯也只有看看她。

丁喜悠然道：「兩位還有什麼高論？」

王大小姐真的著急了，連眼圈都已急紅了。忽然大聲道：「你為什麼不問問我小馬的下落？」

丁喜道：「我為什麼要問？」

他冷冷的接著道：「他又不是個小孩子，難道還要人一天到晚地跟著他，餵他吃奶？」

王大小姐臉也紅了，終於忍不住道：「可是。」「可是他們也已經去了餓虎崗，你難道……難道就一點也不著急？」

鄧定侯已經先著了急，搶著問道：「他們是幾時去的？」

王大小姐道：「我到酒樓去跟你們見面的時候，本來是叫他們在客棧裡等我的，誰知道……。」

鄧定侯道：「誰知道你……等你回去時，他們兩人已經走了？」

王大小姐咬著嘴唇，點了點頭，道：「小琳告訴我，小馬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他的丁大哥。」

鄧定侯道：「他知道你去找丁喜，當然不敢再等在那裡挨罵。」

丁喜沉著臉道：「我唯一要罵的人，就是我自己。」

鄧定侯道：「不管怎麼樣，小馬總是你的好兄弟，現在餓虎崗雖然是把你當做叛徒，當然也不會放過他。」

丁喜道：「哼。」

王大小姐道：「他們臨走的時候，還交待過客棧的帳房，說他們要先到餓虎崗去看看，不管結果怎麼樣，他們都會有話給老山東的。」

鄧定侯道：「現在他到餓虎崗去，簡直就等於是送羊入虎口。所以……」

王大小姐搶著道：「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應該盡快趕去。」

丁喜道：「哼哼。」

王大小姐道：「哼哼又是什麼意思？」

丁喜冷冷道：「哼哼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們到哪裡去。我都要去睡覺了。」

駕車的馬，本來不會是好馬，但歸東景的馬，卻沒有一匹不是好馬。

丁喜剛才臨走的時候，已將這匹馬繫在樹上，他看來雖然是個粗枝大葉的人，其實做事一向很仔細，因為他從小就得自己照顧自己。

他也不管別人是不是在後面跟著，一個人走回來，從車箱裡找出半罈酒，一口氣喝下去。就跳上車頂，舒舒服服地躺下，放鬆了四肢。

能有這樣一個地方。他已經覺得很滿意。

鄧定侯和王大小姐當然也只有跟著他來了。

他們找了些枯枝。生了一堆火。

這裡雖然不會有虎狼，蛇蟲卻一定會有的，生個火總是安全些。

鄧定侯也是個做事仔細的人，所以他們才活到現在。

「你手臂的傷怎麼樣了？」

「還好。」

「我帶著有金創藥。我替你看看。」王大小姐忽然顯露了她女性的溫柔。

她輕輕撕開了鄧定侯的衣袖，用一點兒燒酒為他洗淨傷口，倒了一點兒藥在上面，再撕開自己一條內裙。替他包紮了起來。

她的動作溫柔而體貼，只可惜丁喜完全沒有看見。

他脫下了自己的衣服，捲起來作枕頭。睡得好舒服。

王大小姐好像也沒有看見他。卻又偏偏忍不住道：「你看看這個人，在這種地方他居然也能睡得著。」

鄧定侯笑了笑。道：「據說他從小就在江湖中流浪了。像他這種人，有時連站著都能睡覺的。」

王大小姐咬著嘴唇。沉默了很久，又忍不住道：「他難道一直都沒有家？」

鄧定侯道：「好像沒有。」

王大小姐彷彿在歎息，卻還是板著臉，冷冷道：「據說沒有家的人，總是對朋友特別夠義氣的，他卻好像是個例外。」

鄧定侯道：「你認為他對小馬不夠義氣？」

王大小姐道：「哼。」

鄧定侯道：「也許他只不過因為吃的苦太多，所以做事就比別人小心些。」

王大小姐冷笑道：「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不管吃了多少苦，都不像他這樣怕死。」

鄧定侯看著她，微笑道：「你好像對他很不滿意？」

王大小姐道：「哼哼。」

鄧定侯微笑道：「難道你認為他不喜歡你了？」

王大小姐道：「我……」

鄧定侯打斷了她的話，道：「有些人心裡雖然喜歡一個人。嘴裡卻絕不會說出來的，有時他心裡越熱情，表面上反而越冷淡。」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因為他們的身世孤苦，生活又不安全，而且隨時隨地都可能死在別人的刀劍下，所以他們若是真喜歡一個人時，反而要盡量疏遠她。」

王大小姐道：「因為他不願連累了他喜歡的這個女孩子？」

鄧定侯道：「不錯。」

王大小姐道：「你認為丁喜是這種人？」

鄧定侯道：「他是的。」

他歎息著，又道：「他表面看來雖然很灑脫，很開朗，其實心裡卻一定有很多解不開的結。」

王大小姐凝視著他，柔聲道：「你好像總是在替別人著想，總是盡可能瞭解別人。」

鄧定侯笑了笑，道：「這也許是因為我已經老了，老頭子總是比較容易諒解年青人的。」

王大小姐嫣然一笑，道：「像你這樣的老頭子，世界上只怕還沒有幾個。」

這時一陣仲夏之夜的柔風，正吹過青青的草地。

星光滿天，火光閃動，映紅了她的臉，風中充滿了綠草的芬芳，綠草柔軟如氈，

她笑得又那麼溫柔。

鄧定侯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他並不是那種一見了美麗的女人就會心跳的男人，可是這個女孩子──

他絕不能讓這種情況再發展下去，勉強笑了笑，道：「看樣子我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了，不如也將就在這裡睡一夜，有什麼話，等到明天再說。」

王大小姐點點頭，道：「現在並不太熱，我們就睡在火旁邊好不好？」

鄧定侯好像嚇了一跳：「我們？」

王大小姐道：「你流了很多血，一定會覺得冷的，當然應該睡在火光旁邊。」鄧定侯道：「可是你……。」

王大小姐道：「我當然也睡在這裡，我怕蛇。」

鄧定侯道：「你……你可以睡到車上去。」

王大小姐道：「蛇難道不會爬到車上去？」她嫣然一笑，又道：「假如你怕我，我可以睡得離你遠一點兒。我的睡相很好，絕不會滾到你身邊去的。」她的睡相並不好，年青的女孩子，睡相都不會太好，何況，一個像她這麼樣嬌生慣養的大小姐，睡在這種草地上，當然睡不安穩。

睡夢中，她忽然翻了身，一隻手竟壓到鄧定侯胸口上了。她的手柔軟而纖美。鄧定侯連動也不敢動。

他也不是那種坐懷不亂的君子，對年青美麗的女孩子。他一向很有興趣。可是這個女孩子……。

他歎了口氣，禁止自己想下去。他開始想丁喜──

這個年青人的確有很多長處，他喜歡他，就好像喜歡自己的親兄弟一樣。他又想到了他的妻子──這幾年來，他的確太冷落她了，她卻一直是個好妻子。他需要時，她就算已沉睡，還是從來也沒有拒絕過他。

想起了他們初婚時那些恩愛纏綿的晚上，想起了她的溫柔與體貼，想起了她柔軟的腰肢，想起了豐滿修長的雙腿──

他又禁止自己再想下去。

又是一陣柔風吹過，他輕撫著臂上的傷口，忽然覺得很疲倦，非常疲倦──他睡著了。

丁喜卻還沒有睡得著，他們剛才說的話，每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

「就算他心裡喜歡你，嘴上也絕不會說出來的……」

「他心裡一定有很多解不開的結……」

鄧定侯的確很瞭解他。卻還瞭解得不夠深。

他疏遠她、冷淡她，並不是因為他怕連累了她。而是因為他不敢。

他不敢，因為他總覺得自己配不上她，一種別人永遠無法解釋的自卑，已在他心裡打起了結，生下了根。

根已很深了。

饑餓、恐懼、寒冷，像野狗般伏在街頭，為了一塊冷餅被人像野狗般毒打，

只要一想起這些往事，他身上的衣服就會被汗水濕透。就會不停地打冷戰。

他的童年，實在比噩夢還可怕。

現在這些悲慘的往事雖然早已過去，他身上的創傷也早已平復。

可是他心裡的創傷，卻是永遠也沒法消除的。

「你好像總是替別人著想，好像總是這麼樣瞭解別人……。」

他又想到，鄧定侯的確是個好朋友、好漢子，他已經欠他太多，幾乎很難還清。

丁喜知道他也很喜歡她。

雖然他已有了家，有了妻子。可是這些事對丁喜說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絕不能對不起朋友的。

「一個從來沒有家的人，對朋友總是特別夠義氣。」

「你認為他對小馬不夠義氣？」

丁喜在心裡歎了口氣，小馬不但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兄弟，他的手足。

小馬這一去，的確是送羊入虎口的。

難道他真的就這樣看著？

他閉上眼睛，決心要小睡片刻。明天還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繁星滿天。夜風溫柔。

明天一定是好天氣。

旭日東升。

第一線朝陽衝破晨霧，照射在大地上時，鄧定侯醒了。

他醒來的時候，陽光照在王大小姐柔軟烏黑的頭髮上。

她的睫毛也很長，她的雙頰嫣紅，柔髮上帶著種醉人的幽香。

她就睡在他身旁，睡得就像是個孩子。

鄧定侯大醉後醒來時，常常會在自己身旁發現一個陌生而年青的女人，他通常都要想很久。才能想起這個女人是怎麼到他床上來的。

可是這一次──

他沒有想下來，悄悄地站起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晨郊外的清新空氣。然後他就忽然愣住。

睡在車頂上的丁喜已不見了，繫在樹上的那匹馬也不見了。清晨郊外的空氣很新鮮。

鄧定侯見到馬車還停在原來之處，不過那匹馬和丁喜去了哪裡？

良駒是不會自己走脫的，一定有人把馬匹解開。這是丁喜所做的嗎？

他再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的空氣，但似乎還沒有把醉後的酒意消腦子有點模糊。他想著：丁喜走了，為什麼不說一句話？

## 第十一章 魔索

「丁喜真的走了！」

他是真的走了，不但帶走了那匹馬。還帶走了一罈酒，卻在車上留下兩個字：「再見！」

再見的意思，有時候永遠不再見。

「他為什麼不辭而別？是不是我們逼他上餓虎崗？」王大小姐用力咬著嘴唇：「我怎樣也想不到他居然是個這麼怕死的懦夫。」

「他絕不是。」鄧定侯說得肯定：「他不辭而別，一定有原因。」

「什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鄧定侯歎了氣，苦笑道：「我本來認為我已經很瞭解他。」

王大小姐道：「可是你想錯了。」

鄧定侯歎道：「他實在是個很難瞭解的人，誰也猜不透他的心事。」

王大小姐道：「我想他一定認得百里長青，說不定跟百里長青有什麼關係。」

鄧定侯道：「看來的確好像有一點，其實卻絕對的沒有。」

王大小姐道：「你知道？」

鄧定侯點點頭道：「他們的年紀相差太多，也絕不可能有交朋友的機會。」

王大小姐道：「也許他們不是朋友，也許他真的就是百里長青的兒子。」

鄧定侯笑了。

王大小姐道：「你認為不可能？」

鄧定侯道：「百里長青是個怪人。非但從來沒有妻子，我甚至從來也沒看見他跟女人說過一句話。」

王大小姐道：「他討厭女人？」

鄧定侯點點頭，苦笑道：「也許就因為這原因，所以他才能成功。」

他也知道這句話說也有點語病，立刻又接著道：「說不定丁喜也是到餓虎崗的。」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不願我們一起去？」

鄧定侯道：「因為我受了傷。你……。」

王大小姐板著臉道：「我的武功又太差，他怕連累我們，所以寧願自己一個人去。」

鄧定侯道：「不錯。」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真的認為他是這麼夠義氣的人？」

鄧定侯道：「你認為不是？」

王大小姐道：「可是他總該知道，他就算先走了，我們還是一定會跟著去的。」

鄧定侯道：「我們？」

王大小姐盯著他，道：「難道你也要我一個人去？」

鄧定侯笑了，又是苦笑。

他這一生中，接觸過的女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卻從來也不懂應該怎麼拒絕女人的要求。

──也許就因為如此，所以女人很少能拒絕他。「你到底去不去？」

「我當然去。」鄧定侯苦笑著。看著自己腳上已快磨穿了的靴子：「我最近肚子好像已漸漸大了，正應該走點路。」

「你走不動時，我可以背著你。」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當你走不動時，也要我背著你？」

「我們是不是先去找老山東？」

「嗯。」

「你知道老山東是誰？」

「不知道。」

「我只希望這個老山東還不太老，我一向不喜歡和老頭子打交道。」

「你難道看不出我就是個老頭子？」

「你若是老頭子，我就是老太婆了。」

兩個人若是有很多話說，結伴同行，就算很遠的路，也不會覺得遠。

所以他們很快就到了餓虎崗。

他們並沒有直接上山，鄧定侯的傷還沒有好，王大小姐也不是那種不顧死活的莽漢。

山下有個小鎮，鎮上有個饅頭店。

「老山東，大饅頭。」

「老山東饅頭店」資格的確已很老，外面的招牌，裡面的桌椅，都已被煙熏得發黑了。

店裡的老闆、跑堂、廚子，都是同一個人，這個人叫做老山東。

這個人倒還不太老，卻也被煙燻黑了，只有笑起來的時候，才會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

除了做饅頭，他還會做山東燒雞。

饅頭很大，燒雞的味道很好，所以這家店的生意不錯。

只有在大家都吃過晚飯。饅頭店已打了烊時。老山東才有空歇下來。吃兩個饅頭，吃幾隻雞爪，喝上十來杯老酒。老山東正在喝酒。

一個人好不容易空下來喝杯酒，卻偏偏還有人來打擾，心裡總是不愉快的。

老山東現在就很不愉快。

饅頭店雖然已打烊了，卻還開著扇小門通風，所以鄧定侯、王大小姐就走了進來，

老山東板著臉，瞪著他們，把這兩個人當做兩個怪物。

王大小姐也在瞪著他，也把這個人當做個怪物──有主顧上門，居然是吹鬍子瞪眼睛的人，不是怪物是什麼？

鄧定侯道：「還有沒有饅頭？我要幾個熱的。」

老山東道：「沒有熱的。」

鄧定侯道：「冷的也行。」

老山東道：「冷的也沒有。」

王大小姐忍不住叫了起來：「饅頭店裡怎麼會沒有饅頭？」

老山東翻著白眼，道：「饅頭店裡當然有饅頭，打了烊的饅頭店，就沒有饅頭了，冷的熱的都沒有。連半個都沒有。」

王大小姐又要跳起來，鄧定侯卻拉住了她，道：「若是小馬跟丁喜來買，你有沒有？」

老山東道：「丁喜？」

鄧定侯道：「就是那個討人喜歡的丁喜。」

老山東道：「你是他的朋友？」

鄧定侯道：「我也是小馬的朋友。就是他們要我來的。」

老山東又瞪著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饅頭店當然有饅頭。冷的熱的全都有。」

鄧定侯也笑了：「是不是還有燒雞？」

老山東道：「當然有，你要多少都有。」

燒雞的味道實在不錯，尤其是那碗雞鹵，用來蘸饅頭吃，簡直可以把人的鼻子都吃歪。

老山東吃著雞爪，看著他們大吃大喝。好像很得意。又好像很神秘。

鄧定侯笑道：「再來條雞腿怎麼樣？」

老山東搖搖頭，忽然歎口氣。道：「雞腿是你們吃的，賣燒雞的人，自己只有吃雞爪的命。」

王大小姐道：「你為什麼不吃？」

老山東又搖頭道：「我捨不得。」

王大小姐道：「那麼你現在一定是個很有錢的人。」

老山東反問：「我像個有錢人？」

他不像。

從頭到尾都不像。

王大小姐道：「你賺的錢呢？」

老山東道：「都輸光了，至少有一半是輸給丁喜那小子的。」

王大小姐也笑了。

老山東又翻了翻白眼，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把我看成個怪物，其實……」

王大小姐笑道：「其實你根本就是個怪物了。」

老山東大笑，道：「若不是怪物，怎麼會跟丁喜那小子交朋友？」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著王大小姐，又道：「現在我才真的相信你們都是他的朋友，尤其是妳。」

王大小姐道：「因為我也是個怪物？」

老山東喝了杯酒，微笑道：「老實說，你已經怪得有資格做那小子的老婆了。」

王大小姐臉上泛起紅霞。卻又忍不住問道：「我哪點怪？」

老山東道：「你發起火來脾氣比誰都大，說起話來比誰都兇。吃起雞來像個大男人。喝起酒來像兩個大男人：可是我隨便怎樣看，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還是覺得你連一點男人味都沒有。還是個十足的不折不扣的女人。」

他歎了口氣，又道：「像你這樣的女人若是不怪，要什麼樣的女人才奇怪？」

王大小姐紅著臉笑了。

她忽然覺得這個又髒又臭的老頭子，實在有很多可愛之處。

老山東又喝了杯酒，道：「前天跟小馬來的小姑娘，長得雖然也不錯，而且又溫柔、又體貼，可是要我來挑。我還是會挑你做老婆。」

鄧定侯生怕他扯下去，搶著問道：「小馬來過？」

老山東道：「不但來過，還吃了兩隻燒雞、十來個大饅頭。」

鄧定侯道：「現在他們的人呢？」

老山東道：「上山去了。」

鄧定侯道：「他有什麼話交待給你？」

老山東道：「他要我一看見你們來，就盡快通知他。丁喜那小子為什麼沒有來？」

王大小姐開始咬起嘴唇──認得她的人，有很多都在奇怪：一生氣她就咬嘴唇，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把嘴唇咬掉？

鄧定侯立刻搶著道：「現在我們來了，你究竟怎樣通知他？」

老山東道：「這些日子來，山上面的情況雖然已經有點變了，但是他卻還是有幾個朋友，願意為他傳訊的。」

鄧定侯道：「這種朋友他還有幾個？」

老山東歎了口氣，道：「老實說，好像也只有一個。」

鄧定侯道：「這位朋友是誰？」

老山東道：「拚命胡剛。」

鄧定侯道：「胡老五？」

老山東道：「就是他。」

王大小姐忍不住插口道：「這個胡老五是個什麼樣的人？」

鄧定侯道：「這人彪悍勇猛，昔日和鐵膽孫毅並稱為『河西雙雄』，可以說是黑道上的好漢。」

老山東插嘴道：「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這裡來的。」

鄧定侯道：「來幹什麼？」

老山東道：「來買燒雞。」

王大小姐笑了，道：「這位黑道上的好漢，天天自己來買燒雞？」

老山東瞇著眼笑了笑，笑得有點奇怪：「他自己雖然天天來買燒雞，自己卻也只有吃雞腿的命。」

王大小姐笑道：「燒雞是買給他老婆吃的嗎？」

老山東道：「不是老婆，是老朋友。」

王大小姐道：「鐵膽孫毅？」

老山東道：「對了。」

王大小姐道：「看來這個人非但是條好漢，而且還是個好朋友。」

現在，夜已很深，靜寂的街道上，忽然傳來「篤、篤、篤」一連串聲音。

老山東道：「來了。」

王大小姐道：「誰來了？」

老山東道：「拚命胡老五。」

王大小姐道：「他又不是馬，走起路來怎麼會『篤、篤、篤』的響？」

老山東沒有回答，外面的響聲已越來越近，一個人彎著腰走了進來。

他彎著腰，並不是在躬身行禮，而是因為他的腰已直不起來。

其實他的年紀並不大，看起來卻已像是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子，滿頭的白髮，滿臉的刀疤，左眼上蒙著塊黑布，右手拄著根拐杖，一走進門，就不停地喘息、不停地咳嗽。

這個人就是那彪悍勇猛的拚命胡老五？就是那黑道上有名的好漢？

王大小姐愣住。

胡老五用拐杖點著地，「篤、篤、篤」，一拐一拐地走了過來，連看都沒有往王大小姐和鄧定侯這邊看一眼。

老山東居然也沒說什麼，從櫃台後面拿出了一個早已準備好的油紙包，又拿出根繩子，把紙包紮起來，還打了兩個結。

胡老五接過來，轉過身用拐杖點著地，「篤、篤、篤」，又一拐一拐地走了。他們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王大小姐不住問道：「這個人就是那拚命胡老五？」

老山東道：「是的。」

王大小姐道：「小馬就是要他傳訊的？」

老山東道：「不錯。」

王大小姐道：「可是你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老山東道：「我們用不著說話。」

鄧定侯道：「小馬看見那油紙包上繩子打的結，就知道我們來了，來的是兩個人。」

老山東道：「原來你也不笨。」

王大小姐道：「可是小馬在山上打聽出什麼事，也該想法子告訴我們呀。」

老山東道：「他在山上暫時還不會出什麼事，因為孫毅跟他的交情也不錯，等到他有消息時，胡老五也會帶來的。」

王大小姐點點頭，忽又歎了口氣，道：「我實在想不通，拚命胡老五怎麼會是這樣的人。」

老山東喝下了最後一杯酒。慢慢地站起來，眼睛裡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悲傷。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就因為他是拚命胡老五，所以才會變為這樣子。」

寂靜的街道，黯淡的上弦月。鄧定侯慢慢地往前走，王大小姐慢慢地在後面跟著，月光把他們的影子拖得很長。

老山東已睡了，用兩張桌子一併，就是他的床。

「轉過這條街，就是一個客棧。五分銀子就可以睡上一宿了。」這種小客棧當然很雜亂。

「到餓虎崗上的人，常常到那裡去找姑娘，你們最好留神些。」

王大小姐並沒有帶著她的霸王槍，她並不想做箭靶子。

鄧定侯忽然歎了口氣，道：「做強盜的確也不容易，不拚命，就成不了名，拼了命又是什麼下場呢？那一身的內傷，一臉的刀疤。換來的又是什麼？」

王大小姐道：「做保鏢的豈非也一樣？」

鄧定侯勉強笑了笑，道：「只要是在江湖中混的人，差不多都一樣，除了幾個運氣特別好的，到老來不是替別人買燒雞，就是自己賣燒雞。」

王大小姐道：「你看那老山東以前也是在江湖中混的？」

鄧定侯道：「一定是的，所以直到今天，他還是改不了江湖人的老毛病。」

王大小姐道：「什麼老毛病？」

鄧定侯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管他娘。」

王大小姐笑了，笑得不免有些辛酸：「所以丁喜畢竟還是個聰明人，從來也不肯為別人拚命。」

鄧定侯皺眉道：「這的確是件怪事，他居然真的沒來。」

王大小姐冷冷道：「這一點兒也不奇怪，我早就算準他不會來的。」

鄧定侯沉思著，又道：「還有件事也很奇怪。」

王大小姐道：「什麼事？」

鄧定侯道：「餓虎崗那些人明明知道小馬是丁喜的死黨，居然一點兒也沒有難為他，難道他們想用小馬來釣丁喜這條大魚？」

王大小姐道：「只可惜丁喜不是魚，卻是條狐狸。」

一陣風吹過，遠處隱約傳來一聲馬嘶，彷彿還有一陣陣清悅的鈴聲。

他們聽見馬嘶時，聲音還在很遠，又走出幾步，鈴聲就近了。這匹馬來得好快。

王大小姐剛轉過街角，就看見燈籠下「安住客棧」的破木板招牌。

鄧定侯忽然一把拉住了她，把她拉進了一條死巷子裡。

她被拉得連站都站不穩了，整個人都倒在鄧定侯身上。

她的胸膛溫暖而柔軟。

鄧定侯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一這是什麼意思？

王大小姐忍不住要叫了，可是剛張開嘴，又被鄧定侯掩住。

他的手雖然受了傷，力氣還是不小。

王大小姐的心也在跳得快了起來，她早已聽說江湖中這些大亨的毛病。

他們通常只有一個毛病──

女人。

難道這才是他的真面目？就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

王大小姐忽然彎起腿，用膝蓋重重的往鄧定侯兩腿之間一撞。

這並不是她的家傳武功，這是女人們天生就會的自衛防身本能。

鄧定侯疼得冷汗冒了出來，卻居然沒有叫出來，反而壓低了聲音，細聲道：「別出聲，千萬不要被這個人看見。」

王大小姐鬆了口氣，終於發現前面已有兩匹快馬急馳而來，其中一匹的頸子上，還繫著對金鈴，「叮叮噹噹」不停地響。

也就在這時，「砰」的一聲，客棧的一排房間，忽然有一扇窗戶被震開。一張凳子先打出來，一個人跟著竄出。

這人的輕功不弱，伸手一搭屋簷，就翻上了屋頂。

馬上繫著金鈴的騎士彷彿冷笑了一聲，忽然揚手，一條長索飛出。去勢竟比弩箭還急。

屋頂上的人翻身閃避，本來應該是躲得開的。

可是這條飛索卻好像又變成了條毒蛇，緊緊地釘著他，忽然繞了兩繞。就已將這人緊緊纏住。

馬上的騎士手一抖，長索便飛回，這個人也跟著飛了回去。

後面一匹馬上的騎士，早已準備好一隻麻袋，用兩隻手張開。

快索再一抖，這個人就像塊石頭一樣掉進麻袋裡。

兩匹馬片刻不停，又急馳而去，霎眼間就轉入另一條街道，沒入黑暗中，只剩下那清悅可怕的金鈴聲，還在風中「叮叮噹噹」的響著。

然後就連鈴聲都聽不見了。

兩匹馬忽然來去，就彷彿是來自地獄的騎士，來緝拿逃魂。

王大小姐已看得愣住。

這樣的身手，這樣的方法，實在是駭人聽聞、不可思議的。

又過了片刻，鄧定侯才放開了她，長長吐出口氣道：「好厲害。」

王大小姐才長長吐出口氣，道：「他剛才甩的究竟是繩子？還是魔法？」

用飛索套人，並不是什麼高深特別的武功，塞外的牧人們，大多都會這一手。

可是那騎士剛才甩出的飛索，卻實在太快、太可怕，簡直就像是條魔索。

鄧定侯沉吟著，緩緩道：「像這樣的手法，你以前從來沒有見過？」

王大小姐眼睛亮了。

她見過一次。

丁喜從槍陣中救出小馬時，用的手法好像差不多。

鄧定侯見過兩次。

他的開花五犬旗也是被一條毒蛇般的飛索奪走的。

王大小姐道：「難道這個人是丁喜？」

鄧定侯道：「不是。」

王大小姐道：「你知道他是誰？」

鄧定侯道：「這個人叫『管殺管埋』包送終。」

王大小姐勉強笑了笑。道：「好奇怪的名字，好可怕的名字。」

鄧定侯道：「這個人也很可怕。」

王大小姐道：「江湖中人用的外號，雖然大多數都很奇怪、很可怕，可是這麼樣一個名字，我只要聽見一次，就絕不會忘記。」

鄧定侯道：「你沒有聽見過？」

王大小姐道：「沒有。」

鄧定侯道：「關內江湖中的人，聽見過這名字的確實不多。」

王大小姐道：「這個人是不是一直在關外？」

鄧定侯點頭道：「他的名字雖然兇惡，卻並不是個惡徒。」

王大小姐道：「哦？」

鄧定侯道：「他殺的才是惡徒。若有人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卻還逍遙法外，他就會忽然出現。」

鄧定侯道：「他便會用飛索把這個人一套，用麻袋裝起就走，這個人通常就會永遠失蹤了。」

王大小姐目光閃動，道：「也許他並沒有真的把這個人殺死，只不過帶回去做他的黨羽了。」

鄧定侯居然同意：「很可能。」

王大小姐道：「那些惡徒本就是什麼壞事都做得出的，為了感謝他的不殺之恩，再被他的武功所脅，當然就不惜替他賣命。」

鄧定侯也同意。

王大小姐道：「他在暗中收買了這些無惡不作的黨羽，在外面卻博得了一個除奸去惡的俠名，豈非一舉兩得？」

鄧定侯冷笑。

他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

王大小姐道：「那天才兇手做的事。豈非也總是一舉兩得的？」

鄧定侯道：「不錯。」

王大小姐眼睛更亮，道：「你有沒有想到過，這位『管殺管埋』包送終，很可能也是青龍會的人？」

鄧定侯道：「嗯。」

王大小姐道：「只要是正常的人，絕不會起『包送終』這種名字的，所以……」

鄧定侯道：「所以你認為這一定是個假名字。」

王大小姐歎了口氣，道：「老實說，我也早就懷疑他是百里長青。」

王大小姐眨了眨眼睛。故意問道：「除奸去惡，本是大快人心的事，為什麼要用假名字去幹？」

鄧定侯道：「因為他是個鏢客，身份跟一般江湖豪俠不同，難免有很多顧忌。」

王大小姐道：「還有呢？」

鄧定侯道：「因為他做的全就是見不得人的事，所以難免做賊心虛。」

王大小姐道：「他生怕這秘密被揭穿，所以先留下條退路。」

鄧定侯道：「他本就是個思慮周密、小心謹慎的人。」

王大小姐道：「所以他的長青鏢局，才會是所有鏢局中經營得最成功的一個。」

鄧定侯道：「他本身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從來未失手過一次。」

王大小姐歎了口氣，道：「這麼樣看來，我們的想法好像是完全一樣的。」

鄧定侯道：「這麼樣看來，百里長青果然已到了餓虎崗了。」

王大小姐冷笑道：「管殺管埋的行蹤一向在關外，百里長青沒有到這裡來，他怎麼會到這裡來？」

鄧定侯道：「由這一點就可以證明，這兩個人，就是一個人。」

王大小姐道：「他剛才殺的，想必也是餓虎崗上的好漢，不肯受他的挾制，想脫離他的掌握，想不到還是死在他手裡。」

鄧定侯道：「老山東剛才說過，這裡時常有餓虎崗的兄弟走動，但願讓兄弟們發現他手段的。」

王大小姐道：「借刀殺人，栽贓嫁禍，本就是他的拿手本事。」

鄧定侯接著又道：「他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一點。」王大小姐道：「哦？」

鄧定侯沉吟著，道：「世上的武功門派雖多，招式雖然各處不相同，但基本上的道理，卻完全是一樣的，就好像……」

王大小姐道：「就好像寫字一樣。」

鄧定侯點頭道：「不錯，的確就好像寫字一樣。」

世上的書法流派也很多，有的人學柳公權，有的人學顏魯公，有的人學漢隸，有的人學魏碑，有的人專攻小篆，有的人偏愛鐘鼎文，有的人喜歡黃庭小楷，有的人喜歡張旭狂草。

這些書法雖然各有它的特殊筆法結構。巧妙各不相同，但在基本的道理上，也全都是一樣的，「一」字就是「一」字，你絕不會變成「二」，「十」字在「口」字裡面，才是「田」。你如果把它寫在口字上面，就變成「古」了

鄧定侯道：「一個人若是已悟透了武功中基本的道理，那麼他無論學哪一門、哪一派的武功，一定都能舉一反三，事半功倍，就正如……」

王大小姐道：「就正如一個已學會了走路的人，再去學爬，當然很容易。」

鄧定侯笑著點頭，目中充滿讚許，她實在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

王大小姐道：「這道理我已經明白了，所以我也明白，為什麼丁喜第一次看見霸王槍，就能用我的槍法擊敗我。」

鄧定侯閉上了眼。

他好像一直都在避免著談論到丁喜。

王大小姐又歎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你不願懷疑他，因為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你自己剛才也說過，他用的飛索，手法也跟百里長青一樣。」

鄧定侯不能否認。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們無論怎麼樣看，都可以看出丁喜和百里長青之間，一定有某種很奇怪、很特別的關係存在的。」

鄧定侯道：「只不過……」

王大小姐打斷了他的話，道：「我知道他絕不可能是百里長青的兒子，但是他有沒有可能是百里長青的徒弟呢？」

鄧定侯歎息著，苦笑道：「我不清楚，也不能隨便下判斷，但我卻可以確定一件事。」

王大小姐道：「什麼事？」

鄧定侯道：「不管丁喜跟百里長青有什麼關係，我都可以確定，他絕不是百里長青的幫兇。」

王大小姐凝視著他，美麗的眼睛裡也充滿了讚許的仰慕。

夠義氣的男子漢，女人總是會欣賞的。

黑暗的長空，朦朧的星光。她的眼波如此溫柔。

鄧定侯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又在跳，立刻大步走出去：「我們還是快找個地方睡一下，明天一早我們就起來等小馬的消息。」

小馬是不是會有消息？

現在他是不是還平安無恙？是不是已查出了「五月十三」的真相。

「五月十三」是不是百里長青？

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人能明確回答，幸好今天已快過去了，還有明天。

明天總是充滿希望的。

「我們不如回到老山東那裡去，相信他那裡還有桌子。」

「可是前面就已經是客棧了。」

「我看見，但客棧裡太髒，太亂，耳目又多，我們還是謹慎些好。」

王大小姐忽然笑了：「你是不是很怕跟我單獨相處在一起？」

鄧定侯也笑了：「我的確有點怕，你剛才那一腳踢得實在不輕。」

王大小姐臉紅了。

「其實你本來用不著害怕。」她忽然又說。

「哦？」

「因為……」她抬起頭，鼓起勇氣：「因為我本來只不過想利用你氣氣丁喜。我還是喜歡他的。」

鄧定侯很驚奇，卻不感到意外。

這本是他意料中的事。令他驚奇的，只不過因為連他都想不到王大小姐居然會有勇氣說出來。他只是苦笑：「你實在是個很坦白的女孩子。」

王大小姐有點兒不好意思了，紅著臉道：「後來我雖然發現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可是……可是你已經有了家，我只能把你當作我的大哥。」

鄧定侯道：「你是在安慰我？」

王大小姐臉更紅，過了很久，才輕輕道：「假如我沒有遇見他，假如你……」

鄧定侯打斷了她的話，微笑道：「你的意思我明白，能夠做你的大哥，我已經感到很開心了。」

王大小姐輕輕吐出口氣，就像是忽然打開一個結：「就因為我喜歡他，所以我才生怕他會做出見不得人的事。」

「他不會的。」

「我也希望他不會。」

兩個人相視一笑，心裡都覺得輕鬆多了。然後他們就微笑著走進暗巷，這時夜色已很深，他們都沒有發覺，遠處黑暗中，正有一雙發亮的眼睛在看著他們。那是誰的眼睛？

## 第十二章 大寶塔

命運是什麼？

命運豈非正像是條魔索，有時它豈非也會像條毒蛇般緊緊地把一個人纏住，讓你空有滿腹雄心。滿身氣力，卻連一點兒也施展不出。

有時它又會忽然飛出來，奪走你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就像是丁喜奪走那開花五犬旗。有時它還會突然把兩個本來毫無關係的人，緊緊地纏在一起，讓他們分也分不開，甩也甩不脫。

這小鎮上最高的一棟屋子就是萬壽樓。

丁喜正躺在萬壽樓的屋脊上。

他靜靜地躺著，靜靜地仰視著滿天星光。

他沒有動。

命運已像條魔索般。將他整個人都擁住了。他連動都不能動。

他心裡也有條繩子，還打了千千萬萬個結。什麼結能解得開？

只有自己打的結，自己才能解開。

他心裡的結，卻都不是他自己打成的。噩夢般的童年，淒涼的身世，艱辛的奮鬥，痛苦的掙扎，無法對人傾說的往事。

每一件事，都是一個結。

何況還有那永無終止的寂寞。

好可怕的寂寞。

寂寞的意思，不僅是孤獨，剛才看見鄧定侯和王大小姐依偎在暗巷中，又微笑著走出來的時候，他的寂寞更深。

他忽然有了種被人遺忘了的感覺，這種感覺無疑也是寂寞的一種，而且是最難忍受的一種。

只不過這是他自找的，他先拒絕了別人，別人才會遺忘了他。

所以他並不埋怨，卻在祝福，祝福他的朋友們永遠和好。

他的祝福誠懇而真摯，卻也是痛苦的。

──假如你知道他的痛苦有多麼深，你就會瞭解「誤會」是件多麼可怕的事了。

風從山邊吹過來時，傳來了敲更聲。

已是三更。

他忽然跳了起來，用最快的速度，掠向遠山。

遠山一片黑暗，那青色的山崗，已完全被無邊的黑暗籠罩。

黑暗永遠不會太久長的。青色的山崗又浸浴在陽光下，陽光燦爛。

燦爛的陽光，從窗外照進來。這破舊的饅頭店。也顯得有了生氣。

王大小姐正在吃她的早點，用饅頭蘸著燒雞鹵吃。

饅頭是剛出籠的，熱得燙手，燒雞鹵卻冰冷，吃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比鄧定侯拳頭還大的饅頭，她已經吃了兩個。

雖然這兩天都沒有睡好，可是一清早起來，躲在房裡偷偷地沖了個冷水澡後，她的精神卻特別振奮，胃口也特別好。她畢竟還年輕。

鄧定侯的胃口就差多了，老山東更不行，他宿酒未醒，又沒有睡好，正在喃喃嘀咕著：「放著好好的客棧不去睡，卻偏偏要睡我的破桌子，你們這些年輕人。我真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毛病。」

王大小姐嫣然道：「不是我有毛病，是他。」

老山東道：「是他？」

王大小姐道：「他怕我，因為我不是……。」

她沒有說下去。她的臉已紅了。

老山東瞇著眼笑道：「因為你不是他的情人。是丁喜的。」

王大小姐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的意思。通常就是承認。

老山東大笑。道：「丁喜這小子，果然有兩手，果然有眼光。」

他站起來找酒：「這是好消息，我們一定要喝兩杯慶祝。」

喜歡喝酒的人。總是能找出個理由喝兩杯的。

鄧定侯也笑了。

老山東已找出個大碗，倒了三碗酒，倒得滿滿的。

鄧定侯道：「我們少喝點行不行？」

老山東用眼角瞄著他，道：「你是不是想喝醋？」

鄧定侯苦笑道：「就算我要吃醋，吃的也是乾醋。」

老山東道：「那麼你就快喝酒。」

鄧定侯道：「可是今天……」

老山東道：「你放心，胡老五一定要到晚上才會來，因為他的孫大哥一定要等到晚上宵夜時才吃燒雞，而且要吃新鮮的。」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要我們坐在這裡等一天。滋味倒真不好受。」

老山東道：「你也可以放心，我不會讓你們乾等的，我的酒足夠把你們兩個人都泡得完全濕透。」

他又舉起了他的碗。

王大小姐忽然道：「現在我們就喝酒來慶祝，未免還太早了些。」

老山東皺著眉道：「為什麼？」

王大小姐也歎了口氣，道：「因為……。因為我雖然對他好，可是……」

老山東道：「可是那小子卻總是對你冷冰冰的，有時還故意要氣你。」

王大小姐咬起了嘴唇，道：「他就是這樣子。」

老山東又大笑，道：「這你就不懂了，就因為他喜歡你，所以才會故意作出這樣子來。我早就說過，這小子是個怪物。」

王大小姐眼裡立刻發出了光，立刻用兩隻手捧起個碗，好像準備一口氣喝下去。

鄧定侯並沒有阻止。

他知道王大小姐要喝酒時。誰也攔不住的。

就在這時，突然門外「篤」的一響。

門還沒有開，門外已貼上了一張紅紙。

「老闆有病，休業三天。」

可是「篤」的一聲響過了之後，又是「砰」的一響，一個人撞開了門，踉踉蹌蹌地衝了進來，撞翻了一張桌子，桌子又擅翻了王大小姐手裡的碗。

王大小姐居然沒有發脾氣，因為這個人竟是胡老五。

老山東皺眉道：「難道你已經喝醉了？」

胡老五扶著桌子，彎著腰，不停地喘氣，並不像喝醉酒的樣子。

老山東又問道：「是不是孫毅急著要吃燒雞？」

胡老五搖搖頭，忽然又踉踉蹌蹌地衝了出去。

王大小姐看看鄧定侯。鄧定侯看看老山東：「這是怎麼回事？」

老山東苦笑道：「天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本來就是個怪物，現在……」他沒有說下去。

他忽然看見桌縫裡多了個小小的紙卷。鄧定侯當然也看見了。

胡老五剛才就是扶著這張桌子的。

他特地趕來，一定就為了送這個小紙卷。

孫毅並沒有要下山買燒雞，他卻非急著送來不可，所以只有偷偷地趕來。

他已是個殘廢人，走這段路並不容易，簡直也等於是在拚命。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果然不愧是拚命胡老五，為了朋友。他也肯這麼拚命。」

王大小姐道：「他既然這麼拚命，這紙捲上一定有很重要的消息。」

三個人的手一起去拿紙卷，手伸得最快的當然是鄧定侯了。

展開紙卷，上面只寫了七個字：「今夜子時。大寶塔。」

粗糙的紙，字跡很是歪斜潦草。

王大小姐道：「這是什麼意思？」

鄧定侯道：「這意思就是說。今夜子時，要我們到大寶塔去。」

王大小姐道：「因為那裡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要發生。」

鄧定侯道：「那件事說不定就是揭破這秘密的關鍵。」

王大小姐道：「大寶塔是個地名？」

老山東道：「大寶塔是座寶塔。」

王大小姐道：「在什麼地方？」

老山東道：「就在山神廟後面。」

王大小姐道：「山神廟在哪裡？」

老山東道：「就在大寶塔前面。」

王大小姐道：「你能不能說清楚點？」

老山東道：「不能。」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

老山東把碗裡的酒一口氣喝了下去後，才歎了口氣，道：「因為那地方是個去不得的地方。」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慢慢地接著道：「據說到那裡去的人，從來也沒有一個人還能活著回來的。」

王大小姐笑了，笑得卻有些勉強，道：「那地方難道有鬼？」

老山東道：「不知道。」

王大小姐道：「你沒有去過？」

老山東道：「就因為我沒有去過，所以我現在還活著。」

他說得很認真，並不像是開玩笑。

王大小姐看著鄧定侯。

鄧定侯沉思著，道：「這麼樣看來，大寶塔本身一定就有很多秘密。所以……。」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們更非去不可。」

鄧定侯也笑了笑，笑得也很勉強，他想得比王大小姐更多。

一一說不定這件事根本就是一個圈套。要他們去自投羅網。

但他們還是非去不可。

鄧定侯道：「既然有大寶塔這麼樣一個地方，我們總能找得到的。」

王大小姐跳起來，道：「我們現在就找。」

鄧定侯道：「現在不能去。」

王大小姐不解道：「為什麼？」

鄧定侯道：「我們現在就去，若是被餓虎崗的人發現了，豈非打草驚蛇。」

老山東立刻道：「說得有道理。」

王大小姐道：「難道我們就這麼乾坐著，等天黑？」

老山東笑道：「我也絕不會讓你們乾坐著的。」

天已黑了。

鄧定侯臂上的傷口，已被重新包紮了起來，他正默默地用一塊乾布，在擦著一袋鐵蓮子。

他擦得很慢，很仔細，每一顆鐵蓮子，都被他擦得發出了亮光。

他成名的武器，就是他的雙拳，江湖中幾乎已沒有人知道他還會暗器。

這袋鐵蓮子，他的確已有很久很久都沒有動過了。

有一次他的鐵蓮子擊出，非但沒有打倒他要打的人。卻從對方的刀鋒上反彈出去。誤傷了一個在旁邊觀戰的朋友。

自從那次之後，他就不願再用暗器。可是現在他卻不得不用。

──一個人為什麼總是被環境逼迫，做一些他本來不願做的事？

鄧定侯歎了口氣。把最後一顆鐵蓮子放入他的革囊裡，把革囊盤在腰畔。

王大小姐一直在默默地看著他，這時才問道：「現在我們是不是該走了？」

鄧定侯點點頭，又喝了口酒，

酒雖然會令人反應遲鈍、判斷錯誤，卻可以給人勇氣。

世界上的事，本就大多是這樣子的，有好的一面，必定也有壞的一面。

你若能常常往好的一面去想，你才能活得愉快些。

王大小姐也喝了口酒，站起來，對老山東笑了笑，道：「謝謝你的酒，也謝謝你的燒雞和饅頭。」

老山東抬起頭，瞪著眼睛，看了她很久，忽然道：「你決心要去？」

王大小姐道：「我是非去不可。」

老山東道：「就算明知道去了回不來，你也是非去不可嗎？」

王大小姐又笑了笑，道：「能不能回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去。該不該去？」

老山東長長歎了口氣，道：「說得好。好極了。」

他轉過頭，盯著鄧定侯。道：「看樣子你一定也是非去不可的了？」鄧定侯笑笑。

老山東道：「只要你覺得應該去做的事，你就非去不可？」

鄧定侯又笑笑，道：「其實我並不是很想去，因為我也怕死，怕得很厲害，可是假如不去，以後的日子一定比死還可怕。」

老山東道：「好。說得好。」

他忽然站起來，道：「我們走吧。」

鄧定侯愣了愣，道：「我們？」

老山東也笑了笑，道：「我若不帶路，你們怎麼去？」

王大小姐道：「你難道不能告訴我們路，讓我們自己去？」

老山東道：「不能。」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不能？」

老山東道：「因為我想去。」

王大小姐道：「你自己剛才還說過，去了就很難活著回來。」

老山東道：「我說過之後，你們還是要去，你們能去。我為什麼不能去？」

王大小姐道：「我們去是有理由的。」

老山東道：「我也是有理由，我想去看熱鬧。」

王大小姐苦笑道：「這理由不夠好。」

老山東道：「對我來說，卻已足夠了。」

他微笑著，又道：「你們還年青，一個正是花一樣的年華，前程如錦：一個又正在得意的時候，不但名滿天下，而且有錢有勢。我呢？我有什麼？」

王大小姐道：「你……你……。」

老山東不讓她說話。搶著又道：「我已是個老頭子，半截已入了土，我既沒有妻子兒女，也沒有田地財產，每天晚上都喝得半死不活的，活著又跟死了有什麼區別？你們能為朋友去拚命，為江湖道義出力，我為什麼不能？」

他越說越激動，連頸子都粗了。

老山東道：「你們就算沒有拿我當朋友。可是我喜歡你們，喜歡小馬，喜歡丁喜。所以我也非去不可。」

王大小姐看看鄧定侯。

鄧定侯又喝了口酒，道：「我們走吧。」

王大小姐道：「我們？」

鄧定侯道：「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們三個人。」

風從遠山吹過來，遠山又已被黑暗籠罩。

他們三個人走出去，老山東挺著胸膛，走在最前面。

他走出去後，就沒有再回頭。

王大小姐道：「你不把門鎖上？」

老山東大笑，道：「你們連死活都不在乎。我還在乎這麼樣一個破饅頭店？」

遠山在黑暗中看來更遙遠。但是他們畢竟已走到了，在山巒的懷抱裡，風的聲音由尖銳變為低沉，就像是風也學會了歎息。

為誰歎息？

是不是為了人類的殘酷和愚昧？

人與人之間，為什麼總是要互相欺騙，互相陷害，互相殺戮呢？

鎮上寥落的燈光，現在看起來甚至已比剛才黑暗中的遠山更遙遠。

甚至比星光更遠。

淡淡的星光下，已隱約可以看見山坡上有座小小的廟宇。

鄧定侯壓低了聲音，問道：「那就是山神廟？」

老山東道：「嗯。」

鄧定侯道：「大寶塔就在山神廟後面？」

老山東道：「嗯。」

王大小姐搶著道：「可是我怎麼連寶塔的影子都看不見？」

老山東道：「那也許只因為你的眼睛不大好。」

王大小姐道：「你的眼睛好，你看見了？」

老山東道：「嗯。」

王大小姐又問道：「在哪裡？」

老山東隨隨便便地伸手往前面一指。

他指著的是個黑黝黝的影子，比山神廟高些，從下面看過去，還有一截露在山神廟的屋脊上，平平的、方方的一截，看來就像是一塊很大的山崖，又像是座很高的平台。

你無論說這黑影像什麼都行，但它卻絕不像是一座大寶塔。

王大小姐道：「你說這就是大寶塔？」

老山東道：「嗯。」

王大小姐道：「大大小小的寶塔我倒也見過幾座，可是這麼樣一座寶塔……。」

老山東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我並沒有說這是一座寶塔。」

王大小姐道：「你沒有說過？」

老山東道：「這根本不是一座寶塔。」

老山東說話好像已變得有點顛三倒四，就連鄧定侯都忍不住問道：「這究竟是什麼？」

老山東道：「是半座寶塔。」

鄧定侯愣了愣，道：「怎麼？寶塔也有半座的？」

老山東道：「燒雞有半隻的，饅頭有半個的。寶塔為什麼不能有半座的？」

王大小姐又搶著道：「燒雞饅頭都有一個的，那只因另外的一半已被人吃下肚子裡。」

老山東道：「不錯。」

王大小姐道：「另外的一半寶塔呢？」

老山東道：「倒了。」

王大小姐道：「怎麼會倒的？」

老山東道：「因為它太高。」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發著光，又道：「寶塔跟人一樣，人爬得太高，豈非也一樣比較容易倒下去？」

鄧定侯沒有再問，心裡卻在歎息，這句話中的深意。也許沒有人能比他瞭解得更多。

瞭解得越多，話也就說得越少了。老山東道：「這寶塔本來有十三層的。聽說花了七八年的功夫才蓋好。」

王大小姐道：「現在呢？」

他目光閃動著，忽又接著道：「上面七層寶塔倒下來的時候，下面正有很多人在拜祭的。」

王大小姐動容道：「那麼寶塔倒下，豈非壓死了很多人？」

老山東道：「據說也不太多，只有十三個。」王大小姐的手已冰冷。

老山東淡淡道：「一個人若是死得很冤枉，陰魂總是不散的，所以這十三個人，就是十三條鬼魂。」

一陣風吹過，王大小姐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王大小姐道：「你能不能不要再說了。」

老山東道：「能。」

這個字說出來，斷塔上忽然亮起了一點燈光，陰森森的燈光，就像是鬼火。

王大小姐屏住了氣，問老山東道：「那上面怎麼會忽然有人了？」

老山東道：「你怎麼知道那一定是人？」

王大小姐瞪著他。道：「你答應我不再說的了。」

老山東笑了笑。道：「我說了什麼？」

王大小姐咬住嘴唇，頓了頓腳，道：「不管那是人是鬼，我都要上去看看。」

她已經準備衝上去，鄧定侯卻一把拉住了她，道：「你用不著去看，我保證那一定是人，只不過，人有時候比鬼還可怕。」

想到那個人的陰狠惡毒，王大小姐又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她實在也有點害怕：「但是我們若連看都不敢看，又何必來呢？」

鄧定侯道：「我們當然要去看看的。」

王大小姐道：「我們三個人一起去？」

鄧定侯搖搖頭，道：「我一個人過去看，你們兩個人在這裡看。」

王大小姐幾乎要叫出來了，道：「這裡有什麼好看的？」

鄧定侯解釋道：「你們可以在這裡替我把風，假如我失了手，你們至少還可以做我的接應。」

王大小姐道：「可是我……。」

鄧定侯打斷她的話，道：「三個人的目標是不是比一個人大？」

王大小姐只有承認。

鄧定侯道：「你總不至於希望我們三個人同時被發現，一起栽在這裡吧？」

王大小姐只有閉上了嘴，閉上嘴的時候，她當然又開始在咬唇。

老山東道：「山神廟後面有棵銀杏樹，這樹離寶塔已不遠。我們可以躲在那裡替你把風。」

王大小姐這時忽然又開了口，道：「卻不知樹上有杏子沒有？」

老山東道：「你現在想吃杏子？」

王大小姐道：「我不想吃，我只不過想用它來塞住你的嘴。」

寶塔雖然已只剩下六層，卻還是很高，走得越近，越覺得它高。

有很多人也是這樣子的，你一定要接近他，才能知道他的偉大。

他若是站在寶塔往下面看，是什麼都看不見的，甚至連一點兒燈光都看不見了。

巨大的山巒陰影，正投落在這裡，除了這一點燈光外，四面一片黑暗。風聲更低沉。

除了這低沉如歎息的風聲外，四面也完全沒有別的聲音了。

鄧定侯的動作很輕，他相信就算是一隻狸貓，行動時也未必能比他更輕巧。

黑暗又掩住了他的身形，他也相信塔上的不管是人是鬼，都不會發現他的。

但是偏偏就在這時候。塔上已有個人在冷冷道：「很好，你居然準時來了。」

鄧定侯一驚，還拿不準這人究竟是在跟誰說話。

這人卻又接著道：「你既然已來了，為什麼還不上來？」

鄧定侯歎了口氣，這次他總算已弄清楚，這人說話的對象就是他。

看來他的動作雖然比狸貓更輕，這人的感覺卻比獵狗還靈。

他挺起了胸膛，握緊了拳頭，盡量使自己的聲音鎮定：「我既然已來了，當然要上去的。」

每一層塔外，都有飛簷斜出，以鄧定侯的輕功，耍一層層的飛躍上去並不難。

但是他卻寧可走樓梯。他不願在向上飛躍時，忽然看見一把刀從黑暗中伸出來。

他也不想被人凌空一腳踢下，像是條土狗一樣摔死在這裡。

他寧可走樓梯。

不管塔裡的樓梯有多窄，多麼黑暗，他還是寧可走樓梯的。

就算塔裡面也有埋伏，他也寧可走樓梯。

只要能讓自己的腳踏在地上，他心裡總是踏實些。

他一步步地走，寧可走得慢些，這也總比永遠到不了的好。

塔裡面既沒有埋伏，也沒有人。

四面窗戶上糊著的紙已殘破了，被風吹得「歎落，歎落」的響。

越走到上面，風越大。聲音越響，鄧定侯的心也跳得越快。

塔裡面沒有埋伏，是不是因為所有的力量都已集中塔頂上？

既然明知他一上到塔頂，就已再也下不來，又何必多費事？

鄧定侯的手很冷。手心捏著把冷汗，甚至連鼻尖都冒出了汗。

這倒並不是完全因為害怕，而是因為緊張。

兇手究竟是誰？奸細究竟是誰？

這謎底立刻就要揭曉了。到了這種時候，有誰能不緊張？塔頂上當然有人。一盞燈，兩個人。

## 第十三章 斷塔斷魂

一盞黃油紙燈籠，用竹竿斜斜挑起。竹竿插在斷牆裡，燈籠不停地搖晃。

燈下有一個人，一個衰老佝僂的殘廢人，陰暗醜陋的臉上、滿是刀疤。

胡老五，「拚命」胡老五，此刻他當然不是在拚命，他正在倒酒。

酒杯在桌上，桌子在燈下。他正在替一個很高大的人倒酒。桌子兩旁，面對面擺著兩張椅子，一張椅子上已有個人坐著，一個很高大的黑衣人，他是背對著樓梯口的。

鄧定侯從樓梯走上來，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雖然坐著，還是顯得很高大，他當然聽見了鄧定侯走上來的腳步聲，卻沒有回頭，只不過伸手往對面椅子上指了指，道：「坐。」

鄧定侯就走過去坐下，坐下去之後他才抬起頭，面對著這個人，凝視著這個人的眼睛。

兩個人的目光相遇，就好像是刀與刀相擊，劍與劍交鋒。兩個人的臉都同樣凝重嚴肅。

鄧定侯當然見過這個人的臉，見過很多次，他第一次見到這個人的臉是在關外──在那神秘富饒的大平原，雄偉巍峨的長白山，威名遠播的長青鏢局裡。

從那次之後，他每次見過這個人，心裡都會充滿了敬重和歡愉。因為他敬重這個人，也喜歡這個人。可是這一次，他見到他面前的這張臉時，心裡卻只有痛苦和憤怒。

「百里長青，果然是你，你……你為什麼竟然要做這種事？」

他雖然在心裡大聲吶喊，嘴裡卻只淡淡地說了句：「你好。」

百里長青沉著臉，冷冷道：「我不好，很不好。」

鄧定侯道：「你想不到我會來？」百里長青道：「哼。」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但是我卻早已想到你。」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他看見百里長青皺起了眉。他要說的話。百里長青顯然很不願意聽。

他一向不喜歡說別人不願聽的話。何況，現在所有的秘密都已不再是秘密，互相尊重的朋友已變得勢不兩立了，再說那些話豈非已是多餘的。

無論多周密的陰謀，都一定會有破綻：無論多雄偉的山巒，都一定會有缺口。

風也不知從哪一處缺口吹過來。風在高處，總是會令人覺得分外尖銳強勁，人在高處，總是會覺得分外孤獨寒冷。這種時候，總是會令人想到酒的。胡老五也為他斟滿了一杯。鄧定侯並沒有拒絕，不管怎麼樣，他都相信百里長青絕不是那種會在酒中下毒的人。

他舉杯。

他還是向百里長青舉杯，這也許已是他最後一次向這個人表示尊敬。

百里長青看見他，目中彷彿充滿了痛苦和矛盾，那些事或許也不是他真心願意去做的。

但是他做出來了。鄧定侯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只覺得滿嘴苦澀。百里長青也舉杯一飲而盡，忽然道：「我們本來是朋友，是嗎？」鄧定侯點頭承認。

百里長青道：「我們做的事，本來並沒有錯。」鄧定侯也承認。

百里長青道：「只可惜我們有些地方的做法，並不完全正確，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樣的結果。」

鄧定侯長長歎息，道：「這實在是很可惜，也很不幸。」

百里長青搖頭道：「最不幸的，現在我已來了，你也來了。」

鄧定侯道：「你認為我不該來？」

百里長青道：「我們兩個人之中，總有一個是不該來的。」

鄧定侯道：「為什麼？」

百里長青道：「因為我本不想親手殺你。」

鄧定侯道：「現在呢？」

百里長青道：「現在我們兩個人之中，已勢必只有一個能活著回去。」

他的聲音平靜鎮定，充滿自信。

鄧定侯忽然笑了。

對於百里長青這個人，他本來的確有幾分畏懼，但是現在，一種最原始的憤怒，卻激發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潛力和勇氣。

──反抗欺壓，本就是人類最原始的憤怒之一。

──就因為人類能由這種憤怒中產生力量，所以人類才能永存！

鄧定侯微笑道：「你相信能活著回去的那個人一定是你？」

百里長青並不否認。

鄧定侯忽然笑著站起來，又喝乾了杯中的酒。

這一次他已不再向百里長青舉杯，只淡淡說了一個字：「請！」

百里長青凝視著他放下酒杯的這隻手，道：「你的手有傷？」

鄧定侯道：「無妨。」

百里長青道：「你所用的武器，就是你的手。」

鄧定侯道：「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我絕對無法用這隻手擊敗你。」

百里長青道：「那你用什麼？」

鄧定侯道：「我用的是另一種力量，只有用這種力量，我才能擊敗你。」

百里長青冷笑。

他沒有問那是什麼力量，鄧定侯也沒有說，但卻在心裡告訴自己：「邪不勝正，公道、正義、真理，是永遠都不會被消滅的。」

風更強勁。已由低沉變成尖銳，由歎息變為嘶喊。

風也在為人助威？

為誰？

鄧定侯撕下了一塊衣襟，再撕成四條，慢慢地紮緊了衣袖和褲管。

胡老五在旁邊看著他。眼神顯得很奇怪，彷彿帶些憐憫，又彷彿帶著譏嘲不屑。

鄧定侯並不在乎。

他並不想別人叫他「拚命的鄧定侯」。他很瞭解自己，也很瞭解他的對手。

江湖中幾乎很難再找到這麼可怕的對手。

他並不怕胡老五把他看成懦夫。真正的勇氣有很多面，謹慎和忍耐也是其中的一面。

這一點胡老五也許不懂，百里長青卻很瞭解。

他雖然只不過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裡，可是眼睛裡並沒有露出譏笑之意，反而帶著三分警惕、三分尊重。

無論誰都有保護自己生命的權力。

為了維護這種權利，一個人無論做什麼都應該受到尊重。

鄧定侯終於挺起胸，面對著他。

百里長青忽然道：「這幾個月來，你武功好像又有精進。」

鄧定侯道：「哦？」

百里長青道：「至少你已真正學會了兩招，若想克敵制勝，這兩招必不可缺。」

鄧定侯道：「你說的是哪兩招？」

百里長青道：「忍耐，鎮定。」

鄧定侯看著他，目中又不禁對他露出尊敬之意。

他雖然已不再是個值得尊重的朋友，卻還是個值得尊敬的仇敵。

百里長青凝視著他，忽然道：「你還有沒有什麼放不下的事？」

鄧定侯沉吟著，道：「我還有些產業，我的妻子衣食必可無缺，我很放心。」

百里長青道：「很好。」

鄧定侯道：「我若戰死，只希望你能替我做一件事。」

百里長青道：「你說。」

鄧定侯道：「放過王盛蘭和丁喜，讓他們生幾個兒子，挑一個最笨的過繼給我，也好讓我們鄧家有個後代。」

百里長青眼睛裡又露出了那種痛苦和矛盾，過了很久。才問道：「為什麼要挑最笨的？」

鄧定侯笑了笑，道：「傻人多福，我希望他能活得長久些。」

淡淡的微笑，淡淡的請求，卻已觸及了人類最深沉的悲哀。

是他自己的悲哀，也是百里長青的悲哀。

因為百里長青居然也在向他請求：「我若戰死。希望你能替我去找一個叫江雲馨的女人。把我所有的產業都全交給她。」

鄧定侯忍不住問道：「為什麼？」

百里長青道：「因為……因為我知道她有了我的後代。」

兩個人都不再說話，只是靜靜的互相凝視，心裡都明白對方一定會替自己做到這件事。

也正因為他們心裡都還有這一點信任和尊重，所以他們才會向對方提出這最後的請求。

然後他們就已出手。同時出手。

鄧定侯的出手凌厲而威猛。

他知道這一戰無論是勝是敗，都一定是段很痛苦的經歷。

他只希望這痛苦趕快結束，所以每一招都幾乎已使出全力。

少林神拳走的本就是剛烈威猛一路，拳勢一施展開，風生虎虎，如虎出山崗。

塔頂的地方並不大，百里長青有幾次都已幾乎被他逼了下去。

但是每次到了那間不容髮的最後一剎那，他的身子忽然又從容站穩了。

四十招過後，鄧定侯的心已在往下沉。

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那古老的禪寺中，他的師傅說過的幾句話──

「柔能克剛。弱能勝強。」

「鋼刀雖強，卻連一線流水也刺不斷，微風雖弱。卻能平息最洶湧的海浪。」

「你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因為你看來雖隨和，其實卻倔強：看來雖謙虛，其實卻驕傲。」

「我相信你將來必可成名，因為你這種脾氣，必可將少林拳的長處發揮，但是你若忘了這一點，遇見真正的對手時，就必敗無疑了。」

陰鬱的古樹。幽深的禪院。白眉的僧人坐在樹下，向一個少年諄諄告誡，此情此景。在這一瞬間忽然又重現在他眼前。

這些千錘百煉、顛撲不滅的金石良言，也彷彿響在他耳邊。

只可惜他已將這些話忘記了很久，現在再想起，已太遲了。

他忽然發現自己全身都已被一種柔和卻斷不絕的力量縛束著，就像是虎豹沉入了深水，蠅蛾投入了蛛網。

然後百里長青的手掌，就像是那山巒的巨大陰影一樣，向他壓了下來。他已躲不開。

──死是什麼滋味？

他閉上眼。

溫柔綺麗的洞房花燭夜，他妻子豐滿圓潤的雙腿。

在這一瞬間，他為什麼還會想到這點？

──我的妻子衣食必可無缺。我很放心。

他真的能放心？

──邪不勝正，正義終必得勝！

他為什麼會敗？

他雖然敗了，正義卻沒有敗。

因為就在這最後的一剎那間，忽然又有股力量從旁邊擊來，化解了百里長青這一掌，就像是陽光驅走了山的陰影。

這股力量也正像是陽光，雖然溫和。卻絕不可抵禦。

百里長青退出三步，吃驚地看著這個人。

鄧定侯睜開眼看到這個人，更吃驚。

出手救他的這一掌，竟是那個衰老佝僂的殘廢胡老五。

只不過現在他看來已不再衰老，身子也挺直了，甚至連眼睛都已變得年輕。

「你不是胡老五。」

「我不是。」

「那麼你是誰？」

花白的亂髮和臉上的面具同時被掀起，露出了一張討人喜歡的臉。

「丁喜！」

鄧定侯終於忍不住叫了出來！

「丁喜？」百里長青盯著他：「你就是那個聰明的丁喜？」

丁喜點點頭，眼睛裡的表情很奇怪。

百里長青道：「你剛才用的是什麼功夫？」

丁喜道：「功夫就是功夫，功夫只有一種，殺人的是這一種，救人的也是這一種。」

百里長青的眼裡發出光，他想不到這年輕人居然能說得出這種道理。

──在基本上，所有的武功都是一樣的。

這道理雖明顯，但是能夠真正懂得這道理的人卻不多。

事實上，能值得這道理的人，世上根本就沒有幾個。這年輕人是什麼來歷？

百里長青盯著他，忽又出手。

這一次他的出手更慢，更柔和，就像是可以平息海浪的那種微風，又像是從山巔流下、但永遠也不會斷的那一線流水。

可是這一次他遇見的既不是鋼刀。也不是海浪，所以他用出的力量就完全失去意義。

百里長青更驚訝，拳勢一變，由柔和變成強韌。由緩慢變成迅速。

丁喜的反應也變了。

鄧定侯忽然發現他們的武功和反應，竟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除此之外，他們兩個人之間，竟彷彿還有種很微妙的相同之處。

百里長青顯然也發現了這一點，一拳擊出，突然退後。丁喜並沒有進逼。

百里長青盯著他，忽然問道：「你的功夫是誰教你的？」

丁喜道：「沒有人教我。」

百里長青道：「那麼你的功夫是從哪裡學來的？」

丁喜道：「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他的表情很奇怪，聲音也很奇怪。彷彿充滿了痛苦和悲哀。

百里長青的表情卻變得更奇怪，就像是忽然有根看不見的尖針。筆直刺入了他的心。

他的身子突然開始顫抖，精神和力量都突然潰散。連聲音都已發不出。

他本已百煉成鋼。他的力量和意志本已無法摧毀，本不該變成這樣子的。

鄧定侯看著他，看了很久，再看著丁喜，忽然也覺得手腳冰冷。

就在這時，燈籠忽然滅了，黑暗中彷彿有一陣尖銳的風聲劃過。

風聲極尖銳，卻輕得聽不見。

只有最歹毒可怕的暗器發出時，才會有這種風聲。

暗器是擊向誰的？

風聲一響，鄧定侯的人已全力拔起，他並沒有看見過這些暗器，也不知道這些暗器是打誰，但是他卻一定要全力閃避。

因為他畢竟也是經過千錘百煉的高手，他已聽見了這種別人聽不見的風聲，

百里長青和丁喜呢？

在那種情緒激動的時刻，他們是不是還能像平時一樣警覺？

黑暗，天地間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

鄧定侯身子掠起，卻反而有種向下沉的感覺，因為他整個人都已被黑暗吞沒。

他雖然在凌空翻身的那一瞬間，乘機往下面看了一眼，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看見。

他來的時候，附近沒有人，塔下沒有人，塔裡面也沒有人。

他一直都在保持著警覺，百里長青和丁喜想必也一樣。

若是有人來了，他們三個人之間，至少有一個人會發現。

既然沒有人來，這暗器卻是從哪裡來的？他也想不通。

這時他的真氣已無法再往上提，身子已真的開始往下沉。

下面已變成什麼情況？是不是還有那種致命的暗器在等著他？

寶塔雖然已只剩下六層，卻還是很高，走得越近，越覺得高，人就在塔上，更覺得它高，無論誰也不敢一躍而下。

鄧定侯咬了咬牙，用出最後一分力，再次翻身，然後就讓自己往下墮，墮下三四丈後，到了寶塔的第三層，突又伸手，搭住了風簷。

他終於換了一口氣。

這一次他再往下落時，身子已輕如落葉。

他的腳終於接觸到堅實可靠的土地，在這一瞬間的感覺，幾乎就像是嬰兒又投入了母親的懷抱。

對人類來說。也許只有土地才是永遠值得信賴的。

但地上也是一片黑暗。

黑暗中看不見任何動靜。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塔頂上已發生過什麼事？

丁喜是不是已遭了毒手？

鄧定侯握緊雙拳，心裡忽然又有了種負罪的感覺，覺得自己本不該就這麼樣拋下剛才還救了他性命的朋友。

塔裡更黑暗。到處都可能有致命的埋伏，但是現在無論多麼大的危險，都已嚇不走他了。

他決心要闖進去。

可是在他還沒有闖進去之前，斷塔裡已經有個人先竄了出來。

他的人已撲起，真氣立刻回轉，使出內家千斤墜，雙足落地，氣力再次運行，吐氣開聲，一拳向這人打了過去。

這正是威鎮武林達三百年不改的少林百步神拳，這一拳他使出全力，莫說真的打在人身上，拳風所及處。也極令人肝膽俱碎的威力。

誰知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打在這人身上後。卻完全沒有反應。就像是刺人的堅冰在陽光下消失無形。

鄧定侯長長吐了口氣，道：「小丁？」人影落下，果然是丁喜。鄧定侯苦笑。

平時他出手一向很慎重，可是今天他卻好像變成了個又緊張、又衝動的年輕小伙子。

──先下手為強，這句話並不一定是正確的，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後發也可以先至，這才是武功的至理。

──少林寺的武功能夠令人尊敬，並不是因為它的剛猛之力，而是因為我們能使這種力量與精深博大的佛學溶為一體。

鄧定侯歎了口氣，忽然發現成功和榮耀有時非但不能使人成長，反而可以使人衰退。無論誰在盛名之下，都一定會忘記很多事。

但現在卻不是哀傷與悔恨的時候。他立刻打起精神。道：「你也聽見了那暗器的風聲？」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是誰在暗算我們？」

丁喜道：「不知道。」

鄧定侯道：「暗器好像是從第五層打上去的。」

丁喜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我並沒有看見任何人從裡面出來。」

丁喜道：「我也沒有。」

鄧定侯道：「那麼這個人一定還是躲在塔裡。」

丁喜道：「不在。」

鄧定候道：「是你找不到？還是人不在？」

丁喜道：「只要有人在，我就能找到。」

鄧定侯道：「無論什麼樣的暗器。都絕不可能是憑空飛出來的。」

丁喜道：「很不可能。」

鄧定侯道：「有暗器射出，就一定有人。」

丁喜道：「一定有。」

鄧定侯道：「無論什麼樣的人，都絕不可能憑空無影消失的。」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那麼這個人呢？難道他不是人，是鬼？」

丁喜道：「據說這座斷塔裡本來就有鬼。」

鄧定侯苦笑道：「你真的相信？」

丁喜道：「我不信。」

鄧定侯盯著他。緩緩道：「其實你當然早就知道這個人是誰了，也知道他是怎麼來的？怎麼走的？卻偏偏不肯說出來。」丁喜居然沒有否認。

鄧定侯道：「你為什麼不肯說出來？」

丁喜沉吟著，終於長長歎息，道：「因為就算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有很多事都湊巧。」

鄧定侯道：「什麼事？」

丁喜道：「這件事的計劃本來很周密，但你們卻偏偏總是能湊巧找出很多破綻，每一個破綻，湊巧都可以引出條很有力的線索，所有的線索，又湊巧都只有百里長青一個人能完全符合。」

──五月十三日的午夜訪客。

──時氣的巧合。

──淵博高深的武功。

──急促的氣喘聲。

──用罌粟配成的藥。

──絕沒有人知道的鏢局秘密。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仔細想一想。這些事的確都太湊巧了些。」

丁喜道：「但卻還不是最湊巧的。」

鄧定侯道：「最湊巧的一點是什麼？」

丁喜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很苦澀，緩緩道：「我湊巧正好是百里長青的兒子。」

鄧定侯又長長吐出口氣，道：「你的母親一定就是他剛才要我去找的江夫人。」

丁喜看著他，道：「你早已知道？」鄧定侯搖搖頭。

丁喜道：「可是你並沒有覺得很意外。」

鄧定侯歎息道：「我以前的確想到過這一點，但你若沒有親口說出來，我還是不敢確定。」

丁喜冷冷道：「你能確定什麼？確定百里長青是奸細？是兇手？」

鄧定侯道：「我本來的確幾乎已確定了，所以……。」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道：「所以你見到他，不問青紅皂白就要跟他拚命。」

鄧定侯又道：「我該問什麼？」

丁喜道：「你至少應該問問他，他是怎麼會到這裡來的？在這裡等的是誰？」

鄧定侯道：「這約會不是他訂的？」

丁喜道：「不是。」

鄧定侯道：「那麼，他等的是誰？」

丁喜道：「他跟你一樣，也是被人騙來的，他等的也正是你要找的人。」

鄧定侯動容道：「他等的也是那兇手？」

丁喜道：「你不信？」

鄧定侯道：「他看見我來了，難道認為我就是兇手？」

丁喜道：「你看見他在這裡。豈非也同樣認為他是兇手？」

鄧定侯愣住了。

丁喜歎了口氣，道：「看來伍先生的確是個聰明人。對你們的看法一點也沒有錯。」

鄧定侯搶著問道：「伍先生是誰？」

丁喜正容道：「伍先生就是青龍會五月十三分舵的頭領。也就是這整個計劃的主持人。」

鄧定侯又愣住。

丁喜冷笑道：「他早已準備了你們一見面就準備出手了，因為你們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都覺得自己的想法絕不會錯，又何必再說廢話，先拼個你死我活豈非痛快得多。」

鄧定侯只有聽著，心裡也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理。

## 第十四章 魂飛天外

丁喜道：「在他的計劃中，你們現在本該已經都死在塔內的，只可惜……」

鄧定侯忽又笑了笑，道：「只可惜你湊巧是百里長青的兒子，湊巧是我的朋友，又湊巧正好是聰明的丁喜。」

丁喜看著他，眼睛裡也有了笑意。

就在這時，第三層塔上忽然傳出一聲暴喝，接著又是「轟」的一碰，一大片磚石落了下來，這層塔的牆壁已被打出個大洞。

洞裡面更黑暗，什麼都看不見。

鄧定侯動容道：「百里長青呢？你出來的時候，有沒有看見他。」

丁喜搖搖頭。

鄧定侯又問道：「他現在是不是已經跟那伍先生交上了手？」

丁喜又搖搖頭，臉色也很沉重。

鄧定侯道：「我們總不能在這裡看著，是不是他……」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塔上又傳來一聲低叱。一聲暴喝。已到了第二層。

接著又是「轟」的一聲響，一大片磚石落了下來，幾乎碰在他們身上。

他們雖然看不見上面的情況，可是上面交手的那兩個人武功之高，力量之強。戰況之激烈，不用看也可想像得到。

百里長青的武功雖然不是天下第一，他的聲名地位，雖然也不是全憑武功得來的，江湖中甚至有很多人認為。就算在他們的聯營鏢局中，他的武功都不能算是第一把高手。

可是真正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精氣內斂，深藏不露，其實無論內力外功，都幾乎已煉到巔峰，對武林中各種門派武學的涉獵和研究，更很少人能比得上。

這一點鄧定侯當然瞭解得更清楚，他剛才還和百里長青交過手。

此刻在塔上跟他交手的人，武功竟似絕不在他之下，所以才會打得這麼激烈。

假如這個人真的就是伍先生，那麼這伍先生卻又是誰呢？

有誰的武功能和百里長青較一時之短長？

假如這伍先生就是出賣聯營鏢局的奸細，殺害王老爺子的兇手，那麼他不是歸東景，就是姜新，不是姜新，就是西門勝。

他們三個人本來豈非已毫無嫌疑？

這些複雜的問題，在鄧定侯心裡一閃而過，他當然來不及思索。

就在他準備衝上塔去的時候，忽然間。又是「轟」的一聲大震。

本來已剩下一半的大寶塔，竟完全倒塌了下來！

在塔上決戰的那兩個人，是不是已必將葬身在這斷塔之下？

塵土、碎木、瓦礫、磚石，就像是一片黑雲、帶著驚雷和暴雨，忽然間凌空壓下來。

鄧定侯剛想退的時候，丁喜已拉住了他的手，往後面倒竄而出。

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在那莊嚴古老的少林寺裡，有很多高僧們曾經誇獎過他。

你雖然性情有些浮躁。武功很難練到登峰造極，可是你跟別人交手時，就算武功比你高的人，也未必是你的敵手，因為你的反應快。無論誰。對別人的讚美和誇獎，都一定比較容易記在心裡。這些話鄧定侯從來就沒有忘記，可是現在，他才發現他的反應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快。

丁喜就比他快，而且快得多。

一個人年紀漸漸老了，是不是連反應都會變得遲鈍呢？

老，難道真是這麼悲哀的事？

鄧定侯退出三五丈，癡癡地站在那裡，沙石塵土山崩般落在他面前。他竟似完全沒有感覺。

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看得高些的，所以當一個人發現自己真正的價值時，總是會覺得若有所失。

這本就是人類不可避免的悲哀之一。

忽然間，動亂已平靜，天地間已變得一片靜寂，這靜寂反而讓鄧定侯驚醒了。

前面仍然是一片黑塔，那巍峨高矗的大寶塔，卻已變為平地。

就在一瞬前，它還像巨人般矗立在那裡。藐視著它足下的草木塵土，可是現在它自己也倒下去，就倒在它所藐視的草木塵土間。

寶塔也跟人一樣，人爬得太高，也一樣比較容易倒下去。

鄧定侯又不禁歎了口氣。

百里長青和那位伍先生豈非都是已經爬到高處的人？

想到百里長青。鄧定侯才完全驚醒，失聲道：「他們的人出來沒有？」

丁喜說：「沒有。」

人既然還沒有出來，難道真的已葬身在斷塔下了？

鄧定侯臉色變了，立刻衝過去，黑暗中，只見斷塔的基層一片磚石瓦礫堆積，看來就正像是一座墳墓。

無論誰被埋葬在這墳墓裡，都再也休想活著出來了。鄧定侯手足已冰冷。

百里長青並不是他很好的朋友，可是現在他心裡卻很悲痛。

因為他自覺對這個人有所歉疚。

丁喜也已趕過來，正在看著他，彷彿已看透了他的心事了。

他對百里長青的誤會和懷疑，顯然都已消釋了。

丁喜眼睛裡不禁露出了欣慰之意，這一點本是他衷心盼望的。

鄧定侯回過頭，看到他的表情，憤然道：「百里長青究竟是不是你的父親？」

丁喜道：「是。」

鄧定侯板著臉道：「可是現在他已葬身在斷塔下，你非但一點兒也不難受，反而好像很高興。」

丁喜沒有回答這句話，反問道：「你知不知道這座寶塔為什麼特別容易倒塌？」

鄧定侯道：「因為它太高。」

丁喜搖搖頭道：「世上還有很多更高的塔，都沒有倒塌。」

鄧定侯道：「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丁喜道：「這座塔是空的。」

鄧定侯道：「寶塔中間本來就是空的。」

丁喜道：「但它牆壁間也是空的，甚至連地基下都是空的。」

鄧定侯恍然道：「難道這座塔裡有複壁地道？」

丁喜道：「每一層都有。」

鄧定侯皺眉道：「寶塔本是佛家的浮屠，裡面怎會有複壁地道？」

丁喜道：「這座寶塔並不是由佛家弟子蓋的。」

鄧定侯道：「是什麼人蓋的？」

丁喜道：「強盜。」

寶塔後這一片青色的山崗，多年前就已是群盜嘯聚出沒之地。

丁喜道：「他們為了逃避官家的追蹤，才蓋了這座寶塔，作為藏身的退路。所以寶塔下還有條地道，直通上面的山寨。」

鄧定侯終於完全明白了：「剛才暗算我們的人，就是從複壁地道中出來的。」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山下的人都認為塔裡有鬼，想必也正是因為這緣故。」

丁喜歎道：「所以有很多人到這裡來了之後，往往會憑空失蹤。」

鄧定侯道：「因為這是你們的秘密，若有人在無意間發現這秘密，就得被殺人滅口。」

丁喜笑了笑，笑容又變得很苦澀，道：「不錯，也是我們強盜的秘密，你們鏢客本來就絕不會知道。」

鄧定侯也只有苦笑。

他說出「你們」兩個字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說錯話了。

這是不是因為在他心底深處。就認定了終生都要被人看做強盜？

難道他無論怎麼改變，都改變不了別人對他的看法麼？

鄧定侯立刻在心裡立下個誓願。

他發誓以後不但要改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還要去改變別人的。

丁喜彷彿又看出了他的心事，微笑道：「不管怎麼樣，我總是在山上長大的人。所以我也知道這秘密。」

鄧定侯歎了口氣，道：「就因為你知道這秘密，所以我們還活著。」

現在總算也已明白了「伍先生」的計劃了。

「他要我們先交手，等我們打到精疲力竭時，再突然從複壁地道中下毒手，讓別人認為我們是同歸於盡的，他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了。」

丁喜也歎了口氣，苦笑道：「只不過你就算死了，也是比較幸運的一個。」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別人會認為你是為了要替你們的聯營鏢局除奸。替王老爺子復仇。才不惜和元兇同歸於盡，你死了之後，說不定比活著時更受人尊敬，可是……」

可是百里長青死了後，冤名就永遠也洗不清了。

丁喜道：「等你們死了後，他不但可以永遠逍遙法外。而且還可以重回你們的聯營鏢局，進一步掌握大權，從此以後，中原江湖中的黑白兩道，就全都在他掌握中了。」

想到這計劃的周密和惡毒，就連他現在都不禁毛骨悚然了。

鄧定侯勉強笑了笑，道：「幸好我們還沒有死，因為……」

丁喜微笑道：「因為他沒有想到這計劃中會忽然多出個聰明的丁喜。」

鄧定侯笑道：「他更想不到這個聰明的丁喜非但是百里長青的兒子，還是鄧定侯的朋友。」

他的笑容已不再勉強，因為他已發現，無論多惡毒周密的計劃，都終必會失敗的，因為人世間還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存在。

那這是人類的信心和愛心了。

就因為丁喜對他的父親和小馬有這種愛心，所以才不惜冒險。

一個冷血的兇手，當然不會瞭解這種感情。

就因為他忽略了這一點。所以他的計劃無論多周密，都終必要失敗。

瓦礫下沒有人，活人死人都沒有。

本來在塔裡的人，現在顯然已都從地道中走了。地道卻已被瓦礫封死。

鄧定侯道：「剛才在塔上和百里長青交手的人，會不會就是你說的那位伍先生？」

丁喜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伍先生當然不是他的真名實姓？」

丁喜道：「不是。」

鄧定侯道：「他當然也不會以真面目見人的。」

丁喜道：「他臉上戴的那面具，不但真是用人皮做的，而且做得極精巧。用法也極方便，像這樣的人皮面具他至少有七八張，所以在一瞬間就可以變換七八種面具。」

鄧定侯道：「他身上穿的當然是黑衣服的了。」

丁喜道：「通常都是的。」

鄧定侯道：「百里長青忽然看到一個戴著面具的黑衣人，當然不肯放過。」

丁喜道：「尤其是在這種時候。」

鄧定侯道：「所以他若想從地道中逃走，無論他逃到哪裡，百里長青都一定會跟著去追他的。」

丁喜道：「所以現在他們兩個人都不在了。」

鄧定侯道：「這地道是不是直通上面山寨？」

丁喜道：「是。」

鄧定侯道：「伍先生想必已逃回了上面的山寨。」

丁喜道：「一進了地道，就根本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鄧定侯道：「所以百里長青現在也一定到了上面的山寨了。」

丁喜點點頭。

鄧定侯道：「你說過，那地方現在已變成了龍潭虎穴，無論誰闖了進去，都很難再活著出來。」

丁喜道：「我說過。」

鄧定侯凝視著他，沉下臉道：「他是你的父親，現在他已入了龍潭虎穴，你準備怎麼辦？」

丁喜道：「你要我怎麼辦？」

鄧定侯冷冷道：「你自己應該知道的。」

丁喜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現在應該先花兩個時辰把這地道裡的瓦磚礫石挖出來。再從地道跑上山去送死？」

鄧定侯道：「為什麼一定會是去送死？」

丁喜道：「因為那時天已經快亮了，我們一定已累得滿身臭汗，而且……」

鄧定侯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並不一定要走地道，這附近一定還有別的路上山。」

丁喜道：「當然有。」

鄧定侯道：「在哪裡？」

丁喜道：「就在我不願意去的那條路上。」

鄧定侯道：「你為什麼不願意去？」

丁喜道：「因為我知道他一定能照顧自己，也因為我還不想死。」

鄧定侯道：「可是你已經上去過。」

丁喜道：「那時候情況不同。」

鄧定侯道：「有什麼不同？」

丁喜道：「那時我可以找到個很好的掩護。」

鄧定侯道：「拚命胡老五。」

丁喜點點頭道：「上山的人早已把他當做廢物，從來也沒有人正眼看過他，他一個人住在後面的小屋裡，從來也沒有人問過他的死活。」

鄧定侯道：「你知道你若扮成他，一定可以瞞過別人的耳目。」

丁喜笑了笑，道：「我連你們都瞞過了，何況別人？」

鄧定侯道：「兩次到老山東店裡去送信的都是你？」

丁喜道：「兩次都是我。」

他淡淡地接著道：「我也知道你們對胡老五這個人雖然會很好奇。卻還是不會看得太仔細的。因為他實在不好看。」

鄧定侯道：「現在這秘密當然已被揭穿了，你再上山去。當然就會有危險。」

丁喜道：「所以……」

鄧定侯又打斷了他的話，道：「所以你就算明知道百里長青和小馬都要死在山上，也絕不會再上去，因為你的命比別人值錢。」

丁喜道：「我的命並不值錢，假如我有兩條命，你就算把我其中一條拿去餵狗，我也會不在乎的。」

鄧定侯道：「可惜你只有一條命。」

丁喜歎了口氣，道：「實在可惜得很。」

鄧定侯盯著他，道：「你真是一點兒也不替他擔心？」

丁喜也沉下了臉，冷冷道：「我還沒有生下來，他就已走了。我母親是個一點兒武功也不會的女人。而且還有病，我三歲的時候就會捧著破碗上街去要飯，六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做扒手。這十幾年來，從來也沒有人為我擔心，我又何必去關心別人？」

他的聲音冰冷，臉上也全無表情，可是他的手卻在發抖。

鄧定侯又盯著他看了很久，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幸好我是你朋友，幸好我已很瞭解你，否則我一定也會把你當做個無情無義的人。」

丁喜冷冷道：「我本來就是個無情無義的人。」

鄧定侯道：「你既然真的無情無義，為什麼要冒險到這裡來？為什麼要救我們？為什麼要想法子洗脫他的罪名？」

丁喜閉上了眼。

鄧定侯道：「其實我也知道你心裡一定早已有打算，只不過不肯說出來而已。」

丁喜還是閉著嘴既不承認，也沒有否認。

鄧定侯道：「你為什麼不肯說？」

丁喜終於歎了口氣，道：「我就算有話要說，也不是說給你一個人聽的。」

鄧定侯眼睛亮了。道：「當然，我們當然不能撇開那位大小姐。」

丁喜道：「她的人呢？」

鄧定侯道：「就在那邊土地廟裡的一棵大銀杏樹上。」

丁喜淡淡的笑，道：「想不到她現在居然變得這麼老實，居然肯一個人呆在樹上。」

鄧定侯道：「她不是一個人。」

丁喜道：「還有誰？」

鄧定侯道：「老山東。」

丁喜本來已跟著他往前走，忽然又停下了腳步。

鄧定侯道：「你為什麼停下來？」

丁喜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們已不必去了。」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那樹上現在一定已沒有人了。」

他的聲音還是很冷，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可是他的手又開始在發抖。

鄧定侯也發覺不對了，動容道：「老山東難道不是你的朋友。」

丁喜緩緩道：「老山東當然是我的朋友。只不過你們看見的老山東，已不是老山東。」

鄧定侯臉色也變了。

他現在才明白，為什麼丁喜兩次送信去。都沒有以真面目和他們相見，為什麼他明知那大寶塔的約會是個陷阱，卻連一點暗示警告都沒有給他們。

因為他絕不能讓這個「老山東」懷疑他，他一定要讓鄧定侯和百里長青相見，才能將計就計，揭穿伍先生的陰謀和秘密。

現在鄧定侯當然也已明白，為什麼這個「老山東」一定要跟著他們來，而且急得連門都沒有拴。

一個賣了幾十年燒雞，自己竟連一條雞腿都捨不得吃的人，本不該那麼大方的。

現在他什麼事都明白了，只可惜現在已太遲。

樹上果然已沒有人，只留下一塊被撕破的衣襟。王大小姐的衣襟。

現在她當然也已被搶上了山寨，無論誰到了那裡，都很難活著回來。她當然更難。

樹下的風，鄧定侯站在這裡夜的涼風中，冷汗卻已濕透了衣裳。

自從他出道以來，在江湖人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個很有才能的人。無論什麼樣的難題。到了他手裡。大多數都能迎刃而解。

所以他自己也漸漸認為自己的確很有才能，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可是現在他卻忽然發現自己原來只不過是個呆子。

一個只會自作聰明、自我陶醉的呆子。

丁喜忽然拍了拍他的肩，道：「你用不著太難受，我們還有希望。」

鄧定侯道：「還有什麼希望？」

丁喜道：「還有希望能找到那位王大小姐的。」

鄧定候道：「到哪裡去找？」

丁喜道：「老山東的饅頭店。」

鄧定侯苦笑道：「難道這個不是老山東的老山東，還會帶她回饅頭店去？」

丁喜道：「就因為他不是老山東，所以才會把她帶回饅頭店。」

鄧定侯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饅頭店裡不但可以做饅頭，還可以做一些別的事。」

鄧定侯更不懂：「可以做什麼事？」

丁喜歎了口氣。道：「你真的不懂？」鄧定侯搖搖頭。

丁喜苦笑道，「假如你認得這個不是老山東的老山東，你就會懂了。」

鄧定侯道：「你認得他？」丁喜點點頭。

鄧定侯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丁喜道：「他是一個老色鬼。」

雲淡星稀。夜更深了。

老山東饅頭店裡，卻還有燈光露出。

看見這燈光，鄧定侯不知應該鬆口氣還是應該更擔心？

現在，王大小姐就算沒有被擄入虎穴，卻已必定落入虎口，落在虎穴和落在虎口的情形幾乎沒有多大的差別，總之是在極短的時間，便面臨令人不想再看下去的景象便是。

獵物會被毫無人性的老虎吃下去。

他現在看不見丁喜臉上的表情。

他一直落在丁喜的後面，眼中雖然盡了全力，還是看不出丁喜的表情。

丁喜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論碰上什麼，如果從表情上看，他不會透露出什麼來。不過他嘴邊常常接著逗人喜歡的笑容，或者可能心情輕鬆得多。

但這時他連嘴邊的微笑也沒有了，他心裡正在替誰擔心？或許是王大小姐，或許是自己。

對這點他已不再驚異，也不再難受，他已承認自己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丁喜。

一個人若是真的已認輸了，反而會覺得心平氣和，可是丁喜至少應該停下來跟他商量商量，用什麼方法進入這饅頭店？用什麼法子才能安全救出王大小姐？

每次行動之前，他都要計劃考慮很久，若沒有萬無一失的把握，他絕不出手。

就在他開始考慮的時候，丁喜已一腳踢破了那破舊的木門，衝了進去。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一種法子，這法子實在太輕率、太魯莽。

丁喜竟完全沒有經過考慮，就選擇了這種法子。

年輕人做事總是難免衝動些的。

鄧定侯在心裡歎了口氣。正準備衝進去接應。

可是等他衝進去的時候。王大小姐已坐起來，老山東已倒了下去，他們這次行動已完全結束，而且完全成功。鄧定侯笑了，苦笑。

他忽然發現年輕人做事的方式並不是完全錯的。他忽然覺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已有點落伍了。

就因為他能這樣想，所以他永遠是鄧定侯，永遠能存在。

只可惜像他這種身份的人能夠這樣想一想的並不多。

王大小姐看看他，看看丁喜，再看看地上的老山東，心裡雖然有無數疑問，卻連一句話都沒有問。

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應該從哪裡問起。

丁喜也沒有說。

反正她遲早總會知道的，又何必急著要在此時說。

這次行動已圓滿結束，下一次行動呢？

鄧定侯也同樣漫無頭緒，忍不住問道：「現在我們坐下來吃饅頭？還是躺下去睡一覺？」

丁喜道：「現在我們就上山。」

鄧定侯愣了愣道：「你好像剛才還說過，你不能上去的。」

丁喜道：「我不能上去，老山東能上去，尤其是帶著兩個俘虜的時候，更應該趕快上去。」

鄧定侯終於明白：「兩個俘虜就是我和王大小姐。」

丁喜點頭。

鄧定侯道：「老山東就是你！」

丁喜笑道：「這老色鬼能扮成老山東，小色鬼當然也可以。」

鄧定侯道：「你能瞞得過山上那麼多雙眼睛？」

丁喜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徵，所以別人才能辨認他。」

他又詳細地解釋道：「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容貌上的。其次是身材、神氣、舉動和味道。」

鄧定侯道：「味道？」

丁喜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味道，有些人天生就很香，有些人天生就臭。」

鄧定侯道：「這點倒不難。老山東整個人嗅起來就像是隻燒雞。」

丁喜道：「我若穿上這身衣服。嗅起來一定也差不多。」

鄧定侯道：「你的身材跟他也很像，只要在肚子上多綁幾條布帶，再駝起背就行了。」

丁喜道：「我從小就常在這裡偷饅頭吃，他的神氣舉動。我有把握可以學得很像。」

王大小姐忽然道：「你本來就有這方面的天才，若是改行去唱戲，一定更出名。」

丁喜淡淡道：「我本來就打算要改行了。在台上唱戲至少總比在台下唱安全些。」

王大小姐道：「你在台下唱？」

丁喜道：「人生豈非本就是一台戲？我們豈非都在這裡唱戲？」

王大小姐閉上了嘴。

丁喜說出來的話，好像總是很快就能叫她閉上嘴的。

鄧定侯道：「可是你的臉？」

丁喜道：「容貌不同。可以易容。我的易容術雖然並不高明，幸好老山東這副尊容也沒有什麼人會注意，你就真要人多看兩眼，也絕對沒有人會願意。」

他笑了笑。又道：「何況。我還帶著三樣很重的禮物上去，送禮的人。總是比較受歡迎的。」

鄧定侯點點頭道：「我和王大小姐當然都是你要帶去的禮物了。」

丁喜道：「你們算兩樣。」

鄧定侯道：「還有一樣是什麼？」

丁喜道：「燒雞。」

房屋是用巨大的樹木蓋成的，雖然粗糙簡陋，卻帶著種原始的粗獷純樸，看來別有一種令人懾服的雄壯氣勢。

這裡的人也一樣，野蠻、驃悍、勇猛，就像是洪荒時的野獸。

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這個人穿著身黑衣服，陰森森的臉上全無表情，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裡表情卻很多。

這個人看來既不野蠻，也不兇猛，卻還比別的人更可怕。

別人若是野獸，他就是獵人，別人若是棍子，他就是槍鋒。

這個人當然就是伍先生。

百里長青就站在這大廳裡，面對著這些野獸，面對著這枝槍鋒。他是人，只是一個人。

但他絕不比野獸柔順，絕不比槍鋒軟弱。

伍先生盯著他，忽然長長歎了口氣，道：「你不該來的，實在不該來的。」

百里長青冷笑。

伍先生道：「你本該已是個死人，連屍體都已冰冷，你和鄧定侯若是全都死了，現在豈非就已經天下太平。」

百里長青道：「我們死了。還有丁喜。」

伍先生道：「丁喜是不足懼的。」

百里長青道：「哦？」

伍先生道：「他武功也許不比你差，甚至比你更聰明，但是他不足懼。」

百里長青道：「為什麼？」

伍先生道：「因為你是位大俠客，他卻是個小強盜。」

百里長青道：「只可惜大俠有時也會變成小強盜。」

伍先生道：「你是在說我了。」

百里長青不否認。

伍先生道：「你已知道我是誰？」

百里長青道：「你是霸王槍的多年老友，你對聯營鏢局的一切事都瞭如指掌，對我的事也很熟悉，你的成功一向深藏不露。因為你有個能幹的總鏢頭擋在你前面，你自己根本用不著出手。」

他盯著伍先生道：「像你這樣的人，江湖中能找得出幾個？」

伍先生道：「只有我一個？」

百里長青道：「我只想到你一個。」

伍先生歎了口氣，道：「看來你好像真是已知道我是誰了，所以……」

百里長青道：「所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他臉上全無表情，眼睛裡卻在笑：「因為你們整天在為江湖中大大小小的事奔波勞碌。我卻可以專心躲在家裡練武，有時我甚至還有餘暇去模仿別人的筆跡，打聽別人的隱私。」

百里長青道：「你故意將鏢局的機密洩露給丁喜，就因為你早已知道他是我兒子？」

伍先生微笑道：「我也知道你跟王老頭早年在閩南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

百里長青道：「因為你已入了青龍會。」

伍先生道：「青龍會想利用我，我也正好利用他們。大家互相利用，誰也不吃虧。」

百里長青道：「我只奇怪一點。」

伍先生道：「你說。」

百里長青道：「以你的聲名地位和財富，為什麼還要做這種事？」

伍先生道：「我說過，有兩樣事我是從來不會嫌多的。」

百里長青道：「錢財和女人。」

伍先生道：「對了。」

突聽大廳外有人笑道：「現在你的錢財又多了一份，女人也多了一個。」

百里長青回轉頭，就看見了用繩子綁著的鄧定侯和王大小姐，也看見丁喜。可是他完全認不出這個滿身油膩的糟老頭就是丁喜，沒有人能認出。

伍先生大笑道：「你錯了。現在我女人只多了一個，錢財卻多出四份。」

丁喜道：「四份？」

伍先生道：「鄧定侯的一份，王大小姐的一份，再加上百里長青的一份，再加上聯營鏢局的盈利。豈非正是四份？」

丁喜笑道：「也許還不止四份。」

伍先生道：「哦？」

丁喜道：「姜新多病，西門勝本就受你指使。現在他們都到了你掌握之中，放眼天下，還有誰敢與你爭一日之短長，江湖中的錢財，豈非遲早都是你的？」

伍先生又大笑，道：「莫忘記我本來就一向有福星高照。」

他走過來。拍了拍這個老山東的肩，道：「我當然也不會忘記你們這些兄弟。」

丁喜道：「我知道你不會忘的，只不過你吃的是肉，我們卻只能吃些骨頭。」

說到「肉」字，本來被繩子綁著的鄧定侯和王大小姐已撲上來，丁喜也已出手，說到「骨頭」兩個字時，伍先生的骨頭已斷了十三根。

就在這一瞬間，永遠有福星高照的歸東景，已變成霉星照命。變得真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就是這樣子的。只不過變化實在來得太快，本來佔盡上風的人。忽然間就跌得爬不起來，這變化甚至連百里長青和鄧定侯都不能適應。

現在他們已退出去，帶著小馬和小琳一起退出去，擒賊先擒王，歸東景一倒下，別的人根本不敢出手，就算出手，也不足懼。

鄧定侯忍不住道：「你一直說這是件很困難，很危險的事，為什麼解決得如此容易？」

丁喜淡淡道：「就是因為這件事太困難，太危險，所以歸東景想不到有人敢冒險。」

鄧定侯道：「就是因為他想不到。所以我們才能得手。」

丁喜笑了笑，道：「非但他想不到，就連我自己都想不到。」

可是他們現在已知道，一個人只要有勇氣去冒險，天下就絕沒有不能解決的事。班超、張騫，他們敢孤身涉險，就正是因為他們有勇氣。古往今來的英雄豪傑，能夠立大功成大事，也都是因為這「勇氣」兩個字。但勇氣並不是憑空而來，是因為愛，父子間的親情，朋友間的友情，男女間的感情，對人類的同情，對生命的珍惜，對國家的忠心，這些都是愛。若沒有愛。誰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個什麼樣的世界，誰知道這故事會變成個什麼樣的結局？

（全書完）

# 《離別鉤》古龍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前言

離別鉤

「我知道鉤是種武器，在十八般兵器中名列第七，離別鉤呢？」

「離別鉤也是種武器，也是鉤。」

「既然是鉤，為什麼要叫做離別？」

「因為這柄鉤，無論鉤住什麼都會造成離別。如果它鉤住你的手；你的手就要和腕離別，如果它鉤住你的腳；你的腳就要和腿離別。」

「如果它鉤住我的咽喉，我就要和這個世界離別了？」

「是的。」

「你為什麼要用如此殘酷的武器？」

「因為我不願被人強迫與我所愛的人離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真的明白？」

「你用離別鉤，只不過為了要相聚。」

「是的。」

## 第一部 離別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

不愛名馬非英雄

### （一）

「此間無他物，唯有美酒盈樽，名駒千騎，君若有暇，盍興乎來。」

這是關東落日馬場的二總管裘行健代表金大老闆發出的請帖，為的是落日馬場第一次在關內舉辦的春郊試騎賣馬盛會，地點在洛陽巨富「花開富貴」花四爺的避暑山莊，日期是三月月圓時。

這樣的請帖一共只發出十幾張，值得裘總管邀請的對象並不多。

被邀請的當然都是江湖大豪，一方雄傑。不愛名馬非英雄，來的都是英雄，都騎過落日馬場的名駒。

──只要是有日落處，就有落日馬場的健馬在奔馳。

這是馬場主人金大老闆的豪語，也是事實。

三月，洛陽，春。

十七夜的月仍圓，夜已深，風中充滿了花香。山坡後的健馬輕嘶，隱約可聞，人聲卻已靜了，月光從窗外斜照進來，把獨立在窗前的裘行健高大魁偉的影子，長長投影在地上。他的濃眉大眼，高額、鷹鼻、虯髯，在月光下看來更顯得輪廓明顯而突出。

他是條好漢，關外一等一的好漢，現在卻彷彿有點焦躁不安。

這是他第一次獨擔重任，他一定要做得盡善盡美。從十五開始，這三天的成績雖然不錯，最大的一圈馬也已被中原鏢局的王總鏢頭以高價買去，可是他一直在期待著的兩位大買主，至今還沒有來。

他本來就不該期望他們來的。

威鎮江湖的河朔大俠萬君武，自從三年前金盆洗手退隱林下後，就沒有再踏出莊門一步。

視富貴功名如糞土的世襲一等侯狄青麟，多年來一直浪跡天下，也許根本就沒收到他的請帖。

他希望他們來，只因為他認為由他遠自關外帶來的一批好馬中，最好的一匹只有他們才識貨。

只有認貨的人才會出高價。

他不願委曲這匹好馬，更不願把它帶回關東。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的深夜了，他正開始覺得失望時，莊院外忽然有人聲傳來，三年未出莊門的威鎮河朔大俠，已經輕騎簡從連夜趕到了牡丹山莊。

### （二）

萬君武十四歲出道，十六歲殺人，十九歲時以一把大朴刀，割大盜馮虎的首級於太行山下，二十三歲將慣用的大朴刀換為魚鱗紫金刀時已名動江湖，末滿三十已被武林中人尊稱為河朔大俠。

他的生肖屬「鼠」，今年才四十六歲，年紀還比別人想像中的小得多。

這次他沒有帶他的刀來。

因為他已厭倦江湖，當著天下英雄好漢面前封刀洗手，那柄跟隨他多年的魚鱗紫金刀已用黃布包起，被供在關聖爺泥金神像前的檀木架上。

可是他另外帶來了三把刀。

他的師兄「萬勝刀」許通，他的得意弟子「快刀」方成，和他的死黨「如意刀」高風。

一個像他這樣的人，手邊如果沒有刀，就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是絕不會隨便走出房門的。

但是他相信這三個人的三把刀。

無論誰的身邊有了這三把刀，都已足夠應付任何緊急局面。

洛陽三月，花如錦。

「牡丹山莊」後面的山坡上，開遍了牡丹，山坡下剛用木欄圍成的馬圈裡，處處都有馬在騰躍。

馬不懂欣賞牡丹，牡丹也不會欣賞馬，但它們卻同樣是值得人們欣賞的。

牡丹的端莊富貴，美麗大方，如名門淑女；馬的矯健生猛，靈活雄駿，如江湖好漢。

山坡上下都擠滿了人，有的人在欣賞牡丹的華美富態，有的人在欣賞馬的英姿煥發，可是讓大多數人最感興趣的還是一個人。

萬君武卻好像對什麼事都不感興趣了，半閉著眼，斜倚在一張用柔籐編成的軟椅上。

他太累。

無論誰在一夜間連換三次快馬，趕了九百三十三里路之後，都會覺得很累的。

他的師兄、弟子、死黨，一直都在他身邊，寸步不離。一匹匹好馬被帶到他面前的木欄裡，被人用高價買去，他的眼睛都是半閉著的。

直到最後有匹很特別的馬，單獨被帶進馬欄時，他的眼睛才睜開。

這匹馬是裘總管親手牽進來的，全身毛色如墨，只有鼻尖一點雪白。

人群中立刻發出了驚歎聲，誰都看得出這是千選一的好馬。

裘行健輕拍馬頭，臉上也露出欣喜驕傲之色。

「它叫神箭，萬大俠是今之伯樂，當然看得出這是匹好馬。」

萬君武卻懶洋洋地搖了搖頭。

「我不是伯樂，這匹馬也不是好馬。」他說：「只聽這名字就知道不好。」

「為什麼？」裘行健問。

「箭不能及遠，而且先急後緩，後勁一定不足。」萬君武忽然改變話題：「我少年時有個朋友，作風也跟裘總管一樣。有次他請我吃一隻雞，卻是沒有腿的。」

他忽然說起少年時的朋友和一隻沒腿的雞，誰也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裘行健也不懂，忍不住問：「雞怎麼沒有腿？」

「因為那隻雞的兩隻腿，都已經先被他切下來留給自己吃。」萬君武淡淡地說：「裘總管豈非也跟他一樣，總是要把好的馬藏起來留給自己。」

裘行健立刻否認：「萬大俠法眼無雙，在萬大俠面前，我怎麼會做那種事？」

萬君武眼睛忽然射出了刀鋒般的光：「那麼裘總管為什麼要把那匹馬藏起來？」

他眼睛盯著後面一個馬欄，馬欄中只有十幾匹被人挑剩下的瘦馬，其中有一匹毛色黃中帶褐，身子瘦如弓背，獨立在馬欄一角，懶懶的提不起精神，卻和別的馬都保持著一段距離，就好像不屑和牠們為伍似的。

裘行健皺了皺眉。

「萬大俠說的難道是這一匹？」

「就是牠。」

裘行健苦笑：「那匹馬是個酒鬼，萬大俠怎麼會看上它呢？」

萬君武的眼睛更亮。

「酒鬼？它是不是一定要先喝點酒才有精神？」

「就是這樣子的。」裘行健歎息：「如果馬料裡沒有好酒，牠連一口也不肯吃。」

「牠叫什麼名字？」

「叫老酒。」

萬君武霍然長身而起，大步走過去，目光炯炯，盯著這匹馬，忽然仰面大笑！

「老酒，好！好極了。」他大笑道：「老酒才有勁，而且越往後面越有勁，我敢打賭，神箭若是跟牠共馳五百里，前面百里神箭必定領先，可是跑完全程後，牠必定可以超前神箭兩百里。」

他盯著裘行健：「你敢不敢跟我賭？」

裘行健沉默了半天，忽然也大笑，大笑著挑起了一根大拇指。

「萬大俠果然好眼力，果然什麼事都瞞不過萬大俠的法眼。」。

人群眾中又發出讚歎聲，不但佩服萬君武的眼力，對這匹看來毫不起眼的瘦馬也立刻刮目相看了，甚至有人在搶著要出價競爭，就算明知爭不到它，能夠和河朔大俠爭一爭，敗了也有光采。

最高價喊出的是「九千五百兩」，這已經是很大的數字。

萬君武只慢慢地伸出了三根手指，比了個手式，裘總管立刻大聲宣佈：「萬大俠出價三萬兩，還有沒有人出價更高的？」

沒有了。每個人都閉上了嘴。萬君武意氣飛揚，正準備親自入欄牽馬，忽然聽見有個人說：「我出三萬零三兩。」

萬君武的臉色立刻沉了下去，喃喃地說：「我早就知道這小子一定會來搗亂的。」

裘行健卻喜形於色，大笑道：「想不到狄小侯還是及時趕來了！」

人叢立刻分開，大家都想瞧瞧這位世襲一等侯、當今天下第一風流俠少的風采。

### （三）

一身雪白的衣裳，一塵不染；一張蒼白清秀的臉上，總是帶著冷冷淡淡的，帶著種似笑非笑的表情；身邊總是著帶個風姿綽約的絕代佳人，而且每次出現時，帶的人又都不同。

這就是視功名富貴如塵土、卻把名馬美人視如生命的狄小侯爺狄青麟。

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他都是個最引人注意，最讓人羨慕的人。

今天也不例外。

今天依偎在他身旁的，是個穿一身鮮紅衣裳的美女，白玉般的皮膚，桃花般的腮容，春水般的眼波，酒一般的醉人。

誰也不知道狄小侯是從什麼地方把這麼一位美人找來的。

萬君武看到他只有搖頭歎氣：「你來幹什麼？你為什麼要來？」

狄小侯冷冷淡淡地笑了笑，簡簡單單的告訴萬君武：「我是來害你的。」

「害我？你準備怎樣害我？」

「不管你出多少，我都要比你多出三兩。」

萬君武盯著他，眼睛裡光芒閃動，也不知盯著他看了多久，忽然大笑：「好，好極了。」

大家都以為這位威震河朔的一方大豪，一定又要出個讓人嚇跳的高價。

想不到萬君武的笑聲忽然停頓，大聲道：「這匹馬我不買了，你賣給他吧。」

裘行健怔住，萬君武一說完話，掉頭就走，想不到狄青麟卻叫住了他：「等一等。」

萬君武回頭瞪了一眼：「你還要我等什麼？」

狄小侯先不回答，卻問裘行健：「還有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

「大概沒有了。」

「那麼這匹馬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算是我的？」

「是。」

狄小侯轉身面對萬君武：「那麼我就送給你。」

萬君武也怔住。

「你說什麼？你真的要把這匹馬送給我？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他不懂別人也不懂，狄青麟只淡淡的說：「我也不為什麼，把一匹馬送給一位英雄，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又何必要為了什麼？」

這就是狄青麟做事的標準作風。

### （四）

夜，華燈初上，筵席盛開。美酒像流水般被倒進肚子，豪氣像泉水般湧了出來。

萬君武一直在不停地喝。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他是海量──「萬大俠不但刀法無雙，酒量也一樣天下無雙。」

今天他當然喝得特別多。

他不能不接受狄青麟的好意，接受了後又不知道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所以他喝酒，喝點酒之後總是高興的。

他的師兄、弟子、死黨，讓他這麼喝，因為喝酒的這地方是在花四爺的私室裡，客人並不多，而且他們已經把每個人的來歷都調查過了。

萬君武常常告訴他的朋友：「在江湖中成名太快，並不是件好事，成名太快的人，晚上都難免有睡不著的時候。」

像他這種人無論做什麼都不能不特別小心，所以他才能活到現在。就算有人想要他的命，也永遠沒有機會。

先退席的是狄青麟。

他一向不喜歡喝酒，他已很疲倦，主人為他準備的客房中，還有美人在等他──對大多數男人來說，只要有最後一個理由就已足夠。

大家都帶著羨慕的眼光目送他出去，不但羨慕，而且佩服，「這位小侯爺做事真漂亮，難怪女人們都愛死他了。」

花四爺也是海量。

他高大、肥壯、誠懇、熱心，胖嘟嘟的一張臉上，連一點機詐的樣子都沒有，雖然每年都要上別人幾次當，可是他一點都不在乎。

萬君武問他：「這次你買了幾匹馬？」

「連一匹都沒有買。」

花四爺嘻嘻地解釋：「因為金大老闆和裘總管都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害朋友，要他們讓我上當，所以我只上別人的當，不上朋友的當。」

萬君武大笑。

「說得好，好極了，我敬你三杯。」

三杯之後，花四爺又回敬三杯，萬君武就要去「方便」一下了。

他的酒量好，因為他喝酒有個秘訣─他能吐。喝多了就去吐，吐完了馬上就能回來再喝。

這是他的秘密。

雖然他的師兄、弟子、死黨，都知道這個秘密，他卻以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也只有裝作不知道，所以他要去「方便」，他們只有讓他一個人去。

很深的坑上面，用紫檀木裝成個架子，架上舖著錦墊，坑底舖滿鵝毛。

花四爺是個很懂得享受的人，一切都力求完美，連「方便」的地方也不例外。

萬君武走進來，帶醉的銳眼中露出讚賞之色，決定回去後也照樣做一間。

於是他開始吐了。

這並不難──把食指伸進嘴裡，在舌根上用力一壓，就會吐了出來了。

這次他沒有吐出來。

他剛把食指伸進嘴裡，就有隻手從後面伸過來，托住了他的下顎，用他自己的兩排牙齒，咬住了他自己的指頭。

他痛極，可是叫不出，他用力以肘拳撞後面這個人的肋骨，可是這個人已經先點了他肘上的「曲池穴」。

他苦練武功廿八年，可是現在的全身功夫力氣，連一點都使不出來。

他身經百戰，殺人無數，要殺他的人也不少，只有這個人才能抓住最好的時機，把握住最好的機會。

他只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也願意讓他知道，在他耳畔輕輕地說：「我告訴過你，我是來害你的，我已調查你很久，對你的每件事我都很清楚，也許你比自己還清楚，我也知道你一定要來吐。」這個人聲音冷冷淡淡：「所以你死得並不冤。」

萬君武知道這個人是誰了，只可惜他已永遠沒有機會說出來。

最後他只看見一道淡淡的刀光，淡得就像是黎明時出現的那一抹曙色。

然後他覺得心口一陣劇痛，一柄刀已刺入他的左胸肋骨間，刺入他的心臟。

一柄其薄如紙的刀。

沒有人形容這把刀出手的速度。

拔出時也同樣快。

一柄太薄太快的刀刺入再拔出後，傷口是不會留下任何痕跡來的。

所以沒有人會替萬君武復仇。

因為他的死，只不過因為他的酒喝得太多，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都認為如果一個人酒喝得太多，往往就會忽然暴斃。

大家當然更不會想到剛送了一匹名馬給他的狄小侯，和這件事有任何關係。

所以名馬還是隨靈柩而去，狄小侯還是陪伴著他的美人走了。

等到他下次出現時，大家還是會用一種既羨慕又佩服的眼光去看他，還是沒有人會相信他曾經殺過人，在無聲無息無形無影間殺人於一剎那中。

這就是狄青麟殺人的標準方法。

### （五）

車箱寬大舒服，馬匹訓練有素，車伕善於駕馭，坐在狄小侯的這輛用一斛明珠向某一位王妃換來的馬車上，就像是坐在水平如鏡的西湖畫舫上那麼平穩，甚至感覺不出來馬在行走。

思思穿一件鮮紅柔軟的絲袍，像貓一樣蜷曲在車廂的一角，用一雙指甲上染了鮮紅鳳仙花汁的纖纖玉手，剝了顆在溫室中培養成的葡萄，餵到他男人的嘴裡。

她是個溫柔的女人，聰明美麗，懂得享受人生，也懂得男人享受她。

她不願失去現在在她身邊的這個男人，可是她知道現在已經快失去他了。

狄小侯從來不會在任何一個女人身上留戀太久。

可是她下定決心，一定要想法子留住他。

狄青麟看看他身邊的這個女人，看看她露在絲袍外一雙纖柔完美的腳。

他知道她在絲袍裡的肉體是完美而赤裸的。

她的肉體豐滿光滑柔軟，在真正興奮時，全身都會變得冰涼，而且會不停地顫抖。

她懂得怎樣才能讓男人知道她已完全被征服。

想到她完美的肉體，狄青麟身體裡忽然有一股熱流升起。

他經歷過太多女人，只有這個女人才能完全配合她，讓他充分滿足。

他決定讓她多留一段時候，他身體裡的熱意竟使他作下這個決定。他的手輕輕潛入了她絲袍寬大的衣袖，她的胸膛結實堅挺，盈盈一握。

想不到她卻忽然問了他一句很奇怪的話。「我知道你跟萬君武早就認得了。」思思問狄小侯：「你們之間有沒有仇恨？」

「沒有。」

「他以前有沒有得罪過你？」

「沒有。」

思思盯著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問：「那麼你為什麼要殺他？」

狄青麟身上的熱意立刻涼透。

思思還在繼續說：「我知道一定是你殺了他，因為他死的時候，恰巧就是你不在我身邊的時候，你回來後又特別興奮，一個晚上要了三次，比你第一次得到我時還要得多。以前我曾經聽我一個大姊說過，有些人只有在殺了人之後才會變成這樣子，變得特別瘋，特別野，就像是你昨晚上一樣。」

狄青麟靜靜地聽著，一點兒反應都沒有。

思思又說：「我還知道你貼身總是藏著把很薄很薄的刀。我那個大姐也告訴我，用這種刀殺了人後，很不容易看出傷口。」

狄青麟忽然問她：「你那位大姐怎麼會懂得這些事的？」

「因為她有個老客人，是位很有名的捕頭，這方面的事沒有一樣能瞞過他的。」思思說：「別人都說他心裡如鐵石，但他對我那個大姐好極了，在我大姐面前，簡直溫柔得像條小狗。」

狄青麟心裡在歎息。

她不該認得那位大姐的，一個女人不應該知道得太多。

思思看看他，輕撫他蒼白的臉：「什麼事你都用不著瞞我，我反正已經是你的人了，不管你做了些什麼事，我都一樣會永遠跟著你。」

她柔聲說：「所以你可以放心，你的事我絕不會說出去，死也不會說出去。」

她的聲音溫柔，她的手更溫柔。

她很快就感覺到他又興奮起來，鮮紅的絲袍立刻就被撕裂。

她放心了。

因為她知道她用的這種方法已有效，現在他已經不會再拋下她了，也不敢再拋下她了。

溫情又歸於平靜，車馬仍在往前走。

狄青麟在車座下的酒櫃裡，找出一瓶溫和的葡萄酒，喝了一小杯後才說：「你剛才問我為什麼要殺萬君武？現在還要不要我告訴你？」

「只要你說，我就聽。」

「我殺他，只因為我有個朋友不想再讓他活下去。」

「你也有朋友？」思思笑了，「我從來不知道你也有朋友。」

她想了想之後又問：「你那個朋友隨便要你做什麼事你都答應？」

猶青麟居然點了點頭。

「只有他才能讓我這麼做，因為我欠他的情。」狄小侯接著說：「他是現存江湖中最龐大的一個秘密組織首腦，曾經幫過我一次很大的忙，唯一的條件是，他需要我為他做事的時候，我也不能拒絕。」

他又說：「這個組織叫青龍會，有三百六十五個分舵，每一州每府每一縣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們的人，勢力之大，絕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思思又忍不住問：「他既然有這麼大的勢力，為什麼還要你替他殺人？」

「因為有些人是殺不得的人。」狄青麟說：「因為殺了他們後，影響太大，糾紛太多，而且這種人一定有很多朋友，一定會想法子替他們復仇的。」

「而且官府一定會追查。」思思說：「江湖中人總是不願惹上這種麻煩的。」

狄青麟承認。

「只不過別人殺不得的人，我卻能殺，也只有我能殺。」他說：「因為誰也想不到我會殺人，所以我殺了人後絕不會引起任何麻煩，更不會連累到我那個朋友。」

思思沒有再追究下去，因為她更放心了。

一個男人只有在自己最喜愛最信任的女人面前，才會說這種秘密。

她決心替他保守這個秘密，因為她喜歡這個有時溫柔如水、有時冷淡如冰、有時又會變得熱烈如火的男人。

她相信自己可以管得住他的。

可惜她錯了。

她雖然瞭解男人，這個男人卻是任何人也沒法子瞭解的。

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瞭解自己。

車馬仍在繼續前行，車上卻已經只剩下狄青麟一個人。

思思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狄青麟有三種能夠讓人忽然消失的方法，對思思用的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種。

沒有人知道他用的是什麼方法，他那三種方法都是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的秘密。

他的秘密除了他自己外，永遠不會有第二個活人知道。

思思錯了。

因為她不知道狄青麟永遠不會相信任何一個還能呼吸著的人。

她也不知道狄青麟唯一真正喜愛的人只有他自己。

一個像思思這樣的女人如果忽然消失，是絕不會引起什麼糾紛麻煩的。

她這樣的女人就像是風中的楊花、水中的浮萍，如果她不見了很可能是跟一個沒有根的浪子走了，也很可能是被一個腰纏萬貫的大腹賈藏在金屋裡，甚至有可能是自己躲到深山中某一個小廟裡去削髮為尼。

像她這樣的女人，是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的。

所以她無論做什麼事，都沒有人會覺得驚奇，也沒有人關心。

所以就在她自己覺得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狄青麟的時候，狄青麟就讓她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就是狄青麟對女人的標準作風。

### （六）

「大姐」斜倚在她那張被上接著粉紅流蘇錦帳的青銅床邊，心裡在想著：「思思是不是已經該回來了？」

她喜歡思思，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親人，她已經開始被人稱為「大姐」。

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被人稱為大姐是件多麼悲哀的事。

她的年華已逝去，只希望思思不要再糟塌自己，好好嫁一個老實本份的男人。

可惜思思不喜歡老實本份的男人。

思思太聰明、太驕傲、太想出人頭地，就好像她年輕的時候一樣。

屋子中間舖著雲石桌面的檀木圓桌旁，坐著一個瘦削、黝黑、沉默、還不到三十歲的男人，默默地坐在那裡望著她。

他叫楊錚，是她童年時的玩伴，青梅竹馬的朋友。

她十五歲因為要埋葬雙親淪落入風塵，經過十餘年的別離後，他們又在這裡重遇，想不到他已經做了縣城裡三班捕快的頭子。

以他的身份，是不該到這種地方來的。

但是他每隔兩三天都要來一趟，來了就這樣默默地坐在那裡看著她。

他們之間絕沒有一點別人想像中的那種關係，他們之間的情感竟沒有別人瞭解，也沒有人相信。

她總是叫他不要來，免得別人閒言閒語，影響到他的事業和聲名。

可是楊錚說：「只要我問心無愧，什麼地方我都可以去。」

他就是這樣一條硬漢。

只要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做了以後問心無愧，你就算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攔不住他的。

他要娶她。

在他心目中，她永遠都是那個梳著大辮子的小姑娘「呂素文」，既不是當年的名妓「如玉」，也不是現在的「大姐」。

她心裡又何嘗不想嫁給這個又倔強又多情又誠實的男人？

多年前她就為自己贖了身，只要她願意，隨時都可以跟著他走。

可是她不能這麼做，他比她還小一歲，在六扇門的兄弟心目中，他是條鐵錚錚的好漢，有前途，有朋友，有幹勁。

她的青春卻已像殘花般將要凋零枯萎，而且她還是個人人看不起的婊子。

她不能毀了他，只有狠下心來拒絕他，寧願在夜半夢醒獨自流淚。

楊錚忽然問她：「思思是不是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男人，已經有了歸宿？」

「我也希望她能有個歸宿。」呂素文輕輕歎息：「可惜她遲早還是會回來的。」

「為什麼？」

「你不知道狄青麟這個人？」呂素文反問。

「我知道，世襲一等侯，江湖中有名的風流俠少。」楊錚道：「思思就是跟他走的？」

呂素文點了點頭：「像狄青麟這樣的男人，怎麼會對一個女人有真情？還不是想玩玩她而已，玩過了就算了。」

楊錚又坐在那裡默默地發了半天愣，才慢慢地站起來。

「我走了。」他說：「今天晚上我有件差事要做。」

呂素文沒有挽留他，也沒有問他要去做什麼差事。

她想留住他，想問他，那件差事是不是很危險？她心裡一直在為他擔心，擔心得連覺都睡不著。

可她嘴上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走吧。」

夜已靜。

「怡紅院」大門外掛著兩盞紅燈籠，遠遠看過去就像是一隻惡獸的眼睛。

一隻吃人不吐骨頭的惡獸，自古以來已不知有多少可憐的弱女被它連皮帶骨吞下去。想到這一點，楊錚的心裡就好恨！可惜他完全無能為力，因為這是合法的，只要是合法的事，他非但不能干涉，還得保護。

暗巷中的晚風又濕又冷，他逆風大步走出去，忽然有個人從橫弄裡閃出來，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

這個人叫孫如海，是一家鏢局裡的二鏢頭，在江湖中頗有名氣，在城裡也很吃得開，而且聽說武功也不弱。

但是楊錚一向不喜歡他，所以只冷冷地問了句：「什麼事？」

「我有點兒東西要交給楊頭兒，是位朋友托我轉交的。」孫如海從身上掏出疊銀票：「這裡是十張山西『大通』錢莊的銀票，每張一千兩，到處都可以兌銀子，十足十通用。」

楊錚冷冷地看著他，等著他說下去。

「有了這些銀子，楊頭兒就可以買棟很講究的四合院房子，風風光光地把如玉姑娘接回去了。」孫如海笑得很曖昧：「只要楊頭兒今天晚上耽在家裡不出去，這疊銀票就是楊頭兒的。」

楊錚不動聲色：「這是誰托你轉交的？是不是今天晚上要從這裡過境的那位朋友？」

孫如海承認：「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就是他。」

「聽說他剛在桑林道上劫了一趟鏢，鏢銀有一百八十萬兩，只送我這麼點兒銀子，未免太少了吧。」

「楊頭兒想要多少？」

「我要得也不多，只不過想要他一百八十萬兩，另外再加上兩個人。」

孫如海笑不出了，卻還是問：「哪兩個人？」

「一個你，一個他。」楊錚道：「你幹鏢局，卻在暗中和大盜勾結，你比他更該死。」

孫如海後退兩步，銀票已收進懷裡，掌中已多了對寒光閃閃的手叉子，陰森森地冷笑：「一個小小的縣城捕快，居然有膽子想去動倪八太爺，該死的只怕是你。」

橫巷中又有個生硬冷澀的聲音接著說：「他不但該死，而且死定了。」

## 一身是膽

### （一）

狼牙棒是種江湖中很少見的兵器，它太重、太大、攜帶太不方便，運用起來也很不方便，兩臂如果沒有千斤之力，連玩都玩不轉。

這種兵器通常只有在兩軍對決時，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的大戰場上才能偶然看得見，江湖中人用這種兵器的人實在太少。

現在從橫巷中衝出來的這個人，用的居然就是根最少也有七八十斤重的狼牙棒，棒上的狼牙光芒閃動，看來就像是有無數匹餓狼在等著要把楊錚一條條一片片一塊塊撕裂。

這個人身高九尺，橫量也有三尺，赤膊、禿頭，左耳上戴一枚大金環，臉上的肉都是橫的，卻有條直直的刀疤從額上一直劃到嘴角，把一個鴨蛋般大的鼻子削成了半個。半夜裡看見這種人不做惡夢的恐怕很少。

楊錚轉身面對這個巨人，根本不理後面的孫如海，好像根本不知道孫如海手裡的那對手叉子也是件致命的武器，而且已經有很多人死在這對手叉子的尖鋒下。

楊錚也很高，可是站在這個巨人的前面，卻矮了一截。

「聽說倪八手下有個叫『野牛』的苗子，」楊錚問：「你就是那個苗子？」

「老子我就是。」

「聽說你又兇又橫又不怕死。」楊錚又問：「你真的不怕死？」

「要死的不是老子，是你這個龜兒子。」這個苗子居然能說一口半生不熟的川語，尤其是罵人的話說得特別好。

楊錚手上沒有武器，很少有人看見他用過武器。

他赤手空拳，站在這麼樣一個巨人面前，居然還能沉得住氣。

但是就在這一瞬間，一根七十九斤重的狼牙棒已經夾帶著虎嘯般的風聲向他斜斜地掃了過來。

他不能招架，他手上沒有東西可以招架。

他也不能退，他後面還有對手叉子。

他連閃避都不能閃避。

巷子太窄，狼牙棒太長，一棒掃過來，所有的退路都被封死，不管往哪裡閃避都仍在它的威力控制下。

孫如海沒有出手。

他已經不必再出手，他已經在想法子準備毀屍滅跡，讓楊錚這個人永遠消失。

他還沒有想出一個完美的法子來，也不必再想了。

因為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已經發現楊錚暫時還不會死。

在剛才那一剎那間楊錚的確像是死定了。

不管他是準備招架，還是準備後退閃避，都難免要挨上一棒。

沒有人能挨得了這一棒。

想不到楊錚既沒有招架閃避，也沒有後退──有些人是永遠不會後退的，楊錚就是這種人。

他非但沒有後退，反而衝了上去，迎著狼牙棒衝上去。

沒有人想到他會這麼做，因為從來也沒有人敢這麼做。

真正的一流高手當然有別的更好的方法對付這一棒，如果武功差一點的人，現在早已被棒上的狼牙撕裂。

楊錚卻衝了上去。

就在那間不容髮的一瞬間，他的身子忽然伏倒，雙手一按地，整個人從狼牙棒下衝了過去，一頭撞在「野牛」的小肚子上。這一著，絕不能算是武功的招式，真正的武林高手，絕不會用這一著，也不肯用。

但是這一著絕對有效，「野牛」兩百多斤重的身子一下子就被撞倒，倒在地上捧著肚子打滾，慘叫的聲音連三條街之外睡著了的人都聽得見。

楊錚順手掏出一條牛筋索，一下子就把他一雙手一雙腳捆了起來，又順手用一個鐵胡桃塞進他的嘴，然後才長長吐出口氣，轉身面對孫如海，淡淡地問：「怎麼樣？」

孫如海已經看呆了，過了半天才能開口：「這算什麼武功？」

「這根本不算什麼武功。」楊錚說：「我根本不懂什麼叫武功，我只懂得要怎麼樣才能把人打倒。」

「這種不入門的招式，江湖好漢們寧死也不肯使出來的。」

「我根本不是江湖好漢，我也不想死。」楊錚說：「我只想把犯了法的人抓起來。」

孫如海握緊掌中一對純鋼手叉子：「你準備用什麼法子來抓我？」

「只要能抓住你，隨便什麼法子都沒關係，我都用得出。」

孫如海冷笑。

楊錚盯著他：「你懂武功，我不懂！你是成名的江湖好漢，我不是；你手上有傢伙，我沒有，如果你有種過來把我做了，我也沒話說。」

孫如海雖然在冷笑，臉色卻已發白。

楊錚慢慢地走過去：「可惜你沒種，我看準了你沒種，只要敢動一動，我就要你在床上躺三個月連爬都爬不起來，你信不信？」

他走到孫如海面前，他的心臟要害距離孫如海掌中那對手叉子的尖鋒已不及一尺。

孫如海不敢動。

「卡嚓」一聲一副純鋼打成的手銬已經銬住了他的手。

暗巷外忽然傳來一陣喝采聲、十來條黑衣大漢大聲喝采，大步走過來。

他們都是楊錚的屬下，也是楊錚的兄弟，他們對楊錚不但佩服，而且尊敬。

「楊大哥，你真行。」

「你們也真行。」楊錚在笑：「居然一直躲在巷子外面看熱鬧，也不過來幫我一手。」

「我們早知道這件事就憑大哥一個人已經足夠對付了，我們是來幫大哥做下面那件事的。」

楊錚的臉色沉了下去。

「你們也知道那件事？」他厲聲問：「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昨天晚上府裡的趙頭兒派小劉連夜趕來找大哥，我們就知道有大事要辦了，所以今天晌午，我們兄弟就把小劉留下來喝酒。」

「是他告訴你們的？」楊錚大怒：「我再三囑咐他不要把這件事洩露出去，這個王八蛋好大的膽子。」

「我們明白大哥的意思，大哥不讓我們知道這件事，只因為對頭太厲害，事情太兇險，一失手就難免要送命。」

弟兄們紛紛搶著說：「可是我們跟隨大哥多年，如果不是有大哥在前面擋著，我們這票人只怕早就死了一大半，我們早就準備把這條命交給大哥了，就算拼不過別人，好歹也得去拼一拼，就算要去死，弟兄們好歹也得死在一起。」

楊錚緊握雙拳，眼睛彷彿已有熱淚要奪眶而出，他總算忍住了。

弟兄們又說：「我們雖然不知道那個姓倪的究竟有多厲害，可是他敢動『中原鏢局』的鏢，當然是個扎手的角色，可是我們兄弟也不含糊，在大哥手下，我們也辦過不少有頭有臉的案子，就算要用兩條命去換一條，好歹也能拼掉他們幾個。」

楊錚用力握住弟兄們的手，大聲道：「好，你們跟我走。」

弟兄們立刻大聲歡呼，不知是誰居然還捎了一大罈子燒酒來。

「大哥要不要先喝兩杯？」

「咱們用不著喝酒來壯膽，要喝，等辦完了事咱們再痛痛快快地喝他娘的一頓來慶功。」

弟兄們又大聲歡呼：「對，先扁那個泥王八，再喝他娘的一個不醉是『烏龜』。」

但孫如海和「野牛」總得先派兩個人送回去，派誰呢？誰也不願意去，誰都不願錯過這件大事，大家準備抽籤，楊錚卻決定：「要老鄭和小虎子送他們回去。」

老鄭新婚，兒子還沒有滿週歲，老鄭明白楊錚的意思。心裡又難受又感激，小虎子卻不服：「大哥為什麼派我去？」

楊錚先給了他一巴掌，再問他：「你難道忘了你家裡老娘？」

小虎子不說話了，掉過頭去的時候，眼眶裡已滿盈熱淚。

孫如海看著他們，忽然覺得心頭一股熱血上湧，大聲向楊錚呼喊：「你放開我，我再跟你拼一拼，我孫如海也不是孬種，我也一樣不怕死。」

在旁邊被牛筋索四馬攢蹄綁住的「野牛」，忽然一口痰吐在他臉上，破口大罵：「你個龜兒子不怕死誰怕死？現在你鬼叫有個屁用。還不快閉上你的鳥嘴！」

看著老鄭和小虎子把兩個人架走，楊錚忽然歎了口氣。

「孫如海本來也許真的不是孬種，只不過最近日子過得太好服，人也變了。」他的歎息聲中頗有感懷：「一個人能在江湖中像他混得那麼久已經很不容易，要真的不怕死更不容易。」

### （二）

倪八太爺的頭在疼。

他當然不是為了楊錚頭痛，一個小小的縣城捕頭，根本沒有放在他眼裡。

他頭痛，只因為他晚上喝的酒現在已經快醒了，晚上他喝得真不少，「中原鏢局」的總鏢頭「寶馬金刀」王振飛雖然因為要趕到牡丹山莊去買馬而沒有親自押這趟鏢，可是押鏢的五位鏢師也不是好對付的。

他以掌中一對跟隨他已有三十年、陪伴他出生入死至少已有兩三百次的「刀中拐」，和他十五個死黨並肩苦戰了大半個時辰，折損了六個人後，才總算把這趟鏢劫了下來。

只不過這還是值得的，一百八十萬兩雪花花的紋銀，已經足夠他舒舒服服地度過餘年了。

他已經有五十六歲，把這筆銀子送回老家後，他就準備洗手不幹到一個別人找不到的地方去享受幾年。

倪八太爺是蜀人，喜歡坐「滑竿」。

兩根竹竿間綁著張椅子，用兩個人抬著走，就叫做「滑竿」。

坐在滑竿上，又舒服、又通風，四面八方都可以照顧到，只要一回頭，就可以看到後面那一連串裝滿了銀子的大車。

押車的都是他的死黨，都是身經百戰的好手。

雖然他相信在這條路上絕對沒有人敢來動他，但行動卻還是很謹慎。

他用這種獨輪車來送銀子，就因為這種小車子最靈巧方便，走在道上也絕不會騷擾到別人。

這種車子是用人推的。

騾馬有蹄聲，人沒有，騾馬會亂叫，人不會。

他很放心。

天已經快亮了。

倪八太爺坐在滑竿上閉著眼養了一會兒神，偶然回過頭，忽然發現後面那一長串獨輪車好像短了一截！他數了數，果然少了七輛。

在最後押車的「銅錘」也跟「野牛」一樣，是他從滇邊苗疆裡帶出來的，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出賣他。

銀車怎麼會少？

倪八太爺雙手一按滑竿上的扶把，人已飛身而起，凌空翻身，腳尖在後面第四輛獨輪車推車伕的頭上一點，剎那間就已踩過八個車伕的頭頂，竟在人頭上施展出他傲視江湖的「八步趕蟬」輕功絕技，掠過了這一長串銀車，到了最後一輛。

後面一點兒動靜也沒有，可是在最後押車的「銅錘」已不見了。

在銅錘前面押車的是成剛，今天也多喝了一點，根本不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事，看見倪八太爺滿天飛人，才趕過來問。

倪八太爺什麼話都不說，先給了他兩個大耳光，然後才吩咐他：「快跟我到後面去看著。」

月落星沉，四野一片黑暗，黎明前的片刻總是大地最黑暗的時候。

後面還是沒有一點異常的動靜，聽不見聲，也看不見人。

可是路旁的長草間卻好像有點不對──風吹長草，其中卻有一片草沒有動。

因為這片草已經被人壓住了，被八個人壓住了。

七個車伕已經被打暈。被人用四攢馬蹄綁住，嘴裡都被塞上了一枝只有公門中人才常用的鐵胡桃，在最後押車的「銅錘」已經被人用一根牛筋索從背後絞殺。

倪八太爺反而鎮靜了下來，只問成剛：「剛才你連一點動靜都沒有聽見？」

成剛低頭，他什麼都沒有聽見，他一直都不太清醒。

倪八從車伕嘴裡掏出一枚鐵胡桃，四下張望，不停地冷笑：「好，好快的手腳，想不到六扇門裡也有這樣的硬角色。」

成剛終於囁嚅著開口：「聽說這裡的捕快頭兒叫楊錚，手底下很有兩下子。」

倪八皺眉：「難道連孫如海和『野牛』兩個人都對付不了他？如果他真是個這麼厲害的角色，現在只怕已經繞到前面去對付我那頂滑竿去了。」

成剛變色：「我去看看。」

倪八卻不動聲色，只淡淡地說：「現在趕去恐已太遲。」

他果然不愧是身經百戰的老江湖，雖然已中計遇伏，頭腦仍極清楚，判斷仍極準確。

就在這時候，車隊的前面已經傳一聲慘呼，是巴老禿的聲音。

巴老禿也是他的得力屬下，是在前面押隊的，此刻無疑也已中計。

倪八居然還是神色不變：「巴老禿完了，黑鬼、黃狼、大象，三個脾氣毛躁，一定會急著趕去，楊錚一定會先避開他們，轉到中間去對付彭虎。」

「我們去接應他。」

「我們不去，我們哪裡都不去。」

成剛怔住：「難道我們就站在這裡，眼看著他殺人？」

倪八太爺冷笑：「他還能殺得了誰？只要我不死，他遲早都要落入我的手裡。」倪八冷冷地說：「他的目標是我，我在這裡，他遲早總會找到這裡來送死的。」

風更急，月更黑，成剛忽然覺得一般寒意自腳底升起。

他終於明白倪八太爺根本不在乎，就算是跟隨他出生入死多年的死黨也一樣。

車子反正走不了的，車上的銀鞘子也走不了，只要能堅持到最後擒殺楊錚，銀子還是他的，分銀子的人反而少了，他又何必急著去救人，消耗他的力氣？

他當然能沉得住氣，只要能沉住氣在這裡，以逸待勞，楊錚就必死無疑。

成剛的心也寒了，可是臉上卻不敢露出一點聲色來。

他忽然又想到，就算楊錚不下手，倪八自己說不定也會對他們下手的。

如果沒有人來分他這一百八十萬兩銀子，也沒有人知道這秘密，他以後的日子豈非過得更舒服？

倪八太爺已拿出那對寸步不離他身邊的「刀中拐」。

一把柳葉刀，一把鑌鐵拐。刀中夾拐，拐中夾刀，一剛一柔，剛柔並濟；一攻一守，攻守相輔，正是倪八太爺威鎮江湖的獨門絕技。

他將鐵拐夾在脅下，用手掌輕拭刀鋒，眼角卻盯在成剛臉上，忽然問：「你是不是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成剛一驚，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

黑暗中不時傳來驚喝慘呼，倪八卻好像完全沒有聽見。

「如果你心裡認為我是借刀殺人，你就錯了。」他淡淡地說：「這些人跟我多年，如果連一個小小的捕頭都對付不了，我們為什麼要管他們的死活？」

「是。」成剛低著頭說：「我懂。」

「可是你不同，你跟我最久，只要能一直對我忠心耿耿，會有你好日子過的。」

「是，我懂。」

倪八太爺笑了笑：「你懂得就好。」

他右手握拐，左手揮刀，刀光逆風一閃，忽然大喝：「楊錚，我就在這裡，你還不過來？」

車隊已散亂，呼喝叱吒聲卻少了，黑暗中終於出現了一個人，面對倪八厲聲道：「姓倪的，你的案子已經發了，快跟我回去吧！」

「你就是楊錚？」

「嗯。」

倪八冷笑：「對付你這種人，也用不著我八老爺親自出手，成剛，你去做了他。」

成剛立刻反手抽出一條竹節鞭，揮鞭撲上去。

他不是不明白倪八的意思，是要拿他當試刀石，先試試楊錚的功夫。

但是他怎麼能不去？

倪八太爺握緊刀拐，眼睛盯著對面這個人的雙肩雙腿雙拳。

只要能看出這個人的出手路數和武功招式，成剛的死活他也不放在心上。自從他被人出賣過兩次之後，也就已學會這一點，只要自己能活著，能活得好些，又何必在乎別人的死活？

就在成剛身子撲起時，左面草叢裡忽然有「噗」的一聲響。

右面草叢裡被打暈了的車伕中，忽然有個人翻身滾了出來，卻乘機反手打出三根弩箭，打向倪八身上面積最大的胸膛。

倪八太爺雖然料事如神，也沒有料到這一著。

他大吃一驚，可是雖驚不亂，身子忽然直直地凌空拔起，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間施展出最難練的「旱地拔蔥」絕頂輕功，避開了這三箭。

假扮車伕的捕快還在往前滾，倪八想改變身法撲過去。

可是就在他凌空換氣時，後面忽然有個人豹子般竄過來揮拳痛擊他的腰眼。

這一拳沒有打空。

身輕百戰、老謀深算的倪八太爺，終於還是著了別人的道兒，被一拳打翻在地上，一口氣幾乎被噎死，幾乎爬不起來。

但是他一定要爬起來，否則對方再跟過來給他一腳，他就死定了。

他勉強忍耐住氣穴中針刺般的痛苦，用鐵拐點地，勉強躍起。

一個瘦削黝黑沉靜的人就站在他對面，用一雙豹子般的亮眼看著他，而且還告訴他：「我才是楊錚，剛才你弄錯人了。」

倪八滿嘴苦水，卻連一口都沒有吐出來，反而笑，大笑：「好。我佩服你，是我錯了。」他的笑聲嘶啞：「我不但弄錯了人，而且低估了你，想不到你竟是這樣一個詭計多端的小人。」

「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楊錚說：「只不過有時候我確實會用一點兒詭計的，該應用的時候我就用，能用的時候我就用。」

「不能用的時候又怎麼樣？」

「不能用的時候我就只有去拼命。」

倪八大笑，其實現在他已經笑不出來了，可是他一定要笑。

平時他很少笑，該笑的時候他也不笑，不該笑的時候他卻往往會笑得好像很開心。他一向認為笑是種最好的掩護，最能掩護一個人的痛苦和弱點。

楊錚果然覺得很奇怪，一個人在這種時候怎麼還能笑得出來？就在這時候，倪八已撲起，刀中夾拐，一招「天地失色」猛攻過來。

這一招有缺點，有空門，但是攻勢卻凌厲之極，這一招本來就是要和對方同歸於盡的拼命招式。

在這種情況下，他已不能不用這種招式，只有這種絕中又絕的招式才能一招制楊錚的死命。

他不信楊錚真的會拼命，一個詭計多端的人通常都不敢拼命的。

只要楊錚有一點兒畏縮，錯過了那一點兒稍縱即逝的機會，就必將死在他這一著絕招下。

他想不到楊錚真的拼命。

楊錚絕不是個沒有腦筋的人，但是他隨時隨地都準備拼命，他不想死。

但是真的到了非死不可的時候，死也沒有關係。

他抓住了那一瞬間的機會，他拚死的方法比任何人都不要命。

他用的不是正統武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用過正統武功。

倪八的出手也已經不太對了。

一個人在換氣時腰眼上被打上一拳，運氣時總難免有偏差，出手也難免有偏差。

他這一著「天地失色」雖然是正統和對方同歸於盡的招式，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他死了，楊錚卻沒有死。

成剛沒有看見倪八的死。

他用盡全力揮了鞭撲過去時，並沒有撲向那個被倪八當做是楊錚的人。

他乘著黑暗逃走了，就在「天地失色」那一刻逃走了。

沒有人去追他，大家所關心的是倪八和楊錚的勝負生死。

倪八倒下去時，楊錚也倒了下去，只不過倪八永遠再也站不起來，楊錚卻站了起來。

他的背後雖然挨了一拐，卻還是站了起來，站起後只說了一句話：「我們喝那罈酒去。」

### （三）

他們沒有喝到那罈酒。

酒是老鄭和小虎押解人犯時順便帶走的，可是他們沒有回到衙門去。

老鄭和小虎子也沒有回家，他們竟和孫如海、「野牛」一起神秘的失蹤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也打聽不到他們的行蹤。

楊錚帶著所有弟兄找遍了縣城裡每一個角落，也找不到他們的人影。孫如海的兄弟孫全海，帶著他哥的一妻一妾四個兒女，在衙門外又哭又鬧要上吊，吵著向縣太爺要人。

──人活著要見人，人死了也要收屍。

縣太爺只有問楊錚要人。

老鄭的新婚妻子和小虎子六十六歲的老娘，聽到這消息都急得暈了過去。

他們的人到哪裡去了？怎麼會突然失蹤？

### （四）

黃昏。

楊錚又疲倦又焦躁又餓又渴，心裡更難受得要命。

他已將近有一天半水米未沾，也沒有闔過眼，每個人都逼著他回去睡一覺，連縣太爺都說：「著急有什麼用？急死了也沒有用的。如果你要查明這件事，就不能倒下去。你若倒了下去，誰來負這件事的責任？」

所以楊錚只有回去。

他雖然是單身一個人，卻沒有住在衙門後的班房裡，因為他初到這地方的時候，就在城郊租了一房一廳兩間小屋子。

房東姓于，年老無子，只有個獨身女兒蓮姑，就住在楊錚那兩間小屋前的院子裡，于老頭對待他就好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

蓮姑每天早上都會送四個水煮的荷包蛋和一大碗乾麵來給他做早點，再把他的髒衣服帶回去洗。衣服如果破了，鈕扣如果少了顆，送回來時一定也已經補得好好的。

蓮姑並不漂亮，但卻健康溫柔誠實。楊錚一天沒有回去，她就會急得躲到洗衣服的小溪邊去偷偷流淚。

如果楊錚沒有和他從小就喜歡的呂素文偶然重逢，現在很可能已經做了于家的女婿。也就不會發生以後那些讓人又驚奇又害怕又感動的事。

造化弄人，陰錯陽差。

改變了一個人一生命運的重大事件，往往都是在偶然間發生的。

在楊錚回家的小路上有個麵舖，附帶著買一點兒滷菜和酒，菜滷得很入味，大滷麵都做得很合楊錚口味。店東張老頭也是楊錚的朋友，沒事總會陪他喝兩杯。

他已經非常疲倦了，但卻還是想先到那裡去吃碗麵，再切點豆腐乾大腸豬耳朵下酒。

漫天夕陽多彩絢麗。一個穿灰色衣衫敲小銅鑼的賣卜瞎子，拄著根竹杖，從這條小路盡頭處的一個樹林子裡走出來，鑼聲「噹噹」地響，隨著暮風飄揚四散，雖然並不悅耳，在黃昏時聽來也宛如音樂。

楊錚讓開了路，站在道旁讓他先走過去。

瞎子的臉上木無表情，人生的悲歡離合對他說來都只不過像是一聲春夢。

銅鑼輕輕地敲著，一聲快，一聲慢，他慢慢地走到崎嶇的小路上，一腳深，一腳淺，走過楊錚面前，楊錚的心忽然一跳，就好像忽然被一根看不見的尖針刺了一下。

他是個反應極快極敏感的人，但是也只有在面臨生死危機時才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瞎子對他並沒有惡意，而且已經從他面前走了過去。

他怎麼會有這種感覺的？

楊錚忽然想起以前有個跟他極親近的人曾經告訴過他。

──一個殺人無數的武林高手，平常時也帶著種無形無影的殺氣，就好像一柄曾經傷人無數的寶劍一樣。

難道這個瞎子也是位身懷絕技、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瞎子已經走遠，楊錚也沒有再去想這件事。

他已經非常疲倦，什麼都不願多想了，只想先去喝杯酒，好讓晚上能睡得著。

穿過樹林，這是張老頭的小麵舖。

楊錚來的時候，舖子裡已經有個客人在吃麵，吃的也是楊錚平時最愛吃的大滷麵，也切了一點豆腐乾豬耳朵在喝酒。

這個人頭戴著頂寬邊竹笠，戴得很低，不但蓋住了眉毛擋住了眼睛，連一張臉都隱藏在竹笠的陰影裡，楊錚只能看到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掌很寬，手指卻很長，長而瘦，指甲剪得很短，手洗得很乾淨。

楊錚看得出像這麼樣一雙手無論拿什麼都一定拿得非常穩，無論什麼人想從這雙手搶過一樣東西來，都非常不容易。

他喝酒喝得很少，吃也吃得很少，而且吃得特別慢，每一筷子挾下去都非常小心，就好像生怕挾到個蒼蠅吃下去一樣。

張老頭的麵舖雖然小，卻很乾淨，菜裡絕不會有蒼蠅。只不過盛滷菜的大盤子就擺在路旁的竹紗櫃裡，總難免有點灰塵。這個人竟好像連每一粒灰塵都能看得見，每吃一口菜，都要先把灰塵挑出去。

他身上穿著件已經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洗得非常非常乾淨，背後還背著柄裝在小牛皮劍鞘裡的長劍，比平常人用的劍最少長七八寸。劍鞘已經很破舊，劍柄上卻纏著嶄新的藍綾，用黃銅打成的劍鍔和劍鞘的吞口也擦得很亮。

這個人無疑是個非常喜歡乾淨的人，連一點點灰塵都不能忍受。

難道他真的連灰塵都能看得見？

楊錚的心忽然又一跳，只看見這個人的雙手時，他的心就一跳。

這個人正在專心吃他的麵和滷菜，連看都沒有看楊錚一眼，對他更不會有惡意。

楊錚怎麼會忽然又有了這種感覺？

難道這個人也和那賣卜的瞎子一樣，也是位身懷絕技的劍客？

像他們這樣的武林高手，平時一個都很難見得到，今天怎麼會有兩位同時到了這個無名的小城？

他們是不是約好了來的？他們到這個無名的小城裡來幹什麼？

楊錚也叫了碗麵，叫了點酒菜。

他實在太疲倦，只想吃完了之後立刻回去蒙頭大睡。

他自己的麻煩已夠多，實在不想管別人的閒事，尤其是這種人的事，無論誰要去插手，都難免會惹上殺身之禍。

戴竹笠的藍衫人已站起來準備付帳走了。

他一站起來，楊錚才發現他的身材也跟他的劍一樣，比平常人最少要高出一個頭，身上絕沒有一分多餘的肌肉。

他的動作雖然慢，卻又顯得說不出的靈巧，每一個動作都做得恰到好處，絕沒有多用一分力氣，從他掏錢付賬這種動作上都能看得出。

他的力氣好像隨時隨地都要留著做別的事，絕不浪費一點兒。

麵來了，楊錚低頭吃麵。

青衫人已經走出門，楊錚忍不住又抬頭去看一眼。就在這時候青衫人忽然也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

楊錚的心又一跳，幾乎連手裡拿著的筷子都掉了下去。

這個青衫人的眼神就像是柄忽然拔出鞘來的利劍，殺人無數的利劍！楊錚從來未曾見過如此銳利的眼神。

他只不過看了楊錚一眼，楊錚就已彷彿有一股森寒的劍氣撲面而來，到了他的咽喉眉睫間。

### （五）

暮色漸深。

頭戴竹笠身佩長劍的青衫人已經消失在門外蒼茫的暮色裡。

楊錚再三告訴自己，不要再去想他，更不要想去管他們的事，趕快吃完自己的麵喝完自己的酒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張老頭卻在他對面拉開個凳子坐下來。

「楊頭兒，你是有眼光的人，你看不看得出這個人有點邪氣？」

「什麼地方有邪氣？」

「一條條麵下煮鍋，總難免有幾條要被煮斷的，撈麵的時候也難免會撈斷幾條。」張老頭說。

「這個人吃麵卻只吃沒有斷過的，每一根斷過的麵條都被他留在碗裡。」

張老頭歎了口氣：「我真不明白，他是怎麼能看得這樣清楚的？」

楊錚立刻又想起他挾菜時的樣子。

這個人的那雙銳眼難道真的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事？

張老頭替楊錚倒了杯酒，忽然又說了幾句讓人吃驚的話：「我看他一定是來殺人的。」他說得很有把握：「我敢打賭一定是。」

「你怎麼能確定他要來殺人？」

「我也說不出，可是我能感覺得到。」張老頭說：「我一走近他，就覺得全身發冷，寒毛直豎、連雞皮疙瘩都冒了出來。」

他又說：「只有在我以前當兵的時候，要上戰場去殺賊之前，我才會變得這樣子，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要上陣殺人，都有殺氣。」

楊錚麵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什麼話都不再說，忽然站起來衝了出去。

這地方的治安是由他管的，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在這裡殺人，不管這個人是誰都一樣。

就算他明知這個人能在一瞬間將他刺殺於劍下，他也要去管這件事。

就算他已經累得走不動了，他爬也要爬去。

## 暴風雨的前夕

### （一）

夕陽已逝，暮色蒼茫，在黑夜將臨的這一刻，天地間彷彿只剩下一片灰蒙，青山、碧水、綠葉、紅花、都變得一片灰蒙，就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畫。

青衫人慢慢地走在山腳下的小路上，看起來走得雖然慢，可是只要有一瞬間不去看他，再看時他忽然已走出了很遠。

他的臉還隱藏在竹笠的陰影裡，誰也看不出他臉上的表情。忽然間，遠處傳來「當」的一聲鑼響，敲碎了天地間的靜寂。

宿鳥驚起，一個賣卜的瞎子以竹杖點地，慢慢地從樹林裡走了出來。

青杉人也迎面向他走過去，兩人走到某一種距離時，忽然同時站住。

兩個人石像般面對面地站著，過了很久，瞎子忽然問青衫人，「是不是『神眼神劍』藍大先生來了？」

「是的，我就是藍一塵。」青衫人反問：「你怎麼知道來的一定是我？」

「我的眼雖盲，心卻不盲。」

「你的心上也有眼能看？」

「是的。」瞎子說：「只不過我能看見的並不是別人都能看見的那些事，而是別人看不見的。」

「你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你的劍氣和殺氣，」瞎子說：「何況我還有耳，還能聽。」

藍一塵歎息：「『瞽目神劍』應先生果然不愧是人中之傑，劍中之神。」

瞎子忽然冷笑。

「可惜我還是個瞎子，怎麼能跟你那雙明察秋毫之末的神眼相比？」

「你要我來，就只因為聽不慣我這『神眼』兩個字？」

「是的。」瞎子很快就承認：「我學劍三十年，會遍天下名劍，只有一件心願未了，在我有生之年，定要試試我這個瞎子能不能比得上你這對天下無雙的神眼。」

藍一塵又歎了口氣：「應無物，你的眼中本應無物，想不到你的心裡也不能容物，竟容不下我這『神眼』二字。」

「藍一塵，現在我才知道你為什麼叫藍一塵。」應無物冷冷地說：「因為你心裡還有一點塵埃未定，還有一點傲氣，所以你才會來。」

「是的。」藍一塵也很快承認：「你要我來，我就來，你能要我去，我就去。」

「去，到哪裡去？」

「去死。」

應無物忽然笑了：「不錯，劍是無情之物，拔劍必定無情，現在你既然來了，我也來了，我們兩人中總有一個要去的。」

他已拔劍。

一柄又細又長的劍在一眨眼間就已從他的竹竿裡拔出來，寒光顫動如靈蛇。在晚風中一直不停地顫動，讓人永遠看不出他的劍尖指向何方，更看不出他出手要刺向何方，連劍光的顏色都彷彿在變，有時變赤，有時變青。

藍大先生一雙銳眼中的瞳孔也已收縮。

「好一柄靈蛇劍，靈如青竹，毒如赤練，七步斷魂，生命不見。」

青竹赤練，都是毒蛇中最毒的。

「你的藍山古劍呢？」瞎子問。

「就在這裡。」

藍一塵一反手，一柄劍光藍如藍天的古拙長劍已在掌中。

應無物的長劍一直在顫動，他的劍不動。應無物的劍光一直在變，他的劍不變。

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如果說應無物的劍像一條毒中至毒的毒蛇，他的劍就像是一座山。

應無物忽然也歎了口氣。

「二十年來，我耳中時時聽見藍大先生的藍山古劍是柄吹毛斷髮的神兵器，我早就想看一看。」瞎子歎息：「只可惜現在我還是看不見。」

「實在可惜。」藍一塵冷冷地說：「不但你想看，我也想讓你看看。」

劍一出鞘，一到了他的掌中，他就變了，變得更靜、更冷、更定。

冷如水，定如山。

夜色又臨，一片灰蒙已變為一片黑暗，驚起的宿鳥又歸林。應無物忽然問藍一塵：「現在天是不是黑了？」

「是的。」

「那麼我們不妨明晨再戰。」

「為什麼？」

「天黑了，我看不見，你也看不見，你有眼也變為無眼，我已不想勝你。」

「你錯了！」藍一塵聲音更冷：「就算在無星無月無燈的黑夜，我也一樣看得見，因為我有的是雙神眼。」

他橫劍，劍無聲：「你看不到我的劍，又低估了我的眼，你實在不該要我來的。」

「為什麼？」

「因為我既然來了，去的就一定是你。」

劍勢將出，還未出，人也沒有去。小路上忽然傳來一陣飛掠奔跑聲，一個人大聲呼喊：「你們誰也不能去，哪裡都不能去！」這個人的聲音真大：「因為我已經來了！」

聽他話的口氣，就好像只要他一來什麼事都可能解決，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應無物皺了皺眉，冷冷地問：「這個人是誰？」

「我姓楊，叫楊錚，是這地方的捕頭。」

「你來幹什麼？」

「我不許你們在這裡仗劍傷人，在我的地面上，誰也不許做這種殘暴兇殺的事。」楊錚說：「不管你是什麼人都一樣。」

應無物臉上完全沒有表情，掌中的蛇劍忽然一抖，寒光顫動間，楊錚前胸的衣襟已經被割破了十三道裂口，卻沒有傷及他毫髮。

這一劍雖然出奇得快，力量也把握得分毫不差。

「剛才你說不管我們是誰都一樣？」應無物冷冷地問楊錚：「現在還一樣不一樣？」

「還是一樣，完全一樣。」楊錚道：「你要殺人，除非先殺了我。」

應無物的答覆只有一個字：「好。」

這個字說出口，靈蛇般顫動不息的劍光已到了楊錚咽喉。

他的眼雖盲，劍卻不盲。

他的劍上彷彿也有眼，如果他要刺你喉結上的「天突」，絕不會有半分偏差。

顫動的寒光間，「殺著」連綿不斷，一劍十三殺，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避開這一劍的。

想不到楊錚居然避開了，避得很險。

在這兇極險極的一剎那間，他居然還沒有忘記把對方擊倒。

他天生就是這種脾氣，一動起手來，不管怎樣都要把對方擊倒，不管對方是誰都一樣。

他用的又是拼命的法子，居然從顫動的劍光下撲了過去，去抱應無物的腰。

應無物冷笑：「好。」

他的蛇劍迴旋，將楊錚全身籠罩，在一瞬間就可以連刺楊錚由後腦經後背到足踝上的十三處穴道，每一處都是致命的要害。

可是楊錚不管。

他還是照樣撲過去，去抱應無物的腰，只要一抱住，就死也不放。

就算他非死不可，他也要把對方撲倒。

應無物不能倒下。

他能死，不能倒，就算他算準這一劍絕對可以將楊錚刺殺，他也不能被撲倒。

顫動的劍光忽然消失，應無物後退八尺，居然不再出手，只說：「藍一塵我讓給你。」

「讓給我？把什麼讓給我？」

「把這個瘋子讓給你。」應無物道：「讓他試試你的劍。」

「你也有劍，你的劍也可以殺人，為什麼要讓給我？是不是怕我看出你劍上的變化？是不是怕我看到你的奪命殺手？」

應無物居然立刻就承認：「是的。」

藍大先生忽然笑了：「劍是兇器，我也殺人。」他說：「可是只有一種人我不殺。」

「哪種人？」

「不要命的人。」藍一塵道：「連他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何必要他的命？」

夜漸深，風漸冷。

應無物靜靜地站在冷風裡，靜靜地站了很久，顫動的劍光忽然又一閃，蛇劍卻已入鞘。

他又以竹杖敲銅鑼，鑼聲「當」地一響，他的人已消失在黑夜中。

一陣風吹過，只聽見他的聲音從風中從遠處傳來。

他的人彷彿已經很遠，可是他的聲音卻還是聽得很清楚。

他只說了六個字，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我會再來找你。」

### （二）

楊錚全身都是汗，風是冷風，他的汗也是冷汗，風吹在他身上，他全身都是冰涼的。

一個連自己都認為自己已經死定的人，忽然發現自己還活著，心裡是什麼滋味？

藍大先生看著他，忽然問他：「你知不知道那個瞎子是什麼人？」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藍一塵居然問楊錚，卻又搶著替楊錚回答：「你是個運氣非常好非常好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還活著，在瞽目神劍應無物劍下還能活著的人並不多。」

「你知不知道你是什麼人？」楊錚居然也這麼樣問藍一塵，而且也搶著替他回答：「你也是個運氣很好的人，因為你也沒有死。」

「你認為是你救了我？」

「我救的也許是你，也許是他。」楊錚道：「不管怎麼樣，反正我都不能讓你在我這裡殺人，既不能讓他殺你，也不能讓你殺他。」

「如果我們殺了你呢？」

「那麼就算我活該倒霉。」

藍大先生又笑了，笑容居然很溫和，他帶著笑問楊錚：「你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弟子？」

「我是楊派的。」

「楊派？」藍一塵問：「楊派是哪一派？」

「就是我自己這一派。」

「你這一派練的是什麼武功？」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武功，也沒有什麼招式。」楊錚說：「我練功夫只有十個字秘訣。」

「哪十個字？」

「打倒別人，不被別人打倒。」

「若你遇到一個人，非但打不倒他，而且一定會被他打倒。」藍一塵問：「那時候你怎麼辦？」

「那時候我只有用最後兩個字了。」

「哪兩個字？」

「拼命。」

藍大先生承認：「這兩個字的確有點用的，遇到個真拼命的人，誰都會頭痛。如果你有七八十條命可以拼，你這一派的功夫就真管用了。」

他歎了口氣：「可惜你只有一條命。」

楊錚也笑了笑。

「只要有一條命可以拼，我就會一直拼下去。」

「你想不想學學不必拼命也可以將強敵擊倒的功夫？」

「有時也會想的。」

「好。」藍大先生道：「你拜我為師，我教給你，如果你能練成我的劍法，你以後就用不著去跟別人拼命了，江湖中也沒有什麼人敢惹你了。」

他微笑道：「你實在是個運氣很好的人，想拜我為師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我卻選上了你。」

這是實話。

要學藍大先生的劍法確實不是件容易事，這種機緣誰也不會輕易放過的。

楊錚卻似乎還在考慮。

藍大先生忽然揮劍，劍光暴長，一柄長達三尺七寸長劍的劍鋒，彷彿忽然間又長了三尺，劍尖上竟多出了一道藍色的光芒，伸縮不定，燦爛奪目，竟像是傳說中的劍氣。

劍氣迫入眉睫，楊錚不由自主後退幾步，幾乎連呼吸都已經停頓，只聽見「卡嚓」一聲響，七尺外一棵樹忽然攔腰而斷。

藍大先生劍勢一發即收：「你只要練成這一著，縱然不能無敵於天下，對手也不多了。」

楊錚相信。

他雖然看不懂這一劍的玄妙，可是一棵大樹竟在劍光一吐間就斷了，他卻是看見的。

古劍發寒光，藍先生以指彈劍，劍作龍吟，楊錚忍不住脫口而贊：「好劍。」

「這是柄好劍。」藍大先生傲然道：「我仗著這劍縱橫江湖二十年，至今還沒有對手。」

「你以前一定也沒有遇到過既不想學你劍也不想要你這把劍的人？」楊錚說。

「的確沒有。」

「你現在已經遇到一個了。」楊錚說：「我從來都不想當別人的師傅，也不想當別人的徒弟。」

說完這句話，他對藍一塵抱了抱拳，笑了笑，然後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他不想再去看藍一塵臉上的表情，因為他知道那種表情一定很不好看。

### （三）

有星，星光閃爍。小溪在星光下看來，就像是條鑲滿寶石的藍色天帶。

實際上這條小溪並沒有這麼美，白天女人們在這裡洗衣裳，孩子們在這裡大小便，可是一到晚上，經過這裡的人都會覺得小溪美極了，美得幾乎可以讓人流淚。

楊錚走過這裡的時候，就有個人坐在小溪旁的青石板上流淚。

她是個結實而健康的女人，一套去年才做的碎花青布衣裳現在已經嫌太緊了，緊緊地繃在她身上，讓她連呼吸都覺得困難，蹲下去的時候要特別小心，生怕把褲子繃破。

附近的少年看見她穿這身衣裳時，眼珠子都好像要掉下來。她喜歡穿這套衣裳，她喜歡別人看她。

她年紀還輕，但是已經不能算是小姑娘了，所以她有心事，所以才會流淚。

她的眼淚是為一個人流的，現在這個人已經站在她面前。

「蓮姑，這麼晚了，你一個人坐在這裡幹什麼？」

她低著頭，雖然已經偷偷地用袖子擦乾了眼淚，卻還是沒有抬頭，過了很久才輕輕地說：「昨天晚上你怎麼沒有回來？」她說：「昨天我們殺了一隻雞，今天早上特地用雞湯煮了蛋，還留了個雞腿給你。」

楊錚笑了，拉起她的手：「現在我們就回去吃，我吃雞腿，你喝湯。」

每次他拉住她的手時，她雖然會臉紅心跳，可是從來也沒有拒絕過。

這一次她卻把他的手掙開了，低著頭說：「不管你有什麼事，今天都應該早點回來的。」

「為什麼？」

「今天有位客人來找你，已經在你屋裡等了你半天了。」

「有客人來找我？」楊錚問：「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個好漂亮好漂亮的女孩子，好香好香，還穿著件好漂亮的衣裳。」蓮姑頭垂得更低：「我讓她到你屋裡去等，因為她說是你的老朋友，從你還在流鼻涕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你。」

「她的名字是不是叫呂素文？」

「好像是的。」

楊錚什麼話都不再問，忽然變得就像是匹被別人用鞭子拍著的快馬一樣跑走了。蓮姑抬起頭看他時，他已經人影不見。

星光閃爍燦如寶石，蓮姑的臉上的眼淚就像是一串斷了線的珍珠。

### （四）

楊錚住的是一房一廳兩間屋子，屋子不小，東西不少，卻總是收拾得非常乾淨。

不是他收拾的，是蓮姑幫他收拾的。

他推開門衝進去的時候，廳裡面沒有人，只有一碗茶擺在方桌上，早就涼了。

他的客人已經躺在他的臥房裡的床上睡著，一頭每天都被精心梳成當時最流行的貴妃髻的烏黑頭髮，現在已經打開，散在他的枕頭上。

他的枕頭雪白，她的頭髮漆黑。他的心跳得很亂，她的鼻息沉沉。

她的睫毛那麼長，她的身子那麼柔軟，她的腿也那麼長。

她清醒時那種被多年風月訓練出的成熟嫵媚老練，在她睡著時都已看不見了。

她睡得就像是個孩子。

楊錚就站在床邊，像個孩子般癡癡地看著她，看得癡，想得更癡。

也不知癡了多久，楊錚突然發現呂素文已經醒了，也在看著他，眼波充滿了溫柔和憐惜，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的說：「你累了。」她讓出半邊床：「你也躺一躺。」

她只說了幾個字，可是幾個字裡蘊藏的情感，有時已是勝過千言萬語。

楊錚默默地躺下去，躺在他朝思暮想的女人身旁，心裡既沒有激情，也沒有慾念，只覺得一片安靜平和，人世間所有的委曲痛苦煩惱，彷彿都已離他遠去。

她從未來過這裡，這次為什麼忽然來了？他沒有問，她自己卻說出來了。

「我是為了思思來的。」呂素文說：「因為昨天下午，忽然有個讓我想不到的人到我那裡去找思思。」

「是什麼人。」

「狄小侯，狄青麟。」

「他去找思思？」楊錚也很意外：「他們沒有在一起？」

「沒有。」呂素文道：「他說思思已經離開他好幾天。」

「離開他之後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誰也不知道。」呂素文說：「他們一起到牡丹山莊去買馬，第二天晚上她就忽然不辭而別，狄青麟也不知道她是為了什麼事走的？」

──是不是因為他們吵了架？還是因為她又遇到了個比狄青麟更理想的男人？

在那次盛會中，牡丹山莊裡冠蓋雲集，去的每個男人都不是平凡的人，每個男人都可能看上思思，思思本來就是個風塵中的女人，和狄青麟又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

楊錚心裡雖然這麼想，卻沒有說出來，他知道素文一直把思思當做自己的妹妹，聽到這些話一定會不高興的。

所以他只問：「你想她會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不出，也沒有去想。」素文說：「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

「不相信什麼？」

「不相信狄青麟說的話，不相信思思會離開他。」素文說：「因為思思曾經告訴過我，像狄青麟這樣的男人，正是她夢想中的男人，她一定要想法子纏住他。」

她說：「思思在我的面前絕不會說謊的。」

──世事多變，女人的心變得更快，尤其像思思這樣的女人，就算那時候說的是真話，誰敢保證她的想法不會變？

楊錚當然也不會把這種想法說出來。

「難道你認為狄青麟會說謊？」他問呂素文：「難道你認為他會對思思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呂素文說：「以狄青麟的身份，本來的確是不應該會說謊的，可是我心裡還是覺得有點怕。」

「你怕？」楊錚問：「怕什麼？」

「怕出事。」

「會出什麼事？」

「什麼樣的事都有可能。」呂素文說：「因為我知道像狄青麟那樣的男人，絕不願意讓一個女人死纏住他的。」

她忽然握住楊錚的手：「我是真的害怕，所以在他面前，我什麼都不敢說，什麼都不敢問，他，身份雖然尊貴，可是我總覺得他是心狠手辣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楊錚知道她是真的在害怕，她的手冰冷。

「沒什麼好害怕的。」楊錚安慰她：「如果狄青麟真的對思思做出了什麼事，不管他的身份多尊貴，我都不會放過他，而且一定替你把思思的下落查出來。」

呂素文輕輕地歎了口氣，閉上了眼睛：「昨天晚上一夜都沒有睡，我能不能在這裡睡一下？」

她很快就睡著了。

因為她已經放心，雖然她從來末信任過任何男人，可是她信任楊錚。

她相信只要楊錚在身邊，就沒有任何人能夠傷害她。

夜漸深，人漸靜。

在這個純樸的小城裡，人們過的日子都是單純而簡樸的，現在都早已睡了。

除了小虎子傷心欲絕的寡母和老鄭新婚的妻子外，現在城裡也許只有一個人還沒有睡。

### （五）

城裡最大的客棧是「悅寶」。

這是家新開的客棧，房子也是新蓋的，可是前幾天忽然又花了幾百兩銀子把西面的跨院重新整修了一遍。

客棧的老闆並不願意花這筆銀子，卻不能不花。

這是一位極有勢力的人要他這麼樣做的，因為最近有一位身份極尊貴的人要到這裡住一個晚上。

這個貴賓是個非常講究的人，雖然只住一個晚上，也不能馬虎。

這位貴賓就是狄青麟。

狄青麟穿一身雪白的寬袍，拿一盞盛滿琉璃酒的白玉杯，斜倚在一張舖著雪白色波斯羊氈的短榻上，彷彿在想心事，又彷彿在等人。

他是在等人。

因為這時外面已經有人在敲門，「篤，篤篤篤」，用這種手法連敲兩次後，狄青麟才問：「什麼人？」

「正月初三。」門外的人也重複說了兩遍：「正月初三。」

這是日期，不是人的名字。也許不是日期，而是一個約好了的暗號。

但是現在這個暗號卻代表一個人，屬於一個極龐大秘密組織的人。

四百年來，江湖中從來未有過比「青龍會」更龐大嚴密的組織。

它的屬下有三百六十五個分舵，分佈天下，以太陰曆為代表，「正月初三」，就代表它屬下的一個分舵的舵主。

狄青麟在等的就是這個人，在這次行動中，就是由這個人負責代表青龍會和他聯絡的，

人已經進來了，一個高大健壯、衣著華麗的人，看見他走進來，連一向不動聲色的狄青麟都顯得有點驚訝。

「是你？」

「我知道小侯爺一定想不到『正月初三』就是我的。」這個人笑嘻嘻地說，一張白白胖胖的圓臉上完全沒有一點狡詐的樣子。「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是『青龍會』的人。」

就算有人知道也會懷疑：財雄勢大、雄踞一方的「花開富貴」花四爺為什麼要屈居人下？

狄青麟卻瞭解這一點。

如果青龍會要吸收一個人，那個人通常都不會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不入會就只有死。

──如果你是牡丹山莊的主人，如果你的家財已經多到連你的第十八代玄孫都花不完的時候，你想不想死？

就算一文錢都沒有的人，也一樣不想死的。

狄青麟微笑。

「我的確想不到是你。」他反問花四爺：「你想不想得到我會殺人？」

「我想不到。」花四爺承認：「我連作夢都沒有想到過。」

「可是現在你當然已經知道了，萬大俠的屍首是你親手放進棺材的。」狄青麟啜了口杯中酒：「你們大頭子交給我的事，我總算已圓滿完成。」

「我已經報上去了，上面已經交待下來，如果小侯爺有什麼事要做，我們也一定會盡力。」花四爺忽然不笑了，很正經地說：「如果小侯爺要花四去死，我馬上就去死。」

狄青麟凝視著白玉杯裡琉璃色的酒，過了很久才開口：「我不想要你死，我希望你長命富貴、多子多孫。」他說：「只不過有個人我倒真不想讓她再活下去，連一天都不想讓她活下去。」

「小侯爺說的是誰？」

「如玉。」狄青麟說：「怡紅院裡的紅姑娘如玉。」

狄青麟昨天確實到怡紅院去過，已經見到了思思說的「大姐」。

本來名字叫呂素文的「如玉」。

他一看見她之後就明白了一件事──這個女人實在太精明老練，無論什麼事想瞞過她都很不容易。

「我要你們替我去殺了她。」狄青麟說：「隨便找個人，隨便找個理由，在大庭廣眾中去殺了她，絕不能讓任何人懷疑她的死和我有一點兒關係。」

「我明白小侯爺的意思。」花四爺笑得像個彌勒佛：「辦這一類的事，我們有經驗。」

「還有。」狄青麟道：「我聽說如玉有個老客人，是這裡的捕頭。」

「對。」花四爺的消息顯然很靈通：「這個人性楊，叫楊錚。」

「他是什麼樣的人？」

「倒是條硬漢，也不太好惹，在六扇門裡很有點兒名氣。」

「那麼你就千萬不要讓殺了如玉的那個人落在他的手裡。」

「這一點，小侯爺已經用不著擔心了。」

「為什麼？」

「楊錚自己也有麻煩了。」花四爺瞇著眼笑道：「連他自己恐怕都自身難保。」

「他的麻煩不小？」

「很不小。」花四爺說：「就算不把命送掉，最少也得吃上個十年八年的官司。」

狄青麟笑了笑：「那就好極了。」

他沒有再問楊錚惹上的是什麼麻煩，他一向不喜歡多管別人的事。

花四爺自己卻透露出一點：「這件事說起來也算很巧，我們本來並不知道小侯爺要對付楊錚和如玉。」他說：「可是我們早就有計劃對付他了。」

狄青麟微笑。

現在他已明白，楊錚的麻煩是在青龍會的精密計劃下製造出來的。

無論誰惹上這種麻煩，要想脫身都很不容易。

狄青麟站起來，替花四爺也倒了杯酒，輕描淡寫地問：「那天晚上我們在府上喝酒的時候，在席前赤著腳跳拓枝舞的那位姑娘是誰？」

「她叫小青，我已經把她帶到這裡來了。」他說：「我早就看出小侯爺看上她了。」

狄青麟大笑：「花四爺，現在我才知道你為什麼會發財，像你這種人不發財才是怪事。」

小青的腰在扭動時就像一條蛇。

小小的青蛇。

### （六）

夜更深，更靜。呂素文卻突然驚醒，從噩夢中驚醒。

她夢見狄青麟的嘴裡忽然長出了兩顆獠牙，咬住了思思的脖子，吸她的血。

她驚醒時楊錚還在沉睡。

她忽然發現楊錚全身上下都是滾燙的，流著的卻是冷汗。

楊錚病了，而且病得很不輕。

素文又吃驚又難受，慢慢地從床上爬起來，想去找塊毛巾替楊錚擦汗。

屋子沒有點燈，她本來什麼都看不見，可是看見窗子開了。

淡淡的星光從窗外照進來，她忽然看見窗外站著一群人，有的人掌中有刀，有的人手裡有箭。

刀已出鞘，箭已在弦。

## 鮮紅的指甲

### （一）

刀光在星光下閃動，利箭在弓弦上伸挺。

呂素文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因為她不知道，所以更害怕。

好想去叫醒楊錚，又不想去叫醒他。

──他為什麼偏偏要這時候生病？

窗外的人並沒有衝進來，可是門外已經有人在敲門了。

呂素文又想去開門，又不敢去。

敲門的聲音越來越響，楊錚終於被吵醒，先看見呂素文充滿驚惶恐怖的臉，又看見窗外的刀光。

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從床上一躍而起，忽然發現自己的腿有些軟，衣服都是濕淋淋的，一點力氣都使不出。

只不過他還是去開了門。

門外站著兩個人，一個人高大威猛，滿臉大鬍子，眉毛濃得就像是兩把潑風刀，看起來天生就像是個有權力的人。

另外一個短小精悍，一雙眼睛炯炯有光，看起來不但極有權，而且極精明。

楊錚認得這些人。

六扇門裡的兄弟，怎麼會不認得省府裡的總捕頭，以「精明老練，消息靈通」讓黑道朋友人人都頭痛的「鷹爪」趙正？

「趙頭兒，」楊錚問他：「三更半夜來找我幹什麼？是不是又出了什麼事？」

趙正還沒有開口，這個濃眉虯髯的大漢已經先開口了。

「想不到你居然還沒有跑，」他冷笑著道：「你真有膽子。」

「我為什麼要跑？」

趙正忽然歎了口氣，拍了拍楊錚的肩。

「老弟，你的事發了。」他不停地搖頭歎氣：「我真想不到，你一向是條好漢子，這次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我做了什麼事？」

濃眉大漢又冷笑：「你還想裝蒜？」

他揮了揮手，外面就有四個人抬了個白木銀鞘子走了進來，正是楊錚剛從倪八手上奪回來的鏢銀，每個鞘子裡都裝著四十隻五十兩重的元寶。

楊錚還不懂這是怎麼回事，濃眉大漢忽然又出手，拔出一柄金光閃閃的紫金刀，一刀砍下去，銀鞘子立刻被劈開。

銀鞘子裡居然沒有銀元寶，只有些破銅爛鐵和石頭。

濃眉大漢厲聲問楊錚：「你是在什麼時候把銀子掉包的？把銀子藏到哪裡去了？」

楊錚又驚又怒：「九百個銀鞘都被掉了包？你以為是我動的手腳？」

趙正又歎了口氣：「老弟，不是你是誰？」他說：「銀子絕不會忽然變成廢鐵。」

他又說：「倪八當然也有嫌疑，可惜他已經被你殺了滅口，已經死無對證了。」

──殺人滅口，死無對證，這種話說得好兇狠。

「你帶去辦案子的人都是你的好兄弟，而且每人都有一份，當然不會承認的。」趙正說：「老鄭和小虎子是你最信任的人，你叫他們把銀子帶走，因為你相信他們絕不會出賣你。」

趙正又說：「這兩個人一有嬌妻幼子，一個有老母在堂，就算想出賣你，他們也不敢。」

楊錚忽然鎮靜了下來，什麼話都不說，先回頭告訴呂素文：「你先回去，我再來找你。」

呂素文的全身上下都已變得冰冰冷冷，什麼話也沒有再說，垂著頭走出去，走出門之後又忍不住回頭看丁楊錚一眼，眼色中充滿惶恐和憂心。

她知道他一定不會做出這種事的，可是她也知道，這種事就算跳到黃河裡也很難洗得清。

她在為他擔心，只為他擔心，絲毫不為自己。

因為她還不知道她的情況比他更危險，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有個人在等著要取她的命。

一個把殺人當作砍瓜切菜般的狠人。

### （二）

禿子一向狠，又兇又冷又狠。

他是花四爺的屬下，現在已經得到花四爺的命令──在日出前去殺怡紅院的如玉。殺了之後立刻遠走高飛，五年裡都不許在附近露面。

花四爺除了給了他這個命令之外，還給了他一萬兩銀票，已經足夠他過五年舒服日子。

在他說來，這是件小事。

他向花四爺保證：「明天天亮的時候，那個婊子一定會躺在棺材裡。」

### （三）

楊錚的心在刺痛。

他明白呂素文對他的憂切關心，也捨不得讓她走，但是她非走不可。

因為他已經發現這件事絕不是容易解決的。

──如果你能知道一隻老虎掉進獵人的陷阱時是什麼感覺，你才能瞭解他此刻的感覺。

他問那個濃眉虯髯的大漢：「閣下是不是『中原』的總鏢頭寶馬金刀王振飛？」

「是。」

「閣下是不是認定了這件案子是我做的？」

「是。」

楊錚沉默了很久，轉過臉去問趙正：「連你也不相信我？」

趙正又在歎息，「一百八十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就算幹一千年也賺不來的。財帛動人心，這一點我很清楚。」他說：「我知道你一向是個出手很大方的人，也知道剛才那位姑娘是個價值很貴的紅姑娘。」

楊錚在聽他說話，聽到這裡，忽然衝過去，揮拳猛擊他的嘴。

趙正往後跳，王振飛揮刀，門外又有人撲進來，一片混亂中，忽然聽見一個人用一種極有威嚴的聲音大聲說：「你們全都給我住手！」

一個白皙清秀、三十多歲的藍衫人大步走進來，用一雙炯炯有神的眸子瞪住他們：「誰也不許輕舉妄動。」

沒有人再動。

因為這個人就是這地方的父母官，進士出身的「老虎榜」知縣，被老百姓稱為「熊青天」的七品正堂熊曉庭。

他是能吏，也是廉吏，他連夜趕到這裡來，因為他對手下這個年輕人有份很特別的感情，那已經不是長官對下屬的感情。

「我相信楊錚絕不會做這種事。」熊曉庭說：「如果趙班頭怕對上面無法交待，本縣可以用這七品前程來保他。」

趙正立刻躬身打揖：「熊大人言重了。」

他是府裡派來的人，但是他對這位清廉正直強硬的七品知縣，還不敢有絲毫無禮。

「只不過這件案子還是要落在楊錚身上。」熊大人轉向楊錚：「我給你十天期限，你若還不能破案，就連我也無法替你開脫了。」

十天，只有十天。

沒有人證，沒有線索，沒有一點頭緒，怎麼能在十天之內破得了這件案子？

天還沒有亮，楊錚一個人躺在床上，只覺得四肢發軟，嘴唇乾裂，頭腦渾渾沌沌，就像是被人塞了七八十斤垃圾進去。

他恨自己，為什麼要在這時候生病。

他絕不能讓自己這麼樣倒在床上，他一定要掙扎著爬起來。

但是他滾燙的身子忽然又變為冰冷，冷得發抖，抖個不停。

暈眩迷亂中，他好像看見蓮姑走進了他的屋子，替他蓋被，替他擦臉，拿著他的臉盆替他去井裡打水，好像去了很久沒有回來。

### （四）

他彷彿還聽見了一聲慘呼，那彷彿是蓮姑的聲音。

此後，他就沒有再看見過她。

天亮了。

禿子雖然一夜沒有睡，卻還是精神抖擻，因為這個世界上已經少了一個人，他身上卻多了一萬兩銀子。

行裝已備好，健馬已上鞍，從此遠走高飛，多麼逍遙自在。

他想不到花四爺居然會來，帶著個小書僮一起來的，胖胖的臉上一團和氣，只問他：「你是不是要走了？」

「是。」禿子笑道，「四爺交給我辦的只不過是小事一件，簡直比吃白菜還容易。」

「現在如玉已經躺在棺材裡？」

「她不在棺材裡。」禿子說：「她在井裡。」

「哦？」

「前天晚上她就不在怡紅院了，幸好我還是找到了她。」禿子很得意：「前天晚上送她出去的車伕是個酒鬼，我只請他喝了幾兩酒，他就把她去的那個地方告訴了我，我當然不會找不到的。」

花四爺微笑：「你倒真有點本事。」

禿子更得意。

「我趕去的時候，她正好從屋子裡出來，到井邊去打水，三更半夜誰都難免失足掉下井的，所以我一伸手，事情就辦成了，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你辦得很好。」花四爺說：「可惜還是有一點兒不太好。」

「哪一點兒？」

「你殺錯了人！」花四爺道：「昨天晚上如玉已經回到怡紅院，還陪我喝了兩杯酒。」

禿子怔住了。

花四爺又笑了笑：「偶然殺錯一兩個人其實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禿子也笑了。

「當然沒關係，今天我再去，這次保證絕不會再殺錯。」

「那麼我就放心了。」花四爺帶著微笑，吩咐他那個最多只有十五六歲的小書僮：「小葉子，你再替我送一千兩銀子給這位大哥。」

小葉子長得眉清目秀，一臉討人喜歡的樣子，尤其是拿出銀子送人的時候，更讓人沒法子不喜歡。

禿子的眼睛就像花四爺一樣瞇了起來：「這位小哥長得真好。」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因為他只看見了小葉子拿銀票的一隻手。

小葉子另外還有一隻手，手裡有一把刀。

雖然是很短的一把刀，但是如果刺入一個人的要害，還是一樣可以致命。

小葉子輕輕鬆鬆地就把這柄短刀的刀鋒送進禿子的腰眼裡去。

完全送了進去，連一分都不剩。

像禿子這種人的死，才是真正不會有人關心的。

因為他殺人。

殺人的人，就難免會死在別人的刀下。

──雖然有時是孩子手裡的短刀，有時是仇人手裡的兇刀，但是在最合理的情況下，通常還是劊子手掌中的鋼刀。

### （五）

蓮姑死了，死在井裡。

誰也想不到她是被人誤殺而死的。

她沒有仇人，更不會被人仇殺，連她的父母都認為她是自己想不開而跳井的。

于老先生夫妻當然不會把這種話在楊錚的面前說出來。

楊錚已經病了，已經有了麻煩，老夫妻兩個都不願再傷他的心。

他們甚至還請了位老郎中來替楊錚開了一帖藥，可是等到他們把藥煎好送去時，楊錚已經不見，只留下兩錠銀子和一張字條。

「銀子是留給蓮姑辦後事的，聊表我一點心意，這兩天我恐怕要出遠門，但是一定很快就會回來，請你們放心。」

手裡拿著銀子和紙條，眼睛看著窗外蕭索冷清的小院，一棵衰老的白楊樹已經開始枯萎，一條黃狗蜷伏在牆角。

老夫妻兩個人慢慢地走出去，在樹下兩個石凳上面對面地坐下。

看著一朵朵楊花飄落。

他們沒有流淚。

他們已經無淚可流了。

### （六）

天已經亮了很久，張老頭還賴在床上不肯起來。

他知道早就應該準備滷菜和麵條了，否則今天恐怕就沒法子做生意。

他為什麼一定要起來做生意呢？每一天的日子都過得如此漫長艱苦，而生命偏偏又如此短促，為什麼不能多睡一會兒？

他還是起來了，因為他忽然想到那些每天都要到這裡來吃麵的窮朋友。

這裡不但便宜，還可以賒帳，如果這裡沒有東西吃，他們很可能就要挨餓。

──一個人活著並不是只為了自己，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為了別人而活著的，如果你已經擔起了一副擔子，就不要隨便放下去。

張老頭心裡歎著，剛卸下店門的門板，就看見楊錚衝了進來，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已經變得散漫無神，而且充滿了紅絲，臉色也變得很可怕。

「你病了。」張老頭失聲說：「你為什麼不躺在家裡休息休息？」

「我不能休息。」楊錚說：「因為有些事非要我去做不可。」

張老頭當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歎息著道：「對！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能停下來的。」

楊錚自己去拿了六個大碗擺在桌上。

「你把每個碗都替我倒滿燒酒，最烈的那種燒刀子。」他說：「我一定要喝點酒才有力氣。」

張老頭吃驚地看著他：「你病得這麼厲害還要喝酒？你是不是想死？」

楊錚苦笑：「你放心，我死不了的，因為現在我還不能死。」

張老頭不禁歎息：「對，你不能死，我也不能死，就算我們自己想死都不行。」

六大碗火辣辣地燒刀子，楊錚一口氣喝下去，身子立刻火辣辣地燒了起來。

外面的風很大，他迎著風衝去，扯開了衣襟，大步而行，汗珠子雨點般下來，冷風吹在他流著汗的胸膛上，他完全不在乎。

城裡已經開始熱鬧起來，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挺著胸對他們點頭微笑。

他先到縣衙裡去跟熊大人磕了三個頭。

「現在我就要出門去辦事了，十天之內我一定會回來，就算我死了，也會求人把我的屍首抬回來。」他說：「只求大人不要為難那些為我作保的兄弟。」

年輕的縣太爺沒有回答，卻轉過頭去，因為他不願他的屬下看見他已有滿眶熱淚將要奪目而出，過了很久他才淡淡的說：「你走吧！」

出了衙門，楊錚就把他母親留給他以後娶媳婦做聘禮用的一對珠環和一根金釵，送到鴻發當舖去當了十五兩五錢銀子。

這還是他母親陪嫁帶到楊家的，他本來就算餓死也不會動用，可是現在他已經把他多年薪俸的節餘都留給蓮姑了。

他用一兩銀子買了兩大罈酒，和一大方豬肉，叫人送到牢房去，送給他那些因這件事而被收押的兄弟，又把另外十四兩分成兩包，叫人送去給老鄭的妻兒和小虎子的寡母。

他不忍去見他們，也不敢去，他生怕他們見面時會彼此抱頭痛哭。

然後他就用最後的五錢銀子去買了四十個硬麵餅和一些鹹菜肉乾，用青布包好紮在背後，剩下的還夠他喝兩斤最便宜的燒酒。

他本來不想再喝的，可是他忽然看見趙正和王振飛就站在對面的「悅賓」客棧門口，正在跟一個白衣如雪的貴公子寒暄招呼。

客棧外停著一輛極有氣派的馬車，這位貴公子好像已經準備要上車走了。

他對趙正和王振飛也很客氣，可是一張蒼白而高貴的臉上，已經露出了不耐煩的情緒，顯然並沒有把這兩個人當作朋友。

楊錚忽然把本來不想喝的兩斤酒要來，一口氣喝了下去。

狄青麟的確已經很不耐煩，只想這兩個人趕快把話說完趕快走。

但是剛被王振飛介紹給狄小侯認得的趙正，還在不斷的向他道仰慕之忱，還一定要留他吃頓飯。

就在這時候，對街忽然有個衣衫不整、滿身酒氣的年輕人衝過來問他：「你是不是狄青麟？」

他還沒有開口，趙正已經在大聲叱責：「楊錚，你怎麼敢對狄小侯爺如此無禮？」

楊錚笑了笑：「我對誰都是這樣子的，你要我怎麼樣對他？跪下來舐他的腳？」

趙正氣得臉色都變了，但是想到自己的職位，還不便發作。

王振飛卻沒有這些顧忌，冷笑道：「楊頭兒，以你的身份，恐怕還不配跟小侯爺說話，你就快點滾吧！」

「我不會滾。」

「不會滾我也要你滾，我教你。」

楊錚又笑了，忽然一巴掌往王振飛臉上打了過去。

王振飛冷笑，隨便用一個「小擒拿手」就扣住了楊錚的腕子。像這樣一個小小的捕快，他閉著眼也能對付的，他正想給這個無禮的小子一點教訓，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楊錚的左拳已經痛擊在他的胃上。

這一拳打得不輕。

王振飛痛得幾乎要彎下腰去嘔吐，幸好他幾十年的功夫不是白練，寶馬金刀的聲名得來也並非偶然，他居然挺住了。

楊錚也想乘這個機會掙脫了他的手，卻沒有掙脫，王振飛手上的力道實在不弱。

「你知不知道世上只有兩種人是打不得的，一種是功夫比你強的人，另一種就是我這樣的人。」他說：「毆打官差，是要吃官司的。」

王振飛怒喝：「憑你還不配帶我去吃官司。」

他的力氣已恢復，「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每一招拿的都是對方關節要害。

楊錚雖然知道，卻不在乎。

他還可以拼命。

狄青麟一直用一種冷冷淡淡的態度在看著他們，忽然冷笑道：「我也不會滾，滾起來一定很有意思，王總鏢頭，你還是教教我吧。」

王振飛的臉色又變了，吃驚地看著狄青麟：「小侯爺，你難道忘了我是你的朋友？」

狄青麟又淡淡地笑了笑。

「你不是我的朋友。」他的聲音很平和：「你們兩位都不是。」

他忽然伸出手去拉楊錚的手：「你有什麼事找我？我們到車上去說。」

楊錚的腕門本來已經被王振飛以極厲害的擒拿法鎖住，可是狄青麟一出手，好像並沒有什麼動作，王振飛就不由自主鬆開來踉蹌後退三步，他又驚又恐又怕又有點莫名其妙，直等到馬車遠去，才忍不住問趙正：「他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他當然可以，不管他怎麼樣對你都可以，他也可以這樣子對我。」趙正冷冷地說：「因為他不但功夫比我們高得多，而且是世襲的一等侯。」

「難道我們就沒法子對付他？」

「當然有。」

「什麼法子？」

「去咬他一口。」

### （七）

馬車前行，舒服而平穩。

狄青麟用一種很溫和的眼光看著楊錚。

「我聽說過你，我知道你是條硬漢。」狄小侯說：「可是我從來也沒有看過你那樣的出手，你為了要打人，居然不惜先讓對方把你的要害拿住。」

「你從來沒見過那一招？」

「從來沒有。」

「我也沒有見過。」楊錚說：「我也是第一次用那招，因為那本來就是我臨時想出來的，我練的就是這種功夫。」

狄小侯微笑：「這樣的功夫有時候也很有用的。」

楊錚忽然問他：「你聽誰說起過我？是不是思思？」

「是她。」

「她人呢？」

「走了。」狄青麟的聲音裡帶著種無可奈何的惋惜：「一個女人如果要走，就好像天要下雨一樣，誰也攔不住的。」

「你知不知道她是跟誰走的？」楊錚又問：「知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狄青麟搖頭：「事先我一點兒都沒有看出她會走，女人的心事，本來就是男人無法捉摸的。」他淡淡地笑了笑：「就正如男人的心事女人也無法捉摸一樣。」

楊錚沉默了很久，忽然說：「我也要走了，再見。」

他真的說走就走，說完這句話就打開車門跳了出去。

馬車依然保持著正常的速度向前奔馳。狄青麟靜靜地坐在車廂裡，本來很少有表情的臉上，現在卻有了種很奇怪的表情。

就在這時候，車廂下忽然有個人游魚般滑出，滑入了車窗，穿一身灰布衣褂，拿一根青竹明杖，赫然是「瞽目神劍」應無物。

他忽然闖入狄小侯的車廂，狄青麟卻連一點驚訝的樣子都沒有，好像早就知道他會來的，只問了句，「藍大先生是不是已經死在你的劍下？」

「沒有。」應無物說：「我和他根本沒有交手。」

「為什麼？」

「就因為剛才的那個人。」

「楊錚？」狄青麟皺眉：「你要殺人時，一個小小的捕頭能攔得住你？」

「這次你看錯人了。」應無物道：「楊錚絕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人。」

「哦？」

「他出手的招式雖不成章法，卻有一身很好的內功底子，絕不是沒有來歷的人。」應無物微笑：「我跟他交過手，他瞞不過我。」

他又說：「藍一塵要收他為弟子，他居然一口拒絕了。你想不想得出他為什麼要拒絕？」

狄青麟沉默了很久才回答：「是不是因為他本門的武功並不比藍大先生的劍法差？」

「是的。」

「他為什麼從來不用他的本門武功？」

「因為他不願讓人看出他的身世來歷。」

「你想他有什麼來歷？」

應無物沉默了很久才說：「我第一眼看見他，就覺得他很像一個人。」

一個瞎子怎麼能「看見」？就算他的心中有眼，也看不見人的。

這是件怪事，狄青麟卻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只問應無物，「他像誰？」

「像楊恨，性格容貌神氣都像極了。」

「楊恨？」狄青麟立刻問道：「是不是昔年橫行無忌、殺人如草的大強盜楊恨？」

「是的。」

狄青麟的瞳孔忽然收縮。

「難道你認為他可能是楊恨的後人？」

「很可能。」

應無物的雙眼一翻，眼白翻起，忽然露出雙雖然比常人小一點，但卻精光四射的眸子。

他沒有瞎。

「瞽目神劍」應無物居然不是瞎子。

這是他最大的秘密，他騙過了天下人，可是他沒有騙過狄青麟。

他為什麼要讓狄青麟知道這秘密？

難道他和狄青麟之間有一種不為人所知的特別關係？

一個浪跡天涯的劍客，和一位門第高貴的小侯爺，會有什麼關係呢？

狄青麟的手已握緊，就好像已經握住了他那柄能殺人於瞬息的薄刀。

應無物盯著他，盯著他看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地問：「那個叫思思的女人是不是已經死了？是不是你殺了她？」

狄青麟拒絕回答。

應無物歎了口氣，眼白一翻，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忽又消匿，又變成個瞎子。

「如果你殺了那個女人，最好連楊錚也一起殺了。」應無物說：「只要他還活著，就絕不會放過你，遲早總會查出你的秘密。」

他冷冷地接著說：「這種事你是絕不能倚靠別人替你做的。」

狄青麟又沉默了很久，忽然大聲吩咐他新雇的車伕：「我們回家去。」

車伕是新雇的。

因為原來的那個車伕，在思思失蹤之後，忽然因為醉酒淹死在大明湖。

### （八）

呂素文的心很亂。

一個三十歲的寂寞女人，黃昏時心總是莫名其妙的忽然亂起來。

就在她心最亂的時候，楊錚忽然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你看不看得出它本來是屬於誰的？」

楊錚伸出緊握住的手，他手裡握住的是一截斷落了的指甲。

鮮紅的指甲。

## 九百石大米

### （一）

指甲是用一種精煉過的鳳仙花汁染紅的，顏色特別鮮艷。

可是看到這片指甲時，呂素文的臉就變得像是張完全沒有一點顏色的白紙。

他從楊錚手裡搶過這片指甲，在剛剛燃起的油燈下看了很久。

她的手忽然顫抖起來，全身都在顫抖，忽然轉過身來問楊錚：「你在哪裡找到的？」

「在狄青麟的車上。」楊錚說：「在他車廂坐椅的墊子夾縫裡。」

他還沒有說完這句話，呂素文的眼淚已如雨點般地落下。

「思思已經死了。」她流淚說：「我早就知道她一定已經死在狄青麟手裡。」

「你怎麼能確定？」

「這是思思的指甲，她用來染指甲的鳳仙汁還是我送給她的，我認得出。」呂素文說：「思思對她的指甲一向保養得很好，如果沒有出事，怎麼會斷落在狄青麟的車上？」

楊錚的臉色也一樣蒼白。

「一個像狄小侯這麼有身份的人，為什麼要謀殺一個像思思這樣可憐的女人？」他問自己：「是不是因為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思思發現了？以他的身份會做出些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他又歎了口氣：「就算他真的殺了思思，我們也無可奈何。」

呂素文幾乎已泣不成聲，卻還是要問：「為什麼？」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證據。」

「你一定要替我把證據找出來。」呂素文握緊楊錚的手：「我求你一定要替我去做這件事。」

她的手冰冷，楊錚的手也同樣冰冷。

「我本來已經在懷疑。」楊錚說：「可是現在我已經完全明白了。」

「你懷疑什麼？明白了什麼？」

「蓮姑昨天晚上淹死在井裡。她是個善良的女孩子，沒有人會去謀殺她，連她的父母都認為她是投井自盡的，可是我卻在懷疑，」楊錚說：「因為那時候她一心只想照顧我，絕不會在我病得那麼重的時候去跳井。」

他又補充：「那時候我的神智雖然很不清楚，卻還是聽到了她那一聲慘呼。」

一個自己要死的人，絕不會發出那種充滿恐懼和絕望的呼聲。

「你認為她是被別人害死的？」呂素文問楊錚。

「是的。」

「什麼人會去害一個像她那麼善良的女孩子？」

「一個本來要殺你的人。」楊錚的聲音充滿憤怒仇恨：「他知道你到我那裡去了，他看見蓮姑從我屋裡出來，他把蓮姑當做你了。」

「他為什麼要殺我？」

「因為你已經在懷疑狄青麟。」楊錚說：「你絕不能再留在這裡，因為狄青麟一定不會讓你活著的，一次殺不成，一定還有第二次。」

他凝神看著呂素文：「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走，放下這裡所有的一切跟我走、我絕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你。」

他的目光都是那麼誠懇，他的情感是那麼真摯。

呂素文擦乾眼淚，下定決心：「好，我跟你走，不管你要帶我到哪裡去，我都跟你走。」

楊錚的心碎了。

這種深入骨髓的感情，也和痛苦一樣會讓人心碎的。忽然間，他們發現彼此已經擁抱在一起。

這是他們第一次這麼親密。

──一種外來的壓力，往往會把一對本來雖然相愛卻又無法相愛的人之間的「隔」壓斷，使得他們的情感更深。

在這一瞬間，他們幾乎已忘記了所有的一切，一切煩惱痛苦憂傷和仇恨。

可是他們忘不了。

因為就在這時候，外面已經有人在敲門。

一個最多只有十二三歲，長得非常讓人喜歡的小男孩站在門外，用一種非常有禮貌的態度問剛剛開了門的呂素文。

「我是來找一位如玉姑娘的。」

「我就是如玉。」素文說：「你找我有什麼事？」

如果不是在這種情況下，她說不定會笑出來，來找她的男人雖然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類型，甚至有七八十歲的老學究，卻從來沒有這麼小的孩子。

因為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孩子要的並不是她的人，而是要她的命。

「我叫小葉子。」小男孩笑嘻嘻地說：「別人都說如玉姑娘又聰明又漂亮，果然沒有騙我。」他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的手裡已經有刀，一柄殺人從未失過手的刀。

可是這一次他失手了。

他的刀剛剛刺出，忽然聽見一聲怒吼，一個人衝出來。

揮拳猛擊他的喉結。

──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怎麼會有喉結？

小葉子當然想不到一個妓女的屋子裡怎麼會有一個出手這麼快又這麼重的男人衝出來。

但是他並沒有慌，也沒有亂。

他是來殺人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有什麼變化，他都要達成使命。

他受過的訓練使他絕不會忘記這一點。

他的身子旋風般一轉，已避過了楊錚的鐵拳，反手再刺呂素文的後頸。

這一刀他沒有失手，刀光一閃，刀鋒已刺進一個人的肉裡，肩下的肉。

不是如玉的肩，是楊錚的。

楊錚忽然衝過來，以肩頭迎上刀鋒，把肌肉繃緊。

刀鋒突然陷入鐵一般的肌肉裡，小葉子又驚又喜，也不知自己是否得手，因為他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就在這一剎那間，楊錚的鐵掌已橫切在他的喉結上。

他的雙眼陡然凸起，吃驚地看著楊錚。

他的人已泥一般癱軟下去。

楊錚拔下肩頭的短刀，撕下條布帶，用力紮在傷口上，先止住了血，伸手去拉呂素文：「我們快走。」

呂素文卻甩開他的手，板著臉說：「你自己一個人走吧！」

楊錚怔了怔，忍不住問：「為什麼？」

「不管怎麼樣，他還是個孩子，你怎麼忍心對他下毒手？」呂素文冷冷地說：「我怎麼能跟你這個心狠手辣的人一起生活？」

楊錚知道她的脾氣，如果她已認定一件事，不管你用什麼話來解釋都沒有用的。

他只有用事實來證明。

他忽然一把扯下小葉的褲腰：「你看他是不是孩子？」

呂素文吃驚地看著這個「孩子」，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已經不再是孩子了。

他的確已完全成熟。

「你怎麼知道他已經不是孩子？」

「他已經有了喉結，他的刀用得很純熟。」楊錚說：「我早就知道江湖中有他這樣的人，而且還不止一個。」

「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都是被人用藥物控制了生長發育的侏儒，從小被訓練成殺人的兇手。」楊錚說：「他們每天都要服食以珍珠粒為主要材料的養顏藥，所以他們的臉永遠不會蒼老，看起來永遠像個孩子。」

他又補充：「這種藥物的價值極昂貴，所以他們殺人的代價也極高，除了狄青麟那樣的豪門巨富外，能用得起他們的人並不多。」

呂素文的手腳冰冷。

她不能不相信楊錚的話，有些被人栽做盆景的樹木，也是永遠長不高大的。

但是人畢竟和樹木不同。

「是誰這麼殘忍？」呂素文問：「竟忍心用這種手段去對付一群孩子？」

「就是我曾說起過的『青龍會』。」楊錚說：「他們都是屬於青龍會的，通常都偽裝成青龍會中一些主腦人物的貼身書僮。」

他忽然又笑了笑，撫著肩上的傷口說：「幸好這些人因為從小就受藥物控制，所以體能有限，否則我怎麼敢挨他這一刀？」

呂素文輕輕歎了口氣：「有時候我真想不通，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事的？江湖中那些詭秘勾當，好像沒有一件能瞞得過你。」

楊錚臉上忽然露出種既尊敬又悲傷的表情，過了很久才說：「這些事都是一個人教給我的。」

「是誰教給你的？」

楊錚不再回答，解下背後的包袱，拿了塊肉脯和硬麵餅給她，自己卻躺在地上，仰視著滿天繁星癡癡地出了神。

──他是不是在想那個人？

這時候夜已漸深，他們從怡紅院後面的小巷裡繞出了城，到了一個有泉水的山坡下。

楊錚的酒力退了，奇怪的是病勢彷彿也已減輕，只不過覺得非常疲倦。

呂素文含情脈脈地看著他，情不自禁伸出手，輕撫他瘦削的臉。

「你最好先睡一陣子，萬一有什麼事，我會叫醒你。」

楊錚點點頭，眼睛已合起，好像根本沒有聽見山坡上的腳步聲。

### （二）

腳步聲比狸貓還輕，慢慢地走過柔軟的草地，兩對饞狼般的利眼，一直在盯著楊錚的手。

來的是兩個人。

楊錚沒有睡著，他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這兩個人的腳步太輕，身手一定不弱，楊錚卻已精疲力竭。

他只希望這兩個人認為他已睡著，乘機來偷襲他，他才有機會偷襲他們。

想不到他們居然很遠很遠就停下來，而且大聲說：「楊頭兒，夜深露重，睡在這裡會著涼的，我們特地來送你到一個好地方去，你請起來吧。」

這兩個人居然好像自恃身份，不肯做暗算別人的事。

楊錚的心沉了下去。

這種人才真正可怕，如果不是一等一的高手，絕不會這麼做的。

他們無疑已經有把握取楊錚的性命，根本用不著暗算偷襲。

山腳旁的柳樹下站著兩個人，手裡拿著兩件寒光閃閃的奇形兵刃，等楊錚站了起來之後，他們才慢慢地走過來，腳步又輕又穩。

他們都非常沉得住氣。

楊錚也只有盡力使自己鎮靜，擋在全身都已因恐懼而痙攣的呂素文面前，大聲問：「你們是什麼人？」

「既然你想知道，我們就告訴你。」

他們一點都不怕楊錚知道他們的秘密，因為死人是不會洩露任何秘密的。

他們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說出了八個字，聲音裡充滿了驕傲和自信好像只要一說出這八個字，無論誰都會怕得要命。

「天青如水。」

「飛龍在天。」

一聽見這八個字，楊錚的臉色果然變了。

「青龍會？你們是青龍會的人？」楊錚問：「青龍會為什麼要找上我？」

「因為我們喜歡你。」

一個人陰惻惻地笑道：「所以要把你送到一個永遠不會著涼生病的地方，而且還要你的情人永遠陪著你。」

楊錚雙拳握緊，心中絞痛。

他還有命可拼，還可以拼命，可是呂素文呢？

山腳旁那株柳樹梢頭忽然傳下來一陣笑聲，一個人說：「那地方他不想去，還是你們兩位自己去吧！」兩個人立刻散開，霍然轉身，動作輕靈矯健，反應也極靈敏。

他們彷彿看見有個人輕飄飄地站在柳樹梢頭，卻沒有看清楚。

因為就在這一瞬間，已有一道閃電般耀眼的藍色劍光亮起，閃電般凌空下擊。

劍光盤旋一舞，忽然又山嶽般定下，兩個來殺人的人已倒在他們自己的血泊裡。

楊錚又驚又喜，失聲道：「是你？」

一個頭戴斗笠的藍衫人，斜倚在樹上看著他，溫和的笑眼中已全無殺氣。

「青龍會怎麼找上你的？」藍大先生只問楊錚：「你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

「我沒有得罪過他們。」

「那就不對了。」藍一塵說：「青龍會雖然時常殺人，可是從來不無故殺人，如果你沒有得罪他們，他們絕不會動你。」

藍大先生沉吟：「除非他們有什麼秘密被你知道了。」

楊錚的瞳孔忽然收縮，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一件他暫時還不想說出來的事。

藍大先生歎了口氣：「我看你還是跟我走吧，現在青龍會既然已經找上了你，天下恐怕也只有我一個人能救你的命了。」

「多謝。」

「多謝是什麼意思？」藍大先生又問：「是肯？還是不肯？」

「我只想走我自己的路。」楊錚說：「就算是條死路，我也要去走走看。」

藍大先生盯著他，搖頭苦笑。

「像你這種人，我實在應該讓你去死的，可是以後我說不定還會救你。」他說：「因為你實在像極了一個人。」

「什麼人？」

「一個我以前認得的朋友。」藍大先生彷彿有很多感慨：「他雖然不能算好人，卻是我的朋友，他一生中也該只有我這一個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也不配做你的朋友。」楊錚說：「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會有機會報答，所以你以後也不必再救我。」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拉起呂素文的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了很遠之後，呂素文才忍不住說：「我知道你絕不是不知好歹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他？」她問楊錚：「是不是因為你知道青龍會的勢力太大，不願意連累別人？」

楊錚不開口。

呂素文握緊他的手：「不管怎麼樣，我已經跟定了你，就算你走的真是條死路，我也跟你走。」

楊錚仰面向天，看著天上閃爍的星光，長長吐出口氣。

「那麼我們就先回家去。」

「回家？」呂素文道：「我們哪裡有家？」

「現在雖然沒有，可是以後一定會有的。」

呂素文笑了，笑容中充滿柔情密意：「我們以前也有過家的，你一個家，我一個家，可今後我們兩個人就只能有一個家了。」

是的，以後他們兩個人只能有一個家了──如果他們不死，一定會有一個家的。

一個小而溫暖的家。

### （三）

狄青麟的家卻不是這樣子的。

也許他根本沒有家，他有的只不過是一座巨宅而已，並不是家。

他的宅第雄偉開闊宏大，卻總是讓人覺得有種說不出的冷清陰森之意，一到了晚上，就連福總管都不太敢一個人走在園子裡。

福總管不姓福，姓狄。

狄福已經在侯府呆了幾十年了，從小廝熬到總管並不容易。

他知道小侯是跟「應先生」一起回來的，現在雖然沒有看見應先生，卻絕不會問，也不敢問。因為他看得出小侯爺和應先生之間一定有種很特別的關係。

他絕不想知道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就算他知道也要裝作不知道，而且一定要想法子趕快忘記。

狄青麟每次回來都要先到他亡母生前的佛堂裡去靜思半日，在這段時候，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去打擾他，沒有任何人例外。

狄太夫人未入侯門前是江湖中有名的美女，也是江湖中有名的俠女，一手仙女劍法據說已盡得峨嵋派掌門「梅師太」的真傳。

她嫁給老侯爺之後，還時常輕騎簡從，仗劍去走江湖，重溫昔日的舊夢。

可是等到生下小侯爺後，她就專心事佛，有時經年都不肯走出佛堂一步。

老侯爺去世不久，太夫人也去了，他們享盡人間榮華富貴，死時又完全沒有痛苦。

但是他們活著的時候好像也並不十分快樂。

小侯爺回來之後的第二天晚上，才召見福總管，詢問一些他不能不問的事，其實並沒有什麼事值得問的。

這次他出門之後，小侯府卻出了件怪事。

「前些日忽然有人送了九百石大米來，我本來不敢收，可是送米來的卻說，這是小侯爺一位至交好友『龍大爺』特別地送來給了小侯爺添福添壽的。」福總管說：「所以我也不敢不收。」

──九百石大米究竟有多少米，能夠餵飽多少人？

這問題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得出。

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恐怕一輩子都沒有看過這麼多大米，能把九百石大米一下送給別人的人，恐怕也屈指可數了。

狄小侯卻不動聲色，只淡淡地問：「米呢？」

「都已搬到老侯爺準備出征時屯糧養兵的那間大庫房去了。」福總管說：「小侯爺沒有回來，誰也沒有去動過。」

狄青麟點點頭，表示很滿意。

福總管又說：「今天早上有兩位客人來找小侯爺，也說是小侯爺的好朋友，而且就是送米的那位龍大爺派來的，所以我也不敢不留下他們。」

狄青麟也不覺得意外，只問他：「人呢？」

「人都在聽月小築。」

月無聲，月怎麼能聽？

就是月無聲，所以也能聽，聽的就是那無聲的月、聽的就是那月的無聲。

──有時候無聲豈非更勝於有聲？

### （四）

沒有月，卻有星，星光靜靜地灑在窗紙上。

月無聲，星也無語。

聽月小築的雅室裡靜靜地坐著兩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裡喝酒，喝的是「女兒紅」，花四爺喝得不多，另外一個人喝的卻不少，好像很少有機會能喝到這種江南美酒。

狄青麟進門時，兩個人都站起相迎，花四爺第一句話就問：「龍爺送來的那九百石米，小侯爺收到了沒有？」

以花四爺做人的圓滑有禮，本來至少應該先客套寒暄幾句的，可是他一見面就問這九百石米，這本是別人送給狄青麟的，跟他全無關係，但他卻好像看得比狄青麟還重。

「前兩天我就收到了。」狄小侯說：「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動過。」

「那就好極了。」花四爺鬆了口氣，展顏而笑：「小侯爺想必已猜出這些米是怎麼來的？」

狄青麟淡淡地笑了笑：「如果是米，當然是從田裡種出來的，如果米袋裡邊藏著些銀鞘子，那就難說得很了。」

花四爺大笑：「小侯爺果然是人中之傑，我早就知道什麼事都瞞不過小侯爺的。」

他壓低聲音，又說：「青龍會的開銷浩大，有時候我們也不能不做些沒本錢的生意，只不過一定要做得天衣無縫，而且不能留下後患。」

狄青麟微笑：「這次你們就做得很不錯。」

花四爺替狄小侯倒了杯酒。

「可是這次我們不能不來麻煩小侯爺，因為這批貨太扎眼，暫時還不便運回去，只有先寄放在小侯爺的府上，才萬無一失。」

「我明白。」狄青麟淡淡地說：「你們要拿回去時，我保證連一兩都不會少。」

「當然不會少。」花四爺賠笑：「主辦這件事的『三月堂』堂主，對小侯爺也一向仰慕得很，一定會趕來當面向小侯爺道謝。」

──青龍會的三百六十個分舵，分屬於十二堂。

狄小侯先不問這位堂主是誰，卻去問另外那個酒已喝得不少的人。

「你這次入關，也是為了這件事？」

「是的。」這個人也陪笑說：「這次計劃就像是條鏈子，每一環都扣得很緊，我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其實並沒有做什麼事。他的身材高大，相貌威武，正是落日馬場的二總管裘行健。」

花四爺又笑了笑：「最妙的是，我們這次計劃，無意中碰巧也替小侯爺做了一點事。」

「哦？」

「現在我們已經把黑鍋讓楊錚背上了，官府已經限期十天拿人追贓。」花四爺笑得非常愉快：「不要說一個十天，一百個十天也追不回去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楊錚這個人恐怕早已不見了。」花四爺說：「官府當然會以為他拐款潛逃，跟我們已經完全沒有關係。」

「他怎麼會忽然不見？」

「因為我已經請總舵派出兩位高手。」花四爺笑得更愉快：「以他們兩位手腳之俐落，經驗之豐富，要殺個把人是絕不會留下一點痕跡來的。」

「你認為他們已足夠對付楊錚？」

「足足有餘。」

狄青麟淺淺地啜了一口酒，淡淡地說：「那麼你最好還是趕快準備去替他們兩位收屍吧！」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低估了楊錚。」狄青麟說：「無論誰低估了自己的對手，都是個致命的錯誤，這種錯誰都犯不得的。」

他忽然轉過頭面對窗戶：「四月堂的王堂主，你的意思如何？」

窗外果然有人歎了口氣：「我的意思也跟小侯爺一樣，」這個人說：「因為我已經替他們收過屍了。」

風吹窗戶，一個魁偉高大的人輕巧地從窗外飄然而入，果然是青龍會的四月堂堂主，果然姓王。

主持這次劫鏢計劃的人，赫然竟是護鏢的「中原」鏢局總鏢頭王振飛。

狄青麟並不意外，花四爺卻很驚訝：「小侯爺怎麼會想到四月堂的堂主就是他？」

「因為只有王總鏢頭才有機會把鏢銀從容掉包。」狄青麟說：「但是劫鏢時他絕不能在場，所以裘總管才特地從關外趕來賣馬，寶馬金刀愛馬成癖，這種盛會當然不會錯過的。」

他笑了笑：「就正如萬君武也絕不會錯過的。」

──所以這次春郊試馬，不但使王振飛有了不在劫鏢現場的理由。也讓狄青麟有了刺殺萬君武的機會。

狄青麟舉杯敬裘行健：「所以裘總管這一環實在是非常重要的，裘總管也不必妄自菲薄。」

「小侯爺，你真行。」裘行健一飲而盡：「我佩服你。」

「但是這趟鏢也不能就這樣走，當然一定要找回來，而且絕不能由王總鏢頭自己去找回來。」狄青麟說：「這趟鏢本來就是官銀，由官府自己找回去當然再好也沒有，等到官府發現鏢銀被掉包，那已經是他們自己的事了，已經有人替他們背黑禍。」

狄小侯又啜了口酒：「這計劃的確妙極，唯一的遺憾是，替他們背黑鍋的楊錚還活著。」

王振飛把花四爺的酒杯拿過去，連飲三杯。

「他能活到現在，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王振飛說：「幸好他活不長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有人去殺他了。」

「這次你們又派出了什麼樣的高手？」狄青麟冷冷地問。

「這次不是我們派出去的，我們也派不出那樣的高手。」

「哦？」

「他要殺楊錚，只因為他認出了楊錚是他一個大仇人的後代。」王振飛說：「而且是他主動來找我打聽楊錚的行蹤。」

「他為什麼會找到你？」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找到我，大概是因為他知道我的鏢銀被掉了包，嫌疑最大的就是楊錚。」王振飛說：「他本來就是個神通廣大的人，知道的事本來就比別人多。」

狄青麟的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盯著王振飛問：「這個人是誰？」

「就是名震天下的『神眼神劍』藍一塵，藍大先生。」

「哦！」花四爺的眼睛睜得比平常大了一倍。

狄青麟歎了口氣：「如果是他，那麼楊錚這次真是死定了。」

### （五）

這時候楊錚還沒有死。

他正在用力敲一家人的門，敲得很急，就好像知道後面已有人追來，只要一追到，就隨時可以將他刺殺於劍下。

## 黯然銷魂處

### （一）

「快刀」早已醒了。楊錚一開始敲他的門，他就醒了。

但是他沒有去應門。

刀就在他的枕下，他輕輕按動刀鞘吞口上的機簧，慢慢地拔出刀，赤著足跳下床，從後窗掠出，翻過後院的牆，繞到前門。

一個他從未見過的人，正在用力敲他的門，十幾尺外的一棵大樹後，還躲著一個人。

他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來幹什麼的，如果要對他不利，就不該這麼樣用力敲門。

這一點他能想得通，可是他不願冒險。

他決定先給這個人一刀，就算砍錯了，至少總比別人砍錯了的好。

──這就是江湖人的想法，因為他們也要生存。

──一個江湖人要生存下去並不容易。

楊錚還在敲門，他相信屋裡的人絕不會睡得這麼死。他也知道「快刀」方成是萬大俠最得意的弟子。但是方成這一刀砍空了。

刀光一閃起，楊錚已翻身退了出去。

刀快，楊錚的反應更快，而且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證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拿出了一張照會各縣方便行事的海捕公文。

方成很驚訝。

「想不到你真是個捕頭。」他說：「想不到六扇門裡的鷹爪孫也有你這樣的身手。」

楊錚苦笑：「如果剛才你一刀砍掉了我的腦袋怎麼辦？」

方成回答很乾脆：「那我就挖個坑把你埋了，把躲在那邊樹後的那個朋友也一起埋了，誰叫你半夜三更來敲我大門的！」

他是個直爽的人，所以楊錚也很直爽地告訴他：「我來找你，只因為我想來問你，萬大俠究竟是怎麼死的？」

「大概是因為酒喝得太多，」方成黯然歎息：「他老人家年紀越大，越要逞強，連喝酒都不肯服輸。」

「聽說他死的時候正在方便？」楊錚問：「你們為什麼沒有跟去照顧？」

「因為他老人家一喝多就要吐，吐的時候絕不讓別人看見。」

「他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子的。」方成又歎息：「如果我們勸他少喝點，他就要罵人。」

「知道他有這種習慣的人多不多？」

「大概不少。」

「那次花四爺請的客人多不多？」

「客人雖然不少，能被花四爺請到後面去的人卻沒有幾個。」

「有哪幾個人？」

「除了我們之外，好像只有『中原』的王振飛總鏢頭和狄小侯。」

方成說：「別的人我都記不太清楚了。」

「萬大俠去方便的時候，王總鏢頭和狄小侯在什麼地方？」

「王老總還在，狄小侯卻早就帶著個大美人回房去了。」

楊錚早就發覺自己的心又開始跳得很快，一直握緊雙拳控制著自己，沉住氣問：「萬大俠和狄小侯之間有沒有什麼過節？」

「沒有。」方成毫不考慮就回答：「非但沒有過節，而且還很有好感，狄小侯還送給我師傅一匹價值萬金的寶馬」

「萬大俠去世後，狄小侯是不是就帶著那位美人走了。」

「第二天就走了。」

「在花四爺的牡丹山莊裡，有沒有人打過那位美人的主意？」

「狄小侯的女人誰敢動？」方成說得很坦白：「就算有人想動也動不了的。」

楊錚本來已經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可問了，可是方成忽然又說：「如果你懷疑我師傅是死在別人手裡的，你就錯了。」方成說得很肯定，「他老人家一生胸襟開闊，待人以誠，除了和青龍會有一點小小的過節外，絕沒有任何仇家。」

楊錚的瞳孔立刻收縮，雙掌握得更緊。

「一點小小的過節？是什麼過節？」

「其實也不能算什麼大不了的過節，」方成說：「我也只不過聽他老人家偶然說起，青龍會一直想要他老人家加入，他老人家一直不肯。」

方成又補充：「可是青龍會一直都沒有正面和他老人家起過衝突。」

楊錚站在那裡發了半天呆，忽然抱了抱拳：「謝謝你，對不起，再見。」

方成卻攔住了他：「你這是什麼意思？」

楊錚的回答很絕：「謝謝你是因為你告訴我這麼多事，對不起是因為我吵醒了你，再見了意思就是說我要走了。」

「你不能走！」方成板著臉說：「絕對不能走。」

「為什麼？」

「因為你吵醒了我，我已經睡不著了。」方成說：「不管怎麼樣，你都要陪我喝兩杯才能走。」

楊錚歎了口氣。

「這兩天我天天吃鹹菜硬餅，吃得嘴裡都快淡出個鳥來了，我實在想吃你一頓。」他歎著氣說：「只可惜有個人絕不肯答應的。」

「誰不肯答應？」

「就是躲在大樹後面的那個人。」

「你怕他？」

「有一點。」楊錚說：「也許還不止一點。」

「你為什麼要怕他？」方成不服氣：「他是你的什麼人？」

「他也不是我的什麼人，」楊錚說：「只不過是我的內人而已。」

他還特別解釋：「內人的意思就是老婆。」

方成站在那裡盯著他看了半天，忽然也抱了抱拳，說：「謝謝你，對不起，再見。」

「你這是什麼意思？」楊錚也忍不住問。

「謝謝你是因為你肯把這種丟人的事告訴我，對不起是因為我寧可睡不著也不要一個怕老婆的人陪我喝酒，」方成忍住笑，故意板著臉說：「再見的意思就是你請走吧！」

楊錚大笑。

這麼多天來，只有這一次他是真心笑出來的！

### （二）

夜深，聽月小築的人卻未靜，因為一缸女兒紅已經差不多被他們喝了下去。

計劃已完成，一百八十萬兩銀子已經在侯府的庫房裡，楊錚已將死在藍大先生的劍下。

大家都很愉快。

只有狄青麟例外，這個世界上好像已經沒有什麼能讓他覺得愉快和刺激的事了。

在一缸酒還沒有喝完之前，他又問王振飛：「你相信藍大先生一定能找到楊錚？」

「一定。」

「楊錚的行蹤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已經到縣衙裡的簽押房去看過他的履歷檔案。」

王振飛說：「趙頭兒帶我去的。」

──趙正無疑也是這條鏈子其中的一環，所以他故意將倪八的行蹤告訴楊錚，自己卻遲遲不來，絕不想和楊錚爭功。

「楊錚是大林村的人，從小就和他寡母住在村後那片大樹林外面，如玉也是那個村子裡的人。」王振飛說：「這次他是帶如玉一起走的，他要調查這件案子，總不能帶著個姑娘在身邊，一定會先把如玉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王振飛又道：「他的兄弟都已被關在牢裡，他根本沒有別的可靠朋友，根本沒有地方可去，所以我算準他一定會先把如玉送回他的老家，他們走的也正是回大林村的那條路。」

他算得的確很準。

他能夠坐上青龍會屬下堂主的交椅，並非僥倖，要當中原鏢局的總鏢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敢保證，明天這個時候，楊錚一定會回到大林村，一定已經死在藍山古劍下了。」

### （二）

第二天的黃昏，楊錚果然帶著如玉回到了他們的故鄉。

青梅子、黃竹馬，赤著腳在小溪裡捉魚蝦，縮著脖子在雪地裡堆雪人，手拉著手奔跑在遍地落葉的秋林。

多麼愉快的童年！多麼甜蜜的回憶。

就像是做夢一樣，他們手拉著手回到這裡，故鄉的人是否無恙？

他們並沒有回到村裡去，卻繞過村莊，深入村後的密林。

秋雨初歇，樹林裡陰暗而潮濕，白天看不見太陽，晚上也看不見星辰，就算是村裡的人也不敢入林太深，因為只要一迷路就難走得出去，楊錚不怕迷路。

他從小就喜歡在樹林裡亂跑，到了八九歲時，更是每天要到這片樹林裡來逗留一兩個時辰，有時連晚上都會偷偷地溜出去。

誰也不知道他在樹林裡幹什麼，他也不讓任何人跟他一起，就連呂素文都不例外。

這是他第一次帶她來。

他帶著她在密林裡左拐右拐，走了半個多時辰，走到一條隱藏在密林最深處的泉水旁，就看到了一棟破舊而簡陋的小木屋。

呂素文雖然也是在這村子裡生長的，卻從來沒有到這地方來過。

木屋的小門上一把生了銹的大鎖，木屋裡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個粗碗，一盞瓦燈和一個紅泥的火爐，每樣東西都積滿了灰塵，屋角蛛網密結，門前青苔厚綠，顯然已經有很久沒人來過。

以前有人住在這裡時，他的生活也一定過得十分簡樸、寂寞、艱苦。

呂素文終於忍不住問楊錚：「這裡是什麼地方？你怎麼會找到這裡來的？」

「因為我以前天天到這裡來。」楊錚說：「有時候甚至一天來兩次。」

「來幹什麼？」

「來看一個人！」

「什麼人？」

楊錚沉默了很久，臉上又露出那種又尊敬又痛苦的表情，又過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是來看我父親的。」楊錚輕捶著窗前的苔痕：「他老人家臨終前的那一年，每天都會站在這個窗口，等我來看他。」

呂素文吃了一驚。

楊錚還在襁褓中就逃入大林村，他的母親一直孀居守寡，替人洗衣服做針線來養她的兒子，呂素文從來不知道楊錚也有父親。她想問楊錚，他的父親為什麼要一個人獨居在這密林裡不見外人。

但是她沒有問。

經過多年風塵歲月，她已經學會為別人著想，替別人保守秘密，絕不去刺探別人的隱私，絕不問別人不願回答的問題。

楊錚自己卻說了出來。

「我的父親脾氣偏激，仇家遍佈天下，所以我出生之後，他老人家就要我母親帶我躲到大林村。」楊錚淒然道：「我八歲的時候，他老人家自己又受了很重的內傷，也避到這裡來療傷，直到那時候，我才看見他。」

「他老人家的傷有沒有治好？」

楊錚黯然搖頭：「可是他避到這裡來之後，他的仇人們找遍天下也沒有找到他，所以我帶你到這裡來，因為我走了以後，也絕對沒有人能找得到你。」

呂素文的嘴唇忽然變得冰冷而顫抖，但卻還是勉強壓制著自己。

她是個非常懂事的女人，她知道楊錚這麼說一定有理由的，否則他怎麼會說他要走？

他本來寧死也不願離開她的。

天暗了，燈裡的油已燃盡，呂素文在黑暗中默默地擦拭屋裡的積塵。

楊錚卻翻開地上的一塊木板，從木板下的地洞裡提出個生了銹的鐵箱子。

鐵箱裡居然有個火折子。

他打亮了火折，呂素文就看見了一件她從未見過的武器。

### （三）

一間極寬闊的屋子，四壁雪白無塵，用瓷磚舖成的地面，明潔如鏡。

屋子裡什麼都沒有，只有兩個蒲團。

應無物盤膝坐在一個蒲團上，膝頭上橫擺著那根內藏蛇劍的青竹杖，彷彿像老僧入定，物我兩忘。

狄青麟也盤膝坐在另一個蒲團上，兩人對面相坐，也不知道已經坐了多久。

窗外天色漸暗，狄青麟忽然問應無物：「你是不是見到過楊恨？」

「十八年前見過一次。」應無物說：「那一次我親眼見到他在一招間就把武當七子中的明非子的頭顱鉤下，只不過他以為我看不見而已，否則恐怕我也活不到現在了。」

「他的武功真的那麼可怕？」

「他的武功就像他的人一樣，偏激狠辣，專走極端。」應無物道：「他的武器也是種專走偏鋒的兵刃，和江湖中各門各派的路數都不一樣，江湖中也從未有人用過那種武器。」

「他用的是什麼兵刃？」

「是一柄鉤，卻又不是鉤。」應無物道：「因為那本來應該是一柄劍，而且是應該屬於藍一塵的劍。」

「為什麼？」

「藍一塵平生最愛的就是劍，那時候他還沒有得到現在這柄藍山古劍，卻在無意中得到一塊號稱『東方金鐵之英』的鐵胎。

那時江湖中能將這塊鐵胎剖開，取鐵煉鋼淬劍的人並不多。

藍一塵找了多年，才找到一位早已退隱多年的劍師，他一眼就看出了這塊鐵胎的不凡，而且自稱絕對有把握將它淬煉成一柄吹毛斷髮的利器。

他並沒有吹噓，七天之內他就取出了鐵胎中的黑鐵精英。

煉劍卻最少要三個月。

藍一塵不能等，他已約好巴山劍客論劍於滇南華山之巔。

這時候他已經對這位劍師絕對信任，所以留下那塊精鐵就去赴約了。那時他還不知道這位劍師之所以要退隱，只因為他有癲癇病，時常都會發作，尤其是緊張時更容易發作。

煉劍時一到爐火純青，寶劍已將形成的那一瞬間，正是最重要最緊張的一刻，一柄劍是成敗利鈍，就決定在那一瞬間。」

應無物說到這裡，狄青麟已經知道那位劍師這次可把劍煉壞了。

「這次他竟將那塊精鐵煉成了一把形式怪異的四不像。」應無物道：「既不像刀，也不像劍，前鋒雖然彎曲如鉤，卻又不是鉤。」

「後來呢？」

「藍一塵大怒之下，就逼著那位劍師用他自己煉成的這樣怪東西自盡了！」應無物說：「藍一塵又憤怒、又痛心，也含恨而去，這柄怪鉤就落在附近一個常來為劍師烹茶煮酒的貧苦少年手裡，誰也想不到他竟用這柄怪鉤練成了一種空前未有的怪異武功，而且用它殺了幾十位名滿天下的劍客。」

「這個貧苦少年就是楊恨？」

「是的，」應無物淡淡地說：「如果藍一塵早知道有這種事，恐怕早已把他和那位劍師一起投入煉劍的洪爐裡去了。」

夜色已臨，三十六個白衣童子，手裡捧著七十二架點著蠟燭的青銅燭台，靜悄悄地走進來，將燭台分別擺在四壁，又垂手退了出去。

狄青麟忽然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向應無物伏身一拜，恭恭敬敬地說：「弟子狄青麟第十一次試劍，求師傅賜招。」

### （四）

火折一打著，鐵箱裡就有件形狀怪異的兵刃，閃起了一道寒光，直逼呂素文的眉睫。

她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忍不住問：「這是什麼？」

「這是種武器，是我父親生前用的武器。」

楊錚神情黯然：「這也是我父親唯一留下來給我的遺物，可是他老人家又再三告誡我，不到生死關頭，非但絕不能動用它，而且連說都不能說出來。」

「我也見到過不少江湖人，各式各樣的兵刃武器我都見過，」呂素文說：「可是我從來也沒有看見像這樣子的。」

「你當然沒有見到過。」楊錚說：「它本來就是件空前未有、獨一無二的武器。」

「這是劍、還是鉤？」

「本來應該是劍的，可是我父親卻替它取了個特別的名字，叫做離別鉤。」

「既然是鉤，就應該鉤住才對，」呂素文問：「為什麼要叫做離別？」

「因為這柄鉤無論鉤住什麼，都會造成離別，」楊錚說：「如果它鉤住你的手，你的手就要和腕離別；如果它鉤住你的腳，你的腳就和腿離別。」

「如果它鉤住我的咽喉，我就要和這個世界離別了？」

「是的。」

「你為什麼要用這麼殘忍的武器？」

「因為我不願離別，」楊錚凝視著呂素文：「不願和你離別。」

他的聲音裡充滿了一種幾乎已接近痛苦的柔情，「我要用這柄離別鉤，只不過為了要跟你相聚，生生世世都永遠相聚在一起，永遠不再離別。」

呂素文明白他的意思，也明白他對她的感情，而且非常明白。

可是她的眼淚還是忍不住流了下來。

幸好這時候火折子已經滅了，楊錚已經看不見她的臉，也看不清她的淚。

那柄寒光閃閃的離別鉤，彷彿也已消失在黑夜裡。

──如果它真的消失了多好？

呂素文真的希望它已經消失了，永遠消失了，永遠不再有離別鉤，永遠不再離別。

永遠沒有殺戮和仇恨，兩個人永遠這麼樣平和安靜地在一起，就算是在黑暗裡，也是甜蜜的。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楊錚才輕輕地問她：「你為什麼不說話？」

「你要我說什麼？」

「你已經知道我要走了，已經知道我要帶著這柄離別鉤和你別離，我這麼做雖然是為了要跟你永遠相聚，可是這一別也可能永遠無相聚之日，」楊錚說：「因為你也知道我的對手都是非常可怕的人。」

他的聲音彷彿非常遙遠，非常非常遙遠：「所以你可以說你不願一個人留在這裡，可以要我也留下來，既然沒有別人能找到這裡來，我們為什麼不能永遠留在這裡相聚在一起？」

密林裡一片沉寂，連風吹棄木的聲音都沒有，連風都吹不到這裡。

木屋裡也一片沉寂，不知道過了多久，呂素文才輕輕歎了口氣。

「如果我比現在年輕十歲，我一定會這樣說的，一定會想盡千方百計留下你，要你拋下一切，跟我在這種鬼地方過一輩子。」

如果她真的這樣做了，楊錚心裡也許反而會覺得好受些。

但是她很冷靜，這種令人心碎的冷靜，甚至會逼得自己發瘋。

一個人要討出多痛苦的代價才能保持這種冷靜？

楊錚的心在絞痛！她寧可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留在這個鬼地方，絕望地等待著他回來，也不願勉強留下他。

因為她知道他要去做的事是他非做不可的，如果她一定不願他去做，一定會使他痛苦悔恨終生。

她寧可自己忍受這種痛苫，也不願阻止她的男人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一個女人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做到這一點？

夜涼如水。楊錚忽然覺得有一個光滑柔軟溫暖的身子慢慢地靠近他，將他緊緊擁抱。

他們什麼話都沒有再說。

他們已互相沉浸在對方的歡愉和滿足中，這是他們第一次這麼親密，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次了。

冷風吹入窗戶，窗外有了微風。

呂素文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床上，身體裡仍可感覺到昨夜激情後的甜蜜，心裡卻充滿酸楚和絕望。

楊錚已經悄悄地走了。

她知道他走，可是她假裝睡得很沉，他也沒有驚動她。

因為他們都已不能再忍受道別時的痛苦。

桌上有個藍布包袱，他把剩下的糧食都留下給她，已經足夠讓她維持到他回來接她的時候。

期限已經只剩下七天，七天內他一定要回來。

如果七天後他還沒有回來呢？

她連想都不敢想，她一定要努力集中思想，不斷地告訴自己：「既然我們已經享受過相聚的歡愉，為什麼不能忍受別離的痛苦？未曾經歷過別離的痛苦，又怎麼會知道相聚的歡愉？」

## 第二部 鉤

鉤是種武器，殺人的武器，以殺止殺。

黎明前後

### （一）

黎明。

樹林裡充滿了清冷而潮濕的木葉芬芳，泥土裡還留著今年殘秋時的落葉。

可是明年新葉又會生出了。古老的樹木將又一次得到新的生命。

如果沒有枯葉，又怎麼會有新葉再生？

楊錚用一塊破布捲住了離別鉤，用力握在手裡，挺起胸膛大步前行。

──他一定要回來，七天之內他無論如何都要回來。

如果他不能回來了呢？

這問題他也連想都不敢去想，也沒法子想了，因為他已經感覺到一種逼人的殺氣。

然後他看見了藍大先生。

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藍一塵忽然間就已經出現在他的眼前，靜靜地站在那裡看著他，用一種非常奇怪的眼色看著他。

楊錚當然會覺得有一點意外，他問藍一塵：「你怎麼會來的？」

「我是一路跟著你來的。」藍一塵說：「想不到你真是楊恨的兒子。」

他的聲音裡也帶著很奇怪的感情，也不知是譏諷？是痛苦？還是安慰。

「我跟你來，本來還想再見他一面。」藍一塵歎息：「想不到他竟已先我而去。」

楊錚保持著沉默。

在這種情況下，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

藍大先生目光已移向他的手，盯著他手裡用破布捲住的武器。

「這是不是他留給你的離別鉤？」

「是的。」楊錚不能不承認，而且不願否認，因為他一直以此為榮。不管江湖中人怎麼說都沒有改變他對父親的看法。

他相信他的父親絕不是卑鄙的小人。

「我知道他一定會將這柄鉤留給你。」藍一塵說：「你為什麼一直不用它？是不是因為你不願讓別人知道你是楊恨的兒子？」

「你錯了。」

「哦？」

「我一直沒有用過它，只因為我一直不願使人別離。」

「現在你為什麼又要用了？」

楊錚拒絕回答。

這是他自己的事，他不必告訴任何人。

藍一塵忽然笑了笑：「不管怎麼樣，現在你既然已經準備用它，就不妨先用來對付我。」

楊錚臂上的肌肉驟然抽緊。

「對付你？」他問藍一塵：「我為什麼要用它來對付你？」

藍一塵冷冷地說：「現在我已經不妨告訴你，如果不是因為我，楊恨就不會受傷，也不會躲到這裡來，含恨而死。」

楊錚額角手背上都已有青筋凸起。

只聽「嗆」的一聲龍吟，藍山古劍已出鞘，森森的劍氣立刻瀰漫了叢林。

「我還有句話要告訴你，你最好永遠牢記在心。」藍一塵的聲音正如他的劍鋒那樣冰冷無情：「就算你不願讓人別離，也一樣有人會要你別離，你的人在江湖，根本就沒有讓你選擇的餘地。」

### （二）

曙色已臨，七十二根白燭已熄滅。

自從昨夜夜深，狄青麟拔出了那柄暗藏在腰帶裡的靈龍軟劍後，白燭就開始一根根熄滅，被排旋激盪的劍氣摧滅。

他們竟已激戰了一夜。

高手相爭，往往在一招間就可以解決，生死勝負往往就決定在一瞬間，可是他們爭的並不是勝負，更沒有以生死相拼。

他們是在試劍，試狄青麟的劍。

所以狄青麟攻的也不是應無物，而是這七十二根白燭。

他要將白燭削斷，要將每一根白燭都削斷。

可是他的劍鋒一到白燭前，就被應無物的劍光所阻。

燭光全被熄滅後，屋裡一片黑暗。

他們並沒有停下來，就算偶而停下，片刻後劍風又起。

現在曙色已從屋頂上的天窗照下來，狄青麟劍光盤旋一舞，忽然住手。

應無物後退幾步，慢慢地坐到蒲團上，看來彷彿已經很疲倦。

狄青麟的神色卻一點都沒有變，雪白的衣裳仍然一塵不染，臉上也沒有一滴汗。

這個人的精力就好像永遠都用不完的。

應無物眼彷彿又盲了，彷彿在看著他，又彷彿沒有看他。過了很久才問：「這次你是不是成功了？」

「是的。」狄青麟的臉上雖然沒有得意的表情，眼睛卻亮得發光。

──他怎麼能說他已成功？

──他攻的是白燭，可是七十二根白燭還是好好的，連一根都沒有斷。

應無物忽然歎了口氣。

「這是你第十一次試劍，想不到你就已經成功了。」他也不知是在喜歡，還是在感歎：「你讓我看看。」

「是。」

說出了這一個字，狄青麟就走到最近的一個燭台前，用兩根手指輕輕拈起一根白燭。

他只拈起了一半。

半根白燭被他拈起在手指上，另外半根還是好好地插在燭台上。這根白燭早就斷了，看起來雖然沒有斷，其實早已斷了。斷在被劍氣摧滅的燭蕊下三寸間，斷處平整光滑如削。

這根白燭本來就是被削斷的，被狄青麟的劍鋒削斷的。

白燭雖斷卻不倒，因為他劍鋒太快。

每一根白燭都沒有倒，可是每一根都斷了，都斷在燭蕊下三寸間，斷處都平滑如削，都是被他劍鋒削斷，就好像他是用尺量著去削的。

那時候屋子裡已完全沒有光，就算用尺量，也量得沒有這麼準。

應無物的臉色忽然也變得和他的眼色同樣灰暗。

狄青麟是他的弟子，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現在狄青麟的劍法已成，他本來應該高興才對。

但是他心裡卻偏偏又有種說不出的空虛惆悵，就好像一個不願承認自己年華已去的女人，忽然發現自己的女兒已經做了別人的新娘一樣。

過了很久很久，應無物才慢慢地說：「現在你已經用不著再怕楊錚了。就算他真是楊恨之子，就算楊恨復生，你也可將他斬於劍下。」

「可惜楊錚用不著我出手就已死定了。」狄青麟道：「現在他恐怕已經死在藍大先生手裡。」

應無物臉上忽然露出種無法形容的表情，盲眼中忽然又射出了光，忽然問狄青麟：「你知不知道上次我為什麼不殺楊錚？」

「因為你根本用不著自己出手。」狄青麟說：「你知道藍一塵一定不會放過他。」

「你錯了。」

應無物說：「我不殺他，只因為我知道藍一塵絕不會讓我動他的。」

狄青麟的瞳孔又驟然收縮。

「為什麼？」

「因為藍一塵是楊恨唯一的一個朋友。」應無物道：「楊恨平生殺人無算，仇家遍佈天下，就只有藍一塵這一個朋友。」

狄青麟什麼話都沒有再說，忽然大步走了出去，走過應無物身旁時，忽然反手一劍，由應無物的後背刺入了他的心臟。

### （三）

密林中雖然看不見太陽，樹梢間還是有陽光照射而下。

楊錚慢慢地將包紮在離別鉤外的破布一條條解開，解得非常慢，非常小心，就好像一個溫柔多情的新郎在解他害羞的新娘嫁衣一樣。

因為他要利用這段時期使自己的心情平靜。

他看見過藍大先生的出手，那一劍確實已無愧於「神劍」二字。

他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自己能擊敗這柄神劍，可是現在他一定要勝。

因為他不能死，絕不能死。

最後一條破布被解開時，楊錚已出手，用一種非常怪異的手法，從一個讓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反鉤出去，忽然間已改變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江湖中很少有人看見過這種手法，看見過這種手法的人多數都已和人間離別了。

藍大先生的古劍卻定如藍山。

他好像早已知道楊錚這種手法的變化，也知道這種變化之詭異複雜絕不是任何人能想像得到的，也絕非任何人所能招架抵擋。

所以他以靜制動，以定制變，以不變應萬變。

但是他忘記了一點。

楊恨縱橫江湖，目空天下，從未想到要用自己的命去拼別人的命。

他根本沒有必要去拼命。

楊錚卻不同。

他已經發現自己隨便怎麼「變」都無法勝過藍大先生的「不變」。

──有時「不變」就是「變」，比「變」更變得玄妙。

楊錚忽然也不變了。

他的鉤忽然用一種絲毫不怪異的手法，從一個任何人都能想得到的部位刺了出去。

他的鉤刺出去時，他的人也撲了過去。

他在拼命。

就算他的鉤一擊不中，可是他還有一條命，還可以拼一拼。

他不想死。

可是到了不拼命也一樣要死的時候，他也只有去拼了。

這種手法絕不能算處什麼高明的手法，在離別鉤複雜奧妙奇詭的變化中，絕沒有這種變化。

就因為沒有這種變化，所以才讓人想不到，尤其是藍一塵更想不到。

他對離別鉤的變化太熟悉了，對每一種變化他都太熟悉了。

在某種情況下，對某一件事太熟悉也許還不如完全不熟悉的好。

──對人也是一樣，所以出賣你往往是你最熟悉的朋友，因為你想不到他會出賣你，想不到他會忽然有那種變化。

現在正是這種情況。

楊錚這一招雖勇猛，其中卻有破綻，藍一塵如果即時出手，他的劍無疑比楊錚快得多，很可能先一步就將楊錚刺殺。

但是身經百戰的藍大先生這一次卻好像有點亂了，竟沒有出手反擊，卻以「旱地拔蔥」的身法，硬生生將自己的身子凌空拔起。

這是輕功中最難練的一種身法，這種身法全憑一口氣。

他本來完全沒有躍起準備的，所以這一口氣提上來時就難免慢了一點，雖然相差最多也只不過在一剎那間，這一剎那間卻已是致命的一剎那。

他可以感覺到冰冷的鉤鋒已鉤往了他的腿。

他知道他的腿已將與他的身子離別了，永遠離別。

鮮血飛濺，血光封住了楊錚的眼。

等他再睜開眼時，藍一塵已倒在樹下，慘白的臉上已全無血色，一條腿已齊膝而斷。

縱橫江湖的一代劍客。竟落得如此下場。

楊錚心裡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憐憫，但是他也沒有忘記他父親臨死前的悲憤與悒鬱。

他衝過去問藍一塵：「我父親跟你有什麼仇恨？你為什麼要將他傷得那麼重？」

藍一塵看著他，神眼己無神，慘白的臉上卻露出一抹淒涼的笑意。

「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他的聲音低而虛弱：「那一年的九九重陽，我被武當七子中還沒有死的五個人一路追殺，逃到終南絕頂忘憂崖。」

危崖千丈，下臨深淵，已經是絕路，藍一塵本來已必死無疑。

「想不到你父親居然趕來了，和我並肩作戰，傷了對方四人，最後卻還是中了無根子一著內家金絲綿掌。」藍一塵黯然道：「如果不是為了救我，他是絕不會受傷的。其實他並不欠我什麼，我將那柄鉤送給他時，只不過因為我覺得那已是廢物，想不到你父親竟將他練成一種天下無雙的利器。」

楊錚臉色慘變，冷汗已濕透衣裳。

「他受傷，只因為他要救你？」

「是的。」藍一塵說：「他的師傅是位劍師，雖然因為煉壞我一塊神鐵而含羞自盡，卻不是被我逼死的。自從我埋葬了他的師傅，將那柄殘鉤送給他之後，他就一直覺得欠我一份情，他知道武當七子與我有宿怨，就先殺了七子中的明是和明非。」

藍一塵長歎：「他雖然脾氣不好，卻是條恩怨分明的好漢。」

楊錚的心彷彿已被撕裂。

他的父親是條恩怨分明的好漢，他卻將他父親唯一的恩人和朋友重傷成殘廢。

他怎麼能去見他的亡父於地下？

藍大先生對他卻沒有一點怨恨之意，反而很溫和地告訴他。

「我知道你心裡在怎麼想，可是你也不必因為傷了我而難受，我這條命本來就是你救回來的。」他說：「那一次如果沒有你，我已死在應無物劍下。」

他苦笑道：「因為我的眼力早已不行了，我處處炫耀我的神眼。為的就是要掩飾這一點，那天晚上無星無月，我根本已看不見應無物出手，他一拔劍，我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就好像十年前我被武當七子追到忘憂崖時一樣。」

他的聲音更虛弱，掙扎著拿出個烏木藥瓶，將瓶中藥全都嚼碎，一半敷在斷膝上用衣襟紮好，一半吞了下去，然後才說：「所以現在我已欠你們父子兩條命了，一條腿又算什麼？」藍大先生說：「何況你斷了我這條腿，也算是幫了我一個忙。」

他居然還笑了笑：「自從那次忘憂崖一戰之後，我就想退出江湖了，但是別人卻不讓我退，因為我是藍一塵，是名滿天下的神眼神劍，每年都不知有多少人要殺我成名，逼我出手，應無物只不過是其之一而已。」

人在江湖，尤其是像他那樣的人，就好像是一匹永遠被人用鞭子在策趕著的馬，非但不能退，連停都不能停下來。

「但是現在我已經可以休息了。」藍先生微笑道：「一個只有一條腿的劍客，別人已經不會看在眼裡了，就算戰勝了我，也沒有什麼光采，所以我也許還可以因此多活幾年，過幾年太平日子。」

他說的是實話。

但是楊錚並沒有因為聽到這些話而覺得心裡比較舒服些。

「我會還你一條腿。」楊錚忽然說：「等我的事辦完，一定會還給你。」

「你要去做什麼事？」藍一塵問他：「是不是要去找狄青麟和王振飛？」

「你怎麼知道？」

「你的事我都很清楚。」藍大先生說：「我也知道王振飛是青龍會的人，因為我親眼看見他去替那兩個青龍會屬下的刺客收屍，我又故意去找他探聽你的消息，他果然很想借我的刀殺了你。」

他又微笑：「因為江湖中人都以為那位劍師是被我逼死的，除了應無物之外，從來沒有人知道我和楊恨的交情。」

楊錚沉默。

藍大先生又說：「我還知道你曾經去找過『快刀』方成。從他告訴你的那些事上去想，你一定會想到萬君武是死在狄青麟手裡的，只因為他始終不肯加入青龍會，『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青龍會要殺萬君武，只有讓狄青麟去動手才不會留下後患。由此可見，狄青麟和青龍會也有關係。」

他的想法和判斷確實和楊錚完全一樣，只不過其中還有個關鍵他不知道。

楊錚本來一直都找不出狄青麟為什麼要殺思思的理由。

現在他才想通了。

那時思思無疑是狄青麟身邊最親近的人，狄青麟的事只有她知道得最多。

萬君武死的時候，狄青麟一定不在她身邊。

她是個極聰明的女人，不難想到萬君武的死和狄青麟必定有關係。

她一直想纏住狄青麟，很可能會用這件事去要挾他。為了要抓住一個男人，有些女人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可惜她看錯了狄青麟這個人了。

所以她就從此消失。

這些都只不過是楊錚的猜想而已，他既沒有親眼看見，也沒有證據。

但是除此之外，他實在想不出狄青麟有什麼理由要殺思思。

如果他只不過不想被她纏住，那麼他最少有一百種法子可以拋開她，又何必要她的命？

藍大先生只知道楊錚要尋回被掉包的鏢銀，並不知道他還要查出思思的死因。

所以他只不過替楊錚查出了一點有關王振飛和青龍會的秘密。

他自己也想不到他查出的這一點不但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而且是一條線。

──萬君武的死，思思的死，蓮姑的死，如玉的危境，要殺她的小葉子，鏢銀的失劫，銀鞘的掉包，青龍會的刺客，為刺客收屍的人，被掉包後鏢銀的下落。這些事本來好像完全沒有一點關係，現在卻都被這一條線串連起來了。

烏木瓶裡的藥力已發作。

一個經常出生入死的江湖人，身邊通常都會帶著一些救傷的靈藥，有些是重價購來，有些是好友所贈，有些是自己精心配製，不管是用什麼方法得來的，都一定非常有效。

藍大先生的臉色已經好得多了。

「剛才我故意激怒你，逼你出手，就因為要試試你已經得到你父親多少真傳。」他說：「離別鉤的威力，一定要在悲憤填膺時使出來才有效。」

他的腿雖然也因此而離別，但是他並不後悔。

能在一招間刺斷藍大先生一條腿的人，普天之下也沒有幾個。

「以你現在的情況，王振飛已不足懼。」藍一塵說：「真正可怕的是應無物和狄青麟。」

「應無物和狄青麟之間也有關係？」

「非但有關係，而且關係極密切。」藍一塵道：「江湖中甚至有很多人在謠傳，都說應無物是狄青麟母親未嫁時的密友。」

「謠傳不可信。」楊錚道：「我就不信。」

藍大先生眼中露出讚賞之色，他已經發現他的亡友之子也是條男子漢，不探人隱私，不揭人之短，也不輕信人言。

「可是不管怎麼樣，狄青麟都一定已經得到應無物劍法的真傳。」

藍一塵道：「現在說不定連應無物都不是他的對手。」

「我會小心他的。」

藍大先生沉思著，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沉聲道：「如果狄青麟的劍真的已勝過應無物，你就有機會了！」

「為什麼？」

「因為在一個世襲一等侯的一生中，絕不能容許任何一個人在他身上留下一點污點。」藍大先生道：「如果應無物已經不是他的對手，對他還有什麼用？」

楊錚的雙拳握緊：「狄青麟真的會做這種事？」

「他會的。」藍一塵道：「你的身世性格都和他完全不同，所以你永遠不能瞭解他的想法和做法。」他忽然歎了口氣：「要做狄青麟那樣的人也很不容易，他也有他的痛苦。」

──誰沒有痛苦？

──只要是人，就有痛苦，只看你有沒有勇氣去克服它而已，如果你有這種勇氣，它就會變成一種巨大的力量，否則你只有終生被它踐踏奴役。

藍大先生慢慢地移動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

「現在你已經可以走了，讓我好好休息。」他閉上眼睛：「不管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等你活著回來再說也不遲。」

「你能活著等我回來？」

藍大先生笑了笑：「直到現在為止，我能活下去的機會是比你大得多。」

楊錚深深地吸了口氣，轉過身，大步走出了這個陰暗的樹林。

樹林外，陽光正普照著大地，

陽光如此燦爛輝煌，生命如此多彩多姿，他相信藍大先生一定能照顧自己，一定能活下去的。

但是他對自己的生死卻完全沒有把握。

## 天意如刀

### （一）

陽光升起，照射著密林外那條崎嶇不平的小路，也同樣照射著侯府中那條寬闊華麗的長廊。

只有陽光是最公平的，不管你這個人是不是快死了，都同樣會照在你身上，讓你覺得光明溫暖。

楊錚走在陽光下的時候，狄青麟也同樣走在陽光下。

雖然他已經過一夜激戰，卻還是覺得精神抖擻、容光煥發，還可以去做很多事。

他的精力彷彿永遠用不完的，尤其是在他自己對自己覺得很滿意的時候。

他對他剛才反手刺出的那一劍就覺得非常滿意。

那一劍無論速度、力量、部位、時機，都把握得恰到好處，甚至可以說已經到達劍術的頂峰。

能做到這一點絕非僥倖，他也曾付出過相當巨大的代價。

現在他決定要去好好的享受享受，這是他應得的。

因為他又勝了。

勝利彷彿永遠都屬於他。

小青也已屬於他。

花四爺來的時候，又把她帶來了，現在一定正滿懷渴望地等著他。

一想起這個女人水蛇般扭動的腰肢和臉上那種永遠帶著饑餓的表情，狄青麟就會覺得有一股熱意自小腹間升起。

這才是真正的享受。

對狄青麟來說，除了生與死之外，世上沒有任何事比這種享受更真實。

殺人非但沒有使他虛弱疲倦，反而使他更振奮充實，每次殺人後他都是這樣子的。

──女人為什麼總是好像和死亡連在一起？

他一直覺得女人和死亡之間，總是好像有某種奇異而神秘的關係。

長廊走盡，他推開一扇門走進去，小青就赤裸著投入他懷裡。

數度激情過後，她已完全癱軟。她能征服男人，也許就是每次都能讓她的男人覺得她已完全被征服。

可是等到狄青麟沐浴出來後，她立刻又恢復了嬌艷，而且已經替他倒了杯酒，跪在他面前，用雙手捧到他的唇邊。

沒有人要她這麼做，這是她自己甘心情願的，她喜歡服侍男人，喜歡被男人輕賤折磨。

這樣的女人並不多，這樣的女人才真正能使男人快樂。

狄青麟心裡在歎息，接過她的酒杯，一口喝下去，正想再次擁抱她。

這次小青卻蛇一般地從他懷裡滑走了，站得遠遠的，用一種奇異的表情看著他。

狄青麟蒼白的臉忽然扭曲，滿頭冷汗雨點般滾落下來。

「酒裡有毒！」他的聲音已嘶啞：「妳是不是在酒裡下了毒？」

小青臉上驚懼的表情立刻消失，又露出了讓人心跳的媚笑。

「你是個很不錯的男人，我本來捨不得要你死的，可惜你知道的事太多了。」小青媚笑著道：「你活著，對我們已經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你們？」狄青麟問：「你也是青龍會的人？」

小青笑得更甜：「我怎麼會不是？」

狄青麟勉強支持著。

「你們的銀子還在我的庫房裡，我死了，你們怎麼拿得走？」

「銀子本來就是在你這裡，因為你本來就是這件劫案的主謀，我為了要查出你的秘密，不惜失身於你，才把這件案子偵破。為了自衛，所以才殺了你。」小青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你雖然是位小侯爺，也沒有用的。」

「可是銀子你們還是要交回官府，你們自己還是拿不到。」

「我們本來就不想要這一百八十萬兩銀子，因為它太燙手了。」小青說：「我們只要能拿到三成，就已經心滿意足。」

「三成？」

「你難道不知道官府已經出了懸賞，無論誰能找回這批鏢銀，都可以分到三成花紅。」小青說：「三成就是五十四萬兩，已經不算少了，他們給得心甘情願，我們拿得心安理得，大家都沒有一點麻煩，豈非皆大喜歡，就算其中還有點讓人懷疑的地方，也沒有人再追究了。」

「楊錚呢？」

「那個混小子只不過是被我們用來做幌子的，我們一定要你認為我們是想用他來背黑鍋，你才會中我們的計。」

狄青麟好像還想說什麼，卻已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他的咽喉彷彿已被一雙無形的大手無聲無息地緊緊扼住。

小青看著他，好像有點同情的樣子。

「其實你也不能怪我們要這樣對你。」她說：「你不但知道得太多了，而且你是位小侯爺，一位世襲一等侯的家裡多少總有點傳家之寶，也許還不止一百八十萬兩，你死了，也許就是我們的了。」

她吃吃地笑著道：「你憑良心說，我們這件事做得漂亮不漂亮？」

狄青麟看著她，蒼白高傲的臉上忽然又變得全無表情，嘴角卻露出了一絲殘酷的笑意。

「還有件事你應該問我的。」他說。

「什麼事？」

「你應該問我，喝下了那杯特地為我精心調配的穿腸封喉的毒酒後，我本來該早就死了，為什麼直到現在沒有死？」

小青臉上的肌肉突然僵硬，嬌媚甜美的笑容變成無數條可怕的皺紋。

就在這一瞬間，這個年輕美貌的女人就好像已經忽然老了幾十歲，好像已經老得隨時都可以死去了。

「難道你早已知道？」她問狄青麟。

「大概比你想像中早一點兒。」

「你為什麼不殺了我？」

「因為你還有用。」狄青麟的聲音平靜而冷酷：「因為那時候我還可以用你。」

小青嬌嫩美麗的臉上忽然有一根根青筋凸起，一個仙子般可愛的女人忽然變得惡魔般可怕，忽然從髫髻裡拔出根七寸長的尖針，向狄青麟的心臟刺過去。

「你不是人，根本就不是人！」她嘶聲呼喊：「你根本就是個畜牲！」

狄青麟冷冷地看著她撲過來，連動都沒有動，只不過冷冷地告訴她：「一個女人如果連畜牲和人都分不清楚，這個女人恐怕就沒有什麼用了。」

### （二）

趙正住在省府衙門後的一個小四合院裡，是他升任了總捕之後官家替他蓋的，這個官位雖不高卻很有權力的差使他已幹了十幾年，這棟房子也被他從新的住成舊的，庭前的木柱也已快被白蟻蛀空。

但他卻好像還是住得很安逸。

因為他已經快到退休的年紀了，退休之後就再也用不著住這種破屋。

他已經用好幾個不同的化名在別的地方買了好幾棟很有氣派的莊院宅第，附近的田地房產也都是他的，已經夠他躺著吃半輩子。

趙正年輕的時候也曾娶過妻子，可是不到半年，就因為偷了他三兩銀子去買胭脂花粉而被他休了，回娘家不久，就在樑上結了條繩子上了吊。

從此之後，他就沒有再娶過親，也沒有什麼人敢把女兒嫁給他。

可是他一點都不在乎。

他身旁總有兩三個長得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伺候他，替他端茶倒水舖床疊被捶腿洗腳。

這一天的天氣不錯，他特地從門口叫了個推著車子磨刀鏟剪的跛子老頭進來，他自己用的一把朴刀、一把折鐵刀和廚房裡的三把菜刀都需要磨一磨了。

這個跛老頭姓凌，終日推著輛破車在附近幾個鄉鎮替人磨刀，磨得特別仔細，一把生了銹的鈍刀經過他的手一磨之後，馬上就變了樣子。

趙正叫人端了把籐椅，沏了壺濃茶，坐在院子裡的花棚下看他磨刀。

院子裡既然有人，所以大門就沒有關，所以楊錚用不著敲門就直接走了進來。

趙正顯然覺得很意外，卻還是勉強站了起來，半笑不笑地問楊錚：「你倒是位稀客，今天大駕光臨，是不是有什麼好消息要告訴我？」

「沒有，連一點好消息都沒有，」楊錚說：「我只不過想來找你聊聊。」

趙正連半點笑意都沒有了，沉著臉說：「老弟，你難道忘了你的限期已經只剩下四五天了，還有心情到這裡來聊天？」

楊錚居然沒理他，直接走入了庭前的客廳。

趙正盯著他的背影和他手裡一個用布紮成的長包看了半天，也跟著他走進去，態度卻忽然改變了，臉上又有了笑容。

「你既然來了，就留在這裡吃頓飯再走吧，我叫人去替你打酒。」

「不必。」楊錚看著牆上一幅字畫：「你聽過我說的話之後，大概也不會請我喝酒了。」

趙正皺了眉：「你到底要說什麼？」

楊錚霍然轉身，盯著他說：「我忽然有了種很奇怪的想法，忽然發現你真是位很了不起的人。」

「哦？」

「倪八劫了鏢銀後，行蹤一直很秘密，可是你居然能知道。」楊錚說：「能抓到倪八這種要犯，是件大功，這種功勞你平時絕不會讓給別人的，可是這一次你居然把消息給了我，居然沒有來分我的功。」

他冷冷地說：「你好像早就知道鏢銀已經被掉了包一樣，真是了不起。」

趙正的臉色變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楊錚冷笑：「我的意思你應該比誰都明白。」他說：「那麼大的一趟鏢，王振飛居然沒有親自押送，可是鏢銀一找回來，當天晚上他就來了，抓這種要犯的時候你居然不到，可是王振飛一到，你也到了，而且一下子就查出了鏢銀已經被掉包。」

楊錚又道：「要把那麼多銀鞘子全都掉包並不是件容易事，要花很多功夫的，我想來想去，也只想出了一個人有功夫做這種事。」

趙正鐵青著臉，卻故意輕描淡寫地問：「你說的是不是倪八？」

「如果是倪八掉的包，他就不會為那些假銀鞘拼命了，也就不會把命送掉。」楊錚說：「如果是押鏢的那些鏢師，他們也不會因此而死。」

他忽然歎了口氣：「趙頭兒，你已經有房有地，為什麼還要跟青龍會勾結，做出這種事？你難道以為我還不知道王振飛是青龍會的人？」

趙正居然不再否認，居然問楊錚：「你要我怎麼做？」

「我要你說出王振飛的下落。」楊錚道：「還要你自己去投案自首。」

「好，我可以這麼做。」趙正居然一口答應：「只可惜我就算把王振飛的下落告訴了你，恐怕你還是對他無可奈何。」

「為什麼？」

趙正故意歎了口氣：「侯門深如海，你能進去抓人？」

狄小侯、狄青麟，所有的事本來都好像跟他全無關係，因為他永遠是高高在上的。江湖人攪起的污泥混水，怎麼會濺到他那一身一塵不染的白衣上？

可是現在所有的關鍵好像全部已集中於他一身。

楊錚忽然想到他父親生前對他說的一句話。

──有些人就像是蜘蛛一樣，終日不停地在結網，等著別人來投入他的網，可是第一個被這面網困住的就是他自己。

──有些人認為蜘蛛愚昧，蜘蛛自己很可能也知道，可是它不能不這麼樣做，因為這面網不但是它糧食的來源，也是它唯一的樂趣，不結網它就無法生存。

「我會去投案自首的。」趙正又說：「我跟他們那些人不一樣，我吃的是官糧，幹的是官差，官家的法例，已經在我心裡生了根，有些事我已經做不出來。」

他勉強笑了笑：「何況我雖然和他們有點勾結，其實並沒有做出什麼太可怕的事，如果我自己去投案，罪名絕不會太大，可是你呢？你是不是真的要到侯府去抓人？」

楊錚的回答很乾脆，也很冷靜。

「是的。」他說：「現在我就要去。」

「那麼我先送你走。」趙正說：「可是你到了那裡，一定要特別小心。」

楊錚什麼話都沒有再說，話已經說到這裡，無論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他走了出去。

他們默默地走過廳外的小院，磨刀的老人仍在低著頭磨刀，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聽見，因為他已將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他正在磨的這柄並不算很名貴的折鐵刀上。

另外一把六扇門裡的人最常用的朴刀已經磨好了，刀鋒在晴朗的日色下閃閃發光。

楊錚走過他身旁，趙正也過去，忽然翻身抄起了這把朴刀，一刀砍在楊錚後頸上。

最少他自己以為這一刀已經砍在楊錚後頸上，因為他自信這一刀絕不會失手。

可惜他還是失手了。

楊錚好像早已料算他有這一著，忽然彎腰，反手一擊，用破布裹著的離別鉤已經打在他右胸第四根和第七根肋骨間。

肋骨碎裂，朴刀落下。

趙正的臉驟然因痛苦驚嚇而扭曲，扭曲後就立刻痙攣僵硬，永生都無法恢復了。

所以他以後在牢獄中的難友們就替他起了個外號，大家都叫他「怪臉」。

楊錚看著他歎息：「我實在希望你能照你答應我的話去做，可惜我也知道你絕不會那麼做的，你已經陷得太深了。」

一直在低著頭磨刀的老人忽然也歎了口氣，說出句任何人都想不到他會說的話。

他忽然歎息著道：「楊恨的兒子果然不愧是楊恨的兒子。」

楊錚轉身，吃驚地看著這個衰老瘦弱的跛腳磨刀老人。

「你怎麼知道我是他的兒子？」

「因為你現在的樣子就和我見到他時完全一模一樣。」老人說：「連脾氣都一樣。」

「你幾時見過他？」

「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磨刀的老人說：「那時候他的年紀比你現在還小，還在學劍，學用劍，也學煉劍，他的師傅邵空子劍術雖不佳，煉劍的功夫卻可稱天下第一。」

老人歎了口氣：「只可惜你父親的志不在煉劍，所以邵大師的煉劍之術也就從此絕傳了。」

楊錚拜倒：「家父也已去世很久，生前也常以此為憾。常常對我說，他學的如果不是搏擊之術而是煉劍之法，這一生活得必定愉快得多。」

老人也不禁黯然。

「歲月匆匆，物移人故，人各有命，誰也勉強不得。」他說：「就好像劍一樣。」

楊錚不懂，老人解釋：「劍也有劍的命運，而且也和人一樣，有吉有兇。」老人說：「那次我去訪邵大師，為的就是要去替他相一相他那柄新煉成的利劍靈空。」

「靈空？」楊錚說：「我怎麼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

「因為那是柄兇劍，劍身上的光紋亂如蠶絲，劍尖上的光紋四射如火，是柄大兇之劍，佩帶者必定招致不祥，甚至會有家破人亡的殺身之禍。」老人說：「所以邵大師立刻就將那柄劍毀了，再用殘劍的餘鐵煉成一柄其薄如紙的薄刀。」

「那柄刀呢？」

「聽說是被應無物用一本殘缺的古人劍譜換去了。」

楊錚的臉色忽然變了，彷彿忽然想起了一件又神秘又奇妙又可怕的事。

「據說那本劍譜左邊一半已被焚毀，所以劍譜的每一個招式都只剩下半招，根本無法煉成劍術。」老人說：「可惜我未見過，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楊錚忽然說：「我知道。」

磨刀的老人顯得很驚訝，立刻問楊錚：「你怎麼會知道的？」

「因為那本劍譜就在家父手裡，家父的武功就是以它練成的。」

「我知道後來楊錚以一柄奇鉤縱橫天下。」老人更驚訝：「用一本殘缺不全的劍譜，怎麼能練成那種天下無敵的武功？」

「就因為那本劍譜的招已殘缺，練劍雖然不成，用一種殘缺而變形的劍去練，卻正好可練成一種空前未有的招式，每一招都完全脫離常軌，每一招都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得到的。」楊錚說：「所以它一招發出，也很少有人能抵擋。」

「殘缺而變形的劍？」老人問：「難道就是藍大先生以一方神鐵精英托他去煉卻沒有煉成的那一柄？他也因此而以身相殉。」

「是的。」

老人長長歎息：「以殘補殘，以缺補缺，有了那本殘缺不全的劍譜，才會有這柄殘缺不全的劍，難道這也是天意？」

楊錚無法回答，這本來就是個誰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老人眼中忽然露出種非常奇怪的表情，就好像忽然看透了一件別人看不見的事。

「也許這並不是天意。」他說：「也許這就是邵大師自己的意思。」

「怎麼會是他自己的意思？」

「因為他已經有了那本殘缺不全的劍譜，所以才故意煉成那一柄殘缺不全的劍，留給他唯一的弟子。」老人長歎：「他自己的劍術不成，能夠讓他的弟子成為縱橫天下的名俠，他也算求仁得仁，死而無憾了。所以他才不惜以身相殉。」

楊錚忽然連骨髓裡都彷彿透出了一股寒意，過了很久才說：「那柄薄刀的下落我也知道。」

「刀在哪裡？」

「一定在應無物唯一的弟子手裡。」

「他的弟子是誰？」

「世襲一等侯狄青麟。」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知道他用這把刀殺過一個人。」楊錚說：「用這種刀殺人，如果動作夠快，外面就看不出傷口，血也流不出來，可是被刺殺的人卻一定會因為內部大量出血而立刻斃命，必死無救。」

「你知道他殺的人是誰？」

「他殺的是萬君武。」楊錚說：「就因為誰也看不到他刺殺萬君武那一刀的傷口，所以誰也不知道萬君武的死因。」

楊錚接著說：「但是我知道，因為家父曾經告訴過我，世上的確有這種其薄如紙的薄刀。」

磨刀的老人的臉色忽然也變得像楊錚剛才一樣，忽然問楊錚：「你知道是誰托邵大師煉那柄『靈空』的？」

「是誰？」

「就是萬君武。」老人說：「那時他還在壯年，他的刀法已煉成，還想學劍，他知道那柄劍被邵大師毀了之後並沒有說什麼，因為他也相信那是柄兇劍，而且那時候他已經有了一把魚鱗紫金刀。」

「但是他卻不知道邵大師又用那柄劍的殘鐵煉成了一柄薄刀。」

「他當然更想不到自己後來竟會死在那一柄薄刀下。」老人又問楊錚：「這是不是天意？」

「我不知道，」楊錚說：「我只知道現在我要做的事也是應無物絕對想不到的。」

「你要去做什麼事？」

「我要去殺狄青麟。」楊錚說：「用邵大師向應無物換那柄薄刀的劍譜招式，去殺死他唯一的弟子。」

他也問老人：「這是巧合？還是天意？」

老人仰面向天，天空澄藍。

他憔悴衰老疲倦的臉上忽然又露出種又虔誠又迷惘又恐懼的神色。

「這是巧合，也是天意，巧合往往就是天意。」老人說：「是天意假人手故意做出來的。」

──天意無常，天意難測，天意也難信，可是又有誰能完全不信？

### （三）

屋子裡還是一片雪白，沒有污垢，沒有血腥，甚至連一點兒灰塵都沒有。

一身白衣如雪的狄青麟盤膝端坐在一個蒲團上，對面也有一個蒲團，上面必定還留著應無物的氣息，可是應無物這個人卻已永遠消失。

他的屍體並沒有離開這間屋子，但是現在卻已永遠消失。

如果狄青麟要消滅一個人，就一定能找出一種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子。

門外的長廊上已經有腳步聲傳來，是三個人的腳步聲。

腳步聲很輕，卻很不穩定，可以想見他們的心情也很不穩定。

狄青麟嘴角又露一絲殘酷的笑意，外面的三個人如果能看見他這種表情，絕不敢踏入這個屋子的門。

可惜他們看不見。

## 侯門深似海

### （一）

門是虛掩著的，三個人都走了進來。

王振飛的臉色顯得有點蒼白，裘行健的眼睛卻有點發白，也不知是因為睡眠不足？還是因為酒喝得比平時多了一點兒。

只有花四爺還沒有變，不管在什麼地方出現，不管要去做什麼事，他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一團和氣，就算要他去勾引別人的妻子，搶奪別人的錢財而且還要把那個人的咽喉割斷時，他看起來都是這樣子的。

他們一直沒有走，因為他們一直都在等消息，等小青的消息。

他們已經等得很著急，卻還是在等，因為他們相信小青是絕不會失手的。

現在他們才知道自己錯了。

門外陽光燦爛，這個空闊乾淨、潔白如雪的屋裡，卻彷彿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肅殺之意。

花四爺是最後一個進來的。

他一走進來，就轉過身，輕輕地關上了門，因為他不願讓狄青麟看見他臉上的表情。

無論誰忽然看見一個自己本來認為已經死定了的人時，臉色都難免會變的。

幸好狄青麟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更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臉色，只淡淡說了句：「請坐。」

來的有三個人，屋子裡唯一可以讓人坐下來的地方就是那個蒲團。

以他們的身份，坐在地上總有點兒不像樣的。

王振飛看看另外兩個人，不想佔據這個唯一的座位，狄青麟卻說：「花四爺，你坐。」

花四爺看看王振飛，王振飛掉過臉去看白牆，花四爺慢慢地坐下。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奇怪？」狄青麟說：「我明明已經應該死了，為什麼還活著？」

他說話就像他殺人一樣，直接而有效。

裘行健臉繃緊：「你在說什麼？我根本就不懂。」

「很好。」

「不懂為什麼很好？」

「懂也很好，不懂也很好。」狄青麟說：「懂不懂反正都一樣。」

他看著裘行健，平平淡淡地問：「你喜歡怎麼樣死？」

裘行健臉上繃緊的肌肉已經像繃緊的琴弦被撥動後一樣彈跳起來。

「我為什麼要死？」

「因為我要你死。」狄青麟的回答永遠都一樣簡單直接乾脆。

「天青如水，飛龍在天。」裘行健厲聲道：「你難道忘了我是什麼人？」

「我沒有忘。」

狄青麟的聲音還是很平和：「我要你死，你就要死，不管你是什麼人都一樣。」

江湖中有很多人都說過這一類的話，可是從他嘴裡平平淡淡地說出來，就好像一個掌有生殺大權的法曹在宣判一個人的死刑。

裘行健怒目瞪著狄青麟，竟沒有勇氣撲過去拼一拼，他全身的肌肉雖然都已繃緊，內部卻似已完全軟弱虛脫。

這個人的冷靜就好像一條吸血的毒蛇，已經把他身子裡的血肉和勇氣都吸乾了。

王振飛忽然冷笑：「死就是死，你既然一定要他死，隨便怎麼死都是一樣的，你又何必再問？」

「不錯，死就是死，絕沒有任何事可以代替。」狄青麟蒼白高貴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又虛幻又嚴肅的表情，悠悠地說：「天上地下，再也沒有任何事能比死更真實。」

他歎了口氣：「你說得對，你的確不應該再問他的。」

他在歎息中慢慢地站起來，走到裘行健面前，用一種比剛才更和平的聲音說：「你不能算是一條硬漢，你的內心遠比外表軟弱。」狄青麟道：「我本來一直都很喜歡你。」

他忽然伸出雙臂像擁抱情人一樣將裘行健輕輕擁抱了一下。

裘行健竟沒有拒絕，因為他竟好像根本就不願推拒。

狄青麟的擁抱不但溫柔而且充滿了感情，他的聲音也一樣。

「你好好地走吧。」他說：「我不再送你。」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放開了手，他放開手時裘行健還在看著他，用一種空虛又迷惘又歡愉又痛苦的眼神癡癡地看著他。

他能感覺到他擁抱時的溫柔，但是同時他也感覺到一陣刺痛。

一陣深入骨髓血脈心臟的刺痛。

直到他倒下去時，他還不知道就在他被擁抱時已經有一柄刀從他的背後刺入了他的心臟。

一柄薄刀，其薄如紙。

花四爺那種獨有的笑容居然還保留在他那張圓圓的臉上，只不過輕輕地歎了口氣。

「我佩服你。」他說：「小侯爺，現在我才真正佩服你了。」

「哦？」

「我看過別人殺人，我自己也殺過人。」花四爺說：「可是一個人居然能用這麼溫柔這麼多情的方法殺人，我非但沒有看見過，連想都想不到。」

王振飛的額角手背脖子上都已有青筋凸起：「他能用這種法子殺人，只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人。」

狄青麟又坐了下去，坐在蒲團上。

「你錯了。」他說：「我用這種法子殺他，只不過因為我喜歡他。」

他的聲音還是很平和：「對你就不同了，我絕不會用這種法子殺你。」

王振飛後退三步厲聲道：「你竟敢動我？你不知道我的身份？你不怕青龍老大把你斬成肉末！」

狄青麟忽然笑了，笑容也很溫和。

「你是什麼身份？你只不過是條自作聰明的豬。」

一個人能用這麼溫和文雅的聲音罵人，也是件讓人很難想像的事。

「其實我本來不必殺你的，我應該把你留給楊錚。」狄青麟說：「你也不必替我擔心，在你們的龍頭眼裡，你最多也只不過是條豬而已，他絕不會因為我殺死他一條豬而生氣的。」

王振飛居然也笑了，笑聲居然真的像是一條豬在饑餓激動時叫出來的聲音，甚至有點像是豬被宰時的聲音。

唯一不同的是，豬沒有刀，他有。

他拔出了他一直暗藏在長衫下的刀，並不是他平時為了表現自己的氣派而用的那柄金背大砍刀，而是一柄雁翎刀。

這才是他真正要殺人時用的利器。

「花四，你還坐在那裡幹什麼？」王振飛大吼：「難道你真的要坐在那裡等死？」

花四爺沒有出聲，也沒有動，因為他早已經發現在狄青麟面前是絕不能動的。

他當然有他的理由。

他有名聲、有權勢，還有一筆別人很難想像的龐大財富。

像他這樣的人，下定決心去做一件事的時候，當然都有很好的理由。

──在他看到萬君武的屍體時，他已經發現狄青麟是個非常可怕的人，遠比十個裘行健和十個王振飛加起來更可怕。

──在他看到狄青麟並沒有被小青害死的時候，他更證實了這一點。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相信狄青麟絕不會動他。

因為狄青麟對他的態度和對人是完全不同的，否則剛才為什麼會特別指名請他坐下？

花四爺想得很多，而且想得很愉快。在這種情況下，他為什麼要動？

王振飛卻已經動了。

他知道狄青麟是個很難對付的人，可是他也不是容易對付的。

他的刀輕，輕而快。

江湖中有很多人都認為，如果他用的不是金刀而是這柄雁翎刀，那麼他一刀出手時，絕對要比萬君武門下的高足「快刀」方成還快得多。

金刀是給別人看的，這把刀卻看不得。

他一刀出手，等你看見他的刀時，很可能已經死在刀下。

現在他的刀已出手，狄青鱗已經看見他的刀，刀光輕輕一閃，已經到了狄青麟的咽喉。

他還是盤膝端坐在蒲團上，王振飛並沒有給他還手的機會。

──真正要殺人的時候，就絕不能給對方一點機會。

王振飛明白這道理，而且做得很徹底。

這一刀很可能是他平生最快的一刀，因為他已經發出了他所有的潛力。

一個人只有在生死關頭上會發出所有的潛力。

現在他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如果狄青麟不死，死的就是他。

王振飛沒有死，狄青麟也沒有死。

刀光一閃，一刀劈出，王振飛忽然覺得好像有一根針刺入了他身上某一個地方。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在哪裡？他忽然覺得全身都酸了，又酸又痛，酸得連眼淚都好像要流下來。

等到這一陣酸痛過去，他還是好好地站在原來的地方，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和剛才他站在這裡的時候完全沒有什麼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手裡已經沒有刀。

他的刀已經在狄青麟手裡。

狄青麟用兩根手指捏住刀尖，將刀的柄送過去給他，平平淡淡地說：「這一刀還不夠快，你還以更快一點。」他說：「你不妨再試一次。」

狄青麟為什麼不殺他？為什麼還要再給他一次機會？

王振飛不信，因為他從來沒有給過別人這種機會，連一次都沒有給過。

可是他不能不信，因為他的刀已經在他手裡。

他當然要再試一次。

剛才那一次失手，也許只不過因為他太緊張，緊張得抽了筋。

這一次他當然要特別小心，用的當然是和上一次完全不同的方法。

他的身子忽然開始游走，游魚般圍著狄青麟轉動不停，讓狄青麟根本沒法子看出這一刀會從什麼部位劈下去。

這是他從「八卦游身掌」中化出來的刀法，這一刀他本來好像要從坎門砍出，可是忽然又變了方位，由離門砍了出去。

這一刀不但出手快，而且變得快，可惜效果還是和上次完全一樣，連一點效果都沒有。

他的刀忽然間又到了狄青麟手裡，狄青麟居然又將刀送回給他：「你還可以再試一次。」

王振飛的手又伸了出去，又握住了他的刀，用力握緊。

這一次他再不能失手，雖然他知道這次機會還不是最後一次，以後狄青麟還是會不斷的再將機會給他的。

可是他已不願接受。

因為他已經明白，這種機會不是機會，而是侮辱。

他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已經變得像是一隻貓爪下的老鼠。

可是他這一次絕不會再失手了，他向自己保證，絕對不會再失手。

這一刀就是他最後的一刀。這一刀砍下去，刀鋒一定要被鮮血染紅。

他受到的羞辱，只有血才能洗清。

這一次他果然沒有失手，這一刀出手，刀鋒果然立刻就被鮮血染紅。

不是狄青麟，而是他自己的血。

他的血也和狄青麟的血一樣紅。

### （二）

楊錚把包紮在離別鉤外面的破布一條條解開，用雙手將他的鉤送到磨刀的老人面前。

他要請老人相一相他這柄鉤。

陽光艷麗，老人雙手握鉤，以鉤尖向天，將鉤鋒迎展於陽光下。

鉤不動，老人也不動。

除了他的眼睛外，他這個人彷彿已經在一瞬間化成了一座石像。

他的精、他的神、他的氣、他的靈、他的魂，彷彿都已在一瞬間完全投入了他握住的這柄鉤裡。

他的眼睛卻亮得像是天北的火星。

他凝視著這柄鉤，過了很久才開口，說的卻是一件和這柄鉤完全無關的事。

「你一定很久很久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頓飯了，因為你臉上有飢色。」

楊錚不懂他為什麼會突然說起這一點。

「名家鑄造的利器也和人一樣，不但有相，而且有色。久久不飲人血，就會有飢色。」老人終於將話鋒轉入正題：「這柄鉤最近必定已飽飲人血，而且一定是位非常人的血。」

「為什麼一定是非常人的血？」

「那是一定可以看出來的。」老人說：「一個人在用過精饌美食後和只吃了些雜糧粗麵後的神情氣色是不是也會有些不同？」

這個比喻不算是很好，但是楊錚卻已經完全瞭解他的意思。

他不能不承認這個奇特的老人確實有種能夠洞悉一切的眼力。

老人閉上眼睛，又問楊錚：「你傷的人是誰？」

「是藍一塵。」楊錚道：「藍大先生。」

老人聳然動容：「這是天意，一定是天意。」

他張開眼睛，仰面向天，目光中充滿了敬畏之色：「邵大師無心中鑄造了這柄鉤，卻因此而死，死在藍一塵手裡，現在藍一塵卻又被這柄鉤所傷，這不是天意是什麼？」

楊錚也不禁悚然，老人又說：「這柄鉤本來也是不祥之物，就像是個天生畸形的人，生來就帶有戾氣，所以它一出爐，鑄造它的人就因此而死。」他說：「你的父親雖然以它縱橫天下，但是一生中也充滿悲痛不幸。」

楊錚黯然，老人的眼睛裡卻露出了興奮的光。

「可是現在它的戾氣已經被化解了，被藍一塵的血化解了。」他說：「因為藍一塵本來應該是它的主人，卻拋棄了它，他雖然沒有殺邵大師，邵大師卻也算因他而死的，他已經在這柄鉤的精髓裡種下了充滿怨毒與仇恨的暴戾不祥之氣，只有用他自己的血才能化解得了。」

這種說法實在很玄，可是其中彷彿又確實有一種玄虛奧妙之極的道理存在，令人不能不信。

老人又閉上眼睛長長歎息：「這都是天意，天意既然要成全你，你已經可以安心了。」他將鉤交還楊錚：「你去吧，無論你要去做什麼，無論你要去對付什麼人，都絕對不會失敗的。」

他的聲音中彷彿也帶著種神秘的魔力，他對楊錚的祝福，就是對楊錚仇敵的詛罵。

遠在百里外的狄青麟，在這一瞬間，彷彿也覺得有種不祥的感應。

### （三）

狄青麟從來不相信這些玄虛的事，他這一生之中唯一相信的就是他自己。

在他的劍鋒刺入應無物血肉中時，他就已認為這個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擊敗他。

所以他很快就恢復了冷靜和鎮定，他看著花四爺的時候，就好像一位無所不能的神祇，在看著一個卑賤凡俗無知的小人。

花四爺已經被他這種態度嚇倒了，雖然還坐在那裡，卻似已屈服在他的腳下。

狄青麟忽然問：「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不殺你？」

「因為我對小侯爺還有用。」花四爺勉強裝出笑臉：「我還可以替小侯爺做很多事。」

「你錯了。」

狄青麟冷冷地說：「我不殺你，只因為你還不配讓我出手，你一直都讓我覺得噁心。」

他的手垂下，在他坐著的這個蒲團邊緣上輕輕按動了一個暗鈕。

花四爺坐下的蒲團忽然旋轉移動，連帶著蒲團下的地板一起移開。

地面上就忽然露出了一個黝黑洞穴。

花四爺立刻落了下去，發出一聲淒厲恐懼之極的慘呼，遠比對死亡本身更恐懼。

因為他的身子下落的那一瞬間，已經看到了洞穴中的情況。

他所看到的遠比死更可怕。

侯府的後花園中菊花盛開，秋色如錦。

狄青麟悠然走上一個小亭，回頭吩咐跟隨在他身後的奴僕。

「今天我只見一個人，除了他之外別人一律擋駕。」小侯爺說：「這個人姓楊，叫楊錚。」

### （四）

侯府朱門外的石階長而寬闊，平亮如鏡。楊錚甚至能在上面照見自己的臉。

他的臉色很不好看。

雖然他從鄰近的縣城衙門裡領到一點路費，卻少得可憐，這幾天在路上一直都沒有吃飽過。

他已經坐在石階上等了大半個時辰，才忍不住從旁邊的門走進去，問剛才替他開門的那個傲慢自大、眼睛長在頭頂上的門房：「剛才你說小侯爺就在後花園裡？」

「嗯。」

「你說你已經派人去通報了？」楊錚忍住氣問：「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門房裡的大爺斜眼看著他，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聲，冷冷地問：「你知不知道從這裡到後花園來回走一趟要走多久？」

楊錚搖頭。

他本來一拳可以打爛這位大爺的鼻子，但是他忍住了。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從這時到後花園，就要走半個時辰。」門房大爺冷笑：「這裡是世襲一等侯府，跟你們那種小小的衙門是不太一樣的。」

楊錚只有再繼續等下去。

從這裡根本看不到侯府的情況，一面用彩瓷砌成九條麒麟的高牆，完全擋住了他的視線，牆後人聲寂寂，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

他又等了很久，裡面才有個錦衣童子走出來，對他勾了勾手指。

「小侯爺已經答應見你了，你跟我來吧！」

高牆後是個很大很大的院子，沒有栽花種樹，也沒有養金魚。

院子裡只擺著一個巨大古老的鐵鼎，卻更襯出了這個院子的莊嚴和遼闊。

前面大廳的門是關著的，也看不到裡面的情況，只能看見廊前那一根根兩個人都合抱不住的雕花庭柱和高聳在白雲下的滴水飛簷。

到了這種地方，一個人才能真正瞭解富貴和權勢的力量，心裡就會不由自主升起一種敬畏之意。

可是楊錚卻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感覺都沒有。

因為他心裡只有一個人、一件事。

──呂素文還在那寂寞悲慘的小木屋裡等著他，他一定要活著回去。

### （五）

雪白的屋子還是那麼潔淨靜寂，就好像從未被一點兒血腥沾染過。

狄青麟還是盤膝坐在那個蒲團上，指著對面的那個蒲團對楊錚說：「請坐。」

楊錚就坐了下來。

他當然想不到坐在這個蒲團上就好像坐在一個上古洪荒惡獸的嘴裡，他的血肉皮骨隨時都會被它吞了下去，連一點渣子都不會剩下來。

狄青麟用一種很奇特的眼色看著他，彷彿對這個人很感興趣。

「這裡本來是我練劍的地方，很少有客人來，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款待你。」狄小侯淡淡地說：「我想你大概也不會接受我的款待。」

「不錯。」楊錚的聲音也同樣冷淡：「我本來就不是你的客人。」

他直視著狄青麟，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我只想問你，思思是不是已經死了？是不是被你殺死的？鏢銀是不是被王振飛所盜換？他是不是到這裡來了？」

狄青麟微笑，微笑著歎了口氣。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怎麼敢在我面前說這種話？」

「就因為我很明白你是什麼樣的人，所以我才敢這麼說。」

「哦？」

「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大家都覺得你很了不起，你自己一定也這麼想，你這一生中，永遠都是高高在上的。」楊錚說：「就因為你是這種人，所以我才敢這麼樣問你。」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絕不會在我面前推諉狡賴說謊。」楊錚道：「因為你根本就沒有把我看在眼裡。」

──說謊的目的，如果不是為了要討好對方，就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如果你根本看不起一個人，就沒有對他說謊的理由了，又何必再說謊？

狄青麟居然還是神色不變，卻反問楊錚：「如果我什麼話都不說呢？」

楊錚沉思，過了很久才回答：「如果你不說，我只有走。」

「為什麼要走？」

「因為我沒有證據，既無人證，也沒有物證。」楊錚道：「我根本沒有法子能證明你做過這些事，也沒有人會因為我說的話而判你的罪。」

「所以你對我根本就無可奈何。」

「是的。」

「那麼你又何必來？」

「我本來以為我也可以找出證據，最少也可以找出方法來對付你。」楊錚說：「可是我到這裡來了之後，我就知道我錯了。」

「錯在哪裡？」

「錯在我雖然沒有看輕過你，卻還是低估了你。」楊錚說：「你實在太『大』了，已經大得可以把所有的證據都淹沒，已經大得可以把所有對你不利的事都吃下去。」

他的神色慘淡：「現在我已經發覺，像你這麼樣一個人，確實不是我能對付的，這個世界上確實有些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也無可奈何的事。」

狄青麟聽著他說完這些話，臉上還是全無表情，連一點兒反應都沒有。

楊錚也像木頭人一樣坐在那裡，坐了半天，忽然站起來大步走了出去，狄青麟看著他走出去，走到門口，忽然叫住他：「等一等。」

楊錚的腳步慢了下來，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幾步才站住，慢慢地轉過身面對狄青麟，狄青麟看著他，嘴角忽然又露出那種殘酷的笑意，聲音卻還是那麼平淡：「我可以讓你走，讓別人去對付你，拿你當盜賊一樣對付你，追問那些失去的鏢銀。」狄小侯道：「無論你怎麼樣辯白，也沒有人會相信你一個字，你還是只有死路一條。」

「是的。」楊錚道：「事情就是這樣子的，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不想讓你走，那麼現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你這個人了。」狄小侯說。

他立刻就證明了他說的話並不是恫嚇。因為他的手一垂下，對面的蒲團就移開了，地面上立刻又現出了那個黝黑的洞穴。

楊錚當然忍不住要去看，只看了一眼，就彎下腰，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他看見了什麼？

他看見的事雖然永遠都忘不了，可是他永遠都不會說出來的。

蒲團又移回原地，一切又恢復原狀，狄青麟才問楊錚：「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沒有這樣對你？」

楊錚搖頭，勉強忍耐著，不讓自己嘔吐出來。

「因為你是個聰明人，雖然比我想像中更聰明，卻沒有聰明得太過份。」狄青麟道：「你說的每句話都很有道理，做的事也很公平，所以我一定也要用同樣公平的方法對你。」

他嘴角的笑意更冷酷：「思思確實是死在我手裡，失劫的鏢銀也在我這裡，只要你能用你手裡的武器將我擊敗，這鏢銀就是你的，我這條命也是你的，你都可以帶走。」

楊錚看著他，靜靜地盯著他看了很久，才用一種和他同樣平淡冷酷的聲音說：「我就知道你一定會這麼樣做的。」楊錚說：「因為你太驕傲，太沒有把別人看在眼裡。

### （六）

狄青麟確實是個非常驕傲的人，可是他確實有他值得驕傲的理由。

他的武功確實不是楊錚所能對抗的。

他沒有用他的劍來對討楊錚，他用的是那柄短短的薄刀。

和楊錚的離別鉤一樣，是從同一個人的手裡鑄造出來的，而且同樣是因為一柄劍鑄造的錯誤才會有這柄鉤和這把刀。

可是狄青麟使用這把刀的技巧，卻已經進入了化境，進入了隨心所欲的刀法巔峰。

他操縱這把刀就好像別人操縱自己的思想一樣，要它到哪裡去，它就到哪裡去，要它刺入一個人的心臟，它也絕不會有半分偏差。

刀光一閃，刀鋒刺入了楊錚肘上的「曲池」穴，因為狄青麟本來就是要它刺在這個地方的。

他不想要楊錚死得太快。

楊錚是個有趣的人，他並不是時常都能享受到這種殘酷的樂趣的。

他也知道一個人的「曲池」穴被刺時，半邊身子就會立刻麻木，就完全沒有抵抗還擊的能力了。

他的思想絕對正確，可惜他沒有想到楊錚居然會將自己的離別鉤用來對付自己。

離別鉤的寒光突然到了楊錚自己的臂上，被刀鋒刺入曲池的那條臂上。

這條臂立刻和他的身子離別了。

──離別是為了相聚，只要能相聚。無論多痛苦的離別都可以忍受。

在一陣深入骨髓的痛苦中，使楊錚的臂離別了身體的離別鉤已經斜斜飛起，飛上了永遠高高在上的狄青麟的咽喉裏。

於是狄青麟就離別了這個世界。

驕者必敗。

這句話無論任何人都應該永遠記在心裏。

（全書完）

# 《憤怒的小馬》古龍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第一回 青春的魅力

九月十一。

重陽後二日。

晴。

今天並不能算是個很特別的日子，但卻是小馬最走運的一天。

至少是最近三個月來最走運的一天。

因為今天他只打了三場架。只挨了一刀。

而且居然直到現在還沒有喝醉。

現在夜已深，他居然還能用自己的兩條腿穩穩當當的走在路上，這已經是奇蹟。

大多數人喝了他這麼多酒，挨了這麼樣一刀之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躺在地上等死了。這一刀的份量也不能算太重，可是一刀砍下來，要想把一根碗口粗細的石柱子砍成兩截，並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

這一刀的速度也不能算太快，可是要想將一隻滿屋子飛來飛去的蒼蠅砍成兩半，也容易得很。若是三個月後，以這樣的刀就算有三五把同時往他身上砍下來，他至少可以奪下其中一兩把，踢飛其中一兩把，再將剩下來的一下子拗成兩段。

今天他挨了這一刀，並不是因為他躲不開，也不是因為他醉了。他挨這一刀，只因為他想挨這一刀，想嘗嘗彭老虎的五虎斷門刀砍在身上時，究竟是什麼滋味。

這種滋味當然不好受，直到現在，他的傷口還在流血。

一把四十三斤重的純鋼刀，無論砍在誰身上，這個人都不會覺得太愉快。

可是他很愉快。

因為彭老虎現在早已躺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動了。因為刀砍在他身上的時候，他總算暫時忘記了心裡的痛苦。

他一直在拚命折磨自己，虐待自己。就因為他拚命想忘記這種痛苦。

他不怕死，不怕窮，天塌下來壓在他頭上，他也不在乎。

可是這種痛苦，卻實在讓他受不了。

月色皎潔，照著寂靜的長街。燈已滅了，人已睡了，除了他之外，街上幾乎連個鬼影子都沒有，卻忽然有輛大車急馳而來。

健馬、華車，簇新的車廂比鏡子還亮，六條黑衣大漢跨著車轅，趕車的手裡一條烏梢長鞭，在夜風中打得劈拍的響。

他居然好像完全沒有看見，沒有聽見。

誰知車馬卻驟然在他身旁停下，六條黑衣大漢立刻一擁而上，一個個橫眉怒目、行動快捷，瞪著他問：「你就是那個專愛找人打架的小馬？」

小馬點點頭，道：「所以你們若是想找人打架，就找對了。」

大漢們冷笑，顯然並沒有把這條醉貓看在眼裡：「只可惜我們並不是來找你打架的。」

小馬道：「不是？」

大漢道：「我們只不過來請你跟我們去走一趟。」

小馬嘆了口氣，好像覺得很失望。

大漢們好像也覺得很失望，有人從身上拿出一塊黑布，道：「你也該看得出我們不是怕打架的人，只可惜我們的老闆想見見你。一定要我們把你活生生的整個帶回去，若是少了條胳膊斷了條腿，他會不高興的。」

小馬道：「你們的老闆是誰？」

大漢道：「等你看見他，自然就會知道了。」

小馬道：「這塊黑布是幹什麼的？」

大漢道：「黑布用來蒙眼睛最好，保證什麼都看不見。」

小馬道：「蒙誰的眼睛？」

大漢道：「你的。」

小馬道：「因為你們不想讓我看見路？」

大漢道：「這次你總算變得聰明了一點！」

小馬道：「我若不去呢？」

大漢冷笑，其中一個人忽然翻身一拳，打在路旁一根繫馬的石樁子上。「咯吱」一聲，一根比拳頭還粗的石柱，立刻被打成兩段。

小馬失聲道：「好厲害，真厲害。」

大漢輕撫著自己的拳頭，傲然道：「你看得出厲害，最好就乖乖地跟我們走。」

小馬道：「你的手不疼？」他好像顯得很開心，大漢更得意，另一條大漢也不甘示弱，忽然伏身，一個掃腿，埋在地下足足有兩尺的石樁子，立刻就被連根拔了起來。小馬更吃驚，道：「你的腿也不疼？」

大漢道：「可是你若不跟我們走，你就要疼了，全身上下都疼得要命。」

小馬：「很好。」

大漢道：「很好是什麼意思？」

小馬道：「很好的意思，就是現在我又可以找人打架了。」這句話剛說完，他已出手。一拳打碎了一個人的鼻子，一巴掌打聾了一個人的耳朵，反手一個肘拳打斷了五根肋骨，一腳將一個人踢得球一般滾出去，另一人褲襠挨了一下，已疼得彎下腰，眼淚、鼻涕、冷汗、口水、大小便同時往外流。只剩下最後一條大漢還站在他對面，全身上下也已濕透了。

小馬看著他，道：「現在你還想不想再逼我跟你們走？」

大漢立刻搖頭，拚命搖頭。小馬道：「很好。」大漢不敢開腔。

小馬道：「這次你為什麼不問我『很好』是什麼意思了？」

大漢道：「我……小人……」

小馬道：「你不敢問？」

大漢立刻點頭，拚命點頭。小馬忽然板起臉，瞪眼道：「不敢也不行，不問就要挨揍！」

大漢只有硬著頭皮，結結巴巴地問道：「很……很好是什麼意思？」

小馬笑了，道：「很好的意思，就是現在我已準備跟你們走。」他居然真的拉起車門，準備上車，忽又回頭，道：「拿來！」

大漢又吃了一驚，道：「拿……拿什麼？」

小馬道：「拿黑布，就是你手上的這塊黑布，拿來蒙上眼睛。」

大漢立刻用黑布蒙自己的眼睛。小馬道：「拿黑布不是蒙你的眼睛，是蒙我的。」大漢吃驚地看著他。也不知道這人究竟是個瘋子，還是已醉得神智不清。小馬已奪過他手裡的黑布，真的蒙上了自己的眼睛，然後舒舒服服地往車上一坐，歎道：「用黑布來蒙眼睛，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小馬並不瘋，也沒有醉。

只不過別人要想勉強他去做一件事，就算把他身上戮出十七八個透明窟窿來，他也不幹。

他這一輩子中做的事，都是他自己願意做的、喜歡做的。

他坐上這輛馬車，只因為覺得這件事不但很神秘，而且很有趣。

所以現在就算別人不要他去也不行了。

馬車往前走時，他居然已呼呼大睡，睡得像條死豬。

「地方到了再叫醒我，若有人半路把我吵醒，我就打破他的頭。」

沒有人敢吵醒他，所以他醒的時候，馬車已停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園子裡。

小馬並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但是他這一生中，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華貴美麗的地方，他幾乎認為自己還在做夢。

可是大漢們已拉開車門，恭恭敬敬地請他下車。

小馬道：「還要不要我把這塊黑布蒙上？」大漢們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開口。小馬居然自己又將黑布蒙上了眼睛，因為他覺得這麼樣更神秘、更有趣。

他本來就是個喜歡刺激、喜歡冒險的人，而且充滿了幻想。

傳說中豈非有很多美麗浪漫的公主嬪妃，喜歡在深夜中將一些年輕力壯的美男子，擄到她們秘密的香閨中，去盡一夕之狂歡。

也許他並不能算是個美男子，可是他至少年輕力壯，而且絕不醜。

有人已伸過條木杖，讓他拉著，他就跟他們走。高高低低、曲曲折折地走了很多路。走入了一間充滿香氣的屋子裡。

他也分不出那究竟是什麼香氣，只覺得這裡的香氣也是他生平從未嗅到過的。

他只希望拉開眼睛上這塊黑布時，能看見一個他平生未見的美人。

就在他想得最開心時，已有兩道風聲，一前一後向他刺了過來。速度之快，也是他平生未遇過的。

小馬自小就喜歡打架，尤其這三個月來，他打架幾乎已比別人一輩子打的架加起來還多三百倍。

他喝酒並沒有什麼選擇。茅台也好，竹葉青也好，大曲也好，就算三文錢一兩的燒刀子，他也照喝不誤。

他打架也一樣。

只要心裡不舒服，只要有人要找他打架，什麼人他都不在乎。

就算對方是天王老子，他也先打了再說，就算他打不過別人，他也要去拚命。

所以他打架經驗之豐富，遇見過的高手之多，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所以他一聽見這風聲，已知道暗算他的這兩個人，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所用的招式不但迅速準確，而且狠毒。

雖然他痛苦，痛苦得要命，痛苦得恨不得每天打自己三百個耳光。

但是他還不想死，他還想活著再見那個令他痛苦、令他永遠無法忘懷的人。

那個又美麗、又冷酷、又多情、又心狠的女人。

──男人為什麼總是要為了女人而痛苦？急銳的兵刃破空聲，已到了他後心和腰。

致命的招式，致命的武器。

小馬突然狂吼，就像是憤怒的雄獅般狂吼，吼聲發出時，他已躍起。

他並沒有避過後面的那件武器，冰冷的利鋒，已刺入他的右胯。

這不是要害，他不在乎。

因為他已避開了前面的一擊，一拳打在對方的面上。他看不見自己打中的是什麼地方，他根本來不及拉下眼睛上的黑布。

可是他耳朵並沒有被塞住，他已經聽見了對方骨頭碎裂的聲音。

這種聲音雖然並不令人愉快，可是他很愉快。

他痛恨這種在暗地偷襲的小人。

他的右胯上還帶著對方的劍鋒，劍鋒幾乎刺在他的骨頭上，痛得要命。

可是他不在乎。

他已轉身，反手一拳打在後面的這個人的臉上，打得更重。

出手的兩個人當然也都是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卻也被嚇呆了。

不是被打暈了，是被嚇呆了。

像這種拚命的打法，他們非但沒看過，連聽都沒有聽過，就算聽見也不相信。

所以等到小馬第二次狂吼，兩個人早已逃了出去，逃得比兩條中了箭的狐狸還快。

小馬聽見他們竄出去的衣褲帶風聲，可是他並沒有去追。

他在笑，大笑。

他身上又受了一處傷，胯下挨了一劍，但是人卻笑得開心極了。

他眼睛上的黑布還沒有拿下來，也不知屋子裡是不是還有人躲著暗算他，這種事他真的不在乎，一點都不在乎。

他想笑的時候就笑。

──一個人若想笑的時候都不能笑，活著才真是沒意思得很。這當然是間很華麗的屋子，他眼睛上帶著黑布的時候，連想像都不能想像這屋子有多華麗。

現在他總算已將這塊要命的黑布拿了下來。

他沒有看見人。

最美的人和最醜的人都沒有看見。這屋子根本連半個人都沒有。

窗子是開著的，晚風中充滿了芬芳的花香。

暗算他的兩個人，已從窗子上出去，窗外夜色深沉，也聽不見人聲。

他坐了下來。

他既不想出去追那兩個人，也不想逃走，卻選了張最舒服的椅子坐了下來。

──那些黑衣大漢的老闆究竟是誰？為什麼要用這種法子找他來？

為什麼要暗算他？

這一次出手不中，是不是還有第二次？

──第二次他們會用什麼法子？這些事他也沒有想。

他有個好朋友常說他太喜歡動拳頭，太不喜歡動腦筋。

不管那位大老闆還有什麼舉動，遲早總要施展出來的。

既然他遲早總會知道，現在為什麼要多花腦筋去想？舒舒服服地坐下來休息休息，豈非更愉快得多。

唯一遺憾的是，椅子雖舒服，他的屁股卻不太舒服。事實上，他一坐下就痛得要命。

剛才那把劍，刺得真不輕。

他正想找找看屋子裡有沒有酒，就聽見門外有了說話的聲音。

屋子裡有兩扇門，一扇在前，一扇在後，聲音是從後面一扇門裡傳出來的。

是女人的聲音，很年青的女人，聲音很好聽。

「屋角那個小櫃子裡有酒，各式各樣的酒都有，可是你最好不要喝。」

「為什麼？」小馬當然忍不住要問。

「因為每瓶酒裡面都有可能下了毒，各式各樣的毒都可能有一點兒。」

小馬什麼話都不再說，站起來，打開櫃子，隨便拿出酒瓶，拔開塞子就往嘴裡倒，倒得很快，幾乎連氣都沒有喘。一瓶酒就空了，非但沒有嘗出酒裡是不是有毒，連酒的滋味都沒有嘗出來。

門後的人在嘆氣道：「這樣好的酒，被你這麼樣喝，真是王八吃大麥，糟蹋了糧食。」

「不是王八吃大麥，是烏龜吃大麥。」小馬在糾正她的用字。她卻笑了，笑聲如銀鈴：「原來你不是王八，是烏龜。」

小馬也笑了，他實在也分不清王八和烏龜究竟有什麼分別。他忽然覺得這女人很有趣。

遇見有趣的女人不喝點酒，就像是自己和自己下棋一樣無趣了。

於是他又拿出酒瓶，這次總算喝得慢些。

門後的女人又道：「這門上有個洞，我正在裡面洗澡，你若喝醉了，可千萬不能來偷看。」小馬立刻放下了酒瓶，很快就找到了門上面的那個洞。聽到有女孩子在屋裡洗澡，門上又正好有個洞，大多數男人都不會找不到的。

就算找不到，也要想法子打出個洞來，就算要用腦袋去撞，也要撞出個洞來。

他用一隻眼睛湊上去看，只看了一眼，一顆心就幾乎跳出胸腔。

屋子裡並沒有一個女人在洗澡，屋裡至少有七八個女人在洗澡。

七八個年輕的女人，年輕的胴體結實，胸脯飽滿而堅挺。

青春，本就是女孩子們最大的誘惑力，何況她們本來就很美，尤其是那一雙雙修長結實的腿。

她們浸浴在一個很大的水池裡，池水清澈，無論你想看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只有一個女人例外。

這女人也許並不比別的女孩子更美，可是小馬卻偏偏最想看看她，那怕只能看到一條小腿也好。

只可惜他偏偏看不見，什麼地方都看不見。

這女人洗澡的時候，居然還穿著件很長很厚的黑緞長袍，只露出一段晶瑩雪白的脖子。

小馬的眼睛就瞧著她的脖子上。

越看不見，越覺得神秘，越神秘就越想看。天下的男人有幾個不是這樣的？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又在嘆氣道：「既然你一定要來偷看，我也沒法子，但是你千萬不能闖進來，這扇門又沒有栓上，只要用力一推就開了。」小馬沒有用力去推門，他整個人都往門上撞了過去。門果然開了。

「撲通」一聲，小馬也跳進了水池。其實他倒也並不是故意想跳下去的，可是既然已跳了下去，他也不想再出來了。

跟七八個赤裸著的女孩子泡在一個水池裡，這種事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的。

女孩子雖然驚呼嬌笑，卻沒有十分生氣害怕的樣子。

對她們來說，這種事反而好像不是第一次。

其中當然有人難免要抗議：「你這人又髒又臭，到這裡來幹什麼？」

小馬口才並不壞：「就因為我又髒又臭，所以才想來洗個澡。你們能在這裡洗澡，我當然也能在這裡洗澡。」

「既然是洗澡，為什麼不脫衣服？」

「她能夠穿衣服洗澡，我為什麼不能？」他居然答得理直氣壯。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搖著頭，歎著氣道：「看來你的確也要洗個澡了，可是你至少也該先把鞋子脫下來。」

小馬道：「脫鞋子幹什麼？連鞋子一起洗乾淨，豈非更方便？」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看著他，苦笑道：「別人要你做的事，你偏偏不做；不要你做的事，你反而偏偏要做。你這人是不是有點毛病？」

小馬笑道：「沒有，連一點兒毛病都沒有，我這人的毛病至少有三千七百八十三點。」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眨了眨眼道：「不管你有多少點毛病，我們的洗澡水，你可千萬不能喝下去。」

小馬道：「好，我絕不喝下去。」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道：「狗屎你也不能吃。」

小馬道：「好，我絕不吃。」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笑了，吃吃地笑道：「原來你這人還不太笨，還不算是條笨驢。」

小馬道：「我本來就不是笨驢，我是條色狼，不折不扣的大色狼！」他果然就立刻作出色狼的樣子。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立刻就顯得很害怕的樣子，躲到一個女孩子的背後，道：「你看她怎麼樣？」

小馬道：「很好。」這女孩子的確很好，「很好」這兩個字包括了很多種意思──迷人的甜笑、青春的胴體、筆直的腿。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鬆了口氣，道：「她叫香香，你若要她，我可以叫她陪你。」

小馬道：「我不要。」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道：「她今年才十六歲，她真的很香。」

小馬道：「我知道。」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道：「你還是不要？」

小馬道：「不要。」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笑道：「原來你並不是個真的色狼。」

小馬道：「我是的。」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又開始有點緊張了，道：「你是不是想要別人？」

小馬道：「是。」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道：「你是要誰？這裡的女孩子你可以隨便選一個。」

小馬道：「我一個都不要。」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道：「你想要兩個、三個也行。」

小馬道：「她們我全都不要。」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完全緊張了，道：「你……你想要誰？」

小馬道：「我要你。」

這句話說完，他已跳起來，撲過去。穿衣服洗澡的女人也跳起來，把香香往他懷抱裡一推，自己卻已跳出了水池。

一個冰冷柔滑的胴體驟然倒入自己的懷抱裡，很少有男人能不動心的。

小馬卻不動心。

他一下子就推開了香香，也跳出水池，

穿衣服洗澡的女人繞著水池跑，喘著氣道：「她們都是小姑娘，我卻已是個老太婆了，你為什麼偏偏要我？」

小馬道：「因為我偏偏喜歡老太婆，尤其是你這樣的老太婆。」她當然不是老太婆。也許她的年紀要比別的女孩子大一些，卻顯得更成熟、更誘人。

最誘人的一點，也許就因為她穿著衣服。

她在前面跑，小馬就在後面追。她跑得很快，他追得卻不急。

因為他知道她跑不了的。

## 第二回 溫柔

她果然跑不了。

後面另外還有一扇門，她剛進去，就一把被小馬抓住。

後面剛好有張床，好大好大的一張床，她一倒下去，就剛好倒在床上。

小馬剛好壓住了她。

她喘息著，呼吸好像隨時都可能停頓，用力抓住小馬的手，道：「你等一等，先等一等。」

小馬故意露出牙齒獰笑，道：「還等什麼？」他的手在動，她用力在推。

「就算你真的要想，我們至少也先說說話，聊聊天。」

「現在我不想聊天。」

「難道你也不想知道我為什麼找你來？」

「現在不想。」

她雖然用力在推，可惜他的手卻令人很難抗拒。她忽然不再推了。

她忽然全身都已酥軟，連一點力氣都沒有。她洗澡的時候就好像出門做客一樣，穿著很整齊的衣服，現在卻好像洗澡一樣。

小馬用鼻抵著她的鼻，眼睛瞪著她的眼睛，道：「你投不投降？」

她喘息著，用力咬著嘴唇道：「不投降！」

小馬道：「你投降我就饒了你！」

她拚命搖頭：「我偏不投降，看你能把我怎麼樣？」一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把女人怎麼樣？你猜呢？

有許多事既不能猜，也不能想，否則不但心會跳、臉會紅，身子也會發燙的。

可是有很多事根本用不著猜，也用不著想，大家一樣會知道──小馬是個男人，年輕力壯的男人。她是個女人，鮮花般盛開的女人。

小馬並不笨，既不是太監，也不是聖人。

就算是笨蛋，也看得出她在勾引他。所以……所以現在小馬也不動了，全身也好像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她的呼吸也停頓了很久。現在才開始能喘息，立刻就喘息著說：「原來你真的不是個好人。」

「我本來就不是，尤其是在遇見你這種人的時候。」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非但也不是個好人，而且比我更壞，壞一百倍。」

她笑了，吃吃地笑道：「但我卻知道你。」

「完全知道？」

「你叫小馬，別人都叫你憤怒的小馬，因為你的脾氣比誰都大。」

「對。」

「你有個好朋友叫丁喜，聰明的丁喜。」

「對。」

「本來你們兩個人總是形影不離的，可是現在他已有了老婆，人家恩愛夫妻，你當然不好意思再夾在人家中間了。」

小馬沒有回答，眼睛卻已露出痛苦之色。她接著又道：「本來你也有個女人，你認為她一定會嫁給你的，她本來也準備嫁你的，只可惜你的脾氣太大，竟把她氣跑了。你找了三個月，卻連她的影子都找不到。」

小馬閉著嘴。他只能閉著嘴，因為他怕。

他怕自己會大哭、大叫，他怕自己會跳起來，一頭撞到牆上去。

「我姓藍。」她忽然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叫藍蘭。」

小馬道：「我並沒有問你尊姓大名。」他的心情不好，說出來的話當然也不太好聽。藍蘭卻一點也不生氣，又道：「我的父母都死了，卻留給我很大一筆錢。」

小馬道：「我既不想打聽你的家世，也不想娶個有錢的老婆。」

藍蘭道：「可是我現在已經說了出來，你已經聽見了。」

小馬道：「我不是個聾子。」

藍蘭道：「所以現在你已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小馬道：「哼。」藍蘭道：「所以現在你已經可以走了。」

小馬站起來，披上衣服就走。藍蘭沒有挽留他，連一點兒挽留他的意思都沒有。

可是小馬走到門口，又忍不住回過頭，問道：「你就是這裡的老闆？」

藍蘭道：「嗯。」

小馬道：「叫人把我找到這裡來的就是你？」

藍蘭道：「嗯。」

小馬道：「我揍了你們五個人，喝了你們兩瓶酒，又跟你……」藍蘭沒有讓他說下去，道：「你做的事我都知道，又何必再說？」

小馬道：「你費了那麼多功夫，神秘號令地把我找到這裡來，為的就是要我來喝酒，揍人？」

藍蘭道：「不是。」

小馬道：「你本來想找我幹什麼的？」

藍蘭道：「我本來當然還有一點別的事。」

小馬道：「現在呢？」

藍蘭道：「現在我已不想找你做了。」

小馬道：「為什麼？」

藍蘭道：「因為現在我已有點喜歡你，所以不忍再要你去送死。」

小馬道：「送死？到哪裡去送死？」

藍蘭道：「狼山。」

據說狼山有很多狼。

據說天下大大小小、公公母母、各式各樣的狼，都是從狼山來的，等到它們將死的時候，也都要回狼山去死。

這當然只不過是傳說。

世上本來就有很多接近神話的傳說，有的美麗，有的神秘，有的可怕。

誰也不知道這些傳說究竟有幾分真實性。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現在狼山上幾乎連一隻狼都沒有了。狼山上的狼，都已被狼山上的人殺光了。

所以狼山的人當然比狼更可怕得多。事實上，現在狼山上的人還比世上所有的毒蛇猛獸都可怕得多。

他們不但殺狼，也殺人。

他們殺的人也許比他們殺的狼多得多。

江湖中替他們取了個很可怕的名字，叫「狼人」，他們自己也好像是很喜歡這名字。因為他們喜歡別人怕他們。

聽到「狼山」兩個字，小馬又不走了，回到床頭，看著藍蘭。藍蘭道：「你知道狼山這地方？」

小馬道：「但我卻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到狼山上去送死。」

藍蘭道：「因為你要保護我們去。」

小馬道：「你們？」

藍蘭道：「我們就是我跟我弟弟。」

小馬道：「你們要到狼山去？」

藍蘭道：「非去不可！」

小馬道：「什麼時候去？」

藍蘭道：「一早就去。」小馬坐下來，又瞧著她看了半天，道：「據說錢太多的人，都有點毛病。」

藍蘭道：「我的錢不少，可是我沒有毛病。」

小馬道：「沒有毛病的人，為什麼一定要到那鬼地方去？」

藍蘭道：「因為那條路是近路。」

小馬道：「近路？」

藍蘭道：「越過狼山到西城，至少可以少走六七天路。」

小馬道：「你們急著要到西城？」

藍蘭道：「我弟弟有病，可能一輩子都醫不好，如果不能在三天之內趕到西城，也許他就死定了。」

小馬道：「如果從狼山走，可能一輩子也到不了西城。」

藍蘭道：「我知道。」

小馬道：「可是你還要賭一賭？」

藍蘭道：「我想不出別的法子。」

小馬道：「西城有人能治你弟弟的疾病？」

藍蘭道：「只有他一個人。」

小馬站起來，又坐下。他顯然也想不出別的法子。

藍蘭道：「我們本來可以去請些有名的鏢客，可是這件事太急，我們只請到一個人。」

小馬道：「誰？」

藍蘭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那個人現在已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了。」

小馬道：「為什麼？」

藍蘭道：「因為他已被你打得七零八碎，想站起來都很難。」

小馬道：「彭老虎？」

藍蘭苦笑道：「我們本以為他的五虎斷門刀很有兩下子，誰知道他一遇見你，老虎就變成了病貓。」

小馬說：「所以你就想到來找我。」

藍蘭道：「可惜我也知道你這人是天生的牛脾氣。若是好好地請你做一件事，你絕不會答應的，何況，你最近心情又不好。」

小馬又站起來，瞪著她，冷冷道：「我只希望你記住一點。」藍蘭在聽。

小馬道：「我心情好不好，是我的事，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藍蘭道：「我記住了。」

小馬道：「很好。」

藍蘭道：「這次你說很好是什麼意思？」

小馬道：「就是你現在已經找到一個保鏢的意思。」

藍蘭跳起來，看著他，又驚又喜，道：「你真的肯答應？」

小馬道：「我為什麼不肯答應？」

藍蘭道：「你不怕那些狼人？」

小馬道：「有些怕。」

藍蘭道：「你不怕死？」

小馬道：「誰不怕死？只有白癡才不怕死。」

藍蘭道：「那你為什麼還肯去？」

小馬道：「因為我這個人有毛病。」

藍蘭嫣然道：「我知道，你的毛病有三千七百八十三點。」

小馬道：「是三千七百八十四點。」

藍蘭道：「現在又加了一點？」

小馬道：「加了最要命的一點。」

藍蘭道：「哪一點？」

小馬忽然一把抱起她，道：「就是這一點。」

凌晨。

淡淡的晨光從窗外照進來，她的皮膚柔軟光滑如絲緞。

她在看著他。

他很沉默。安靜而沉默。

像他這種人，只有在真正痛苦時，才會如此安靜沉默。

她忍不住問：「你是不是又想起了她？想起了那個被你氣走了的女孩子？」

「……」

「你答應這件事，是不是因為我可以讓你暫時忘記她？」小馬忽然翻身，壓住了她，扼住了她的咽喉。她幾乎連呼吸都停頓，掙扎著道：「我就算說錯了話，你也不必這麼生氣的！」

小馬瞧著她，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手卻放鬆了。大聲道：「你若說錯了，我最多當你放屁，我為什麼要生氣？」他生氣，只因為她的確說中了他的心事。這種刻骨銘心、無可奈何的痛苦，本就很難忘記，所以只要能忘記片刻，也是好的。

他狂歌當哭，爛醉如泥，也只不過為了要尋求這片刻的麻木和逃避。

雖然他明知無法逃避，雖然他明知清醒時只有更痛苦，他也別無選擇的餘地。

她正看著他時，眼睛已更柔和，充滿了一種母性的憐惜和同情。

她已漸漸瞭解他。

他倔強、驕傲，全身都充滿了叛逆性，但他卻只不過是個孩子。

她忍不住又想去擁抱他。可是天已亮了，陽光已照上了窗戶。

「我們一早就要走。」她坐起來，道：「這裡有二三十個家人，都練過幾年功夫，你可以選幾個帶去。」

小馬道：「現在我已選中了一個。」

藍蘭道：「誰？」

小馬道：「香香。」

藍蘭道：「為什麼要帶她去？」

小馬道：「因為她很香，真的很香。」

藍蘭道：「香人有什麼作用？」

小馬道：「香人總比臭人好。」

## 第三回 千金一諾

陽光燦爛。

二十七條大漢站在陽光下，赤膊、禿頂，古銅色的皮膚上好像擦了油一樣。

「我叫崔桐。」第一個大漢道：「我練的是大洪拳。」大洪拳雖然是江湖中最普通的拳法，可是他拉起架式，練了一趟，倒也虎虎生威。藍蘭道：「怎麼樣？」小馬道：「很好。」藍蘭道：「這次你……」小馬打斷了她的話，道：「這次我說很好的意思，就是說他可以在家裡好好休養。」第二個人叫王平。居然是少林弟子，居然會伏虎羅漢拳。小馬道：「很好。」他不等別人再問，自己就解釋道：「這次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他打我一拳。」王平並不是虛偽的人，而且早就看小馬不順眼。小馬就真要他打十拳八拳，他也絕不會客氣。

他說打就打，一拳擊出，用的正是少林羅漢拳的重手，「砰」的一聲，打在小馬胸膛上。拳頭擊下，一個人大叫起來。

叫的人不是小馬，叫的是王平。

挨揍的人沒有叫，揍人的反而大叫，只因為他這一拳就好像打在石頭上。

無論誰一拳打在石頭上，自己的拳頭都會有點受不了的。

這世上拳頭比石頭硬的人畢竟不多。

小馬看看藍蘭，道：「怎麼樣？」藍蘭苦笑道：「看來他也可以陪崔桐一起在家休養休養了。」

小馬道：「他們二十七位都可以在家休養休養。」

藍蘭道：「你一個人都不帶？」

小馬道：「我不想去送死。」

藍蘭道：「你想帶誰去？」

小馬道：「帶今天沒有來的兩個人。」

藍蘭道：「今天沒有來的？」

小馬道：「今天雖然沒有來，昨天晚上卻來了，一個還給了我一劍。」

藍蘭道：「你也一人給了他們一拳，難道還嫌不夠？還要找他們來出氣？」

小馬道：「我本來的確不喜歡這種背地暗算的人，可是要對付狼人，他們這種人正合適。」

藍蘭嘆了口氣，道：「為什麼你選來選去，選中的都是女孩子？」

小馬有點意外：「她們是女孩子？」

藍蘭道：「不但是女孩子，而且都香得很。」

小馬大笑，道：「很好，好極了，這次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好極了。」

藍蘭道：「只有一點不好。」

小馬道：「哪一點？」

藍蘭道：「現在她們的臉，都被你打腫了，人雖然還香，看起來都有點像豬八戒。」

她們並不像豬八戒。

一個十六七歲的漂亮女孩子，不管臉被打得多腫，都絕不會像豬八戒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出手那麼毒、劍法那麼鋒利的人，竟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她們是姐妹。

姐姐叫曾珍，妹妹叫曾珠，兩個人的眼睛都像珍珠般明亮。

看見她們，小馬就覺得很後悔，後悔自己那一拳實在打得太重了。

曾珍看見他的時候，眼睛裡也有點兒氣憤懷恨的樣子。

妹妹卻不在乎，臉雖被打腫了，卻還是一直在不停地笑，笑得還很甜。

等她們走了後，小馬才問：「這姐妹兩人你是怎麼找來的？」

藍蘭笑道：「連你我都能找得來，何況她們。」

小馬道：「她們是哪一派的弟子？」

藍蘭道：「她們沒有問過你是哪一派門下的弟子？」

小馬道：「沒有。」

藍蘭道：「那麼你又何必問她們？」

小馬看著她，忽然發覺這個女人越來越神秘，比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神秘得多。

藍蘭又問道：「除了她們姐妹和香香外，你還想帶什麼人去？」

小馬道：「第一，我要找個耳朵很靈的人。」

藍蘭道：「到哪裡去找？」小馬道：「我知道城裡有個人，別人就算在二三十丈外悄悄說話，他都能聽見。」

藍蘭道：「這人是誰？」

小馬道：「這人叫張聾子，就是在城門口補鞋的張聾子。」

藍蘭忽然好像覺得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道：「你說這人叫什麼？」

小馬道：「叫張聾子。」

藍蘭道：「他當然不是真的聾子。」

小馬道：「他是的。」

藍蘭幾乎叫了出來：「你說耳朵最靈的人是個真的聾子？」

小馬道：「不錯。」

藍蘭道：「一個真的聾子，能夠聽見別人在二十丈外悄悄說話？」

小馬道：「我保證他每字都聽得見。」

藍蘭嘆了口氣，道：「看來你這人不但有毛病，而且還有點瘋。」

小馬笑了笑，笑得很神秘，道：「你若不信，為什麼不找他來試試？」

張聾子又叫張皮匠，皮匠通常都是補鞋的。有人要找皮匠來補鞋，皮匠通常都來得很快，張聾子也來得很快。

他進門的時候，門後躲著六個人，每個人都拿著面大銅鑼，等他一腳跨進來，六個人手裡的木棒就一起敲了下去。

六面銅鑼一起敲響，那聲音幾乎已可以把一個不是失聰的人耳朵震聾。

可是張聾子連眼睛都沒有眨。

他是個真的聾子。

完完全全、徹底的聾子。

大廳很寬，很長。

藍蘭坐在最遠的一個角落，距離門口至少有二十丈。

張聾子一走進門，就站住。

藍蘭看著他道：「你會補鞋？」張聾子立刻點點頭。

藍蘭道：「你姓什麼？是什麼地方人？家裡還有些什麼人？」

張聾子道：「我姓張，河南人，老婆死了，女兒嫁了，現在家裡只剩下我一個。」

藍蘭愣住。她說話聲音很輕，她距離這人至少有二十丈開外。

可是她說話的聲音，這個大聾子居然能聽得見，每個字都聽得見。

小馬在門後問道：「怎麼樣？」藍蘭嘆了口氣，道：「很好，好極了。」

小馬大笑著走出來。道：「聾兄，你好。」

一看見小馬，張聾子的面色就變了，就好像看見個活鬼一樣，掉頭就走。他走不了。

六條拿著銅鑼的大漢，已將門堵住。

張聾子只有看著小馬嘆氣，苦笑道：「我不好，很不好。」

小馬道：「怎麼會不好？」

張聾子道：「遇見了你這個倒霉鬼，我怎能會好得起來？」

小馬大笑，走過去摟住他的肩，看起來他們不但是老朋友，還是好朋友。一個好像小馬似的浪子，怎會跟一個補鞋的皮匠是老朋友？

這皮匠的來歷，無疑很可疑。

藍蘭並不想追問他的來歷，她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盡快過山，平安過山。

狼山。

她忍不住問：「你為什麼不問問他，肯不肯跟我們一起走？」

小馬道：「他一定肯。」

藍蘭道：「你怎麼知道？」

小馬道：「他既然已遇見了我，還有什麼別的路好走？」

張聾子的面色越來越難看，試探著問道：「你們總不會是想要我跟你們過狼山吧？」

小馬道：「『不是』下面還要加兩個字。」

張聾子道：「兩個什麼字？」

小馬道：「不是才怪。」

張聾子的面色已經變成了一張無字的白紙，忽然閉上眼，往地上一坐。這意思就是表示，他非但不走，連聽都不聽了，不管他們再說什麼，他都絕不聽了。

藍蘭看著小馬。小馬笑笑，拉起張聾子的手，在他手心畫了畫，就好像畫了道符。

這道符還真靈。

張聾子一下子就跳了起來，瞪著小馬，道：「這一趟你真的非走不可？」

小馬點點頭。

張聾子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終於嘆了口氣，道：「好，我去，可是我有個條件！」

小馬道：「你說。」

張聾子道：「你去把老皮也找來，要下水，大家一起下水。」

小馬眼睛裡立刻發出了光。道：「老皮也在城裡？」

張聾子道：「他剛來，正在我家廚房裡喝酒。」

小馬眼睛更亮，就好像忽然從垃圾堆裡找到了個寶貝，活生生的大寶貝。

藍蘭又忍不住問：「老皮是什麼人？」

小馬道：「老皮也是個皮匠。」

藍蘭道：「他有什麼本事？」

小馬道：「一點兒本事都沒有。」

藍蘭道：「有幾點兒？」

小馬道：「半點兒都沒有。」

藍蘭道：「他完全沒有本事？」

小馬點點頭。

藍蘭道：「沒有本事的人，請他來幹什麼？」

小馬道：「真正連一點兒本事都沒有的人，你見過幾個？」

藍蘭想了想，道：「好像連一個都沒見過。」

小馬道：「所以他這種人才真正難得。」

藍蘭不懂。

小馬道：「完全沒有本事，就是他最大的本事，這種人找遍天下，也找不出幾個。」

藍蘭好像有點懂了，又好像還不太懂。在男人面前，她永遠不會懂得一件事，就連一加一是二，她好像都不懂，可是你認為她真的不懂，你就錯了，錯得很厲害。

小馬沒有犯這種錯。所以也不再解釋。

他在問張聾子：「你廚房裡還有多少酒？」

張聾子道：「三四斤。」

小馬嘆了口氣，道：「那麼他現在早就走了，喝了三斤酒之後，他絕不會再耽在別人的廚房裡。」

張聾子同意，藍蘭卻問道：「喝了三斤酒之後，他會去幹什麼？」

小馬苦笑道：「天知道他會去幹什麼？喝了酒之後，他做的事只怕連神仙都猜不到。」

他看著張聾子，希望張聾子能證實他的話。張聾子卻根本沒有注意他在說什麼，眼睛看著門外，臉上帶著種奇怪的表情。

男人們通常只有在看見一個真正使他動心的美女時才會露出這種表情。

他看見的是香香。

香香正穿過院子，匆匆走進來，美麗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還沒有走進門，就大聲道：「我剛才聽見了個好消息。」

藍蘭等著她說下去。張聾子也在等。看見香香，他好像忽然年輕了二十歲。只可惜香香連眼角都沒有往他瞄一眼，接著道：「今天城裡又來了一個了不起的人，我們如果能請到他，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藍蘭道：「這個了不起的人是誰？」

香香道：「鄧定侯。」

藍蘭道：「神拳小諸葛鄧定侯？」

香香眼睛裡閃著光。道，「剛才老孫回來，說他正在天福樓喝酒，還請了好多好多人陪他一起喝。」

張聾子終於轉過頭看了看小馬，小馬也正在看著他。兩個人都好像想笑，又笑不出。

張聾子道：「是你去還是我去？」

小馬道：「我去。」

香香搶著道：「去找鄧定侯？」

小馬道：「去找皮猴子，一個臉皮比一個城牆還厚的胖猴子。」

香香不懂，藍蘭卻有點懂了：「難道這個鄧定侯就是老皮冒充的？」

小馬道：「不是才怪。」

香香道：「鄧定侯是名震天下的大俠，誰敢冒充他？」

小馬道：「老皮敢，喝了三斤酒之後，天下絕沒有他不敢做的事。」

藍蘭道：「可是你剛才還說他連一點本事都沒有。這種事他怎做得出？」

小馬道：「就因為他一點本事都沒有，所以他什麼事都做得出，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老皮並不太胖，更不像猴子。

他衣冠楚楚，一表人材，看起來簡直比鄧定侯自己更像鄧定侯。

可是他看見小馬的時候，卻好像老鼠看見了貓。小馬叫他往東，他絕不敢往西。

小馬說：「我們上狼山去！」

他立刻就同意：「好，我們上狼山去。」

小馬道：「你不怕？」

老皮就拍著胸膛道：「為朋友兩肋插刀都不怕，何況走一次狼山。」

小馬笑了，道：「現在你總算明白了吧。」

藍蘭也在笑了。她的確明白了，這個人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胖猴子。只有一點她還不明白：「你們剛才為什麼要說他是皮匠？」

小馬道：「他本來就是的！」

藍蘭道：「可是他看來完全不像。」

張聾子道：「那只因為他這個皮匠，和我這個皮匠有點不同。」

藍蘭道：「有什麼不同？」

張聾子道：「我這個皮匠是補鞋的。」

藍蘭道：「他呢？」

張聾子道：「他是賴皮的。」

老皮居然一點都不生氣，笑嘻嘻道：「我們這兩個臭皮匠加在一起，雖然還比不上一個諸葛亮，要比個把曹操，總是綽綽有餘的了。」

於是小馬就帶著這兩個臭皮匠、三個小姑娘，保護著一個弱不禁風的女人、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開始出發。

如果別人知道他們要去的地方，竟是比龍潭虎穴還兇險的狼山，無論誰都一定會替他們捏一把汗。

可是小馬自己卻一點都不在乎。

病人坐在轎子裡，轎子密不透風。他連這人長得是什麼樣子都沒看見，就為這個人去賣命了。

別人一定會認為他是個笨蛋，可是他自己卻不在乎。

只要他高興，他什麼事都肯去做，什麼都不在乎。

## 第四回 常剝皮

九月十二日。

正午。

晴。

天高氣爽，萬里無雲。

兩頂小轎、三匹青驢，從西門出城。就好像一家人快快樂樂的要去郊外玩玩一樣，老皮大馬金刀地走在前面，就像是大哥，三個小妹妹臉上蒙著黑紗，騎著青驢，爸爸媽媽坐在轎子裡，小馬和張聾子就像是他們的跟班。

一個小跟班，一個老跟班，穿得比轎夫還要破爛。

藍蘭問小馬為什麼不肯換套新衣，小馬回答很乾脆：「我不高興換。」

他不高興做的事，你就算砍下他的腦袋，他也絕不肯做的。

這一行人走在路上當然難免引起人注意，他們也在注意別人。

每個人他們都注意，就連藍蘭都不時要把簾子撒開一線縫，留意著過路的人，路上的人卻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留意的，因為這裡還未到狼山。

這裡是龍門。

龍門是個小鎮，也是到狼山去的必經之路。

頭腦清楚、神智健全的人，絕不會想到狼山去，就連做惡夢的時候都不會夢到狼山去。

所以經過這個小鎮的人，不是瘋子也是有點毛病，不是窮神，也是惡鬼。

所以這小鎮當然荒涼而破落，留在鎮上的人，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了。

走不了的人不是因為太窮，就是因為太老。

一個已老掉了牙的老婆婆，開了家破得連鍋底都快破穿洞的小飯鋪，牆上寫著各式各樣的菜名和酒名，糖醋排骨溜蛋子，陳年紹興竹葉青，什麼都有。

其實你要什麼都沒有，除了已經快窮病了的人之外，誰也不會來這裡吃飯。

奇怪的是，今天這裡卻來了七八位客人。看來非但不窮，而且都很有氣派。

七八個人都好像是約好了的一樣。一到中午，就從四面八方趕來了，趕路卻很急，可是彼此間卻又偏偏全不認得。

七八個人坐在一間東倒西歪的破屋子裡、幾張東倒西歪的破凳子上，你瞪著我，我瞪著你，身上都佩著刀劍，眼睛裡都帶著敵意。

七八個人每個人都要了一碗肉絲麵，半斤黃酒，因為除了這兩樣外，這地方根本沒有別的。

麵早就擺在桌上，酒也早就來了，可是誰也沒有舉杯，更沒有動筷子。

因為麵湯比洗鍋水還髒，酒比醋還酸，老婆婆又早已人影不見，而且早就收了錢。

老婆婆並不笨。

她早就看出來這些人絕不是特地到這裡來喝酒吃麵的。

這些人為什麼要到這裡來？

她猜不出，她也不想管，她雖然又窮又老，可是她還想多活幾天。

午時已過去，七八個人臉上都露出焦急之色，卻還是動也不動地坐著。

忽然間，馬啼聲響，響得很急，七八個人都伸長脖子往外看。

一匹快馬急馳而來，馬上人肩寬、腰細、手大、腳長，穿著寶藍色的緊身衣，腰上凸起一條，衣服下面藏著的也不知是什麼軟兵器。

看見了這個人，只看了一眼，大家就全都掉過了頭。他們顯然是在等人，等的卻不是這個人。

這個人一拍馬頭，馬就停下來。

馬一停下，這個人已到了老婆婆的破飯鋪裡，誰也沒有看見他是怎樣下馬的。

他的腿不但長，而且長得特別。他不但腿長，臉也長，長臉上卻長著雙三角眼，三角眼裡精光閃閃，從這些人臉上一個個看來，忽然道：「我知道你們是誰，也知道你們幹什麼來的。」

沒有人答腔，也沒有人再回頭看他一眼，好像生怕再看他一眼，眼珠就會掉下來。

長腿冷笑，道：「你們當然也知道我是誰，是幹什麼來的。」

他忽然抬腿一踢。他的腿雖然長，可是再長的腿也不會有五尺長。

這屋子雖然矮，可是最矮的屋子至少也有二三丈高。

誰知道他隨隨便便抬起腿一踢，屋頂就被他踢出了個大洞。

大家的臉色都變了，卻還是不動。

屋頂掉下的灰土瓦礫，掉在他們頭頂、麵碗裡，他們也毫無反應。

長腿已坐下來，坐在一個滿面鬍子的彪形大漢對面，冷冷道：「這半年來，你在河東做了幾票大買賣，收入想必不錯。」

大漢還是沒有反應，一雙青筋結現的手卻已在桌下握住刀柄。

長腿道：「從今天開始，你有麻煩，我照顧你，你做的買賣，我們三七分帳。」

大漢終於看了他一眼道：「你只要三成？」

長腿道：「你收三成，我佔七成。」

大漢笑了，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刀已出鞘，刀光一閃，急砍長腿的左頸。這一刀招沉力猛，出手狠毒，這柄刀也不知砍過多少人的腦袋。

長腿沒有動，至少上半身絕沒有動，大漢的人卻突然飛了起來，從三個人頭頂飛過去，「砰」的撞在牆上，連屋子都幾乎撞倒。

他的刀雖快，長腿的腿更快，隨隨便便在桌子下一踢，就將一個百把斤的大漢踢得飛出好幾丈。

長腿冷冷的道：「這就是我的追風奪命無影腿，還有誰想嘗嘗它的滋味？」

沒有人答腔，甚至連喘氣的聲音都沒有。

長腿道：「那麼從今天起，你們做的買賣，都歸我來分帳……」

突聽身後一個人冷冷道：「三成歸他們自己，七成歸我。」

長腿臉色變了，身子一縮，一雙長腿已急風般連環踢出。

只聽「咯啦、咯啦」兩聲響，他的人已飛出門外，重重跌在路心。

後面門上的棉布簾子彷彿被風吹起，還在不停地波動，誰也沒看清有什麼人走過去。

可是剛才還在大門口說話的聲音，現在卻已到了這扇小門後面的小屋裡，道：「趙大鬍子多留兩成回家治傷，其餘的也改成三七分帳，先交帳的先走。」

坐在後門口的一個青年人立刻搶先走進去，道：「這半年來我做了十三票買賣，總共有三千五百兩，可是我自己吃喝嫖賭，已經花了一半。」

那聲音帶著笑道：「你這小子倒還真會花錢。」

年輕人道：「剩下的我已全部帶來，可以全部交給你老人家。」

那聲音道：「不夠的呢？」

年輕人道：「你說怎麼辦，我就怎麼辦。」

那聲音道：「好，有理。看你還算老實，我只要你這點東西抵數。」

年輕人走出來的時候，臉上鮮血淋淋，左臉上一塊皮已被削了下來。

轎子忽然在前面停下，老皮忽然從前面大步奔過來，他平時走路通常是四平八穩、很有氣派，很少人看見他走得這麼急。

小馬道：「你見了鬼？」

老皮道：「鬼雖然沒有見到，人倒看見了不少。」

小馬道：「什麼人？」

老皮道：「章長腿。」

小馬道：「這個人並不比鬼可愛多少。」

張聾子道：「他在哪裡？」

老皮道：「就躺在前面的路上。」

張聾子道：「躺在路上幹什麼？」

老皮道：「你知不知道那個老太婆開的破酒店？」

張聾子知道，這條路他們都不只走過一次。

老皮道：「我走到那裡的時候，他正從老婆婆的店裡飛出來，一下子跌在路上，躺了下去。」

小馬道：「然後呢？」

老皮道：「然後就再也不動了。」

小馬道：「為什麼不動？」

老皮道：「因為他現在已沒有腿。」

小馬又皺起了眉。

章長腿的追風奪命無影腳，他是知道的，能夠讓章長腿變成沒有腿的人，江湖中並不多。

小馬道：「現在還有些什麼人在老婆婆那破酒店裡？」

老皮道：「還有七八個。」

小馬道：「有沒有我們認識的？」

老皮道：「有一個。」

小馬道：「誰。」

老皮吞下口水，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剛吞下五斤黃連。

小馬的眼睛卻亮了，道：「是不是常老刀？」

老皮點點頭，臉上的表情好像又吞下了個發了霉的臭雞蛋。

小馬卻高興得跳起來，比剛從垃圾堆裡找到個活寶貝還高興。

老皮搶著道：「你要找他來，我就走。」

小馬道：「你能往哪裡走？」

老皮道：「要我留下，你就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小馬道：「你說。」

老皮道：「叫他離得我遠遠的，越遠越好，只要他走近我一丈之內，我就算逃不了，至少我總可以一頭撞死。」

小馬笑了。

轎子的簾子已撩起一條線，一雙美麗的眼睛正在看著他們道：「常老刀是什麼人？」

小馬道：「常老刀也是個皮匠。」

藍蘭的眼睛眨了眨，道：「是個什麼樣的皮匠？」

小馬道：「是個剝皮的皮匠。」

店裡七個人已剩下兩個。

兩個本來很有威風的江湖好漢，現在卻好像待宰的小羊般坐在那裡，愁眉苦臉，唉聲嘆氣。

棉布簾子裡的人已經在問：「你們兩位為什麼不進來？」

兩個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好像都想讓對方先進去，好像明知一進去就得接宰。

簾子裡的聲音更冷，道：「你們是不是要我親自出去請？」

一個年紀比較小的，終於鼓起勇氣站起來。

年紀大的卻拉他，壓低聲音，道：「這次你交不了帳？」

年輕的點點頭。

年紀大的道：「還差多少？」

年輕的道：「還差得很多。」

年紀大的嘆了口氣，道：「我也不夠，也差得多。」

他忽然咬了咬牙，從身上拿出疊銀票，道：「加上我的，你一定夠了，這些你都拿去！」

年輕的又驚又喜，道：「你呢」？

年紀大的苦笑道：「快也是一刀，慢也是一刀，反正我也已是個老頭子了，我……沒關係。」

年輕的看著他，顯得又感動、又感激，忽然也從身上拿出疊銀票，道：「加上我的，你也一定夠了，你拿去。」

年紀大的道：「可是你……」

年輕的勉強笑了笑，道：「我知道你還有老婆孩子，我反正還是光棍一條，我沒有關係！」

兩個人眼睛裡都已有熱淚盈盈，都沒有發現大門外已多了一個人。

小馬正在門口看著他們，好像也快被感動得掉下眼淚來，還沒有開口，簾子裡的人已在破口大罵：「王八蛋，媽那個巴子，操那娘，日死你先人奶奶，操你媽，丟你老母，幹你娘！」這一罵，已經包括了九省大罵，甚至包括了還在海隅的罵人方式。

一個冷酷、冷漠、冷靜的人，忽然會這麼樣開罵，已經很令人吃驚。最令人吃驚的是他最後一句話。

「你們兩個龜孫子快給我滾吧，滾得越遠越好，滾得越快越好！」

年紀大的和年輕的兩個人都愣住，不是害怕得愣住，是高興得愣住。

他要他們滾，簡直比一個人平空送他們兩棟房子還值得高興，簡直比天上忽然掉下兩個大餅來還要高興。這種高興的程度，簡直已經讓他們不敢相信。

小馬相信。小馬相信這個人。

小馬道：「他讓你們走，你們還不走？」

兩個人直到現在才看見小馬，年紀大的吃吃地問：「他真的讓我們走？」

小馬道：「你們能夠義氣，他為什麼不能夠義氣？」

兩個人還不太相信。

小馬道：「你們不用怕他罵人，只有他在覺得自己很夠義氣的時候，他才會罵人。」

兩個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再同時看看小馬，就一起走了。

不是走，是逃。逃得比兩匹被人抽了三百六十下的快馬還要快十倍。

小馬笑了。門簾裡沒有聲音。

小馬笑道：「想不到你這條專剝人皮的瘦豬，還有被感動的時候。」

門簾裡的人終於忍不住開腔：「瘦豬是你，不是我。」

小馬大笑。

門簾裡的人又道：「你比我還瘦，比我還像豬。」

小馬大笑道：「我至少還有一點比你強。」

門簾裡的明知故問：「哪一點？」

小馬道：「遇見了我，你就得跟我走。」

他又解釋：「跟我走雖然倒霉，不跟我走你就更倒霉。」

誰也不希望自己太倒霉，所以兩個皮匠就變成了三個臭皮匠：一個補鞋，一個賴皮，一個剝皮。

九月十二，午後。

晴。

秋天的陽光最艷麗。

艷麗的陽光從正面的窗子裡照進來，使得老婆婆的破酒鋪看來更破舊，也使得會剝人皮的常老刀看來更可怕。

常老刀通常就叫常剝皮。他的確常常會剝人的皮。

看見了他，老皮立刻走得遠遠的，不僅遠在一丈外，他好像很怕常剝皮會剝他的皮。

無論誰看見常剝皮，都難免會有一種要被剝皮的恐懼。他實在是個很可怕的人，他矮、瘦、乾枯，全身的肉加起來也許還沒有四兩重。

可是他遠比一個三百八十八斤的巨人更可怕，他就好像是把刀子──四兩重的刀子，也遠比三百八十八斤廢鐵更可怕。

何況這把刀子的刀鋒又薄又利，而且又出了鞘──無論誰看見他這個人，都一定會有這種感覺。尤其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看著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通常都會覺得好像有一把刀刺在自己身上──刺在自己身上最痛的地方。

現在藍蘭就有這種感覺，因為常剝皮的眼睛正在瞥著她。

藍蘭是個很漂亮的女人。

很漂亮的女人不一定很有吸引力。

藍蘭不但漂亮，而且很有吸引力，足以將任何一個看過一眼而遠在三百里外的男人，吸引到她面前一寸近的地方來。可是她已經發現這個男人的眼光不同。

別的男人的眼光，只不過是想剝她的衣服；這個男人的眼光，卻只不過是想剝她的皮。

想剝衣服的眼光，女人可以忍受，隨便任何女人都可以忍受，只要並不是真的剝，就可以忍受。

想剝皮的眼光，女人可就有點受不了，隨便哪種女人都受不了。

所以藍蘭在看著小馬，問道：「常先生是不是也肯跟我們一起過狼山？」

小馬道：「他一定肯。」

藍蘭道：「你有把握？」

小馬道：「有。」

小馬道：「為什麼？」

小馬道：「因為他讓章長腿變成了沒有腿。」

藍蘭道：「章長腿也是狼人？」

小馬道：「不是。」

張聾子道：「他只不過是柳大腳的老情人。」

藍蘭道：「柳大腳是誰？」

張聾子道：「狼人有公也有母，柳大腳就是母狼中最兇狠的一個！」

藍蘭笑道：「長腿配大腳，倒真是天生的一對兒。」

小馬道：「所以現在長腿變成了沒有腿，柳大腳一定生氣得很，就算常老刀不上狼山，柳大腳也一定會下山來找他的。」

藍蘭眼珠子轉了轉，道：「他上了狼山，豈不是送羊入虎口，自投羅網？」

小馬道：「常老刀不是羊，也不是老皮，他既然敢動章長腿，就一定已打定主意，要讓柳大腳也變成沒有腳。」

張聾子道：「常老刀一向乾淨利落，要斬草就得除根，絕不能留下後患。」

常剝皮一直在聽著，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忽然道：「十萬兩銀子，兩瓶好酒。」

他不喜歡說話，他說的話一向很少人聽得懂。

藍蘭聽不懂，可是她看得出小馬和張聾子都懂。

張聾子道：「這就是他的條件。」

藍蘭道：「要他上狼山，就得先送他十萬兩銀子、兩瓶好酒？」

張聾子道：「不錯。」

他又補充：「銀子一兩都不能少，酒也一定是最好的。常老刀開出來的條件，從來不打折扣。」

小馬道：「可是這些東西絕不是他自己要的，他並不喜歡喝酒。」

張聾子道：「他要錢，卻一向喜歡用自己的法子。」

他最喜歡用的法子，就是黑吃黑。

小馬道：「所以他要這些東西，一定是為了另外一個人。」

藍蘭道：「為了誰？」

小馬沒有回答，張聾子也沒有──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藍蘭也不再問，更不考慮，站起來走了出去。回來的時候，就帶回了十萬兩銀票和兩瓶最好的女兒紅。

她是個女人，可是她做事比無數男人痛快得多。

常剝皮只看了她一眼，連一個字都沒有說，用一隻手接起了兩瓶酒，兩根手指拈起了銀票，站起來就走。

不是走出去，是走進去。

走進了後面老婆婆住的屋子。

## 第五回 狼人

一間又髒、又亂、又破、又小的屋子，那老婆婆正縮睡在屋子裡的一張破炕上，縮在角落裡，整個人都縮成一團。

常剝皮走進來，將兩罈酒和一疊銀票都擺在破炕前的一張破桌子上，忽然恭恭敬敬的向老婆婆鞠躬長揖。

從來也沒有人看見他對任何人如此恭敬過。

老婆婆也顯得很吃驚，身子又往後縮一縮，看來不但吃驚，而且害怕。

常剝皮道：「銀票是十萬兩，酒是二十年陳的女兒紅。」

老婆婆好像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常剝皮道：「晚輩姓常，叫常無意，在家裡排第三。」

老婆婆忽然道：「你老子是常漫天？」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身子忽然坐直了，忽然間就已到了桌子前面，拍碎了酒罈上的封泥嗅一嗅，疲倦衰老的眼睛裡立刻發出了光。

就在這一瞬間，這個老掉了牙的老婆婆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不但變得年輕很多，而且充滿了威嚴和自信，說不出的鎮定而冷酷。

這種變化不但驚人，而且可怕。

常無意既沒有吃驚，也沒有害怕，好像這種事根本就是一定發生的。

老婆婆再坐下來時，桌子上的那疊銀票也不見了。

常無意雖然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眼睛裡卻已露出希望。

只要她肯收下這十萬兩，事情就有了希望。

老婆婆道：「這是好酒。」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道：「坐下來陪我飲。」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道：「喝酒要公平，我們一人一罈。」

常無意道：「是。」他搬了張破椅子過來，坐在老婆婆對面，拍碎了另一罈酒的泥封。

老婆婆道：「我喝一口，你喝一口。」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捧起酒罈，喝了一口，常無意也捧起酒罈喝了一口。

好大的一口，一口酒下肚，老婆婆的眼睛就更亮了，第二口酒喝下去，衰老蒼白的臉上，就有了紅暈。瞧著常無意看了半天，道：「想不到你這孩子還有點意思。」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道：「至少比你老子有意思。」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又喝了口酒，又瞧著他看了半天，忽然問道：「你也想跟他們上狼山去？」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道：「你老子已死了，你大哥、二哥也死了，你們家的人幾乎死盡死絕。」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道：「你不想死？」

常無意道：「我不想。」

老婆婆笑了，露了一嘴已經快掉光的牙齒，道：「我拿了你的錢，喝了你的酒，我也不想讓你死。」

常無意道：「是。」

老婆婆道：「可是你上了狼山，我也不一定保證你能活著下來！」

常無意道：「我知道。」

老婆婆道：「狼山上有各式各樣的狼，有日狼，有夜狼，有君子狼，有小人狼，有不吃人的狼，還有真吃人的狼。」

她又喝了口酒：「這些狼裡面，你知不知道最可怕的是哪種狼？」

常無意道：「君子狼。」

老婆婆又笑了，道：「看來你不但很有意思，而且很不笨。」

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最可怕的。

老婆婆道：「君子狼的老大，就叫做君子，這個人看來就像是個道學先生，不管做什麼事都中規中矩，說話更斯文客氣，不知道他的人，看見他一定會覺得他又可佩、又可親。」

她忽然一拍桌子，大聲道：「可是這個人簡直就他媽的不是個人，簡直該砍頭三萬七千八百六十次。」

常無意在聽著。

老婆婆又喝了幾口酒，火氣才算消了些，道：「除了這些狼之外，現在山上又多了一種狼。」

常無意道：「哪種？」

老婆婆道：「他們叫嬉狼，又叫做迷狼。」

這兩個名字都奇怪得很。

這種狼無疑也奇怪得很。

老婆婆道：「他們年紀都不大，大多都是山上狼人第二代，一生下來就命中注定了是個狼人，要在狼山上過一輩子。」

常無意明白她的意思。

狼人的子女，除了狼山外，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

天下雖大，卻絕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允許他們生存下去。

因為狼人們從來就不讓別人生存下去。

可是他們還年輕。

年輕人總是比較善良些的，他們心裡的苦惱無法發洩，對自己的人生又完全絕望，所以他們就變成了很奇怪的一群人。

老婆婆道：「他們對什麼事都不在乎，吃得隨便，穿得破爛，有時會無緣無故的殺人，有時又會救人。只要你不去惹他們，他們通常也不會惹你，所以……」

常無意道：「所以我最好不要去惹他們。」

老婆婆道：「你最好裝作看不見，就算他們脫光了在你面前翻觔斗，你最好也裝作看不見。因為這群人裡面，有很多都可算作年輕一代中的高手。尤其是老狼卜戰的三個兒子，和狼君子的兩個女兒。」

常無意道：「聽說狼山上有四個大頭目，卜戰和君子狼就是其中兩個？」

老婆婆點點頭，道：「可是他們對自己的兒女卻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常無意道：「除了卜戰和君子狼外，還有兩個頭目是誰？」

老婆婆道：「一個叫柳金蓮，是頭母狼。只可惜她的三寸金蓮是橫量的。」

常無意道：「柳金蓮就是柳大腳？」

老婆婆瞇著眼笑道：「這頭母狼又淫又兇，最恨別人叫她大腳，她若知道你殺她的老公，說不定會拿你來代替，那你就趕快死了算了！」

常無意在喝酒，用酒罈擋住了臉。

他的面色已變了。

他很不喜歡聽這種玩笑。

老婆婆道：「還有一個叫法師，是個和尚，不唸經也不吃素的和尚。」

常無意道：「他吃什麼？」

老婆婆道：「只吃人肉──新鮮的人肉。」

一罈酒已經快喝光了，老婆婆的眼睛已經瞇了起來，好像隨時都可能睡著。

常無意趕緊又問道：「據說他們四個還不算真的是狼山上的首腦。」

老婆婆道：「喔。」

常無意道：「真正的首腦是誰？」

老婆婆道：「你不必問。」

常無意道：「為什麼？」

老婆婆道：「因為你看不到他的，連狼山上的人都很難看到他。」

常無意道：「他從來不自己出手？」

老婆婆道：「你最好不要希望他自己出手。」

常無意還是忍不住要問：「為什麼？」

老婆婆道：「因為他只要一出手，你就死定了。」

常無意又用酒罈擋住了臉。

老婆婆道：「我知道你心裡一定很不服氣，我也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錯，可是跟朱五太爺比起來，你還差得太遠。」

她嘆了口氣，道：「連我跟他比起來都差得遠，否則我又何必在這裡受苦？」

她到這裡來，就是等著殺朱五？

常無意沒有問。

他一向不喜歡探聽別人的秘密。

老婆婆又道：「他不但是狼山上的王，只要他高興，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稱王。當今江湖中的高手們，幾乎已沒有一個人的武功能比得上他。」

她的口氣中並沒有憤恨和怨毒，反而好像充滿了仰慕。

她又開始喝酒，一口就把剩下來的酒全都喝光，眼睛裡總算又有了點光。

常無意的酒罈也空了。

老婆婆看著他，忽然道：「你為什麼不問我跟朱五究竟是什麼關係？」

常無意道：「因為我並不想知道。」

老婆婆道：「真的不想？」

常無意道：「別人的秘密，我為什麼要知道？」

老婆婆又瞥著他看了半天，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是個好孩子，我喜歡你。」

她忽然從身上拿出枚東西塞在常無意手裡，道：「這個給你，你一定有用的。」

她拿出的是個已被磨光了的銅錢，上面卻有道刀痕。

常無意忍不住問：「這有什麼用？」

老婆婆道：「它能救命。」

常無意道：「救誰的命？」

老婆婆道：「救你們的命。」

她又解釋：「你若能遇見一個左手上長著七根手指的人，將這枚銅錢交給他，隨便你要他做什麼，他都會答應。」

常無意道：「這個人欠你的情？」

老婆婆點點頭，道：「只可惜你未必能遇見他，因為他是頭夜狼，白天從不出現。」

常無意道：「我可以在晚上找他。」

老婆婆道：「你絕不能去找他，只能等著他來找你。」

她的表情很嚴肅，又道：「在別的狼人面前，甚至連提都不要提起這個人。」

常無意還想再問，老婆婆卻已睡著了。

忽然就睡著了。

常無意只有悄悄地退出去，等他出門的時候，老婆婆的身子又縮成一團，縮在床角，又變得說不出的衰老疲倦，驚慌恐懼。

常無意坐下來，坐在藍蘭對面，刀鋒般銳利的眼睛裡，滿佈了紅絲。

他已醉了。

他一向很少喝酒，他的酒量並不好。

藍蘭道：「你們在裡面說的話，我們在外面也聽見了。」

常無意知道。

他本來就希望他們能聽見，免得他再說一次。

藍蘭道：「那位老婆婆究竟是什麼人？」

常無意道：「是個老婆婆。」

藍蘭眨了眨眼，道：「我想她一定是位武林前輩，而且武功極高。」

常無意忽然回頭，盯著小馬，道：「這是你的女人？」

小馬不能否認。

可是他當然也不能承認。

常無意道：「她若是你的女人，你就該叫她閉上嘴。」

藍蘭搶著道：「我若不是呢？」

常無意道：「我就會讓你閉上嘴。」

藍蘭閉上了嘴。

常無意道：「這次我們上山，不是去遊山玩水，我們是去玩命，所以……。」

小馬道：「所以你還有條件。」

常無意道：「不是條件，是規則，大家都遵守的規則。」

大家都在聽著。

常無意道：「從現在開始，男人不能碰女人，也不能喝酒。」

他的目光快如刀：「若有人犯了這條規則，無論他是誰，我都會光剝他的皮。」

狼山的山勢並不兇險，兇險的是山上的人。

可是山上好像連一個人的影子都沒有，至少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看見過一個人。

現在已近黃昏。

夕陽滿山，山色艷麗如圖畫。

常無意在一塊平台般的岩石上停了下來，道：「我們歇在這裡。」

立刻就有人問：「現在就歇下不嫌太早？」

問話的是香香。

直到現在，山勢還很平坦，所以她們還騎在驢子上。

她的風姿優美而高貴，張聾子的眼睛很少離開過她。

常無意卻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也沒有回答她的話。

張聾子道：「現在已不算早。」

香香道：「可是現在天還沒有黑。」

張聾子道：「天黑了，我們反而要趕路了。」

香香道：「為什麼要在天黑的時候趕路？」

張聾子道：「因為天黑的時候比較容易找到掩護，而且這山上的夜狼們也遠比別的狼容易對付些，何況……」

常無意突然打斷了他的話，道：「她是你的女人？」

張聾子很想點頭，卻只能搖頭。

常無意就到了香香的面前，輕飄飄一掌拍在她騎的驢子頭上。

驢子倒了下去。

總算她反應還快，總算站住了腳，可是她也閉上了嘴。

小馬笑了。

常無意霍然回頭，瞥著他，道：「你在笑？」

小馬本來就在笑，現在還在笑。

常無意道：「你在笑誰？」

小馬道：「笑你。」

常無意沉下了臉，道：「我很可笑？」

小馬道：「一個人若總喜歡做些可笑的事，無論他是誰，都很可笑。」

他不等常無意開口，很快的接著又道：「想不讓天下雨，不讓人拉屎，都是很可笑的事。想不讓女孩子們說話也一樣。」

常無意在瞧著他，瞳孔在收縮。

小馬還在笑道：「聽說驢皮也可賣點錢的，你為什麼不去剝下它的皮？」

常無意走過去，對著他走過去。

小馬還站在那裡，既沒有進，也沒有退。

突聽張聾子輕呼：「狼人來了。」

狼人終於來了。

來了三個人。看來就像是個古洪荒時的野人，遠遠地站在岩石七八丈外的一棵大樹下。

## 第六回 十八柄刀

張聾子聲音壓得更低：「這一定是吃人狼。」

香香道：「他……他們真的吃人？」

她的聲音發抖，她怕得要命，怕這些吃人的狼人，也怕常無意。

但是她仍然忍不住要問。

──想要女孩子們不說話，實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張聾子道：「他們不一定真的會吃人，至少他們敢吃人。」

老皮已經很久沒有開口了，一直站得遠遠的，此刻終於忍不住道：「我知道他們最喜歡吃的是哪種人。」

香香道：「哪─哪種人？」

老皮道：「女人。」

他帶笑又道：「尤其是那種看起來很好看，嗅起來又很香的女人。」

香香的臉白了。張聾子的臉卻發了青。

小馬立刻拉著他的手，道：「那邊三位仁兄好像在說話。」

張聾子點點頭。

小馬道：「他們在說什麼？」

張聾子閉上了眼，只閉了一下子立刻睜開。

他的樣子也立刻變了，看來已不再是個又窮又髒的臭皮匠。

他忽然變得充滿了權威。

他對自己做的事充滿了信心──沒有信心的人，怎麼會有權威！

大家都閉上了嘴，看著他。

香香也在看著他。

他知道，可是這次沒有去看香香，只瞧著對面那三個人的嘴在動。

三個人的嘴在動，他卻連眼睛都沒有眨。

過了很久，他才開口：「這幾條肥羊一定癲了，居然敢上狼山。」

「他們居然還坐著轎子來，看樣子不但癲得厲害，而且肥得厲害。」

「可是其中好像還有一兩個扎手的。」

「你看得出是誰？」

「那個陰陽怪氣、像個活殭屍的人就一定很不好對付。」

「還有那個高頭大馬、好像很神氣的人，說不定是個保鏢的。」

「那個瞪著眼睛，看著我們的窮老頭，而且已經嚇呆了。」

「不管怎樣，他們的人總比我們多，我們總得去找些幫手。」

「這兩天山上的肥羊來的不少，大家都有買賣做，我們能去找誰？」

「不管怎麼樣，反正他們總跑不了，這票買賣既然是我們先看見的，我們總能佔上幾成。」

「我只要那三個女的。」

「若是被那些老色狼看見，你只怕連一點都分不到。」

「等他們用完了，我再吃肉行不行？」

「那倒沒問題。」

「你最好一半紅燒，一半清燉，我也有許久沒有吃過這麼漂亮的肉了。」

「我一定分你三大碗，把你活活脹死。」

這些話當然不是和張聾子說的，他只不過將這三個人說的話照樣說出來而已。

三個人大笑著走了，常無意還是全無表情，老皮已露出得意洋洋的樣子。

香香卻已經快嚇得暈了過去。

兩頂轎子裡，一個人又開始不停地咳嗽，喘氣。

另外一頂轎子裡的藍蘭已忍不住伸出頭，看著小馬，又看著常無意。

常無意居然睡了下去，就睡在岩石上，居然好像已睡著了。

他說過要歇在這裡，就要歇在這裡。

小馬道：「這地方很好。」

藍蘭道：「可是……可是我總覺得這地方就像是個箭靶子。岩石高高在上，四面一片空曠，連個可以擋箭的地方都沒有。」

小馬道：「就因這個地方像個箭靶子，所以我才說好。」

藍蘭不懂。

她想問，看著常無意，又閉上了嘴。

幸好小馬已經在解釋：「這地方四面空曠，不管有什麼人來，我們都可以一眼就看見了。」

張聾子道：「何況他們暫時好像還找不到幫手，等他們找到時，天已黑了，我們已走了。」

天還沒有黑。

他們還沒有走，也沒有看見人，卻聽見了人聲。

一種很不像是人聲的聲音，一種就像殺豬一樣的聲音。

這聲音卻偏偏是人發出來的。

──這兩天來的肥羊不少，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一批肥羊遭了毒手？

小馬已坐下，又跳了起來。

常無意還躺在那裡，眼睛還閉著，卻忽然道：「坐下。」

「你要誰坐下？」

常無意道：「你。」

小馬道：「你為什麼要我坐下？」

常無意道：「因為你不是來多管閒事的。」

小馬道：「可惜我天生就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

常無意道：「那麼你去。」

小馬道：「我當然要去。」

常無意道：「我可以保證一件事。」

小馬道：「什麼事？」

常無意道：「你死了之後，絕不會有人去替你收屍。」

小馬道：「我喜歡埋在別人的肚子裡，至少我總可以埋在別人的肚子裡。」

常無意道：「只可惜別人喜歡吃的是女人的肉。」

小馬道：「我的肉也很嫩。」

他已準備要去。

可是他還沒有去，已有人來了。

岩石左面，有片樹林。

很濃密的樹林，距離岩石還有十餘丈。

剛才殺豬般的慘呼聲，就是從這片樹林裡發出來的。現在又有幾個人從樹林裡衝了出來。

幾個滿身都是鮮血的人，有的斷了手臂，有的缺了一條腿。

他們衝出來的時候，還在慘呼；慘呼還沒有停，他們已倒了下去。

就倒在岩石下。

見死不救的事，你就算砍下小馬的腦袋，他也絕不會做的。

他第一個跳了下去，也只有他一個人跳下去。

常無意還在躺著。

香香還坐在轎子裡。

老皮雖然站著，卻好像也睡著了，睡得比常無意還沉。

香香在看著張聾子。

張聾子沒有睡著，所以他只好也硬著頭皮往下跳。

他是聾子，但他卻不是傻子，就算他想裝傻也不行。

因為他知道香香正在看著他。

他的耳朵雖然聾得像木頭，可是他的眼睛比貓還精。

平台般的岩石下倒著八個人。有的在掙扎呻吟，有的在滿地亂滾。

有的非但連滾都不能滾，連動都不能動了。

每個人身上都有血。

鮮紅的血，紅得可怕。

小馬想先救斷臂的人，又想先救斷腳的人，也想先救血流得最多的人。

他實在不知道應先救誰才好。

幸好這時張聾子也跳了下來。

小馬道：「你看怎麼辦？」

張聾子道：「先救傷最輕的人。」

小馬不反對。

他知道張聾子說得有理，他自己也早想到這一點，只不過他的心比較軟而已。

傷最輕的人，最有把握救活，只有活人才能說出他們的遭遇。

別人的遭遇，有時就是自己的經驗。

經驗總是有用的。

傷得輕的人，年紀最不輕。

他的血流得最少，臉上的皺紋卻最多。

小馬扶起了他，先給了他兩耳光。

打人耳光並不是因為憤怒和怨恨，有時也會因為是愛。

有時是因為讓人清醒。

兩耳光打下去，這個人果然張開了眼睛，雖然只不過張開一條線，也總算是張開了眼睛。

小馬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人在喘息，不停的喘息、呻吟，道：「狼山……狼人……要錢……要命……」

他雖然答非所問，小馬卻還是要問：「你們好好的來狼山做什麼？」

這個人道：「因為……因為……因為……我們要宰你。」

這一連說了三次「因為」，小馬正注意在聽。

他在小馬注意聽的時候，就在他說「我要宰你」幾個字的時候，他就忽然出手。

不但他出手，另外的七個人也已出手，四個人對付一個人，八個人對付兩個人。

斷臂的人本來就是獨臂人，斷腿的本來就是斷腿人。

血本來就是太紅，紅得已不太像血。

八個人同時出手，八個人都很想出手一擊就要了他們的命。

八個人手上都有武器，四把小刀，兩把短劍，一個鐵護手，帶著倒刺的鐵護手，還有一樣居然是武林中並不常見的鏢槍。

鏢槍的意思，就是一種很像鏢的槍頭，也就是一種很像槍頭的鏢，可以拿在手上做武器，也可以發出去做暗器。

他們用的兵刃都很短。

一寸短，一寸險。

何況他們出手的時候，正是對方絕對沒有想到的時候。

幸好小馬還有拳頭。

他一拳就打在那個臉上皺紋最多的鼻子上，另外一拳就打在鼻子上沒有皺紋的臉上。

幸好他還有腳。

他一腳踢飛了一個用小刀的獨臂人。等到另一個獨腿人的鏢槍刺過來時，也就是他聽到了兩個人鼻子碎裂的聲音時。

他兩隻手一拍，夾住了鏢槍，眼睛就盯著這個獨腿人。還沒有等到他出手，已經嗅到了一股臭氣。

這個獨腿人身上所有發臭的排泄物，都已經被嚇得流了出來。

小馬並不擔心張聾子。

張聾子的耳朵雖然比木頭還聾，手腳卻比貓子還靈活。

他已經聽見另外四個人骨頭碎裂的聲音。

所以他就瞪著這個已發臭的獨腿人，道：「你就是狼山上的？」

獨腿人立刻點頭。

小馬道：「你是吃人狼？還是君子狼？」

獨腿人道：「我……我是君子……」

小馬笑了：「他真他媽的是個君子。」

他笑的時候，膝頭已經撞在這位君子最不君子的地方。

這位君子狼叫都沒有叫出來，忽然間整個人就軟了下來。

原來倒在地上的八個人，現在真的全都倒在地上了。

這次倒了下去，就算華佗再世，也很難再讓他們爬起來。

小馬看著張聾子。

張聾子道：「看樣子我們好像上了當。」

小馬笑笑。

張聾子道：「可是現在看起來，真正上當的還是他們。」

小馬大笑，道：「這也許只不過因為他們都是君子。」

張聾子道：「君子是不是總比較容易上當？」

小馬道：「君子總比較喜歡要人上當。」

他們在笑，大笑。

岩石上卻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小馬不笑了，張聾子也已笑不出。

這也許只不過是調虎離山之計──敢下來的人，至少總比不敢下來的膽子大些。

藝高人膽大。

膽子大的人，功夫通常也比較高。

他們下來了，留在岩石上的人說不定已遭了毒手。

這次是張聾子先躍了上去。他忘記不了剛才香香看著他的眼神。

他一跳上去，就看見了香香的眼睛。

眼睛還是睜開著的，睜得很大、很大很美的一雙眼裡，卻帶著一種奇怪的表情。

無論什麼人的身上，表情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他的臉。

無論什麼人的臉上，表情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他的眼睛。

無論誰的眼睛裡，通常都有很多表情，有時悲傷，有時歡憫，有時冷漠，有時恐懼。

香香眼睛裡這種表情，卻絕不是這些言詞所能表示的。

因為有一把刀正架在她的脖子上。

她是個年輕而美麗的女孩子，她的脖子光滑、柔美、雪白。

她的脖子很細。

架在她脖子上的刀卻不細──三十七斤的鬼頭刀絕不會細。

拿著刀的手更粗。

張聾子的心沉了下去。

物以類聚。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龍交龍，鳳交鳳，王八交王八，老鼠交的朋友一定會打洞。

小馬不是個好人──至少在某些方面來說，他絕不是好人。

他喜歡打架，喜歡管鬧事，他打架就好像別人吃白菜一樣。

張聾子是小馬的老朋友，就在那剛才的一瞬間，他還打倒了四個人，他當然不會因為只看見一把三十七斤重的鬼頭刀就被嚇得魂飛魄散。

不管這把鬼頭刀架在誰的脖子上，他的心都絕不會沉下去。

──只有真正被嚇住的人，心才會沉下去。

他的心沉下去，只因為這把鬼頭刀之外，他還看見了另外十八把鬼頭刀，岩石上連轎夫在內只有十一個人。除了轎子裡的藍蘭和病人外，每個人脖子上都架著一把刀。

鬼頭刀的份量有輕有重。

架在香香脖子上的一把，就算不是最輕的，也絕不是最重的。

鬼頭刀的刀頭重，刀身細，一刀砍下來，就像是一把錘子一樣重。

鬼頭刀很少砍別人的地方，鬼頭刀通常只砍人的頭。

一刀砍下，頭就落地，絕對用不著再砍第二刀。

尤其是架在常無意脖子上的一把。

那當然是最重的一柄。

常無意還在睡覺。

## 第七回 轎中的人

十八柄鬼頭刀，十九個人。狼人。

一個人手裡沒有刀，卻拿著根比鬼頭刀還長的旱煙管。

張聾子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見過老狼卜戰一面，這個人的裝束打扮、神氣派頭，簡直就像是跟卜戰一個模子鑄出來的。

一個不太好的模子。

所以卜戰的毛病，這個人全都學全了，但卜戰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這個人一輩子都休想學會。

張聾子道，「你是卜戰的兒子，還是他的徒弟？」

這個人根本不理他，卻在盯著小馬。

小馬也躍上了岩石，卻笑道：「我看他只不過是那匹老狼的灰孫子。」

張聾子大笑。

他當然故意在笑了，其實他心裡連一點想笑的意思都沒有。

看著一把鬼頭刀架在一個自己喜歡的女人脖子上，無論誰心裡都不會覺得愉快。

何況他早就聽說老狼卜戰屬下的「戰狼」彪悍勇猛，悍不畏死，殺起人來，更好像砍瓜切菜一樣，絕不會眨一眨眼。

故意裝出來的笑聲，總不會太好聽，而且通常都是想故意氣氣別人。

這個人居然還能沉得住氣，居然還是不理他，還是盯著小馬，道：「你姓馬？」

小馬點點頭。

這人道：「你就是那個憤怒的小馬？」

小馬道：「你呢？你是不是叫做披著狼皮的小狗？」

這人長著三角眼，一張三角臉雖已氣得發白，卻還是努力要裝出一副氣派很大、很能沉得住氣的樣子。冷冷道：「我知道你的來歷。」

小馬道：「嗯？」

這人道：「你是從東北邊上的亂石山崗下來的？」

小馬道：「是又怎麼樣？」

這人道：「聽說你的拳頭很硬，一拳就把彭老虎打得直到現在還爬不起來。」

小馬道：「你是不是也想試試？」

這人冷笑道：「現在亂石崗雖然已跨了，算起來我們總還是道上的同源，所以我才對你特別客氣。」

小馬道：「其實你也用不著太客氣。」

這人板著臉道：「我叫鐵三角。」

看著他的三角眼和三角臉，小馬笑了道：「這名字倒總算沒起錯。」

鐵三角道：「你的名字要卻叫錯了。」

小馬道：「哦？」

鐵三角道：「其實你本來應該叫笨蛋才對，因為你實在笨得要命。」

他用手裡的旱煙管四下點了點，道：「你數數我們這次來了幾把刀？」

小馬用不著再數。

一下子忽然看見這麼多把鬼頭刀，無論誰都會偷偷數一遍的。

他也早就數過了。

鐵三角道：「你再看看這十八把刀現在擱在什麼地方？」

小馬用不著再看，他早就看得很清楚。

常無意、香香、曾珍、曾珠、老皮，再加上四個轎夫，每個人脖子上都架著一把刀。

剩下的九把刀，四把架在轎子上，五把守住了岩石的四周。

他們這次的行動顯然很有計劃，先用躺在岩石下面的那八個人分散對方注意，再出其不意從另一面掩上岩石偷襲。

唯一讓小馬不懂的是，常無意既不瞎、也不聾，怎麼會讓刀架在脖子上的。

他看得出這其中一定別有用意，所以他就盡量跟鐵三角泡著。

張聾子卻有點沉不住氣了，香香的樣子已越來越可憐。

鐵三角道：「有十八把大刀架在你朋友的脖子上，你還敢在我面前張牙舞爪，胡說八道，你說你是不是笨得要命？」

小馬居然承認：「是，我是笨得要命。」

他又笑了笑：「要別人的命。」

鐵三角也笑了，大笑。

他當然也是故意笑的，笑得比張聾子還難聽：「這話倒不假。你確實笨得可以要別人的命。」

笑聲忽然停頓，三角臉又板了起來，冷冷道：「現在你就可以先要一個人的命，我甚至可以讓你隨便選一個人。」

他用旱煙管指了指香香，道：「你看她這條命怎麼樣？」

小馬道：「很好。」

張聾子立刻急了：「很好是什麼意思？」

小馬歎道：「很好的意思就是說，她這條命很好，不能讓別人要走。」

張聾子鬆了口氣，鐵三角卻在冷笑。

小馬歎道：「只可惜人家的刀現在就架在她的脖子上，人家是要她的命，還是不要她的命？我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鐵三角道：「你總算是個聰明人。」

小馬道：「有件事我卻很不明白。」

鐵三角道：「你可以問。」

小馬道：「你們的刀都很像蠻快的。」

鐵三角道：「快得很。」

小馬道：「像這樣的快刀，要砍下別人的腦袋，好像並不難。」

鐵三角道：「一點都不難。」

小馬道：「你們為什麼還不砍？」

鐵三角道：「你猜呢？」

小馬道：「是不是因為最近你們吃得太飽沒事做，想要拿他們來消遣消遣？」

鐵三角道：「這種消遣的法子並不好玩。」

小馬道：「難道你們想用他們來要脅我，要我去替你們做件什麼事？」

鐵三角道：「這次你總算問對了。」

小馬道：「你想要我幹什麼？」

鐵三角道：「我只想要你這雙拳頭。」

小馬看著自己一雙拳頭，道：「我這雙拳頭只會揍人，你要來幹什麼？」

鐵三角道：「要你不能再揍人。」

小馬道：「你們有十八把大刀，難道還怕我這雙拳頭？」

鐵三角道：「小心些總是好的。」

小馬道：「你是想我把這雙拳頭切下來送給你，免得我找你們麻煩？」

鐵三角道：「你說得並不完全對，意思卻也差不多了。」

小馬笑了：「好，送給你就送給你！」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已衝了過去，拳頭已到了鐵三角的鼻子上。

鐵三角並不是沒有看見這一拳打過來。

他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就偏偏躲不過。

拳頭打在鼻子上的聲音並不大，鼻骨碎裂時更幾乎連聲音都沒有。

可是這種滋味可不太好受。

鐵三角只覺得臉上一陣酸楚，滿眼都是金星，他一個觔斗跌了下去，大吼一聲：「殺！」

這個「殺」說出來，架在脖子上的九把刀立刻往下砍。

張聾子也衝了過去，準備先托住對付香香那個人的臂，再給他一拳。

可是他根本就用不著出手。

他還沒有衝過去，拿著鬼頭刀的大漢已慘叫一聲，痛得彎下了腰。

一彎下腰，就倒了下去，一倒下去，就開始滿地亂滾。

那個看起來又害怕、又可憐的香香，卻還好好的站著，看著他，好像顯得很同情，柔聲道：「對不起，我本不該踢你這個地方的，可是你也用不著太難受，這地方被踢斷了，也少了許多麻煩。」

張聾子吃驚地看著她，已看呆了。

這個又溫柔、又柔弱的女人，出手簡直比他還快。

等他再去看別人時，來的十九匹戰狼已倒下去十七個。

一個人滿臉鮮血淋淋，整個一張臉上的皮都已幾乎被剝了下來。

這個人當然就是剛才要宰常剝皮的人。

死得最快的兩個，是剛才站在藍蘭轎子外的兩個。

他們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全身上下只有一點兒傷痕。

只有眉心間有一滴血。

沒有死的兩個，還站在病人那轎子的外面，可是手中的刀再也砍不下去。

常無意冷冷地看著他們。

他們的腿在發抖，有一個連褲襠都已濕透。

常無意道：「回去告訴卜戰，他若想動，最好自己出手。」

聽見了「回去」這兩個字，兩個人簡直比聽見中了狀元還高興，撒腿就跑。

常無意道：「回來。」

聽見了「回來」這兩個字，另外一個人的褲襠也濕了。

常無意道：「你們知道我是誰？」

兩個人同時搖頭。

常無意道：「我就是常剝皮。」

開始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已用腳尖從地上挑起了一把鬼頭刀。

說完了這句話，兩個人臉上已都少了一塊皮。

小馬在嘆氣。

常無意道：「你歎什麼氣？」

小馬道：「我本來以為是他們想拿你來消遣，現在我才明白，原來你是想拿他們來消遣。難道你認為我們跟你一樣，吃飽了沒事做？」

常無意冷笑。

小馬道：「你為什麼不早點出手？」

常無意道：「因為我不想笨得要別人的命。」

小馬道：「要誰的命？」

常無意道：「說不定就是你的。」

小馬也在冷笑。

常無意道：「你若能晚點出手，現在我們一定太平得多。」

小馬道：「現在我們不太平？」

常無意閉上了嘴，刀鋒般的目光，卻在瞄著右邊的一處山峽。

夕陽已消逝，夜色已漸臨。

山塊後慢慢地走出七個人來，走得很斯文，態度也很斯文。

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儒衣高冠，手裡輕搖著一把折扇。

折扇上可隱約看出八個字：「淳淳君子，溫文如玉。」

夜色還未深。這個人斯斯文文地走過來，走到岩石前，收起折扇，一揖到地。

後面的六個人也跟著一揖到地。

禮多人不怪，人家向你打恭作揖，你總不好意思給他一拳頭的。

老皮第一個搶到前面去，賠笑道：「大家素未謀面，閣下何必如此多禮？」

白衣高冠的儒者微笑道：「萍水相逢，總算有緣，只恨無酒款待貴客，不能盡我地主之誼。」

老皮道：「不客氣，不客氣。」

白衣高冠的儒者道：「在下溫良玉。」

老皮道：「在下姓皮。」

溫良玉道：「皮大俠在下聞名已久，常先生、馬公子和張老先生的大名，在下更早就仰慕得很，只恨緣慳一面，今日得見，實在是快慰平生。」

他只看了他們一眼，他們的來歷底細，他居然好像清楚得很。

小馬的心在往下沉，因為他已經猜出這個人是誰了。

溫良玉道：「據聞藍姑娘的令弟抱病在身，在下聽了也很著急。」

小馬忍不住道：「看來你的消息實在靈通得很。」

溫良玉笑了笑，道：「只可惜此山並非善地，我輩中更少善人，各位要想平安渡過此山，只怕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小馬道：「那也是我們的事，跟你好像並沒有什麼關係。」

溫良玉道：「也許在下可以稍盡綿力，助各位平安過山。」

老皮立刻搶著道：「我一眼就看出閣下是位君子，一定值得為善最樂這句話的。」

溫良玉長長嘆息，道：「在下雖然有心為善，怎奈力有不逮。」

小馬道：「要怎麼樣你的能力才能達？」

溫良玉道：「此間困難重重，要想過山，總得先打通一條路才是。」

小馬道：「這條路要怎麼樣才能打得通？」

溫良玉又笑了笑，道：「說起來那倒也並非難事，只要……」

小馬道：「你究竟想要什麼？」

溫良玉淡淡道：「只不過十萬兩黃金，一雙拳頭，一隻手而已。」

小馬笑了：「只要是金子都差不多，拳頭和手就不同了。」

溫良玉道：「的確大有不同。」

小馬道：「你想要什麼樣的拳頭，什麼樣的手？」

溫良玉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千萬不能傷損，所以─」

小馬道：「所以你想要會揍人的拳頭，會剝皮的手？」

溫良玉並不否認，微笑道：「只要各位肯答應在下這幾點，在下保證藍姑娘的令弟在三日內就可以平安過山，否則……」

他又嘆了口氣：「否則在下就愛莫能助了。」

小馬大笑。

他並不是故意大笑，他是真的笑。

他忽然發現了一件事──這些偽君子們不但可恨，而且可笑。

無論在什麼地方的偽君子都一樣。

溫良玉卻面不改容，道：「這條件各位不妨考慮，在下明日清晨再來靜候佳音。」

小馬故意作出很正經的樣子，道：「你一定要來。」

溫良玉道：「夜色已深，前途多兇險，各位若是想一夜平安無事，還是留在此地的好。」

他又長長一揖，展開折扇，慢慢地走了。

後面的六個人也跟著長揖而去。走的還是很斯文，連一點火氣都沒有。

小馬的火氣卻已大得要命，恨恨道：「他為什麼不出手？」

常無意道：「他若出手了，你又能怎麼樣？」

小馬道：「只要他出手，我保證他的鼻子現在已經不像個鼻子。」

常無意冷冷道：「那時你的人也很可能不像是個人。」

張聾子搶著道：「這些人就是君子狼？」

常無意道：「那個人就是君子狼。」

張聾子道：「你早就看見他們了？」

常無意道：「那時你們正在後面急著救命，救你們自己的命。」

張聾子道：「你故意跟卜戰的手下泡著，就因為你知道有戰狼在這裡，他們就不會來。」

常無意道：「這是狼山上的規矩。」

張聾子嘆了口氣：「看來他們的確比那幾把鬼頭刀容易對付得多。」

他忍不住又問：「可是現在卜戰的手下已經走了，他們為什麼沒有出手？」

常無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張聾子道：「現在已經到了晚上。」

常無意道：「君子狼從不在夜間出手。」

張聾子道：「這也是狼山上的規矩？」

常無意道：「是的。」

老皮遠遠地站著，忽然嘆了口氣，道：「幸好他要的不是我的拳頭，也不是我的手。」

他站得很遠，可是這句話說完，常無意已經到了他的面前。

老皮的臉色立刻變了，想勉強笑一笑，一張臉都已完全變硬了。

看見了常無意，他簡直比看見了個活鬼還害怕。

常無意瞥著他，冷冷道：「他們不要你的拳頭，也不要你的手，可是我要。」

老皮道：「你……你……」

常無意道：「我不但要你的手，我還要剝你的皮。」

老皮本來很高，忽然間就矮了一半。

常無意淡淡的接著道：「只可惜你的手人家不要，你的皮也沒有人要。」

他轉過身，藍蘭已下了轎，他連看都沒有看老皮一眼。

老皮居然還不敢站起來。

藍蘭卻過來親手扶起了他，柔聲道：「謝謝你，剛才那兩把鬼頭刀幾乎已砍在我身上，若不是你的奪命針，我只怕活不到現在。」

老皮揉揉鼻子，又揉揉眼睛，道：「這種事你又何必再提，我本來不願讓他們知道的。」

藍蘭道：「我知道你深藏不露，可是救命之恩，我也不能不說。」

她用一隻纖纖玉手往鬢腳摘下一朵珠花：「這是一點小意思，你一定要收下。」

珠花是用三十八粒晶瑩圓潤的珍珠串成的，每一粒都同樣大小。

老皮本來想推的，看了一眼，本來要去推的那隻手，已將這朵珠花握在手心了。

他是識貨的人，他已看出這朵珠花至少夠他大吃大喝三個月。

小馬卻顯得很吃驚，並不是因為他收下了這朵珠花，而是因為藍蘭說的話。

吃驚的並不只小馬一個人。

張聾子看看他，再看看地上那兩具屍身，眉心間的一滴血：「你幾時學會這種武器的？我怎麼從來沒看見你用過？」

老皮乾咳了兩聲，昂起了頭，道：「這是致命的暗器，在朋友面前我怎麼會使出來？不到必要的時候，我也不會使出來。」

藍蘭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真是個好朋友。」

她有意無意之間瞄了常無意一眼，常無意臉上卻全無表情。

藍蘭道：「十萬兩黃金，我是可以拿得出來的，可是那位溫君子的條件，我絕不考慮。」

這次她轉過頭去正視常無意，道：「現在天已黑了，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往前走？」常無意點點頭。

小馬道：「誰在前頭開路？」

常無意道：「你。」

小馬道：「你在後？」

常無意道：「是。」

小馬道：「張聾子呢？」

常無意道：「他陪你。」

老皮搶著道：「我也陪小馬。」

常無意冷冷道：「你既然有這麼好一手暗器功夫，就該居中策應。」

老皮道：「反正我總不會到後面去的。」

常無意冷笑。

小馬道：「一有警兆，大家就應該搶先去保護兩頂轎子。」

常無意冷笑道：「也許他們根本不需要─，」

這句話他還沒有說完，忽然有兩條人影從地上飛撲而起。

鐵三角並沒有死。

另外一個被小馬打碎了鼻子的也沒有死──

鼻子並不是致命的要害，小馬並不喜歡殺人。

## 第八回 美腿

轎子裡的病人又在咳嗽。

兩條人影一掠起，就撲向這頂轎子，只要能脅制轎子裡的這個病人，別的人也同樣被脅制。

鐵三角雖然沒有躲開小馬那一拳，功夫卻很不錯，不但身法很快，看得也準。

現在小馬、張聾子、常無意都距離這頂轎子很遠，一行人中，只有他們三個最可怕。

鐵三角看準了這是最好的機會。

他手裡的旱煙管是精鋼打成的，煙斗大如拳頭，無論是打在人的腦袋上，還是打在穴道上，一擊就可致命。

他的同伴已悄悄抓起了一把鬼頭刀。

刀光一閃，直劈轎頂。

三十七斤重的鬼頭刀，凌空一刀劈下，轎頂最好的木頭，也要被劈開。

轎子裡的病人咳得更厲害，看來絕對避不開他們這一擊。

小馬和常無意的出手雖快，現在出手也是萬萬來不及的了。

鐵三角這時出手，當然已有了一擊必中的把握。

可是算錯了。

就在這時，轎下的黑影中，竟忽然有兩道劍光閃電般飛起。

一柄劍順著鬼頭刀的鋒斜削過去，就聽見一聲慘叫。

鮮血飛濺，拿刀的人四根手指已被削落，劍光再一閃，就已穿胸而過。

這一劍不但使得乾淨利落、迅速準確，而且兇狠毒辣無比。

那道火星四激，「叮叮叮」三聲響，旱煙管已接住三劍。

鐵三角畢竟不是容易對付的人。腳尖找到了轎桿，借力凌空翻身。

強敵環伺，他怎麼敢戀戰？他想走。

誰知這時劍光已到了他胯下，劍光再一閃，竟刺入了他的褲襠。

這一劍更狠、更準、更毒辣。

鐵三角狼叫般慘呼，至死也不信使出這招的，竟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劍尖還在滴血。

兩個小姑娘並肩站著，臉上蒙著的黑紗在晚風中輕輕地飄動。

她們拿著劍的手卻穩如磐石。

她們居然還在吃吃地笑。

對她們來說，殺人竟好像只不過是種很有趣、很好玩的遊戲。

這也許只因為她們年紀還太小，還不能瞭解生命的價值。

她們的笑聲好聽極了，笑的樣子更嬌美。

常無意冷冷地看著她們，忽然道：「好劍法。」

曾珍嬌笑著道：「不敢當。」

曾珠卻噘起嘴道：「只可惜我們還是打不過那小馬，我的臉都被他打腫了。」

看她們的神情，聽她們說話，只不過還是兩個小孩子。小孩子怎麼會使出如此毒辣老練的劍法？

常無意道：「你們的劍法是誰傳授的？」

曾珠道：「我偏不告訴你。」

曾珍吃吃地笑著道：「聽說你比小馬還有本事，你怎麼會看不出我們劍法的來歷？」

常無意冷笑，忽然就到了她們面前，出手如電，去奪她們的劍。他用的是空手入白刃，還帶著七十二路小擒拿法。

這種功夫他就算練得還未登峰造極，江湖中能比得上他的人卻已不多。

兩個小姑娘吃吃一笑，挺起了胸，兩柄劍已藏到背後。小姑娘雖然是小姑娘，胸前的兩點已如花蕾般挺起。

常無意雖然無意，一雙手也不能抓到小姑娘的胸部上去。

曾珍嬌笑道：「這是我們的劍，你為什麼要來搶我們的劍？」

曾珠道：「一個大男人要來搶小孩子的東西，你羞不羞？」

曾珍道：「羞羞羞，羞死人了。」

常無意臉色發青，竟說不出話來。

誰知兩個小姑娘身形一轉，劍光乍分，竟毒蛇般刺向他左右兩肋。常無意空手奪白刃的功夫雖厲害，可是驟出不意，竟不敢去奪她們這一劍。

幸好他總算避開了。

兩個小姑娘卻偏偏得理不饒人，一左一右，聯手搶攻，眨眼間攻出三劍，這三劍不但迅速毒辣，配合得更好，最後一劍如驚虹交錯，眼看著就要在常無意的胸前上對穿而過。

誰知常無意的身子突然一偏，兩柄劍竟都被他挾了入肋。

這一著用的真絕，也真險。兩個小姑娘用盡力氣也設法子將自己的劍從他肋下拔出來。

曾珍呶起了嘴，好像已經快哭出來的樣子。曾珠卻已真的流下淚來了。可是她們還在拚命用力；想不到常無意的兩肋突然又鬆開。兩個小姑娘身子立刻往後倒，一起跌在地上，索性不站起來了。

曾珠流著淚道：「大人欺負小孩子，不要臉，不要臉。」

曾珍本來連一滴眼淚都沒有流，現在卻放聲大哭起來。

轎子裡的咳聲已停了，一個人喘息著道：「住嘴。」

他雖然只說了兩個字，卻好像已用盡了全身力氣。喘息更劇烈。

這兩個字的聲音雖然微弱，卻好像神奇的魔咒一樣，簡直比魔咒還靈驗。兩個小姑娘立刻不哭了，立刻擦乾了眼淚，乖乖地站在一邊，常無意還站在那裡，看著那頂轎，好像已看得入了神。只可惜他什麼都看不見。

轎子上的簾拉得密密的，連一條縫都沒有，轎子裡的人又在不停地咳著。

這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究竟得了種什麼樣的病？常無意沒有問。他終於轉過身，慢慢地走回去，小馬和張聾子正在等著他。

小馬道：「你看出了她們的劍法沒有？」

常無意閉著嘴。

小馬道：「我也看不出。」

他在苦笑：「這樣的劍法我非但看不出，我簡直連看都未看過。」

張聾子道：「那不是武當劍法。」

小馬道：「當然不是。」

張聾子道：「也不是點蒼、崑崙、南海、黃山的。」

小馬道：「廢話。」

這的確是廢話。武林中七大劍派的劍法，他們絕對一眼就看得出來。

張聾子卻道：「這不是廢話。」

小馬道：「哦？」

張聾子道：「連我們都沒有看見過的劍法，別人大概都未曾看過。」

小馬道：「嗯。」

張聾子道：「所以這種劍法也許根本沒有在江湖中出現過！」小馬在聽，常無意也在聽。

張聾子又道：「可是看這種劍法的辛辣老到，必定已存在了很久。」

小馬道：「有理。」

張聾子道：「傳授她們這種劍法的人，當然也是位絕頂的高手。」

小馬道：「一定是。」

張聾子道：「從未出現過江湖的絕頂高手有幾個？」

小馬道：「不多。」

張聾子道：「所以我們若是仔細想想，一定能想得出來的。」

藍蘭又進了轎子，老皮、香香和那兩個小姑娘都躲得遠遠的，根本不敢靠近他們。可是他們的聲音還是很低。

張聾子的聲音壓得更低，道：「那柄奪命針也絕不是老皮發出來的。」

小馬同意。

張聾子道：「你那位藍姑娘故意說是他，只因為她知道老皮一定會順水推舟，承認下來？」

小馬笑道：「這種好事他當然不會拒絕，否則就算真是他幹的，他也會死不認帳。」

張聾子道：「暗器若不是老皮發的，那麼是誰呢？」

小馬故意不開口，等他自己說下去。

張聾子道：「藍姑娘為什麼要把這事一定推到他身上，而且還送他一朵至少要值好幾百兩銀子的珠花？」

小馬道：「不止幾百兩，至少二、三千。」

張聾子道：「她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是不是她眼睛有毛病？看錯了人？」

小馬道：「我保證她的眼睛連半點毛病都沒有。」

張聾子吐出口氣，道：「那麼這件事就只有一個解釋了。」

小馬道：「你說。」

張聾子道：「暗器根本就是她自己發出的，可是她不願別人知道她是位高手，為了掩飾自己的行藏，就只有把這筆帳推在老皮身上。」

小馬道：「有理。」

張聾子道：「傳授那姐妹兩人劍法的，很可能也是她。」

小馬道：「很可能。」

張聾子道：「她為什麼要掩飾自己的行藏？會武功又不是丟人犯法的事。」

小馬看著他，過了很久，才悠然道：「我也想問一件事。」

張聾子在看著他的嘴。

小馬道：「她做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

張聾子一句話都沒有說，掉頭就頭，小馬卻回頭看著常無意。

常無意臉上全沒表情，只說了一個字：「走！」

夜色已深。

山路也漸漸崎嶇，驢子已走不上來。

香香和曾珍姐妹始終跟著病人的轎子走，老皮總是在她們的前後左右打轉，好像很想找機會願她們搭訕搭訕。其實老皮並不能算是個色中的惡鬼，他最多也只不過是個普通的色鬼而已。

小馬並不是沒有想到藍蘭。藍蘭做的事雖然跟張聾子沒關係，跟他卻多多少少總有點關係。

──藍蘭為什麼要掩飾自己的武功？

──她弟弟究竟得了什麼樣的怪病？為什麼只有一個人能醫？

──她弟弟是個什麼人？為什麼一直都不肯露面？

他沒有想下去，因為他忽然看見三個人從前面的路上走過來。

夜色雖已深，可是月已將圓了，在月色下他還是看得很清楚。

三個人是二女一男。男的是赤足穿著雙草鞋，頭髮亂得像雞窩，遠遠就可以嗅到他身上的汗臭氣。據小馬判斷，這個人至少已有十來天沒洗過澡。

可是兩個女的卻緊緊挽住他的臂，好像生怕他跑了。

她們還都很年輕。不但年輕，而且很美。

她們穿得也很隨便，一個穿著兩邊開叉的長裙，每走一步，都會露出大腿來。

她的腿雪白、修長、結實，甚至連小馬很少看見這樣誘人的腿。

另一個雖然沒有露出腿，衣襟卻是散開的，堅挺的乳房隱約可見。

三個人的舉動都有點吊兒郎當的樣子，就好像對什麼事都不在乎的樣子。

這裡是狼山。

可是看他們的樣子，卻好像在自己家裡的花園中散步。

小馬看著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在看著小馬。尤其是那個有雙美腿的女孩子，一雙眼睛簡直就像是釘子盯在小馬的臉上。

小馬居然轉過臉。他並不是怕事的人，也不是君子，只不過他並沒有忘記那老婆婆的話：

──山上有群年青人，叫嬉狼、又叫迷狼。

──他們有時殺人，有時教人，只要你不惹他們，他們通常也不會來惹你。

小馬並不想惹事，他們果然也沒有惹小馬，對別的人更都沒有看一眼。

三個人手挽著手，施施然走進山路旁的一片樹林裡。

老皮還在盯著那雙玉腿，男的忽然回頭瞪了他一眼，眼睛裡就好像有有把快刀，看得老皮竟忍不住震了一震。

那位有雙美腿的女孩子，卻回頭看著他笑了笑，又笑得他連骨頭都酥了。

就在他們消失在樹林中時，山路兩旁忽然出現三十多個黑衣人。

夜狼來了。

只有在黑暗中才會出現的，無論是人還是野獸，都比較神秘可怕些。只有在黑暗中才會出現的人，多少總有點見不得人的地方。

他們黑衣、黑鞋、黑巾蒙面，每個人都有雙狼一般的眼，每個人行動都很矯健。

最後走出來的一個卻是個跛子。

他的行動看來最遲鈍，走得最慢，可是他一出來，就像是利刀出鞘，自然帶著種殺氣。

小馬帶頭、常無意殿後的一行人，圈子已在漸漸縮小。

珍珠姐妹已握住了她們的劍。

老皮的一雙眼珠溜溜亂轉，好像已在準備奪路而逃。

跛足的黑衣人慢慢地走出來，輕輕地咳嗽兩聲，大家本來以為他正準備開口，誰知他的咳嗽聲一起，各式各樣的兵刃和暗器，就暴雨般向小馬這一行人打了過來。有刀，有劍，有槍，有長棍，有餃子鏢，有連珠箭，甚至有迷香。

江湖上五門、下五門的兵刃暗器，在這一瞬間幾乎全都出現了。

每一樣的兵刃和暗器，打的都是對方不死也得殘廢的要害。

幸好這些人之中的高手並不多。

珍珠姐妹揮劍急攻，香香的一雙纖纖玉手杖腰裡一帶，竟抽出條一丈七八尺長的軟刀。

用迷香的那兩個人，小馬搶先衝過去，兩拳就打碎了兩個鼻子。

常剝皮身形飄忽如鬼魅，只要遇上他的人，立刻就倒下去。

可是各式各樣的兵刃和暗器，還是浪潮般一次又一次捲上來。

劍鋒上濺出的鮮血，在月光下看來就像會發光的。

但她們究竟是女孩子，手已經漸漸軟了，已經開始在喘息。

老皮更是不斷的在驚呼怪叫，也不知是不是已受了傷。

小馬和張聾子已衝過來擋在病人和藍蘭的轎子前面。

抬轎的那大漢手揮鐵棒，雖然打碎了好幾個人頭，自己也掛了彩。

張聾子道：「擒賊先擒王！」

他用的奇形之刀，真的和鞋匠削皮時用的差不多。

一刀斜斜揮出，一條手臂斷落。

小馬道：「你要我先對付那個跛子？」

張聾子點點頭。

跛足的黑衣人一旁袖手旁觀，忽然又咳兩聲，道：「退。」

這一個字說出口，所有沒有倒下的黑衣人立刻退入黑暗中。

跛足的黑衣人早已看不見。

剛才還血肉橫飛的戰場，忽然間就變得和平面安靜。

若不是地上的那些傷者和死人，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香香和珍珠姐妹已坐了下去，就坐在血泊中，不斷地喘息。

老皮更好像整個人都軟了，索性躺了下去。

只聽藍蘭在轎子裡問：「他們走了？」

小馬道：「是。」

藍蘭道：「我們傷了幾個人？」

常無意道：「三個。」

受傷的是兩轎夫和曾珍，老皮雖然叫得最兇，身上卻連一點兒傷都沒有。

藍蘭道：「我這裡有刀傷藥，拿去給他們。」

她從簾子裡伸出手，手裡有個玉瓶。

她的手比白玉更潤滑。

小馬伸手去接，她的手忽然輕輕握了握他的手。縱有千言萬語，也比不上她這輕輕一握。

他心裡竟不由自主起了種說不出的微妙感覺，一切的艱辛和危險，彷彿都有了代價。

她彷彿也明白他的感覺。

她只輕輕說了句：「替我謝謝你的朋友。」

她並沒有謝他。

她不過要他替她謝謝朋友。

因為他是不必謝的，因為他們就等於一個人。小馬接過玉瓶，心裡忽然充滿摯愛。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只要得到別人的一點點真情，就永遠也不會忘記。

可是天地間卻是充滿了悲傷和淒涼。

一輪將圓未圓的明月還高掛在天上，冷清清的月光，照著這滿地血泊的戰場。

香香長長吐出口氣，道：「不管怎麼樣，我們總算把他們打退了。」

張聾子道：「只怕未必。」

香香變色道：「未必？難道他們還會來？」

張聾子沒有回答。

他希望他們已真的退走，可惜他知道夜狼絕不是這麼容易就被擊退的。

## 第九回 邪惡的慾望

常無意神情也很沉重，道：「紮好傷勢，就立刻向前闖。」

曾珍道：「我們總該先休息一陣子。」

常無意道：「你若想死，儘管一個人留下來。」

曾珍這才閉上了口。

轎夫正在互相包紮傷勢，其中一人道：「老牛傷得很重，就算還能向前走，也沒法子抬轎子了。」

常無意冷冷道：「沒有病的人並不一定要坐轎子的。」

藍蘭道：「一定要坐。」

常無意道：「你沒有腿？」

藍蘭道：「有。」

常無意道：「那麼你為何不能自己走？」

藍蘭道：「因為我就算自己下來走，這頂轎子也不能留下來。」

常無意沒有再問什麼。

他已明白這頂轎子裡一定有些不能拋棄的東西。

小馬道：「其實這根本不成問題，只要是人，就會抬轎子。」

老皮立刻搶著道：「我不會。」

小馬道：「你可以學。」

老皮道：「我以後一定會去學。」

小馬道：「用不著等到以後，你現在就可以學，而且我保證你一學就會。」

老皮跳起來，大叫道：「難道你想要我抬轎子？」

小馬道：「你不抬誰抬？」

老皮看著他，看著張聾子，再看著香香和珍珠姐妹。

常無意他連看都不敢去看。

他已看出這些人他連一個人都指揮不了，所以抬轎子的就只有他，已經無法改變的事，你若還想去改變，你就是個呆子。

老皮不是呆子。

他立刻站起來，笑道：「好，你叫我抬，我就抬，誰叫我們是老朋友呢？」

小馬也笑了，道：「有時候我實在覺得你這人不但聰明，而且可愛。」

老皮道：「只可惜你是個男的，否則……」

這句話他沒有說完。

他不是個呆子，可是現在已嚇呆了！

黑暗中忽然又出現一群黑衣人，這次來的人數比上次更多。

那跛足的黑衣人也已出現，遠遠的站在一棵大樹下。

張聾子大聲道：「在下張彎刀，算起來也是道上的，閣下……」

跛足的黑衣人好像也是個聾子，根本沒聽見他在說什麼，只咳嗽了兩聲。

咳嗽聲一響，各式各樣的兵刃和暗器又暴雨般打了過來。

這次兵器的種類更多，出手也更險惡，其中已有了許多高手。

常無意冷笑了一聲，忽然從腰帶裡取出一把劍。

軟劍。

雖然是軟劍，迎風一抖，就伸得筆直，而且精光四射，寒氣逼人。

他本來不準備動用這把劍的，也不願讓人看見它。

可是現在他已決心要下殺手！

這一戰當然更兇險、更慘烈。

珍珠姐妹的劍法雖然毒辣老到，可是兩個人身上都已負了傷。

老皮也挨了一刀，一刀斬在他背上，血流如注，傷得不輕，他反而不叫了。

張聾子的彎刀斜削，專走偏鋒，一刀揮出，必然見血。

可是常無意的劍更可怕。

黑衣人遇見他，刀劍和拳頭固然攻擊無效，有時無緣無故的也會倒下去。

倒下去的時候，全身上上下下都沒有別的傷痕，只有眉心一滴血。

誰也看不見這暗器是從那裡發出來的。

這種奪命追魂的暗器，就像是來自黑暗的源流，來自地獄。

跛足的黑衣人遠遠看著，直到他手下兩個最勇猛的黑衣人也無聲無息的死於這種暗器，他才揮手低叱：「退。」

夜狼們立刻又消失在黑暗中，月光更凝冷，地上的死人更多。

這次藍蘭已不再問他們自己傷了多少人。

她自己走了下來。剛才她已在轎子裡看見，自己的人幾乎已全都受了傷。

他們用的本就是拚命的招式，夜狼中居然也有幾個不敢拚命的。

只有常無意還筆直地站在那裡，衣服上雖然全是血，卻不是自己的血。

夜狼們退走時，他手裡的劍也看不見了。

香香扶著轎桿，眼睛裡帶著奇怪的光芒，吃吃地問道：「他……他們會不會再來？」

一句話剛說完，就已倒下。

張聾子立刻衝過來，一隻手扶著她，一隻手把住她的脈。

常無意道：「她並沒有死，只不過中了迷香。」

張聾子鬆了口氣，道：「剛才明明看見小馬第一個就已將那個用迷香的人擊倒，還踏碎了他的迷香筒，她怎麼會被迷倒的？」

常無意冷冷道：「你為什麼不問她自己？」

張聾子當然無法問。

香香不但已完全失去知覺，而且連臉色都變成了死灰色。

張聾子的臉色也難看極了，忍不住又問道：「誰知道她中的是哪種迷香？」

小馬道：「是種無藥可解的迷香！」

他勉強笑了笑，安慰張聾子：「幸好她中的並不深，絕不會死的！」

常無意冷冷道：「可是那些人若是再來，她就死定了。」

他說的雖然難聽，卻是真話。

夜狼們若是再來，來勢必定更兇。他們應戰還來不及，絕沒有人能分身保護她。

老皮哭喪著臉，道：「那群狼若是再來，不但她死了，我們只怕都死定了！」

小馬道：「可是他們死的一定更多。」

他算過，現在夜狼們的死傷，至少已經在五十人以上。

曾珍倒在地上，聲音發抖，卻還在安慰自己：「也許他們的人已經快死光，已不會再來！」

小馬道：「也許！」

老皮道：「也許他們馬上就會再來！」

小馬瞪了他一眼，道：「你為什麼總是喜歡說讓人討厭的話！」

老皮道：「因為我不說別人也一樣討厭我！」

藍蘭看著這些渾身沾血，幾乎已精疲力竭的人，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現在我才知道，狼山真是個可怕的地方！」

其實狼山這地方又豈止可怕二字所能形容的。

小馬卻大聲道：「我倒看不出這地方有他媽的什麼可怕？」

他媽的三個字本來是他的口頭禪，近來他已改了許多，一氣之下，又忍不住脫口而出。

藍蘭道：「你看不出？」

小馬道：「我只看得出他們已快死光了，我們卻還全部都活著！」

只要還有一口氣，他就絕不會洩氣。

只要不洩氣，就有希望。

藍蘭看著他，眼睛裡漸漸有了淚。他不但自己絕不低頭，永不洩氣，同時也為別人帶來了希望。

可是他們情況卻不太妙。

現在距離黎明還有段時候，夜狼們隨時都可能重整旗鼓再來。

何況黎明後還有別的狼，至少還有君子狼。

君子狼據說比夜狼更可怕。

藍蘭道：「現在大家還能不能往前走？」

小馬道：「為什麼不能？」

他大聲接著道：「大家的腿都沒有斷，沒有不能往前走的！」

老皮道：「可是我……」

小馬打斷了他的話，道：「我知道你受了傷，你不能抬轎子，我抬！」

他雖然也受了傷，傷得也許並不比老皮輕，可是他胸膛還是挺著的。

有種人無論遭受到什麼樣的打擊和折磨，卻絕不會求饒。小馬就是這種人。

他不但有永遠不會消失的勇氣，好像還有永遠用不完的精力。

於是一行人又開始往前。

大家雖然都傷得不太輕，雖然都很疲倦，可是看見了小馬，居然全都振作了起來。

香香還沒有醒，所以藍蘭就下來走，讓她坐在轎子裡。

老皮一路上都在唉聲嘆氣，直到小馬說：「你若敢再鬼叫一聲，我不但要打碎你的鼻子，還要你來抬轎子。」

珍珠姐妹受的傷雖重，可是她們畢竟還年輕，藍蘭的刀傷藥又真的很靈。

所以她們居然還能夠支持，聽見了小馬的這句話，居然還能笑。

──一個人只要還能笑，就有希望。

他們居然走出了很遠。

──走得雖然遠，還是走不出黑暗。

夜色仍深。

小馬抬著轎子，健步如飛，藍蘭一直都在旁邊跟著他。

不但跟著他，也在看著他，眼睛裡充滿尊敬和愛戀。

張聾子關心的卻只有一個人，不時到轎子旁邊來，聽她的動靜。

香香還沒有動靜。

另一頂轎子裡的病人咳嗽也停止，彷彿已睡著了。

藍蘭輕輕道：「看樣子他們已不會再來了。」

小馬道：「嗯。」

藍蘭道：「可是我們總得找個地方休息休息，否則大家都沒法子再支持下去。」

她忽又嫣然一笑，道：「當然除了你，你簡直好像是個鐵打的人。」

小馬在擦汗。他並不是鐵打的人。

他自己知道遲早總有倒下去的時候。

可是他不說，也不能說。

藍蘭遲疑著，忽然問道：「假如我嫁給你，你要不要？」

小馬閉著口。

藍蘭道：「難道你還想著她？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小馬的臉色變了。

並不完全是因為她這句話而改變的，也因為他又看見了一個人。

他又看見了那個跛足的黑衣人。

崎嶇的山路前面，有一塊很高的岩石。

跛足的黑衣人就站在這塊岩石上，一雙眼睛在夜色中閃閃發光。

轎後的常無意已竄了過來，壓低聲音道：「是闖過去，還是停下來？」

小馬放下了轎子。

前面的這塊岩石就擋在道路上最險惡之處，一夫當關，他們已經很難闖過。

何況岩石後還不知藏著多少人。

曾珍道，「我只想宰了那王八蛋！」

曾珠道：「你還能宰人？」

曾珍的回答很快：「能！」

曾珠道：「我們去不去宰？」

曾珍道：「去！」

姐妹兩二人忽然間就已從轎子旁邊衝過去，衝過去時劍已出鞘。

年輕人總是不怕死的。

她們不但年輕，簡直還是孩子。

孩子更不怕死。

兩個孩子、兩把劍，居然還想闖上那岩石，宰了那個跛足的黑衣人。

別人想拉住她們也來不及。

跛足的黑衣人背負著雙手，站在岩石上冷笑。

曾珍道：「咱們宰了他，看他還笑不笑得出。」

曾珠道：「他笑得比鴨子還難看，我寧可死，也不要看見他笑的模樣。」

她們若是死，當然就看不見。

她們簡直等於在送死。

她們根本就是去送死。

這跛足的黑衣人雖然沒有出手，可是看他的眼神，看他的氣勢，無論誰都應該看得出他是個高手，而且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佔據的岩石地勢險惡，而且居高臨下。

岩石後必定還有他手下的人。

她們還沒有搶攻上去，只聽見「啊」的一聲，一條人影從她們身旁擦過，忽又停下。

她們還沒有看清這個人是誰，就已撞在這個人身上。

這個人沒有動，她們卻被撞得倒退了好幾步，險些又跌在地上。

這個人沒有回頭。

可是珍珠姐妹已看清了他的背影，只要看清他的背影，誰都可以認出他，他是個很瘦很瘦的人，背稍稍有點彎，腰卻很直。

他的手很長，垂下來的時候，幾乎已可達到他的膝蓋。

無論他背後發生了什麼事，他很少會回頭的。

這個人是常無意。

曾珠叫了起來：「你想幹什麼？」

曾珍道：「你是不是有毛病？」

常無意不說話，也不回頭。

他在瞥著岩石上這個跛足的黑衣人。

黑衣人還在冷笑，忽然道：「你一定有毛病。」

常無意不開口。

黑衣人道：「你救了她們，她們反而罵你。沒有毛病的人，怎麼會做這種事？」

常無意不開口。

黑衣人道：「其實你救不救她們都一樣，反正你們都死定了。」

常無意忽然道：「你有手，為什麼不自己下來跟我動手？」

黑衣人道：「因為我不必。」

這一句話說完，黑暗中就出現了一百個黑衣人──就算沒有一百，也有七八十。

跛足的黑衣人道：「你的劍很快。」

常無意又不開口。

跛足的黑衣人道：「而且你有把好劍。」

常無意不否認，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那把劍確實是把很難看得到的好劍。

跛足的黑衣人道：「抬轎子的那小伙子的拳頭好像也是雙好拳頭。」

小馬的拳頭並不好。

小馬的拳頭太喜歡揍人，尤其喜歡揍人的鼻子，這種習慣並不好。

可是他的拳頭確實太快、太硬。

跛足的黑衣人道：「可是我的兄弟們，卻還想再試試你們的快劍和拳頭。」

他又在咳嗽。

這種咳嗽的聲音，當然和轎子裡那病人的咳嗽的聲音不一樣。

聽見了他的咳嗽聲，連珍珠姐妹的臉色都變了。

她們雖然不怕死，可是剛才那兩次惡戰的兇險慘烈，她們並沒有忘記。

至少現在還沒有忘記。

這一聲咳嗽響起，就表示第三次惡戰立刻就要開始。

這一戰當然更兇險、更慘烈。

這一戰結束後，能活著的還有幾個人？

想不到就在他的咳嗽聲響起的一剎那間，遠方也同樣響起了一聲雞蹄。

跛足的黑衣人眼神立刻變了，猛一揮手，本來已準備往前撲的夜狼們，動作立刻停頓。

遠山下已有白霧升起。

雲霧迷離處，又傳來一種奇異的樂聲，節拍明快而激烈，充滿了火一樣的熱情。

無論情緒多低落的人，聽見了這種樂聲，心情都會振奮。

岩石上的跛足黑衣人卻已不見了。

夜狼們又消失在黑夜中。

四面雞啼不已，黎明已將來臨，可是看起來夜色卻仍很深。

今天的黎明為什麼來得特別早？

樂聲仍在繼續。

小馬放鬆了緊握的拳頭，才發現掌心已經被冷汗濕透。

藍蘭長長吐出口氣。

不管怎麼樣，這艱苦兇險的一夜，看來總算已過去。

常無意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收縮的瞳孔卻已漸漸擴張。

他終於轉回身，才發現珍珠姐妹一雙發亮的眼睛正望著他。

她們蒙面的黑紗早已失落。

她們臉上的傷雖然還沒有好，可是這雙美麗的眼睛裡，卻充滿了柔情和感激。

兩個人忽然衝上去，一邊一個抱住了常無意，在他臉上親了親。

曾珍道：「原來你不是壞人。」

曾珠道：「你也不是木頭人。」

常無意臉上終於有了表情，誰也說不出那是種什麼樣的表情。

小馬笑了。

藍蘭也笑了。

兩個人對望了一眼，眼波中充滿了柔情蜜意。

生命畢竟是可貴的。

人生中畢竟還是有許多溫情和歡愉。

小馬道：「他的臉雖冷，一顆心卻是熱的。」

藍蘭看著他，眼波更柔，道：「你好像也跟他差不多。」

常無意忽然冷冷道：「既然大家都還沒有死，腿也沒有斷，為什麼不往前走？」

曾珍嫣然道：「現在他無論多麼兇，我都不怕了。」

曾珠道：「因為現在我們已知道，他那副兇樣子，只不過故意裝出來給別人看的。」她們雖然將聲音壓得很低，卻又故意要讓常無意能聽得見。

等常無意聽見時，她們早已溜得遠遠的。小馬大笑，抬起了轎子，剛抬起轎子，笑聲突然停頓。他忽然發現黑暗中有三雙眼睛在瞪著他。三雙狼一般鋒利的眼睛，眼睛裡彷彿還帶種奇異的慾望。

有生命就有慾望。

可是慾望也有很多種，有的慾望引導人類上升，有的慾望卻能令人毀滅。

這三雙眼睛裡的慾望，就是種可以令人毀滅的慾望。──不但要毀滅別人，也要毀滅自己！

人為什麼要毀滅自己？

是不是他們已迷失了自己？

小馬已看出他們就是剛剛從路上迎面走過去的三個人。

散漫落魄的長髮青年。

修長美麗的腿。

──他們為什麼去而復返？

小馬故意不去看他們，其實他心裡並不是不想多看看那雙美麗的腿。

可是他能控制自己。

經過了一次情感上的痛苦折磨後，他已不再是昔日那一個衝動起來，就不顧一切的少年。

美腿的少女卻還是在望著他，忽然大聲呼喊道：「喂！」

小馬忍不住道：「你在叫誰？」

美腿的少女道：「你！」

小馬道：「我不認識你。」

美腿的少女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認識你，才能叫你？」

小馬愣住。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互相認得的，她說的話好像並不是沒有道理。

美腿的少女又在叫：「喂！」

小馬道：「我不叫喂。」

美腿的少女道：「你叫什麼？」

小馬道：「別人都叫我小馬。」

美腿的少女道：「我卻喜歡叫你喂，只要你知道我是在叫你就行了。」

小馬又愣住。

人與人之間的稱呼，本就沒有一定的規則，既然有人可以用「先生、公子、閣下」這一類名稱叫他，她為什麼不能叫他「喂」？

這少女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很激烈，很奇特，卻與大多數人都不同。

可是她好像也有她的道理存在。

美腿的少女又在叫：「喂！」

這次小馬居然認了：「你叫我幹什麼？」

美腿的少女道：「叫你跟我走。」

小馬又愣了愣，道：「為什麼要我跟你走？」

美腿的少女道：「因為我喜歡你。」

這句話更令人吃驚。

小馬雖然一向是個灑脫不羈的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可是就連他也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句話來。

藍蘭忽然道：「他不能跟你走。」

美腿的少女道：「為什麼？」

藍蘭道：「因為我也喜歡他，比你更喜歡他。」

這句話說出來。也同樣令人吃驚，這種話本來隨時都可以讓兩個人打起來的。

誰知美腿的少女卻好像覺得這種話很有道理。反而問道：「他走了之後，你是不是會很傷心？」

藍蘭道：「一定傷心得要命。」

美腿的少女嘆了口氣，道：「傷心不好，我不喜歡要人傷心。」

藍蘭道：「那麼你就該走。」

美腿的少女道：「你們兩個人可以一起跟我走。」

藍蘭道：「為什麼要跟你走？」

美腿的少女道：「因為我們那裡是個很快樂的地方，到了那裡，你們一定比現在快樂得多。」

長髮的少年已開了口，道：「我們那裡只有歡笑，沒有拘束，只有音樂，沒有……」

小馬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音樂？」

遠方的音樂仍在繼續。

小馬問道：「那就是你們的音樂？」

長髮少年道：「朝拜祭禮時一定要有音樂。」

禮樂本就是分不開的。

小馬的好奇心又被逗了起來，又問道：「你們朝拜的是什麼？」

長髮少年道：「太陽。」

小馬道：「現在還是晚上，晚上哪裡有太陽？」

長髮少年道：「今天我們的朝拜祭禮比平時提早了些。」

小馬道：「為什麼？」

長髮少年笑了笑，拍了拍美腿少女的頭道：「因為她喜歡你。」

小馬立刻明白了。

他們朝拜的樂聲一響起，就表示黎明已將來臨。

夜狼們就像是魂魄，黑夜一消失，他們就必須消失。

藍蘭搶著道：「就算是你救了我們，他也不會跟你走的。」

美腿的少女道：「你呢？」

藍蘭道：「這裡沒有人會跟你走。」

美腿的少女道：「我不喜歡勉強別人，可是只要你們來，無論誰我們都會歡迎。」

她的聲音充滿誘惑：「你們只要跟著樂聲走，就可以找到我們，找到你們平生絕沒有享受過的快樂，我保證你們絕不後悔的。」

她轉過身，長袍的開襟吹起，她那雙修長美麗的腿就完全裸露了出來。

老皮的眼睛發直，連眼珠子都好像快掉了下來。

另一個少女忽然走過去，走到珍珠姐妹面前。

她一直在望著她們。

她的眼睛裡竟似有種令人無法抗拒的魔力，珍珠姐妹竟似已被她看得迷住了。

她走到她們面前時，她們連動都不能動，她就擁抱住她們，在她們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

她的手在輕撫著她們的腰。

珍珠姐妹的目光朦朧，眼波帶醉，直到她走了很遠都沒有醒。

## 第十回 魔女

現在三個人都已走了很久，藍蘭才輕輕吐出口氣，道：「這兩個女人簡直是魔女。」

小馬笑了笑，道：「你呢？」

藍蘭不理他，卻去問珍珠姐妹，道：「她跟你們說了些什麼？」

曾珍的臉紅了，道：「她……她問我們是不是處女？」

她們當然還是處女。

藍蘭道：「她還說了些什麼？」

曾珍的臉更紅，吃吃地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藍蘭還想逼著她說，轎子裡的病人又開始在不停的咳嗽。

這次他咳得更厲害，本來就有很多種病痛都是在黎明前後發作得最劇烈。

藍蘭的眼睛裡立刻充滿了關切和憂心，道：「不管怎麼樣，現在我們總得先找個地方歇下來。」

她在看著常無意。

常無意居然沒有反對，他也看得出這些人都需要休息。

可是在這狼山上，又有什麼地方能讓他們安靜休息？

這裡幾乎沒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

藍蘭轉向張聾子，道：「你到狼山來過？」

張聾子點點頭。

多年前他就已來過，那時這座山上還沒有這麼多狼，所以他還能活著下山。

藍蘭道：「這裡的人雖然變了，山勢總不會變的。」

張聾子承認。

藍蘭道：「那麼你就應該能想得出一個可以讓我們歇下來的地方。」

張聾子道：「我正在想。」

他已想過很久，想過了很多地方，只可惜他完全沒有把握。

突聽一個人道：「各位不必再想，再想也想不出的。但是我卻可以帶你們去。」

星月已消沉，東方已漸漸露出了魚白。

這個人手裡卻提著燈籠，施施然從岩石後走了出來。

他的衣著和樣子看來都像是個生意人，也正是他們到狼山來看到過的最正常的人。

他看來甚至很和氣，也很客氣。

小馬道：「你是誰？」

這人笑了笑，道：「各位請放心，我只不過是個生意人，不是狼。」

小馬道：「狼山中也有生意人？」

這生意人道：「只有我一個。」

他又笑著解釋道：「因為只有我一個，所以我才能活下去。」

小馬道：「為什麼？」

這生意人道：「因為我能跟那些狼大爺們做各式各樣的生意，若是沒有我這麼一個人，他們有很多事都沒有這麼方便了。」

他再解釋：「那些狼大爺們只會殺人搶錢，不會做生意。」

小馬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

這生意人道：「什麼樣的生意我都做，我替他們收贓，替他們賣出去，我還會替他們找女人。」

小馬笑了，道：「這件事的確重要得很。」

生意人笑道：「簡直比什麼事都重要。」

小馬道：「所以他們捨不得殺你。」

生意人道：「他們要殺我，只不過像捏死隻螞蟻，捏死隻螞蟻有什麼用？」

小馬道：「沒有用。」

生意人道：「所以這些年來我都太平得很。」

小馬道：「你準備帶我們到哪裡去？」

生意人道：「太平客棧。」

小馬道：「狼山也有客棧？」

生意人道：「只有這一家。」

小馬道：「這家客棧是誰開的？」

生意人：「我開的。」

小馬道：「你那裡真的很太平？」

生意人笑道：「只要走進我那家客棧，我就負責各位太平無事。」

小馬道：「你有把握？」

生意人道：「這是我跟他們約好了的，連朱五太爺都答應了。」

無論誰都知道朱五太爺說出來的話就是命令，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

以前沒有，以後也不會。

這生意人道：「朱五太爺有時也會要我替他做點事，而且他老人家也知道，要闖狼山的人，一定有急事，誰也不會在我那裡住一輩子。」

小馬道：「所以他們要下手，機會還多得很。」

生意人道：「所以他們肯讓我做小生意，因為這對他們根本沒妨礙。」

小馬道：「好，這回生意你已做成了。」

生意人道：「現在還沒有。」

小馬道：「還沒有？」

這生意人笑道：「不瞞各位說，我那裡只接待一種人，我還得看看各位是不是那種人。」

小馬道：「哪種人？」

生意人道：「有錢的人，很有錢的人。」

他又笑著解釋：「因為我那裡無論什麼東西都比別的地方貴一點。」

小馬道：「貴多少？」

生意人道：「有些人說我那裡連一杯酒都比別的地方貴三十倍，其實他們是在冤枉我。」

小馬道：「貴多少？」

生意人道：「只貴二十八倍。」

小馬笑了。

藍蘭也笑了。

生意人看看他們，道：「卻不知各位究竟是哪種人？」

藍蘭：「是有錢人，很有錢的人。」

她隨隨便便從身上拿出張銀票，就是一萬兩銀子，她隨隨便便就給了這生意人，就好像給的只不過是張破紙。

小馬道：「這夠不夠我們住半天？」

一萬兩銀子已經可以買一座很好的房子，在裡面住上三五百天都不會有問題。

這生意人卻道：「只要各位吃得隨便一點，也許勉強夠了。」

小馬大笑：「現在我才相信你真是人，不是狼。」

生意人道：「為什麼？」

小馬道：「因為只有人才會這麼樣吃人。」

太平客棧真的很像是個客棧。

只不過很像而已。

最像的地方就是掛在門口的一塊大招牌，上面真的寫著「太平客棧」四個大字。

除了這一點外，別的地方就不太像了。

最不像的是他的房子。

一間東倒西歪的破屋子，只有一個滿頭癩痢的小伙子。

生意人道：「這是我的兒子。」

即使是癩痢頭的兒子，也是自己的好。

生意人道：「我老婆已經被我趕走了，我老婆不是個好東西。」

老婆總是別人的好。

生意人道：「我們這裡有八間房子，還有個大飯廳。」

飯廳的確不太小，至少總比那些豆腐乾一樣的客房大一點兒。

生意人道：「我們的酒菜都是第一流的，所以隨便什麼時候都有客人。」

這句倒是真話。

現在才剛剛天亮，這裡已經有了客人。

只有一個人。

一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穿著件用緞子做成的棉袍子。

現在才九月，天氣還很熱。

他穿的卻是件棉袍子，而且還穿著棉袍子飲酒，飲了至少三五斤酒。

可是他臉上一滴汗珠子都沒有。

他臉上在閃著光。

旱煙袋的火光！

一桿五尺長的旱煙袋，比小孩子的手膀子還粗，無論誰都應該看得出是純鋼打成的。

煙斗更可怕，裡面裝的煙絲就算沒有半斤，也有六兩。

照張聾子估計，這旱煙袋至少總有五十多斤重；照小馬估計，就有八九十斤了。

這麼重的一桿旱煙袋，被這麼樣一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拿在手裡，卻好像拿著根稻草一樣。

他閃著光的臉雖然枯瘦臘黃，卻帶著種說不出的懾人氣概。

他就這麼樣隨隨便便地坐在那裡，氣派之大，已經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卜戰！

狼山上最老的一匹狼！

每個人都已認出他是誰了，他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也在盯著這些人，忽然問：

「是誰殺了鐵三角？」

「我！」

這個字並不是一個人說出來的，小馬和常無意都搶著要認這筆帳。

他們看得出這匹老狼是來算帳的，也看得出珍珠姐妹的劍，絕對接不住他這桿旱煙袋。

卜戰在冷笑。

小馬搶著道：「我殺的人還不止鐵三角一個，你要算這帳，儘管來找我。」

卜戰道：「我聽說過你。」

小馬道：「我叫小馬。」

卜戰冷冷道：「你不是馬，你是頭驢子。」

小馬也在冷笑。

卜戰道：「只有驢子才會做這種蠢事，搶著要把別人的帳算在自己身上。」

他不等小馬開口，又道：「你用的是拳頭，鐵三角卻死在劍下。」

小馬道：「可是我……」

卜戰又打斷了他的話，道：「他要宰你們，你們當然只有宰他，這本是天公地道的事。」

小馬道：「想不到你這個人居然值得公道兩字。」

卜戰道：「這筆帳本來並沒有什麼可算的，只不過……」

他的手緊握：「只不過他實在死得太慘，我老頭子實在忍不住想看看，那種陰毒狠辣的劍法，是什麼人使出來的！」

常無意閉著嘴，卻抽出了劍。

一柄精光四射、寒氣逼人的軟劍，迎風一抖，就伸得筆直。

卜戰道：「好劍！」

常無意冷冷道：「是好劍！」

卜戰道：「好！我等你。」

常無意道：「等我？」

卜戰道：「等你睡一覺，等你走。」

常無意道：「你不必等。」

卜戰道：「這裡不是殺人的地方。」

常無意道：「我現在就可以跟你出去。」

卜戰盯著他，霍然長身而起，大步走出了門。常無意已經在門外等著他。

珍妹姐妹還是迷迷濛濛的，這件事就好像跟她們完全沒有關係。

藍蘭壓低聲音，道：「你看他有沒有關係？」

小馬握緊拳頭，閉著嘴。這一戰是誰勝誰負，他完全沒有把握。

那生意人道：「有關係，有好處。」

小馬盯著他道：「有什麼好處？」

那生意人道：「他死定了，少了一個人的開銷，各位至少可以多喝幾杯酒。」

晨霧迷離，連山風都吹不散。

卜戰身上的棉袍子已被風吹了起來，他的人卻峙立如山嶽。

他一雙腳不丁不八，就這麼樣隨隨便便往那裡一站，氣勢已非同小可。

只有身經百戰、殺人無算的好手，才能顯得出這種氣概。

常無意也沒有動。

他的敵手還沒有動，他絕不先動。

卜戰又抓起旱煙管，深深吸了一口，煙袋裡的煙絲又閃出了火光。

他冷冷地看著常無意，道：「我看得出你是個好手。」

常無意不否認。

卜戰道：「所以你也應該看得出，我這煙斗裡的煙絲，也是殺人的暗器。」

常無意看得出。

這種燃燒著的熱煙絲，實在比什麼暗器都霸道可怕。

卜戰道：「我出手絕不會留情，你也儘管把那些陰毒的劍招使出來。」

常無意冷冷道：「我會使出來的。」

卜戰道：「我若也死在你劍下，我那些徒子徒孫們絕不會再來找你們的麻煩。」

常無意道：「很好。」

卜戰冷冷笑道：「你就算剝了我的皮，我也絕不怨你。」

常無意道：「你的皮可以留著！」

卜戰道：「哦？」

常無意道：「因為你的皮並不厚。」

他剝皮，可是他只剝一種人的皮。

臉皮厚的人！

卜戰又看了很久，道：「很好！」

很好！

這就是他們說的最後兩個字。

就在這一瞬間，五尺一寸長、五十一斤重的旱煙袋已橫掃出去。

旱煙袋通常只不過是點穴，打穴的兵器，用的招式跟判官筆點穴差不多。

可是他這根旱煙袋施展起來，不但有長槍大戟的威力，其中居然還夾雜著鐵拐、金鐵鞭、巨石一類重兵器的招式。

那些熾熱的煙絲，隨時都可能打出來，煙斗中閃動的火光，也可以眩人眼目。

小馬心裡在嘆氣。

就連他都沒有看見過這麼霸道的外門兵器，他實在有點替常無意擔心。

現在卜戰已攻出十八招，常無意卻連一招都沒有回手。

旱煙袋雖然並沒有沾上他一點，可是這種現象並不好。

他的劍法本來一向是著著搶攻、絕不留情的，此刻似已被逼得出不了手。

一柄又輕又狹的軟劍，要想在這種霸道的招式下出手，實在不是件容易事。

忽然間，「蓬」的一聲響，一片發光的煙絲，隨著大煙斗的泰山壓頂之勢，向常無意打了下去。

常無意彷彿已被逼入了死角，他的劍彷彿已根本無法出手。

誰知就在這時，他偏偏出手了。

他的劍忽然又變得柔若游絲，筆直的劍竟變成了無數個光圈。

閃動的光圈，一圈圈繞上去，火燒的煙絲立刻消失不見。

又是「叮」的一聲響，劍光擊上煙斗，火星四激，劍鋒居然又筆直地彈了出去。

小馬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一定要卜戰先將人逼入死地才出手。

高手交鋒，有時就正如大軍對壘，要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因為對方的勢力比他強，氣勢比他盛，他只有用這種法子。

小馬心裡很佩服。

他忽然發現常無意這兩年不但多了把好劍，劍法還精進了許多。

真正高明的劍招，有時並不在劍上，而在心裡。

這一劍並不以勢勝，而以巧勝！並不以力勝，而以智勝。

他勝了！

## 第十一回 狼君子

劍鋒彈出，貼著煙管彈出去。

卜戰凌空翻身，衣袖起飛，一根五十一斤重的旱煙袋，卻已不在他手裡。

他不能不撒手。

若是不撒手，劍鋒勢必削斷他的手。

可是高手交鋒，連兵器都撒了手，這也是種要忍受一世的奇恥大局。

卜戰身子落地時，臉上已無人色，連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都沒有了。

常無意劍已入腰，劍已入鞘。

卜戰忽然厲聲道：「再拔出你的劍來！」

常無意冷冷道：「你還要再戰？」

卜戰道：「劍是殺人的，不戰也可以殺人。」

常無意道：「我說過，你可以留下你的皮，人若死了，哪裡還有皮可以留下來？」

卜戰的手雖然握得很緊，卻在不停的發抖，他忽然變得蒼老而衰弱。

他只有走。

雖然他想死，也許他真的寧願死在常無意的劍下，怎奈常無意的劍已入鞘。

死，畢竟不是件容易事。

雖然他已是個老人，生命已無多，也就因為他已是個老人，才知道生命值得珍惜。

霧已淡了，卜戰的身影已消失在霧裡，旱煙袋雖然還留在地上，煙斗裡的火光卻已熄滅。藍蘭的眼睛裡卻在發著光，道：「這次他一走，以後只怕就絕不會再來。」

小馬道：「非但他不會再來，他的徒子徒孫也不會來。」

他們都看得出這匹老狼不但有骨頭，而且骨頭還很硬。

站在他們旁邊的生意人忽然笑道：「現在人雖然沒有少，各位還可以多喝兩杯。」

小馬故意問：「為什麼？」

生意人賠著笑道：「因為這位大爺的劍法，我實在很佩服。」

突聽身後一個人道：「我也很佩服。」

他們轉回身，才發現屋裡又多了一個人，一個儒服高冠、手搖折扇的君子。

狼君子畢竟還是來了。

九月十三，晨。

晴有霧。

太平客棧飯廳裡，看起來好像真的很太平。

大家都太太平平地坐著，看起來都好像很客氣的樣子。

尤其是狼君子更客氣。

最不客氣的是小馬，眼睛一直瞪著他，拳頭隨時都準備打出去。

溫良玉好像根本沒看見，微笑著道：「這一夜各位辛苦了。」

小馬：「哼！」

藍蘭嫣然道：「辛苦雖然辛苦了一點，現在大家總算還都很太平。」

溫良玉道：「郝老闆！」

生意人立刻趕過來，陪著笑道：「小的在。」

溫良玉道：「先去做些點心小菜來，再去溫幾壺酒，帳算我的。」

郝生意道：「是！」

小馬忽然冷笑，道：「郝生意的生意雖然做成了，你的好生意卻還沒有做成，何必先請客？」

溫玉良笑道：「生意歸生意，請客歸請客，怎麼能混為一談？」

小馬道：「就算生意做不成，客你也要請？」

溫良玉道：「各位遠來，在下多少總得盡一點地主之誼。」

小馬道：「好，拿大碗來！」

藍蘭柔聲道：「你一夜沒有睡，肚子又是空的，最好少喝點。」

小馬道：「不喝白不喝，喝死算了！」

溫良玉撫掌笑道：「正該如此，現在若不多喝些，待到沒有了拳頭時，喝酒就不太方便了。」

小馬道：「你真的想要我這雙拳頭？」

溫良玉微笑。

小馬道：「好，我給你！」

一句話沒說完，他的拳頭已打了過去。

他的拳頭不但準，而且快。

快得要命。

誰知溫良玉好像早就算準了這一著，身子一滾，連人帶凳子都到了八九尺外。

他並沒有生氣，還是帶著微笑道：「酒還沒有喝，難道閣下就已醉了？」

藍蘭道：「他沒有醉。」

溫良玉並不反對，也不爭辯，道：「也許他只不過天生喜歡揍人而已。」

藍蘭笑了笑，笑得很迷人，道：「你又錯了。」

溫良玉道：「哦？」

藍蘭道：「他並不喜歡揍人，他只不過真的喜歡揍你！」

溫良玉道：「哦？」

藍蘭道：「不但他喜歡揍你，這裡的人只怕個個都很想揍你！」

常無意道：「我不想。」

藍蘭道：「你真的不想？」

常無意道：「我只想剝他的皮！」

溫良玉還是不生氣，還是帶著笑道：「聽說令弟的病很重？」

藍蘭道：「嗯。」

溫良玉道：「令弟真的是姑娘嫡親的弟弟？」

藍蘭道：「嗯。」

溫良玉道，「這位馬公子也是？」

藍蘭搖搖頭。

溫良玉道：「那麼令弟的一條命，難道還比不上他的一雙拳頭？」

藍蘭道：「只可惜他的拳頭是長在他自己的手上的。」

溫良玉笑了笑，道：「姑娘這麼說，就未免太謙虛了。」

藍蘭道：「為什麼？」

溫五良：「姑娘的暗器功夫精絕，在下平生未見！」

他一句話就揭破了她的秘密，藍蘭的臉色居然沒有變，道：「閣下果然好眼力。」

溫良玉道：「姑娘身旁的幾位小妹妹，也全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若想要什麼人的一個拳頭，只不過像是探囊取物而已。」

藍蘭也笑了笑，道：「我們現在若是想要你的一個拳頭，是不是也像探囊取物呢？」

溫良玉笑得已有點不太自然，道：「看來在下這趟生意是真的做不成了。」

藍蘭淡淡道：「好像是的。」

溫良玉道：「卻不知姑娘何時離開這裡？」

藍蘭道：「我們反正不會在這裡住一輩子，遲早總是要走的。」

溫良玉道：「很好，在下告辭。」

他抱拳站起，展開折扇，施施然走出去。

小馬忽然大聲喝道：「等一等！」

喝聲中，他的人已擋住了門。

溫良玉神色不變，道：「閣下還有何見教？」

小馬道：「你還有件事沒有做。」

溫良玉道：「什麼事？」

小馬道：「付帳！」

溫良玉又笑了。

小馬道：「生意歸生意，請客歸請客，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溫良玉並不否認。

小馬道：「不管你說出來的話算不算數，你不付帳，就休想走出這扇門。」

溫良玉立刻就輕搖折扇，施施然走回去，慢慢地坐下，悠然道：「我只希望你能明白幾件事。」

小馬在聽著。

溫良玉道：「我睡足了，你們卻亟需休息；我很有空，你們卻急著要過山。這麼樣耗下去，對你們並沒有好處。」

他微笑著，又道：「這裡本是太平客棧，誰也不許在這裡出手傷人，你們自己若是破壞了這規矩，狼山上就沒有你們存身之地了。」

小馬的臉都氣紅了。

他生氣只因為他知道溫良玉並不是在唬他們。

這是真話。

張聾子道：「這次客你真的不請了？」

溫良玉道：「現在各位既然不再是我的客人，我為什麼還要請？」

張聾子道：「好，你不請，我請！」

溫良玉大笑，折扇一揮，急風撲面，刺得人眼睛都張不開。

等到大家眼睛再張開時，他的人已不見了。

藍蘭忍不住嘆了口氣，道：「好功夫。」

郝生意笑道：「姑娘好眼力，除了朱五太爺之外，狼山上就數他的功夫最好！」

藍蘭道：「你見過朱五太爺？」

郝生意道：「當然見過。」

藍蘭道：「要怎麼樣才能見到他？」

郝生意遲疑著，反問道：「姑娘想見他？」

藍蘭道：「聽說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而且一諾千金，所以我在想……」

她眼睛閃著光：「假如我們能見到他，假如他答應放我們走，就絕不會有人阻攔我們了。我們要想平安過山，也許這才是最好的法子！」

郝生意笑道：「這法子的確不錯，只有一點可惜。」

藍蘭道：「那一點？」

郝生意道：「你永遠也見不到他的，狼山上最多也只不過有五六個人知道他住在哪裡。」

藍蘭道：「你也不知道？」

郝生意陪笑道：「我是個生意人，我只知道做生意。」

酒菜已來了。

一碟炒合菜，幾個炒蛋，幾張家常餅，一小盤滷牛肉，一鍋綠豆稀飯，再加半缸子酒。

郝生意笑道：「這一頓我特別優待，只算各位一千五百兩銀子。」

他笑得很愉快。

因為他知道一竹槓敲下去，不管敲得多重，別人也只有挨著。

小馬看看張聾子，道：「你幾時發了財的，為什麼搶著要請這頓客？」

張聾子苦笑，道：「我只不過急著要讓那小子趕快走。」

因為他急著要照顧香香。

小馬總算沒有再開口。

小馬瞭解張聾子，他並不是個很容易就會動感情的人。

現在他已老了，老年人若是對年輕的女孩子有了情感，通常都是件很危險的事。

可是小馬並不想管這件事。

他一向尊重別人的情感──無論什麼樣的情感，只要是真的，就值得尊敬。

香香已被抬進了屋子，一間並不比鴿子籠大多少的破屋子。

她還沒有醒。

珍珠姐妹本來是應該來照顧她的，可是她們自己也睡著了。

張聾子沒有睡著，一直都坐在她床頭，靜靜地看著她。

轎子裡的病人還在轎子裡，他們直接將轎子抬入了最大的一間客房。

據藍蘭說：「我弟弟不能下轎子，只因他見不得風。」

這屋裡好像並沒有風。

小馬剛躺下去，又跳起來，他忽然發覺心裡有很多事，應該找個人聊聊。

張聾子並沒有陪他聊的意思，一點兒這種意思都沒有。

他只得去找常無意。

轎夫睡在後面的草棚裡，所以他們每個人都能分配到一間客房。

破舊的木板房，破舊的木板床，床上鋪著條破的草蓆。

常無意躺在床上，瞪著小馬，

誰都看得出小馬有事來找他，可是別人不先開口，他也絕不開口，小馬遲疑著，在他床邊的凳子上坐下，終於說：「這次是我拖你下水的。」

常無意冷冷道：「拖人下水，本來就是你最大的本事。」

小馬苦笑道：「我知道你不會怪我，可是我自己現在也有點後悔了！」

常無意道：「你也會後悔？」

小馬點點頭，居然嘆了口氣，道：「因為我現在雖然跌在水裡，卻連自己究竟是在幹什麼都不知道！」

常無意道：「我們是在保護一個病人過山去求醫。」

小馬道：「那病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不肯露面？真的是因為見不得風，還是因為他見不得人？」

他又嘆了口氣，道：「現在我甚至連他是不是真的有病都覺得可疑了！」

常無意盯著他，冷冷道：「你幾時變得如此多疑的？」

小馬道：「剛才變的？」

常無意道：「剛才？」

小馬道：「剛才卜戰跟你交手時，我好像看見那頂轎子後面有人影一閃！」

常無意道：「是個什麼樣的人？」

小馬道：「我沒看清楚。」

常無意道：「他是要竄入那頂轎子，還是要竄出來？」

小馬道：「我也沒看清楚。」

常無意冷冷道：「你幾時變成了瞎子？」

小馬苦笑道：「我的眼力並不比你差，可是那條人影的動作實在太快，簡直比鬼還快。」

常無意道：「也許你真的見了鬼。」

小馬道：「所以我還想再去見見！」

常無意道：「你想去看看那頂轎子裡究竟是什麼人？」

小馬道：「現在大家好像都已睡著了，只有藍蘭可能還留在那屋裡。」

常無意道：「就算她在那裡，你也有法子把她支開？」

小馬道：「我們甚至可以霸王強上弓，先揭開那頂轎子來看看再說！」

常無意道：「你真的想去？」

小馬道：「不去是小狗！」

常無意忽然間就已從床上跳了起來，道：「不去的是王八蛋。」

## 第十二回 法師

太平客棧裡一共有八間客房，最大的一間在最東邊，三面都有窗。

窗子都是關著的，關得很密，連縫隙都被人用紙條從裡面封了起來。

小馬在外面輕輕敲了敲窗子，裡面一點兒動靜都沒有。

常無意已找來一根竹片，先用水打濕了，從窗隙裡伸進去，劃開了裡面的封條。

先用水打濕，劃紙時才不會有聲音。然後他們就挑開了窗裡的木栓，對他們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他們並不是君子。

房間居然已被收拾得很乾淨，床上已換了乾淨的被單。

可是床上沒有人。

藍蘭並沒有在這裡，只有那頂轎子擺在屋子中間，裡面也沒有聲音。

小馬和常無意對望了一眼，同時竄過去，閃電般出手，拉開了轎上的簾子。

兩個人的手忽然變得冰冷。

這頂轎子赫然竟是空的，連條人影都沒有。

他們浴血苦戰，拼了命來保護的，竟只不過是頂空轎。

──如果轎子裡一直沒有人，怎麼會有咳嗽的聲音傳出來？

──如果轎子裡的人真的有病，現在到哪裡去了？

常無意沉著臉，道：「你剛才看見的不是鬼。」

小馬握緊雙拳，道：「可是我們真的遇見個女鬼！」

常無意道：「藍蘭？」

小馬道：「她不但是個女鬼，還是個狐狸精！」

這次常無意對他說的話居然也表示很同意。

小馬道：「你看她這麼樣做究竟是什麼目的？」

常無意道：「我看不出。」

小馬道：「我也看不出。」

常無意道：「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回去睡覺，假裝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鬼總要現形的。

狐狸精遲早難免露出尾巴來。

他們找來幾條紙，封上了剛才被他們挑破的窗子，才悄悄地開門走出去。

做這種事的時候，他們一向很小心，他們並不是君子，也不是好人。

門外也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小馬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房，剛推開門，又愣住。

他房裡居然有個人。

木板床上的破草蓆不知何時已不見，已換上雪白乾淨的被單。

藍蘭就躺在這床薄被裡，看著他，

她的身子顯然是赤裸著的，因為她的衣服都擺在床頭的凳子上。

她的眼波朦朧，彷彿已醉，更令人心醉。

小馬好像沒看見屋裡有她這麼一個人，關上門就開始脫衣裳。

藍蘭的眼波更醉，悄悄地問，「剛才你到哪裡去了？」

小馬道：「我喝得太多，總得放點出來。」

藍蘭嫣然道：「現在還可以再放一點出來。」

小馬故意裝不懂：「你不睡在自己房裡，到我這裡來幹什麼？」

藍蘭道：「我一個人睡不著。」

小馬道：「我睡得著！」

藍蘭道：「你是不是在生氣，生誰的氣？」

小馬不開口。

藍蘭道：「難道你也怕常剝皮剝你的皮？」

小馬不否認。

藍蘭道：「可是他只說過不許男人碰女人，並沒有說不許女人碰男人，所以……」

她笑得更媚：「現在我就要來碰你了。」

她說來就來，來得很快，一個軟玉溫香的身子，忽然就已到了小馬懷裡。

她的嘴唇是火燙的。

小馬本想推開她，忽然又改變了主意──被人欺騙總不是件好受的事。

這豈非也是報復的方法一種。

他報復得很強烈！

藍蘭火燙的嘴唇忽然變得冰冷，喘息已變為呻吟。

她是個真正的女人，男人夢想中的女人。

她具有一個女人所能具備的一切條件，甚至比男人夢想中還好得多。

她的嘴唇熱了很多次，又冷了很多次。

小馬終於開始喘息。

她的呻吟也漸漸又變為喘息，喘息著道：「難怪別人說你是條驢子，你真的是！」

這是句很粗俗的話，可是在此時此刻聽來，卻足以令人銷魂。

小馬的心已軟了。

──她至少沒有出賣他。

──她本來可以跟狼君子談成那筆生意的。

──她對他的熱情並不假。

現在他想起的，只有她的好處。

屋子裡平和安靜，緊張和激動都已得到鬆弛，這本就是男女間情感最容易滋生的時候。

他忽然問：「轎子裡為什麼沒有人？」

這句話一出來，他已經在後悔，只可惜話一說出來，就再也收不回去。

想不到的是，藍蘭並沒有吃驚，反問道：「你是不是想看看我二弟？」

小馬道：「只可惜我看不見。」

藍蘭道：「那只因為他並不在你去看的那頂轎子裡！」

──她知道他們去看過？

小馬道：「他在哪裡？」

藍蘭道：「他在我房裡那頂轎子裡，他病得很重，我對他不能不特別小心。」

小馬冷笑。

藍蘭道：「我故意將一頂空轎子擺在最好的那間客房裡，卻將他抬入了我的房，我到這裡來的時候，就叫珍珠姐妹去守著他。」

小馬冷笑。

藍蘭道，「你不信？」

小馬還在冷笑。

藍蘭忽然跳起來，道：「好，我帶你去見見他！」

不管她是女鬼也好，是狐狸精也好，這次她居然沒有說謊。

她房裡真的有頂轎子，轎子裡真的有個人。

她輕輕掀起簾子，小馬就看見了這個人了。

現在是九月。

九月的天氣並不冷。

轎子裡卻鋪滿了虎皮，就算在最冷的天氣，一個人躺在這麼多虎皮裡，都會發熱的。

這個人卻還在發冷。

他還是年輕人，可是他腦上卻完全沒有一點血色，也沒有一點汗。

他還在不停地發抖。

他很年輕，可是頭髮眉毛都已開始脫落，呼吸也細若游絲。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真的病得很重，很重很重。

小馬也看得出。

所以現在他心裡的感覺，就好像一個剛偷了朋友的老婆、這朋友卻還把他當朋友的人。

雖然並不完全像，至少總有點像。

藍蘭道：「這是我弟弟，他叫藍寄雲。」

小馬看著他蒼白憔悴的臉，很想對他笑笑，卻笑不出。

藍蘭道：「這就是拼了命也要保護我們過山的小馬。」

藍寄雲看著小馬，目光中充滿了感激，忽然伸手握住小馬的手，道：「謝謝你。」

他的聲音衰弱如游絲。

他的手枯瘦而冰冷，簡直就像隻死人的手。

握住了這隻手，小馬心裡很難受，吃吃地想說幾句安慰他的話，卻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病人又開始在咳嗽，連眼淚都咳了出來。

小馬也看得快掉眼淚了，終於掙扎著說出五個字：「你……你多保重。」

病人勉強笑了笑，也想說話，可是眼簾已慢慢合起。

藍蘭也輕輕地放下簾子，小馬早已悄悄的溜了出去，只恨不得能找個地洞鑽下去。

藍蘭出來的時候，他眼睛還是紅紅的，忽然道：「我不是驢子，我是個豬！」

藍蘭柔聲道：「你不是。」

小馬道：「我是！」

藍蘭嫣然道：「你又不肥，怎麼會是豬？」

小馬道：「我是個瘦豬！」

他抬起手，好像準備重重的給自己兩耳光。

藍蘭已握住他的手，將面頰貼在他胸膛上：「我知道你的心事，我心裡也很難受，可是……。」

她又抬起頭，仰視著他：「可是只要我們能保證他平安過山，我們……」

小馬打斷了他的話，大聲道：「我若做不到這件事，我自己一頭就撞死！」

藍蘭的手在輕輕撫著他的手，嘴唇也在輕吻著他的臉。

他忽然發現她的手冰冷，嘴唇也冰冷，而且在發抖。

現在並不是剛才激情剛過去的時候，她的手和嘴唇為什麼會這麼冷？

小馬道：「你還在生氣？」

藍蘭道：「嗯。」

小馬道：「我……」

藍蘭道：「我不是在生你的氣。」

小馬道：「你在生誰的氣？」

藍蘭道：「我再三吩咐，叫她們守在這裡，可是現在她們居然連人影子都看不見了。」

小馬這才想到房裡只有她弟弟一個人，珍珠姐妹果然已人影不見。

她們實在不該走的。

藍蘭道：「就算她們有什麼急事，也不該兩個人一起走的。」

小馬道：「也許她們很快會回來。」

她們沒有回來。

過了很久很久，她們還是人影不見，找遍了整個太平客棧，都找不到她們的人。

非但找不到她們，連老皮都不見了。

九月十三，正午。

晴，多雲。

陽光還從山外照過來，照進窗戶，照在常無意蒼白冷酷的臉上。

張聾子站在窗口發呆，小馬和藍蘭坐在屋子裡發呆。

他們都在等，等老皮和珍珠姐妹的消息，這三個人卻連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常無意冷冷道：「我早就說過他根本不是人。」

小馬苦笑道：「但我卻保證，珍珠姐妹絕不是被他拐走的。」

常無意冷笑道：「不是？」

小馬道：「他還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他站起來，又坐下，忽然問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有雙漂亮大腿的女孩子？」

常無意當然記得。

那麼美的腿並不是時常都能看見的，只要是男人，想不看都很難，小馬道：「你還記不記得她說的話？只要我們去找她，她隨時都歡迎。」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腿正好是完全裸露著的，彷彿也在對他們表示歡迎。

藍蘭嘆了口氣，道：「那女人實在是個魔女，我若是男人，說不定也會忍不住要去找她。」

他們還記得老皮看著那雙腿時眼睛裡的表情，也記得另外一個女孩子對珍珠姐妹做的事。

她們不喜歡用暴力，可是這種原始而邪惡的誘惑卻還比暴力更可怕。

小馬也在嘆息，道：「其實我早應該知道他們受不了這種誘惑的。」

常無意道：「我只知道一件事。」

小馬道：「什麼事？」

常無意道：「多了他們三個人並不算多，少了他們三個人也不算少。」

小馬道：「難道你準備就這樣把他們拋下？」

常無意道：「難道你還想去找他們？」

小馬道：「我想。」

常無意道：「你還想不想過山？」

小馬閉上了嘴。

忽然間，一個女孩子，吃吃地笑著，搖搖晃晃地走了進來。

她還很年輕，長得也很美，身上穿著件用麻袋改成的長袍，卻已有一半被鮮血染紅。

可是她笑得仍然很開心，一點都看不出受了傷的樣子。

她開心地笑著，向每個人打招呼，就好像見他們是老朋友一樣打招呼，看來對任何人都沒有惡意。

小馬心裡在嘆息。

他看得出她也是一匹狼，一匹已完全迷失了自己的嬉狼。

她的瞳孔擴散，眼睛裡充滿了一種無知的迷惘，忽然走過去，一屁股坐在小馬身上，輕撫著小馬的臉，夢囈般低語。

「你長得真好看，我喜歡好看的男人，我喜歡……我喜歡。」

小馬沒有推開她。

一個人能夠有勇氣說出自己心裡喜歡的事，絕不是罪惡。

他忍不住問：「你受了傷？」

她衣襟上的血還沒有乾，卻不停地搖頭，道：「我沒有，我沒有。」

小馬道：「這血是哪裡來的？」

她癡笑著，道：「這不是血，是我的奶，我要給我的寶貝吃奶。」

染著紅的衣襟忽然被掀開，露出了鮮血淋漓的胸膛。

她纖巧堅挺的乳房竟已只剩下一半。

小馬的手冰冷。

她還在吃吃地笑。

這種痛苦本不是任何人都能忍受的，她卻好像完全感覺不到。

「你猜我的另一半到哪裡去了？」

小馬猜不出，也不願猜。

「到法師肚子裡去了，」她笑得又甜又開心：「他是我的寶貝，他喜歡吃我的奶，我也喜歡給他吃。」

小馬冰冷的手緊接著自己的胃，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狼山上還有個頭目叫法師，他是個和尚，從來不吃肉，豬肉、牛肉、雞肉、羊肉、狗肉，他都不吃。

──他只吃人肉。

藍蘭已經開始在嘔吐。

剩下的一半乳房還是堅挺著的，她忽然送到小馬面前。

「我也喜歡你，你也是我的寶貝，我也要給你吃我的奶。」

小馬嘆了口氣，突然揮拳打在她下顎間。

她立刻暈了過去。

小馬看著她倒下，苦笑道：「我本來不該這麼對你的，可是我想不出別的法子。」

要解除她的痛苦，這的確是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子。

郝生意終於也出現了，看著暈倒在地上的少女，搖頭嘆息，喃喃道：「好好的一個女孩子，為什麼偏偏要吃草？」

小馬道：「她吃草？」

郝生意道：「吃得很多。」

小馬更奇怪：「吃什麼的人我都見過，可是吃草的人……」

郝生意道：「她吃的不是普通的那種草。」

小馬道，「是哪種？」

郝生意道：「是那種要命的毒藥。」

他嘆息著解釋：「這裡的山陰後長著種麻草，不管誰吃了後，都會變得瘋瘋顛顛、癡癡迷迷的，就好像……」

小馬道：「就好像喝醉酒一樣？」

郝生意道：「比喝醉酒還可怕十倍。一個人酒醉時心裡總算還有三分清醒，吃了這種麻草後，就變得什麼事都不知道，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了」

小馬道：「吃這種草也有癮？」

郝生意點點頭，道：「據說他們那些人一天不吃都不行。」

小馬道：「他們那些人是些什麼人？」

郝生意道：「是群總覺得什麼事都不對勁，什麼人都看不順眼的大孩子。」

──他們吃這種草，就是要為了麻醉自己，逃避現實。

小馬瞭解他們，他自己心裡也曾有過這種無法宣洩的夢幻和苦悶。

一種完全屬於年輕人的夢幻和苦悶。

可是他沒有逃避。

因為他知道逃避絕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法子，只有辛勤的工作和不斷的奮鬥，才能真正將這些夢幻苦悶忘記。

他俯下身，輕輕掩起了這少女的衣襟。

想到那個吃人肉的法師，想到這個人的可惡與可恨，他的手又冰冷。

他忽然問：「你見過法師？」

郝生意道：「嗯。」

小馬道：「什麼人的肉他都吃？」

郝生意道：「如果他有兒子，說不定也已被他吃下去。」

小馬恨恨道：「這種人居然還能活在現在，倒是怪事。」

郝生意道：「不奇怪。」

小馬冷笑道：「你若有個兒子女兒被他吃了下去，你就會奇怪他為什麼還不死了。」

郝生意道：「就算我有個兒女被他吃了下去，我也只有走遠些看著。」

他苦笑，又道：「因為我不想被他們吃下去。」

小馬沒有再問，因為這時門外已有個人慢慢地走了進來。

一個態度很嚴肅的老人，戴著頂圓盆般的斗笠，一身漆黑的寬袍長垂及地，雪白的鬍子使得他看來更受人尊敬。

郝生意早已迎上去，恭恭敬敬替他拉開了凳子，陪笑道：「請坐。」

老人道：「謝謝你。」

郝生意道：「你老人家今天還是喝茶？」

老人道：「是的。」

他的聲音緩慢而平和，舉動嚴肅而拘謹，無論誰看見這樣的人，心裡都免不了會生出尊敬之意，就連小馬都不例外。

他實在想不到狼山上居然也會有這種值得尊敬的長者。

他只希望這老人不要注意到地上的女孩子，免得難受傷心。

老人沒有注意。

他端端正正地坐著，目不斜視，根本沒有看過任何人。

郝生意道：「今天你老人家是喝香片，還是喝龍井？」

老人道：「隨便什麼都行，只要濃點，今天我吃得太多太膩。」

他慢慢接著道：「看見年輕的女孩子，我總難免會多吃一點兒的，小姑娘的肉不但好吃，而且滋補得很。」

小馬的臉色變了，冰冷的手已握緊。

## 第十三回 太陽湖之祭

老人卻連看都不看他一眼，態度還是那麼嚴肅而拘謹，用一隻手慢慢地解開了繫在下顎的絲帶，脫下了那頂圓盆般的斗笠，露出了一顆受過戒的光頭，看來又像是修為功深的高僧。

小馬忽然走過去，拉開他對面的凳子坐下，道：「你不喝酒？」

老人搖頭。

小馬道：「據說吃過人肉後，一定要喝點兒酒，否則肚子會疼的。」

老人道：「我的肚子從來不疼。」

小馬冷冷道：「現在說不定很快就會疼了。」

老人終於抬頭望了他一眼，慢慢地搖了搖了頭，道：「可惜，可惜。」

小馬道：「可惜什麼？」

老人道：「可惜我今天吃得太飽。」

小馬道：「否則你是不是還想嚐嚐我的肉？」

老人道：「我用不著嚐，我看得出。」

他慢慢地道：「人肉還分幾等，你的肉是上等肉。」

小馬笑了，大笑。

郝生意正端著茶走過來，滿滿一大壺滾滾的濃茶，壺嘴裡冒著熱氣。

小馬忽然問他：「這地方是不是真的從來沒有人打過架？」

郝生意立刻點頭，道：「從來沒有。」

小馬道：「很好。」

兩個字說出口，他已一腳踢飛了桌子，揮拳痛擊法師的鼻子。

法師冷笑，枯瘦的手掌輕揮，本來就是像紙帶般捲著的指甲，忽然刀鋒般彈起，急刺小馬的脈門。

想不到小馬的另一拳已打在他的肚子上。

這並不是什麼奇妙的招式，只不過小馬的拳頭實在太快。

「卜」的一聲響，拳頭打在肚子上，就好像打鼓一樣。

接著又是「卜」的一聲響，法師坐著的凳子忽然碎裂。

他的人卻還是凌空坐著，居然連動都沒有動，小馬的拳頭竟好像並不是打在他肚子上，而是打在凳子上一樣。

常無意皺了皺眉。

他看得出這正是借力打力、以力化力的絕頂內功，能將功夫練到這一步的人並不多。

小馬卻好像完全不懂，對著法師道：「現在你的肚子疼不疼？」

法師冷冷道：「我的肚子從來不疼。」

小馬道：「很好。」

兩個字說出口，他的拳頭又飛了出去，打的還是鼻子。

這次法師出的手也不慢，刀鋒般的指甲急刺他的咽喉。

這一著以攻為守，攻的正是對方的必救之處──必救之處的意思，就是不救便死。

小馬卻偏偏不救。

他根本連理都不理，拳頭還是照樣打出去──還是另一隻拳頭，還是打在肚子上。

法師的指甲眼看已將洞穿他的咽喉，只可惜慢了一點兒。

只慢了一點點兒。

小馬的拳頭實在太快，膽子也實在太大。

他要打這個人的肚子，就非打不可，死活他根本不在乎。

法師居然還沒有動，臉色卻已有些發白，刀鋒般的指甲又紙帶般捲了起來。

他的內力已被打散。

小馬道：「現在你的肚子疼不疼？」

法師搖頭。

小馬冷笑道：「肚子不疼，怎麼連話都說不出？」

法師深深吸了口氣，身子忽然躍起，反手猛切小馬左頸，雙腿也踢向小馬下腹。

他的出手毒而怪異，一動起來，整個人都在動，甚至連黑色的長袍都在動，就像是個吃人的妖魔。

只可惜小馬的拳頭又已經開始打在他的肚子上。

這一拳他已受不了，「砰」的撞上牆壁，再跌下。

小馬衝過去，拳頭如雨點，打他的鼻子，打他的肚子，打他的軟肋和腰，他不停地打，法師不停地嘔吐，連鮮血、苦水、膽汁都一起吐了出來。

他整個人都被打軟了，只能像狗般爬在地上挨揍。

小馬總算住了手。

因為他已經被藍蘭用力抱住。

法師已經不能動，郝生意的臉色也發了白，喃喃道：「好快的拳頭，好快的拳頭。」

小馬道：「以後你可以告訴別人，這裡總算有人打過架了。」

郝生意嘆了口氣道：「這裡本是你們唯一可以太太平平睡一覺的地方，你為什麼一定要壞了這裡的規矩？」

小馬道：「因為這只不過是你們的規矩，不是我的。」

郝生意苦笑道：「你也有規矩？」

小馬道：「有。」

郝生意道：「什麼規矩？」

小馬道：「該揍的人我就要揍，就算有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非揍他一頓不可。」

他冷冷的接著道：「這就是我的規矩，一定比你的規矩好。」

郝生意道：「哪一點比我好？」

小馬揚起他的拳頭，道：「只要有這一點，就已足夠了。」

郝生意不能不承認，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世上的規矩，本來就至少有一半是用拳頭打出來的。

我的拳頭比你硬，我的規矩就比你好。

小馬瞪著郝生意，道：「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郝生意只有聽。

小馬道：「破壞規矩的是我，跟別人沒有關係，所以他們在這裡歇息的時候，若是有人來找他們麻煩，我就來找你。」

他板著臉，慢慢地接著道：「這一點你最好不要忘記。」

他知道郝生意一定不會忘記的，他的拳頭就是保證。

藍蘭忍不住問道：「我們在這裡歇著，你呢？」

小馬道：「老皮是我的朋友，珍珠姐妹對我也不錯。」

藍蘭道：「你還是想去找他們？」

小馬看著地上的女孩，道：「我不想讓他們留在那裡吃草。」

藍蘭道：「可是我們也需要你。」

小馬道：「現在最需要別人幫助的絕不是你們，至少你們在這裡還很太平，何況現在本來就是大家都應該睡一覺的時候。」

藍蘭道：「你可以不睡？」

小馬道：「我可以。」

他不讓藍蘭開口，很快的接著又道：「有朋友要往火炕裡跳的時候，只要能拉他一把，不管要我怎麼樣都可以。」

藍蘭道：「這也是你的規矩？」

小馬道：「是。」

藍蘭道：「就算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也絕不會破壞你的規矩？」

小馬道：「是的。」

郝生意忽然又出現了，將手裡的一壺酒擺在小馬面前，道：「喝完這壺酒再走還來得及。」

小馬笑了，道：「你是不是還想做我最後一筆生意？」

郝生意道：「這是免費的。」

小馬道：「你也有請客的時候？」

郝生意道：「我只請你這種人。」

小馬道：「我是哪種人？」

郝生意道：「有規矩的人，有你自己的規矩。」

他替小馬斟滿一杯：「這種人近來已不多了，所以我也不必擔心會時常破費。」

小馬大笑，舉杯飲盡，道：「可惜你今天至少還得破費一次。」

郝生意道：「哦？」

小馬道：「日落時我一定會回來，就算爬，也要爬回來。」

藍蘭咬著嘴唇，悠悠的問：「回來喝他免費的酒？」

小馬凝視著她，道：「回來做我已答應過你的事。」

常無意忽然冷冷道：「你若是死了呢？」

小馬道：「死了更好。」

藍蘭道：「更好？」

小馬道：「再兇的狼也比不上厲鬼。我活著時是個兇人，死了以後一定是個厲鬼。」

他微笑著，又道：「如果有個厲鬼保護你們過山，你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藍蘭也想笑，卻笑不出。

她也替小馬斟滿了一杯，道：「你有把握在日落前找到嬉狼的狼窩？」

小馬道：「本來沒把握，可是現在我已有了帶路的人。」

藍蘭看看地上的女孩，道：「她能找到她自己的窩？」

小馬道：「我有把握能讓她清醒。」

藍蘭嘆了口氣，道：「她傷得不輕，清醒後一定會很痛苦。」

小馬道：「但是痛苦也能使人保持清醒。」

痛苦也能使人清醒。

人活著，就有痛苦，那本是誰都無法避免的事。

你若能記住這句話，你一定會活得更堅強些，更愉快些。

因為你漸漸就會發覺，只有一個能在清醒中忍受痛苦的人，他的生命才有意義，他的人格才值得尊敬。

泉水從高山上流下來，小馬將昏迷的女孩浸入了冰冷清澈的泉水裡，她傷得不輕。

冰冷的泉水流入她的傷口，一定會讓她覺得痛苦難忍。

可是痛苦卻已使她清醒。

陽光燦爛，她忽然開始在泉水中打挺，就像是條忽然被標槍刺中的魚，魚不會呼號。

她的呼號聲卻使人不忍卒聽。

小馬在聽，也在看。

他的心腸並不硬，他這麼樣做，只因為他覺得這個女孩子無論身體和靈魂都應該洗一洗──不是用水洗，是用痛苦來洗。

就好像黃金一定要在火焰中才能煉得純，就好像鳳凰一定要經過烈火的洗禮，才會變得更輝煌美麗。

呼號和掙扎終於停止。

她靜靜地漂浮在水面上，等到她能再睜開眼時，她就看見了小馬，她的眼睛也已清醒。

清醒使她的眼睛看來更美，美麗清純。

在迷醉時她也許是個妖女、蕩女，清醒時她卻只不過是個寂寞而無助的小女孩。

看見了小馬，她居然露出了驚惶羞懼的表情。

妖女和蕩女們，是絕不會有這種表情的，即使在身子完全裸露時都不會有。

小馬笑了，忽然道：「我姓馬，別人都叫我小馬。」

女孩吃驚地看著他，道：「我不認得你。」

小馬道：「可是剛才你還記得我的，你不該忘得這麼快。」

女孩看著他，再看看自己。

剛才的事，她並沒有完全忘記。

一個剛從噩夢中驚醒的人，絕不會很快就會將那場噩夢忘記的。

──是噩夢中的她才是真正的她自己？還是現在？

她已有點兒分不清了。

她已在噩夢中過得太久。

小馬瞭解她的感覺：「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想起來了？是不是覺得很害怕？」

女孩忽然從水中躍起，撲向小馬，彷彿想去扼斷小馬的脖子，挖出小馬的眼睛。

小馬只有一個脖子，一雙眼睛。

幸好他還有一雙手。

他的手一伸出來，就抓住了她的脈門，她整個人立刻軟了下去。

小馬用自己的衣服包住了她，輕輕地把她摟在懷裡。

女孩咬著牙道：「我要殺了你，我遲早一定要殺了你。」

小馬道：「我知道你並不是真的要殺我，因為你真正恨的並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他在笑，笑得很溫柔。

可是他說的話卻像是一根針，一針就能刺入人心：「我也知道你現在一定已經在後悔，因為你做那些事，本來是為了要尋找快樂的，可是找到的卻只有痛苦和悔恨。」

他看得出她的痛苦表情，可是他的針卻刺得更深：「只要你在清醒的時候，你一定時時刻刻都在恨自己，所以你才會拚命虐待自己，折磨自己，報復自己，卻忘了這麼樣做無論對誰都沒有好處。」

現在他的針已刺得很深了，已經深得可以刺及她心裡的結。

他感覺得到。

她的身子顫抖，眼淚已流下。

一個已無藥可救的人，是絕不會流淚的。

他輕撫著她的頭髮：「幸好現在你還年輕，要想重新做人，還來得及。」

她忽然仰起臉，用含淚的眼睛看著他，就好像溺水的人，忽然看見根浮木。

「真的還來得及？」

「真的。」

泉水恢復了清澈，水中的血絲已消失在波浪裡，絕沒有任何污垢血腥能留在泉水裡，因為它永遠奔流不息。

他們沿著泉水往山深處走。

「泉水的源頭，是個湖泊，」女孩說，「我們都叫它做太陽湖。」

「那就是你們祭祀太陽的地方？」

女孩點點頭。

「每天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第一道陽光總是照在湖水上。」

她眼睛裡帶著種夢幻般的憧憬：「那時候湖水看起來就好像比太陽還亮，我們赤裸著躍入湖水，就好像被太陽擁抱著一樣！」

她的聲音中也充滿了美麗的幻想，絕沒有一點邪惡淫猥之意。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初升的太陽下祭祀，祈禱它永遠存在，永遠不要將我們遺棄。」

「你們用什麼祭祀？」小馬問。

「在平常的日子裡，我們通常都用花束，」女孩輕輕的說，「從遠山上採來的鮮花。」

「什麼時候是不平常的日子？」

「每個月的十五。」

「那一天你們用什麼作祭祀？」

「用我們自己。」

她又解釋：「那一天我們每個人都要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太陽。」

小馬還是不懂。

「你們怎麼奉獻？」

「我們選一個最強壯的男孩，他就象徵著太陽神，每個女孩子都要把自己奉獻給他，直到太陽下山時為止。」

她慢慢的接著道：「然後我們就會讓他死在夕陽下。」

她說得很平淡，就好像在敘說著家常。

小馬地覺得自己的胃又在收縮。

「那個男孩自己願意死？」他問。

「當然願意！」女孩道：「世上絕沒有任何一種死法有那麼光榮，那麼美麗。」

她的聲音中忽然充滿悲傷：「只可惜我已沒有這種機會了！」

「你？」

「那一天男孩們也要選一個最美麗的女孩子，作他們的女神。」

「然後每個男孩都要跟她……跟她……」小馬實在想不出適當的字句來說這件事。

「每個男孩都一定要將自己的種子射在她身體裡。」她替他說了出來。

「因為男人的種子比血更珍貴，每個人都要將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奉獻出來，讓她帶給太陽。」

她說得還是很平淡，小馬的拳頭卻已握緊。

他忽然發現他們之中一定有個極邪惡的人在操縱他們，利用這些年輕人的無知和幻想，將一件極邪惡的事蒙上層美麗的外衣。

他們不但肉體在受著那個人的摧殘，心靈也受到了損傷。

小馬握緊拳頭，只恨不得一拳就將那個人的鼻子打進他自己的屁眼裡。

女孩又在繼續說：「後天就是十五了，這個月大家選出來的女神本來是我。」

「現在呢？」

「現在他們已換了一個人來代替我！」她顯然很傷心：「他們選的居然是個從外地來的陌生女人！」

「所以你又生氣，又傷心，就拚命的吃草，想忘記這件事。」

女孩承認。

小馬忽然笑了，大笑。

女孩吃驚的看著他：「他為什麼笑？」

小馬道：「因為我覺得很滑稽。」

女孩道：「什麼事滑稽？」

小馬道：「你！」

女孩道：「我很滑稽？」

小馬道：「一個本來已經死定了的人，忽然能夠不死了，無論誰都會開心得要命，你反而偏偏覺得很傷心。」

他搖著頭笑道：「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聽過比這更滑稽的事。」

女孩道：「那只因為你不懂。」

小馬道：「我不懂什麼？」

女孩道：「不懂得生命的意義！」

小馬道：「如果你就這麼樣糊里糊塗的死了，你的生命有什麼意義？」

女孩嘆了口氣，道：「這本來就是件很玄妙神奇的事，我也沒法子跟你解釋。」

小馬道：「你知道有誰能解釋？」

女孩道，「有一個人。」

她眼睛裡又發出了光：「只有一個人，只有他才能引導你到永生！」

小馬的拳頭握得更緊，因為他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怒氣。

他試探著問：「這個人是誰？」

女孩道：「他就是太陽的使者，也是為我們主持祭禮的人。」

小馬道：「我能不能見到他？」

女孩道：「你想見他？」

小馬道：「想得要命！」

女孩道：「你是不是也有誠心想加入我們，做太陽神的子民？」

小馬道：「嗯。」

女孩道：「那麼我就可以帶你去見他。」

小馬跳起來：「我們現在就去。」

這時黑夜還沒有來臨，滿天夕陽如火。

「每天黃昏太陽下山時，最後一道陽光也總是照在湖水上。」

「那時你們也有祭祀？」

「嗯。」

「主持祭禮的也是那位太陽神的使者？」

「通常都是。」

小馬看著自己握緊的拳頭，喃喃道：「我只希望今天不要例外！」

## 第十四回 夢中的女人

夕陽滿天，夕陽滿湖。

在夕陽下看來，這一片寧靜的湖水仿仍也有火焰在燃燒著。

湖上飄浮著一條船。

小小的船上，堆滿了鮮花，各式各樣的鮮花，從遠山採來的鮮花。

湖釁只有一個人。

一個就好像黃金鑄成的人，金色的袍，金色的高冠，臉上還帶著黃金的面具。

他獨立在滿天夕陽下，滿湖夕陽邊，看來真是說不出的莊嚴，輝煌而高貴。

小馬看見了這個人。

小馬已來了，帶著他緊握的拳頭來了，但他卻看不見這個人的莊嚴和高貴。

他只看見了這個人邪惡和無恥。

──世上有多少邪惡無恥的事，都披著美麗高貴的外衣？

小馬握緊拳頭衝過去：「你就是太陽神的使者？」

使者點點頭。

小馬指著自己的鼻子：「你知道我是誰？」

使者又點點頭，道：「我知道，我正在等著你。」

他的聲音絕對沒有一點兒太陽的熱情，卻帶著種奇異的魅力。

他慢慢接著道：「你若是誠心販依，我就收容你，引導你到極樂和永生。」

小馬道：「死就是永生？」

使者道：「有時是的。」

小馬道：「那麼你為什麼不去死？」

他的人衝了上去，他的拳頭己擊出，迎面痛擊這個人的鼻子。

就算他明知這個鼻子是黃金鑄成的，他也要一拳先把它打成稀爛再說。

他一共打碎了多少鼻子，他已記不清。

他只記得像這麼樣一拳打出去，是很少會打空的──就算打不中鼻子，至少也可以打腫一隻眼睛，打碎幾顆牙齒。

他這一拳並沒有什麼奇詭的變化，也不是什麼玄妙的招式。

這一拳的厲害，只有一個字──

快！

快得可怕！

快得令人無法閃避，無法招架。

快得不可思議。

追風刀丁奇是江湖中有名的快刀，據說他的刀隨時可以在一剎那間把滿屋子飛來飛去的蒼蠅和蚊子都削成兩半。

有一次他很想把小馬也削成兩半，從小馬的脖子上開始削。

他的刀鋒已經到了小馬的脖子上。

可是小馬的脖子沒有斷，因為小馬的拳頭已經先到了他鼻子上。

他這出手一拳當然比不上小李飛刀，小李飛刀是「出手一刀，例不虛發」的。

可是他也差不了太多。

假如有人替他計算過，他出拳的比例大約是九成九。

那意思就是說，他一百拳打出去，最多只會落空一次。

想不到他這一拳居然又打空了。

他的拳剛擊出，這位太陽神的使者已經像風一樣飄了出去。

就在這一下午，還不到半天功夫，他的拳頭已經打空了兩次。

這實在是他一輩子都沒有遇見過的事。

他忽然發現這位太陽神使者的輕功，竟好像比君子狼還要高。

使者正在看著他，悠然道：「你打空了。」

小馬道：「這一次打空了，還有第二次。」

使者道：「你還想再試試？」

小馬道：「只要你的鼻子還在臉上，我的拳頭還在手上，我們就永遠沒完！」

他又準備衝過去。

使者立刻大叫：「等一等！」

小馬道：「等什麼？」

使者道：「等我先讓你看一個人。」

小馬道：「看誰？」

使者道：「當然是個很好看的人，我保證你一定很想著她。」

他說得好像很有把握。

小馬已經開始有點兒被他打動了。

使者道：「你看過了她之後，如果還想打碎我鼻子，我絕不還手！」

小馬不信，卻更好奇，忍不住問：「這個人究竟是誰？」

使者道：「嚴格說來，現在她已經不能算是人。」

小馬道：「不是人是什麼？」

使者道：「是女神。」

──那天男孩們當然也要選一個最美麗的女孩子，作他們的女神。

──現在他們選的居然是個從外地來的陌生女人。

小馬的拳放鬆，又握緊。

他心裡忽然有了種不祥的預兆，又忍不住問：「她在哪裡？」

使者轉過臉，遙指著湖上的花船：「就在那裡！」

夕陽已將消沉，在這將要消沉卻還未消沉的片刻間，也正是它最為美麗的時候。

花舟在滿湖夕陽中飄蕩，看來就像一個美麗的夢境。

可是這美麗的夢，忽然就變成了噩夢。

滿船鮮花中，已有個人慢慢地站了起來。

一個女人。

一個完全赤裸著的美麗女人。

她披散的頭髮柔美如絲緞，她光滑的軀體也柔美如絲緞。

她的乳房小巧玲瓏而堅挺，她的腰膠纖細，雙腿筆直。

這正是男人們夢想中的女人，一個只有在夢境中才能尋找到的女人。

但是對於小馬來說，這個夢卻是個噩夢。

有多少辛酸、甜蜜的往事？

多少永難忘懷的回憶？

多少歡聚？

多少寂寞？

他消沉墮落是為了誰？

──小琳。

他悲傷痛苦是為了誰？

──小琳。

他流浪天涯，是為了尋找誰？

──小琳。

小琳在哪裡？

──小琳就在這裡。

這個從鮮花中站起來的女人，這個已準備將自己奉獻給太陽神的女人，就是他魂牽夢縈、銘心刻骨、永難忘懷的小琳。

小馬的手冰冷，全身都已冰冷。

此時此刻，他心裡是憤怒？

是悲傷？

是痛苦？

什麼都不是。

此時此刻，他心裡竟忽然變成了一片空白，他的靈魂，他的血，都彷彿一下子被抽光。

只有真正經歷過悲痛和打擊的人，才能瞭解他的這個感覺。

小琳呢？

她彷彿已完全沒有感覺。

她癡癡地站在花舟上，癡癡地站在鮮花中，她的靈魂，她的血，好像已被抽光了。

早已被抽光了。

她在看著小馬，卻好像完全不認得這個人。

小馬忽然大喊，用盡全身力氣大喊。

她聽不見。

她已不是她自己，她已奉獻給太陽神。

小馬衝過去，躍入湖水中。

沒有人阻攔。

花舟就在湖心，他用盡全身力氣游過去，花舟卻已到了另一方。

他再游過去，花舟已遠了。

這花舟就像是夢中的花，風中的霧，水中的月，他能看見，卻永遠捉不住。

夕陽已消沉。

黑暗的夜，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籠罩大地，遠山，湖水，都已沉沒在黑暗中。

那剛才還在夕陽下發著光的太陽神使者，也已變成了一條黑暗的影子。

可是他仍在，仍在湖畔，冷冷地看著小馬在湖水中掙扎、追逐、呼喊。

只可惜他的呼喊永無回應，他追逐的也彷彿是個永遠追不上的幻影。

夜色更深，更黑暗。

湖水冰冷。

他忽然覺得心裡一陣刺痛，直刺入他的四肢，他的骨髓。

他沉了下去，沉入冰冷的湖水裡。

沒有水了，有火。

火焰在燃撓。

燃燒著的火焰閃動不熄，讓人幾乎很難張得開眼睛。

可是小馬終於張開了眼睛。

火焰中彷彿也有一個人的影子，火焰又像是鮮花，人仍在花中。

「小琳，小琳。」

他想撲過去，撲向火焰。

──風蛾為什麼要撲火？是因為它愚蠢？還是因為它寧死也要追求光明？

他想撲過去，可是他不能動，他的全身上下、手足四肢都已不能動。

幸好他還能看，還能聽。

他第一個看見的人竟是老皮。

老皮站在火焰旁，笑嘻嘻地看著他。

也不知是因為火焰的閃動，還是因為他的眼花了，現在這個老皮，看來已不像他以前認得的那個老皮。

以前的老皮雖然皮厚，雖然賴皮，看起來卻是個蠻像樣的人，高大挺拔、像貌堂堂。

──一個人若是長得很不像樣，怎麼能夠在外面冒充「神拳小諸葛」，怎麼能在外面混吃混喝、招搖撞騙？

可是現在這個老皮樣子卻變了，竟變得有七八分像瘋子、三分像白癡。

以前的老皮一向很講究衣服，在這種「只重衣冠不重人」的社會裡，要想做一個騙子，幾件好行頭是萬萬不可少的。

可是現在他居然只穿著條短褲。

小馬看著他，心裡又在想一件事──一拳打扁這個人的鼻子。

只可惜他連拳頭都握不緊。

老皮忽然笑嘻嘻的問：「你看我怎麼樣？」

小馬只能用一個字答覆：「哼！」

老皮道：「可是我自己覺得好極了，簡直從來都沒有這麼好過！」

他笑起來很像白癡：「到了這裡後，我才知道以前的日子都是白活的。」

小馬道：「滾。」

老皮道：「你叫我滾我就滾。」

他居然真的往在地上一躺，居然真的滾走了。

看著他像野狗般在地上打滾，小馬的心裡是什麼滋味？

不管怎麼樣，這個人總是他的朋友，現在這個人還能不能算是人？

再想到小琳，想到她很快就會遭到的事，小馬更連心都碎了。

他沒有流淚，也沒有呼喊，只因為他發現那太陽神的使者正在火焰後冷冷的看著他，道：「現在你還有兩條路可走。」

小馬只有聽。

使者道：「如果你真心皈依我，現在還來得及；如果你想死，也方便得很。」

小馬真的很想死。

他已救不了老皮，也救不了小琳，他恨不得能立刻投入火焰，讓自己全身的骨骼血肉化作灰燼。

可是他又想起了丁喜的話。

丁喜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兄弟，丁喜一向被人認為是「聰明的丁喜」。

丁喜曾對他說：「死，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法子，只有懦夫才會用死來解脫。」

「只要你活著，只要你有決心、有勇氣，無論多艱苦困難的事，都一定有法子解決的。」

火焰中彷彿又出現了丁喜的笑臉，笑得那麼討人喜歡，又笑得那麼堅強勇敢。

小馬忽然道：「我不想死。」

## 第十五回 狼山之王

使者道：「那麼你就該明白一件事。」

小馬在聽。

使者道：「現在你的命，已經是我的。」

小馬道：「我明白。」

使者道：「你準備用什麼來換回你的命？」

小馬道：「要什麼？」

使者道：「藍蘭。」

小馬很意外道：「你想要她？」

使者道：「很想。」

小馬道：「你不想要轎子裡的那個人？」

使者道：「很想。」

小馬的心在下沉。

他並不是不很聰明的人，他當然已明白使者的意思：「你要我用她來換小琳？」

使者不否認：「只要你和你的朋友站在我這一邊，他們絕對逃不出我的掌心。」

小馬並沒有答應。

他不敢答應得太快，他不敢讓對方有一點兒懷疑。

過了很久，他才試探著問：「你要我替你做事，當然要先放我走？」

使者道：「當然。」

小馬的心在跳：「你相信我？」

使者道：「我相信。」

小馬的心跳得更快，道：「你認為我是個隨時都會出賣朋友的人？」

使者道：「我知道你不是，但他們並不是你的朋友，老皮卻是的，還有小琳。」

小馬的心又在往下沉。

使者道：「所以只要你答應我，我立刻放你走，在十五日出之前，你若不帶他們來，那麼你的小琳就……」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

小馬更不願意再聽，忽然問道：「我只有一點兒想不通。」

使者道：「你可以問。」

小馬道：「你們最恨的本來是我。」

使者也不否認。

小馬道：「轎子裡那個人，卻只不過是個陌生的過路客，而且還有重病。」

使者道：「嗯。」

小馬道：「現在你們寧可為了他而放過我，他對你為什麼如此重要？」

使者回答得很乾脆：「他值錢。」

小馬問：「值多少錢？」

使者道：「多得你連做夢都想不到。」

小馬沒有再開口。

他想吐。

他看見老皮又爬過來，正想吻使者的腳。

他想不通一個人為什麼會在一日間就變得如此可怕。

使者道：「你應該感激我，我沒有讓你吃草，可是我已經給你吃了另一種藥！」

小馬的指尖冰冷，忍不住問：「什麼藥？」

使者道：「當然是毒藥。」

小馬道：「毒藥也有很多種。」

使者淡淡道：「十五的日出之前，你若還沒有把人帶來，你就會知道那是種什麼樣的毒藥了。」

九月十三，夜。

夜已深，有霧。

太平客棧的窗內仍有燈，從霧中看過去，燈光朦朧如月色。

屋子裡沒有別的人，他的算盤打得「得得」響，這正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候。

他做的生意從來沒有虧過本。

小馬衝過去，大聲問：「人呢？」

郝生意沒有抬頭，道：「什麼人？」

小馬道：「我那些朋友。」

郝生意道：「那些人已經走了。」

小馬道：「什麼時候走的？」

郝生意道：「當然是算過帳才走的，已經走了很久，他們急著趕路。」

小馬愣住。

他並沒有打算出賣他的任何一個朋友，他回來找他們，只因為現在正是他最需要朋友的時候。

郝生意終於抬頭看了他一眼，道：「你不想去追他們？」

小馬道：「你知道他們走的哪條路？」

郝生意道：「不知道。」

他掩起帳薄，嘆了口氣，淡淡的接著道：「我只知道無論他們走的是哪條路，都是條死路，所以你就算追上他們也沒有用。」

小馬瞪著他，突然出手，一把揪住他的衣襟，把他整個人從櫃檯後揪了出來。

郝生意的臉色白了，勉強笑道：「我說的是老實話。」

小馬知道他說的是老實話，就因為他說的是老實話，所以小馬才難受。

因為他已經沒有法子再自己騙自己。

他不能出賣別人，也不能犧牲小琳。

沒有人能替他解決這難題，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幫助他。

現在他就算追上他們，又有什麼用？

郝生意看著他的臉色，試探著道：「我知道你一定又遇上了麻煩，而且麻煩一定不小。」

小馬的臉色慘白。

郝生意立刻接下去，道：「我們總算也是朋友，我也很想幫幫你的忙，只可惜這裡是狼山，無論誰在這裡遇上了麻煩，都絕對沒有人能替他解決的。」

小馬忽然道：「也許還有一個人。」

郝生意道：「誰？」

小馬道：「狼山之王。」

郝生意又勉強作出笑臉，道：「只要有朱五太爺的一句話，當然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只可惜……」

小馬道：「只可惜我找不到他？」

郝生意歎道：「非但你找不到，簡直就沒有人能找得到他。」

小馬道：「我知道一定有個人的。」

郝生意道：「誰？」

小馬道：「你！」

郝生意的臉色已發青，道：「不是我，真的不是……」

小馬道：「你帶我去，我絕不會害你，朱五也絕不會怪你，因為我只不過是送禮去的。」

郝生意道：「送禮？送什麼禮？」

小馬道：「送我的這雙拳頭！」

他握緊拳頭，對準郝生意的鼻子：「否則我就將這雙拳頭送給你！」

郝生意居然沒有閃避，反而挺起胸，道：「你就算打死我，我也沒法子帶你去。」

小馬道：「我並不想打死你，死人不會帶路，沒有鼻子的人卻一樣可以帶路。」

郝生意的鼻尖上已冒出冷汗，苦著臉道：「沒有鼻子的人也一樣找不到他老人家！」

「如果連眼珠子也少掉一個呢？」

郝生意道：「那……那……」

小馬道：「也許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男人身上，有樣東西是萬萬不能少的。」

郝生意滿頭大汗滾滾而落，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了。

他當然知道男人身上最不能少的是什麼，每個男人都知道。

小馬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想起他在哪裡了？」

郝生意吃吃道：「有一點兒，好像有一點兒，你總得讓我慢慢的想。」

小馬道：「你要想多久？」

郝生意還沒有開口，門外已有個人冷冷道：「你就算讓他再想三年，他也想不起來的。」

說話的是個女人，這女人好大的一雙腳！

人都有腳。

女人也是人，當然都有腳。有的腳好看，有的難看，有的底平趾斂，就像是用白玉雕成的，有的卻像是發了霉的蘿蔔乾。

這女人的一雙腳卻簡直像是兩條小船，鞋子脫下來，就算不能載人過河，至少也可以做孩子的搖籃。

如果你沒有看見過這個女人，我保證你連做夢都想不到天下會有這麼大的一雙腳，而且居然是長在一個女人身上的。

現在小馬總算見到了，見到了之後，還幾乎有點不太相信。

這個女人當然就是柳金蓮。

柳金蓮不但腳大，嘴也不小，看著小馬的時候，就好像隨時都準備一口把小馬吞下去。小馬只想吐。

柳金蓮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了幾遍，才接著道：「你想找朱五太爺，只有一個人可以帶你去找。」

小馬立刻問：「誰？」

柳金蓮伸出一根胡瓜般的手指，指著臉上一堆又像是肥肉，又像是鼻子的東西，道：「我。」

小馬心裡在嘆氣，卻還是忍不住問道：「你肯帶我去？」

柳金蓮道：「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小馬道：「什麼事？」

柳金蓮道：「你們殺了章長腳，你總得賠個老公給我。」

小馬又一把提起了郝生意，道：「這個人不但會說話，而且會賺錢，做老公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郝生意已經在拚命搖頭，道：「我不行，我是個……」

小馬也沒有讓他的話說完，隨手拿了塊抹布，塞住了他的嘴，道：「我就把他賠給你做老公，你看好不好？」

柳金蓮道：「不好。」

小馬道：「你想要個什麼樣的男人？」

柳金蓮道：「我要的就是你！」

這句話剛說完，她的人已經向小馬撲了過去，就像是一座山忽然壓下來了一樣。

可是她的身法居然很輕快，兩條膀子一伸開，又像是老鷹撲小雞。

幸好小馬不是小雞。

小馬的拳頭已經閃電般擊出，往她臉上那堆又像肥肉、又像是鼻子般的東西打了過去。

不管這樣東西是什麼，只要被小馬的拳頭打中，都一樣受不了。

只可惜小馬忘了一件事。

他忘了柳金蓮不但有雙大腳，還有張大嘴

──比他的拳頭還大得多。

他一拳擊出，柳金蓮就已張開嘴等著。

他這一拳竟打進了柳金蓮的嘴裡。

小馬叫「憤怒的小馬」。

憤怒的小馬當然喜歡打架，為了各式各樣的原因，跟各式各樣的人打過架。

所以各門各派、各種奇奇怪怪的招式，他大多都見過。

可是他沒有想到柳金蓮這一招。

他只覺得自己的拳頭好像一下子打進了一堆發燙的爛泥裡。

更糟的是，爛泥裡還有兩排牙齒，一下子就把他的脈門咬住。接著，他的人也被抱了起來，抱得好緊。他已連氣都透不出。

現在他才真正明白，什麼事能比死更可怕了。

被柳金蓮這麼樣一個女人抱著，已經比死更可怕三倍。

如果再真的被迫做了她的老公，那情況簡直令人連想都不敢想。

只可惜現在人連死都死不了。

如果一個人的嘴裡含著個拳頭，還能不能笑得出來？

柳金蓮能。

她的笑聲簡直可以令人把三個月以前吃的飯吐出來。

她的手還在亂動。

小馬的頭已經被擠在她胸膛上的肥肉裡，眼睛雖然看不見，卻可以感覺到她正抱著他往最左邊的一間房裡走。

那間房裡有張最大的床。

進了那間房之後，會發生些什麼事？也許有很多人都能想像得到。

幸好這一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因為一進了那間房，柳金蓮就倒了下去。

忽然間就像是一座山一樣倒了下去。

鮮血箭一般從她頸子後面的大血管裡噴出來，噴在牆上。

她還想撲上來，心口又挨了一刀。

這一刀更狠，更重。

小馬的手根本不能動，手裡根本沒有刀。

是誰殺了她？

「是我。」

有個人手裡有把刀。

菜刀。

能夠用把菜刀就能殺死柳金蓮的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當然是個絕不會讓柳金蓮提防的人，是那種絕不會讓任何人覺得危險的生意人。

刀鋒上還有血。

刀就在郝生意的手裡。

小馬先看見這把刀，才看見郝生意的手。

他看見過郝生意很多次，每次都只注意到那張會做生意的笑臉。

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郝生意的手，一隻有七根手指的手。

五根手指緊緊握著刀柄，兩根歧指就像是路標般指向兩方。

小馬長長吐出口氣：「原來是你！」

郝生意道：「就是我。」

九月十三，四更後。

霧濃。

小馬和郝生意並肩走在濃霧中，寸步不離。

他實在不敢離開這個人半步，這個很會做生意的生意人實在太詭秘難測、太難以捉摸。

先開口的是郝生意：「你知道我平生最倒霉的事是什麼？」

小馬道：「是認得那個老太婆？」

郝生意嘆了口氣，道：「只不過我平生最走運的事，也是認得了她。」

小馬道：「哦？」

郝生意道：「若不是她，現在我已經只能到十八層地獄裡去做生意。」

小馬道：「所以你一定要報她的恩？」

郝生意道：「所以你現在還活著。」

如果真的做了柳金蓮那種女人的老公，除了一頭撞死外，還能怎麼辦？

小馬心裡雖然感激得要命，嘴裡卻絕對連一個「謝」字都不肯說出來。

他只問：「現在我們走的是什麼路？」

郝生意道：「那就得看你了。」

小馬道：「看我？」

郝生意道：「你若走得對，這就是狼山上唯一的一條活路。」

小馬道：「我若走得不對？」

郝生意道：「那麼你跟我就要被打下十八層地獄，萬劫不復。」

小馬當然已明白他的意思，卻還是忍不住要問：「除了閻王之外，還有誰能把我們打下十八層地獄？」

郝生意道：「還有一個王。」

他說得已經很明顯，小馬卻非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

「還有一個什麼王？」

「狼王之王。」郝生意聲音裡充滿尊敬：「在狼山上，他的權力還比閻王還大得多。」

## 第十六回 朱五太爺

每條路都有盡頭。

這條路的盡頭，已在山巔。

雲霧已到了足底，仰面就是青天，旭日正從東方升起，彩霞滿天。

小馬的心一跳：「今天是十幾？」

郝生意道：「十四。」

小馬仰起臉：「前面是什麼地方？」

郝生意道：「前面就是狼山之王的皇宮。」

小馬已完全信任這個人，可是他看見的，卻絕不像是座皇宮。

山巔居然還有花。

一叢叢不知名的小花，掩映著一道竹籬，籬後彷彿有間木屋。

一個白髮蒼蒼的跛足老人，正彎著腰，在慢慢的掃著石徑上的落花。

現在已到了花落時節，斜斜的石徑上落花繽紛。他們踏著落花走上去，郝生意遠遠就停下腳，道：「我只能送你到這裡。」

小馬道：「到了這裡，我就一定可以見到他？」

郝生意道：「不一定。」

他勉強笑了笑，道：「這世上本就沒有絕對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事，我已盡了力，你是不是可以見得到他，就全得看你自己了。」

小馬也勉強笑了笑，道：「我明白，如果我見不到他，這裡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風中充滿了乾燥木葉和百花的芬芳，青天下遠山如翠。

一個人能死在這裡，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可是小琳呢？

郝生意看著他的臉，忽然壓低聲音，道：「我還可以洩露一點秘密給你。」

小馬在聽。

郝生意道：「要想見朱五爺，對那掃花的老人，就得特別尊敬。」

小馬沒有再說什麼，卻伸出了手，用力握握他的手。

那只長著七根手指的手，指尖冰冷。

郝生意道：「祝你順利。」

小馬道：「祝你好生意。」

掃花的老人彎著腰掃花，始終沒有抬起頭。

小馬大步走過去，抱拳躬身：「我姓馬，我特地來求見朱五太爺。」

掃花的老人聽不見。

小馬道：「我此來並無惡意，我是來送禮的。」

掃花的老人還是沒有抬頭，卻忽然道：「跪下來說話，再爬著進來。」

小馬並沒有忘記郝生意的叮嚀，他已經對這老人特別尊敬。

現在他居然還能忍住氣，道：「你叫誰跪下來？」

老人道：「叫你。」

小馬忽然大吼：「放你媽的屁！」

他已經準備不顧一切衝進去。

他的拳頭已握緊。

誰知道掃花的老人反而笑了，抬頭看著他，一雙衰老疲倦的眼睛裡也充滿笑意。

小馬的拳頭也無法再打出去。

老人喃喃道：「有意思，有意思。」

小馬不懂：「什麼事有意思？」

老人道：「我已五十一年沒聽過『放你媽的屁』這五個字，現在忽然聽見，實有很有意思。」

小馬的臉有點紅了。

不管怎麼樣，這老人的年紀已經大得可以做他爺爺，他實在不應該無禮，老人又道：「走進去再向左，就可以看見一扇門，敲三次門，就推門進去。」

他又彎下腰去掃花，掃那永遠掃不盡的花。

小馬很想說幾句有禮的話，卻連一句都說不出。等他走入竹籬，再問頭時，卻已看不見竹籬外彎著腰掃花的人影。

門也在花叢中。小馬敲門三次，就推開門進去。

木屋不大，窗明几淨。一個人坐在窗上，背對著他，彷彿在看一卷圖，小馬躬身問：「朱五太爺？」

這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卻反問道：「你來幹什麼？」

小馬道：「來送禮的。」

這人道：「什麼禮？」

小馬道：「一雙拳頭。」

這人道：「你的拳頭？」

小馬道：「是。」

這人道：「你這雙拳頭有什麼用？」

小馬道：「這雙拳頭會打人，打你要打的人。」

這人道：「人人的拳頭都會打人，我為什麼偏偏要你的？」

小馬道：「因為我打得比人快，也比人準。」

這人道：「你先打我兩拳試試。」

小馬道：「好。」

他居然毫不考慮就答應，而且說打就打，先衝過去，再轉身打這人的鼻子。

這並不是因為他特別喜歡打人的鼻子，只不過因為他從不願在別人背後出手。

先衝到這人面前再轉身，出手當然要慢一步。

這一拳打空了。

這個人凌空躍起，再飄飄落下。

小馬失聲道：「是你。」

他認得這個人。

這個人不是朱五太爺，是卜戰，「老狼」卜戰。

卜戰看著他，眼睛居然也在笑，道：「你從不在背後打人？」

小馬道：「嗯。」

卜戰道：「好，好漢子。」

他忽然指著後面一扇門，道：「敲門五次，推門進去。」

這扇門後的屋子比較長，也比較寬。

屋角有張短榻，短榻上斜臥著一個人，也是背對著門的，卻不知是睡是醒。

小馬再躬身問：「朱五太爺？」

這人道：「不是。」

小馬道：「你是誰？」

這人道：「是個想挨揍的人。」

小馬道：「我若想見朱五太爺，就得先揍你一頓？」

這人道：「不錯。」

他還是斜臥在榻上，背對著小馬：「隨便你揍我什麼地方都行。」

小馬道：「好。」

他又握緊拳頭衝過去。

他可以打這人的後頭和背脊，也可以打這人的屁股和腰。

這都是人身上的關節要害，現在全都是空門，只要挨上一拳，就再也站不起來。

但是小馬打的並不是這些地方。

他打的是牆，這人對面的牆。

一拳頭打過去，木板牆立刻被打穿個大洞，碎裂的木板反激出來，彈向這人的臉。

這人當然沒法子再躺在那裡，身子一挺，已凌空躍起。

小馬也一躍而起，凌空揮拳痛擊這個人的臉。

這一次他打的不是鼻子。

倉促間他沒把握能打準這人的鼻子，臉的目標總比較大些。

這人再想閃避，怎奈力已將盡，身子懸在半空中，也沒有法子再使新力。

只聽「轟」的一聲，他的人已被打得飛了出去，撞在木板牆上。

本來已被打穿個大洞的木板牆，破的洞更大了。這人穿洞飛出，小馬也跟著穿過去，裡面的一間屋子更大。

一個人遠遠的坐在几邊品茶，滿頭蒼蒼白髮，赫然竟是那掃花的老人。

剛才被一拳打進來的人，現在又已從牆上的破洞穿出去。

掃花的老人道：「他不好意思見你。」

小馬道：「為什麼？」

掃花的老人道：「剛才他還在吹牛，只要你在背後出手，絕對過不了他這一關。」

他眼睛裡又有了笑意：「你果然沒有失信，果然沒有在他背後出手。」

小馬道：「他也沒有失信。」

掃花的老人不懂。

小馬道：「他想挨揍，現在已挨了揍。」

掃花的老人大笑：「好小子，不但有種，而且還有趣。」

小馬道：「我是個好小子，你呢？」

掃花老人道：「我只不過是個老頭子。」

小馬盯著他，道：「是老頭子？還是老太爺？」

掃花的老人微笑道：「老頭子通常就是老太爺。」

小馬眼睛裡閃著光：「是朱五太爺？」

掃花的老人不說話了，只是笑。

小馬也不再問。

他忽然跳起來，一拳打出去。

打這老人的鼻子。

他並沒有失約，並沒有在背後出手，可是他出手的時候，也沒有打聲招呼。

他要讓這老人一點防備都沒有。

這種打法，非但不能算英雄好漢，簡直有點兒賴皮。

可是他一定要試試這老人的武功。

他這麼樣一拳打出去，無論誰要閃避招架都不容易。

何況這老人背後就是牆，根本已沒有退路。

他對自己這一拳本來很有信心，可是這一拳卻偏偏又打空了。

他一拳擊出，掃花老人已到了牆上，就像是一張紙一樣，輕飄飄地飛了上去，輕飄飄地貼在牆上，看著小馬微笑。

小馬沒有再打第二拳。

他在向後退，退出好幾步，找了張椅子坐下。

掃花的老人道：「怎麼樣？」

小馬道：「很好。」

掃花的老人道：「誰很好？」

小馬道：「你很好，我不好。」

掃花的老人道：「你那點不好？」

小馬道：「我那麼樣出手很不好，比起在背後出手已差不了多少。」

掃花老人道：「可是你出手了。」

小馬道：「因為我想試試你。」

掃花的老人道：「你試出了什麼？」

小馬道：「我的拳頭一向很少打空，今天卻已打空了三次。」

掃花老人道：「哦？」

小馬道：「第一次是溫良玉，第二次是個見鬼的太陽神使者。」

掃花老人道：「那兩個人就是狼山上數一數二的高手。」

小馬道：「但是他們比你還差得多。」

掃花的老人道：「哦？」

小馬道：「自從我上了狼山，你是我遇見的第一高手。」

掃花的老人道：「哦。」

小馬道：「可是我的拳頭也不錯。」

掃花的老人承認：「很不錯。」

小馬道：「而且我會拚命。」

掃花的老人道：「我看得出。」

小馬道：「所以你若肯收下我這雙拳頭，對你還是很有用。」

掃花的老人道：「當然很有用。」

小馬道：「你肯收？」

掃花的老人道：「我也很想收下來，只可惜你這雙拳並不是送給我的。」

小馬道：「我是送給朱五太爺的。」

掃花的老人道：「不錯。」

小馬道：「你就是朱五太爺，朱五太爺就是你。」

掃花的老人笑了。

就在這時，後面忽然響起了一聲金鑼。

掃花的老人微笑道：「這一次你雖然又看錯了人，可是朱五太爺已準備見你。」

小馬愣住。

掃花的老人道：「還有一點你一定要記住。」

小馬只有聽，

掃花的老人道：「我絕不是山上的第一名高手，在朱五太爺面前，我簡直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

小馬幾乎不能相信世上有武功比他高出那麼多的人，卻又不能不信。

掃花的老人道：「所以你在他面前，千萬不能放肆，更不能出手，否則必死無疑。」

他說得很鄭重，忽又笑了笑：「普天之下能見到他真面目的人並不多，所以你進去後無論是死是活，也都可以算不虛此行了。」

屋後還有一扇門。

鑼聲又一響門大開。

小馬在門外愣住。

此刻他面對著的，竟是間七丈寬、二十七丈長的大廳，他走入竹籬時，實在想不到那幾間木屋後竟有這麼樣一個地方。

大廳裡空無一物，四壁潔白如雪，二十七丈外卻又有扇門。

門上接著珠簾，一個人坐在珠簾後。

小馬看不見他的臉，甚至連他的衣冠都看不清楚，卻已覺得有種懾人的氣勢，如殺人的劍氣般直通眉睫而來，後面的門已關起，掃花的老人留在門外。

小馬正想往前走，四壁後突然傳出一聲鳴雷般的暴喝：

「站住！」

小馬只有站住。

他是來求人的，不是來打架的，至少有九個人的性命都被捏在珠簾後這個人的手裡，他怎麼能輕舉妄動。

一聲暴喝，大廳裡立刻變得死寂如墳墓。過了很久，珠簾後才有聲音傳出。

聲音蒼老而有威。

「你已知道我是誰？」

「是。」

小馬當然已知道，除了朱五太爺外，誰有這樣的威風？這樣的氣勢？

朱五太爺道：「你要見我？」

小馬道：「是。」

朱五爺道：「你姓馬？」

小馬道：「是。」

朱五爺道：「憤怒的小馬？」

小馬道：「是。」

朱五太爺道：「昔年鏢局聯營，五犬開花，就是被你和丁喜破了的？」

小馬道：「是。」

朱五爺道：「好，看坐。」

雪白的牆壁間，忽然出現了一扇門，兩條巨人般的彪形大漢，禿頂光頭、耳戴金環，抬著張虎皮小椅進來。

朱五太爺道，「坐下。」

小馬坐下，兩條大漢還留在他身後沒有走，牆上的門卻已消失了。

朱五太爺道：「五犬開花，氣焰不可一世，天下豪傑共厭之，你能擊破他們的聯營削弱了他們的氣勢，所以你今日才有坐。」

小馬道：「我知道。」

朱五太爺道：「可是有坐未必就有命！」

小馬道：「我知道。」

朱五太爺道：「我也知道你並不珍惜你自己這條命。」

小馬沉默。

朱五太爺道：「你已中了太陽化骨散的毒，最多也只能活到明晨日出時。」

小馬沉默。

朱五太爺道：「你的朋友都已陷入絕境，你的情人已落入太陽神使者手裡，這次你們同上狼山的人，要想活著下山，已難如登天。」

小馬只有沉默，因為他無話可話。

對這位狼山之王他實在不能不佩服。

他本來以為這個人只不過是孤獨古怪、妄自尊大的瀕死老人，隱士般獨居在山巔，任憑他的屬下欺瞞擺佈。

現在他才明白，只有這個人，才是山真正的主宰，狼山上發生的每件事，都沒有任何一件能瞞過他的。

朱五太爺道：「現在你自知已無路可走，所以你才來找我，想用你的一雙拳頭，換回你們的十條命，」

他忽然冷笑，接著道：「你有沒有見過只憑在神前燒了一炷香，就能換得終生幸運的人？」

小馬道：「沒有見過。」

朱五太爺：「我就是這裡的神。」

小馬道：「我的拳頭卻不是一炷香！」

朱五太爺道：「你的拳頭是什麼？」

小馬道：「是個忠心的夥伴，也是件殺人的武器。」

朱五大爺道：「哦？」

小馬道：「你並不是真的神，你的力量畢竟有限，能夠多一個忠心的夥伴，多一件殺人利器，遲早是有用的。」

他一定要說服這個人，所以又接著道：「死人卻沒有用，十個死人比不止一把快刀，我的拳頭還比刀更快。」

朱五太爺道：「你怎麼知道這裡沒有比你更快的拳頭？」

小馬道：「至少我還未見過。」

朱五太爺道：「你想見見？」

小馬道：「很想。」

朱五太爺道：「你回頭看看。」

小馬回過頭，就看見那兩條大漢，神話中巨人般的大漢。

## 第十七回 燃燒

他們當然也有拳頭。

他們的拳頭已握緊，就像是鋼鐵打成的。

朱五太爺道：「你左邊的一個人叫完顏鐵。」

這個人身材雖較矮，卻還是有九尺開外，臉上橫肉繃緊，全無表情，左耳上戴著個碗大的金環，禿頂閃閃發光。

朱五太爺道：「他是童子功，十三太保橫練。左拳擊出，重五百斤，右拳重五百七十斤。」

小馬道：「好，好拳。」

朱五太爺道：「你右邊的一個，叫完顏鋼。」

這個人身材更高，容貌幾乎和左邊那人完全相同，只不過金環戴在右耳。

朱五太爺道：「他也是從小的童子功，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刀槍難入。他的右手一拳重四百斤，左拳一擊卻至少有七百斤重。」

小馬道：「好，好拳頭。」

朱五太爺道：「他們都是胡兒，單純質樸，毫無機心。」

小馬道：「我看得出。」

朱五太爺道：「他們不但已將拳頭奉獻給我，連他們的命也獻給了我。」

小馬道：「我也看得出。」

朱五太爺道：「有了他們，我為什麼還要你？」

小馬道：「因為我既不單純，又有機心，所以我比他們有用。」

朱五太爺道：「可是現在他們這兩拳頭若是同時擊下，你會怎麼樣？」

小馬道：「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這兩雙拳頭一擊，縱然沒有兩千斤的力氣，也差不了太多。

要對付他們，他實在沒把握。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絕無選擇的餘地。

朱五太爺道：「你想不想試試他們的拳頭？」

小馬道：「很想。」

九月十四，晨。

晴。

大廳裡沒有窗戶，也沒有陽光。

這寬闊的大廳，四面牆壁雖然粉刷得雪一般白，卻終年不見日色。

陰慘慘的燈光，也不知是從哪裡照進來的。

朱五太爺道：「你真的很想？」

小馬道：「真的！」

朱五太爺道：「你不後悔？」

小馬道：「一言既出，永無後悔。」

朱五太爺道：「好！」

這個字說出口，完顏兄弟的鐵拳已擊下，鐵拳還未到，拳風已震耳。

完顏鐵右拳打小馬的左顎，完顏鋼的左拳打小馬的右頸。

他們每個人只擊一拳，這兩拳合併之力，已重逾千斤。

小馬沒有動。

快拳必重，重拳必快。

這兩拳既然重逾千斤，當然快如閃電，一拳擊出，力量一發，就如野馬脫韁，弩箭離弦，再也難收回去了。

小馬看準了這一點。

他並不是那種很有機心的人，可是他打架的經驗實在太豐富。

他既然不動，這兩拳當然全力擊出。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游魚般滑了出去。

他幾乎已感覺到拳鋒觸及他的臉。

他一直要等到千鈞一髮、生死剎那間，他才肯動，除了經驗外，這還得有多麼大的勇氣！

只聽「碰」的一聲，雙拳相擊，完顏鐵的右拳，正打在完顏鋼的左拳上。

沒有人能形容那是種多麼可怕的聲音。

除了兩隻鐵拳相擊聲外，其中還帶著骨頭碎裂的聲音。

但是這兩個神話中巨人般的大漢，卻連一點聲音都沒發出來。

他們還是山嶽般站在那裡，橫肉繃緊的臉雖已因痛苦而扭曲，冷汗如雨，但是他們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小馬身子滑出，驟然翻身，忽然一拳擊向完顏鐵的右肋。

完顏鐵並沒有倒下去。

他還有一隻拳頭，反而揮拳迎了上去。

小馬的拳頭並沒有變化閃避，他是個痛快人，喜歡用痛快的招式。

又是「碰」的一聲，雙拳相擊，聲音更可怕，更慘烈。

小馬的身子飛出，凌空翻了兩個跟頭才落下。

完顏鐵居然還沒有倒下去。

可是他也似已站不住了。

他的全身都已因痛苦而痙攣，滿頭黃豆般的冷汗滾滾而落。

他的雙手垂下，拳骨已完全碎裂。

但他卻還是沒有哼一聲。

他寧死也不能丟人，不能替他的主宰丟人，就算他要死，也只能站著死。

小馬忍不住道：「好漢子！」

完顏鋼雙眼怒凸，瞪著他，一步步走過去。

他還有一隻拳頭。

他還要拼！

孤軍奮戰，不戰死至最後一人，絕不投降，因為他們有勇氣，還有一份對國家的忠心。這個人也一樣。

只要還有一分力氣，他就要為他的主宰拼到底。就算明知不敵，也要拼到底。

小馬在嘆息。

他一向敬重這種人，只可惜現在他實在別無選擇。

他也只有拼，拼到底。

完顏鋼還沒有走過來，他已衝過去，他一拳擊出，筆直如標槍。

這一拳並不是往完顏鋼拳頭上打過去的，是往他鼻子上打過去的。

要從這巨人的鐵拳下去打他的鼻子，實在太難，太險。

小馬這麼做，也並不是因為特別喜歡打別人的鼻子。

他敬重這個人的忠誠，他要為這個人留下一隻拳頭。

這一拳沒有打空。

完顏鋼的臉上在流著血，鼻梁已碎裂。

雖然他的眼睛滿是金星，已看不見他的對手，但是他還想再拼。

小馬卻已不再給他這種機會，小馬並不想這個人為了別人毀滅自己。

他再次翻身，一拳打在這個人的太陽穴上。

完顏鋼終於倒了下去，只剩下他的兄弟一人站在那裡，臉上不但有汗，彷彿還有淚。

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之淚。

既然敗了，就只有死。

他本來想死的。

可是朱五太爺沒有要他死，他就不能死，他只有站在那裡，忍受著戰敗的痛苦與屈辱，他希望小馬也過來一拳將他打暈。

小馬卻已轉過身，面對著二十丈外珠簾中端坐的那個人。

人在珠簾內，仍然望之如神。

小馬忽然道：「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朱五太爺道：「怎麼樣做？」

小馬道：「你本來早就可以阻止他們的，你早就應看得出他們沒有機會。」

朱五太爺並不否認。

完顏兄弟第一拳擊出後，他就已應該看得出。

小馬道：「但是你卻沒有阻止，難道你一定要毀了他們？」

朱五太爺冷冷道：「一個沒有用的人，留著又有何益，毀了又有何妨？」

小馬握緊雙拳，很想衝過去，一拳打在這個人的鼻子上。

如果只有他一個人，一條命，他一定會這麼做的。

可是現在他絕不能輕舉妄動。

朱五太爺道：「其實他們剛才本可毀了你的！」

小馬不否認。

朱五太爺道：「剛才的勝負之分，只不過在剎那之間，連我都想不到你敢用那樣的險招。」

小馬道：「要死中求活，用招就不能不險。」

朱五太爺道：「你好大的膽。」

小馬道：「我的膽子本來就不小。」

朱五太爺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一個字：「坐。」

小馬坐下。

等他轉身坐下時，才發現完顏兄弟已悄悄退下去，連地上的血跡都看不見了。

這裡的人做事的效率，就像是老農舂米，機動而迅速。

他坐下很久，朱五太爺才緩緩道：「這一次我要你坐下，已不是為了你以前做的事，而是因為你的拳頭。」

小馬道：「我知道。」

朱五太爺道：「只不過你有坐還是未必有命。」

小馬道：「你還不肯收下這雙拳頭？」

朱五太爺道：「我已看出你這雙拳頭，的確是殺人的利器。」

小馬道：「多謝。」

朱五太爺道：「只不過殺人的利器，未必就是忠心的夥伴。」

他慢慢地接著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若將殺人利器留在身邊，而不知它是否忠心聽命，那豈非更危險？」

小馬道：「要怎麼樣你才相信我？」

朱五太爺道：「我至少還得多考慮考慮。」

小馬道：「你不能再考慮。」

朱五太爺道：「為什麼？」

小馬道：「你有時間考慮，我已沒有，你若不肯助我，我只有走！」

朱五太爺道：「你能走得了？」

小馬道：「至少我可以試試看。」

朱五太爺忽然笑了，道：「至少你應該先看看你的朋友再走！」

小馬的全身冰冷，心又沉下。

他的朋友也在這裡？

他忍不住問：「你要我看誰？」

朱五太爺淡淡道：「你並不是第一個到這裡送禮的人，還有人的想法也跟你一樣。」

小馬道：「還有誰來送禮？送的是什麼？」

朱五太爺道：「是一把劍。」

小馬道：「常無意？」

朱五太爺道：「不錯！」

小馬功容道：「他的人也在這裡？」

朱五太爺道：「他來得比你早，我先見你，只因為你不說謊。」

小馬愣住。

朱五太爺道：「坐。」

小馬只有坐下。

常無意既然也已到了這裡，他怎麼能走？

他忽然發現自己已完全被這個人控制在掌握中，別無去路。

鑼聲又響起，門大開。

常無意赫然就在門外，蒼白疲倦的臉，看來已比兩日前蒼老了十歲。

這一夜間他遭遇到什麼事？遇到過多少困境？多少危險？

此時此刻，忽然看見他，就好像在他鄉異地驟然遇見了親人──

一個身世飄零，無依無靠的人，這時是什麼心境？

小馬看著他，幾乎忍不住要有熱淚奪眶而出。

常無意臉上卻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只冷冷的說了句：「你也來了？」

小馬忍住激動，道：「我也來了！」

常無意道：「你還好？」

小馬道：「還好！」

常無意慢慢地走進來，再也不說一個字，甚至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

小馬也只有閉上嘴。

他很瞭解常無意這個人，就像是焦煤一樣，平常是冷冷的，又黑，又硬，又冷，可是只要一燃燒起來，就遠比任何可以燃燒的都熾熱。

不但熾熱，而且持久。

也許它連燃燒起來都沒有發光的火焰，可是它的熱力，卻足以讓寒冷的人們溫暖。

可是現在他既然已到了這裡，別的人呢？是在寒冷的危險中？還是平安溫暖？

現在常無意也已面對珠簾。

他並沒有再往前走，他一向遠比任何人都沉得住氣。

珠簾中的人也仍然端坐，就像是一尊永遠在受人膜拜的神祇。

常無意在等著他開口。

朱五太爺忽然問道：「你殺人？」

常無意道：「不但殺人，而且剝皮！」

朱五太爺道：「你能殺什麼樣的人？」

常無意道：「你屬下也有殺人的人，有些人他們若不能殺，我就殺。」

朱五太爺道：「你說得好像很有把握。」

常無意道：「我有把握。」

朱五太爺道：「只可惜再利的口舌也不能殺人。」

常無意道：「我有劍。」

朱五太爺道：「劍在哪裡？」

常無意道：「通常都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到了要殺人時，就在那人的咽喉間！」

朱五太爺沉默了。過了很久，又說出了他剛才說過的兩個字：「看坐。」

## 第十八回 殺人者死

小馬坐的是張虎皮交椅。

交椅的意思，通常並不是張普通的椅子，當然也不是寶座。

可是交椅的意思，和寶座也差不了太多。

交椅通常是很寬大，兩邊有舒服的扶手，大部份人坐上去，都會覺得宛如坐入雲堆裡。

雲是飛的，是飄的。

椅子不是，無論哪種椅子都不是。

這張椅子卻像是飛進來的，飄進來的，誰都看不見抬椅子的人。

因為抬椅子的人實在太矮、太小，大家只看得見這張寬大沉重的虎皮交椅，卻看不見他們。

他們的腰絕不比椅子腳粗多少，看來就像是七八歲的孩子。

他們絕不是七八歲的孩子，他們的臉上已有了皺紋，而且有了鬍鬚。

他們的腰上，束著三道腰帶，一條金、一條銀，光華燦爛，眩人眼目。

交椅放下，大家才能看見他們的人。

朱五太爺道：「只要是劍，都能傷人。」

常無意道：「是！」

朱五太爺道：「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

常無意道：「是。」

朱五太爺道：「一柄劍是否可怕，並不在於它的長短。」

常無意道：「是。」

朱五太爺道：「人也一樣。」

常無意道：「是。」

朱五太爺道：「這兩人都是侏儒，可是他們從十歲已練劍，現在他們已四十一。」

磨劍三十年，這柄劍必是利劍；練劍三十年，這個人如何？

常無意道：「我知道他們。」

朱五太爺道：「哦？」

常無意道：「昔年天下第一劍客燕南天，身高一丈七寸，但是劍法之輕靈變化，當世無敵。」

沒有人不知道燕南天。

沒有人不尊敬他。

一個人經過許多年渲染傳說，很多事都會被誇大。燕南天也許並沒有一丈七寸，但他人格的偉大高尚，卻是沒有人能比得上的。

常無意道：「當今最高大的劍客，號稱巨無霸，他的劍法卻比不上白玉京。」

朱五太爺道：「我知道他已敗在『長生劍』下十三次。」

常無意道：「你也應該知道，當今江湖中練劍的人，最高大的人也不是他。」

朱五太爺道：「我知道。」

常無意道：「當今江湖中練劍的人，最矮小的卻無疑必是玲瓏雙劍。」

朱五太爺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常無意道：「這兩人就是玲瓏雙劍，死在他們劍下的，至今最少已有一百一十七人。」

朱五太爺道：「差不多。」

常無意道：「他們的腰帶，就是他們的劍。玲瓏雙劍，金銀交輝，金劍長三尺七寸七，銀劍長四尺一寸，人短劍長，凌空飛擊，很少人能通過他們的劍下！」

朱五太爺道：「的確很少。」

常無意道：「要破他們的劍，只有一種法子！」

朱五太爺道：「什麼？」

常無意道：「要他們根本無法拔出他們的劍。」

這句話有十三個字。

說到第二個字，他的劍已在金劍的咽喉上。

說到第三個字時，他的劍又已到了銀劍的咽喉間。

說到第四個字時，劍鋒又到了金劍咽喉。

說到第十二個字時，他的劍鋒已在這兄弟兩人的咽喉間移動六次。

說到第十三個字時，他的劍已入鞘。

玲瓏雙劍呆住了。

他們的劍根本無法出鞘。縱然一個人的劍能有機會出鞘，另一個人的咽喉已被洞穿。

他們並不是完顏兄弟那種純真質樸的人，他們已看到完顏兄弟的教訓。

他們誰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兄弟像狡兔已死的走狗般，死在別人劍下。

他們的冷汗已濕透衣裳。

大廳中又一陣死寂。

朱五太爺終於不能不承認：「好！好快的劍！」

常無意並不謙虛。

小馬更不是個謙虛的人，立刻道：「我的拳頭也不慢。」

朱五太爺道：「卻不知是你的拳快，還是他的劍快。」

小馬道：「不知道。」

朱五太爺道：「你們不想試試？」

小馬道：「也許我們遲早總會試……試的，可是現在……」

朱五太爺道：「現在怎麼樣？」

小馬道：「現在我只要我的朋友們安全無恙，太平過山。」

朱五太爺道：「他們太平過了山，你的拳頭，他的劍，就都是我的？」

小馬看著常無意。

常無意道：「是。」

朱五太爺大笑，道：「好朋友，果然不愧是好朋友。」

他的笑聲來得突然，結束得也突然，可是笑聲一發，珠簾就開始搖蕩，珠玉相擊，「叮噹」作響，直到笑聲停頓很久，還在不停地響。

小馬看了看常無意，兩個人心裡都明白，這位狼山之王的氣功，的確已練到登峰造極、駭人聽聞的地步。

就算他們的一雙拳頭、一柄劍同時攻過去，也未必是這人的敵手。

朱五太爺忽然又問：「你們是九個上山的。三個到了太陽湖，你們在這裡，還有四個人在哪裡？」

常無意道：「在一個安全之地。」

朱五太爺道：「那地方真的安全？」

常無意閉上了嘴。

他實在沒把握。

朱五太爺道：「在這狼山止，真正的安全之地只有一處。」

小馬忍不住問：「太平客棧？」

朱五太爺冷笑。

小馬道：「不是太平客棧是哪裡？」

朱五太爺道：「是這裡。」

他冷冷的接著道：「普天之下，絕沒有任何人敢在這裡惹事生非，縱然丁喜和鄧定侯到了這裡，也絕不敢放肆無禮。」

小馬道：「除此之外呢？」

朱五太爺道：「除此之外，無論他們在哪裡，隨時都可能有殺身之禍。」

小馬的心懸起。

他知道這絕不是恫嚇，他忍不住問常無意：「現在他們究竟是否平安？」

「是的。」

回答他這句話的人並不是常無意，而是狼山之王朱五。

小馬的心又沉下。

常無意的指尖在顫抖，掌心已有了冷汗。

這是他握劍的手，他的手一向乾燥而穩定，可是現在他竟已無法控制自己。

因為他已聽懂了朱五太爺這句話的意思。

小馬也懂。

既然只有這裡才是狼山上唯一安全之地，既然朱五能確定張聾子、香香和藍家兄依舊平安無恙，那麼他們現在當然也都已到了這裡。

過了很久，小馬才長長吐出口氣，道：「他們是怎麼來的？」

「是我帶來的。」

回答這句話的，既不是常無意，也不是朱五太爺。

門開了一線，一個人悄悄地走進來，竟是郝生意。

小馬的拳頭握緊，道：「想不到你又做了一件好生意。」

郝生意苦笑道：「這次我做的卻是件賠本生意，雖然沒賠錢，卻賠了不少力氣。」

小馬冷笑道：「賠本的生意你也做？」

郝生意道：「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他嘆了口氣，接著道：「他們都是我的客人，我總不能讓他們糊里糊塗就死在那山洞裡。」

小馬道：「什麼山洞？」

郝生意道：「飛雲泉後面的一個山洞。」

小馬道：「你怎知他們在那裡？」

郝生意道：「這位常先生雖然覺得那地方又平安、又秘密，卻不知那地方才是真正有死無生的絕地。」

他又嘆了口氣，道：「狼山上沒有人不知道那地方，前面飛泉險洞，滑石密佈，無論誰都很難從裡面攻出來，後面更無路可退，若有人攻進去，你讓你們往哪裡走？」

常無意的臉色鐵青。

小馬忍不住道：「那麼秘密的地方，你能找得到，倒也不容易。」

郝生意立刻同意：「若不是有人帶路，實在很難找得到。」

小馬道：「帶路的人是誰？」

常無意不開口，郝生意又搶著道：「一定是獵狗。」

小馬道：「獵狗？」

郝生意道：「獵人先放條狗出去把老虎引到有陷阱地方，老虎才會掉下去，這種狗，就叫做獵狗。」

小馬道：「你知道那條獵狗是什麼人？」

郝生意道：「當然知道。」

小馬道：「是誰？」

郝生意道：「就是我。」

這次小馬握緊的拳頭居然沒有打出去。

他的拳頭只打人，不打狗。

這個人的確是條狗，甚至比狗都不如。

郝生意居然還振振有辭，道：「我答應過那老太婆，要報她一次恩；我也答應過朱五太爺，絕對聽他老人家的話，現在我兩樣都做到了。」

小馬道：「哦？」

郝生意道：「你們要我帶你們來見朱五太爺，我已帶你們來了，因為朱五太爺也正好要我帶你們來見他，所以我不但還了那老太婆的情，也沒有違抗朱五太爺的命令。」

他長長吐出口氣，笑道：「我是個生意人，要做生意，就得兩面討好，誰都不能得罪的。」

小馬忍不住問：「你為什麼要殺柳大腳？」

郝生意道：「要殺她的不是我。」

小馬道：「是誰？」

郝生意道：「只有朱五太爺才能叫我殺人。」

小馬道：「柳大腳得罪了他？」

郝生意道：「我是個生意人，只管做生意，別的事我從來不問。」

小馬道：「殺人也是生意？」

郝生意道：「不但是生意，而且通常都是好生意。」

常無意突然道：「這種生意我也常做。」

郝生意笑道：「我看得出。」

常無意道：「只不過我通常只殺人，不殺狗。」

郝生意笑得已有點勉強，道：「這附近好像沒有狗。」

常無意道：「有一條。」

郝生意退後幾步，笑得更勉強，道：「你既然從不殺狗，這次當然也不會破例。」

常無意冷冷道：「偶而破例一次也無妨。」

郝生意笑不出了，驟然翻身，想奪門而出。

門還沒有拉開，劍已飛來，四尺長的軟劍標槍般飛了過去，從他的後背穿入，前胸穿出，「奪」的一聲，活生生將他釘死在門上。

他死得實在很冤。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竟有人敢在這裡出手！

沒有慘呼。劍鋒一下子就已經穿透心臟。

大廳中一片死寂。過了很久，朱五太爺才緩緩道：「你好大的膽子。」

常無意不開口，小馬卻搶著替他回答：「他的膽子本來就不小。」

朱五太爺道：「你竟敢在這裡殺人！」

小馬又搶著道：「他本來不敢的，只不過他也不願壞了自己的規矩。」

朱五太爺道：「什麼規矩？」

小馬道：「他一向不喜歡別人騙他，騙了他的人，從來沒有活過半個時辰的。」

朱五太爺道：「你知不知道這裡的規矩？」

小馬道：「什麼規矩？」

朱五太爺道：「殺人者死！」

小馬道：「這是條好規矩。」

朱五太爺道：「所以我也不願有人壞了這條規矩。」

小馬道：「我也不願意。」

朱五太爺道：「那麼現在你就替我殺了他。」

小馬道：「是。」

他轉過身，面對常無意：「反正我早就想試試，究竟是我的拳頭快，還是你的劍快。」

劍已拔下，劍鋒還在滴著血。

拳頭也已握緊。

常無意的臉色鐵青，全無表情。

小馬道：「快擦乾你劍上的血。」

常無意道：「為什麼？」

小馬道：「因為我若殺不了你，你就會殺了我。我不願讓一柄上面還帶著狗血的劍刺入我喉嚨裡去，我連狗肉都不吃。」

常無意道：「有理。」

他就在那張鋪著虎皮的交椅上擦乾了他劍鋒上的血。

小馬卻已轉過身，面對珠簾，道：「不行，絕對不行。」

朱五太爺道：「什麼事不行？」

小馬道：「我不能殺他。」

朱五太爺道：「為什麼？」

小馬道：「因為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朱五太爺道：「什麼事？」

小馬道：「你這裡的規矩，是殺人者死。」

朱五太爺道：「不錯。」

小馬道：「他殺的卻不是人，是狗。」

一個人若連自己都承認是條狗，別人為什麼還要把他當作人？

小馬道：「我想你這裡總不會有『殺狗者死』這條規矩。」

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有這條規矩。

朱五太爺忽然大笑，笑聲振動珠簾，殊簾搖蕩間，鑼聲又響起。

門大開。

四個人搶著兩頂轎子大步走進來，還有兩個走在後面。

後面的兩個人是香香和張聾子，轎子裡的當然無疑就是藍家兄妹。

朱五太爺道：「你們果然都不愧是好朋友，不管怎麼樣，我總得讓你們先見上一面。」

小馬很想問：「見過這一面之後又如何？」

但是他沒有問。

他已經感覺到這次事件很不單純，其中有很多關鍵，都是他上山時沒有想到的，而且隨時隨刻都可能有變化，每個變化也會都出他意料之外。

現在他既然已上了山，憑一口氣上了山，就好像一個人已經騎上了虎背。

這是他自己心甘情願的，他只有騎在虎背上，等著看以後的變化。

就算他被這頭老虎吃下去，連皮帶骨都吃下去，他也只有認命。

可是他絕不能看著被他拖上虎背的這些朋友也被吞下去，屍骨無存。

幸好他現在還有一條命。

不管以後的事還有什麼變化，他都已準備將這條命送給他的朋友，送給他心愛的人。

──只要死得有代價，死又何憾！

──可是為了自己的朋友，為了自己心愛的人，就算自己只能多活一天，就絕不能死。

──所以他現在絕不能死，他還要活著為他們的生存奮鬥下去。

香香走得很慢，顯得很軟弱。

張聾子一步不離，一直跟隨在她身旁，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她。

她卻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就好像自己身旁根本沒有這麼樣一個人，他不在乎。

他關心的是她，不是自己。

世上有很多種感情都很難解釋，他這種情感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他落拓江湖，潦倒一生，現在年紀已老大，自知配不上香香。

只不過他也是人，在度過了空虛孤獨的半生之後，他也想找一個精神上的安慰和寄託。

他對香香的感情，並不完全是男女間的愛，更不是佔有，而是一種奉獻和犧牲。

小馬不但瞭解這種感情，而且尊敬。

因為他知道這是真的，無論那種感情，只要是真的，就值得尊敬。

## 第十九回 圖窮匕現

抬轎子進來的四條大漢，黑衣白刃，彪悍矯健，已不是他們上山時帶的轎夫。

轎子停下。

香香趕過去掀起第一頂轎的垂簾，藍蘭就扶著她的手走下來。

經過了這麼多天的危難勞頓後，她後然完全沒有一點疲倦憔悴之色，反而顯得更容光煥發、明艷照人。

她來的時候，一定已經在轎子裡著意修飾過。

因為她不但美麗，而且聰明，她知道一個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她的容貌和風姿。

小馬一向很佩服她。

他從未在任何時候看見她有一點令人不愉快的樣子。

藍蘭只用眼角瞟了他一眼，就面對珠簾，盈盈一拜，道：「我叫藍蘭，特地來拜見朱五太爺！」

她的聲音柔媚，風姿優美。

朱五太爺縱然已老了，畢竟是個男人，她相信只要是男人，就無法抗拒她的魅力，這就是她唯一可以用來對付朱五太爺的武器。

朱五太爺卻完全沒有反應。

藍蘭又道：「我雖然是個平凡無用的女人，但有時說不定也有能替你老人家效力的地方，只要你老人家盼咐，不管什麼事，我都遵命。」

這句話說得並不露骨，可是其中的風情，只要是男人，都應該明白。

她相信朱五太爺也一定不會拒絕的，她已經準備用最優美的姿態走過去。

只要能接近珠簾中的這個人，不管什麼事都有希望了。

想不到這一次她的武器居然完全失效

朱五太爺只冷冷地說了兩個字：「站住！」

藍蘭只有站住，卻還想再作一次努力，柔聲道：「我只不過想看看你老人家的風采，難道連這一點你老人家都不准？」

朱五太爺道：「你看見了你面前的石級。」

藍蘭當然看見了。

入門兩丈外，就有幾層石階，光可鑒人。

朱五太爺道：「無論誰只要上了這石級一步，格殺勿論！」石級還離珠簾至少有二十丈。他為什麼一定要和別人保持這麼遠的距離？

藍蘭沒有問，也不敢問。

她使出的武器已無效，這一戰她已敗了。

朱五太爺道：「你的兄弟有病？」

藍蘭輕輕嘆息，道：「他病得很重，所以只求你老人家……」

她說話的時候，誰也沒有注意到張聾子正在悄悄往前走，幾乎已接近了石階。

這句話她沒有說完，因為朱五太爺忽然又大喝一聲：「站住！」

喝聲振動了珠簾，也震住了人的心。

張聾子卻忽然一個箭步往前面行過去，大聲道：「你騙不到我的，你……」

他平時行動雖然蹣跚遲鈍，輕功卻不弱，說出這七個字，他已衝出十餘丈。

就在這時，搖曳的珠簾後，也有個人竄了出來，身法快如鬼魅，出手更快。

大家還沒有看清他的人，他身子還在半空，已一腳踢在張聾子胸膛上。

張聾子武功本不差，昔年也是身經百戰的好手，卻沒有避開這一腳。

他的人竟被踢得飛起來，再落下，滾了幾滾，滾下石階。

香香立刻撲過去，撲在他身上，失聲道：「你這是為了什麼？」

張聾子本來緊咬著牙，現在想開口說兩句話，一開口，鮮血就箭雨般噴出，落在臉上。

香香立刻用衣袖去擦，一面擦，一面流淚，他臉上的血擦乾了，她已流淚滿面。

張聾子看著她，不停地咳嗽，居然還勉強笑了笑，掙扎著說出兩句話：「我實在想不到……想不到我死的時候，居然還有人為我流淚。」

小馬也走過來，壓低聲音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張聾子不停地咳嗽喘息，又說出了兩個字：「因為……」

這就是他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香香痛哭失聲。

她瞭解他對她的感情，可是她不敢表露，因為他只不過是個落拓的老人，垂老的皮匠。

現在她才明白，一個人的愛是否值得接受，並不在他的身份和年紀，而在於那份感情是不是真的。

可惜現在已太遲了。

小馬沒有淚，常無意也沒有。

他們都在盯著站在珠簾前的一個人，剛才一腳踢死張聾子的人。

這個人居然也是個侏儒，卻極健壯，一雙腿雖然不到兩尺，卻粗如樹幹。

常無意忽然冷冷道：「好厲害的飛雲腳！」

這人裂開嘴笑笑，不開口。

珠簾後卻又傳出來朱五太爺的聲音：「他不會說話，他是個啞巴。」

常無意道：「據說江湖中有兩個最厲害的啞巴，叫西北雙啞。」

朱五太爺道：「不錯。」

常無意道：「他就是西方星宿海、天殘地缺門下的無舌童子？」

朱五太爺道：「想不到你們還有點見識。」

常無意冷冷道：「張聾子能死在這種名人腳下，總算死得不冤。」

朱五太爺道：「我說過，無論誰只要越過這石階一步，格殺勿論！」

常無意道：「我還記得你說過的一句話。」

朱五太爺道：「什麼話？」

常無意道：「殺人者死！」

朱五太爺道：「你想為你的朋友復仇？」

常無意道：「是。」

朱五太爺道：「你遲早會有機會的，可是現在，你若敢踏上石級一步，我叫你立刻萬箭穿心而亡！」

「萬箭穿心」這四個字說出口，珠簾兩旁的牆壁上忽然出現了兩排小窗，無數柄強弓硬管對準了常無意的心胸，箭頭閃閃發光。

常無意整個人都已僵硬。

這看來空無一物的大廳，其實卻到處都有殺人的埋伏！

藍蘭嘆了口氣，柔聲道：「張先生雖然死了，能死在名人手上，美人懷中，也算是死得其所，死而無憾了。」

小馬忽然大笑，道：「說得好，說得有理。」

他的笑聲聽起來實在比哭還讓人人難受。

藍蘭道：「人死不能復生，何況每個人遲早都要死的。」

小馬的笑聲突然停頓，大吼道：「那麼你為什麼不讓你弟弟去死？」

藍蘭道：「因為他是我弟弟。」

她的聲音還是很平靜，慢慢地接著道：「也因為我相信你，一定會護送他平安過山的！」

小馬閉上了嘴。

藍蘭道：「他是個可憐的孩子，從小就多病，連一天好日子都沒有過，若是這麼樣死了，叫我這做姐姐的怎樣能安心？」

她的聲音已哽咽，美麗的眼睛裡也有了淚光，又面對珠簾拜下，道：「你老人家若是要了他這條命，簡直和踩死隻螞蟻一樣。所以我只求你老人家開恩放了我們，讓我們過山去求醫。」

朱五太爺冷冷道：「我也很想放了他、只可惜他不是只螞蟻，螞蟻不坐轎子。」

藍蘭道：「他一直躲在轎子裡，沒有出來拜見你老人家，絕不是因為他敢對你老人家無禮。」

朱五太爺道：「那是因為什麼？」

藍蘭道：「因為他實在病得太重，見不得風。」

朱五太爺道：「這裡有風？」

藍蘭不能不承認：「沒有。」

朱五太爺道：「他為什麼不出來？」

藍蘭道：「因為……因為外面總比轎子裡冷得多。」

朱五太爺忽然大笑，道：「說得好，說得有理。」

他的笑聲忽又停頓，厲聲道：「你們替我去把他揪出來，看他死不死得了！」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四壁間已現出了六個人，其中不但有玲瓏雙劍，還有卜戰和那掃花老人。

無舌童子的身子也凌空飛起，竄了過來。

常無意早就等著他。

他的人一過石階，常無意立刻迎上去，劍光一閃，直刺喉嚨。他的劍走偏鋒，奇詭迅急。

可是星宿海門下的弟子，武功更奇秘怪異，半空中後然還能再次擰身。

常無意這一劍刺空了，無舌童子的飛雲腳已踢向他胸膛。

眨眼間兩人已拆了十餘招，使出的都是致命的殺手。

他們自己心裡都知道，兩個只要一交上手，就有一個人必死無疑。

小馬迎向那掃花的老人。

老人道：「你是個好男兒，我不想殺你。」

小馬道：「多謝多謝！」

老人道：「我也不喜歡殺人。」

小馬道：「客氣客氣！」

老人道：「這是什麼話？」

小馬道：「你白天在這裡掃花，晚上到哪裡去了？」

老人道：「你說我到哪裡去了？」

小馬道：「殺人！」

他淡淡的接著道：「也許你不喜歡自己動手，可是你喜歡看人殺……」

夜狼圍攻，浴血苦戰，一個跛足的黑衣人，遠遠地站在岩石上。

小馬道：「你白天掃花，晚上殺人，這種日子也過得未免太忙了些。你累不累？」

老人已沉下臉，冷冷道：「掃花和殺人都是種樂趣，我怎麼會累？」

小馬居然同意，道：「一個人做的若是自己喜歡做的事，就不會覺得累的。」

老人道：「你喜歡幹什麼？」

小馬道：「喜歡打你的鼻子，一拳打不中，還有第二拳，就算打上個三千六百拳，我也不會累的。」

這句話說完，他已經打出了七八拳。

七八拳打出後，他才發現這老人的身法輕靈飄忽，要想打中他的鼻子，實在不容易。小馬不怕累。

可是他卻不能不替藍蘭和轎子裡那個病人擔心，因為玲瓏雙劍已經過去了，老狼卜戰還在旁邊掠陣，他根本沒法子分身去救他們。

何況還有兩排強弓大箭！

小馬也不怕死。

對他來說，真正可怕的並不是他現在的對手，也不是老狼卜戰和玲瓏雙劍，更不是這些大箭長弓。

真正可怕的只有一個人。

朱五太爺！

只有他才是狼山的主宰，幾乎也可以算是小馬這一生中所見過的第一高手。

他的氣功固然可怕，他的陰沉更可怕。

──你們都是好朋友，不管怎麼樣，我總得讓你們先見上一面。

現在小馬終於明白了這句話的意思。

──見過一面後怎麼樣？

──死！

死也有很多種死法，他選擇的必定是最殘酷可怕的一種。

從一開始，他就沒有打算要小馬的拳頭，常無意的劍。

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讓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活著回去。

病人還在轎子裡，藍蘭一直沒有離開過這頂轎子。

她看見玲瓏雙劍向這頂轎子走過來。

小馬在拚命，常無意也在拼，為她和她那重病的兄弟拚命。

她卻好像沒有看見。

她笑得還是那麼迷人，聲音還是那麼動聽：「兩位小弟弟，你們今年已經有多大年紀？」

她知道玲瓏雙劍絕不會回答這句話的，因為侏儒們一定都不願別人提起他們的年紀，他們自己當然更不願提。

她問話的重點並不在這一點。

所以她不等他們開口，立刻又問：「你們有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美麗的女人，而且是完全脫光了衣服的？」

玲瓏雙劍也許見過，也許沒見過。

但他們畢竟也是男人。

若有一個真正美麗的女人脫光了衣服，無論什麼樣的男人都不會拒絕去看的。

藍蘭忽然喚：「香香！」

香香還在流淚。

藍蘭道：「你自己認為你自己是不是很難看？」

香香搖頭。

藍蘭道：「那麼你為什麼不讓他們看看？」

香香雖然還在流淚，卻很快就站了起來，很快就讓自己全身赤裸了！

在這麼樣的心情下，她的動作當然絕不會美，可是她的身材卻實在很美。

那堅挺的乳房，纖細的腰，渾圓修長的腿，都不是任何男人常常能得一看的。

藍蘭自己好像也很欣賞，輕輕嘆了口氣，道：「你們看她美不美？」

玲瓏兄弟同時道：「美！」

藍蘭道：「你們為什麼不多看看？」

玲瓏兄弟道：「我們想看你！」

藍蘭嫣然道：「我已經是個老太婆了，沒什麼好看的，可是你們如果一定要看，我……」

她垂下頭，開始解衣服的扣子，她的衣扣中也藏著暗器。

誰知她的暗器還沒有發出，玲瓏雙劍的劍已揮出。

他們根本沒有看香香，他們一直都在盯著藍蘭的手。

藍蘭嘆了口氣，道：「我看錯了你們，原來你們這裡連大帶小、連老帶少，都不是男人！」

她的暗器還是發了出來，卻已被劍光擊落。

玲斑雙劍本就是雙生兄弟，心意相通，金銀雙劍合璧，天衣無縫。

藍蘭並不是弱不禁風的女人，她會武功，而且武功不弱。

可是她也沒法子抵擋這兩把劍。

她的髮髻已被削落，金色的劍光如毒蛇般纏住了她，銀色的劍光有幾次都已幾乎穿透她的咽喉。

她已經開始在喘息，大叫道：「小馬，你還不快來救我？」

小馬想過來。

有幾次他都已幾乎突破那跛足老人的招式，可是卜戰的旱煙袋又迎面擊來。

沉重的煙斗，熾熱的煙絲，他只有退。

他看得出藍蘭的情況更危險，可是他完全無能為力。

藍蘭的聲音已顫抖，道：「你們真的忍心殺我？」

玲瓏雙劍不理她。

金色的劍光綿密如絲，封住了她所有的退路，銀色的破空一刺，眼見就要穿胸而過。

朱五太爺忽然道：「留下她！」

銀光立刻停頓，劍鋒卻還在她眉間。

朱五太爺道：「我要的是轎裡的那個人！」

玲瓏雙劍道：「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朱五太爺的回答只有一個字：「殺！」

狼山上的人，本就視人命如草芥，朱五太爺若說要殺個人，這個人就死定了。

小馬也只有看著。

他答應過藍蘭平安護送這個人過山的，他已為這個人流過汗，流過血。

只可惜他是人，不是神！

人力畢竟是有限的，人世間本就有許多無可奈何的事。

你若遇見了這種事，流汗也沒有用，流淚也沒有淚，流血也沒有用。

「殺！」

這個字說出口，抬轎子進來的那四條黑衣白刃大漢，刀已拔出。

四把刀、兩柄劍，同時刺入了那項轎子，分別由四面刺了進去。

無論轎子裡的人往哪邊去躲，都躲不開的，就算他是條生龍活虎般的好漢，也避不開。

何況轎子裡這個人已病重垂危，命如游絲，連手都抬不起？

藍蘭整個人都軟了，用手蒙住了眼睛。

轎中人是她的兄弟，這四把刀、四柄劍刺入，她兄弟的血立刻就要將這頂轎子染紅。

她當然不忍看，也不敢看。

奇怪的是，她的手指間居然還留著一條縫，居然還在指縫間偷看。

她沒有看見血，也沒有聽見慘呼。

刀劍刺入，轎子裡居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轎子外面的六個人的神色地變了，手足也已僵硬。

只聽「格，格，格」幾聲響，四個人同時後退，刀劍又從轎子裡抽出。

四把百煉精鋼打成的快刀，刀頭竟已被折斷，玲瓏雙劍的劍也已只剩下半截。

朱五太爺冷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果然好功夫！」

他突又大喝：「看箭！」

弓弦聲響，亂箭齊發，暴雨飛蝗般射了過來，射入了轎子。

轎子裡還是全無反應，幾十根箭忽然又從裡面拋出，卻已只剩下箭桿。

箭頭呢？

只聽「嗤」的一聲響，十道寒光自轎子裡飛出，打入了珠簾左邊的第一排窗口。

窗口裡立刻響起了慘呼，濺出了血珠。

這變化每個人都看得見，小馬也看見了，心裡卻不知是什麼滋味。

現在他才知道，他們流血流汗，拚命保護的這個人，才是真正的高手，武功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要高得多。

但他卻實在想不通這個人為什麼要裝成病重垂危的樣子？為什麼要躲在轎子裡？

他故意要小馬他們保護他過山，究竟為的是什麼？

朱五太爺忽又大喝：「住手！」

小馬立刻住手。

他本就不願再糊里糊塗地為這個人拚命了。

他忽然發現自己這幾天做的事，簡直就像是條被人戴上罩眼去拉磨的驢子。

常無意也已住手。

他的心情當然也跟小馬差不多。

朱五太爺說的話就是命令，他的屬下當然更不敢不住手。

大廳裡立刻又變得一片死寂。過了很久，才聽見藍蘭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早就勸過你們，不要去惹他的，你們為什麼不聽？」

轎子裡的人在咳嗽。

朱五太爺冷笑道：「神龍已現首，閣下又何必再裝病？」

藍蘭道：「他本來就有病！」

朱五太爺道：「什麼病？」

藍蘭道：「心病。」

朱五太爺道：「他病得很重？」

藍蘭點點頭，嘆息著道：「幸好他的病還有藥可治！」

朱五太爺道：「哦？」

藍蘭道：「治他病的藥，並不在山那邊！」

朱五爺道：「在哪裡？」

藍蘭道：「就在這裡，我們就是上山來求藥的，所以我們故意要讓你把我們逼入絕路、故意要讓你認為我們已不能不到這裡來！」

朱五太爺道：「你們千方百計，為的就是要來見我？」

藍蘭不否認。

朱五太爺道：「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還要躲在轎子裡？」

藍蘭道：「我問問他。」

她轉過身，靠近轎子，輕輕問道：「朱五太爺想請你出來見見面，你看怎麼樣？」

轎子裡的人「嗯」了一聲，藍蘭立刻掀起了垂簾，一個人扶著她的手，慢慢地走下轎，正是小馬在太平客棧裡見過的那個年輕人。

他臉色還是那麼蒼白。完全沒有血色，在這還沒有寒意的九月天氣，他身上居然穿件貂裘，居然沒有流汗。

貂襲的皮毛豐盛，掩住了他半邊臉，卻還是可以看出他的眉目很清秀。

藍蘭看著他，眼睛裡流露出無限溫柔，道：「你走不走得動？」

這年輕人點點頭，面對著珠簾，道：「現在你已看見了我？」

朱五太爺道：「看來閣下好像真的有病。」

他臉上的表情別人雖然看不見，但是每個人都能聽得出他的聲音很激動，只不過正故作鎮定而已。

年輕人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雖然看得見我，我卻看不見你。」

朱五太爺道：「你為何不過來看看？」

年輕人道：「我正想過去！」

他居然真的走了過去。走得雖然很慢，腳步卻沒有停。

走過石階時，他的腳步也沒有停。

──無論誰只要走上這石階一步，格殺勿論！

這句話他好像根本沒聽見。

珠簾旁的窗口裡，箭又上弦，閃閃發光的箭頭，都在對著他。

他好像根本沒看見。

卜戰、無舌、夜狼、玲瓏雙劍，這些絕頂高手，在他眼中也好像全都是死人！

卜戰他們也沒有動，因為朱五太爺還沒有發出命令！

## 第二十回 真相

這是不是因為他故意要留下這個人，由自己來出手對付？

因為他才是狼山上的第一高手，只有他才能對付這年輕人。

他那驚人的氣功，江湖中的確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這年輕人深藏不露，武功更深不可測。

他們這一戰是誰勝誰負？

沒有人能預料，可是每個人手裡都捏著把冷汗，不管他們是誰勝負，這一戰的激烈與險惡，都必將是前所未見的。

年輕人已走近了珠簾，朱五太爺居然還是端坐在珠簾裡，動也不動。

他是不是已有成竹在胸？

小馬的拳頭又握緊，心裡在問自己。

「別人敢過去，我為什麼不敢？難道我真是條被人牽著拉磨的驢子？」

別的事他都可以忍受，挨窮、挨餓、挨刀子，他都不在乎。

可是這口氣他實在忍不下去。

這世上本就有種人是寧死也不能受氣的，小馬就是這種人。

他忽然衝了過去，用盡全身力氣衝了過去，衝過了石階。

沒有人攔阻他，因為大家的注意力本都集中在那年輕人的身上。

等到大家注意到他時，他已箭一般衝入了珠簾，衝到朱五太爺面前。

一個人年紀漸漸大了，通常都會變得比較孤僻古怪。

朱五太爺變得更多。

近年來除了他的貼身心腹無舌童子外，連群狼中和他相處最久的卜戰，都不敢妄入珠簾一步。

──妄入一步，亂劍分屍。

以他脾氣的暴烈，當然絕不會放過小馬的。

小馬是不是能撐得住他的出手一擊？

常無意也已準備衝過去，要死也得和朋友死在一起。

誰知朱五太爺還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動也沒有動。

小馬居然也沒有動。

一衝進去，他就筆筆直直地站在朱五太爺面前，就好像突然被某種神奇的魔法制住，變成了個木頭人。

難道這個珠簾後真的有種神秘的魔力存在？可以將有血有肉的人化為木石？

還是因為朱五太爺已練成了某種神奇的武功，用不著出手，就可以將人置之於死地？

這世上豈非本就有很多令人無法思議、也無法解釋的事？

對這些事，無論任何人都會覺得有種不可抗拒的恐懼。

常無意緊握著他的劍，一步步走過去。

他心裡也在怕，他的衣衫已被冷汗濕透，但是他已下定決心，絕不退縮。

想不到他還沒有走入珠簾，小馬就已動了。

小馬並沒有變成木頭人，也沒有被人制住，卻的確看見了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一闖入珠簾，他就發現這位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狼山之王，竟已是個死人。

不但是死人，而且已死了很久。

珠簾內香煙繚繞，朱五太爺端坐在他的寶座上，動也沒有動，只因為他全身都已冰冷僵硬。

他臉上的肌肉也已因萎縮而扭曲，一張本來很莊嚴的臉，已變得說不出的邪惡可怖。

誰也不知道他已死了多久。

他的屍體沒有腐爛發臭，只因為已經被某種神秘的藥物處理過。

因為有個人要利用他的屍體來發號施令，控制住狼山上的霸業。

剛才在替他說話的，當然就是這個人。

他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秘密，所以絕不能讓任何人接近這道珠簾。

他能夠信任的，只有一個無舌的啞巴，因為他非但沒有舌頭，也沒有慾望。

現在小馬當然也明白張聾子為什麼要冒死衝過來了。

──他天生就有雙銳眼，而且久經訓練，就在這道珠簾被「站住」那兩個喝聲振動時，發現了這秘密。

──「站」字是開口音，可是說出這個字的人，嘴卻沒有動。

他看出端坐在珠簾後的人已死了，卻忘了死人既不能說話，說話的必定另有其人，這個人當然絕不會再留下他的活口。

小馬愣住了很久，只覺得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悲哀，為這位縱橫一世的狼山之王悲哀，為人類悲哀。

不管一個人活著時多有權力，死了後也只能受人擺佈。

他嘆息著轉過身，就看見了一個比他更悲傷的人。

那個身世如謎的年輕人，也正癡癡地看著朱五太爺，蒼白的臉上，已淚流滿面。

小馬忍不住問：「你究竟是誰？」

年輕人不開口。

小馬道：「我知道你一定不姓藍，更不會叫藍寄雲。」

他的目光閃動，忽然問：「你是不是姓朱？」

年輕人還是不開口，卻慢慢地跪了下去，跪在朱五太爺面前。

小馬突然明白：「難道你是他的……他的兒子？」

只聽一個人在簾外輕輕道：「不錯，他就是朱五太爺的獨生子朱雲。」

朱五太爺仍然端坐在他的寶座上，從珠簾外遠遠看過去，仍然莊嚴如神。

他的獨生子還是跪在他的面前，默默地流著淚。

卜戰遠遠地看著，眼睛裡彷彿也有熱淚將要奪眶而出。

小馬道：「你和朱五太爺已是多年的夥伴？」

卜戰道：「很多很多年了。」

小馬道：「但是你剛才並沒有認出朱雲就是他的獨生子。」

卜戰道：「朱雲十三歲時就已離開狼山，這十年都沒有回來過。」

「無論對任何人來說，十年間的變化都太大。」

小馬道：「他為什麼要走，為什麼不回來？」

卜戰道：「他天生就是練武的奇才，十三歲時，就認為自己的武功己不在他父親之下，就想到外面去闖他自己的天下。」

小馬道：「可是他父親不肯讓他走。」

卜戰道：「一個人晚年得子，當然捨不得讓自己的獨生子離開自己的身邊。」

小馬道：「所以朱雲就自己偷偷溜走了？」

卜戰道：「他是有個志氣的孩子，而且脾氣也和他父親同樣固執，如果決定了一件事，誰都沒法子讓他改變。」

他嘆息著，又道：「這十年來，雖然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可是我和他父親都知道，以他的脾氣，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苦。」

小馬轉向藍蘭：「這十年來他在幹什麼，也許只有你最清楚。」

藍蘭並不否認：「他雖然吃了不少苦，也練成了不少武功絕技，為了要學別人的功夫，什麼事他都可以做得出來。」

一個人的成功本就不是偶然的。

他能夠有今日這麼樣的奇功，當然也經過了一段艱苦辛酸的歲月。

藍蘭道：「可是他忽然厭倦了，他忽然發現一個人就算能練成天下無敵的功夫，有時反而會覺得更空虛寂寞。」

她的神情黯然，慢慢地接著道：「因為他沒有家人的關懷，也沒有朋友，他的武功練得越高，心裡反而越痛苦。」

小馬瞭解這種情感。

沒有根的浪子們，都能瞭解這種情感。

若是沒有人真正關心他的成敗，成功豈非也會變得全無意義？

小馬凝視著藍蘭，道：「你不關心他？」

藍蘭道：「我關心他，可是我也知道，他真正需要的安慰與關懷，絕不是我能給他的。」

小馬道：「是他的父親？」

藍蘭點點頭。道：「只有他的父親，才是他這一生中真正唯一敬愛的人，可是他的脾氣實在太倔強，非但死也不肯承認這一點，而且總覺得自己是溜出來的，已沒有臉再回去。」

卜戰道：「我們都曾經下山去找過他。」

藍蘭道：「那幾年他還未體會到親情的可貴，所以一直避不見面，等他想回來的時候，已經聽不見你們的消息。」

──人世間豈非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否則人世中又怎麼會有那許多因誤會和矛盾造成的悲劇？

一點兒誤會和矛盾，就可能造成永生無法彌補的悲劇。

這也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劇。

藍蘭道：「他救過我們藍家一家人的性命，我當然不能看著他受苦，所以我就偷偷地替他寫了很多封信，千方百計托人帶到狼山上來，希望朱五太爺能派人下山去接他的兒子。」

卜戰道：「我們為什麼都不知道這回事？」

藍蘭嘆息道：「那也許只因為我所托非人，使得這些信都落入一個惡賊的手裡。」

她接著又道：「可是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因為我的信發出不久，狼山上就有人帶來了朱五太爺的回音。」

卜戰道：「什麼回音？」

藍蘭道，「那個人叫宋三，看樣子很誠懇，自稱是朱五太爺的親信。」

卜戰道：「我從未聽說過這個人。」

藍蘭道：「他這姓名當然是假的，只可惜我們以後永遠都不會知道他究竟是誰了。」

卜戰道：「為什麼？」

藍蘭道：「因為現在他連屍骨都已腐爛。」

她又補充著道：「他送來的是個密封的蠟丸，一定要朱雲親手剖開，因為蠟丸中藏著的是朱五太爺給他兒子的密函，絕不能讓第三者看見。」

父子間當然有他們的秘密，這一點無論誰都不會懷疑。

藍蘭道：「想不到蠟丸中，卻藏著是一股毒煙和三枚毒針。」

小馬搶著問道：「朱雲中了他的暗算？」

藍蘭苦笑道：「有誰能想得到親父親會暗算自己的兒子？幸好他真的是位不世出的武林奇才，居然能以內力將毒性逼出了大半。」

小馬道：「宋三呢？」

藍蘭道：「宋三來的時候，已經中了劇毒，他剛想逃走時，毒性就已發作，不到片刻間，連骨帶肉都已腐爛。」

小馬握緊拳頭，道：「好狠的人，好毒辣的手段。」

藍蘭道：「可是虎毒不食子，那時我們已想到，叫宋三送信來的，一定另有其人，他不願讓朱五太爺父子重逢，因為他知道朱雲一回去，必將繼承朱五太爺的霸業。」

她嘆息著道：「我們同時還想到了另外更可怕的一點。」

小馬道：「哪一點？」

藍蘭道：「這個人既然敢這麼樣做，朱五太爺縱然沒有死，也必定病在垂危。」

卜戰立刻同意，恨恨道：「朱五太爺驚才絕世，他若平安無恙，這個人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絕不敢這麼樣做的。」

藍蘭道：「父子關心，出於天性，到了這時候，朱雲也不能再固執了。」

她又嘆了口氣，道：「可是我們也想到了，這個人既然敢暗算朱五太爺的獨生子，在狼山上一定已有了可以左右一切的勢力。如果我們就這麼樣闖上山來，非但一定見不到朱五太爺，也許反而害了他老人家。」

卜戰替她補充，道：「因為那時你們還不能確定他的死活，朱雲縱然功力絕世，毒性畢竟沒有完全消除，出手時多少總要受到些影響的。」

藍蘭道：「可惜我們也不能再等下去，所以我們一定要另外想個萬無一失的法子。」

小馬道：「所以你們想到了我。」

藍蘭點頭道：「我們並不想欺騙你，只不過這件事實在太秘密，絕不能洩露一點消息。」

小馬也嘆了口氣，點頭道：「其實我也並沒有怪你，這本來就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

常無意冷冷道：「現在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小馬道：「什麼事？」

常無意道：「主使這件陰謀的究竟是誰？」

小馬沒有回答，藍蘭和卜戰也沒有，可是他們心裡都同時想到了一個人──「狼君子」溫良玉。

他本是朱五太爺的心腹左右，在這種緊要關頭，卻一直沒有出現過。

珠簾後的寶座下還有條秘道，剛才替朱五太爺說話的人，一定已從秘道中溜走了。

這個人是不是溫良玉？他能逃到那裡去7

「不管他逃到那裡去，都逃不了的。」

「我們就算要追，也絕不能走這條秘道！」

「為什麼？」

「以他的陰險和深沉，一定會在秘道中留下極厲害的埋伏。」卜戰畢竟老謀深算，「這一次我們絕不能再因為激動而誤了大事。」

大家都同意這一點，每個人都在等著朱雲的決定。

只有小馬沒有等。他不願再等，也不能再等。

他又衝了出去，藍蘭在後面追著他問：「你想去哪裡？去幹什麼？」

小馬道：「去幹掉一個人。」

藍蘭道：「誰？」

小馬道：「一個總是躲在面具後的人。」

藍蘭的眼睛裡發出光，又道：「你認為他很可能就是溫良玉？」

小馬道：「是的。」

外面有光，太陽的光。陽光正照在湖水上。

九月十四，黃昏前。晴。

太陽已偏西，陽光照耀著湖水，再反射到那黃金的面具上。

「就是他？」

「是的。」小馬很信心：「除了溫良玉之外，我想不出第二個人。」

朱雲沒有反應。

歡樂的事雖然通常都會令人疲倦，卻還比不上悲傷。

一種真正的悲傷非但能令人心神麻痺，而且能令人的肉體崩潰。

憤怒卻能令人振奮。

小馬衝出來，瞪著對岸的太陽使者：「你居然還在這裡？」

使者道：「我為什麼要走？」

小馬道：「因為你做的事。」

──你用朱五太爺的屍體，號令群狼；你不願他們父子相見，暗算朱雲；為了摧毀他們的下一代，你假借太陽神的名，利用年輕人反叛的心理，讓他們耽於淫樂邪惡──

這些事小馬根本不必說出來，因為這太陽神的使者根本不否認。

小馬道：「這些事你做得很成功，只可惜朱雲還沒有死，我也沒有死。」

使者道：「他沒有死，是他的運氣；你沒有死，是我的運氣。」

小馬道：「是你的運氣？」

使者道：「因為朱雲不是你的朋友，小琳和老皮卻是的。」

小琳就在他身後，老皮也在。

使者道：「而且你還有雙拳頭，還有個會用劍的朋友，朱雲卻已只剩下半條命。」

小馬道：「你要我殺了他，換回小琳？」

使者道：「這世上喜新厭舊的人並不少，也許你會為了藍蘭而犧牲小琳，只不過我相信你絕不是這種人。」

他知道小馬不能犧牲小琳，卻可以為了小琳犧牲一切。

使者道：「我也可以保證，以你的拳頭，和常無意的劍，已足夠對付朱雲。」

小馬的拳頭沒有握緊，他不能握緊，他的手在發抖。

因為他沒有想到一件事，

他沒有想到那個會跪在地上舐人腳的老皮，竟忽然撲起來，抱住了這太陽神的使者，滾入了湖水裡。

在滾入湖水前，老皮還說了兩句話：

「你把我當朋友，我不能讓你丟人。」

「朋友。」

多麼平凡的兩個字，多麼偉大的兩個字！

對這兩個字，朱雲最後下了個結論。

「現在我才知道，無論多高深的武功，也比不上真正的友情。」

人世間若是沒有這樣的情感，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人還能不能算是人？

滿天夕陽，滿湖夕陽。

小馬和朱雲默默相對，已久無語。

先開口的是朱雲：「現在我也知道你才是個真正了不起的人，因為你信任朋友，朋友也信任你，因為你可以為朋友死，朋友也願意為你死。」

小馬閉著嘴。

朱雲道：「誰都想不到老皮這麼樣是為了你，我也想不到，所以我不如你。」

他嘆息，又道：「我也知道我對不起你，可是我至少也可以為你做幾件事。」

小馬並沒有問他是什麼事，發問的是藍蘭。

朱雲道：「我可以保證，狼山上從此再也沒有惡狼，也沒有吃草的人。」

小馬站起來，說出了他從未說過的三個字。

他說：「謝謝你！」

小琳已清醒。

夕陽照著她的臉，縱然在夕陽下，她的臉也還是蒼白的。

她沒有面對小馬，只輕輕的說：「我知道你在找我，也知道你為我做的事。」

小馬道：「那麼你……」

小琳道：「我對不起你。」

小馬道：「你用不著對我說這三個字。」

小琳道：「我一定要說，因為我已經永遠沒法子再跟你在一起，我們之間已經有了永遠無法彌補的裂痕，在一起只有痛苦更深。」

她在流淚，淚落如雨：「所以你若真的對我還有一點兒好，就應該讓我走。」

所以小馬只有讓她走。

看著她纖弱的身影在夕陽下漸漸遠去，他無語，也已無淚。

藍蘭一直在看著他們，忽然問：「這世上真有永遠無法彌補的裂痕？」

常無意道：「沒有。」

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只要有真的情，不管多大的裂痕，都一定可以彌補。」

藍蘭道：「這句話你是對誰說的？」

常無意道：「那個像驢子一樣笨的小馬。」

小馬忽又衝過去，衝向夕陽，衝向小琳的人影消失處。

夕陽如此艷麗，人生如此美好，一個人只要還有機會，為什麼要輕易放棄？

（全書完）